

目 录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

- 一、参赞大臣齐慎奏为夜袭英兵并英军近况折
七月初一日 1
- 二、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安插抚恤京口驻防溃兵及避
难男妇并自请严议折 七月初一日 3
- 三、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原折被英兵抢去复行补缮由
皖驰进片 七月初一日 4
- 四、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已照会河间协副将伍郎阿来
署会筹机宜片 七月初一日 4
- 五、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江宁省城危急已飞咨扬威将
军带兵应援片 七月初一日 5
- 六、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于羁縻攻剿便宜行事相机办理
事上谕 七月初一日 5
- 七、著署盛京将军禧恩筹防旅顺口及海岛各地方事上
谕 七月初一日 6
- 八、著奖叙蒙古捐输马匹之官兵事上谕 七月初一日 7
- 九、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停止官兵等捐办马匹备用事

- 上谕 七月初一日 8
- 一〇、著察哈尔都统铁麟传知叶古则尔呼图克图等毋庸
捐输马匹事上谕 七月初一日 8
- 一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照会英人已由耆英等奉旨专办
议和等事上谕 七月初二日 9
- 一二、著豁免江浙两省被兵州县本年钱粮漕米等事上
谕 七月初二日 9
- 一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仪征扬州浙俱安定现仍
加紧防堵情形折 七月初三日 10
- 一四、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东河通判王思焘等各带
壮丁自备资斧随营效力片 七月初三日 12
- 一五、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复雇募商渔船只火攻英船
之议恐难成事片 七月初三日 13
- 一六、监察御史孙起瑞奏陈回空水手宜乘时励用折
七月初三日 14
- 一七、军机处奏陈拟写谕旨令奕经另派一员管理行营
粮台缘由片 七月初三日 15
- 一八、著漕运总督朱树等不必将粮船水手编入行伍但
可自行团练保护粮船事上谕 七月初三日 15
- 一九、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毋庸调兵赴清江浦并保护
军船经由无误事上谕 七月初三日 16
- 二〇、著署河南巡抚鄂顺安将原拟各调安徽之精兵一
千名改赴清江浦上谕 七月初三日 16
- 二一、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妥为拨用新调之河南精兵
一千名事上谕 七月初三日 17
- 二二、著湖广总督裕泰等挑选精兵一千名以备安徽咨
调事上谕 七月初三日 17
- 二三、著江苏巡抚程喬采镇静以待分路严守要隘认真

- 防堵等事上谕 七月初三日18
- 二四、著将捐躯殉节之上海县典史杨庆恩交部照例赐恤事上谕 七月初三日19
- 二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剿办海盗并晓谕悔罪投诚杀英立功事上谕 七月初三日19
- 二六、两江总督牛鉴奏为省垣万分危急现已严密防守及设法羁縻英人折 七月初四日20
- 二七、署理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奏报驰抵江省日期及英船现在情形折 七月初四日21
- 二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分别奖惩现已查明之乍浦接仗各员事上谕 七月初四日21
- 二九、著将乍浦接仗阵亡员弁交部照例赐恤事上谕 七月初四日22
- 三〇、著将乍浦接仗败溃员弁兵丁议处事上谕 七月初四日23
- 三一、参赞大臣齐慎奏报英兵尚据镇江其大帮船只多已驶至江宁折 七月初五日23
- 三二、著两广总督耆英于英人交还定海时与之要约不得再在定海停泊船只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4
- 三三、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仍设法羁縻不必他虑并预筹攻剿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5
- 三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移兵常州并预筹火攻船只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6
- 三五、著安徽江西湖北各督抚酌备火攻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7
- 三六、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仍加意严防及相机进剿英船并随时确报台湾英船情形事上谕 七月初五日27
- 三七、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殉节之京口副都统海

- 龄等赐恤折 七月初六日28
- 三八、湖广总督裕泰奏报遵旨预派湖北官兵以备皖省
调遣折 七月初六日29
- 三九、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遵旨派调岳州营参将刘定
选带兵赴皖听候差委片 七月初六日30
- 四〇、江苏巡抚程霁采奏为提搜宝苏局洋铜铸造炮位
以备攻击折 七月初六日31
- 四一、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遵旨将阵亡提督陈化成灵
柩护送回籍等情折 七月初六日31
- 四二、江苏巡抚程霁采奏请敕部议恤上海典史杨庆恩
片 七月初六日32
- 四三、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报驰抵芜湖履勘大江筹设防
堵折 七月初六日33
- 四四、安徽巡抚程懋采奏请敕下两湖江西各督抚代造
火攻木牌片 七月初六日34
- 四五、著参赞大臣齐慎保奏击杀英人出力各员并查奏
英情等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35
- 四六、著两江总督牛鉴嗣后驰递奏折务当倍加严密并
将疏防折件被抢之知县革职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36
- 四七、著江宁将军德珠布赶紧收集京口溃散官兵并安
插避难家口等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37
- 四八、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抵苏后募勇各器相机应
援江北江南事密谕 七月初六日37
- 四九、著将江宁将军德珠布交部严加议处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38
- 五〇、著将京口副都统海龄照都统阵亡例赐恤事上谕
七月初六日38
- 五一、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报筹办扬州防堵情形折

- 七月初七日39
- 五二、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调防兵丁将次到齐预筹
分拨设局折 七月初七日41
- 五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遵仿筹商招致梟徒团练
御英片 七月初七日43
- 五四、杨威将军奕经奏报遵旨令岱昌署理寿春镇总兵
带精兵赴皖防堵折 七月初七日44
- 五五、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为将军参赞续提银两作
正开销片 七月初七日45
- 五六、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为浙省各局台支用银钱
应由经手者按例造册报销片 七月初七日46
- 五七、御史韩榕奏请密敕南河督臣责令弁昼夜巡查保
护河防折 七月初七日47
- 五八、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嘉奖团练壮勇协助守城抗
英之官绅并随时留心访察奸细等事上谕 七月初七日48
- 五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严防英人勾结盐梟暗决河
堤事上谕 七月初七日49
- 六〇、著直隶盛京山东各督抚严密查拏辨认汉奸并予
以查拿事上谕 七月初七日50
- 六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船聚集江面扬言开仗正
设法羁縻并筹防堵折 七月初八日50
- 六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派张榕往英船议事并请准
伊里布暂戴头品翎顶片 七月初八日52
- 六三、署吏部尚书恩桂等奏报遵旨议将浙江杭嘉湖道
宋国经照潮职例革职折 七月初八日53
- 六四、著钦差大臣耆英等设法羁縻英军并妥筹攻剿事
上谕 七月初八日53
- 六五、著杨威将军奕经移驻常州候接耆英知照即率兵

- 应援事上谕 七月初八日54
- 六六、湖广总督裕泰奏陈川湖战船但可协济江南未能
前赴浙闽应请各省分造折 七月初九日55
- 六七、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形势危急已允英人所请通商
割地赔款折 七月初九日56
- 六八、著参赞大臣文蔚等照所奏筹办浙江省城防堵事
宜上谕 七月初九日57
- 六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与狼山总兵顾保会商妥议
扼要防守江北等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58
- 七〇、著将刘耀椿仍以道员留闽差委及江苏闽浙三省
失守城池各员由该督抚速查参奏事上谕 七月初十日58
- 七一、著四川陕甘各督抚即将所选精兵二千名委员管
带驰赴江宁清江浦等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59
- 七十二、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查明乍浦满营失陷关防图
记银物等项请将各员交议折 七月十一日59
- 七三、杭州将军特依顺奏报杭州乍浦添设抬炮鸟枪及
浙省文武官员情形片 七月十一日61
- 七四、江苏巡抚程燾奏报现在英情及各处防守事宜
折 七月十一日63
- 七五、江苏巡抚程燾奏报法人递书求见情形片
七月十一日65
- 七六、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将由京解津之马匹分拨
各营以资应用折 七月十一日66
- 七七、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请将江宁将军照瀚
职例革职折 七月十一日67
- 七八、扬威将军奕经进呈英人军械单 七月十一日67
- 七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因地制宜妥筹扬州运河
防堵事宜并撙节经费等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68

- 八〇、著湖广总督裕泰将各兵一千名派员管带驰赴芜湖并速购沙木扎席解芜应用等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69
- 八一、著参赞大臣齐慎应于苏省咽喉丹阳设法严密布置毋令英人闯入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70
- 八二、著安徽巡抚程懋采雇船设伏密行火攻等事上谕 七月十一日71
- 八三、监察御史黄宗汉奏为凤阳镇江城陷是因海龄误杀良民激成溃散折 七月十二日72
- 八四、安徽巡抚程懋采奏为遵旨筹备攻剿折 七月十二日73
- 八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派员与英会议相定条款并请钤用御宝折 七月十二日74
- 八六、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所议条款如不钤盖御宝英必决裂片 七月十二日76
- 八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查明旅顺口情形折 七月十二日76
- 八八、浙江巡抚刘韵珂等奏为浙省曠难捐造大号战船折 七月十二日78
- 八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病势稍痊力疾回任供职折 七月十二日79
- 九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查明马匹不敷实情并可奏请拨解事上谕 七月十二日81
- 九一、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照所奏办理南粮回空军船事上谕 七月十二日81
- 九二、礼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议海龄恤典折 七月十三日82
- 九三、著漕运总督朱树等可酌调狼山镇所属各汛及河漕兵丁备用等事上谕 七月十三日88
- 九四、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公同熟商如英人就我范围即可商定大局等事上谕 七月十三日84

- 九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严拒英人对福州通商之请求
并切实议定英国撤兵等事上谕 七月十三日85
- 九六、著江苏巡抚程昺采确实查明海龄死因及镇江失
守原因事上谕 七月十三日85
- 九七、著铁麟拟奏奖励捐输马匹之察哈尔满兵事上谕
七月十三日86
- 九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法人则济勒声称欲劝英国惠
兵已乘船来省等情折 七月十四日86
- 九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据禀英官表示如法船来省当
劝令回去片 七月十四日88
- 一〇〇、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停泊安谿并条款由英另
译汉字片 七月十四日89
- 一〇一、署山东巡抚麟魁奏陈东省河防重于海防折
七月十四日89
- 一〇二、署山东巡抚麟魁奏为遵旨详查海防情形折
七月十四日91
- 一〇三、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盐船难以驾驶拟赶扎木
筏以资攻剿折 七月十四日93
- 一〇四、湖广总督裕泰等奏报派湖北兵一千名赴皖协
防折 七月十四日94
- 一〇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照所奏派兵赴皖并听候耆英
消息事上谕 七月十四日96
- 一〇六、御史安诗奏请严查上海失事逃走各员弁折
七月十五日96
- 一〇七、江苏按察使崇恩奏报查看苏州府各湖及各镇
口设防情形片 七月十五日98
- 一〇八、著靖逆将军奕山等制造战船并饬李致和马永
焮来京听用事上谕 七月十五日98

- 一〇九、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再加察访上海镇江失守实在情形事上谕 七月十五日 96
- 一一〇、著靖逆将军奕山等乘广东汉奸分党互斗之机令其反正等事上谕 七月十五日 100
- 一一一、著漕运总督朱河等察看情形妥善安置回空军船事上谕 七月十五日 101
- 一一二、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议上海县典史杨庆恩恤典折 七月十六日 101
- 一一三、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旨议叙捐输经费之淮南事折 七月十六日 102
- 一一四、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淮扬地方筹办防堵并遵旨招徕枭徒情形折 七月十六日 103
- 一一五、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奏陈水攻之计并请旨办理折 七月十六日 106
- 一一六、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移兵常州屯扎整顿火船预备兜截折 七月十六日 109
- 一一七、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明金应麟所奏各船何项得力赶紧制造事上谕 七月十六日 110
- 一一八、著将上海县典史杨庆恩照阵亡例给予云骑尉世职事上谕 七月十六日 111
- 一一九、江西巡抚吴文镛奏为遵旨筹办火攻船只各剿折 七月十七日 111
- 一二〇、江西巡抚吴文镛奏为遵旨采买米石解运苏省片 七月十七日 112
- 一二一、两江总督牛鉴等奏请动用漕项等采买米石以济兵糈折 七月十七日 113
- 一二二、著钦差大臣耆英再行妥议与英所商各条内应行筹酌之处事上谕 七月十七日 114

- 一二三、著安徽巡抚程椿采如所制竹大将军能试放致
远即可多造备用等事上谕 七月十七日 116
- 一二四、著江苏巡抚程裔采毋庸禁止法人往劝英国载
兵事上谕 七月十七日 116
- 一二五、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将尚未正法之英人暂
行拘禁听候谕旨事上谕 七月十七日 117
- 一二六、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带兵密赴常州屯扎候
令选剿折 七月十八日 117
- 一二七、扬威将军奕经奏为英船停泊乍浦彩旗门洋面
已飭属镇静防守片 七月十八日 118
- 一二八、升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报招集臬徒尚听约
束并各村团练及扬州安堵折 七月十八日 119
- 一二九、升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为英兵船退出江口
瓜州业已收复折 七月十八日 120
- 一三〇、湖广总督裕泰奏报调皖之湖北官兵已分起前
进并赶扎木筏等项续解济用折 七月十八日 121
- 一三一、著四川及湖广总督广购巨木赶造战船备用等
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 123
- 一三二、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迅即将江宁城守副将丰绅
泰派员伴送来京候质事上谕 七月十八日 123
- 一三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耆英等来函为办理议和
商借八十万银两已如数解往折 七月十九日 124
- 一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谢再赏假一月之恩及现已
接印任事片 七月十九日 126
- 一三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探闻定镇两洋续到英船
多只片 七月十九日 127
- 一三六、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于法人则济勒到江宁时晓
谕其速回广东事上谕 七月十九日 128

- 一三七、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派员抚慰瓜洲居民并
淮扬大定等情折 七月二十日 129
- 一三八、狼山镇总兵顺保奏陈酌带兵数并协同麟庆防
堵折 七月二十日 130
- 一三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照所奏筹办淮扬地方
防堵事宜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日 131
- 一四〇、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报侦察英情并督励将士小
心防范等情折 七月二十一日 132
- 一四一、户部尚书敬徵奏呈演炮图说一摺折
七月二十一日 134
- 一四二、步军统领衙门恩柱等奏为江苏民人房宝善等
呈递平夷指掌折 七月二十一日 134
- 一四三、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酌办和议情形折
七月二十一日 136
- 一四四、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查明镇江摸样出力员弁及
英船宽度丈数折 七月二十一日 138
- 一四五、参赞大臣齐慎奏呈英船宽广丈尺并装载兵炮
数目清单 七月二十一日 140
- 一四六、参赞大臣齐慎奏请奖赏防守镇江出力之哈拉
吉那等五员片 七月二十一日 141
- 一四七、荆州副都统禄普等奏为荆江捞获炮位酌拨楚
皖二省暨留贮满营炮库折 七月二十一日 141
- 一四八、著工部铸造颁给乍浦满洲营所失之关防图记
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一日 143
- 一四九、著参赞大臣特依顺照所奏办理杭州并乍浦满
营训练演习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一日 144
- 一五〇、著山东巡抚麟魁照所奏各折妥慎办理海防河
防事上谕 七月二十一日 144

- 一五一、四川总督宝兴奏陈谨防英人遣人偷挖淮河及
运河堤岸折 七月二十二日 145
- 一五二、四川总督宝兴奏为遵旨派弁带兵驰赴江宁候
调折 七月二十二日 146
- 一五三、四川总督宝兴奏为川省制造海洋战船不能驶
达大江现在委员采购战船木料折 七月二十二日 147
- 一五四、四川总督宝兴奏请于回空粮船水手内挑选精
壮者交周天爵管带防堵片 七月二十二日 148
- 一五五、四川总督宝兴奏为打制劈山炮位带赴江宁片
七月二十二日 149
- 一五六、四川总督宝兴奏请先雇商船操演水师片
七月二十二日 149
- 一五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严防汉奸折
七月二十二日 150
- 一五八、著署理盛京将军禧恩于旅顺口随时侦探防范
并相机调取山海关驻兵事上谕 七月二十二日 151
- 一五九、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俟造船时奏调木植并将军
需符解赴藩库事上谕 七月二十二日 151
- 一六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明修造洋船之广东人姓
名及所造之船能否适用事上谕 七月二十二日 152
- 一六一、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奏〈演炮图说〉著者并将
广东所造火轮船绘图呈进事上谕 七月二十二日 153
- 一六二、著江西巡抚吴文镛妥为收贮解到浙省银两事
上谕 七月二十二日 153
- 一六三、著扬威将军奕经俟者英咨会到对再行合力攻
击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三日 154
- 一六四、著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抚辑招徕居民并妥为
弹压集佚事上谕 七月二十三日 154

- 一六五、著湖广总督裕泰赶造木筏选雇水摸以备火攻
事上谕 七月二十三日 155
- 一六六、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仍当于淮扬一带加意防
范俟英船全部退出大江再分别留撤防兵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四日 155
- 一六七、两江总督牛鉴奏请于江宁省城添设防堵总局
以备支应片 七月 156
- 一六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行抵常州后听候者英信息
再相机办理事上谕 七月二十五日 157
- 一六九、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和约已定铃用关防并将
和约抄缮呈览折 七月二十六日 157
附件：和约十三条 七月二十六日 160
- 一七〇、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丈尺构造及兵丁接仗
情形片 七月二十六日 162
- 一七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遣询喫嘴啞据称并无英
船来浙片 七月二十六日 163
- 一七二、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查探英船停泊巡游及丈量
小沙背等情形折 七月二十六日 163
- 一七三、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照所奏各条与英迅速定议
并令英船全数退出大江等事上谕 七月二十六日 164
- 一七四、著江西巡抚吴文镕将九江截留炮位赶紧解完
备用事上谕 七月二十六日 165
- 一七五、著安徽巡抚程楙采照所奏防堵情形一折实力
办理事上谕 七月二十六日 166
- 一七六、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初次调赴清江浦防
堵兵丁及南阳镇总兵出境各日期折 七月二十七日 166
- 一七七、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派兵一千名赴清江
浦片 七月二十七日 167

- 一七八、户部奏为台湾士民准在闽省报捐并遵旨议叙
首先捐输之林占梅事折 七月二十八日 168
- 一七九、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遵查天竺等国船只情形
并现筹洋务情形折 七月二十八日 170
- 一八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谢革职留任之恩折
七月二十八日 172
- 一八一、靖逆将军奕山奏报周天爵起程前赴清江浦并
带军犯四名随住片 七月二十八日 172
- 一八二、扬威将军奕经奏报带兵行抵无锡拟即驻扎情
形折 七月二十八日 173
- 一八三、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报到达浦口察看防堵
情形并准扬后路宜早密备折 七月二十八日 174
- 一八四、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奏报遵旨选派官兵一千名
备调片 七月二十八日 176
- 一八五、两江总督牛鉴等奏请敕部再拨军需银一百万
两折 七月二十九日 176
- 一八六、江苏巡抚程晋采奏为筹解赔款至江宁并镇江
等处英船情形折 七月二十九日 177
- 一八七、安徽巡抚程霖采奏为遵旨查探江省现办情形
拟截回湖北官兵等事折 七月二十九日 180
- 一八八、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带领直隶兵一千名赴
新营驻扎片 七月二十九日 181
- 一八九、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派员管带木筏赴皖听候策
应折 七月三十日 182
- 一九〇、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再与英人商谈和约内有关
英商在口贸易均听其便等节事上谕 八月初二日 184
- 一九一、两江总督牛鉴奏为防堵无能疏失长江自请从
重治罪折 八月初三日 185

- 一九二、两江总督牛鉴奏请酌留丁忧知县杨超实等在
省随同差遣片 八月初三日 187
- 一九三、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将前调防英之兵勇内
酌留数百名分防要隘等事上谕 八月初三日 187
- 一九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陈江苏办理军需应行变通
各事宜折 八月初四日 188
附件：江苏省办理军需应行变通各事宜清单
- 一九五、著安徽巡抚程懋采分别遣留调防赴皖之两湖
等官兵事上谕 八月初五日 194
- 一九六、安徽巡抚程懋采奏陈筹办防堵英军之策折
八月初七日 195
- 一九七、浙甯关监督铭海奏报军需紧要挪借税课银两
折 八月初七日 197
- 一九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定海镇海洋面英船只数片
八月初七日 198
- 一九九、护理陕西巡抚陶廷杰奏报遵旨调精兵一千名
赴清江浦并赶制抬炮各调片 八月初八日 199
- 二〇〇、著江苏巡抚程懋采仍妥为防范并撙节善后之
用银两事上谕 八月初八日 199
- 二〇一、湖广总督裕泰奏报二起木筏扎齐并准咨截留
后起官兵折 八月十二日 200
- 二〇二、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添制大小炮位并各种器械
情形片 八月十二日 202
- 二〇三、著靖逆将军奕山等随时截撤防兵但须于防守
无误等事上谕 八月十三日 203
- 二〇四、著安徽巡抚程懋采照所奏筹防事宜四条酌情
办理等事上谕 八月十三日 203
- 二〇五、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拟将四川调防江宁官兵飞

- 咨裁回折 八月十四日 204
- 二〇六、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停调四川陕甘官兵折
八月十六日 205
- 二〇七、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扬商报效军需请先将已开
各商名单请奖折 八月十六日 206
- 附件:淮南商人续捐军需银一百万两先行查明的名银数清单··· 207
- 二〇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江宁省城总局置办防堵物
料动支银款情形折 八月十六日 208
- 二〇九、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病势增重之提督刘允孝
开缺回籍调理折 八月十六日 210
- 二一〇、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派员赴镇江安抚居民片
八月十六日 211
- 二一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遵旨再与英人详议善后
事宜并立定章程等情折 八月十六日 211
- 二一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英船陆续退出已交赔款
二百余万两等情片 八月十六日 213
- 二一三、参赞大臣文蔚奏报查探定海招宝山英情片
八月十六日 215
- 二一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台湾及鼓浪屿敌情片
八月十七日 215
- 二一五、著四川总督宝兴寻勘巨木以备将来各省成造
海船之用等事上谕 八月十七日 216
- 二一六、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请续借税银以济防堵
官兵口粮折 八月十九日 216
- 二一七、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奏为英船渐有退动及办
理淮扬后路防堵等情折 八月十九日 217
- 二一八、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报防堵情形并请飭各
督抚精练兵勇片 八月十九日 220

- 二一九、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调处清江浦官兵已
全数派出片 八月十九日 222
- 二二〇、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照与英所议善后事宜各条
办理并官方不能代英商追讨欠项等事上谕
八月二十日 223
- 二二一、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将调防天津之察哈尔兵
陆续撤回事上谕 八月二十日 224
- 二二二、著盛京将军禧恩将前由僧格林沁自备之三千
名兵丁飭令回盟事上谕 八月二十日 224
- 二二三、著湖广总督裕泰认真监制炮位并各项军械事
上谕 八月二十一日 225
- 二二四、江苏巡抚程赉采奏报遵旨查明镇江宝山等处
失守实情及文武各员存亡下落折 八月二十二日 225
- 二二五、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丹徒县仓收贮之旗营兵
米被英抢掠无存请借拨抵支折 八月二十二日 229
- 二二六、两江总督牛鉴等奏报先后借支苏局库存制
钱将来在军需项下归还片 八月二十二日 230
- 二二七、江苏巡抚程赉采奏报江宁英船已有退出并吴
淞上海等处现在情形片 八月二十二日 230
- 二二八、湖南巡抚吴其濬奏为遵旨晓谕各米商迅速赴
江浙片 八月二十二日 231
- 二二九、著两广总督祁埏等确查严办乡勇扰害情事上谕
八月二十二日 231
- 二三〇、安徽巡抚程赉采奏报查探江省英船情形并会
商防剿折 八月二十三日 232
- 二三一、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分起管带官兵陆
、续撤回折 八月二十三日 233
- 二三二、著川陕等省督抚将前调四川陕甘官兵飞飭折

- 回事上谕 八月二十三日 234
- 二三三、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分别撤留义勇并会商
妥办善后等事宜上谕 八月二十三日 234
- 二三四、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京营在津之炮位弓箭
等于天津道库存贮等事上谕 八月二十四日 235
- 二三五、杭州将军特依顺奏请旌奖乍浦殉难男妇子女折
八月二十五日 236
- 二三六、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乍浦满营官兵空缺挑补
事片 八月二十五日 237
- 二三七、杭州将军特依顺奏报杭州满营添演抬炮准头
已有成效情形片 八月二十五日 238
- 二三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请再行拨银三十万两以
济军需片 八月二十五日 238
- 二三九、军机处为酌拟吉林黑龙江调防官兵分赏银数
并撤回带兵官事奏片 八月二十五日 239
- 二四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撤回吉黑官兵并分别给
赏事上谕 八月二十五日 239
- 二四一、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飭属访查给英人私
送京报之汉奸情形折 八月二十六日 240
- 二四二、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接准钦差大臣耆英咨会
已飭台湾镇道遵旨释放英俘等情片 八月二十六日 241
- 二四三、参赞大臣齐慎奏报英船已多半退出镇江等情折
八月二十六日 242
- 二四四、著准富勒敦奏请续借税银支放山海关兵粮
事上谕 八月二十六日 243
- 二四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将浙西所添设之防剿墩
堡船炮及兵丁酌拟裁撤折 八月二十八日 243
- 二四六、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再行筹拨银六十万两以

- 济军需折 八月二十八日 246
- 二四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夷务浙平请撤乡勇人夫
及船只等项以节糜费片 八月二十八日 248
- 二四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扬威将军等续提银两数
目片 八月二十八日 249
- 二四九、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遵旨查明海龄殉难情形折
八月二十九日 250
- 二五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江宁英船均已开驶折
八月二十九日 252
- 二五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原任四川提督张必禄等
已可毋庸来江差委片 八月二十九日 253
- 二五二、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报英船全数退出圆山
关及有关善后事宜折 九月初一日 253
- 二五三、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即行撤回本任等事上
谕 九月初一日 255
- 二五四、参赞大臣齐慎奏报英船全数退出镇江分别撤
留兵勇情形折 九月初二日 256
- 二五五、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英船退出江宁请将京口
驻防军政于来春举行折 九月初二日 257
- 二五六、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全数出江各兵请撤回
伍折 九月初三日 257
- 二五七、两江总督牛鉴奏为先将查实之上海宝山伤亡
将弁开单请旨议恤奖励折 九月初三日 259
- 附件一、宝山上海接仗受伤官弁清单 九月初三日 259
- 附件二、宝山上海接仗阵亡员弁清单 九月初三日 260
- 二五八、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长江英船全行开驶拟将在
苏兵勇分别裁撤折 九月初三日 261
- 二五九、御史吕贤基奏为劣幕贪污请旨查办折

- 、九月初三日 262
- 二六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寻获京口副都统印信折
九月初四日 264
- 二六一、钦差大臣耆英奏为寻获海龄及伊妻等尸骸妥
殓折 九月初四日 264
- 二六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遵旨查明京口打仗阵亡
受伤官兵折 九月初四日 265
附件一、京口打仗阵亡官员清单 267
附件二、京口打仗受伤最重官兵清单 267
- 二六三、钦差大臣耆英奏为逐款查明道员周项稟揭原
京口副都统海龄等员实情折 九月初四日 270
- 二六四、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全过图山关商船照常
往来片 九月初四日 273
- 二六五、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英船退出江口请撤河
南防兵仍酌留兵勇折 九月初四日 274
- 二六六、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奏请将捐制军械之程信
等留工差遣片 九月初四日 276
- 二六七、著将海龄仍照都统例赐恤等事上谕
九月初四日 276
- 二六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查奏英船驶往何处及法船
来意等事上谕 九月初四日 277
- 二六九、江苏巡抚程商采奏为英船全数出江查办善后
事宜并撤回防兵折 九月初五日 278
- 二七〇、安徽巡抚程楹采奏报派防兵勇次第撤回情形折
九月初六日 279
- 二七一、四川建昌镇总兵桂明奏报行抵芜湖并赴各防
所察看情形折 九月初六日 281
- 二七二、顺天府尹卓秉恬等奏为查明阵亡总兵王锡朋

- 子孙折 九月初六日 282
- 二七三、著赏给王锡朋之长子承泗次子承瀚文举人准
其参加会试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 282
- 二七四、著准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动拨军需银三十万两
并著即撤回防兵事上谕 九月初六日 283
- 二七五、著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随时察商麟庆等次第
兴办善后事宜上谕 九月初六日 283
- 二七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现筹造战船情形并将式
样绘图贴说进呈折 九月初七日 284
- 二七七、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英船来往情形并现
在酌裁壮勇折 九月初七日 287
- 二七八、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飭令张必禄赴江苏听候
差遣委用片 九月初七日 288
- 二七九、盛京将军禧恩等奏为遵旨赏给吉黑官兵银两
并酌拟分起撤回折 九月初七日 288
- 二八〇、著盛京将军禧恩于盛京根本重地不可因撤防
而稍弛武备事上谕 九月初七日 289
- 二八一、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分起撤回各省征调官兵次
第遣散乡勇等事上谕 九月初八日 290
- 二八二、著浙江巡抚刘韵珂裁撤防兵抚恤难民妥善
后事宜上谕 九月初八日 290
- 二八三、著户部筹拨银六十万两解浙备用事上谕
九月初八日 292
- 二八四、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报遵旨撤回吉林头
起官兵折 九月初九日 292
- 二八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妥善安排京口旗营兵丁男
妇及确查程需采所奏京口失守实情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 ... 293
- 二八六、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分起撤回河南官兵并

- 铸造江防炮位等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 294
- 二八七、著将海龄在京口殉难之事迹宣示以息浮议并
将随同海龄和祥云死难之眷属赐恤等事上谕
九月初九日 294
- 二八八、参赞大臣文蔚奏报派员弹压英船退出招宝山
业已开行等情折 九月初十日 296
- 二八九、参赞大臣文蔚奏报定海英船情形片
九月初十日 297
- 二九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英船全数出江入海折
九月初十日 297
- 二九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遵旨与英熟商五口通商
及追讨商欠等条款情形折 九月初十日 299
- 二九二、钦差大臣耆英等代在籍太仆寺少卿蔡世松等
奏谢抚议告成江宁省城危而复安等情折 九月初十日 300
- 二九三、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和约请盖御宝折
九月初十日 301
- 附件：钦差大臣耆英等为签订和约用御宝事致军机处
咨文 九月初十日 302
- 二九四、钦差大臣耆英奏请赴粤与英再行妥议税饷事
宜并随带员弁片 九月初十日 302
- 二九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请暂令四等侍卫咸龄及署
江宁布政使黄恩彤随同赴粤折 九月初十日 303
- 二九六、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今后香港民户如有犯案
请由尖沙嘴巡检审理并催商欠兑交赔款等情片
九月初十日 304
- 二九七、湖广总督裕泰奏为赴皖策应之木筏兵勇分别
拆卸撤回折 九月初十日 305
- 二九八、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解送英俘至厦并英

- 件审讯事宜追讨商欠等事上谕 九月十四日 318
- 三一三、著将牛鉴革职拿问交部治罪并将程喬采德珠布交部严议事上谕 九月十四日 319
- 三一四、著奕山来京供职事上谕 九月十四日 319
- 三一五、著奖叙捐输海疆经费出力之绅商张淳等员事上谕 九月十四日 320
- 三一六、著将筹办防堵认真之讷尔经额等交部优叙并分别赏赐等事上谕 九月十五日 320
- 三一七、著暂停挑补乍浦满洲兵空缺并随时察看陆续补放殉难官缺事上谕 九月十五日 321
- 三一八、闽浙总督怡良奏报英人在厦投文请释台湾俘囚折 九月十七日 321
- 三一九、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筹办资送京口被难男妇回郡等事上谕 九月十七日 322
- 三二〇、吏部会同兵部奏为遵旨严议牛鉴程喬采等处分折 九月十八日 323
- 三二一、乌明阿奏为借动库银以支赔款片 九月十八日 323
- 三二二、著齐慎回四川提督之任并将前调各省官兵均即撤令归伍事上谕 九月十八日 324
- 三二三、著将德珠布革职留任六年并程喬采降为三品顶带革职留任八年事上谕 九月十八日 324
- 三二四、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派员伴送副将丰绅泰等进京归案质讯折 九月十九日 325
- 三二五、扬威将军奕经奏报英俘十名已在定海交给英领事并收有回照事片 九月十九日 326
- 三二六、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江浙各局用款已分别着落经手各员核实造报事折 九月十九日 326
- 三二七、著奖叙捐输修竣城垣之福建官绅事上谕

- 九月十九日 328
- 三二八、著准将西安满营炸坏之子母炮等销毁另铸等
事上谕 九月十九日 329
- 三二九、著将盛京售卖鸦片烟人犯梁恩甲交禧恩会同
盛京刑部审拟事上谕 九月二十日 329
- 三三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将所带各省弁兵分起陆续
撤回事上谕 九月二十日 330
- 三三一、著两江总督耆英会办江浙闽通商善后事宜上谕
九月二十日 330
- 三三二、著杭州将军特依顺等照所奏妥速赶办招集流
散安抚居民弹压土匪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日 331
- 三三三、著将夹带鸦片烟膏人犯万福淋等解交刑部审
讯事上谕 九月二十一日 332
- 三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浙洋英船活动情形片
九月二十二日 332
- 三三五、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请将石河口防堵官兵
及炮位一并撤回归伍折 九月二十二日 333
- 三三六、著两江总督耆英等议奏由海入江要隘之善后
章程事上谕 九月二十二日 334
- 三三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通商税则俟抵粤后会商
酌议请旨遵行折 九月二十三日 334
- 三三八、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报凑集赔款情形片
九月二十三日 335
- 三三九、钦差大臣伊里布奏请将熟悉洋务之吴廷猷等
带往粤东差遣片 九月二十三日 336
- 三四〇、著英奏谢补授两江总督天恩并报接印任事日
期折 九月二十三日 337
- 三四一、两江总督耆英奏为两江地大事繁不敢畏难苟

- 安当即赴吴淞等地筹议严防片 九月二十三日 338
- 三四二、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委员将牛鏊等押解进京片 九月二十三日 338
- 三四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议奏福建各口隘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 339
- 三四四、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于浙江各口隘善后事宜可与耆英等会商章程具奏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 340
- 三四五、著杭州将军特依顺等于各海口防务应设法妥筹并议奏浙省各口善后事宜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 340
- 三四六、著山东巡抚托浑布议奏与盛京接壤之山东登州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 341
- 三四七、著江宁将军德珠布加意防范由海入江之处并议奏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 342
- 三四八、著福州将军保昌等加意防范各海口并议奏福州等隘口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 343
- 三四九、著漕运总督周天爵即照所奏回空军船住泊章程四条认真办理事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 343
- 三五〇、参赞大臣特依顺等奏为遵旨会筹分起撤退浙省各路防剿兵勇折 九月二十四日 344
- 三五一、著两江总督耆英等对约内添注各条尤须斟酌尽善并另缮具奏事上谕 九月二十四日 345
- 三五二、著两广总督祁璜等照所奏即行尽撤防兵逐裁壮勇及酌留兵勇分驻炮台事上谕 九月二十四日 346
- 三五三、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等妥议净绝根株私枭盘踞码头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四日 346
- 三五四、两江总督耆英奏报省城调防各兵全数撤退起程折 九月二十五日 347
- 三五五、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审拟误报英情之巴革都司

- 叶养福折 九月二十五日 348
- 三五六、著江南福建浙江各督抚议奏何项战船适用足
以御敌事上谕 九月二十五日 349
- 三五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照奕山等所奏制造战船
并将该折及图说再缮三分交江浙闽省督抚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五日 350
- 三五八、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奏天津适用何项战船
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五日 351
- 三五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认真整顿广州防务并妥
议善后事宜章程具奏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五日 352
- 三六〇、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查奏山东海口适用何项战
船事上谕 九月二十五日 352
- 三六一、著两广总督祁项察奏吴建勋能否胜任广东水
师提督之职等事上谕 九月二十五日 353
- 三六二、著将欠项清完之广东商人梁承禧潘文海开复
职衔事上谕 九月二十五日 353
- 三六三、御史雷以诚奏陈增加茶叶大黄湖丝及关口牙
行税收以抵偿赔款折 九月二十六日 354
- 三六四、著两江总督耆英妥议雷以诚所奏增加出口货
物等税收以偿赔款事上谕 九月二十六日 355
- 三六五、著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照所奏将防堵官兵
炮位一并撤回事上谕 九月二十七日 356
- 三六六、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为天津等处吉林黑
龙江官兵已全数出关折 九月二十八日 356
- 三六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请豁免江苏被兵及邻近各
地钱粮折 九月二十八日 357
- 三六八、两江总督耆英奏报苏廷玉遵旨抵苏州会办江
苏粮台事务并核销用过钱粮片 九月二十八日 360

- 三六九、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海口英船渐次肃清已将
防兵全行撤回及办理有关善后事宜折 九月二十八日 …… 360
- 三七〇、江苏巡抚程霁采奏为妥送撤回陕甘防兵片
九月二十八日 …… 362
- 三七一、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新放宁波府知府人地未
甚相宜请改以舒恭受升补折 九月二十九日 …… 363
- 三七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歼擒勾引英人之草
鸟匪船折 九月二十九日 …… 366
- 三七三、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报回光日期折
九月二十九日 …… 372
- 三七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抵粤后与英人切实妥议税
课及商欠等条款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 …… 372
- 三七五、著两江总督耆英专心督办江防海防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 …… 373
- 三七六、著准伊里布奏请随带吴廷献等员弁前赴广东
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 …… 373
- 三七七、著保昌来京另候简用福州将军由壁昌补授事
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 …… 374
- 三七八、著怡良于壁昌未到任以前兼署福州将军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 …… 374
- 三七九、著赏叙山西捐输海疆经费之绅民事上谕
九月二十九日 …… 374
- 三八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密陈台湾办理英俘等情折
九月三十日 …… 376
- 三八一、粤海关监督文丰奏为遵旨办理劝谕洋商购买
洋船事折 九月三十日 …… 377
- 三八二、户部选呈江南司郎中汤鹏奏为敬筹善后事宜
三十条折 九月 …… 378

- 三八三、靖逆将军奕山等奏陈制造军械工料昂贵难以
例价相符等情折 十月初一日 396
附件：制造各炮架斤重价值清单 398
- 三八四、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办理军务各款造册报销
情形折 十月初一日 399
- 三八五、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办理裁撤兵勇并勘修虎
门炮台缘由折 十月初一日 400
- 三八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请奖励捐置战船并劝捐出
力之粤海关监督文丰片 十月初一日 401
- 三八七、著闽浙总督怡良切实设法访查为英人私抄并
转送京报之汉奸事上谕 十月初二日 401
- 三八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确查上年余姚接仗官兵
溃散情形折 十月初二日 402
- 三八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察明宁波镇海定海
失守溃散员弁兵丁分别定拟折 十月初二日 405
- 三九〇、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驻苏州官兵凯撤过半江浙
官兵无须留防折 十月初二日 410
- 三九一、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查办汉奸分别递籍保
释片 十月初二日 412
- 三九二、著准怡良奏请暂缓参将林拱赴任事上谕
十月初二日 413
- 三九三、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江宁防堵等项用过银两
请于官兵俸饷内扣归折 十月初三日 413
- 三九四、两广总督祁项等奏为查明广东海口添兵防守
并裁撤陆路兵丁情形折 十月初三日 415
附件一：拟添各炮台兵丁及抽兵名数清单
附件二：拟裁陆路各标协营兵丁名数清单
- 三九五、两广总督祁项奏报赴虎门会同奕山察看兴修

- 炮台日期片 十月初三日 419
- 三九六、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报查勘淮扬一带安堵情形片 十月初三日 420
- 三九七、著奖励捐输马匹之蒙古兵丁事上谕 十月初三日 421
- 三九八、四川提督齐慎奏为遵旨起程回任并派员查缴参赞大臣关防折 十月初四日 421
- 三九九、陕西提督胡超奏为遵旨带领率撤陕兵自保定起程折 十月初四日 422
- 四〇〇、著盛京将军禧恩议奏盛京安设炮位章程事上谕 十月初四日 423
- 四〇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飭台湾镇道将英俘解省交英官收领事上谕 十月初五日 423
- 四〇二、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将英俘迅即解省事上谕 十月初五日 424
- 四〇三、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查镇江失守文武各员请分别革职严议折 十月初六日 424
- 四〇四、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讲求船式及筹议商税并暂停兼管河务折 十月初六日 427
- 四〇五、著两江总督耆英等照所奏认真督率核实勾稽江浙军需用款报销事上谕 十月初六日 428
- 四〇六、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为接到英国照会已移咨江督耆英酌核办理等情折 十月初八日 428
- 四〇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取道杭州赴粤与噶喇渣面议税课条款片 十月初八日 431
- 四〇八、英噶喇渣为定海民事讼诉事仿示 十月初九日 431
- 四〇九、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英船来台求释英俘及将遣风英人交领回厦折 十月初九日 433

- 四一〇、著奖叙天津防堵出力各员弁事上谕
十月初九日 436
- 四一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飭水师拿办抢劫达洪阿折
件之人事上谕 十月初十日 438
- 四一二、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于击沉引导英船之革
乌船后仍需加意严防事上谕 十月初十日 438
- 四一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等查办汉奸并裁撤官兵事
上谕 十月十一日 439
- 四一四、著将奕山奕经文蔚交部治罪并将特依顺齐慎
交部严议事上谕 十月十一日 440
- 四一五、著刑部将浙江接仗溃散员弁兵丁等应得罪名
处分查核定拟具奏事上谕 十月十一日 441
- 四一六、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为遵旨筹议老河影地
方移驻奇兵营情形折 十月十二日 441
- 四一七、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请暂留壮勇督练炮火
情形片 十月十二日 443
- 四一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筹议天津各海口善后
章程折 十月十二日 444
- 四一九、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呈粤省制造战船图说原
本五件片 十月十二日 452
- 四二〇、扬威将军等奏为调赴苏省官兵将次撤竣并飭
令侍卫珠勒亨等分起回京折 十月十二日 453
- 四二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失守奉化县县令金秀
莹等开复顶带折 十月十二日 454
- 四二二、扬威将军奕经奏报遣撤浙省防兵情形片
十月十二日 456
- 四二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已革游击梁有才等开
复顶带片 十月十二日 457

- 四二四、著闽浙总督怡良等确查台湾镇道所奏折件在
洋被盜搶失事上諭 十月十二日 458
- 四二五、两江总督耆英奏报英船全部驶离海口并接嘴
噍喳照会业已照复折 十月十四日 459
附件一,照录噍喳照会 十月十四日 460
附件二,照复英人照会 十月十四日 461
- 四二六、两江总督耆英奏请将上海失守文武各员解部
质审折 十月十四日 462
- 四二七、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将特依顺等照溺职
例革职折 十月十四日 464
- 四二八、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截回四川解赴江宁炮位折
十月十四日 464
- 四二九、著奕经文蔚回浙将经手军需各款核实造册报
销事上諭 十月十四日 465
- 四三〇、著闽浙总督刘韵珂仿令奕经文蔚等将所提用
之军需银两造册汇交总局核销事上諭 十月十四日 465
- 四三一、著两江总督耆英传旨令奕经奕山等将印信交
出遇便缴呈事上諭 十月十四日 466
- 四三二、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将英俘妥速解省事
上諭 十月十四日 466
- 四三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严飭水师缉捕再次抢劫台
湾镇道所递折件之洋盜事上諭 十月十四日 467
- 四三四、著奖励本年正月在台湾出力文武员弁事上諭
十月十四日 467
- 四三五、著两江总督耆英等将苏省粮台裁撤改为报销
总局并筹办制船铸炮等事上諭 十月十五日 469
- 四三六、著伊犁将军布彦泰复讯审拟两歧之珠尔罕吸
食鴉片一案事上諭 十月十五日 469

- 四三七、盛京将军禧恩等奏报撤回之吉林黑龙江官兵
 过境日期折 十月十六日 170
- 四三八、江苏巡抚程喬采奏为撤防官兵经过地方均尚
 安静片 十月十六日 470
- 四三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即赴粤与英妥定章程等事
 上谕 十月十六日 471
- 四四〇、著两江总督耆英晓谕英人其所以不赴广东之
 原因事上谕 十月十六日 472
- 四四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向英人明白宣谕在台英俘
 正法事在和议之前毋使英人借口事上谕
 十月十六日 472
- 四四二、江苏巡抚程喬采奏谢革职留任谢恩折
 十月十六日 473
- 四四三、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请飭江浙援解江防炮位
 并已出旗之防城出力官兵准其入旗差使片
 十月十八日 474
- 四四四、著两江总督耆英酌拨炮位防江并已出旗之防
 守出力官兵不准入旗当差等事上谕 十月十八日 475
- 四四五、著准将江宁防守动用库款作正开销等事上谕
 十月十八日 476
- 四四六、著刑部议奏耆英所奏镇江失守文武各员分别
 参处一折事上谕 十月十八日 476
- 四四七、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报英人开船赴闽并伊里
 布起程赴粤情形折 十月十九日 477
- 四四八、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为准怡良咨酌量办理向
 噶嚟啞解说台湾已处决英俘事片 十月十九日 478
- 四四九、靖逆将军奕山等遵旨查明丁拱辰所著《演炮
 图说》并详加考校各缘由折 十月十九日 479

- 四五〇、靖逆将军奕山奏报裁撤兵勇交代善后事宜及
起程回京折 十月十九日 481
- 四五一、两广总督祁埏奏报咪喇哩人咖呢等投递文禀
情形折 十月十九日 483
- 四五二、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所撤防兵挨次抵伍情形
片 十月十九日 483
- 四五三、宗人府遵旨严议奕山奕经等罪名折
十月十九日 484
- 四五四、著将兵部所议余姚宁波镇海定海失守溃散各
员分别从宽免议及革职治罪等事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5
- 四五五、著将石浦同知舒恭受等革职并交刑部议罪等
事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6
- 四五六、著将祁埏等进呈炮架图说各四件发交耆英并
咨交怡良等妥议办理事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7
- 四五七、著两广总督祁埏照所奏酌留兵勇分守炮台并
履勘修复虎门炮台事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7
- 四五八、著两广总督祁埏等将所购洋船拨归水师旗营
认真操演妥为存泊等事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8
- 四五九、著兵部议奏将巴里坤镇总兵移为天津总兵事
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8
- 四六〇、著将广东劝捐出力之广州府知府易长华等赏
戴花翎事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9
- 四六一、著将奕山奕经文蔚革职定为斩监候特依顺齐
慎改为革职留任事上谕 十月十九日 489
- 四六二、闽浙总督怡良等遵旨参奏失防厦门文武各员折
十月二十日 490
- 四六三、军机处摘录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折内有关署余
姚知县彭嵩年等守城之情形 十月二十日 492

- 四六四、著闽浙总督怡良等另行拣员调补宁波知府事
上谕 十月二十日 492
- 四六五、御史黄赞汤奏陈江浙福建通商后藉粵船户挑
夫将失其业应预防滋生事端折 十月二十一日 493
- 四六六、著两广总督祁项等议奏御史黄赞汤所奏预防
藉粵船户等滋生事端一折事上谕 十月二十一日 494
- 四六七、著奖叙镇江摸桩杀死英兵出力之郭藩等员弁
兵丁事上谕 十月二十一日 494
- 四六八、著将在广东军营投效出力之官犯及军流徒各
犯酌情免罪事上谕 十月二十一日 495
- 四六九、吉林将军经额布等奏报撤回官兵均已到省等
情折 十月二十二日 496
- 四七〇、扬威将军奕经奏为于二十三日启程戴罪回京折
十月二十三日 496
- 四七一、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飭令经管之员造册报
销军需银两折 十月二十三日 497
- 四七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动支捐输银两缘由及其
余存银数片 十月二十三日 499
- 四七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抗英用兵期间所有收到
及制造之枪炮等件已由军需省局收缴核实造报片
十月二十三日 500
- 四七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恭缴颁到赏牌花翎并印
信等物片 十月二十三日 501
- 四七五、两江总督耆英奏报噶喇吧已由定海起碇赴闽折
十月二十四日 502
- 四七六、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分别派员查取扬威将
军并参赞大臣印信折 十月二十四日 503
- 四七七、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台湾处决英俘一事不妨明

- 白谕知噶喇查片 十月二十四日 504
- 四七八、著两江总督耆英将江苏沿海及沿江一切防务
善后事宜妥议具奏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 504
- 四七九、著将失守上海之苏松太道巫宜祺等革职交部
审办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 505
- 四八〇、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拟牛鉴罪名事上谕
十月二十四日 505
- 四八一、噶喇查为台湾杀英俘事宜之告示
十月二十五日 506
- 四八二、参赞大臣文蔚奏为遵旨折回浙江办理经手军
需报销折 十月二十五日 507
- 四八三、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镇江失守各员分别
革职治罪折 十月二十六日 509
- 四八四、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折回浙江办理经手军
需报销折 十月二十六日 510
- 四八五、杭州将军特依顺奏请将战时添设之抬炮鸟枪
留于满营内操防折 十月二十六日 511
- 四八六、著将镇江失守各员分别革职及交刑部治罪事
上谕 十月二十六日 512
- 四八七、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议镇江失守文员处分折
十月二十七日 512
- 四八八、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查看镇江府战后大概情形折
十月二十八日 513
- 四八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详细筹画对英赔款及广
东通商事宜上谕 十月二十八日 515
- 四九〇、著两江总督耆英斟酌情形如有必要可以赴闽
向噶喇查详晰开导筹画万全事上谕 十月二十八日 516
- 四九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密加防范并详细开导英人

- 事上谕 十月二十八日 517
- 四九二、著造办处领回不甚坚固炮位另行铸造并查取
职名议处等事上谕 十月二十九日 518
- 四九三、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复将失守奉化城
之把总革职交刑部议罪折 十一月初一日 518
- 四九四、著两江总督耆英于收到英人复文即行驰奏等
事上谕 十一月初一日 519
- 四九五、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旨议复将失守城池之
奉化县令金秀楚革职议罪折 十一月初二日 520
- 四九六、江苏巡抚程昺奏为遵旨拿解奕经等送京折
十一月初二日 521
- 四九七、杭州将军特依顺奏谢革职留任恩折
十一月初二日 522
- 四九八、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大黄茶叶湖丝加税之事已
函致伊犁布干到粤后察访核议片 十一月初二日 523
- 四九九、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详议天津善后章程折
十一月初三日 523
- 五〇〇、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筹撤陕甘官兵片
十一月初四日 529
- 五〇一、著两江总督耆英等按款核实造报奕经在江苏
所动用之军需银两并将其印信遇便呈缴事上谕
十一月初四日 529
- 五〇二、著浙江巡抚刘韵珂飭令经手各员详细造报奕
经在浙所动用之军需银两等事上谕 十一月初四日 530
- 五〇三、闽浙总督怡良奏报会见喫嚼噎并阅看其船舰等
情形折 十一月初五日 531
- 五〇四、闽浙总督怡良奏为英情叵测台湾应加紧预防
以期无误片 十一月初五日 533

- 五〇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筹议妥办天津善后事宜
上谕 十一月初五日 535
- 五〇六、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悉心妥议天津驻防兵丁
操练及战守等事上谕 十一月初五日 536
- 五〇七、著盛京将军裕恩山东巡抚托浑布飭属会同直
隶巡洋兵丁一体会哨事上谕 十一月初五日 537
- 五〇八、两江总督耆英奏为接到闽浙咨报英人现在情
形折 十一月初六日 538
- 五〇九、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美商至浙贸易已由宁绍台
道鹿泽长谕回广东片 十一月初六日 539
- 五一〇、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奏报全撤河南调防官兵
回豫片 十一月初六日 540
- 五一一、闽浙总督怡良奏报台湾送回英俘及遭风英人片
十一月初六日 541
- 五一二、山东巡抚托浑布等奏为遵旨会议海疆善后事
宜折 十一月初八日 541
- 五一三、两广总督祁埭为费送象限仪事致军机处咨文
十一月初九日 548
- 五一四、署理漕运总督周天爵奏请将擅离职守之扬州
守备王瑞期等革职折 十一月初九日 548
- 五一五、著将铸造炮位不能如式之监造官五福等降级
调用不准抵销等事上谕 十一月初九日 549
- 五一六、刑部奏为遵旨核议定海镇海宁波余姚各府县
失事员弁兵丁罪名折 十一月初十日 549
- 附件:军机处进呈舒恭受等五人事由单 十一月十一日 560
- 五一七、伊犁将军布彦泰奏为林则徐已到戍所派在粮
餉处当差片 十一月初十日 561
- 五一八、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委员护送已故京口副都

- 统海龄枢属回旗折 十一月十一日 562
- 五一九、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裁撤粮台分别核办报销
及京御苏廷玉可否入都候补折 十一月十一日 562
- 五二〇、两江总督耆英奏报奕经在江苏动用各项军需
银两业经有司汇册造报片 十一月十一日 563
- 五二一、两江总督耆英等奏为扬威将军行营支用各款
移浙并案报销片 十一月十一日 564
- 五二二、陕西驿书汤之相奏陈在浙文武大员坐视偷安
各情事奏章 十一月十一日 565
- 附件：陕西驿书汤之相供词 566
- 五二三、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于贸易事宜应循旧章不
可增改并筹议大黄茶叶增加税银事上谕
十一月十一日 567
- 五二四、著两江总督祁项等无庸制造火轮船等事上谕
十一月十一日 568
- 五二五、著将奕山奏请议叙出力员弁之事均不准行事
上谕 十一月十一日 569
- 五二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赴粤后遵旨与英详议通
商事宜并筹画赔款银两折 十一月十二日 569
- 五二七、著两江总督耆英抚恤镇江难民并修复城垣妥
办善后事宜上谕 十一月十二日 570
- 五二八、著照刑部拟奏将舒恭受五员斩监候并邓廷彩
等发往新疆事上谕 十一月十二日 571
- 五二九、两江总督耆英奏报英人控诉达洪阿冒功妄杀
请解部审办折 十一月十三日 572
- 五三〇、两江总督耆英奏陈为保全大局不得已而奏参
达洪阿缘由等情片 十一月十三日 573
- 五三一、刑部尚书阿勒津阿等奏为遵旨核议率化县失

- 事之文武员弁罪名折 十一月十四日 575
- 五三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军务告竣收缴官兵自备
军械并酌给价值片 十一月十四日 576
- 五三三、著两江总督耆英于接到闽信后体察情形相机
办理噶喇渣借口台湾杀俘而有所挟制事上谕
十一月十四日 577
- 五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任内屢失地方自请从重
治罪折 十一月十五日 577
- 五三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准闽咨送到英国照会并
告示二纸抄录呈览折 十一月十五日 579
- 附件一、噶喇渣照会 十一月十五日 580
- 附件二、英人伪示 十一月十五日 581
- 附件三、英人伪示 十一月十五日 582
- 五三六、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旨密查军营委员鄂云
招摇冒饷劣迹折 十一月十五日 583
- 五三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将鹿泽长舒恭受等暂留
宁波办事或补用等事片 十一月十五日 588
- 五三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美商请求通商等情片
十一月十五日 591
- 五三九、两江总督耆英等奏请将丹徒宝山等县分别抚
恤并酌给修房银两折 十一月十五日 592
- 五四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查报阵亡江南提督
陈化成子孙情形折 十一月十五日 593
- 五四一、著杭州将军特依顺毋庸会办浙省军需报销事
务等事上谕 十一月十五日 594
- 五四二、给事中杜彥士奏请飭下厦门文武官员照旧回
驻厦门以筹善后事宜折 十一月十六日 595
- 五四三、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通筹经费酌情撤留

- 兵勇折 十一月十六日 595
- 五四四、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遵旨添铸炮械分发各营
操练片 十一月十六日 597
- 五四五、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接准闽浙录送英人照会并
现在办理情形折 十一月十七日 599
- 附件一：噶喇吧照会闽浙总督怡良 十一月十七日 600
- 附件二：噶喇吧照会浙江巡抚刘韵珂 十一月十七日 601
- 五四六、两江总督耆英奏为查明上海宝山吴淞口失守
各员情形请分别议处折 十一月十七日 602
- 五四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核议巡洋会哨折
十一月十七日 605
- 五四八、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筹议善后章程折
十一月十七日 606
- 五四九、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查明奉天炮位足数防
守片 十一月十七日 613
- 五五〇、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等奏为遵旨核议镇江失事
文武各员弁罪名折 十一月十七日 615
- 五五一、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就英人现在情形妥商
筹办认真防范事上谕 十一月十七日 618
- 五五二、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奏为何兴泉永道及水师
提督不敢在厦门驻扎等事上谕 十一月十七日 619
- 五五三、著照部议将巴革镇江府知府祥麟等从重发往
新疆充当苦差等事上谕 十一月十七日 620
- 五五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抚恤鄞镇二县难民折给
口粮钱文片 十一月十八日 620
- 五五五、乌什办事大臣瑞元奏为英人狡诈万分宜严加防
范折 十一月十八日 621
- 五五六、著再通谕各直省督抚提镇务当恪遵前旨留心

- 察看核实保奏所属将弁事上諭 十一月十八日 623.
- 五五七、江西巡抚吴文烜奏报派员迎往前途传旨锁拿
奕山片 十一月十九日 624
- 五五八、江西巡抚吴文烜为派员锁解奕山进京事致军
机处咨文 十一月十九日 624
- 五五九、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试造炮架先行呈缴图
说折 十一月十九日 625.
- 五六〇、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查明上海宝山及吴淞口战
后大略情形折 十一月十九日 626.
- 五六一、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筹铸造炮位片
十一月十九日 628
- 五六二、两江总督耆英奏报遵旨查取奕经等关防并武
功赏牌等数目片 十一月十九日 629
- 五六三、两江总督耆英奏为访问台湾所诛英人实系难
民请飭闽浙总督查明片 十一月十九日 630.
- 五六四、两广总督革职留任祁埏等奏为遵议制造战船
事宜折 十一月二十日 631
- 五六五、两广总督革职留任祁埏等奏为遵旨查明升平
社学等地方团练情形并将出力绅士开单呈览折
十一月二十日 633.
- 附件一:升平社学出力绅士清单 十一月二十日 635
- 附件二:升平公所出力绅士清单 十一月二十日 635.
- 五六六、两广总督革职留任祁埏等奏为英人欺侮粤民
致起争闹并英楼被焚现办情形折 十一月二十日 636.
- 五六七、湖广总督裕泰奏为遵拟制造防江船只及采购
巨木以备调取折 十一月二十一日 638.
- 五六八、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请借给乍浦旗人俸饷以
修理清管衙署兵房折 十一月二十一日 639.

- 五六九、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请于军需项下动款修理
副都统衙署片 十一月二十一日 641
- 五七〇、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为乍浦满营公济银两不
敷借支之用并请修补及借拨军器片 十一月二十一日 642
- 五七一、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筹补乍浦满营兵缺片
十一月二十一日 643
- 五七二、著两江总督耆英再次晓谕英人不当借口台湾
杀俘别生枝节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 644
- 五七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督飭员弁严防英人借口台
湾杀俘而在厦门生事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 645
- 五七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晓谕英人务当尽释台湾杀
俘前嫌以期善定章程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 645
- 五七五、著保昌侯壁昌到任后再交卸福州将军之任来
京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一日 646
- 五七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到粤后晓谕噶喇哇尽释台
湾杀俘前嫌并妥筹许给银两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二日 646
- 五七七、军机大臣穆章阿等会同刑部奏为遵旨审拟牛
鉴罪名折 十一月二十三日 647
- 附件：牛鉴供词 十一月二十三日 648
- 五七八、署漕运总督周天爵奏请将动用海疆经费银两
节省还款折 十一月二十三日 653
- 五七九、著将牛鉴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三日 655
- 五八〇、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护送英俘到厦并闻
英方忽有异议折 十一月二十四日 656
- 五八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奏美船是否往粤并飭商
民毋许向其私售货物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 658
- 五八二、著两江总督耆英于查看海口赴浙之便再行查

- 奏鄂云招摇撞骗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 658
- 五八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不准将鹿泽长舒恭受暂留
宁波帮办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四日 659
- 五八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拟将军需局改为报销局
等事宜折 十一月二十五日 660
- 五八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亲往宁波镇海一带筹办
善后事宜片 十一月二十五日 661
- 五八六、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报浙省防兵现已全行撤
竣折 十一月二十五日 662
- 五八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为粤省船图于江省均难得
力拟请另途同安棧船折 十一月二十五日 663
- 五八八、两江总督耆英等奏请给上元县被难贫民口粮
及修房之费折 十一月二十五日 666
- 五八九、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筹接江宁旗营所需炮位片
十一月二十五日 667
- 五九〇、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广东藤牌兵亲加演试
留省备用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五日 667
- 五九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接英人照会及两江总督
折稿并现改由万安县旱路前进折 十一月二十六日 668
- 五九二、京口副都统哈琅阿奏报京口副都统衙门文卷
被英焚毁已分别咨请补领折 十一月二十六日 669
- 五九三、著两江总督耆英体察情形如必须赴粤商办一
切可由程商采署理督篆等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六日 670
- 五九四、著刑部议奏上海宝山失守文武各员罪名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六日 670
- 五九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广东添兵事
宜折 十一月二十七日 671
- 五九六、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为续次瞭望防兵所

- 需口粮等项银两请旨核销并扣款归补折
十一月二十八日 672
- 五九七、著文柱署理江苏按察使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八日 674
- 五九八、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英潜贴伪示张数不符并
遵旨密防折 十一月二十九日 674
- 附件：抄录英人伪示 十一月二十九日 676
- 五九九、闽浙总督怡良奏为酌拨弁兵驻守五虎门至省
百余里之内港片 十一月二十九日 677
- 六〇〇、山东巡抚托浑布奏请准许推康以弥补本省防
堵案内所用各款折 十一月二十九日 678
- 六〇一、著盛京将军禧恩按期演放枪炮并于明春查阅
各口添设炮位等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九日 679
- 六〇二、著盛京将军禧恩会同直隶山东督抚酌议巡船
会哨界址日期并定章程事上谕 十一月二十九日 680
- 六〇三、著两江总督耆英照所奏抚恤江苏被兵贫民并
给修房银两事上谕 十一月三十日 680
- 六〇四、乍浦副都统吴必淳奏陈乍浦营军火甲械缺额
请暂免保题折 十二月初三日 681
- 六〇五、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酌度英情及计划长江防务折
十二月初三日 682
- 六〇六、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咪喇哩等国必欲在闽浙通
商似可准其一并议定税则片 十二月初三日 684
- 六〇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苏州府总捕同知福楮捐
制火箭喷筒悉属可用片 十二月初三日 686
- 六〇八、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遵旨查办京口一切事
宜折 十二月初三日 687
- 六〇九、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镇江失守京口旗营肆虐
黄塘请借银两济用等情片 十二月初三日 689

- 六一〇、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复厦门防堵不力
武职员弁处分折 十二月初四日 690
- 六一一、著将上海宝山失事之吴淞守备易占魁等革职
交刑部拟罪事上谕 十二月初四日 691
- 六一二、著将厦门失守参将陈胜元等革职交刑部拟罪
事上谕 十二月初四日 692
- 六一三、著将福建水师提督奕振彪革职留任八年事上谕
十二月初四日 692
- 六一四、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英人所控台湾杀俘事俟
到粤再行妥办折 十二月初五日 692
- 六一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美法要求通商事需俟到
粤后与噶喇渣商妥再行请旨并酌加洋货内货税则等
情片 十二月初五日 693
- 六一六、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截回解往江苏火药等项
并入防英案内一并造报等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 694
- 六一七、著台湾总兵达洪阿等照所奏将两年剿逆经费
并入防英案内一并造报等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 695
- 六一八、著准富勒敦奏请将山海关防兵口粮银两筹
款归补事上谕 十二月初五日 695
- 六一九、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旨核议厦门失事各员
处分折 十二月初六日 696
- 六二〇、著湖广总督裕泰停造开浪战船可待广东匠役
何礼贵到鄂后再酌造海船事上谕 十二月初六日 697
- 六二一、著将宝山县知县周恭寿等失守各员分别降革
调用事上谕 十二月初六日 698
- 六二二、著将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等革职顾敦忠交刑
部治罪等事上谕 十二月初六日 698
- 六二三、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俟接伊里布确信后再

- 定赴粵行止片 十二月初七日 699
- 六二四、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将靖逆将军参赞关防
收贮遇便恭缴片 十二月初七日 700
- 六二五、漕运总督周天爵等奏为请将归还海疆银两等
款留贮河库备用片 十二月初七日 700
- 六二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晓谕英人已派怡良查办台
湾杀俘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 701
- 六二七、著免漕运总督周天爵造报此次军需用款并准
其在外筹补不敷之银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 702
- 六二八、著准漕运总督周天爵将归还原款之海疆经费
等暂贮河库备用事上谕 十二月初七日 702
- 六二九、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江浙两省撤兵情形片
十二月 702
- 六三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行抵粤城已约噶鼎喧前
来相会折 十二月初九日 703
- 六三一、刑部尚书阿勒津阿等奏为遵旨核议上海宝山
失事员弁罪名折 十二月十一日 704
- 六三二、著两江总督耆英俟履勘各要隘后再行整顿吴
淞口水师并广购精铁铸炮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 708
- 六三三、著闽浙总督怡良查明台湾所杀是否英国难民
毋稍徇隐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 709
- 六三四、著两江总督耆英飞咨伊里布已谕令怡良亲赴
台湾确查诛戮英俘案实情事上谕 十二月十一日 709
- 六三五、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报英船自定海来杭购物
及定海现有英船四十三只等情片 十二月十二日 710
- 六三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细心秉公妥办粵民与英
人抗争案等事上谕 十二月十二日 711
- 六三七、著两江总督耆英等照所奏筹造同安梭船并于

- 演试成功后奏明兴办等事上谕 十二月十二日 712
- 六三八、著四川及湖广总督运送木料以备制造大船之
用事上谕 十二月十二日 712
- 六三九、著户部议奏乍浦满营公济银两不敷支借及军
器不足事上谕 十二月十二日 713
- 六四〇、著兵部议奏耆英等所奏变通水师营章程一事
上谕 十二月十二日 713
- 六四一、著准给江苏上元县被兵难民口粮及修房之费
事上谕 十二月十二日 714
- 六四二、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报奕山行入皖境及约计出
境各日期片 十二月十三日 714
- 六四三、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遵旨亲赴乍浦查勘片
十二月 715
- 六四四、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浙江提督余
步云等罪名折 十二月十六日 716
- 六四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余步云之子县丞余长
锡具呈请代父受罪事应毋庸议片 十二月十六日 719
- 六四六、江西巡抚吴文熔奏请奖叙官绅士民续捐海疆
经费折 十二月十六日 720
- 六四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并设
法筹防折 十二月十六日 721
- 六四八、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会同李湘荃查明江北大
略情形折 十二月十六日 723
- 六四九、两江总督耆英奏参江阴以上未能阻遏英船之
水师各营员弁折 十二月十六日 724
- 六五〇、两江总督耆英等据实保奏江苏奋勇得力各员
弁折 十二月十六日 726
- 附件：清单 726

- 六五一、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遵旨保奏扬州仪征防堵
出力文武员弁及绅商董事各员折 十二月十六日 …… 728
附件一、扬州仪征等处防堵出力文武员弁清单
十二月十六日 …… 730
附件二、扬州仪征等处防堵出力绅商局董事各员清单
十二月十六日 …… 732
- 六五二、江苏巡抚程裔采奏报查看镇江情形并估修城垣
垣补领军需器械片 十二月十六日 …… 733
- 六五三、著将已革江南候补知府黄冕充发新疆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 …… 733
- 六五四、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及九卿科道再议已革提督
余步云即行正法事上谕 十二月十六日 …… 734
- 六五五、杭州将军特依顺奏报定海英船安静情形
十二月 …… 734
- 六五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面谕英人如查明前在台湾
被俘者确系遭风难英达洪阿必当治罪等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 …… 735
- 六五七、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暗中拣选撤回原伍之泉州
调防官兵密为戒备等事上谕 十二月十七日 …… 736
- 六五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查勘宁波镇海地方情形
及筹议造船折 十二月十八日 …… 736
- 六五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再行冒陈舒恭受事迹请
格外加恩片 十二月十八日 …… 741
- 六六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英目未氏碧等求派水手
带往福州及登州片 十二月十八日 …… 745
- 六六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仍遵前旨会同耆英妥办善
后事宜上谕 十二月十八日 …… 746
- 六六二、四川总督宝兴奏请奖励续捐海疆经费士民折

- 十二月十九日 746
- 六六三、著两江总督耆英毋庸前往广东并与伊里布函
商美在闽浙通商事上谕 十二月十九日 747
- 六六四、刑部尚书阿勒津阿奏为遵旨核拟厦门防堵不
力文武各员罪名折 十二月二十一日 748
- 六六五、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报接晤噶喇噶已将台湾
杀俘事明白晓谕不致骤生枝节折 十二月二十二日 750
- 六六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密察英情非将达洪阿解
讯不足折原片 十二月二十二日 752
- 六六七、著将陈化成之子陈廷芳承袭世职陈廷藻赏给
举人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 752
- 六六八、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激励将士勤加操演并与
耆英会商应造何种战船始能得力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 753
- 六六九、著免京口官兵分赔被掠库银并准阵亡甲兵子
弟在旗营再行食饷一摺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二日 753
- 六七〇、署闽浙总督刘鸿翱奏请仍驻泉州以免英人疑
忌片 十二月二十三日 754
- 六七一、湖广总督裕泰等奏报委员接护奕山过境日期片
十二月二十三日 755
- 六七二、著安徽巡抚程楙采等多造抬炮并认真教演江
北炮队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三日 755
- 六七三、大学士九卿科道奏为遵旨详议余步云应请旨
即行正法折 十二月二十四日 756
- 六七四、著内閣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四日 757
- 六七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山东海疆善
后章程折 十二月二十五日 758

- 六七六、著山东巡抚梁宝常妥议山东善后事宜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764
- 六七七、著将梁宝常调补山东巡抚及程喬采调补广东
巡抚等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 765
- 六七八、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细开导英人务释其疑并
将其登答情形奏闻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五日 …………… 765
- 六七九、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核议耆英等所奏变
通水师营章程折 十二月二十六日 …………… 766
- 六八〇、著江浙闽粤鲁各省督抚提镇以后水师考拔题
升即以是否精熟枪炮为去取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六日………… 768
- 六八一、著李湘棻帮同耆英妥筹办理江南通省善后事
宜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 768
- 六八二、著将扬州仪征防堵出力人员但明伦等交部优
叙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 769
- 六八三、著将江苏奋勇得力员弁张蕙等以参将即行补
用等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 771
- 六八四、著将防守鹁鼻嘴不能阻遏英船之徐州镇总兵
王志元追夺官职封典等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 771
- 六八五、著两江总督耆英等悉心核酌江北防务并会商
酌定章程事上谕 十二月二十七日 …………… 772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

一、参赞大臣齐慎奏为夜袭英兵并英军近况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臣齐慎跪奏，为奴才密派员弁兵丁，夤夜摸桩击杀逆夷多名，并查现在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六月二十五日，曾将确查逆夷现在情形具奏在案。二十六日接准广州将军耆英咨开，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耆英、齐慎奏镇江剿击情形各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下，自问何人，仰蒙天恩宽宥，至于此极。不禁感深泣下，当即望阙碰头叩谢。所有伤亡弁兵现在逐一确切查验，容俟会同广州将军耆英具奏，以冀仰副圣主奖恤忠魂之至意。

奴才前因该逆夷心存叵测，恐镇江府城久为所据，势必由陆路内犯丹阳以至苏州一带，须先设法惩创。而贼众兵单，白昼明攻实难制胜，惟有夤夜摸桩或可得手。适有随营即选从九品郭藩，会同即选县丞齐在榕、甘肃蓝翎把总程谱、四川蓝翎把总黄大胜、蓝翎外委袁玉春、六品军功杨得胜等面禀，愿带精兵前往。当即密授机宜，编联暗号，飭令带领自告奋勇之精兵三百名，改装本地民人，挑

卖菜蔬食物,内藏短刀,混入镇江府城,随时相机行事。

二十八日据其回禀:探知逆夷等均在于府署左近间断居住,我兵分伏逆夷离屋侧近以及要路僻巷。二十七夜三更后,该员等闻府署中尚有逆夷盘踞,因嘱各兵衔枚前去,暗袭潜杀。逆夷惊觉喊叫,忽有骑马夷目数名,带领多人从府署内驰出,我兵蓦地突出乱砍。郭藩复嘱兵丁纷抛砖石,击毙骑马夷目一名。弁兵等早在各逆夷离屋门傍,以及要路僻巷暗中埋伏。逆夷窜出者,我兵或两傍砍杀,或突出截击。大股逆夷拥出正街,适奴才交有前任两湖督臣周天爵送给御敌散药,迎面撒去,贼眼登时昏迷,纷奔乱窜,多致碰跌倒地,兵丁刀砍棒击,伤毙逆夷不计其数。后有骑马夷目,前面开放大炮火箭,抢出城外,兵丁多有带伤,追杀不及。该员弁等因恐天明为贼窥实被围,乘势出城。侦探逆夷次日在甘露寺前较场点人。连前次十四日打仗,共打毙夷人八百余名。复据百姓禀报均同。又据差探回禀:二十八九等日,郡城内外间有鬼子结队游巡。江中夷船于二十八日卯刻开有二十九只,均往西南而去,后有十六只未动,午后复有夷船六只从西南折回。二十九日京口夷船现有二十二只等语。

奴才复查该逆夷等据守镇江府城以来,抢掠财物,奸淫妇女,天怒人愤,莫可如何。该员弁兵丁等夤夜摸桩,将其击杀多名,稍快人意。奴才惟有再行激励将士,设法袭杀,以期仰报鸿慈于万一。但奴才现据代理太仓州之宝山县知县张元揆等来禀:二十日,吴淞口停泊夷船上有黑鬼五六人登岸,丈量小沙背迤北至顾隆墩一带海塘,并说尚有大船多只在定海开行,不日到口,先往镇江、南京,后到天津,居民不必惊恐等语。该逆夷犬羊成性,诡谲异常,伏祈敕下防守天津等处各带兵大臣早为防范,筹备水陆剿击,庶免逆夷再肆鸱张,奴才寸心无任悬系。

再,现值用人吃紧之际,所有此次夤夜摸桩出力员弁兵丁,似应随时鼓励,以收得人之效。可否容奴才查明,与前次恩准保奏京

口连口接仗出力之满洲、绿营弁兵，一并确实保奏，出自圣主逾格鸿施。

所有奴才密派员弁兵丁，夤夜摸桩，击杀逆夷多名，并查探现在情形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二、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安插抚恤京口驻防溃兵及避难男妇并自请严议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跪奏，为京口失守之后，打仗突出官兵，并该处驻防避难男妇幼孩陆续奔至江宁、丹阳二处，现在暂为安插抚恤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京口于六月十四日失守，副都统海龄等未知下落情由，经奴才会同两江督臣牛鉴恭折奏闻在案。嗣于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等日先后接准钦差大臣耆英咨开，副都统海龄于京口失守即行殉节，仅遗子女二人，在伊家人黄姓家藏匿。京口驻防避难男妇幼孩陆续奔至丹阳者，现计千有余名，酌量分派苏常二府安插，抚给口粮，咨会奴才派员前往收集等因前来。

奴才正值严防江宁吃紧之际，未便遽行收集省城，而径行奔至江宁者，亦必妥为安插。当经发银派员前往，设法访救安抚。于本月二十五日，奴才差往丹阳之青州佐领久住、江宁骠骑校贵玉禀报，青州协防京口官兵四百员名，经打仗带伤突出之官兵一百一十一员名，现随钦差大臣耆英前赴常州。其京口驻防避难现至丹阳者，大口一千六百余名口，小口四百余名口，业经钦差大臣耆英札飭苏州、常州两府暂为安插，抚给口粮等情。奴才仍飭该府等妥为抚恤。至由奴才处收集青州协防京口打仗突出之伤残兵丁，现有五十八员名，京口驻防男妇幼孩八十余名口，奴才已飭妥为安插。一

俟夷氛稍靖，另行差员分往二府，将京口避难之男妇幼孩接回江宁，妥筹办理外。

惟京口失守，奴才因省城戒严，兵力单薄，未能救援，愧恨无地，请旨将奴才交部从严议处。所有京口青州官兵打仗情形，及伤亡数目并京口驻防逃出男妇幼孩各数，容俟奴才确切查明，再行分别缮折具奏。

谨将现在收集暂为安插抚恤各缘由，恭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三、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原折被英兵 抢去复行补缮由皖驰进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军录)

再，此折奴才于六月二十九日已刻由驿驰奏，于是日戌刻据上元县知县吴廷献禀报，该驿卒行至北河口江面，被逆夷将人船一并抢去等情。奴才复行缮折，飭令远道由安徽驰进。

谨片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为何见不及此？粗率无能，致有此失，可恶可恨之至！汝只知被抢另缮重发，独不知节外生枝，又添一层关系也。气闷何堪！钦此。

四、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已照会河间协 副将伍朗阿来署会筹机宜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军录)

再，现值筹备省城吃紧之际，必须熟谙军务明干之员妥协办理。奴才查有由署直隶正定镇任内闻讣丁忧之河间协副将伍朗

阿，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抵省。该员系由江宁驻防协领保升副将，平素办事精详，且前在直隶办理防堵事宜，尚属谙悉。是以奴才照会该员，于六月初二日起逐日来署，会同八旗协领等妥筹一切机宜。

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五、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江宁省城危急 已飞咨扬威将军带兵应援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军录）

再，京口及协防之青州溃残兵丁连日陆续奔省。奴才询据该兵等云，逆夷攻城之时，青州、京口两旗营兵丁奋勇抵御，击杀夷人甚多，比时城外客兵若来接应，必能痛为剿戮。刻下江宁省城万分危急，其扬威将军派来之兵多系溃败之余，所有精锐现皆随卫该将军等驻扎常州。且今逆夷火轮等船二十余只已逼省城，而扬威将军来咨只云驻扎常州，相机办理。惟常州离省城五百余里，实属缓不济急。奴才日夜焦思，五内如焚。除飞咨扬威将军仍遵前旨，带领得力将弁兵勇，星夜兼程前来应援外。

谨附片具奏，伏祈皇上圣鉴。奴才德珠布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著钦差大臣善英等于鞫靡攻剿 便宜行事相机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夷务清本）

谕军机大臣等：

善英奏遵办鞫靡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计此次谕旨到时，伊

里布业已前来,自当会同妥商筹办,一切朕亦不为遥制。至两国大臣会议,原欲速成其事,惟夷情叵测,面商一层尚宜斟酌。该国如果专意通商,只须各派亲信之员互相传话,亦能商议妥协。现经派委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如该夷所商在情理之中,该大臣等尽可允诺。惟当告以彼此商妥奏明,即可施行,不必再有游移。倘反复开导,该夷仍不受抚,惟有小心守御,相机办理。

现在江北江宁等处,仍当各扼要隘,并力防维。著耆英会同齐慎,激励将士,于丹阳、新丰一带有可堵截之处,即行设法堵截,勿令逆夷窜入。并随时确探夷情,一有可乘之隙,或扼其前,或断其后,设法火攻,慎勿坐失机宜。前已有旨令奕经驻扎王江泾,听候该大臣等信息。羁縻一节如有成说,即速知会奕经,倘必须用剿,亦即飞速知照,庶可领兵前来剿办。

再,昨据祁埏等奏,已飭令洋商伍崇曜、吴天显兼程前来。该员等到时,耆英酌量差遣可也。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七、著署盛京将军禧恩筹防旅顺口 及海岛各地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谕:

盛京旅顺口地方紧要,前经耆英筹议,派令水师雇船四十只,游奕洋面,借名捕鱼,专探夷人虚实,为乘夜攻剿之计。旋经禧恩奏,所雇船驾驶不稳,无济于用,业经撤散。惟是该处海面辽阔,炮力不足以及远,又无船只为进攻之具,万一逆船驶至,必将据为巢穴。若于此处屯扎重兵,安设炮位,恐战守均难得力,仍著该将军酌量情形,或移向后面,庶兵力较厚,转为得用。其沿海居民及海中各岛民人,尽可劝其内徙,断其接济,俾逆夷无可劫掠。复将岛

内水井设法填塞，仅留数处，置毒其中，较之分兵防卫当更有益。其如何斟酌办理之处，著该将军再行悉心筹议具奏。至金州、复州二处距山海关较远，前已谕知哈琅阿，设或有警，听候禧恩知会，相机办理矣。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著奖叙蒙古捐输马匹之官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日（副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内阁奉上谕：

铁麟奏，遵查蒙古捐输马匹之官兵，并续捐各官兵开单呈览一折。该官兵等急公好义，甚属可嘉，自应优加奖励。所有商都牧群翼长帕克巴吹苏伦、翼长蕴端，均著赏给四品空衔顶戴花翎，遇有应升之缺，尽先补用。察哈尔正黄旗乾清门三等侍卫兼公中佐领齐旺扎布，著赏给三品空衔顶戴。镶白旗蓝翎侍卫格勒克多布丹，著赏给五品空衔顶戴，换戴花翎。正黄旗牛群委署固山达兼护军校图克济，著赏给三品空衔顶戴花翎。正黄旗牛群牧长多尔济札布，商都牧群委署翼长玛呢达拉，笔帖式巴彦，牧长乌尔津札布，牧长隆噜布札木绰，牧长纳木萨赖札布，牧长凌济特，牧长呢玛散保，牧长巴图济尔嘎勒，护军塔尔巴林陈，镶黄旗牛群牧长散音布彦，均著赏给六品空衔顶戴蓝翎。正黄旗前锋唐固特，著赏给六品空衔顶戴蓝翎。镶黄旗护军校巴彦济尔嘎勒。著赏给五品空衔顶戴蓝翎。正白旗护军车登多尔济，护军拉特纳什迪；正红旗前锋依达木札布，护军良都布；正黄旗护军察克都尔札布；镶红旗护军散音济尔嘎勒，均著赏给六品空衔顶戴。商都牧长额尔和绰克图，牧长吹拉什，牧长舒浓栋鲁布，牧长散保，牧长图蒙巴雅尔，牧长绰克图格呼勒，牧长巴札尔色迪，牧长散保多尔济，笔帖式达瓦呢玛，笔帖式朋素克拉什，牧长贡格呢玛，牧长旺丹多尔济，均著赏戴蓝翎。

正黄旗披甲吹准札布，披甲鄂克里滚达赖，正红旗闲散玛哈达瓦，商都牧群护军珀尔益札木绰，护军兼委署笔帖式拉什巴勒珠尔，均著赏给金顶蓝翎。以上各官兵等，均令仍食原俸原饷，以归限制。其所捐马匹，著饬交商都牧群总管牧放，以备调用。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钦此。

九、著察哈尔都统铁麟等停止官兵 等捐办马匹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刻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察哈尔都统铁、副都统敬。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奉上谕：

前经该都统等奏，察哈尔官员兵丁等捐办马匹备用，朕嘉其诚悃，均经赏牧，并分别准予鼓励矣。现在马匹足敷调用，嗣后恳请捐办之处，著即停止。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十、著察哈尔都统铁麟传知叶古则尔呼 图克图等毋庸捐输马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刻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铁麟奏，察哈尔正黄旗祐宁寺叶古则尔呼图克图等愿捐马二百五十四，以备调用。具见好义急公，允堪嘉尚。惟念该呼图克图等日阐扬黄教，助国佑民，若因现在办理军务，累及该呼图克图等平各于私产内相输马匹，朕心实有不安。著该都统即传知该呼图克图等，毋庸捐输，用昭体恤。

钦此。

一一、著两江总督牛鉴照会英人已由耆英
等奉旨专办议和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奉
上谕：

牛鉴奏，现在逆夷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昨已降旨，飭令耆英会同伊里布妥为办理。谅已尽心筹画。著该督发给照会，告以耆英、伊里布皆系亲信大臣，奉有谕旨专办此事。只须两国商量妥协，该大臣等即可定议，并无游移。惟此次办理必当十分明白简易，一劳永逸，勿贻后患。至防御等事仍应一律严密，不可大意。据称在籍绅士团练协防，朕心甚慰！该逆反复无常，情殊诡谲，省城等处仍应有备无患。

又另片奏遵查上海官员下落。已悉。仍俟查访明确，再行具奏。刘允孝现在患病，著传旨令其安心调养。其湖北兵丁，著即交该提督所带将领布置，不可稍有疏虞。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著豁免江浙两省被兵州县
本年钱粮漕米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此次逆夷滋扰江苏、浙江两省，沿海州县被其蹂躏，转徙流离，耕耘失业，朕甚悯焉！转瞬将届刈获之时，该农民当失所之余，输将无力，何堪更事催科！若待该督抚奏报，诚恐辗转需时，恩泽

未能速逮。所有江、浙两省被兵州县,除定海、鄞县、镇海三厅县本年钱粮业经有旨豁免外,其被兵各州县本年钱粮漕米,均著加恩悉予豁免。至邻近州县虽未被兵,亦恐有妨农业,并著该督抚等分别查明,请旨酌减十分之二、三,以昭体恤。该督抚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均沾,毋任吏胥滋弊,用副朕眷念民艰速需恩膏之至意。该部即遵谕行。

钦此。

一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仪征扬州浙 俱安定现仍加紧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军录)

麟庆跪奏,为仪征、扬州浙俱安定,现仍加谨防堵情形,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有旨谕令狼山镇总兵等因。钦此。又七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麟庆奏,遵旨办理情形一折。等因。钦此。跪诵之下,仰见圣主筹画周备,训示详明,曷胜钦感。伏查臣前将筹防情形具奏后,即飭淮扬道恩龄驰往高邮督防,一面选派千弁,改装赴沿江一带侦探。昨弁回据禀,行至瓜洲江边,见大小口外停泊之桅船二只,仪征沙漫洲、礼祀洲、老河影各泊火轮船一只,江面有夷船游奕。其三桅大船,桅上悬炮,口斜向下,船舱三层,其上层列有炮眼。火轮船之轮安立中舱偏后两旁,船首列炮三,船尾列炮二,桅上无炮,靠水船帮列有炮眼。并见三轮船一只,其一轮在前,行驶如飞。又据守备安振业禀称,奉飭登高明寺塔极顶详细瞭望。当即会同署江防同知雷体乾,于二十五日登塔,望见金、焦两山上下,共泊大小夷船六十余只,瓜洲口及仪征洲上,各有大船三只,并见有火轮船,靠大江南岸驶向下行。又据江都县知县

彭以竺稟称，瓜洲口内三汊河地方共有三口，前经钉桩沉船，尚难堵遏，复见大树连根带枝，系以铁锚，沉在水底，足资拦御。今水仍流通，其三汊口内亦经仿办。（朱批：好。）至旱路要隘均挖陷坑，并安地雷，督同兵勇择要设伏，以备夷匪登岸，即引火烧击等语。

至扬州府城，当逆船入江之时，居民大半迁徙，店铺全行闭歇，食用交匮。经运司但明伦，知府晏曙东，知县彭以竺、卢元良等，亲自逐户劝谕，发动义仓平糶，并设太平局筹办防堵事宜。保赤堂收养贫民，委运判郑士彦、经历武祖德、知事安树森等经理，绅士颜崇礼、黄锡庆、魏廷榆、江寿民等分董其事。又曾于春间，派知事王英秀团练壮勇三百名，兹又新募七百五十名。（朱批：好。）署知县彭以竺自练乡勇五百名，协同存城弁兵及河、漕二标派往之兵，分驻城厢，昼夜巡防。维时梟匪散在四乡，乘迁徙肆劫，亦经该府县尽法惩治，（朱批：必须认真严办。）闾阎赖以稍安。

至三江口直通内河各要隘，已移调淮安营参将景兴带兵守霍家桥等处。又狼山镇总兵顺保，檄派泰州营游击德音保带兵驻仙女庙，防范均已周密。其仪征县城滨临大江，为商运捆盐之地，即为梟匪丛集之区。匪类有二，在陆曰“回裔”，在水曰巴杆老，向因争私互斗，兹于六月十一日夜又相仇杀。回裔纵火烧毁盐船，巴杆老亦放火焚烧沿江梟匪房屋，逆夷见而惊疑，连开大炮，火光烛天，城内居民望而大乱。知县陈文杰、署游击芮永森，因变起黑夜，樱城固守。幸署淮南监掣同知陈延恩，于未奉札之先，先已团练乡勇一千八百名，（朱批：甚好。）借壮声威。并亲自巡行劝谕，率同巡盐委员汤翁嗣，绅士陈书玉、张鸿瑞等，分投抚慰，民心始定。

逆船于十二日驶到，因知有备，至今半月有余，候泊候开，未敢登岸。嗣访得各梟匪斗散后，无处存身，巴杆老渐皆就募，回裔多往六合一带乡间抢掠，并有窜入洪泽湖之谣。臣已派署洪湖营千总刘步魁驻守礼河，绝其来路。又闻清江浦淮河以北，亦有土匪聚众，欲图滋事，现派武举郑通等分投随探，如有实迹，即当派员带

兵,会同各地方官兜拿严办,以杜滋蔓。(朱批:妥速掩捕,断不可留内患。)现在清江因下游居民迁徙人众,米粮腾贵,以致民情惶惶,宵小窃发。臣已捐资委员驰赴湖西,购米运浦以平市价,各米店风闻,价亦渐减,地方安定。

惟查夷匪在江游奕,势必勾结汉奸,探听虚实,查拿为第一要务,特恐书差借端滋扰。查前准督臣咨称,真正汉奸,发辫剪齐,臂刺虫形或蝴蝶形,身带夷字小腰牌为据。臣已刷印赏格,速贴通衢,晓谕军民僧俗人等,随地扭获来报请赏。一面拣委妥员留心严缉,并咨淮关监督臣松桂一体密拿。查该关客货船只久不流通,南来各船半载家眷,诚恐夹带违禁军器火药,亦嘱随时稽查。兹据该监督复称,现于关口用缆船拦截,每日酌开数次,以便行旅。又准江苏军需局呈报,访闻吴淞口外逆夷新造一物,状似棺木,(朱批:可恶。)中装火炮,情形诡谲。亦咨该监督遇有棺木,并须详询来历,倘无确据,即飭暂厝旷地,不准过关,以严防范。兹蒙天恩飭调山东、河南兵丁,并派南阳镇臣都勒丰阿前来。臣已札商但明伦,酌定口岸,俟到后分拨扼要防堵。

所有江北现在安定情形,谨遵旨由六百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伏汛现已安澜,另容奏报,合先附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四、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东河通判王恩焘等各带壮丁自备资斧随营效力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军录)

再,臣前调团练河兵,为弹压梟匪之用,刻已到齐,飭交标营副将秦攀萼统领。查有漕标建阳卫守备李国英技艺出众,镇标前营都司朱得志管辖严肃,业经咨调派令管带,勤加练习。又据催漕来

工之投效东河通判王恩焘，告假回徐之分发湖南候补布政司理向秦广镛，各带壮丁四十名，呈请自备资斧，随营效力。所募壮丁均确有身家，情甘出具保结，俟夷逆平定，各自解散等语。随委道考验丁壮技娴，且有抬枪三十余杆，尤为得力。臣查该绅士等慕义急公，实因世受国恩，同深敌忾，当即批奖留用。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五、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复雇募商渔船

只火攻英船之议恐难成事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军录）

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赛尚阿片著钞给阅看。钦此。并钞片到臣。随即钦遵详办。寻□原奏，所称逆夷三路盘踞，使本年之漕船不能归次，则水手未必相安；明年之新粮不能北米，则仓储有关支收，坐受其困等语。实属洞悉情形，切中时弊。

至逆船入江，雇买小船，招致商渔梟匪，多用硝磺茅草及火攻之具，以烧其船，洵为制胜要策。惟是嗾逆船坚炮利，江水宽阔，火轮风帆均可四面行驶，近之不易。况现已连踪横行江面，凡通内河港汉口岸，均有夷船停泊。南岸镇江、北岸瓜洲俱被占踞，所有大号带江红船早已远避，现在沿江小船非梟即渔，半系谋利之徒，而逆夷所用，全出掳掠，不难重嚼。（朱批：不得不慎）恐此辈有先为逆夷所诱者，此时若议雇觅，难保集事。臣惟有钦遵谕旨，督率两淮运司但明伦等，协力同心，严守江北河道，以杜内窜，并访拿汉奸梟匪，庶期淮扬两郡得保安全，仰纾宸廑。

合并附片复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六、监察御史孙起端奏陈回空

水手宜乘时励用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原折)

京畿道监察御史臣孙起端跪奏，为南粮回空水手宜乘时励用，以靖内扰，以弭外奸，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窜入京口，往来大江，深入内地，此天夺之魄而使之自就剪除也。计粮艘南下时，逆夷如已歼灭，自可无虑回空。万一征剿尚需时日，归次之船势不能不在北稍待。窃思水手数万，素非安分之徒，给以食用则粮饷浩繁，不给则凶横滋事。加以本年回空迅速，水手无利可图，一到清江，设为暎逆勾结，库藏重地岂复可言。

臣愚以为与其使贼结之为内应，何如自我炼之为强兵。查粮船水手类皆悍勇，而每帮中皆各有头目，以为主持。有时帮船争斗，虽千总不能弹压，得头目一言，水手无不听从。即如道光五年，浙江水手仇杀案内，据刑部奏称，嘉白帮钱安六支，翁安一支。每支立会首一名，钱安以李明秀为首，翁安以王松年为首，此其明证也。近因禁令森严，已不敢显立会首名目，凡为首者俱隐匿姓名，不使人知，而押运千总无不知之。夫一水手也，而能同心戮力，不避汤火，惟头目之令是从，则头目之才能非庸懦可知。臣愚以为用之得宜即成劲旅。譬之良医用药，毒信皆可有功。果能作其义勇，导以□方，由粮道谕令总运千总，各干所辖帮船鼓励，多方加以训练，所有水手头目分别才具高下，不惜爵赏予以职官。其余水手入等编入行伍，按名给饷，由是人归统属，即可为纪律之师，身系职官，必不为汉奸之事。

臣闻逆夷之入京口系由盐梟引导，安知水手贪利不类盐梟？兹乘其尚未回空，因势励用，不惟以毒攻毒，且可化莠为良。较之

调取远路之兵，靡募不可知之乡勇，似为得计。此以备万有一然之策，事关重大，相应请旨敕下督抚大吏斟酌尽善，议奏施行，如小有窒碍，亦可随时变通，以收实效。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七、军机处奏陈拟写谕旨令奕经另派

一员管理行营粮台缘由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删捕档）

本日奕经奏，请带员管理行营粮台。臣等查郑祖琛前已奉旨派令在浙江办理粮台事务，是以臣等拟写谕旨，令其另派一员。谨奏。

一八、著漕运总督朱树等不必将粮船水手编

入行伍但可自行团练保护粮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本日御史孙起端奏，请将军船水手乘时励用一折。据称粮船水手人等编入行伍，按名给饷，可为纪律之师等语。此等乌合之众平时既未练习，安能望其深明纪律？即使乘时励用，事平之后人数甚多，又将作何安置？且恐愈滋流弊。所奏著毋庸议。惟折内所称各帮俱有头目，凡遇帮船争斗，得头目一言，水手无不听从。现虽不敢设立会首名目，而各帮暗中自有推尊之人。著朱树、麟庆、李湘棻密谕总运、千总分帮询问头目，谕以各就各帮约束水手，俾共安本分。或自行团练，保护船只，勿被逆夷勾结，贪一时之重利，致清白良民顿为叛逆，日后身家俱丧。倘贼船逼近粮艘，如能奋勇

抵御，杀贼立功，自当立予重赏。如此剴切晓谕，俾共闻知，咸思感奋。庶儿该水手等不为贼用而为我用，亦安内攘外之一道也。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著山东巡抚托浑布等毋庸调兵赴清江浦并保护军船经由无误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据托浑布等复奏，山东省兖州、曹州两镇存营兵丁较少，现值重运经由，在在均资弹压，未便抽调兵丁前赴清江浦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即毋庸调拨前往。本日已降旨令鄂顺安挑选河南精兵一千名，速赴清江浦矣。著托浑布、麟魁即飭该两镇督同员弁等，于水陆两路严缉匪徒，弹压水手，务使军船经行无误，而地方悉臻安静为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著署河南巡抚鄂顺安将原拟备调安徽之精兵一千名改赴清江浦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河南巡抚鄂。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著鄂顺安挑选精兵数百名，派都勒丰阿管带，驰赴清江浦，听候麟庆调拨，此项官兵计此时早已起程。兹据程樛采奏，飞咨河南巡抚先行预备精兵一千名，以备该抚咨调等语。鄂顺安

接准安徽咨会，谅已如数挑选备调。现在淮扬一带防兵尚不敷用，所有河南省预备兵一千名毋庸前赴安徽，即著鄂顺安派委曾经出师之将弁管带，并带军火器械，迅速驰赴清江浦交麟庆、李湘棻调遣，毋稍迟延。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一、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妥为拨用新 调之河南精兵一千名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前有旨令托浑布等挑选山东兖州、曹州两镇精兵，交麟庆、李湘棻拨用。兹据托浑布、麟魁奏，该两镇所属地方，重运经行，缓戢土匪，严防奸宄，在在皆资弹压，未便抽调兵丁。已有旨允准并谕令鄂顺安挑选河南精兵一千名，各带军火器械，派员管领，迅赴清江浦交麟庆、李湘棻拨用矣。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著湖广总督裕泰等挑选精兵一 千名以备安徽咨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湖北巡抚赵、湖南巡抚吴。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据程懋采奏，因防堵江路，已咨会湖北督抚先行预备精兵一千名，以备该抚咨调等语。著该督抚等于湖北、湖南两省内酌量挑选精兵共一千名，俟程懋采咨调时，迅速派员管带，驰赴应援，毋稍

迟误。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三、著江苏巡抚程霁采镇静以待分路
严守要隘认真防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谕：

程霁采奏防守苏州一带情形一折。览奏均悉。据称逆夷退出镇江，仍任意往来各情节。昨已降旨，飭令耆英等晓谕军民暂缓复业，免堕该逆奸计。伊里布此时已抵无锡，与耆英会商妥办一切。程霁采惟当督飭文武员弁，分路严守要隘，勿令逆船窜入。江、浙米贩稀少，仍当设法招徕，源源接济。本日据程懋采奏，已派员赴上游采买米四万石，由芜湖进口，历高淳县东坝解苏。著程霁采晓谕官绅，令其传知军民人等，镇静以待。绅耆劝捐团练，经吴廷琛等召募壮丁，关厢一带声势联络，务当同心协力，认真堵御。并严防土匪抢掠，为国出力，即所以自卫身家。

昨经降旨，飭令奕经在王江泾驻扎，静候耆英等商办消息。吴淞口夷船未退，尤渤现在松江府防堵，著谕令严密防守，遇有逆船入口滋扰，即著设伏攻击。倘逆踪连帮而来，势难抵敌，著临时酌量情形，飞速知会奕经赶紧拨兵应援。

又另片奏，现将折报等项设法改道进行等语。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四、著将捐躯殉节之上海县典史 杨庆恩交部照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牛鉴奏，查明上海文武官员下落等语。上海县典史杨恩庆捐躯殉节，情殊可悯！著交部照例赐恤。余仍著该督等查明确实具奏。

钦此。

二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剿办海盗并 晓谕悔罪投诚杀英立功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

奕经奏，驰赴江省防堵；并会同特依顺等奏，浙洋盗船击退各一折。奕经著仍遵前旨驻扎玉江经，听候耆英消息。所奏行营粮台令管通群管理，管通群昨已有旨署理浙江布政使，所有行营粮台事务，著另派一员随行管理。至浙洋盗船为数众多，总当设法捕获，务期净尽。仍著该将军等督饬地方文武各员，实力剿办，毋稍疏纵。并剴切晓谕，倘真能悔罪投诚，呈缴器械，并能杀贼立功，即当予以重赏。务使党羽解散，勿为逆夷所用，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两江总督牛鉴奏为省垣万分危急 现已严密防守及设法羁縻英人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夷匪大帮船只驶至，省城万分危急，现在严密防守，一面设法羁縻，并咨请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来省会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八日，将江宁防守情形及备文晓谕该夷缘由，缮折驰奏。正在筹办间，詎自二十八日未刻以后，该夷三桅、二桅及火轮船陆续驶入草鞋夹江面寄碇，计有四十余只。查草鞋夹系属支江，先经臣于进口之处安设木牌并沉船多只，堵截来路。该夷船尚不能驶进下关，而相詎仪风门不过数里，甚形危迫。虽该城门业经提督臣刘允孝统带重兵驻防，枪炮林立，声威尚壮。该夷尚未开炮攻城，而城头究无得力大炮可以致远摧坚，不敢谓确有把握。

臣十分焦急，当□专弁具文，连日前往夷船明白晓谕，并告以现奉谕旨，准与通商，已钦派耆英、伊布专办此事，谕令静候查办。该夷仍狐疑未决，臣即飞咨副都统伊里布赶紧来宁，一面另备公文严加诘责，并恭录所奉恩旨给与阅看。该夷酋噶嘛噶等见事属真实，始据回文照复，吁请通商。虽察其情词尚无悖谬，而数日之中屡有反复，且妄事请求，其情究属叵测。现在副都统伊里布已于七月初三日驰抵省城，广州将军耆英亦不日可到。

除会同相机妥办，务保省垣以释圣慮外。理合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二七、署理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奏报驰 抵江省日期及英船现在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军录)

署理乍浦副都统奴才伊里布跪奏，为恭报奴才驰抵江省日期，及夷船现在情形，缮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奉谕旨，会同广州将军耆英商办夷务，当经查称，夷船聚泊处所驰往妥办，并具折于六月二十八日先行奏闻。嗣于二十九日奴才驰抵常州途中，接准臣牛鉴函致，以该夷大帮船只驶至江宁，省城万分危急。奴才即星夜取道丹阳，兼程前进，于七月初三日驰至江省。查得夷船陆续驶至仪凤门外停泊，共有四十余只，因见防守严密，尚未开炮。屡经臣牛鉴遣弁备文，责以大义，设法羁縻。该夷首魁嘯唳始有回文，吁请通商和好，虽未免妄事请求，其情词尚无悖谬。除先行备文差张禧、陈志刚前往明白晓谕，俟将军耆英于一二日内赶到，即钦遵谕旨，会同相机妥办外。

理合先行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二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分别奖惩现 已查明之乍浦接仗各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明乍浦接仗情形一折。已明降谕旨，将阵亡员弁赐恤矣。此次接仗，满洲、陕、甘官兵最为出力，嘉、湖、乍、太四营兵丁闻声惊怯，竟多溃散，不知下落。现据查出兵丁邱永福、朱甫、

田前行,并尚未归队兵丁五十三名,著即严飭查拿,务获究办。其接仗出力受伤最重之官兵德克登额等各员名,自应酌量施恩。惟乍浦既已失守,此时碍难办理,著该将军等分别存记,俟军务告竣时,酌拟如何奖励,另行奏明请旨。并著先将此旨晓谕德克登额等,俾共知悉。至另折另片所保之知府王用宾等,已交军机大臣存记,统俟军务告竣,再行降旨矣。其投回之兵丁张九卓等,已著该部定地发遣,把总沈大熊等均已分别革职。所有千总朱大烈、署千总程鹤龄,即由该将军咨部降革,以示惩戒。此次乍浦失事文武各员现已查明惩办,其宁波、定海、镇海失事各员弁,亦著赶紧查明,定拟究办,毋稍迟延。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九、著将乍浦接仗阵亡员弁 交部照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明乍浦接仗情形,将阵亡员弁开单呈览。浙江乍浦满洲右营佐领·委署左营八旗前锋翼领英登布、右营防御贵顺、左营佐领隆福、骠骑校伊勒哈鲁根顺、署左营佐领·右营防御额特赫、右营骠骑校该杭阿、水师营把总韩大荣、陕甘固原城守营千李延贵、蔡旗堡千总张淮泗、永昌营把总王荣、庄浪营把总孙登霄、甘肃提标前营把总马芝荣、署西安营外委蓝翎马兵朱朝贵、七门堡额外外委马成功,临阵捐躯,情殊可悯!著交部照例赐恤,以慰忠魂。其阵亡兵丁应得恤典,著另行咨部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三〇、著将乍浦接仗败溃员弁兵丁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明乍浦接仗实情一折。此次阵亡员弁，业经降旨赐恤。其先经溃散自行投回之兵丁张九阜等六十二名，著刑部定地发遣，充当苦差。单并发。太湖营署把总沈火熊，于退败后未随大队行走，先到平湖，著即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太湖营游击已升广东新会营参将洪应遼、定海左营游击张绍廷、乍浦中营水师守备朱吕焯、嘉兴协右营守备李绳淦，虽均带有伤痕，惟未能督催弁兵奋勇御敌，著一并革职，降为兵丁，以观后效。杭嘉湖道宋国经驻扎乍浦半载有余，办理未能妥协，著交部议处。汉中镇总兵德坤带兵策应，击杀逆夷甚多，甘肃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往来策应，屡受矛伤，尚非怯敌退避，著加恩免其议处。该部知道。

钦此。

三一、参赞大臣齐慎奏报英兵尚据镇江其大帮船只多已驶至江宁折

江其大帮船只多已驶至江宁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奴才确查逆夷尚据镇江，大帮船只多已驶至江宁，谨将实在情形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奴才于本月初三四日据差探禀报，镇江夷船于初二日由大江内开有十四只，往西南而去，尚有八只未动，东首又有夷船二只挂篷驶来。初三日辰初，东首复来夷船二只，午正有三只开上西南而去，后有九只未动。该逆夷驻扎城外北固山上并甘露寺中，城内间有逆夷。初四日午正，见西南上来火轮船二只，连前共十一只，仍

在甘露寺一带抛泊。逆夷每日将城砖拆毁,并将大马头木料,强拉百姓运至北较场,声言以作盖房之用,百姓亦有被拉上船未见下落者。北固山上插有红旗一面。又据派往江宁弁兵专差回禀,逆夷火轮船自二十八日起至初二日陆续驶至龙江关、下关、观音门一带,已有二十五只,并闻尚有随后驶来者各等语。

奴才伏查逆夷诡谲,机变莫测,所由船只去来靡常,有增无减。昼夜筹思防剿匪易,虽广州将军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已于七月初二日前后由丹阳驰赴江宁,会同办理羁縻,而夷性犬羊,未知能否受抚。该逆夷现将镇江城砖拆毁,并拉木料运至北较场,看此情形,该逆似有久据之势。而北固山上复插红旗,情尤叵测。该处山势颇高,恐其登瞭陆路虚实,以图内犯丹阳,以至苏州一带。且丹阳上至镇江,陆路仅七十里,下至苏州亦止二百数十里。不特为常州、苏州之前敌,且属咽喉地方,防范尤宜严密。奴才惟有督率将弁,激励兵丁,俾益奋勉,无分昼夜竭力防守,庶该夷不敢豕突而入,居民稍免失所,以冀仰报鸿慈于万一。

所有奴才确查逆夷尚据镇江,大帮船只多已驶至江宁,谨将实在情形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曷堪忿恨!即有旨。钦此。

三二、著两广总督耆英于英人交还定海时与 之要约不得再在定海停泊船只事上谕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耆。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梁宝常奏,定海城内贴有嘆首印示,钞录示稿进呈。据示内称,本年十二月内银项尽还,即按照成约交还舟山,将弁兵退回。并安慰居民,向与嘆人往来者全然免罪,嗣后大清下官有勒索逼迫情事,将冤屈禀赴本大臣斟酌妥办等语。该首既肯将退兵

交地之事预告居民，似尚信守成约，不至临时反复。即免罪一节，特为宣布，不过意存见好，亦尚与成约相符。至地方大小各官如敢无故勒索逼迫民人，中国自必严惩，何待嗾酋干预？既系条约所无，且亦断无令本处居民将本管官向夷酋控告之理。其交地以后，该民人别经犯法，自应由中国按律办理，亦岂得借口免罪之条，概置不问？至各省通商，议定五口，定海交还以后，夷商赴浙，即应经至宁波，倘复向定海上岸往来，停泊船只，甚或私行贸易以图漏税，是兵船虽退，而又添一处马头，且成约所无，必当斟酌妥实。著著英通盘筹画，务于交地时与该酋要约坚明，嗣后大局既定，彼此惟以信义为主，总须恪守成约，永远遵循，毋令于条约之外妄生他议，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仍设法羁縻 不必他虑并预筹攻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署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逆夷披猖情形。览奏忿恨之至！前有旨谕知该大臣等妥筹商办，并许便宜从事。现据奏称，已由无锡前赴丹阳，知该酋业已西驶，即可赶赴江宁，善定大局等语。两载以来，沿海生民突遭蹂躏，朕心实有所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何如息事安民，是以叠经密谕该大臣等设法羁縻，以全民命。此朕万不得已之苦衷，谅该大臣等必能善体朕意，期于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为筹办，不必他有顾虑也。

另片奏，逆焰方张，预为筹备。此亦不得不然之事。现已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安徽、江西、湖北各省，赶备兵勇，密造船筏，听候该

大臣等调遣。并谕知奕经，将所带官兵，先由王江泾不动声色前赴常州一带，联络声势。该大臣惟当妥密布置，毋令逆夷借口。奕经仍驻王江泾听候着英消息，妥商防剿事宜。其所请密派郑鼎臣等于江海汇流处所相机拦截一节，亦已谕知奕经照办，仍著著英详细飞咨，万勿迟误。倘陈志刚回报，该酋已就范围，即著善议妥办。如诡谲被猖，该大臣等度非情理所能喻，即一面奏闻，一面飞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各集重兵，整备船筏、火攻炮械，顺流压下。并迅即知照奕经驰赴江苏，会同剿办。

再，前有旨令湖州镇总兵李廷钰迅赴江苏，交着英差委；建昌镇总兵桂明迅赴安徽，随同程霖采办理防堵。若即飞咨李廷钰速行来苏，酌量何处紧要，即相机调遣，着英务即斟酌万全妥善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著扬威将军奕经移兵常州 并预筹火攻船只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初(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前有旨谕令奕经，带领得力将弁兵勇驻扎王江泾，听候着英消息。本日据着英等奏，现在逆焰方张，必须预为筹备。常州虽有防兵四百五十名，声势究不能联络。无锡路通江阴，地方紧要，必应拣派官兵，俾资防守等语。著奕经即将所派(带)将弁兵勇，不动声色，密行移至常州一带，妥为安置。该将军仍驻扎王江泾，听候着英消息，一经接到着英咨会，即飞速管带前往，相机防剿。再，该逆在江肆扰，联艇西驶，本日已飭湖北、江西、安徽各督抚密备船筏，预为将来顺流下压，纵火焚烧之计。如该逆复由福山窜出，著即密令郑鼎臣等，在于江海汇流处所隐藏火攻船只，拦截痛剿。该将军

务当先事预备，严密妥办，毋稍张皇，亦无误机宜，是为至要！如能堵剿成功，岂非奕经之懋绩与？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著安徽江西湖北各督抚酌备火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湖北巡抚赵、江西巡抚吴、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着英奏，逆船西驶，渐至浦口、仪征等语。现在逆焰方张，倘竟汭流而上，深恐扰及沿江各省。因思江面究非海洋可比，若从安徽之安庆，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汉阳，各集重兵，多备船只枪炮及火攻器具，顺流压下，则逆在下风，其势易于焚击。著安徽、江西、湖北各督抚，接奉此旨，即迅就该处情形，酌量或备船只，或用木筏及一切火攻器具，派委得力文武员弁，统领兵勇，随时确探逆夷踪迹。一经接到着英咨会，即行顺流放下、层层接应，多备枪炮，合力攻剿。并饬令互相援应，毋分彼此，不但自固藩篱，即邻境亦借资保卫。倘逆夷得受大创，不致天堑有阻梗之虞，该督抚等之功甚伟也！勉之！慎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仍加意严防及相机进剿英船并随时确报台湾英船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

怡良等奏，探明台湾情形，并鼓浪屿留船只数一折。据奏嘉义

之树苓湖外夷船勾结草鸟匪船，在口外窥伺，经代理知县易金构等督兵开炮，击破草鸟船二只，夷船开驶北去。续有草鸟船八只在树苓湖外，亦经千总李瑞麟等出洋围捕，击沉三只，生擒匪犯林山一名，捞获夷人盔帽、鸟枪。现在探报，该处并无夷船驶入，其鼓浪屿夷船现在仍留七只等语。览奏均悉。著怡良、刘鸿翱严密防范，遇有可乘之隙，即行相机进剿。其台湾夷船仍著随时确切探报，并饬该镇道等加意严防，毋以天险人心两者可恃，稍存大意。其前次由六百里加紧复奏逆船情形，均已览悉。著即附此次报便发还。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七、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殉节 之京口副都统海龄等赐恤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议恤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着英奏，查明镇江城陷时……(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除驍骑校祥云应俟查明确实后咨部，臣部另行办理外。查定例：殉难阵亡恤赏内外都统给银一千一百两，又文职例裁殉难官俱照本衔荫子，不照赠衔，三品以上者荫知州。又例载：阵亡都统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令其子孙承袭，袭次完后，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应得敕书移咨吏部办理，祭葬银两移咨礼、工二部办理各等语。此案京口副都统海龄，于镇江城陷时，并其妻及次孙同时殉节。钦奉谕旨：该副都统为国捐躯，忠义可嘉，著加恩照都统例赐恤，应照例给与恤银一千一百两，照文职三品以上殉难官荫子知州之例，荫一子，以五品官用。百日孝满后，由该旗带领引见，请旨录用。

再，查道光二十一年，原任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因镇海县城失陷，投水尽节，经吏部请照都统阵亡例议给世职，奏奉諭旨允准在案。今京口副都统海龄于镇江城陷时殉节，核与原任两江总督裕谦情节相同，可否照都统阵亡例议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袭次完后，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之处，恭候钦定。俟命下之日，其应得敕书及祭葬银两，臣部移咨吏、礼、工三部，照例办理。

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三八、湖广总督裕泰奏报遵旨预派 湖北官兵以备皖省调遣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预派湖北官兵，以备皖省调遣，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荆州府城，由臣署包封递到，二十七日接准安徽抚臣程楙采咨开，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九日奉上谕：前因逆夷驶入江口……钦此。等因。（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移咨臣裕泰就近预选精兵一千名，俟查看夷情果为巨测，即行飞调赴皖，协同防剿等因。

臣查该逆屡肆豕突，复敢驶入江面滋扰，皖省逼近江南，亟应添兵堵剿，以免窜越。惟是楚省下游武汉、黄州等府属多系滨江，安徽既在筹防，楚、皖接壤，亦不可不预为之备。且湖北官兵先后奉调出师江、浙等省者已有三千余名，兹臣细加酌核，除黄州、武汉等协营均不便调动外，于督抚两标派兵二百名，提标派兵三百名，鄖阳镇标派兵三百名，宜昌镇标派兵二百名，共兵一千名，已分别咨行，预为挑派，配齐器械。一俟续接皖省来文，即行飭委将弁星飞带领起程外。

所有预派湖北官兵以备皖省调遣缘由，谨恭折由驿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再，臣已于初六日行抵汉阳，拜折后即日过江进省，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九、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遵旨派调岳州营参将刘定选带兵赴皖听候差委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再，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在天门县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现在逆夷驶入大江……(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臣查湖南副将九员内，除靖州协副将尚未拣员请补，永绥协副张元直，已升福建漳州镇总兵，常德协副将哈丰阿，请咨赴部尚未回任外。其沅州、永顺、乾州等协副将，均系现居苗疆，地处上游，相距甚远。长沙协副将驻防省垣，俱未可调。至宝庆、衡州二协副将，亦距安徽穹远，缓不济急。现在皖省防堵紧要，自当于就近酌调，俾资迅速。查有以副将升用先换顶戴之岳州营参将刘定选，曾经出师，人亦老练。且岳州在洞庭之北，距皖较近，顺流而下，计日可到。惟抚臣远在南省，若俟往返札商，有需时日。臣未敢稍事拘泥，当即一面飞调该将酌带本营弁兵十余名，或数十名，兼程赴皖，听候差遣，一面咨会抚臣查照，一体飭遵外。

所有派调副将赴皖缘由，理合会同湖南巡抚臣吴其濬，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〇、江苏巡抚程霭采奏为提拨宝苏局洋铜铸造炮位以备攻击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霭采跪奏，为提拨宝苏局洋铜铸造炮位，以备攻击之需，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前次窜入吴淞，所有沿塘炮位均已散失无存，现在该夷滋扰长江，亟须设法攻剿。经臣飭令军需局将炮位赶紧铸造，而上海余存铜铁无多，自应提拨洋铜，以资备用。兹据苏州布政使星沅详称，飭据苏州府宝苏局监督议请，动拨官民两商缴存苏省鼓铸洋铜六万斤外，加耗铜一千五百一十九斤零，移会军需局委员赴宝苏局具领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查江苏省上年铸造铜炮，两次动拨洋铜，均经奏明有案。现在所需铜斤，应仍在于官民两商缴存鼓铸洋铜内，照数提拨。除飭军需总局督匠迅速配铸外，至苏局缺额洋铜，应责成该商等补缴归款。其铜价银两，即在军需项下拨归。

所有提拨铸炮洋铜缘由，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牛鉴，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一、江苏巡抚程霭采奏报遵旨将阵亡提督陈化成灵柩护送回籍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霭采跪奏，为阵亡提督灵柩遵旨护送回籍，并咨缴敕书等件，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臣咨会，内阁奉上谕：牛鉴奏，逆船闯入吴淞，提督阵亡，宝山失守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臣查逆夷前次窜入吴淞海口，提督陈化成阵亡。据嘉定等县寻获尸身，当经臣批飭妥为棺殮，送至苏垣，暂行停放。兹据该提督堂侄陈愿来苏扶柩回籍，并据家丁将该提督坐名敕书一道，朱批奏折七件，部札一张，呈缴前来。所有恩赏银一千两，已飭军需局，照数发给陈愿只领。并由臣遣派营员，协同护送至原籍地方，入城治丧。一面咨行经过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以慰忠魂。至原籍及殉难地方应建专祠，已分别咨行办理。该提督子孙均在原籍，现在共有儿八，并已咨会福建督抚臣查明复奏。

除将缴到敕书等件，分别备文咨送内阁、军机处、兵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朱批：惻然览之。钦此。

四二、江苏巡抚程忞采奏请敕部 议恤上海典史杨庆恩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再，臣接据署嘉定县知县练廷璜、代理上海县事该县主簿李国璜先后禀报，逆夷于五月十一日未刻攻陷上海，即从北门进城。该县典史杨庆恩见势力不敌，在小东门大马头投入黄浦江殉难。该家属等四处打捞，至十六日在周家渡地方捞获尸身，查看铃记业已遗失。经绅士妥为棺殮，由该县等驰往查看属实等情，行据松江府，复查无异，由藩、臬两司详请奏恤前来。臣查该典史杨庆恩以佐杂微员，因夷逆攻陷县城，力不能支，即行投江殉难，询属深明大义，合无仰恳天恩敕部照例议恤，以慰忠魂而励臣节。

除将阵亡弁兵及此外文武下落另行查明奏报，并咨部查照外，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

四三、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驰抵 芜湖履勘大江筹设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霖采跪奏，为恭报微臣驰抵芜湖，并履勘大江两岸形势，酌量改派防堵，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七日奏明，带领臣标左右二营兵二百名，自省起程，于七月初二日驰抵芜湖县。因南北两岸形势，臣经亲行相度，方有成算在胸。即于次日自芜起身，勘得北岸之乌江镇滨临大江，登陆十数里即系和州城，为江北寿春门户。其南岸之和尚港为当涂属境，沂流而达采石，实为水陆要冲。从前矾碛陡峙，江边旧有炮台一座，故最称险绝之区。积年涨有金马、长兴、宫锦各洲，将江面截分内外，现在半浮水内，不能屯扎兵勇。夹江相距大江计程三十余里，水势较浅，夷匪大船不能驶入，其火轮三板仍可畅行，诚恐奸匪伺隙而来，亦须屯兵驻守。过此四十余里，则有东、西梁山，临江对峙，测量口门亦止二百七十余丈。两岸用大炮夹击，威焰轰腾，自足制夷死命。其东梁山左侧又有四合山，为犄角之势，声息相联。又距西梁山半里许之陈家洲，浮出江心，宜设伏以资要截，虽沮洳现难驻足，亦应设法布置，暗备火攻。此自芜湖至江宁交界两岸之形势也。

正在调度间，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的谕：程霖采派兵防堵等因。钦此。臣跪读之下，仰佩圣谕广运，益切铭饬。伏查南岸太平府、北岸和州为江宁入境首站，和尚港、采石矾、乌江镇系太平、和州藩篱，均应设兵守御。现派游击营游击郭兴阿带兵五百名，会同庐凤道郑家麟，督同和州善贵防守乌江镇，兼护州城。又派署庐州营都司古维藩带兵三百五十名，宁国营参将恩长带兵二百五十名，分驻和尚港及采石矾，严防奸匪登

岸潜入太平府城。其余兵勇二千余名多驻东、西梁山，拣派将弁，密谕以奇正间出、疑诱兼施之法，务在随时相度机宜，方能得手。至沿江苇洲林立，惟陈家洲一处地势可乘，臣先经购备渔船三百只，分装芦柴十余万斤并引火之物，每船雇募善于泅水二人，派徽州营参将经文泰带领勇健四百名，前往安置。或俟贼船驶至，乘夜焚烧，或闻下游开仗，顺流驶近贼船，因风纵火，激厉勇健水手一齐截剿。并派潜山营游击阮开基带兵驻扎四合山，据险埋伏，为东、西梁山后援。其棘矾在芜湖县对岸，臣可就就近控制，毋庸专设防兵。

至现在派防情形，各处险要均已周密，惟总计兵勇仅止四千一百名，兵力究形单薄，又无巨炮冲锋。臣前经奏明，移咨两湖督臣及河南抚臣，各预选精兵一千名。顷因防堵加严，业已飞咨飭调，合无仰恳皇上天恩，敕下两湖督臣裕泰、河南抚臣鄂顺安，迅速各派精兵一千名，并带大炮二十尊，火药二万斤，炮子五千斤，兼程来芜，以便分拨要隘待剿。仍一面飞飭各属，广募勇健，随营调用。并重价雇募善于泅水之船户居民，凿其船底，堵其桨舵，并于沿江汉港预设兵勇，诱令深入，并力攻击，务使该逆进有所扼，退有所制，期于早靖妖氛。臣身任封圻，受恩深重，虽未娴习军旅，必应殚竭愚诚。现蒙圣主特派建昌镇总兵桂明来皖会办，臣随事和衷商榷，务必动协机宜，以冀仰副圣上保义地方至意。

所有微臣到防，及遵旨添调豫、楚官兵，协同堵御缘由，理合由驰驿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四四、安徽巡抚程懋采奏请敕下两湖 江两各督抚代造火攻木牌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军录)

再，本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

日奉上传，杜受田奏，广东生员张焕元防夷书内，有木牌火攻之议等因。钦此。臣查江上用兵，火攻最利，现值潮汛盛涨，水面辽阔，木牌必须多备，方能制敌死命。臣虽不知金琐玉连环阵法，而木牌竹筏喷筒火船等类，俱为水战所必需。前闻镇江失守之时，节经饬藩司广为购办。无如逆夷前扰宝山、上海，商贩即闻风裹足，收存牌筏亦甚寥寥。自夷踪驶入长江，并商船亦皆避匿。臣仍遵旨飞饬藩司暨安徽道设法搜寻，如式改造。惟皖省既非产木之地，即搜求亦恐无多，若委员赴湖广、江西购备前来，仍虞缓不济急。合无仰皇上天恩，敕下两湖、江西各督抚，饬属代购沙木，扎成木牌，押解来皖，以便如式改造。所需价值由该省开报，归入皖省造销。或即由该省照依张焕文防夷书内开载木牌之法，大小各造三四十排，由大江顺流解皖应用。

出自圣主鸿慈，臣不胜急切待命之至。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四五、著参赞大臣齐慎保奏击杀英人 出力各员并查奏英情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齐慎奏，夤夜模桩，击杀逆夷多名一折。据奏六月十七夜，随营九品郭藩会同县丞齐在镛等，带领精兵潜入镇江府城，分伏暗袭，击毙骑马夷目一名，刀砍棒击，伤毙逆夷不计其数，侦探逆夷较场点入，连前共打毙八百余名等语。览奏欣悦，可嘉之至！此次出力员弁兵丁，准其查明保奏，候朕一并施恩。其带伤兵丁查明抚恤。现在京口夷船尚有二十二只，如有可乘之机，仍著随时妥办。其代理宝山县张元揆所禀，黑鬼五、六人登岸，丈量小沙背迤北至顾隆墩一带海塘。意欲何为？至该逆所称，定海开行之船先往镇

江、南京,后到天津等语,系向何人说及,内地民人又何以能通晓夷语?均著向宝山縣确切詢明,附便具奏。至此次江中夷船是否即系該逆海中駕駛之船?寬廣約若干丈,裝載兵炮若干?隨時探報具奏。

再,本日據德珠布奏稱,折報被搶。殊屬粗率!現在軍務吃緊,文報最關緊要,著齊慎嗣后呈遞折報,務當小心防范,預為籌及,毋致疏虞。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四六、著兩江總督牛鑑嗣后馳遞奏折務當倍加嚴密並將疏防折件被搶之知縣革職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刪捕檔)

軍機大臣密寄兩江總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諭:

據德珠布奏,六月二十九日將京口失守情形具折由驛馳遞。是日據上元縣知縣吳廷獻稟報,驛卒行至北河口江面,被逆夷將人船搶去,復行縈折,繞道由安徽馳奏等語。馳遞折件必應慎密嚴防,況事關軍務,尤應倍加嚴密。該將軍粗率無能,致有此失,只知另繕重發,不知節外生枝,許多關係。且印花及折奏式樣該逆搶去,正恐描摹詐偽,諸弊叢生,防不勝防,所關匪細。嗣后該省馳遞奏折務當小心防范,其必應繞道行走者,即飭屬早為籌度,妥速酌辦,毋致再有疏虞。上元縣知縣吳廷獻非尋常疏于防范可比,著即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俟軍務告竣,再行奏聞起解。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四七、著江宁将军德珠布赶紧收集京口溃散官兵并安插避难家口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德珠布奏，收集溃散官兵，并将驻防避难之家口安插抚恤一折。此次京口失守，所有溃散之青州协防官员，除已随耆英前赴常州外，余著该将军赶紧收集。其驻防避难家口，此时自未便概行收集省城；其已至江宁者，即著妥为安抚；其现至丹阳者，既经耆英于苏州、常州二府分飭安插，该地方官自必妥行抚恤。

至另片奏，逆夷火轮等船已逼省城等语。前已有旨谕令奕经带领得力兵弁驻扎王江泾，并谕令牛鉴，省城如果危急，即飞咨奕经星驰赴援，想该督等自能遵照办理。该将军仍当严防兵弁实力防守，无稍疏懈。伍朗阿于防堵事宜既属谙悉，即著与各旗协领会同筹办。至所称折报被劫一节，当此军务吃紧之时，文报尤应慎重。此后该将军折报，总须慎益加慎，毋得稍有疏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八、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抵苏后募勇备器相机应援江北江南事密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奉上谕：

前命李湘棻驰驿前往江苏，会同麟庆、朱树防堵江北一带，计不日即可抵江，所有选兵练勇各事宜，自必遵旨妥办。现在耆英、

伊里布办理羁縻事宜尚无定议，如已就我范围，自可不烦兵力，倘竟不肯就抚，必应大加撻伐。昨已谕知江西、安徽、湖北各督抚，令其预备船筏，雇觅壮勇，以备上游焚烧夷船，并于江海汇流处所，令郑鼎臣设伏截击。李湘棻著俟行抵江苏时，赶紧[招]募兵勇，制备器械，如江北有警，仍遵前旨会同麟庆等妥筹防剿。倘逆夷肆扰江南，善英办理不能得手，一经侦探得实，即著带领兵勇密赴下游，设法掩袭，以弱该逆之势。此事务宜慎之又慎，并非责成汝务为此举，切不可贪功轻进，动则必须有成，是为至要。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著将江宁将军德珠布 交部严加议处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副补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德珠布奏，镇江失守，自请严议一折。德珠布著交部严加议处。

钦此。

五〇、著将京口副都统海龄照 都统阵亡例赐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副补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京口副都统海龄，著照都统阵亡例赐恤。

钦此。

五一、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报 筹办扬州防堵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军录)

加按察使衔升署两淮盐运使臣但明伦跪奏，为遵旨筹办扬州防堵，谨将办理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接奉河督臣麟庆行知，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扬州为清江浦门户，且为江北藩篱，必须将该处保住，江北始获安全。但明伦已赏加按察使衔，所有扬州府防堵事宜，著即责成但明伦督办。钦此。钦道到臣。

伏查逆夷屡扰海疆，大肆猖獗，人神共愤，覆轳难容。扬州为国家财赋之区，该逆不无垂涎，守御尤关紧要。臣前在常镇道任内，勘得江阴鹅鼻嘴为天生要隘，禀请督臣添兵添炮。自夷船游奕福山海口，窥伺长江，当飭委署淮南盐掣同知陈延恩等，会同现经督臣奏留之福建泉州营游击马辰驰往查勘，购买大木铁链铁锚，并拟于丹徒属之圜山关一并堵截。一面将上年设局团练之乡勇，督同府县委员日逐操演。委员收买硝磺，制造火药火箭，购觅大小船只，装载芦柴、桐油、松香等物，预备火攻。又以仪征老河影地方为盐梟聚集之区，人皆精壮强悍，惯涉风涛，其中不无技艺出众之人，深虑被逆勾诱，转为贼用。密飭署监掣同知陈延恩设法招募，给以重赏，许以显荣。统计先后招集三千余人，分拨扬州，仅征防堵。复收集沿江划船，并谕商人包振兴等不惜重费，一律收罗，广为设备。其城厢内外及沿江洲地亦晓谕居民，各分段落，自相保卫。所有库存银两亦先移贮河库。

詎截江料物甫经运至三江口，夷船已驶过鹅鼻嘴、圜山关，直入金、焦山，攻陷镇江，占据瓜洲，封闭由关，抢夺三江营军器。扬州相距咫尺，炮声震耳，阖郡惊骇。而存城守兵仅止百余名，调到漕

河两标兵丁亦止一百五十名,各处土匪又乘间窃发,劫掠民财,城内钱铺米铺均已关闭,居民买食无资,人心益加洶惧。外敌当前,内患倏起,保此危城,心胆俱裂。因思攘外必先安内,派委委员,带领乡勇,分投弹压查拿,择其重者杖毙数人。一面委员设法四路买米,赈济穷黎,始觉稍安。夷船虽游奕不定,因沿江五十三洲俱经劝谕团练,滨江一带芦苇丛密,洲民互相守望,四路暗插旌旗,时隐时现,或多或少,每一名(鸣)锣,同声呐喊,远近相应,顷刻声闻十里,聚集数千人。该逆疑为伏兵,未敢遽犯,故处极危极险之际,尚得尽力支持。

至通江各口均经用大船载土沉塞,或暗抛石块,或锁链大木,以阻其船。陆路亦已多掘陷坑,暗置地雷,防由旱道闯入。三汉河为扬州门户,先经委弁带领义勇防堵,现又将撤回调防上海之扬州营参将继伦所带兵丁,派令驻扎三汉河督防。其三江口系扬州后路,原派河、漕两标兵丁分假设伏,兹将现到狼山镇兵丁并泰州营兵丁,俱派赴仙女庙驻扎防守。仍俟徐州、山东、河南各路兵到,再行择要分驻,自可益加严密。现在夷船陆续向西行驶,赴六合、省城一带,金、焦山江面尚有夷船八只,不时游奕并开放空炮,已督飭文武员弁加意防范。

臣以菲材,渥荷天恩,畀以重任,誓当极力保守,以全江北数郡生灵。倘该逆竟敢直入内河,当飞禀河臣,启坝泄水,胶滞其舟。一面用预备火攻船只纵火焚烧,务加痛剿,以快人心。惟扬州为商人纳课行盐之所,且系南漕经由要道,自该逆滋扰,商多逃避,盐不能运,课不能完,转瞬漕艘回空,亦难归次。万一相持日久,则两淮四五百万帑金及天庾正供尤关国家大计,不可不先事筹画。应请敕下督抚并带兵大臣,及早图维,免误大计,能于守住扬州,淮安、清江浦均可无虑。臣当就近随事随时禀商河臣麟庆,悉心实力妥办,断不敢稍有疏忽,上负逾格鸿慈。

合将遵旨办理扬州防堵情形,由六百里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

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五一、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调防兵 丁将次到齐预筹分拨设局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军录)

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跪奏，为调防兵丁将次到齐，预筹分拨设局各事宜，并淮安、扬州现在安静情形，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据齐慎奏，逆夷于二十二日由镇江北门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智照周密，指示几先，跪诵之余，莫名钦感。

查江面夷船，现据报称，前月二十七八等日，陆续驶往上游二十余只，内一只四桅，船身较大，其余仍在金、焦一带游奕，瓜洲、三江口及仪征停泊之船，均未驶行。并有杉板船载炮至瓜洲口内八里铺探水，意在窺伺扬州。寻据江都县知县彭以竺禀，逆夷出有定于七月初三日，由三江口入运河，趋高、宝，劝民迁避伪示。臣恐系声东击西，随飭各属严密防守。兹已过期，并无举动。缘逆夷多疑，见有准备，未敢深入。现在扬州三汊河及三江口内河，先经堵截，其余各港汊亦皆飭属沉船击树。并飭扬粮扬河二厅预备碎石，如果有警，立即抛作品字式，俾阻夷船，而仍不碍水道。顷据淮扬道恩龄禀称，运河东岸纤堤平坦，恐逆夷舍舟登陆，拟在堤上择要筑墩土垒，(朱批：所见虽好，未知能否得力?)以备伏兵，已飭酌办。至高邮四坝原拟早启泄水，第因坝下民田正值收获，是以仍得守且守。所幸仰赖圣主鸿福，本年湖水不大，鲁、信二坝现暂坚守，运河水浅，实得地利。

兹除州兵调到三百三十名，并准河南抚臣咨会，挑兵六百名，即日分起前来。又南阳镇臣都勒丰阿报，于二十六日先行起程，其

山东兵计亦不日可到。(朱批:已停。)除扬州前经督抚派出之兵已自苏州调回本汛外,现就各路调防兵数约二千名。臣与运司但明伦商酌,谨遵旨拟于扬州各要隘派一千二百名,作为前路;高邮、宝应、淮安、清江派八百名,以备后路接应,互为声援。又狼山镇臣顺保于本月初六日自扬来浦,臣接见后,即嘱其驰回防守,一俟南阳镇臣都勒丰阿到后,留兵驻防仙女庙,该镇即赶紧折回狼山。缘该境所辖海门等厅营均属沿江沿海,又为通、泰等处屏障,且夷船退出必经之路,恐其登岸滋扰,必须严加防范。当嘱顺保悉心筹办,扼要守御。

惟各路兵丁不日到齐,所有支发粮饷,制备火药军装器具,俱应预筹。查江宁及苏州虽各设有军需局。而相距均远,且江路梗塞不通。是以赶于清江浦设立江北军需局,委署河库道赵廷熙总理,同知王国佐、周维新经管局务,在工学习兵部员外郎陈景淳稽查文案。其高邮、扬州亦各设分局接济,飭运司淮扬道拣员经理。并派编修刘澆、主事金安澜分自稽查,以专责成。至军器,臣因淮、徐所属各州县,向来获匪,俱将所持兵械贮库,当经专弁拣取,交局修理备用。

此内抬枪一项尤为利害,现不惜重价向民间收买,借以消[除]土匪之用。兹据各河厅呈请,每厅各捐备四杆,计共八十杆。又铜山县知县赵毓丹请捐解硝二万八千斤,现据河标右营禀,获私硝五百余斤,中营会清河县禀,获私硝一千二百余斤,均飭交局收用。刻下硫磺短缺,已移咨河南抚臣代为购运。至木筏业经扎就,以备火攻,(朱批:未知数目若干?妥密得力为要。)惟思用柴薪不如柳枝,炼火省费,(朱批:好。)当发力本运脚,令各河营每营采办五百束,计得一万束,赶交应用。

现在淮扬一带民情安静,所有防兵将到,筹办一切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驰报,伏乞皇上圣鉴。

再,准廷寄,访得侍郎杜受田所奏,生员张焕元书内,木牌火攻

之议，钞给阅看。查四川、湖广大木牌，向在江宁以上停泊，解散改小，始入内河。现在大江上游能否如式改造，装载引火各物，顺流放下，应听两江督臣牛鉴、安徽巡抚臣程懋采酌办。合并附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五三、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遵飭 筹商招致梟徒团练御英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军录）

再，臣钦奉上谕：御史吕贤基所奏招服盐梟，以贼攻贼等因。钦此。并抄折到臣。伏查原折所称，为今之计莫若招服盐梟，以贼攻贼。欲服梟徒，必先服梟徒之首，以计招致大仗头、副仗头等，谕以大义，诱以重利等语，诚为目前要务。查沿江梟匪，仅征最多，臣前折业已陈及。并声明运司但明伦、署同知陈延恩、知县彭以竺已募乡勇三千余名，闻即系此项梟匪。现在江防扬粮二厅及沿江五十三洲，宜陵仙女庙等大村镇，自行团练，亦皆半用梟徒，正与该御史所奏相合。

至高邮以北距江较远，刻下绅民团练，专用土著，取其有守望相助之谊。而土匪亦藉以招徕，不致为饥寒所迫，是自行团练，真坚壁清野之第一义。所以臣并飭徐、海二属，一体照办。至仗头等名目，仗即器械，实乃窝家，其为匪另有头人，俗称老大。昔年颇有著名如黄玉林等犯，嗣因叠次拿办，党羽解散，出没无常，现无著名头目。至粮船尚未回空，水手是否可用，容随后与朱树、李湘葵商办。

再，前接扬威将军臣奕经函商，随营效力已赏顶戴之甘泉捕役头目杨泳，熟悉梟匪情形，可否用为招致。臣因所见正同，即请飭令设法渡江，来扬听用。合并附片复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五四、扬威将军奕经奏报遵旨令岱昌署理寿春镇总兵带精兵赴皖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七月初(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遵旨筹拨精兵赴皖防堵，仰祈圣鉴事。

七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传：本日已降旨令岱昌署理寿春镇总兵矣……欽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于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七日奉上传：奕经奏并力合剿情形折……欽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当即札飭岱昌迅速起程，其汉中镇总兵德坤原带兵七百八十名，均系本镇官兵，自陕西统带来浙。复由奴才拨调陕甘抬炮兵二百名，统归该总兵管辖，派在乍浦防堵。嗣因江省情形紧急，札令管带各兵，于奴才启行之前，先行驰赴江省，现已据报行抵丹阳，归入齐慎大队。江省正系吃紧之际，其所带官兵千名，均经该总兵教练熟悉，亦未便拨调他处，更易生手。今既奉旨令岱昌署理寿春镇总兵，驰赴皖省，德坤毋庸前往。查有原派防守海宁州，嗣经调赴江苏之寿春镇兵五百名，现在丹阳，归参赞大臣齐慎统带。该弁兵原系署总兵岱昌管带，若就近调赴安徽，既不至多延时日，且该官兵即系本省营分，地势熟悉，俟岱昌到彼管带调拨，于防堵一切自必得力。惟仅止官兵五百名，奴才复行知参赞大臣齐慎，另于大营官兵内抽出二三百名，札令会同寿春镇兵驰付（赴）安徽，交付岱昌管带，以资防守。至署镇岱昌原系委派海宁州带兵驻防，该处毗连尖山，亦系紧要地方。奴才亦经知照文蔚、特依顺，拣派委员前往海宁接替，免致空虚。但现在参赞大臣齐慎驻扎丹阳地方，距逆较近，兵力并不甚厚。今复将齐慎统带兵内抽调七、八百名，拨赴皖省，兵数未免稍弱。奴才查

江省松江一带，现有署提督尤渤统带自浙江调往之河南、陕、甘兵二千名，在彼守御，并未据该省知照添有精兵，协同防守。而从前该省调防吴淞所有本省及河南等省官兵，约计总有数千，虽自接仗以后间有伤亡，其中想仍不乏精锐，加意选择，必尚有数百余名尽可派守要隘。其前次调派赴苏之广西官兵，奴才曾经阅看，均系精壮可用。前由该抚截留数百名分守口岸，此时若将前项挑出精锐官兵与之换防，即令广西官兵并入参赞大臣齐慎营内，归成整队，则要隘处所既不至无兵防堵，而征兵亦可不嫌单薄。如此一转移间，庶于防剿均有裨益。

再，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前往江苏办理事件，业由署杭州将军特依顺派委协领蔭弼尔翰护理付都统印务，统辖满营驻防官兵。奴才统带员弁官兵，亦于七月初一日行抵嘉兴，钦遵谕旨，即在嘉兴迤北杉青闸地方暂驻，听候消息。此地距乍浦仅止百里，声息相通，堪资控制。应俟奴才另有移动之时，再行酌量派员弹压一切。

所有遵旨筹拨精兵赴皖防堵缘由，谨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五、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为将 军参赞续提银两作正开销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军录）

再，扬威将军、参赞大臣奉命专征，密派各省文武委员，督饬投效人员及地方绅士等，至浙筹办攻剿事宜，所需银钱均向省局等处支提。嗣将军等抵浙，复向各局台提银应用，计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正月二十一日止，陆续提过银五十七万四千三百两零。经抚臣刘韵珂查明银数，附片具奏，奉旨著准其于军需项下作正开销，事竣核实报部等因。钦此钦遵在案。

兹查自前此奏报后截至五月底止,将军、参赞及各委员复先后向省局支提银二十六万四千两,又洋银八万四千元,合银六万九千六百九十九两零。又钱三百八十文,合银二百二十四两零。三共合银三十三万三千九百十五两零,均在军需项下动支应付。兹据总局司道详请具奏前来。

除遵奉前旨作正开销,俟事竣会同将军、参赞汇核办理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六、署理浙江巡抚卞士云奏为浙省各局台 支用银钱应由经手者按例造册报销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军录)

再,浙省自道光二十年六月间,倭逆突入浙(扰),占据定海,征兵集饷,防剿兼施。迨至二十一年二月,该逆纳还定海,仍在粤省鸱张,浙省防兵未撤。至八月间,该逆复来浙侵犯,攻陷定、镇、鄞三县,本年四月又陷乍浦,两年之中军务蜩集,迄今尚未解严。

查省城自军兴之初,即设粮台总局一处,宁波、镇海各设分局二处,乍浦亦设支应局一处,及定海收复,又在该县设分局一处。至宁波等处失守,将该三处分局归并于绍郡,在绍兴府城设立粮台一处。嗣曹江、上虞、余姚等处分驻兵勇,复在该三处各设支应局一处。迨扬威将军等督兵进剿,复在曹江添设大营粮台,其参赞特依顺、参赞文蔚军前,亦各设支应局供应粮饷。奉化县因分兵驻扎,为大军声援,亦在该县暂设粮台一处。后参赞齐慎督兵赴苏应援,复设随营粮台,沿途供应。现在上虞、余姚粮台归并于曹江,曹江大营粮台亦移于绍兴,乍浦支应局亦因该处失守,移设嘉兴,奉化粮台业已裁撤,参赞齐慎随营粮台亦经苏省委员接办。计两载以来,各粮台或并或分,或添或撤,皆系随时随事酌量办理。其间

有司道督办者，有府厅州县承办者，有邻省人员委办者。所有一切饷糈俸赏军火器械，或自省局拨解，或即由各局台购制给发，事务既剧，用项甚繁。其款目之纠缠，文案之纷杂，非经手之员不能溯其委而穷其源。现在军务未竣，尚不能核办报销，而报销之法不能不先为酌定，臣与总局逐加核议。

伏查司道以下各员在各局台办理军需事宜，皆系经管银钱，其所用之数皆其所销之数，若非本人逐项册报，接手者辗转，稽查难免歧混舛错。应请将浙省道光二十年六月以后各局台支用银钱，将来核理报销时，俱着落经手人员，按照历次奏定章程，分案别类，按例造册详报，由总局汇核分案请销。其邻省人员以及浙省各员，因升调事故离浙者，或暂行扣留，或临时访调，或随事咨询，分别事务之大小，银钱之多寡，届时酌定。如此明立章程，庶足以专责成而重帑项。至扬威将军、参赞大臣与将军等所委各省文武，及投效人员地方绅士承办攻剿事宜，陆续在各局台支提银钱，本年正月间，曾经抚臣刘韵珂将银数附折奏报。现又经臣将续提银钱另折附奏，查此项银钱作何支用，（朱批：无非为失陷乍浦，致逆船入江之用。可恨可叹！）省局及各分局俱未深知。将来事竣之日，应由将军、参赞与抚臣会督总局，飭令经管之员另行核议报销。其各州县支应兵差等项，非粮台人员经手者，亦仍由各州县自行销算汇核，以清眉目。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奏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七、御史韩椿奏请密敕南河督臣责 令员弁昼夜巡查保护河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夷务清本）

掌贵州道御史韩椿奏。

竊維沿河設立弁兵，非徒以防护險工，亦所以盤詰奸宄。溯查道光十二年，奸匪陳端曾竊決河堤，貽害生民。現值逆夷在鎮江滋擾，淮、揚、清江已欽奉諭旨派員防堵，自必有備無患。第思淮、揚、清江等處，向為鹽梟出沒之所，倘逆夷勾結此等匪徒，暗決河堤，南則下灌淮、揚，北則直冲徐、宿，為害殊屬不淺。雖逆夷未必計能出此，而思患預防之道，不可不早為之所。相應請旨密飭南河督臣，責令沿河厅汛員弁，嚴飭兵役人等晝夜巡察，不得稍有疏懈。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及可疑之事，立即拿究。尤必嚴禁兵役人等，毋許借端扰累居民，庶可以保護河防，並可以借資堵御矣。

五八、著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嘉獎團練壯勇協助守城 抗英之官紳並隨時留心訪察奸細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劉捕檔)

軍機大臣字寄江南河道總督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

麟慶奏，儀征、揚州漸俱安定，現仍加謹防堵一折。據奏瓜洲江邊停泊三掩夷船二只，儀征沙漫洲、禮祀洲、老河影各泊火輪船一只，共金、焦兩山上下共泊夷船六十餘只，瓜洲口及儀征洲上，各有大船三只。現已設法將水路攔截，并于旱路要隘挖坑設伏，并發倉平糶慰諭居民，地方漸已安定等語。所辦甚好。所有團練壯勇之知事王英秀、知縣彭以竹、署鹽輦同知陳延恩等，各團練壯勇或數百名，或千餘名，協同守城，或率同委員紳士，撫慰居民，均屬出力可嘉！

另片奏，催漕來工之投效東河通判王恩燾、告假回徐之分發湖南候補布政司理問秦廣儲，自備資斧，隨營效力，所帶壯丁驗明得力，著准其留于南河差遣。如江北有警，即著麟慶量才調委，一經剿辦得手，朕必破格施恩。或逆夷偵知江北有備，不敢窺伺，而該

员等捍御有功，统俟军务告竣后，由麟庆确切保奏，候朕施恩，并将此旨传示该员等以资激励。至梟匪乘机抢劫，必须认真严办，毋稍宽纵。据奏仪征匪类争私互斗，现在虽已解散，仍须加意严防。至黄河以北土匪聚众，尤应乘其未发，妥速掩捕，此时外患未平，断不可复多内顾^①。著麟庆相度机宜，或及时召募，或设法解散，或先事捕获，销患未萌，是为至要。所奏汉奸剪发刺臂，身带腰牌，及棺木中暗藏火炮。著飭属随时随地留心访察，惟当特以慎密，倘稍露风声，俾逆夷知我识破，势必改换形迹，搜捕更难著手^②。

又另片奏，沿江小船非梟即渔，恐为逆夷所诱，雇觅难保集事等语。军务紧要，不得不慎，雇船既属难行，仍著严守江北，以杜内窜。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严防英人勾结盐梟暗决河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谕：

有人奏，淮、扬、清江等处向为盐梟出没之所，倘被逆夷勾结，暗决河堤，南则下灌淮、扬，北则直冲徐、宿，为害甚巨等语。著麟庆密飭沿河厅汛员弁，随时留心查察。虽奸夷未必出于于此，而预为防范自应加严，但不可使风声稍露，转启奸谋也^③。凛之！慎之！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①②③ 以上字旁圆点，均为道光帝朱笔所圈。

六〇、著直隶盛京山东各督抚严密盘 诘辨认汉奸并予以查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署盛京将军禧、山东巡抚托、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谕：

据麟庆奏防堵江北情形一折。据称查拿汉奸为第一要务，真正汉奸发辫剪齐，臂刺虫形或蝴蝶形，身带夷字小腰牌为据。又吴淞口外逆夷新造一物，状似棺木，中藏火炮，情殊诡密等语。逆夷滋扰总恃汉奸为先导，现在真正汉奸既以剪辫、刺臂、夷字腰牌为据，正可辨认查拿。其新造装藏火炮之物，尤应严密防范。著赛尚阿等各飭员弁，不动声色，认真查办。惟该逆诡谲异常，其汉奸记识及新造炮具一闻被人识破，难保不随时变易，别肆阴谋。其汉奸中最为该夷所得力者，尤必深自闭藏，不露形迹，全在该大臣等处留心，详细盘诘，严密辨认，庶使奸徒绝迹，奸计一无所施。是为至要。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英船聚集江面 扬言开仗正设法羁縻并筹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军录)

耆英、伊里布、牛鉴跪奏，为夷船大帮聚集江面，即欲进攻省城，遵旨设法羁縻，一面严密防堵，并臣耆英抵省后公同商酌筹办缘由，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嗅夷大小兵船八十余只陆续驶入草鞋峡江面寄碇，臣牛鉴当将钦奉恩旨允准通商之处，专弁前往告知。臣伊里布于本月初

三日驰抵省城，寄与照会开导各情具奏在案。嗣该逆酋叠次复文，总称臣耆英、臣伊里布无权不能作主。虽经具文晓谕，坚不醒悟。诘于初五日忽向臣牛鉴差往之弁张攀龙声称，初六日欲行开仗。该弁向其索取回文，亦不给发，当即驰回禀报。维时已近夜分，臣等焦灼异常，且虑城中闻此消息，人心定必惶惑，更恐城池不能保全，遂公同筹商，总以江宁省会先保无虞方为至要。

当拣派太仓州知州徐家槐、外委陈志刚及张喜持臣等照会，谕以钦差大臣耆将军日内必到，并推诚布公，复加开导。于初六日天色未明时，令其一同前往。该员弁驰至江边，已见该逆各船张挂红旗，并车皆驾炮，人尽执枪，纷纷上岸排列阵武，候时前进。该员弁等当将照会付经逆酋等阅看，并反复为之陈说。先尚游疑，后见众夷目公商良久，始鸣炮传令，但见各夷船红旗撤落，岸上夷兵次序回船。逆酋吗哩逊等向告：我们喫咭喇国吃饭养家，借与中国通商，岂敢无故得罪中国之人？今连年兵战，实出万不得已。现蒙大皇帝准与通商，并有大臣可以作主，我们喫咭喇亦属情愿听候商议。并令各船一色换挂蓝旗，仍给该员弁等回文，文理全不通顺，其大意则谓罢兵和好之事，皇帝既有降谕，特派大臣，界以全权，允照所讨办理。众酋众夷既得商利，且可回国，实所欣愿。是该逆称兵不息，虽专重通商牟利，其中之阴错阳差，在所不免。

是日差去员弁等旋省，始悉省城大局危而复安，实皆仰承谕旨暂事羁縻之所致，阖城绅商士庶莫不钦感同深。臣耆英会同齐慎，将后路应行防守之处妥为布置后，即行起程，于初六日已刻驰抵省垣。随公同熟商，如果该逆回心向化，就我范围，自可与议通商，筹定大局。然臣等体察情形，该逆夷骄横之性已成，贪婪之心无厌，是以难于措手。要求之事断不能任其需索满慾（朱批：所见是。）臣等惟有竭尽心力，详思害处，设法办理，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庶可仰释我皇上宵旰忧劳于万一。

再，江宁省城仪凤门最关紧要，去江面止有二三里之遥，此次

该夷大帮船只均在该处一带停泊。城门以内，左右均系重冈叠岭，天然险要。提臣刘元孝、镇臣王志元带兵防守，并旗、绿各营兵丁共有二千六七百名。又江西总兵李锜所带之兵一千名，在汉西、水西两门一带防守，并旗、绿各营兵丁，均可足资堵御。臣牛鉴前已奏明在案。兹浙江拨解之大炮四十尊，苏州拨解之大炮十五尊，抬炮鸟枪数百杆，业已到齐。并臣牛鉴所调之在苏防守河南兵丁九百数十名，亦陆续到省（朱批：幸甚！兼喜。或功成望外，天神怜佑我君臣，逆孽恶贯盈满，应当授首，亦未可定。朕惟以吁天恩，待诸卿立建殊勋也）。当即分派兵丁三百余名，于汉西、太平两门防范，以厚兵力。其余兵丁五百余名，飭令游击陈平川管带，在于仪凤门内之鼓楼、老菜市两处屯扎。查该两处地方空旷，居民鲜少，树木丛杂，为往来行人必由要路，諄飭该游击于各要口埋伏兵丁，安设大炮，万一贼若扒城而入，前后夹击，竟可聚而歼旃。除由臣牛鉴会同将军怀珠布、提督刘允孝激励将士，誓死据守，昼夜倍加小心严防，以期保守城池，断不敢因现在议抚，稍存大意。除臣等先行差遣佐领塔芬布同张喜驰往面见夷目，看其如何措词，再行次第派委职分较大之员前往筹商，以昭周妥外。

所有臣等现办情形，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目前固属紧急，后虑尤当详慎，勿堕奸计为要，慎勉为之。即有旨。欽此。

六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派张禧往英船

议事并请准伊里布暂戴头品翎顶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军录）

再，此次派员前往夷船议事必得熟悉夷情之人，以期有济。今奴才等公同酌商，不得不飭令张禧暂戴军功顶戴，（朱批：尚可。）差往面议一切，俾夷人不致轻视。至此事该逆狡谲异常，办理大不

易易，如果将来议有成说，奴才等自应会同面见该夷酋，以定大局。（朱批：既有成说，总以不会面方好。）奴才著英惟有仰恳皇上天恩，俯准奴才伊里布届期暂戴头品顶翎，庶足以启夷人之敬而坚夷人之信。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三、署吏部尚书恩桂等奏报遵旨议将浙江 杭嘉湖道宋国经照溺职例革职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军录）

署吏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遵旨议处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奕经等奏，查明乍浦接仗实情一折……钦此钦遵。抄出到部。（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除武职应由兵部办理外，此案杭嘉湖道宋国经驻扎乍浦半载有余，办理未能妥协，钦奉谕旨交部议处，应将浙江杭嘉湖道宋国经照溺职例革职。

所有臣等遵旨议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六四、著钦差大臣耆英等设法羁縻 英军并妥筹攻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署理乍浦副都统伊。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牛鉴奏，逆夷大帮船只驶至省城，又伊里布奏，驰抵江省各一折。览奏均悉。著仍遵前旨，设法羁縻，迅速将此事了结，

一切不为遥制。计奉到此次谕旨，耆英亦已到彼，务即剴切晓谕，俾该逆不致疑惑借口。惟既经商议，必应斩钉截铁，事事皆当著实，毋得稍留罅隙，将就目前。及至逆船他驶，又复改换兵头，再肆挟制要求，种种诡谋皆应虑及，预为杜绝，方称妥善。如能就我范围，自可不烦兵力，万一该逆仍不受抚，不得不大加撻伐，奋力攻剿，该大臣务当妥为筹画，相机办理。本日已由六百里加紧谕知奕经，令其督兵进驻常州一带。耆英等如措办了结，即飞咨奕经，令其知悉。如办理不能得手，更当即行飞咨奕经，以便带兵速来，内外合剿，毋稍迟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移驻常州候接

耆英知照即率兵应援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令奕经将所带弁兵前赴常州，奕经驻扎王江泾，听候耆英等消息。因思王江泾距江宁省城较远，奕经著即选带将弁兵勇，移驻常州一带。现在江宁危急，耆英、牛鉴、伊里布会同办理羁縻事宜。倘该逆狡诈猖狂，不肯受抚，著奕经一经接到耆英知照，迅即统领精兵前往应援，不得稍有迟延，致误事机，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六、湖广总督裕泰奏陈川湖战船但可协济 江南未能前赴浙闽应请各省分造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谨奏，为钦奉谕旨制造战船，谨先恭折由驿复奏，并附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逆夷两载以来，流毒闽、粤、江、浙，近复由海入江，扰及京口……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承准此，臣伏查防海以陆师为守，以水师为战，水师惟恃船力，自应赶制战船，以资剿捕。臣素不知兵，又于闽、粤、江、浙等省未曾亲历，其外海水师战船名目形式多不深悉。兹钦奉前因，臣谨按诸载籍加以博访周諮。窃见川、湖制造战船，但可协济江南，于浙江已有不便，至于闽、粤尤多扞格难行。查大江由川历楚，直达江南入海，上流制船，顺流而下，经由内地，无事防维，一抵海门，便可配兵载炮，是以较便。至若浙江，即须由江南外洋驶运，现在海道梗阻，拨兵护送，殊觉可虞。而闽、粤两省限隔五岭，与川、湖等处绝无水道可通，亦须由江、浙洋面绕越运往，道路愈遥，兵力愈费，且恐于各该省无济实用。盖自昔战舰，惟粤东以铁黎等木制成尚坚固。闽省则取材松杉，匠作精致，皆非他省所及。且以目前闽、粤情形而论，海口虽尚戒严，而烽烟较远，似可趁此赶制战船，以备应用，较为得力。况各省分造，则船多而成速，一二处专制，则船少而效迟，复因驶运维艰，更恐诸形窒碍。至于湖广虽向号产木之区，然多在湖南与黔蜀连界偏远山谷，探觅需时。现在江南防剿孔殷，若俟川、楚船成，实虑缓不济急，似应先雇商渔船只，配兵募勇，以期迅扫逆氛，上纾宵旰勤筹。

除遵旨妥议章程，另行奏请圣裁，一面采购巨木，咨调闽、粤谕

练工匠,至楚赶紧制造外。所有管蠹之见,理合先行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七、钦差大臣耆英奏报形势危急已 允英人所请通商割地赔款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军录)

耆英、伊里布、牛鉴跪奏,为形势万分危急,呼吸即成事端,冒死允夷所请以拯民,今请旨将臣等从重治罪,恭折奏折圣鉴事。

窃臣等于本月初八日,将办理夷务情形会折驰奏。先于初七日据该夷将请求各款开列清单,交委员塔芬布等携回。臣等公同阅看,一、系索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圆,本年先交六百万圆,其余分年带交。一、系索讨香港作为马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一、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其余虽尚有请求,大抵不出三款之外。并据坚称,若能如其所请,即当永订和好,不敢再启兵端;不如所请,即行开仗,并往别省滋扰等语。臣等正在会同酌议,拟即明晰照复。

詎料初八日戌刻,该夷因闻讹传,有调寿春兵来省防剿之信,忽换红旗,并于钟山之上安设大炮,声称定于次早开炮攻城,势甚猖獗。臣等查江宁省城虽已派拨弁兵分段防守,惟周围五十余里,兵力不敷。且所调江西、湖北、徐州各官兵,均曾经挫衄,士气不扬,未敢恃以为固。况钟山逼近省会,该夷登高临下,一经袭击,势必不支。兼之民风柔懦,一闻此信,均各惊慌,即有男妇数万人,赴臣等各衙门,遮道号呼,吁求救命。

臣等查该夷自犯顺以来,由粤入闽,历浙入江,屡经命将出师,总未能挫其凶焰。近复大集丑类,兵船多至八十余只,辄敢攻陷京口,横据长江,断我南北冲要。兹复连樯并进,直逼金陵,以致危在

且夕。臣等目睹万分紧迫情形，若再事固执，万一危城莫保，臣等死不足惜，所虑三省根本一有摇动，不惟京口梗塞不通，即安徽、江西、湖北各省会，该夷均可扬帆直达。并据江都县彭以竺探报，该夷有战若不胜，即遣汉奸偷挖高堰等情。如果属实，祸患尤不可问。

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逾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现已照会该夷，申以盟誓，如果悔祸戢兵，即照所议各条速为商定，一面奏明乞恩。倘犬羊之性仍不驯伏，臣等惟有激励将士，婴城固守，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念臣等均荷圣恩，畀以重任，不能宜威殄寇，又复胆大擅专，罪难擢数，应请旨将臣等一并从重治罪。

理合会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臣等不胜悚惶待令之至。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六八、著参赞大臣文蔚等照所奏筹 办浙江省城防堵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参赞大臣文、特，署浙江巡抚卞。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

据文蔚等奏，筹办浙江省城防堵事宜一折。现因逆船直逼江宁，情形危急，昨已降旨令奕经带兵移驻常州一带，以便应援矣。所有浙省防堵事宜，即责成该参赞大臣等妥加布置，俾声势联络。现在酌调各路兵丁防守尖山、海宁、嘉兴等处要隘，均著照所议办理。至省城重地尤为紧要，特依顺统带兵丁共有二千六百余名，足资镇守，仍著勤加训练，分防要路，毋稍疏虞。曹江、上虞等处现有

兵勇屯驻，并著文蔚、段永福随时控制。嗣后如另有调拨事宜，该大臣等一面相机办理，一面奏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与狼山总兵顺保 会商妥议扼要防守江北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狼山镇总兵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谕：

据顺保奏带兵起程一折。现在江北防堵紧要，顺保业经带领备弁，并酌带兵丁启程，著即与麟庆会商妥议，于扼要处所严密防守，不得任逆船闯入。其所带之兵究有若干名数，著查明具奏。至泰州地方土匪盐枭聚众滋扰，尤应认真剿捕，设法解散，勿被逆夷勾结。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〇、著将刘耀椿仍以道员留闽差委及江苏闽浙三省 失守城池各员由该督抚速查参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前任福建兴泉永道刘耀椿，朕因其系保举人员，官声尚好，昨将该员升任四川按察使。兹据廖鸿荃奏，失地之员转邀升擢，未惬众望等语。刘耀椿上年失守厦门，经该督奏请严加议处，维时因闽、浙两省失守各员多有未据奏到者，是以未经降旨惩办。所有福建、浙江及江苏三省失守城池各员，著该督抚迅速查明参奏，毋得再有迟延遗漏。刘耀椿既有应议处分，自未便遽加升擢，著以道员

留于福建，交怡良差遣委用，仍入于应议各员内一同核办。该部知道。

钦此。

七一、著四川陕甘各督抚即将所选精兵二千 名委员管带驰赴江宁清江浦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四川总督宝、陕甘总督富、署陕西巡抚陶。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著四川、陕、甘二省，挑选精兵各一千名，听候调遣。该督等谅已遵旨挑选矣。现在逆夷船只闯入大江，直逼江宁，即江北淮、扬一带亦形吃重。著宝兴即将所挑兵一千名，派委得力将弁管带，驰赴江宁，交牛鉴调遣。富呢扬阿、陶廷杰即将所挑兵一千名，派委得力将弁管带，驰赴清江浦，交麟庆调遣。并将应用器械拣选精良，各自携带，毋稍迟误。

再，前降谕旨令宝兴购买木料，制造战船以备水战，著即赶紧办理。所有船上应用炮位亦著赶紧铸造，并相度战船形势妥为安置，候旨调用。

至抬炮一项，陕、甘铸造尚为精良，并著富呢扬阿等多为铸造，以备调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七二、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查明乍浦满营失 陷关防图记银物等项请将各员交议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军录）

奴才特依顺跪奏，为查明乍浦满营失陷关防图记银物等项，据

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四月初九日乍浦失守后,经扬威将军奏明,令奴才前往查办一切事宜,于四月二十六日暂驻嘉兴。护理乍浦副都统萨弼尔翰呈报,乍浦失陷之后,掌右司关防左营右翼满洲协领并右营正白旗满洲佐领定保,遗失右司关防一顆,左营右翼满洲协领图记一顆,右营正白旗满洲佐领图记一顆。左营厢红旗满洲佐领隆福打仗阵亡,迭失佐领图记一顆,左营镶蓝旗满洲佐领穆精额遗失图记一顆,该员等因在城外与逆夷接仗,未及携带关防图记,迨该逆攻破城池,以致一并失陷。又印房值班笔帖式西喇布,因逆夷大众越城而入,闻副都统已投水殉难,遂协同防御定兴、笔帖式祥英,抢护印信敕书勘合火牌,退出北门。其上谕诸书,部颁律例,一切文卷及奉到朱批五件,俱系敬谨封贮,一时不及抢护,现已遗失无存,是否被焚,均未可定。又银库值班防御额特赫一员,兵十名,额特赫因奉副都统长喜飞调,出城赴海口天尊庙,协同堵剿,与逆夷打仗阵亡。该兵丁因枪炮火箭甚急,势不能支,恐银两钱文皆系封锁库内,一时不及抢护。计银四千四百十七两零,制钱七百二十三串零,均已遗失无存。又火药局值班佐领安明,因逆夷大众入城,枪炮火箭如雨,虑火药被焚,且恐为逆夷所得,反资敌用,急令兵丁将所贮火药尽行倾入河内,现已无存。又左右两翼额设一切军械马匹,除现存外,其余均被毁坏各等情前来。经奴才密加查访,并委员详细确查,均与该护副都统所报无异。当将查明实在情形,移咨扬威将军,核明奏报在案。

兹该将军已奉命赴苏剿办逆夷,所有前项失陷银物既已查明,自未便久悬。除遗失右司关防一顆,左营右翼满洲协领图记一顆,应请飭部铸造颁给。其左营镶红旗满洲佐领图记一顆,左营厢蓝旗满洲佐领图记一顆,右营正白旗满洲佐领图记一顆,仍请照例由部飭交浙江布政司刊刻给领,以资钤用,并将失陷上谕诸书、律例文卷,及奉到朱批暨库贮银两钱文、军械马匹等项,失去现存各数

目，造册咨部查核办理外。

伏查此次乍浦失守，各该员遗失关防图记及贮存官物，俱有应得之咎。惟该员等或因奉调出城接仗，或因打仗阵亡，或因城已失陷，逆夷大至，该副都统投水被救，退守平湖，仓猝之间，不及抢救，均系实在情形。奴才谨据实由驿奏闻，请旨将该员等交部查核议处。

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七三、杭州将军特依顺奏报杭州乍浦添设 抬炮鸟枪及浙省文武官员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军录）

再，查杭州满营额设官八十四员，外有袭职官四员，笔帖式二员，领催前锋马甲等兵一千六百名，匠役步甲养育兵饷壮等七百四十六名，共计大小钱粮兵二千三百四十六名。内原设鸟枪兵一千名，红彝炮八位，子母炮三十位，共计炮手兵一百九十名，并无设立抬炮，其余一千一百五十六名皆系箭兵。此中强弱原属不一，因马步射乃旗人根本，是以习惯皆然。但现在逆夷专用火器滋扰，正防剿吃紧之际，似此箭兵实难得力。

奴才再四思维，不敢拘泥，与副都统恆兴、署抚臣卞士云面议，拟将满营添演抬炮一百位，鸟枪二百杆，彼此熟商，意见相同。即在军需局领出抬炮一百位，加工鸟枪二百杆，在于八旗箭兵内挑选强壮者七百名。奴才督率协、佐领等官日加训练，并派宁夏满营委署前锋校赏那哈，前锋芬臣布、阿尔阿，帮同教其进退，连环步法，期于精熟，以备防剿而固省垣。又乍浦满营亦未设有抬炮，前经奏明该官兵驻扎嘉兴防堵，拟添设抬炮二十位。责成该副都统挑选精壮兵丁一百名，督率演练，以资堵击。

又现据宁波府并鄞县、镇海、慈溪各知县禀报，定海大马头抛泊夷船十一只，蟹脐港四只，竺山门二只，招宝山下二只，时增时减，游奕无常。近日逆夷多有病故，复于六月二十九日续到中号夷船二只，在虎蹲山外寄碇，余无举动等语。查浙江省城东南一带城垣，相距钱塘江二三里不等，而钱塘江直通乍浦。镇、定二县大洋，细查并无礁石险阻，惟有流沙，涨退不定。倘遇秋汛泛涨，难保无豕突内犯，更当加意防剿。奴才于上年抵浙时留心体察，处州镇总兵梁胜灏心地精细，安详体面，当委任奴才行营翼长，率领湖北、山、陕官兵，随同奴才在万松岭驻扎半载有余，见其训练严明，始终勤奋，军心贴服，恪守军规。当正月间大兵进剿，及四月间逆夷火轮船驶近尖山窥伺省城之际，经奴才刻刻留心访查，在防员弁能否得力，并派亲信员弁分赴各要隘，日夜协同堵御，深悉该员弁兵丁均各踊跃思奋，镇静以待剿击。现在各兵技艺较前进益，与民秋毫无犯，此皆该总兵实心任事之效，奴才等深借其指臂之助。抚臣刘韵珂视民如子，抚绥出于至诚，民情爱戴，闽省恃为保障。现在病势稍愈，闻欲力疾回任。署抚臣卞士云精明慎重，亦得民心。至绍兴一带兵民亦皆安堵如常，兼之夏间雨暘时若，秋禾可望有收，均堪仰慰圣廬。惟现值秋汛之时，钱塘江水增长靡定，难保该逆不再来窥伺。奴才等惟有严飭沿海在防员弁兵丁，加意防剿，毋稍疏虞，以冀仰报高厚于万一。

所有杭州、乍浦满营添设抬炮鸟枪，认真训练，以固省城根本重地，是否有当，谨附片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朱批：所议好。另有旨。钦此。

七四、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现在 英情及各处防守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夷船仍据京口，复有大帮驶往江宁，并将现在夷情及各处防守事宜，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镇江夷匪于六月二十二日登舟后，旋又入城，并苏州一带防御情形，业经臣于二十七日由驿驰奏在案。嗣据各处探报，该夷船陆续向西南行驶，其镇江城外停泊之船逐渐减少，城外夷匪出入无时，掳捉民人，教演枪炮，并勒令代为砌路。又将城砖拆下，同江口木料运至教场，有修盖房屋之说，即经迭次咨会参赞齐慎、督臣牛鉴等加意防范去后。兹复据探报，截至七月初四日止，镇江甘露寺前原泊船九只，续由西南驶回二只，共计十一只。又江宁自六月二十八日起至初四日止，共到夷船二十五只，均在下关寄碇，尚未蠢动，在后未到船只甚多各等情。

查该夷凶狡异常，实堪愤恨，若非大加惩创，不足以伸天讨而快人心。惟迹来逆焰正张，即水勇已多退避，我兵当叠次挫衄之后，尤觉风鹤俱惊。昨奉圣谕，杜受田奏，广东生员张焕元有木牌火攻之议，将原片钞给阅看，惟在相度机宜，妥为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多方指示，钦感难名。前次夷船驶入鬲山，即经会同督臣委员购买桐油柴草，装贮船舱，顺流纵火焚烧，未尝不欲借火攻以为制胜之具。无如该逆工于趋避，且枪炮猛烈。洪涛巨浪之中，非人力不能控制，而人在篷上桡桨兼施，该逆在桅上施放大炮，弹丸从空飞堕，火箭亦纷至沓来，该兵勇等无所遮护，气已先馁，断难操纵自如。是攻击之策，务须计出万全，方为得力。至木牌一项，安省聚集较多，江宁筹备亦易，臣已会督在事文武各员察看情形，相机办理。

至江宁现极危急，业经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驰往会商筹办，飭调臬司崇恩前赴无锡驻防。适撤回之京右、高资二营官兵五百名，因京口不能渡江，折回候示，即经臣飭令赶赴无锡，交给崇恩统带。现因扬州地方逼近江口，虽经督臣飭调徐州镇兵五百名，并札该营参将继伦，将调防福山兵丁二百名，调防和尚渠兵丁一百五十名，驰回本汛，连漕、河两标所拨官兵，仅止一千余名。臣复飭令调赴无锡之京右营兵一百五十名，亦回瓜州本汛防御。所有河南抚臣遵旨预备官兵六百名，现已咨报启程，将来行抵清江，应由河臣麟庆酌量调拨。顷准扬威将军咨会，钦奉谕旨：调拨官兵前赴安徽，已移知参赞齐慎，将统带之寿春镇官兵五百名，交给署寿春镇岱昌带赴安省，嗣即抽拨官兵五七百名，交齐慎调派。当因广西副将倭什洪额带领广西官兵四百五十名，在于常州之奔牛镇防守，应否即行调拨，经臣咨商齐慎去后。复准扬威将军咨会，将调防各口岸之广西官兵全数交给齐慎管带。臣因崑山之白塔湾地方尚有广西官兵二百五十名，即飭署参将德喜带令星驰前往，并咨会督臣另行派兵抵防。其奔牛镇之广西官兵相距丹阳仅数十里，朝发可以夕至，飭俟齐慎应须调用时，再行前往，否则仍在该处屯驻，亦足以备声援。所有镇江溃散之青州满营兵丁已陆续收集一百九十余名，现由齐慎管带。又满城被难男妇三千余名，先后逃至丹阳，因该处驻扎重兵，地方狭窄，臣已飭赴常州府城，由地方官妥为安插，按日给发口粮钱文，免致失所。

现在江阴鹅鼻嘴尚泊大夷船两只，刘河一只，吴淞口一只，又佛郎西亚国一只。其余往来无定之船据报数目不一。据苏松太道巫宜禊禀，六月二十七日有三桅火轮船一只，杉板船一只，由吴淞口驶入浦江。该道即会同署提右营游击封耀祖、署上海县知县秋家丞亲自出城，安慰民人，弹压土匪，并遣亲信之人前往查探。据称宝山民人因奉官长谕禁，不肯卖给该夷食物，故欲见官讲理，且欲在上海通商等语。该道因恐夷人登岸蹂躏，即与署县秋家丞乘

诣该船，谕以通商一事必须大皇帝施恩，容俟详请奏明定夺。至食物不许接济外夷，亦属天朝禁令，非该道等所敢擅专，该夷目唯唯无辞，即于是日申刻将船退出，观看之人亦即解散，民间照常安业等情。臣查该道等接见夷目系为保卫间阎，不得不从权办理，该夷虽未登岸滋扰，尤应加意严防。

除飭令认真防范外，所有据禀缘由不敢壅于上闻，谨将现在夷情并各处防守事宜，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苏州省城地方现在尚称安谧，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七五、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法人递书求见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军录）

再，臣接据苏松太道巫宜禛禀称，六月二十四日，据宝山县民王世勋投称，伊在海塘经过，被佛郎西亚国夷人勒令送信，伊畏惧不允，该夷用刀吓逼，并称信内别无他事，不过要求帮助天朝，是以赏书投递等语。该道因该夷船既另是一国，且言欲来帮助，当将来书拆阅，系佛郎西亚国夷目则济肋递书求见，词意极为恭顺，与王世勋所言相符。惟与暎夷船只同泊吴淞，难保非串同一气，当以我朝功令，非奏明不能与外夷接见之语，谕令回复。忽于初三日风闻夷船定欲来至上海，该道恐居民惊扰，不得已坐船前往距城数里地方等候。即于初四日，该夷目带同通事等乘坐双桅杉板船二只，由黄浦江驶进。该道飭令上船相见。据称伊国与暎啞喇并称强盛，两国争战几三十年，嗣经和好。今该国王闻暎夷内犯，恐其占据马头，益加强横，特派兵船二只前来探听。伊船于上年十月到粤，尚有一只，约今年六月可到。实欲帮助天朝，并非随同暎夷打仗。现欲前赴扬子江，先见暎啞喇，然后禀见总督，劝令暎夷戡兵。因船只重大，不能行驶，请代雇民船前往等情。该道当以定例非奉正朔

之国前来朝贡，不能擅为雇船。面加申谕，该夷随即回船驶去等情。

臣查佛郎西亚国仅止一船停泊吴淞口外，系于暎夷大帮船只开去镇江之后，始行驶来。据称并不从逆打仗，虽似可信，惟探闻定海地方前有寄泊该国船二只，与该夷所称尚有兵船一只，须本年六月始到广东之语不符，则劝令戡兵之说亦难察其真伪。其代雇民船一节尤属窒碍难行。至该逆欲面见督臣，本属有干禁令，该道之从权接见，实出于不得不然。现在探闻该夷在于吴淞口外拦截商船，自是意图乘坐前往。

除函商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督臣牛鉴等妥为防范外，合并据实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七六、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将由京解 津之马匹分拨各营以资应用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军录)

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臣巴清德、臣那桑阿跪奏，为由京解来马匹行抵天津，现在分拨各营，以资骑用，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因吉林、黑龙江暨察哈尔官兵所骑马匹各有倒毙，奏请于牧放之直隶马匹内调拨一千匹来津应用，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谕：赛尚阿等奏，请领在京牧放马匹一折。著巴里善于现在南苑牧放马匹内挑选一千匹，押送天津应用等因。钦此钦遵在案。兹于七月初七日据乾清门二等侍卫巴里善押解马一千匹行抵天津，臣等当即派员照数验牧。查续调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龙江兵五百名内，除驻扎洋河口之黑龙〔江〕兵二百名所短马匹，业经臣讷尔经额将直隶营马照数拨补外，其余现驻新河口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龙〔江〕兵三百名，节据该营总等禀报，共短马七百六十四匹，

现已照数拨补。并飭该兵丁等妥为牧放，仍造具毛齿清册呈送查核。又察哈尔官兵共短马三百九十匹，查余剩之马仅止二百三十六匹，为数不敷，现于续调来津之直隶营马二百七十四匹内拨出马一百五十四匹，补给察哈尔官兵，以符短少三百九十匹之数。至前次由山海关、高桥二处调赴天津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龙江兵五百名，亦间有倒毙马匹，应俟查明后，另行核办。此项官兵前经奏明在李八厰、柏各庄、马头营、汤家河、周家营五处屯扎，现因阴雨日多，颇有积水之处。除将李八厰之兵二百名已迁于地势较高之芦家务屯驻外，其余柏各庄等处，已委员前往查验，设有雨水停蓄，亦应于附近干燥处所量为迁移，俾资栖止。

所有分拨马匹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七七、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请 将江宁将军照溺职例革职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德珠布奏，镇江失守自请严议一折。德珠布著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此案江宁将军德珠布因镇江失守，自请严议。钦奉谕旨，交部严加议处。臣等公同酌议，应请将江宁将军德珠布照溺职例革职。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七八、扬威将军奕经进呈英人军械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奴才奕经跪呈御览。

铁筒火箭二枝,自来火双筒枪一杆,自来火单筒枪二杆,自来火单筒枪一杆,(枪头带刺),自来火双筒小枪一杆,(添配钥匙铜帽等件),螺丝筒自来火小枪一杆,(添配铜剪等件),铁鞘腰刀一把,三棱铁刺一把,带枪剑一把(配鞘),腰刀一把,(配鞘),子母炮弹二个,响弹一个,炸炮弹二个,九连炮弹二个,水平镜一个,(系夷人用以测量地势者),号管一件,(系夷人用以叫阵者)。

七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因地制宜妥筹扬州 运河防堵事宜并撙节经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谕：

麟庆奏，调防兵丁将次到齐，预筹分拨设局一折。览奏均悉。该逆出有伪示，拟由三江口入运河滋扰，显系声东击西，鬼蜮伎俩，然不可不防。据称扬州三汊河及三江口先经堵截，其余各汉港亦皆沉船系树。夷船如敢窜入，究竟能否堵御？尚须妥为筹画，不可稍涉大意。运河东岸纤堤平坦，尤应设法布置。该逆枪炮猛烈，若仅恃土垒以为蔽卫，未必确有把握，仍当相度地势，另筹良法，务臻妥善。至启坝泄水一节，原为胶滞逆船起见，若甫见一二小船游奕，遽行启坝，纵被胶滞，剿杀无多，实为不值。该河督等总当预为筹画，成竹在胸，倘能将逆夷大船设法诱人，然后启坝泄水，俾联踪浅搁，进退维艰，再用火攻船筏围绕焚烧，定可成功。所调山东兵丁，因本境防守紧要难以调拨，已改调河南兵丁六百名，计日可到。本日又飞调陕甘兵一千名，谕令速赴清江。该河督等务即分别派拨，总以扼要得力为妥。其高邮、宝应等处，若将兵丁分派一二百名前往防御，未免过于单薄，殊属无益。至木筏业经扎就，所备共有若干？但乘流放下，务当运用有准，过早则无济于事，稍迟

又不得力，总要恰当逆船屯泊之际，酌量水势行走迟速，约计火药燃著之时，适与逆船相值，乘势火攻，必可制胜。更须严密防维，勿被汉奸乘间暗算，致有他虞。懍之！江北办理防堵事宜，军需设局以备交应，自不可少。惟现当筹画经费之际，该河督受恩深重，必应加意搏节，务求事宜核实，勿任虚糜。所有应用各款，如能于河工项下设法节省，以供支发，方免另行筹拨。其各厅捐制抬炮及铜山县知县赵毓丹捐硝二万八千斤，著麟庆即将该员等职名开单咨部议叙。此外如有捐资出力有裨军务者，并著随时奏请鼓励。

另片奏，团练乡勇，招致头目等语。著仍飭属随时团练，以资防御。甘泉捕役头目扬泳既熟悉枭匪情形，著准其招致驱遣。惟枭匪等情性无常，切须严防，勿为逆夷买用，反受其殃，当慎之又慎。

又但明伦奏，筹办防堵情形一折俱悉。著随同麟庆认真办理防筹事宜。其折内所称，多掘陷坑，暗置地雷等语。尤应密为布置，方可于事有济。所有扬州府地方，著但明伦妥为抚辑，以安众志而固疆圉。将此由六百里谕知麟庆、李湘棻，传谕但明伦，并谕令都勒丰阿、颢保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〇、著湖广总督裕泰将备兵一千名派员管带驰赴芜湖并速购沙木扎牌解芜应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著裕泰预备精兵一千名，以备安徽防堵江路之用。该督接奉后，谅已酌量挑备。现在逆船直达江宁，程樾采带兵赴援，驻扎芜湖，著裕泰即将前项兵丁，派委得力将弁迅速管带，驰赴

芜湖,交程懋采调用。并带大炮二十尊,火药二万斤,炮子五千斤,均交程懋采备用。并于此项官兵外,再备兵数百名及军械船只,以资后路接应。

再,前有旨令裕泰于湖广购办木料,制造战船,并雇备盐船,挑选水摸,探明逆船所在,派员驾往攻剿。谅已遵旨赶办。现据程懋兵奏,需用沙木扎牌,以备火攻。著该督速购沙木,扎成数十牌,派委干员解往芜湖,俾资应用。至该逆闯入长江,势更猖獗,咽喉要地岂堪容逆贼逗留?为今之计,非与水战,不能驱出长江,所有大船木筏必须多备。湖广素饶材木,该督务即飭属广为购买,以济军实。倘能乘风纵火,迅扫鲸鲵,懋建殊勋,仁膺上赏。(朱批:朕惟裕泰是望,奋勉为之。)

至前有旨令四川总兵桂明前赴安徽,随同程懋采办理防堵事务,并著裕泰飞咨四川并湖北入川沿途地方,催令星驰前赴芜湖,毋少稽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一、著参赞大臣齐慎应于苏省咽喉丹阳设法 严密布置毋令英人闯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

齐慎奏确查逆夷现在情形一折。据称逆夷每日将城砖拆毁,并将大马头木料,强拉百姓运至北教场,声言以作盖房之用。北固山上插有红旗,其大帮船只多已驶至江宁等语。览奏曷胜忿恨!该逆诡诈百端,情殊叵测。现在耆英、伊里布已驰往江宁会办一切矣。惟该逆既登北固山瞭望,陆路丹阳为常州、苏州咽喉地方,防范宜严。著齐慎督率将弁,激励兵丁,于各处要隘相度形势,设法严

密布置，毋令该逆得以闯入。昨有旨令奕经带兵前驻常州，听候著英等消息，万一丹阳有警，该参赞一面严守，一面咨会奕经，就近前来应援。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二、著安徽巡抚程霖采雇船设伏密行 火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

程霖采奏，驰抵芜湖，酌量改派防堵一折。布置尚为妥协，已由六百里谕令裕泰，迅将挑选精兵一千名赶赴芜湖应援，并催令桂明兼程前来矣。东、西梁山既可相对扼要，又有四合山、陈家洲两处犄角设伏，足资堵截。著即妥为布置，倘逆船驶入，痛加攻剿，庶该逆不敢泝流而上。所有大炮火药炮子等件，亦飭令裕泰迅速赶办解皖。沿江苇洲林立，正可因地乘时。据称已购备渔船三百只，分装芦柴引火之物，并雇募善于泗水之人，派参将经文泰带领勇健四百名，前往安置。所办甚好。惟此事切须密之又密，方不为该逆暗算，总当将船暗藏洲内，觑定逆船屯泊之处，或乘黑夜将小船前后左右围绕焚烧，复埋伏精兵以为接应，庶可令该逆无所逃命，聚而歼旃。若逆船尚未驶近，仓皇将火药虚放，及至拢近，反不得力。或离逆船尚远，彼已窥见设伏，有所准备，徒将数百只火攻之具尽付虚掷，殊觉可惜。且恐一失机会，更难著手。该抚务宜筹画尽善，使该逆进有所扼，退有所制，激励将士成此大功，仁膺懋赏，朕所望也。

另片奏，需用木牌等语。已飭裕泰赶紧购买沙木，扎成木牌，委员押解赴皖。并谕令于前调之兵一千名外，再备数百名，并军械

派员管带,随后接应。其所调河南之兵,已有旨飭赴淮、扬一带防堵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八三、监察御史黄宗汉奏为风闻镇江城陷是因海龄误杀良民激成溃散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军机处原折)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黄宗汉跪奏,为风闻镇江城陷,因误杀良民,激成溃散,请旨飭下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以靖物议而固民心,仰祈圣鉴事。

窃维逆夷侵犯海疆,内地奸宄为之导也,查拿汉奸实防夷之急务,而办理不善,汉奸未获,良民受害,其贻误有不可言者。即如镇江城陷,物议沸腾,命谓逆夷甫到江口,尚未攻扑府城,前任副都统海龄因查拿汉奸,误杀良民至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哗言而起,将海龄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百姓,百姓复与驻防官兵为仇。逆夷闻内变交作,即乘势直入府城,官兵士民各自逃走,统兵大臣等仓皇莫措。是镇江失守非抵御不力,乃民心先溃散也。

至海龄之死竟有谓被民戕害者,臣初得诸风闻,未敢遽信,数日以来,物议滋起,几于众口一辞。因思海龄既死,人复何仇,果系城陷殉难,一家俱尽节,其情形深堪恻,平日即办理不善,亦可稍赎前愆。其视临阵逃走事后捏报遇救得生者,殊属有间,公道自在人心,言之者不应如此痛恨。且前次阵亡殉难总督如裕谦,提督如陈化成,副都统如长喜,以及总兵以下大小员弁,既死之后,未有不曲为原谅者。何独于海龄情事追咎不已?人言恐非无因。江南地方正当防堵吃紧之际,诚如人言,酿成事变误国病民者,幸邀恤典,建立专祠,流离失所之民至今尚怀怨望,复何以作其同仇敌忾之气乎?此中关系乎海龄一身之节义者犹小,关系乎天下民心之好恶者

甚大。既有所闻，不敢不据实具奏。

请旨飭下督抚火吏明查暗访，确切根究。当时逆夷未经攻扑府城之先，海龄有无误杀良民如此之多？倘所杀者实系奸宄，并非戕害无辜，激成溃散，则海龄之死不因人言而掩其忠义之气，身后恤典，乃得以长垂不朽。如所杀者实系良民，则民心溃散，府城失守，海龄实为厉阶，死后尚有余辜，岂得幸邀恤贯，建立专祠？如此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俾薄海士民益晓然于民生之病苦，动关宵旰之忧勤，凡地方官办理不善，该大臣奏报不实之处，胥在圣明洞鉴之中。斯朝廷议功议恤之典，务协乎公是公非之心，不特生者不得冒昧图功，即死者亦不能侥幸议恤。庶苟免之徒益知警惕，忠良之气更加奋兴，物议由是胥平，民心因而永固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八四、安徽巡抚程懋采奏为遵旨筹备各攻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懋采跪奏，为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巳刻，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本日据着英奏，逆船西驶，渐至浦口、仪征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一编者。）仰见圣虑周详，预操胜算。臣跪聆之下，钦服难名。

伏查江、皖唇齿相依，前经臣派调本省官兵二千九百名，暨募乡勇一千二百名，择险设伏。并派徽州营参将经文泰，管带渔船三百只，预备火攻，相机兜剿。一面请调豫、楚官兵，随带大炮火药炮子。并飞咨两湖、江西各督抚，飭属代造木排，解皖应用，先后由驿驰奏在案。连日差探江省信息，诸臣意在议抚，倘令夷情反复，一经接到着英咨会，自当督兵进剿。惟是火攻器具，在所必需，节饬催藩司、安徽道，委员督属搜求沿江木排船只，又重价购求泗水

之人,以便设机焚击。其各营旧存法损劈止子母等炮,大不过四百斤,小者仅止数十斤,臣先遍访皖江,无人谙习铸炮,咨会邻省代雇良工。兹准湖北抚臣赵炳言函复,觅有炮匠周德芳等六名,咨送来皖。据称该工匠仅能铸造小炮,大炮未曾铸过,已在省局星飞赶造,犹恐缓不济急。臣熟商司道,据署臬司徐思庄查照古法,有用竹大将军颇称迅猛,现飭觅匠分手制造,如试放果能致远,亦足以破贼踪。一面调集减运粮艘,预备攻战。现在逆夷逼近江宁城外,倘竟汭流而上,皖省兵单力弱,独当一面固难胜算先操,且虑该夷乘此和议未成,潜入皖江游奕,不击则任其恣情窥探,自撒藩篱;击之又虑议败垂成,该夷有所借口。以臣愚昧之见,逆夷诡词要胁肆欲无厌,议抚则暂示权宜,会剿则实为长策,臣服膺圣谕,胆气倍增。

伏思江西、湖北等省俱在安徽上游,自应互相援应,与其各守各境,兵分力单,曷若结队连樯,乘流进击。臣受恩深重,当此军务紧急正勉图报效之秋,合无仰体皇上天恩,敕下两湖、江西各督抚臣挑选精兵,多备船筏巨炮及一切火攻器具,前来芜湖,与臣合力进剿,以遏其前;与河督臣由瓜州出击,以截其后;扬威将军统领大兵攻复镇江,以分其势;江宁摆城固守,俟各路大兵云集,内外夹攻,庶使该逆胆落,一鼓歼除。

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祇遵。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八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派员与英会

议粗定条款并请钤用御宝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嗅夷请求各款,委员连日会议,业经粗定条约,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因嗅夷猖獗,江宁万分危急,冒死允夷所请,并乞将

臣等从重治罪缘由驰奏在案。彼时实因安危呼吸，稍迟即变，是以权宜从事，暂戡凶锋，以便派委大员前往妥议。臣等于发给照会后，即委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按察使黄恩彤，于初九日乘夜出城，亲赴夷船，向该夷酋明白晓谕，并会议一切章程。即据夷酋吗哩逊等四人出舱相见，该侍卫等待以至诚，晓以大义，反复开导，而该夷酋等请求各款，坚执如前，加以驳诘，则负气不服。该侍卫等连日与之详议，始据该夷将通商输税各事宜粗定条款。迨诘以如果允准，所请兵船是否即行退出长江？该夷酋等声称，俟各款议定后，先给洋银六百万圆，伊等即将长江所泊各船全行退出吴淞口外，江宁、京口等处决不再有阻遏。惟镇海之招宝山、厦门之鼓浪屿及定海三处，须俟全银付清，方肯退还等语。该侍卫等以为期太久，复据理向争，该夷酋仅允将招宝山先行退出，其余仍执原议。（朱批：气忿之至！）据该侍卫等将诘办情形，禀经臣等公同熟筹，权其利害，均有难以拒绝之处，谨将酌办各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再，该夷于酌拟条款后，复据禀称：此次和好通商，既蒙皇帝恩准，并赏给马头，不胜欣感！惟万世利赖，在此一举，仍求将条款奏明皇帝批准，钤加御宝，伊等亦请伊国王盖用印信，两国分给，奉为世守，方可永结和好，不致再起兵端。再三吁请，情词极为迫切。该侍卫等告以中国无此体制。而吗哩逊则称：伊闻从前颁给各国敕书均用御宝，务求奏请于所议条款内钤盖御宝。如不见允，伊等回国后无以取信国王，必致再有争论。（朱批：可恶可恨之至！）所有前议各条，即可勿庸置议等语。是该夷之意，专以御宝之准用与否为向背从违。察其隐衷，实因悔祸厌兵，虑恐再有翻悔，欲为一劳永逸杜绝后患之计。该夷性本多疑，若非示以恩信，易启反侧之端，合无仰恳天恩，俯从所请，俾南北不致阻遏，商民立解倒悬，是所失者虽大，而所保全者尤为重大。

所有连日以来酌办夷务情形，谨合词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八六、钦差大臣耆英奏为所议条款 如不铃盖御宝英必决裂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军录)

再，目下事处万难，喫夷船只早出长江一日，早得一日相安。今喫夷请于所议条款内铃盖御宝，如蒙恩准，尚可救其燃眉，倘属难行，该逆定必决裂。屈期除遵旨飞咨扬威将军奕经，体察情形，或保守苏州，或前来救援。并飞咨扬州、苏州、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一体严防外。查省城附近之钟山、燕子矶一带险要处所，已为数百名逆夷所据，并安设大炮，一经开仗，势有难支。况城中满、绿各营兵丁及所调征兵，统计不满八千名，兵单炮少，祸在旦夕，倘江宁一有疏虞，苏州尤关紧要。

今奴才耆英、奴才伊里布虽无守土之责，究在江宁驻扎，是否会同督臣牛鉴、将军德珠布及提镇等守卫城池，抑或督率丹阳、句容后路官兵，择要堵御，以防内窜之处，伏候训示遵行，理合附片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难言！即有旨。

八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查明 旅顺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军录)

奴才禧恩跪奏，为遵旨查明旅顺口情形，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臣恭照七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道光二十二年七

月初一日奉上谕：盛京旅顺口地方紧要……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宵旰广思，无微不至，曷胜钦服。

伏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尚书奕经以奉天海口、旅顺口独当其冲，奏请预为把守。经前任将军耆英遵旨查明旅顺口居海洋幽僻之地，诸山环绕，海洋以外竟难窥伺，奉天扼要之区，尤有甚于此者等情复奏。本年二月间，奴才亲到旅顺海口逐加履勘，口门狭隘，南北相距一里余，东西相距半里余，水深六七尺，口内周围不过三四里。因其水势平稳，是以在该处停泊战船，以期保重，而战船亦须乘潮方能出入。逆夷大船断不能进口，其杉板小船虽可驶入，而岸上皆系荒山旷野，并无铺户店栈居民庐舍，无可垂涎，且其形如釜底，无隘可守，逆夷似不能据为巢穴，耆英谓旅顺口非奉天扼要之区，委系实情。

至耆英奏称，雇船四十只，派官四员，兵四十名，水手四十名扮作渔人，暗藏军器，在旅顺口外，铁山以南隍城岛以北洋面往来游奕，预备攻剿一节。奴才到彼时，即据水师营协领德特贺禀称，此项渔船不敢远入深洋。奴才面询该船户等，言亦属相符。当节在于口内浅水地方先行试看，已觉颠簸不稳，一遇洪涛巨浪，势必至随波而靡。且船身窄小，仅容数人，虽暗藏军器，何能顾及攻剿。并恐为逆夷所得，转用该船户等指引路径，其害将不可胜言，是以当令撤回，据实具奏在案。

惟旅顺口外即属大洋，且登陆以后，距水师营仅止十二里，为营兵驻扎之所，自应预加严备。奴才早已飭令该协领德特贺等，在洋面侦探，防护战船，并将炮位安置后路，勤练兵勇，择地暗设埋伏，逆夷倘敢深入，即可相机攻剿。至晓谕岛民内徙，严断接济，并填井置毒等事，亦经早飭料理妥协。只因旅顺口系属金州地面，是以将扼要安炮，添兵设伏，谨防后路各情形，归入办理金州海口事宜折内，一并奏闻，未及将旅顺口情形，另行详细声叙，以致上劳圣

主垂念。仰蒙训示周详，奴才惟有恪遵谕旨，倍加小心，随时随事加紧严防，不敢稍涉大意，有负委任。

再，查金州城距山海关一千五百余里，如有应须调取山海关内屯驻官兵之处，奴才酌量缓急，飞速奏闻，并知会都统哈琅阿相机办理。

所有遵旨查明旅顺口情形，理合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八八、浙江巡抚刘韵珂等奏为浙省

骤难捐造大号战船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军录)

浙江巡抚刘韵珂、署浙江巡抚卞士云跪奏，为浙省骤难捐造大号战船，谨先密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逆夷犯顺以来，恃其船坚炮利云云。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洞烛机宜，多方指示，跪诵之下，钦服难名。伏查逆夷恃其船炮，犯我瀛壖，两载以来，濒海各省列兵戍守，戒备不为不严，而逆踪所到，均难免疏失。此非尽由该逆之强，实缘攻剿乏具，战既不能必克，遂致防守亦不足恃。粤、闽、江、浙之惶惶，即是之故。是制造大号战船，实为破夷保境之要。臣等先亦见及于此，但逆船高大，巍如山立，其木质坚劲，俨同铁石，实非寻常船只可比。我若制造战船与之海上相持，纵不必竟如逆船之坚大，然亦须不甚悬殊，每船可以多载大炮，庶足收战胜攻取之效。所需木料非大而坚者不能合用，浙省所产多系松杉等木，其质本松，且亦并无极大之材。向来民间所用坚大木料，非贩自川、楚，即来于福建。其贩自川、楚者必须涉历长江，而来于福建者亦应经由瀛海。现在洋面江面均有逆船梗阻，

木植既无从贩运，况此等船只须制于沿海塗边，造成后方能就近牵援入海。查定海、镇海均有夷踪，乍浦密迩吴淞，该处尚有夷船停泊，此外温、台各洋又屡有番舶往来游奕，是浙省临海各属实难觅僻静处所。若竟于该数处设厂制造，则匠工蚁聚，声息必彰，断难掩逆夷耳目。诚如圣谕，该逆必设计阻挠，乘机抢劫，转致贻害地方。且浙省殷富半隶宁波，计自逆夷滋扰以来，不特宁郡之殷富尚未归来，即杭、嘉、绍三府之殷富亦多迁避，劝捐亦非易易。臣等公同密议，此时浙省情形似难骤议制造，应俟夷务稍平，道路通达，殷富遄归，容臣等向急公好义之人妥为劝谕，俾令捐资营造，以济军用。设捐输未能踊跃，并当奏请动拨帑金赶紧购制，以为善后永图，仰副圣主绥靖海疆至意。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是否有当，谨密折由驿奏复，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八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病势稍痊力疾回任供职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微臣病势稍痊，力疾回任供职，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患病沉重，奏奉恩旨赏假一个月调理。迨假满之后，病未轻减，精神涣散，势难如期销假。复于六月二十二日奏恳展假二十日调治，声明俟稍可撑拄，即行回任视事。现尚未奉批回，而展假之期转瞬届满，窃念臣自乞假以来，先后已及五旬，而连初病卧床不起之时，合并计算业已七十余日。所延医者不止一人，姜桂频投，参苓并进，现在偏枯旧症虽毫未痊愈，而舌心渗血日只四五次，较前已减，饮食渐进，气体亦觉稍充。每日自朝至暮，竟有数时

可以久坐，医者以再服补剂，精力尚可望增，此皆仰赖圣主福庇，非臣梦想之所能期。

伏查致身事君，人臣之常分，况臣仰邀殊遇，浹髓沦肌，尽瘁鞠躬，久已矢诸五内。前之两次请假，实因病莫能与，万不得已。今兹疾已稍减，岂敢养息偷安。且逆夷在江省猖獗异常，现在钦差大臣耆英等设法羁縻，而该逆贪诈性成，能否帖伏，尚未可定。设令复有反复，难保不重犯浙省。查杭州省城之所恃以为卫者，全在尖山口外之暗沙，足以阻遏夷踪。近闻潮汐甚旺，暗沙已形冲刷，汪洋巨浸，拦截无从，而调防各省官大半遣赴江苏杭城等处，军势皆单，是此时浙省人或以为暂安，而臣则仍以为可危。缘逆夷既敢深入长江，必将藐视钱江也。思患预防迄无良策，因忆逆夷伪示每有安抚百姓之语，迹其抚民之心，隐寓畏民之意。（朱批：极是！）惟有激发民心，固结众志，以期杜祸于未萌。臣于去秋自镇海旋省，日向省中绅耆士庶谆切劝谕，晓以利害，激以忠义，人情颇知感奋。今事越经年，小民之心难免久而生懈，臣现在精力稍可支持，自应即出任事，与僚属绅民再筹防堵机宜，以靖地方而期捍卫。惟臣病势甫觉稍瘳，精神终未如旧，每至申酉之间，仍觉心旌震荡，舌血亦复较多，其势尚难耐劳。现于本月初六日起，先与司道府厅州县等陆续接晤，将一切应办事宜分别筹画，至十二日再行接印任事，核办文案，以冀稍节辛劳，不致复形委顿，仰副圣主作育生成至意。

所有微臣病势稍瘳回任供职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奏稍慰。知道了。钦此。

九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查明马匹
不敷实情并可奏请拨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分拨各营马匹一折。据称由京解来马一千匹照数验收，拨给现驻新河口之吉林、黑龙江兵七百六十四匹，拨往察哈尔官兵二百三十六匹。该处官兵除拨给外，尚短马一百五十四匹，现于续调来京之直隶营马内拨补。其前由山海关、高桥二处调赴天津之吉林、黑龙江兵，亦间有倒毙马匹，俟查明另行核办等语。现在南苑牧放马匹原以备天津官兵调拨，该处官兵马匹既间有倒毙，挑去马一千匹，仍属不敷拨补，尽可随时奏拨，俾资骑用。著赛尚阿等据实查明，奏请拨解，仍飭该官兵等妥为牧放。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一、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照所奏
办理南粮回空军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

李湘棻奏预筹办理情形一折。据奏南粮回空军船业已函商朱树，将不出江口可以归次者提令前行，其必由江口始能归次者，相度地势，划清处所，责成帮弁及地方官妥为弹压等语。著照所议办理。其调剂约束章程，均俟到浦后，会同朱树妥筹具奏。至选练兵

勇,制备器械,务当妥速筹办,认真弹压,总期得收实效。所奏逆夷贼贖私梟导逆决湖,及御史吕贤基折,早经谕知麟庆密为防范矣。所奏江北及河漕兵丁随时调遣之处,已谕令朱树、麟庆并顺保仿知各营听调。昨复有旨谕陕甘督抚,挑选精兵一千名速赴浙江浦,以资防御。该署少卿务须慎益加慎,与朱树、麟庆相度机宜,和衷共济,勿负委任。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二、礼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议海龄恤典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军录)

礼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赐恤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内阁抄出,奉上谕:著英奏,查明镇江城陷时,京口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同时殉节,该副都统为国捐躯,忠义可嘉,著加恩照都统例赐恤。并著著英派委委员,寻覓该副都统及伊妻伊孙尸身,妥为盛殓,并查其现存子女,一同护送回籍。该副都统有子几人,著俟百日孝满后,由该旗查明,一并带领引见,候朕施恩。俟军务完竣,著该地方官建立专祠,以表忠尽,伊妻及伊次孙俱著附祠。又据奏骁骑校祥云投水,殊堪恻恻,著著英于查明确实,咨部加等赐恤,并著于该副都统祠内一并附祀。钦此。并准兵部咨称:七月初六日具奏,原任京口副都统海龄请给恤赏一折。奉上谕:京口副都统海龄著照都统阵亡例赐恤。钦此钦遵。知照到部。查例载,文武官员阵亡者,先由兵部议给恤银,得旨后移文过部,奏请给与祭葬银两。一品官全葬银五百两,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遣官读文致祭。应否与谥,请旨定夺。凡与谥者,内閣撰拟谥号,工部给碑价银三百五十两,本家自行建立。祭文碑文交翰林院撰拟。不与谥者,祭文交内閣撰拟,并行查事迹,交翰林院立传。又八旗阵亡二品以上官员入祀京师昭忠祠,仍入祀各

阵亡地方府城昭忠祠。又例载，阵亡官员全家随任被害者，令该督抚查明各该员，即由原籍地方官每家给银三十两，合建一坊，无论男妇，俱令题名其上。其本邑忠义孝弟祠及节孝祠内，照例设位致祭各等语。今京口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同时殉节，奉旨照都统例赐恤。除钦遵谕旨俟军务完竣，著该地方官建立专祠，由臣部行文，该督抚遵照办理外。应请照一品官例，给与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全葬银五百两。遣官读文致祭，祭文交该衙门撰拟，并照例入祀京师昭忠祠，仍入祀阵亡地方府城昭忠祠。行查事迹，造册送部，交翰林院立传。至海龄之妻及其次孙应俟该督等查明旗分姓氏，造册送部，再行分别具题。其应否与谥之处，伏候钦定，恭俟令下，行文各该衙门遵照办理。

为此谨奏请旨。

九三、著漕运总督朱树等可酌调狼山镇所属 各汛及河漕兵丁备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奉上谕：

李湘棻奏，接奉廷寄，密咨商办情形一折。据称，现在回空军船长淮等帮衔尾而下，拟将不出江口可以归次者提前令行；必由江口始能归次者，划清停泊处所，责成地方官妥为弹压。去江南境不可过远，逆夷退窜，即可乘隙出口。其现调河南官兵可当一路，分防恐不能联络，请就近于狼山镇所辖之扬州、泰州、泰兴、掘港等营，及河漕两营之滨临湖海者，临时酌量调遣等语。著朱树、麟庆会同该署少卿，于狼山镇所属江北各汛及河漕兵弁内，相度事机，酌予调遣。如实有缓急不及会衔之处，亦著飭知各营随时听调，毋误机宜。其回空漕船调剂约束章程，亦著会商妥办。将此由四百里谕

知朱树、麟庆，并谕顺保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四、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公同熟商如英人就我 范围即可筹定大局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署副都统伊、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夷船大帮聚集江面，现拟设法羁縻一折。据奏逆船大小八十余只驶入江面，声言初六日开仗。经牛鉴等派令徐家槐、陈志刚、张禧发给照会，向其开导，该夷日公商良久，鸣炮传令，夷兵次第回船等语。览奏已悉。现在事务紧急，该酋既有不敢得罪中国，情愿听候商议之语。耆英已抵省垣，著与伊里布、牛鉴公同熟商，如果就我范围，即可筹定大局，一切不为遥制，前降谕旨甚明。惟据奏骄横之性已成，贪婪之心无厌。所见甚是。必须通盘筹算，永绝祸根，慎毋狃于救急之策，仍堕奸谋，致贻后患。据奏南城仪凤门最关紧要。现在兵炮渐集，著俟佐领塔芬布等回报后，如情词恭顺，再遣职分较大之员速行定议。倘竟桀骜不驯，难以理谕，现在兵力已集，地险可守，全在该大臣等激励将士，或意出奇制胜，懋建殊勋，该大臣等之功甚伟也。

另片奏，议有成说，该大臣等面见该酋定局等语。逆夷狡谲异常，该大臣等不值以身试险，朕意总以不见面为是。倘议有成言，大局全定，自当昭示大信，消其疑虑。但必俟该夷兵船全数退出，酌定适中地方，约令夷目前来，该大臣等方与面见，切勿轻上夷船，致有意外之变。所请伊里布暂戴头品顶翎，及张禧暂戴军功顶戴之处，均准如所请行。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严拒英人对福州通商之 请求并切实议定英国撤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署副都统伊、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形势万分危急，姑允所请一折。前有旨谕知耆英等便宜从事，不为遥制，原为保全民命起见。兹据奏称，该夷将请求各款开单索讨，并因传有调兵防剿之信，又复换旗安炮，江南民风柔懦，男妇数万号呼吁救，已据该大臣等允其所请等语。览奏不胜愤恨！继念江南数百万生灵，一经开仗，安危难保，既经该大臣等权宜应允，朕亦只可以民命为重。惟所称本年先交洋钱六百万圆，从何措给？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其福州一处内地系属陆路，且山径丛杂，商旅不便，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复求福州。耆英等再行商酌，将福州一处撤去，即万不得已，或于闽省泉州附近酌与通商，均著妥行定议。惟该夷既称，能如所请，不敢再启兵端。现在业经俯允，该夷如何退出长江，各省夷船如何遣散回国，该大臣等必当切实议定，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徒碍目前，仍成不了之局！所请从重治罪之处，著无庸议。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六、著江苏巡抚程番采确实查明海龄 死因及镇江失守原因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谕：

前因镇江失守，副都统海龄自缢殉难，念其为国捐躯，特加优恤。兹有人奏，逆夷甫到江口，尚未攻扑府城，因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逆夷探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奸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若将原折抄给程霁采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是否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弭。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九七、著铁麟拟奏奖励捐输马匹 之察哈尔满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察哈尔前锋呈请捐输马匹一折。此次调派来津防堵之察哈尔兵丁内，前锋阿木固朗等，因所骑官马于途次间有倒毙，呈请各自捐输，稍纾报效，洵属急公好义。所捐马匹著即由该旗收齐，交商都马群牧放。该前锋等应如何分别奖励之处，著交铁麟等酌拟具奏，再降谕旨。

钦此。

九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法人则济勒声称 欲劝英国息兵已乘船来省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佛郎西亚国兵船一只泊近吴淞口外，

夷目则济勒乘坐三板，早晚驶赴江宁，据称欲为啖咭喇国功和息兵，现将办理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据苏松太道巫宜稷禀称：六月二十四日，有佛郎西亚国来兵船一只停泊吴淞口外，其夷目则济勒于七月初四日投书求见。该道于城外相见，询其来意。据通事金万金译称：伊国向在广东通商，与天朝最好，今国王因闻啖夷内犯，特派兵船两只，驶赴中国探听消息。伊船于上年十月抵粤，尚有一只未到，并非啖夷纠纷而来。若蒙奏明大皇帝，准啖夷设一夷官，在京办事^①，与俄罗斯等国相同，自必心服。现欲前赴扬子江，先见噶喇渣，后见总督大人，劝令啖夷戡兵。并说伊船驶赴长江，恐官民指为助战之船，转多疑虑，请代雇民船一、二只，即日前往等语。该道谕以代为雇船，须俟申详定夺。该夷目回船驶出吴淞口外，禀请示遵前来。

当于该道禀内批示：该佛郎西亚一国在广东省黄埔地方泊船通市，二百年来，洵属与天朝最好。此次因闻啖夷内犯中华，欲赴扬子江劝令戡兵，具见恭顺之忧，殊堪嘉尚！惟啖夷现在省城恳请通商，业经会奏乞恩，日内奉到谕旨，该啖咭喇兵船即全数退出大江以外。想则济勒闻之，定必欢喜非常，不负其远来劝和之意。至所称奏明大皇帝，准啖夷在京设一夷官，与俄罗斯等国相同一节。乾隆五十八年，啖咭喇国本有此请，因事不可行，高宗纯皇帝特赦谕该国王，止其所请。现在啖咭喇求恳条约，并无此款，自可毋庸置议。惟则济勒重洋远来，闻啖咭喇戡兵之信，无须再赴扬子江，致劳往返。该道应劝令该夷目早日回航，俾免官民人等指为助战之船，多所疑虑，则愈见该国与天朝和好之情，该夷目奉使讲解之意等情。

一面批飭该道妥为办理，一面缮折具奏闻。复据巫宜稷禀称：初八日，该佛郎西亚夷目驾坐三板夷船，装有夷人二十余名，跳上

^① 此为道光帝朱笔所点。

王裕隆沙船, 声言雇往南京讲和。水手不允, 夷人即硬自起碇, 飞往北驶, 各水手凫水逃走, 尚有一人被其带去等情。臣查佛郎西亚国在前明最为强横, 火器中佛郎机一种, 即由该国传入中华。近年稍为衰弱, 在广东通市纳税, 尚称恭谨。此次驾船来江, 名为劝啖咭喇戡兵, 诚恐欲乘战争不息之时, 该夷目出而讲解, 难保非因图见好天朝, 冀可借端要求, 实难预定。(朱批: 不为未见。) 然臣探闻啖咭喇国雄长海外, 诸蕃皆视为向背, 该国效顺天朝, 各国无不屏息。故于啖夷恳请通商各事, 会同钦差大臣耆英等赶为奏乞恩施, 原以解内地倒悬之急, 并以销诸夷窥伺之萌。

今则济勒只带兵船一只, 断不敢遽形横恣, 而粤东向准通商, 亦万不肯舍其生计, 轻事贪求, 无非希冀存心, 姑为尝试。现在既已抢坐沙船, 带路来省, 惟有俟其到后, 仍即委员面见该夷目, 以臣批示该道巫宜葆稟内事理, 好言开导, 劝令即回广东, 该夷目当亦无可借口。而啖咭喇领事噶喇渣等仰荷大皇帝逾格天恩, 感激出于至诚, 现尚泊船江面, 无不乐为我用。并当谕令噶喇渣, 俟则济勒到宁之日, 谆囑回至吴淞口外, 带领兵船归国, 不使其逗留日久, 别滋事端, 仰副我皇上绥靖外藩之至意。臣与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 彼此熟商, 意见相同。

所有佛郎西亚国夷目有信来宁, 酌拟办理缘由, 谨恭折由驿具奏, 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 即有旨。钦此。

九九、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据稟英官表示

如法船来省当劝令回去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录)

再, 臣前遣弁张攀龙赴啖咭喇夷船议事, 据该船小夷目等, 以佛郎西国现有兵船来江, 难免要生希冀, 天朝与我讲和, 正好无事

等情，向该弁告知。该弁当询以如果前来，作何办法？该小夷目等声称：佛郎西国如有船到此，我等不难向其讲解，劝令回去等语。比经该弁密禀，臣初不信以为准，但该小夷目等必系探闻 噶渣等素有此说，方与该弁闲谈。该兵官则济勒到后，臣先飭令委员等与噶哈喇夷目谈及，看其如何回复，即可相机办理。

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〇〇、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停泊安 谿并条款由英另译汉字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录)

再，噶哈喇夷船停泊省城江面，自前此奏请乞恩之后，夷情极为安谧，番兵并无滋扰。本日四等侍卫成龄等前赴该船商量事宜，知该夷人将前奏清单数条另译汉字条款。省城民气恬和，防守仍极严密。

谨附片陈明，仰慰宸廑，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〇一、署山东巡抚麟魁奏陈东省 河防重于海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录)

吏部左侍郎·署山东巡抚臣麟魁跪奏，为东省现在情形，河防重于海防，先期分别筹议，据实奏闻事，仰祈圣鉴事。

窃以攘外必先于安内，社患尤重于未形。内既安则人心不摇，而根本自固；患未形则措施暇豫，而计虑易周。自逆夷犯顺，各省沿海郡县征兵防御，东省登州府城虽僻处偏隅，而临滨大洋，故两

年以来添调省西官兵节节防堵,不敢以地非冲要,稍涉疏懈。此固就一时之情形,不容不严为之设守也。至于今日时异势殊,外洋之侵侮固合巡防,而内隐地之隐忧尤关切要,亟宜分别轻重,先事熟筹。臣忝权封圻,职无旁贷,谨就管见所及,为我皇上详晰陈之。

查东省后卫两河,上连直隶,下达江淮,绵亘千里,为南北空重军船经由要路。南船之往返必取道于扬子江,现在三进尾帮全入东境,回空头帮业已挽进卫河。统计二千数百号粮船,大半皆在东省境内,一船水手十余名,合计全帮不下数万人。一闻镇江失守,扬子江为贼所扼,南归无路,人人惊惶。万一八、九月之间江省贼氛未能速靖,则此二千数百号粮艘,除淮安等帮尚可归队外,其余军船不能不于北路分段守泊。各船水手多系犷悍凶徒,平时往返一过,尚虞结队横行,难以约束,矧旷日持久,聚此数万凶匪于沿河一带,岂能不别滋事端。且运河地界既隶兖、济,又近沂、曹,该三府一州夙为东省著名强悍之区,教匪盗贼、私贩盐梟以及掖刀凶徒狡焉思逞者,所在皆有。虽现在年谷顺成,无机窃发,而群凶聚处勾结为患,实亦事在意中。加以兖、曹两镇附近运河之兵多已调来登郡,腹地空虚,禁防疏懈。臣现又驻守登州,距运河较远州县,几及二千里,驿程偏僻,各属文禀往返非十余日不达。设有缓急,实属鞭长莫及,筹计及此,不禁梦寐悬心,寝食俱废。而自抵登州察看形势,郡治荒僻,人户瘠贫,既非海舶马头,亦非驿路要津。逆夷贪诈,志图胁掳,其在江、浙等省非冲要之地不占,非殷富之区不入。以此测度贼情,未必垂涎登郡。矧现在该逆分扰江省,全力往南,则北驻之谣,明属声东击西,多方误我。若信其恫喝虚词,专以防海口务,置根本重地于不顾,窃恐外患未来,而内忧渐起,事机一误,难可复追。

臣悉心参酌,通盘筹计,此时沿海之防兵虽未便遽撤,而沿河之屯戍亟宜预筹。查现驻海口之兖州镇所属中右两营兵四百名,泰安营兵二百名,沂州营兵一百名,曹州镇所属之东昌营兵一百

名，高唐营兵二百名，临清营兵一百名，海州营兵一百五十名，皆附近运河，地处南北冲要。臣拟俟秋凉之后察看情形，如果回空军船不能南下，而海上气候渐寒，防兵可以稍减，即将此八营官兵一千二百五十名先行调回本汛，与各该营留存官兵分布河干，以资弹压。除此调回各兵，核计登州府尚留臣标左右两营兵三百名，济南城守营兵一百名，青州营兵二百名，莱州、寿乐两营兵一百五十名，并登州镇本标中右两营兵六百名，以之守御，足壮声威。设有缓急，查青州满营官兵除上年调往江宁外，尚存兵一千名。该府距登州较近，临时尚可酌调，以备防剿。至登郡防堵事宜业已办有成规，且现有登州镇臣玉明及登莱青道王镇足资统驭。臣前过省城未及停泊，即行来登，于省西沿河一带情形未能请悉。驻登以来专注海防，其漕运诸事，惟责成于司漕文武员弁，未克分身兼顾。抚臣托浑布自回省后病势日重，又不能就近督办。臣拟拜折后，即由登起身，暂行回省，督同司道详察河路形势，预筹防范事宜，妥为布置。俟筹定之后，或仍赴登督防，或即在省居中调度，以期东西皆可策应，俾免顾此失彼之虞。临时察看事机，再行奏明办〔理〕。

所有现在河防重于海防，先期分别筹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〇二、署山东巡抚麟魁奏为遵旨 详查海防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录）

吏部左侍郎·署山东巡抚臣麟魁跪奏，为遵旨详查，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登州府城，东北两面环海水……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抵登州后，详

晰履勘府城形势，北面水城虽傍海为垣，逼近口岸，而距岸较近之处，水势尚浅。当于潮长水旺之时，派员逐节测量，距岸一里，水深止于二托，逐里渐增，至十二里以外，始深二十二托，约深十余丈。城外东北两间段排筑沙堤，高三丈五尺，屹如长城，沙性软而滑，炮丸所不能透入，尚堪捍卫。查府城基址高于沙堤，基址高于海面，臣派委委员，驾驶海船往洋面回望，在海面二三里以外，始见城头，五六里外亦仅见城墙之半。其城北面女墙垛口较多，天桥口、蓬莱阁簷头形势较高，沙堤不能遍护，前备棉被恐尚不敷遮盖，现又令登莱青道飭属再行添置一千条，预备临时酌量挡护。其余存贮火药库房亦全用棉被盖护，以防逆炮轰烧。度计该逆桅上之炮，其势必高过沙堤，难保不轰入城内，然桅上可以置炮，必系大号逆船，非数十丈之中泓不能停泊。现测近城水势，十余里以外仅深十余丈，则该逆大船必不能贴岸，其桅上之炮技无所施。即能轰入，已属强弩之末，摧坚无力。至逆夷欲以马车驾炮，陆路接仗，既在陆路，彼之炮力所及，我之抬炮抬枪亦能及彼，再于临时酌核情形，度逆匪可以扑岸之处，多挖濠沟，多设陷阱，似足遏其奔冲。总之，逆夷虽船坚炮烈，诡计多端，而我之所以未能取胜者，实由于军心不固，望见帆影，辄先惊窜，遂致寇至如入无人之境。臣惟有凛遵谕旨，申明纪律，激励军心，务使人人有敌忾之思而无退缩之志，以仰慰圣主垂廑海防之至意。

所有遵旨查明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抚臣托浑布先因病重回省，未及会勘，是以未经列衔，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一〇三、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盐船难以 驾驶拟赶扎木筏以资攻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湖北巡抚臣赵炳言跪奏，为楚岸盐船体质笨滞，难以驾驶，现拟赶扎木筏，添雇划船，招募水手，以资攻剿，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裕泰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初九初十等日，先后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朕闻江、广盐船云云。钦此。又奉上谕：现在逆焰方张。云云。钦此。伏查吴、楚各郡大半滨江，现在镇江既已失守，则大江一带在在皆需防范，是守江重于守城，水战急于陆战，亟应修备战船，添募水勇，设法堵剿，使天堑不致有梗阻之虞，斯为至要。臣等日夜筹维，正深焦灼。兹复钦奉前因，当即遵查楚岸现在停泊盐船，虽有一千数百余只，为其船头尾高耸，形势陡湾，吃水甚深。大者装盐至一千数百引，计重五六千石不等，体质笨滞，非风不行。小者多系巴杆吊钩等项装载货物之船，不甚坚固，似难以之御敌。且引盐在船，亦无处可以卸载，其余货船虽多半属板薄钉稀，难以架炮，即救生船体质亦小，与渡船大略相同，现存为数无多，均属不堪适用。因思逆夷两载以来，恃其船坚炮烈，兼有汉奸勾结，所向披靡，恣横无忌，今以内地船只炮械与之对敌，诚恐难操必胜之权。窃计逆炮虽猛，宜于远而不宜于近，能上击而不能下及，若以渔船小划散布江而，则非其大炮可及，似当用间出奇，乘其不备，蜂拥而前，聚而击之，或亦制胜之一道。查木牌一项向系川南等帮木商扎成，至汉转运下游，刻下尚多停泊未运之木。今拟用木扎筏数十座，取其整木，纵横平铺，风不能翻，浪不能沉，每筏以宽二丈、长四五丈为率，筏前安设木架，酌定高低，平排如堵。外用牛皮包厢(镣)，加以絮被遮蔽于内，以防敌贼火炮，仍各用铁索一字

排联，横于江面。如遇逆船，既不能越过，兼可顺流冲击，可攻可守。

筏内酌派官兵，安设枪炮火箭水笼云梯及各项器械。每筏各随带渔划小哨船数十只，多募熟谙水手，顺流鼓棹，侦探策应。仍选雇民船，但取坚实，不拘名目，加帮稳固，钉以环钩，为连环舟式，可分可合。中载柴草火器，各随筏后以备焚攻。惟木筏只宜顺水，艰于转侧，不能乘风飞驶，仍当随时侦探，遇有可乘之机，则弃筏登划，飞棹前进，以多为胜，趋避自如，较为得力。

至水摸一项，多在四川，而湖北宜昌府属之归州、巴东一带亦有之。汉阳虽有，为数无多，其深悉水情能于江底潜藏半日者，亦颇难其人。向来打捞沉溺铜铅多用绳，将水摸系拉，始能下水捞取，非如能行水面潜伏水底者可比。然此项水摸人等，究于江面水性是所熟悉，臣裕泰已飞行宜昌等府，飭令赶紧选雇多名，迅速解省。或令驾驶船筏，往来伺应，或令潜伏水中，坏其船缆，总期相机布置，设法办理，并选派弁兵，练习水战。臣等仍随时激扬士气，待以至诚，以鼓其勇敢忠愤之志。惟扎造木筏稍需时日，容俟严催赶造，一有成局，即妥议章程另行恭折具奏。一面探明逆船现在何处，亦即派委得力员弁管带，驶往策应。臣等受恩深重，当兹逆焰披猖，恨不灭此朝食，共泄神人之愤。惟有督率司道，悉心筹办，务期得资实用，以仰副圣主指示机宜，宵旰勤筹之至意。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先行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〇四、湖广总督裕泰等奏报派湖北兵 一千名赴皖协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湖北巡抚臣赵炳言跪奏，为皖省前调兵丁先

在湖北各营预行拣派，现准咨取，已飭赶紧起程，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三日奉上谕：据程林采奏，因防堵江路，已咨会湖北督抚先行预备精兵一千名，以备该抚咨调等语……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承准此，遵查前准安徽抚臣程林采来咨，以逆夷驶入江面滋扰，奉旨：著于该省要隘设法严防。若兵数不敷，一面飞调，一面奏闻等因。钦此。移咨臣等就近预选精兵一千名，俟看夷情果为叵测，即行飞调赴皖，协同防剿等因。当经臣裕泰在于湖北督抚两标派兵二百名，提标派兵三百名，鄖阳镇标派兵三百名，宜昌镇标派兵二百名，共兵一千名。分别咨行，预为挑选，配齐器械，一俟续接皖省来文，即行飭委将弁带领起程，并恭折由驿具奏在案。

兹钦奉前因，并准安徽抚臣来咨，以察看芜湖兵力单薄，请飭前调之兵赴皖协防。臣等查湖南各营距皖较远，兼有重湖之隔，若另行改派，诚恐缓不济急。现已飞飭湖北各营，迅将前派之兵一千名，遵委将备分起管带，驰赴安徽抚臣行营，听候调遣。惟逆夷闯入江面，益肆猖獗，防剿皆资兵力，必须宽为准备。而湖北滨临大江，亦须预行筹堵，臣裕泰业已飞咨署湖南提臣台涌，密为预派精兵四五百名，以备续调。

除咨明湖南抚臣查照外，谨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〇五、著扬威将军奕经照所奏派兵赴皖并听候耆英消息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翻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奉上谕：

奕经奏筹拨精兵赴皖防堵一折。据称汉中镇总兵德坤所带官兵千名，现已驰赴江苏，归入齐慎大队。其调赴江苏之寿春镇兵五百名，原系署总兵岱昌管带，现派就近调赴安徽，复于大营官兵内抽出二、三百名交付管带，俾资防守等语。均著照所议办理。耆英等现在会办羁縻事宜，该将军著仍恪遵前旨，听候耆英消息。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六、御史安诗奏请严查上海失事逃走各员弁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原折)

山西道监察御史臣安诗跪奏，为风闻上海失事时员弁走散情形，仰祈圣鉴事。

臣恭阅邸抄，七月初三日奉上谕：牛鉴奏，上海文武官员下落等语。上海县典史杨庆恩捐躯殉节，情殊可悯，该部照例赐恤。余仍著该督查明确实具奏。钦此。仰见圣明洞烛，无微不照。在督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代为讳饰，惟所凭者委员之查访，则难保无不实不尽之处。此次失事，大员如提臣，小员如典吏，皆经殉节，昭昭在人耳目，而其余各员弁尚未查明者，职此之故。臣闻徐州镇黄(王)志元调防吴淞，兵号七百，实则五百，发给兵粮，每名扣

制钱四文，兵不为用，骚扰尤甚。督臣将数兵插箭，令守小沙背，当提臣在炮台击坏逆夷兵船之际，渐欲退出小沙背，忽放信炮，该镇先走，逆夷即拥至，从此登岸。帮办宝山县周沐润、县令周恭寿俱走嘉定，为五月初八日事。初十日，上海典史杨庆恩通禀，巫道员与县令刘光斗于初九日不知去向。乡民毁道署、县署及漕总房屋，迁徙一空。刘令旋为乡民所得，欲甘心焉，右营游击凤（封）某谕之始散。而武弁某竟有行刺该游击之事，以其不肯走也。武弁某送信至吴淞，逆夷遂于十一日入上海城，洪口炮台已无一兵，杨典史殉节于黄浦。臣所闻如是，至该游击系何名？既曾为刘令谕散乡民，可即问之刘令。武弁某系何营之弁？既曾行刺该游击，可即令该游击指出其人，相应请旨密饬严查，毋得稍有回护。庶文武员弁各知儆戒，办理堵剿事宜不至再蹈复辙，则逆夷不足平也。

总之，近时结习，媮为一切，无事则玩忽纵恣，有事则侥幸苟免，官不恤民，民不附官，将不恤兵，兵不附将，兵民既非一体，何以众志成城？甚至兵不剿寇而剿民，民不畏寇而畏兵。逆夷更声言，只与兵弁为仇，不与乡民为难。乡民受官兵之骚扰，而土匪乘之，溃逃之后，益肆淫掠，以致不顾身家，图泄私忿。国家设立文武员弁为何？而任令卫民者转而害民，岂不知民惟邦本乎？故必大加惩戒，然后可力挽颓风，民志既伸，民心自固，作忠义之气，杜奸宄之萌，必能家自为战，人自为守，凡吾赤子，皆干城也。语云：感应之机，捷于桴鼓，其收效固即在旦夕间。臣籍隶海滨，蒿目时难，例许风闻言事，用敢视缕上陈。

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〇七、江苏按察使崇恩奏报查看苏州府各湖及各镇口设防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①(军录)

再，奴才前此叠奉抚臣飭委，先后赴吴江县之王江泾、常熟县之福山各镇口防堵。该处或地居腹里，或河道行回，夷船势难深入，居民尚属安堵。此次驻守崑山协防，复查松属泖湖外，滨江海内汇淀山各湖，直通省会，最为扼要之区。奴才周历履勘，该处湖面虽宽，惟泖口之水较深，而湖心率皆平浅，兼多鱼箭芦沙，其与淀山湖毗连口门较大之大拦路上汲水港、和尚渠等处，均已沉船下桩，处处湮塞，亦不虞逆艇驶进。现在崑松一带农民照常耕作，商贾依旧安业。至附近上、宝之嘉定、青浦等县，舆情镇定，且能团结乡民，协助兵力，极为整固。

知关宸廑，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〇八、著靖逆将军奕山等制造战船并飭李致和马永炽来京听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水师提督吴，传谕粤海关监督文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上谕：

沿海向备战船，原以为巡哨御侮之需，近来各省多半废弛，不能适用，是以海氛不靖，御寇无资。广东为沿海首要之区，必应先行整顿。前经降旨，谕令该省制造大号战船，自必早为筹画，妥密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办理。惟此项战船，无论大小，总以坚固适用为主，并能于中间安设炮位，若仅依向来水师战船修造，仍属有名无实。著该将军等极力讲求，雇觅工匠，迅将各项大小战船赶紧制造。其式样如何，著先行绘图贴说，驰奏呈览。如木料不能坚实，制造不能如法，将来经朕派员查出，唯奕山等是问。倘一时不克凑集，如有可购买之处，著先行设法购买。

再，闻推升游击李致和现在广东当差，即选知县马永炽亦在广东带勇，该二员习知修筑炮台训练藤牌等事，著祁埴飭令该二员挑带藤牌手三、四名，酌带藤牌数十面，来京听用。并著文丰办理坚厚竹盔一百顶，解交内务府造办处，毋稍迟误。将此谕知奕山、祁埴、梁宝常、吴建勋，并传谕文丰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〇九、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再加察访上海 镇江失守实在情形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上谕：

前因镇江失守，经耆英等奏报，副都统海龄自缢殉难。念其为国捐躯，特加优恤。昨有人奏，逆夷甫到江口，尚未攻扑府城，因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纵兵开炮轰击，逆夷探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又有人奏，上海失事时，徐州镇总兵王志元添报兵数，克扣兵粮，以致兵不为用，该镇先走。宝山县知县周恭寿、帮办知县周沐润于五月初八日俱走嘉定。上海道巫宜禔、知县刘光斗于初九日不知去向。该县被民拿住，经游击凤（封）某谕散。又有武弁某欲刺该游击之事等语。所奏镇江、上海失守情形，与耆英、牛鉴、

程霏采所奏均不相符。想该大臣等仓猝之际，或凭属员禀报，或据传闻入奏，岂能详细确查，以致彼此参差，不能画一。著将二折抄给耆英等阅看，究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是否被戕？宝山、上海各员如何逃走？倘实在情形有与原奏不符之处，准其再加察访，详晰声明。万勿回护前奏，扶同掩饰，反蹈欺罔，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〇、著靖逆将军奕山等乘广东汉奸分 党互斗之机令其反正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上谕：

奕山等奏，查明汉奸名目，并现在筹办情形一折。据奏逆夷盘踞香港，尚无勒索陋规等事。汉奸卢亚景、朱泗水各分党与，渐有聚众互斗之事。东莞、新安绅士现在团练义勇，听候调遣等语。览奏均悉。招致汉奸令其反正，亦解散之一法，现既访有分党互斗情事，正可乘机设法诱饵，俾逆夷汉奸互相携贰。著奕山等酌量情形，妥为筹办，既不可有误机宜，亦不可鹵莽愆事。至虎门炮台亟应修复，如该逆前来阻截，当告以修筑炮台，乃天朝防海旧制，并非因捍御该夷而设。所奏逆船驶进沙角海口，近城游奕等情。仍著严密防范，无稍疏懈。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一、著漕运总督朱树等察看情形

妥善安置回空军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上谕：

前因逆船阻塞夔洲各口，本年回空军船恐届时不能前进，有旨谕令该督等妥议章程具奏。昨据李湘棻将预筹办理情形奏到，本日复据朱树酌拟章程，开单呈览。现在江路未通，所有回空事宜必应早为筹画，其因时制宜变通尽善之处，仍著朱树、李湘棻随时察看情形，会同妥商，奏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二、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议

上海县典史杨庆恩恤典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录)

署吏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奏明请旨事。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内閣奉上谕：牛鉴奏，查明上海文武官员下落等语。上海县典史杨庆恩捐躯殉节，情殊可悯，著交部照例赐恤。余仍著该督等查明确实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除先行恭录谕旨知照两江督臣查照外，查定例：殉难官照本衔荫子未入流荫州吏目。又例载：阵亡文职四品官以下，未入流以上，议给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各等语。又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镇海县县丞李向阳自缢殉节，经臣部援案请旨，钦奉谕旨：李向阳著照阵亡例给与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钦此钦遵在案。今江苏上海县典史杨庆恩捐躯殉节，

核与李向阳自缢殉节情事相同,可否援照阵亡例,议给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与恩骑尉世袭罔替。抑或照殉难例,给与荫赠之处,恭候钦定。

为此缮折具奏,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一一三、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旨 议叙捐输经费之淮商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录)

署吏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江西巡抚吴文镠奏称,窃照西岸淮商等,前西江西铸炮位,预备浙省调拨,攻剿暎夷,公捐制钱六万千文,以助经费。现在存贮候拨,系备海疆经费。又续捐钱八千串,亦为补铸炮位之用。自应查照海疆捐输章程,给予奖叙,以昭激劝等因。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上谕:吴文镠奏,淮商捐铸炮位,恳请鼓励一折。著吏部议奏。单并发。此项银两免其造册报销。该部知道。欽此钦遵。抄出到部。

查臣部奏定捐输海疆章程内开:士民捐银三百两,给予八品顶戴,四百两给予盐知事职衔,二千两给予布经职衔,三千二百两给予盐提举职衔,四千两给予同知职衔,六千两给予运同职衔,一万二千两给予道员职衔。至绅士、商民愿叙京衔者,准以京衔议叙。如捐银四百两给予国子监典籍职衔,八百两给予国子监典籍职衔,一千二百两给予司务职衔,二千四百两给予光禄寺署正职衔,四千两给予员外郎职衔,六千两给予郎中职衔。如有银数浮于本项应得之职衔者,除照例予职衔外,仍准按其所余之数,给予加级纪录。此内本有八品顶戴人员,仍照士民一体议叙。其本有京外职衔人员,应按士民捐数,将本身职衔照前项议叙银数减半抵算,核其捐数,给予应得议叙。候选人员,知县捐银四千两,通判捐

银三千五百两，七品等官捐银三千两，均议予本班尽先选用。议予加级纪录各项官员，五品等官捐银四百两，知县捐银三百六十两，其余七品等官捐银三百二十两，均议予加一级。如捐数较多，以次递加，不得过五级。又豫河工事例内开：分发试用人员，五品等官捐银四千两以上，议予本班分缺间用各等语。

今江西巡抚吴文镔奏请，将捐助经费各员分别保奏，钦奉谕旨，著吏部议奏。臣等谨即查照海疆章程，分别条款，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一一四、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淮扬地方
筹办防堵并遵旨招徕梟徒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录）

麟庆跪奏为河南防兵已到，淮扬地方安定，现在严缉梟匪，并遵旨设法招徕情形，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七日奉上谕：麟庆奏，仪征云云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洞烛几先，多方指示，跪诵之下，钦感难名。

伏查江面夷船，现据报北岸瓜洲口停泊一只，南岸分泊十一只，其大帮均驶赴上游，约六七十只。文报隔绝不通，火轮杉板在江游奕，倏东倏西，江北防守更不容不严。臣因前闻有初三内犯之谣，密飭署江防同知雷体乾、江防河营守备师长饒，亲往查探。兹据禀于初五日改装乘小舟，由廖家沟至霍家桥，见河标把总陈茂雄带兵驻守，遂由沙河口渡来江，登洲滩居民安堵，并询无夷船穿入，当由石羊沟折回。嗣运司但明伦议禀，自江通扬水道，一由瓜洲口至三汊河宝塔湾抵南门，一由三江口至宜陵镇，一由八港口至孙汪镇，均抵仙女庙；一由沙河口至霍家桥、严家桥，抵湾头闸，均属紧

要。现在瓜洲口被逆夷占据,三汉河已派扬州营参将总伦带兵,把总方纲管带义勇驻防。所有河南兵到,应请在三江、八港、沙河等口内,择要屯扎,就近互为应援。并声明三汉河、三江口各路,沉船系树,抛石设伏等事,均已筹备。又派前泰州运判许悖诗奏留游击马□,会同江都县,于初八日周历三江口等处复查加防。兹于十二日,河南南阳镇臣都勒丰阿随带署千总常清魁、博望巡检张文蔚,及亲兵一百零四名到浦,与臣接晤后,即嘱其星夜赴扬,与但明伦相度地势,扼要防堵。随后兵六百名分起行走,拟到即全令赴扬,交都勒丰阿管带,以资约束。臣并亲谕各起将弁按名加赏,兵丁严申纪律,不得在途滋扰,现在民情安帖。

惟乡间盐梟土匪不免乘机抢窃,诚如圣谕,外患未平,断不可复多内顾,尤应乘其未发妥速掩捕。臣前责王恩焘、秦广镛等捐丁效力,兹蒙恩谕准留差遣,并许奖励,当即宣示。该员等伏地碰头,凡在绅民无不观感奋兴。除王恩焘已派随淮扬道恩龄赴高邮防堵外,查中河厅属双全闸,于六月二十日启放水,归盐河正票。盐出场掣验捆运之时,为淮北财赋所系。夙闻沿河周庄、洪家荡一带向多私梟,必应严拿,当派秦广镛带丁,会同候补盐知事萧凤孙前往巡缉。兹又有捐纳投效河工同知陈荣,并奉差来工之投效东河试用州同王恩沛等,情愿各捐资团练壮丁四十名,并抬枪十杆,呈请自备资斧效力。臣委道考验丁壮技捆,均即拟准,飭随桃源县知县裘照琪等,在黄河以北周历各乡访拿匪类。又宝应县钦赐举人朱百谷、应升知县安徽盱眙县县丞孙旅同呈称,募得高宝等湖渔猎水勇六十名,并招制大抬枪二十杆,情愿自备资斧效力,由道考验具禀前来。臣查朱百谷系原任尚书朱士彦之子,孙旅平日勤干,当即批准,并添派河标外委许焮帮同管带留防宝应。所有木筏已扎成十二架,当经量验,每架长四丈五尺至五丈不等,宽二丈至二丈四尺不等,计三层,高约四五尺。随令雇水勇在水内推行,委都司朱得志满装柴草火器,顺流试放。因运河水平溜浅,筏大载重,掉转

不灵，当飭酌留十大架安泊坐停处，以备拦截之用。其余另改二十架，以期便捷。时绅民聚观，金以为然。随有丁忧过浦之山西候补知州李赓扬，奉差来工之投效东河同知于昌进，通判曹又振、黄海安，各愿捐备工价制钱五千串投效。主簿黄铭仁愿捐钱二千串，又投效同知孔继镡情愿捐雇水勇六十名听用，又投效州同钟照愿捐炼药火箭三千枝，投效主簿恽保愿捐火器一千五百枝，在籍候选双月从九品姜淮愿捐火箭一千枝，俱声明议（一）有夷警，情愿随伐，相机火攻。臣查该员等均世受国恩，志切同仇，急公慕义。此内除孙旅本系河员外，举人朱百谷，同知陈荣、于昌进、孔继镡，通判曹文振、黄海安，知州李赓扬，州同王思沛、钟照，主簿黄铭仁、恽保，从九品姜淮，均拟请留于南河差遣，以收众志成城之效。又山盱厅同知陈韶因闻有盗决高堰之谣，情愿捐制火枪军械，会同营员，督率河兵加紧巡防，并捐制钱四千串，以为防堵费用。

至仪征盐匪，臣前曾将就募情形奏闻在案。继思既有老大之称，即应有名，随选差于弁密往访得巴杆老一种，籍隶湖南永州最多，专雇（住）老河影。现称老大者九人，熊有成、陶林、唐正源、刘朝五、吴清山、李忠、任登云、熊凤祥、陈发，其手下之人共分五曹，悉听指挥，已被署监掣同知陈延恩召募团练。回裔一种，大半徐邳、凤、颍回教居多，其头目喜升、耿镛美、耿如淦、耿镛锐等四人，已被子盐委员宝山县主簿汤翁嗣招致等语。旋据陈延恩禀称，六月十一日夜，盐枭争私互斗，后恐其斗散为夷所用，随密委拟验所大吏程松同、绅士陈书玉改装冒险，直入巴杆老巢穴，劝令归正。熊有成等感激，情愿就募。又以回裔散处江滨，颇难侦访，臣恐与巴杆老挟嫌激变，当囑汤翁嗣同税课大吏朱大受、绅士吴尊榴等，亲往劝导，并设法解散，选练其党陶中觉等一百二十人。伏查枭匪蔓延已久，今于江海不靖之际，竟得悉为我用，恳请即先赏顶戴，以系其心而激其气。臣已批令捐保一二出色者，遵旨给予顶带，仍畀以立功后再加优赏，以励其余。至汉奸狡谗异常，诚如圣谕，逆夷知我

识破,势必改换形迹,臣惟有飭属密访,以期奸宄潜消,閤閤静谧。

再,扬州防堵分局,据但明伦稟请,以因公赴省不能渡江之徐州府知府颜以煥管理高邮分局,经恩龄稟请,以卸署兴化县事上元县知县龚润森管理,以专责成。所有地方安定严办梟匪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伏乞皇上圣览。

再,准廷寄,御史孙起端请将军船水手乘时劭用一折。敕臣密谕总运千总,询访头目,剴切晓谕,庶几该水手等不为贼用等因。钦此。容俟回空船到,会同朱树、李湘棻妥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一五、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奏陈 水攻之计并请旨办理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奏务清本)

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奏。

窃维逆夷猖獗,皆由水兵选(巽)懦无人,以致失事。伏思该夷所恃者舟,前岁粤东由咪喇啞购得一舟,拆而视之,木甚坚硬,用牛皮裹包五层,加以铜皮铁皮,又各包五六层,其厚约有尺余,方到木质,是以炮子虽巨,难子击碎。而桅木极坚,顶容多人,可以施炮,颇能及远,以此人多畏之。臣以为此乃中国之结余耳,昔隋之攻陈,制为拍竿,高五十尺,敌舟近之,无不立碎,夷人特稍变其法。而牛革蒙船,亦参用藏艘之法,无足异也。夫筹议南省,多以四川为根本,川中木贱兵强,多不惜命,较之湖广更为得力。今请川造川舟,楚造楚舟,以运米为名,预为之计。即使该夷潜遁,亦防江之要策。闽粤等省亦以弭盗为由,各造船只以资救应。其造舟之法,应参用彼法而增损之,大足胜小,弱不敌坚,或改或造,悉由所便。

如子母舟一项。前长二丈,后长一丈五尺,共三丈五尺,两边有板,腹内空虚,后藏小舟,通连一处。母船舱内尽贮油炮,舱前两

腋各有钉钩，敌人迎拒，即钩其舟，舱内纵火，与彼俱焚，伏兵潜匿，开子船归。此宜备也。如联环舟一项。分为两舟，各三之一，中联以环。前载大炮，毒火神烟，舟首壮丽，有倒须钩，后载之旁备有数桨。兵士逢贼，钉住其舟，顺风纵火，无往不利。前环既解，后舟即回。此宜备也。如“楼船”一项。船上建楼，共有三重，各列女墙，可置旗帜。弩窗矛穴，炮车毡革，无一不备。安炮之地，榴石铁汁，形如小垒，奔驰车马，亦所甚便。倘逢暴风，安碇勿出。此宜备也。如“走舸”一项。船舷之上列以女墙，所用棹夫皆系精卒，轻如飞鸥，往来甚速，乘人不及，即袭其舟。后多备金鼓，用以号令。此宜备也。如“斗舰”一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橈櫓四间。上可驰马，首画怪兽，以惧江神。女墙之式可蔽半身，又各建棚与女墙齐，后列重墙，亦置战士。上无复背，左右金鼓，排立水次，用以争战。此宜备也。如“海鹞”一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鹞之形。舷上左右置有浮板，如鹞有翅，用助其船，即逢风涛亦不倾侧。复背左右蒙以牛皮，牙旗金鼓，悉如常法。此宜备也。如“游艇”一项。并无女墙，舷上设桨，大小长短各随其便。或用车轮激水转掣，回军转阵，其疾如风，测候用之，利有攸往。此宜备也。如“蒙冲”一项。用生牛革蒙船首背，加以铜片。开掣掉空，矢石难攻，弩窗矛穴，近敌施之。船不必大，务在捷速，乘人不防，截其归路。此宜备也。如“三层船”一项。竹木为包，以避矢石，铕眼箭窗以之击贼。凡上下中分为三层，首尾暗舱以通上下，中层之内，刀板钉板，旁设飞桨，来往甚速。遇贼诈败，弃而与之，精兵伏下，待贼登舟。机关一转，贼翻中层，一逢刀钉，无不皆倒。此宜备也。如“两头船”一项。缚之可转，两头制舵，随风可行。外蒙牛皮，内藏火炮，用以设伏，敌所深畏。此宜备也。如“闷头钉船”一项。状如板片，并无旁墙，中掩尾舵，人在舱底。舵工在上亦多掩蔽，水拍船上不能沉没，其行甚速。北人习之，此宜备也。如“皮船”一项。生马牛皮，竹木缘之，状如箱形，燥之以火，浮于水上。一船二人，以竿系木，相助

而行。此宜备也。凡此制度，变而通之，推而广之，各因其宜，各尽其用。川、广之船足以制江，闽、粤之船可以防海，此有备无患之策也。

至于攻取之法，先察风色，夷炮在旁者多，我师止攻头尾。如夷船头南尾北，有北风则攻尾，有南风则攻头，若头东尾西，亦以东风攻头，西风攻尾，既占上风，又避炮火。而驶近夷船头尾，我船又须斜向，船头扑拢，船尾摆开，方可多聚船只，火器亦不致误掷。如夷船头东尾西，我船乘西风攻尾，则近左者船头应向东南，其右者船头应向东北，悉用斜势，则炮火不致打入己舟，余可类推。要在舵工转舵之巧，纯者加赏数倍，悞者戮及身家，此不可不先习也。

次察潮势，潮顺则得胜，潮回则善避，我军得势斜击逆船首尾。大约以四角分计，每角拖船不过容四只，其大者不过容三只，即四角合攻，亦不过用十二只至十六只攻击夷船一只，无不立毁。此外多船亦可分击他船，不必聚于一处，致多凌乱。夷船吃水二丈之外，我船不过数尺，自远处绕转，必能占其上风。如攻头则必先打其头鼻，攻尾则必先打其后舱，后舱有玻璃者，夷目所居，火药在焉，破则火药自发，舵乃生铜所包，炮打则断，舵断鼻折，则全船皆无主宰。而拉篷之水手多在首尾，击之入海，其船亦危，此不可不先习也。

继用烧法，瓜艇五十，上装干草油火，配以火药十分之二，捆以草绳，盖以葵席，系以铁炼，冠以大钉，末极锐利。泅者数人半身在水，换桨而行，船身甚低，夷之炮火所不能及。一经靠拢，钉其木上，以火然之，无有不毁。我船桅上再抛火罐，择用二人，头戴竹盔，胸遮藤牌，系绳于背，腰带双刀，各有火绳。一人头桅，一人二桅，其上之度，额与篷齐。其下每桅又有二人，拉以滑车，预备火罐，运拉而上，桅顶之入随时点放，用之不竭。船头喷筒亦照此用，我师遇船定可大胜，此不可不习也。

其余避虚击实之法，夷船长大，吃水甚多，船墙出水不过二三

尺，上甚空虚，枪炮攻之，每至落空，专攻船墙，以低为率，万无所逃。逼近逆船必有毒烟，甘草红糖，含之立解。夷船搁浅，须用交帆，以我帆樯交乱其帆，钩篙力挽，彼不能出。石击船首亦所甚畏。此又不可不习也。

夫逆夷自嘉庆年间进贡之时，言语傲慢，到处绘图，其包藏祸心已非一日，有衅固叛，无衅亦叛。今则犬羊之性，更甚于前，暂事羁縻，能久远？卧薪尝胆，盱食无休，桑榆东隅，收功未晚。宽以岁月，待以实心，无惜重资，无拘文法，蕞尔夷人，有不足平者矣。

臣管见所及，不揣冒昧，据实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一一六、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移兵常州

屯扎整顿火船预备兜截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军录)

奕经跪奏，为遵旨量移官兵，密赴常州一带屯扎，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七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谕：前有旨谕令奕经带领得力将弁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窃查奴才所带将弁兵勇共计二千余员名，钦遵谕旨，暂在王江泾之南杉青闸地方驻扎，听候消息。惟江浙各处地狭人稠，河道之外，即是水田，其两岸亦尽属居民店铺，并无扎营处所。奴才率赴常州一带，联络声势等因前来。奴才当即带河南官兵五百名先行乘坐原船，分起陆续启行，赴常州一带屯扎。毋须再行札飭地方雇夫备船，声势尚不至甚为张扬，其余兵勇再行分派，陆续前进。惟人众船多，虽嘱令间断行走，究恐未能甚密。奴才现拟托词换防，行文知照各地方，即声称先将河南官兵拨往，俟行抵常州一带，再将齐慎所带之四川官兵换回，彼此调归整队，似于防堵得力等语。如此办理，所有经过地方自必知为换防，即所去之官兵亦止知为换

防。该逆虽有汉奸代为窥探，谅不至有添兵之谣。奴才即将此意密函信致耆英并齐慎，嘱其俟官兵到常州一带，妥密安置，即称换回之兵缓日起行。奴才仍听候耆英咨会，如应行带兵剿办，彼时若兵勇尚未全行拨往，奴才即率带其余兵勇星驰前进，会同剿办，迅扫逆氛。至镇、定一带，招宝山仍泊船二只，定海衙头泊船十一只，蟹脐港四只，竹山门二只，近日并无增减，防范极严。惟镇洋之虎蹲山、定洋之满山等处，时有逆船往来游奕，意似探听消息。乍浦地方，近日亦有逆船一只在彩旗门内停泊两日，并有夷人数名近岸查探，旋即回船退去，并未滋扰。

再，奴才前已扎令总兵郑宗凯、委员郑鼎臣等，整顿火攻船只，妥为预备，候令进剿。嗣复钦奉谕旨，著奴才暂驻王江泾一带，听候消息。当即叠次行知文蔚，转饬该总兵等，若无军令，亦不得张皇轻动，有误事机。现仍密令郑鼎臣，差委妥人前往江省，预行查看江海汇流口岸，相机暗藏船只，预备兜截逆夷出路。亦俟耆英咨会到时，即行扎饬合力攻击，歼兹丑类。

所有遵旨量移官兵，密赴常州一带屯扎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一七、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明金应麟所
奏各船何项得力赶紧制造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水师提督吴，传谕粤海关监督文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

前因海疆防御首重战船，降旨饬令粤省酌筹制造，并将方熊飞原呈钞给阅看。兹复据金应麟奏，请饬多备船只，其造舟之法，如

子母舟、联环舟及楼船、走舸、斗舰、海鹞、游艇、蒙冲并三层船、两头船、闷头钉船、皮船等项，式样不一。著奕山等悉心体访，查明该少卿折内所奏各船，究以何项船只最为得力，即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并将拟造船式绘图贴说具奏。其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著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劝。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知奕山、祁埏、梁宝常、吴建勋，并传谕文丰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一八、著将上海县典史杨庆恩照阵亡例给予云骑尉世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奉旨：

江苏上海县典史杨庆恩，著照阵亡例给予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

钦此。

一一九、江西巡抚吴文镕奏为遵旨筹办火攻船只备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军录)

江西巡抚臣吴文镕跪奏，为遵旨筹办火攻船只，备赴下游，合剿逆夷缘由，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七月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五日奉上谕：本日据著英奏，逆船西驶，渐至浦口云云。钦此。臣查该逆前在海洋叠次滋扰，沿海居民受其荼毒，今又闯入内江肆其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发指眦裂。臣前接安徽抚臣咨会，该逆闯入京口江

面,当即酌调赣州镇属及九江附近各营兵丁共二千名,飭赴沿江一带,择要防堵。因探报逆氛相距尚遥,未敢张皇入告。兹钦奉前因,自当无分畛域,协图剿办。臣遵就地方情形悉心筹酌,自宜专备商渔小船,计用火攻为要。窃计该逆夷夹板大船吃水深而江而难容,未敢闯入。现在江而滋扰之船大约皆其三板,若江西、皖、楚三处能以数百小船,或分或合,因而焚之,必可制其死命。至沿江购各小船渔船极为易事,但须召募善能泅水之人,择立头目管带驾驶,其焚之之具柴薪火罐不拘一定,乘黑夜出其不意,从上风焚之。倘彼船四散分泊,则我分道围烧,使其彼此不能相顾,而我船本系善泅之人,一俟船接火燃,即各跃水凫回,当可得手。现在臣已密飭委员,赴沿江一带购船募勇,预备一切火攻之具,并密咨湖北、安徽各督抚臣,一体会商办理。一俟钦差大臣善英咨会,即督令顺风放下,相机合会焚剿。谨将遵旨筹办缘由,先行缮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现在各属绅商捐助海疆经费约有八、九万两,因藩库未经收齐,尚未具奏请奖。今购船募勇应需口粮经费,即飭司于捐项内动支,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依议妥办。钦此。

一二〇、江西巡抚吴文镛奏为遵旨

采买米石解运苏省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军录)

再,臣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九日奉上谕:程需采奏,苏省米商稀少,请飭邻省采买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江西省向无外来米贩,如本省丰收可以有余。今岁早稻尚属中稔,惟因频年被水,谷价未能大减。若一时骤买数万石,市价恐致增昂,自应设法陆续购运。臣前准江苏抚臣抄折咨

会，即已飭属遵照办理。钦奉前因，臣复飭令设法陆续采购，次第委员运解，既可为苏省接济，而本省粮价亦不致因此增昂。至下游江路梗阻，委员运米赴苏，应由安省芜湖内河之东坝行走，而东坝至苏州省城均系小河，须另换小船。盘坝过载，深恐雇夫雇船，江西委员隔省呼应难灵，自应由江苏省先期派委委员，雇定夫船，携带米袋脚价，至东坝一带迎护。江西委员运至东坝，即交苏省委员盘收接运，以期周妥。至应需米价运费，遵旨由藩库动项给发，俟全数运交后，核实作正开销。

所有现在买米运苏办理缘由，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一二一、两江总督牛鉴等奏请动用漕项 等采买米石以济兵糈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禹采跪奏，为苏属截拨江宁漕南等米，因夷氛不靖，未能即时征解，请先动项采买，以济兵糈，恭折奏祈圣鉴事。

据署江宁藩司黄恩彤、苏州藩司李星沅会详称，江宁所属道光二十一年被灾，缓缺二十二年旗绿各营兵米，截拨苏、松等属二十一年起运熟田漕米一万八千石。又苏属年例，协拨省仓南米二千八百二十八石九斗四升，迭次飭催，已解过漕米一千八百五十石。嗣据该府州等详复，各属连遭灾歉，户鲜盖藏。上冬雨雪连阴，漕米本未完足，本年麦收又歉，兼值夷匪滋事，间阎迁徙靡常，不克即时催征。及至京口失陷，江路梗阻，即已报征存各县，亦属无从运解等情。该司等复加体察，委非捏饰。惟前项米石为旗绿官兵计口授食之需，自应酌量变通，期无缺误。所有苏松各属原拨江宁漕南等米，除已解外，尚有未解米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八石九斗四升。

应请由司先行动项,遴委委员前赴安徽一带产米地方,照数买齐运回,以供支放,事竣即将价脚核实报销。一面严飭未解各属,勒限赶征民欠,变价易银,解还归款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苏松各属截拨江宁漕南等米,既据江苏两藩司查明,实因灾歉频仍,又值逆夷滋扰,未能照额征完。即现在已报征存者,复因夷船占据京江,无从解送,均属实在情形。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准,将前项欠解米石,先于藩库动项按数采买运回,以济兵糈。

所有用过价脚,即由各州县赶征民欠,易银归款。除咨户部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二二、著钦差大臣耆英再行妥议与英所商

各条内应行筹酌之处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署乍浦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諭:

耆英等奏,连日与暎夷会议,粗定条约一折。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懣)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等所称可救燃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并未计贻忧于日后。所商各条内尚有应行筹酌之处。即如该夷船只既肯退出长江,又肯退出招宝山,其前请之通商贸易五处,除福州地方万不可予,或另以他处相易外,其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均准其来往贸易,不得占据久住。至借词索欠一节。该大臣等须宛转晓谕,该国与内地通商已二百年,向称和好,从前货物交易,银钱往来,俱系由洋商与汝等自行经理,我国官员向不过问。且此中贸易曲折,价值低昂,

甚为琐屑，况各国言语不通，断非地方官所能经理。嗣后各处通商自应仍照旧章，毋庸更改。倘该商有格外苛求，过于克扣之处，不妨向粤海关监督说明，必将该商惩处，断不姑容。所称商欠一节。除三百万元由广东查明商欠追还外，其余断难官为保交。至现议先交之六百〔万〕圆，自应付给以示诚信。除现在民捐商捐一百数十万两外，其不敷之数，准其暂于江浙安徽漕运各库通融借拨，统于捐输项下还款。其各省贸易，该夷自纳税银，由副领事亲赴海关交纳，不经行商之手一节。有无窒碍渐滋流弊之处，仍著该大臣等再行妥议具奏。至官员用平行礼，及将被虏夷人并被诱汉民一体恩恩释放。俱著准其所请。

又另片奏，请于所议条款内钤盖御宝等语。该夷不以汝等印信为凭，而以御宝为信，虽属可恶，尚不失尊崇之意。向来颁给各国敕书均用御宝，著准其钤盖。惟如何赏呈钤盖之处，仍先行奏明酌核办理。经此〔次〕议定之后，该大臣等务当告以大皇帝相待以诚，所求无不允准，从此通商，永相和好，汝国亦应以诚相待，断不准再启兵端，违悖天理。不但业经滋扰各省不得复来寻衅，即沿海之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南、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地面，亦不准夷船驶入。此时既经和好，各省官兵应撤应留，我国自有斟酌。至内地旧有城池墩垒并炮台等项，亦应次第修筑，以复旧规，并非创自今日，此系为缉洋盗起见，并非为防御该夷而设，不必妄生疑虑。其有他省现尚不知和好消息，见有夷船驶入辄行攻击者，亦不得借为口实。以上各节，总在该大臣等深思远虑，切实定义，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将就日前，仍成不了之局。慎之！慎之！

本日据程霏采片奏，佛郎西亚国夷人前往吴淞江口等语。该夷所请各节，是否另有诡计？谅该大臣等于接到该抚信函后，自必妥商酌办矣。程霏采及奕山等前陈各片，俱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三、著安徽巡抚程楙采如所制竹大将军 能试放致远即可多造备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
上谕：

程楙采奏遵旨筹办防剿情形一折。览奏均悉。著严密妥办，毋稍疏虞。所称查照古法，有用竹大将军，颇称迅猛，现饬觅匠分手制造等语。如试放果能致远，即著多多制造备用。至所请调精兵，多备船筏巨炮，前赴芜湖，前已有旨令裕泰挑拨矣。江宁省城现在危急，该抚仍随时侦探耆英等现办情形，妥商预备。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四、著江苏巡抚程番采毋庸禁止法 人往劝英国戡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
上谕：

程番采奏现在防守事宜一折。览奏均悉。据称苏州省城地方尚属安谧，惟逆船除到江宁外，各海口尚有停泊。该抚惟当加意严防，毋得稍形疏忽。

至另片奏，佛郎西亚国夷目递书求见，声称欲赴扬子江，劝令喫逆戡兵，未知真伪。现既未为雇船，倘该夷自行前往，亦著毋庸禁止。已有旨交耆英、伊里布酌量办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五、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将尚未正法之
英人暂行拘禁听候谕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銜·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传谕按察使銜·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二次生擒逆夷，提讯供词，究出通夷奸民，立时拿获，并进呈夷书图样等件。览奏均悉。该处所获逆夷讯供后，如尚有未经正法者，著暂行拘禁，听候谕旨。至奸民黄舟等甘心从逆，导引为奸，必应尽法惩办。所有未获之陈恶一犯，仍著上紧查拿，务获究办，以净根株。将此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二六、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带兵密
赴常州屯扎候令进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遵旨带兵前进，移驻常州，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七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奉上谕：前经降旨，令奕经将所带弁兵前赴常州。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窃奴才前奉谕旨，不动声色，将所带兵勇密行移至常州一带驻扎。奴才遵即设法调拨，托词换防，先将河南官兵五百名间断前往，其余兵勇亦陆续尾进。兹复钦奉上谕，著奴才选带弁兵移驻常州一带，不得稍有迟延。查现驻嘉兴一带官兵，除河南弁兵先已起行外，其未起行之员弁兵勇以及粮台委员尚有二千余员名，若

即大帮行走，诚不免声势张扬。奴才前次风闻，本月初八日，逆夷在江宁城外，忽有挂旗开炮欲行攻打之谣。嗣经探闻，系因寿春镇兵援赴安徽道，由江宁行走，逆夷讹传省城添兵，遂致生疑等语。现在钦差大臣耆英等办理羁縻，闻已渐有头绪，奴才遵行带兵，大队前进，倘该逆探闻消息，借端生变，恐于耆英等现办之局不无窒碍。而逆夷性情狡诈，反复无常，如一时不肯受抚，自应预为攻剿之备。诚如圣谕：王江泾距江宁省城较远，自应移至苏省，以便闻有蠢动，即行就近应援。奴才再四思维，惟有仍照前次，设法先将兵勇分队，不动声色，逐日陆续行走。奴才亦即随后督饬，移营暗进。并查官兵如赴江宁，必由丹阳经过。现有齐慎在彼带兵驻扎，奴才已密行函致该大臣齐慎，仍照前次换防之说，一俟兵勇行抵常州，即归并该大臣统带。若奴才未到之先，逆夷复行猖獗，该大臣即先行的量带兵，就近应援，奴才星夜即可赶到，再当商酌，会同剿办，免致迟误。奴才并将此意函致耆英等一并查照，以期有备无患。

所有遵旨带兵前进，移驻常州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所见是。即有旨。钦此。

一二七、扬威将军奕经奏为英船停泊乍浦彩旗门洋面已饬属镇静防守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军录)

再，奴才前因乍浦洋面泊有二桅夷船一只，当即扎飭地方文武实力巡防，并饬查明逆船来意，有无上岸滋扰，随时禀报。现据杭嘉湖道宋国经探禀，逆船前在外洋需索糖船洋银，约定赴上海交纳。嗣因糖船径向乍浦收口，经该逆探闻，即驶船至乍洋邀截，现仍在彩旗门内停泊查看。并截去自外洋驶来糖船二只，意图讹索，并未近岸滋扰等语。奴才复扎知该文武各员，照常镇静防守，一面

弹压土匪，毋令借端生事。

除行知浙江巡抚一体飭属加意巡防外，理合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二八、升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报招集梟徒 尚听约束并各村团练及扬州安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军录）

加按察使銜升署两淮盐运使臣但明伦跪奏，为招集梟徒尚听约束，并各村自为团练，匪徒渐戢，扬州已如常安堵，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办理扬州至清江一带防堵事宜，当即筹办情形恭折复奏。嗣于七月初九日接奉抚臣程喬采行知，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本日已降旨……钦此。（上谕内容见前 此处从略——编者。）伏查逆夷恃其船坚炮利，肆意侵扰，若全军排列江干，诚如圣谕，后路少援，孤军无助，不可不虑。臣前以瓜洲内之三汊河正当要冲，为扬州之前路门户，先经用大船大木沉塞水口，可资堵御。并飭派兵勇及瓜洲营退回弁兵暗伏于此，以备逆夷闯进，即乘机奋逐。其三江口仙女庙等处为扬城后路，亦经酌派兵勇堵截，现又将陆续调到之徐州及狼山兵分别拨派各要隘，臣仍居中策应，陆兵数尚少，而前后声势均已联络。现在城内绅民多有急公好义，分段捐设栅栏，其无力捐办之处，亦经委员勘估，一律给项全修，轮流支更，柝声彻夜，奸匪无从混迹。其迁徙铺户亦已设法招徕，各复旧业，安堵如故。惟江路梗塞，舳运行旅尚未流通。至仪征濒临大江，为扬郡右臂。前此夷船在逼近县城之老河地方停泊，开炮轰击，延烧民房，既惧外敌当前，又值梟徒窃发，其势十分危急。先经臣飭署盐掣同知陈廷恩设法招集梟徒一千八百余名，严密防守，局中商董亦奋勉从事，遂得转危为安。所招梟徒中有老大名目，即系仗

头别称,若辈非啗以重资,不能招致。所需饭食较团集土著乡勇酌加一二倍,各皆应募而至,听受约束。事平之后,似不难设法散去,无虑后患。沿江洲民经臣飭委江都县彭以竺,试用运判郑七彦,经历武祖德等,亲往劝谕团练。除前奏明五十三洲之外,又有二襄河之仙女庙、宜陵镇、孔家涵、霍家桥等处,共三十余村,并甘泉县所屬之邵伯镇一带地方,均自为团练,一气联络,互资捍卫,较之客兵乡勇,似为得力。臣复飭该委员等前往周历稽查,分别犒赏,并酌量津贴,以示奖励而助其不及。现在通泰海三分司所屬之滨海各场育灶,亦均飭仿照办理,莫不戮力同心,互相守望,匪徒无所容身,不致酿成心腹之患。仍当遵旨带领兵勇,随时稽查弹压,以期内地肃清。

除督同扬州府知府晏曙东,会营严飭文武员弁,并乡勇局绅董率实力防堵外,合将臣弹压梟徒并先派员稽查缘由,谨缮折附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二九、升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为英兵船 退出江口瓜洲业已收复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军录)

加按察使衔升署两淮盐运使臣但明伦跪奏,为夷船退出江口,瓜洲业已收复,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以瓜洲内之三汊河地居正冲,为扬州第二重门户,最关紧要。自逆夷占据瓜洲后,即飭委员星夜赶用大船大木,堵塞河口,添拨兵勇,分投暗伏。并委员亲赴沿江各洲,劝谕居民团练,外设疑阵,内联声势,严加防御。惟以逆势鸱张,大兵未集,飭令兵勇非遇夷人内帘,不得冒险轻动。一月以来,时有黑白夷人各持器械,摆队上岸,然仅行至三汊河以外之八里铺而止,似未知我兵虚

实，有不敢深入之意。嗣闻大帮夷船驶往江宁，仍留大船一只，小船十余只，拦截瓜洲口，其余大船皆附近金山停泊。臣以夷情叵测，船虽渐少，安知非诱我兵弛防，冀可内窜。随督同扬州府知府晏曙东，派署江防同知雷体乾、署江都县知县彭以竺、试用盐知事王英秀、管理乡勇局之尽先选用郎中黄锡庆、坐补广西思恩县知县魏廷瑜、扬州营守备宋天麒、河营守备安振业、瓜洲营守备普广楫、奇兵营把总方纲等，督率兵勇，严密捍御，勿任稍存大意。

兹于本月十六日，瓜洲口突添三桅大船一只，即有黑白夷二三百人仍前摆队上岸，行过八里铺，将近三汊河。经兵勇望见，鸣锣齐起，各洲义勇亦闻声远近相应，该夷见兵勇向前，声势甚众，遂回船飞驶出口，停泊南岸。该员等即率领兵勇，乘势移驻瓜洲，当将瓜洲收复。飭查各衙门并未损坏，惟炮击民房数间，烧毁茅房一间。现据善民于瓦砾中检得该逆炮子二个，一重二十七斤，一重二十五斤。臣仍严飭委员弁兵，加倍小心守御，以防逆夷复来，不得稍有疏懈。一面招徕逃散居民，妥为抚辑。

合将收复瓜洲情形，缮折附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一三〇、湖广总督裕泰奏报调皖之湖北官兵已分起前进并赶扎木筏等项续解济用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前调赴皖协防之湖北官兵已飞飭分起前进，并赶扎木筏等项，续解济用，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十一日奉上谕：前经降旨著裕泰预备精兵一千名，以备安徽防堵江路之用……欽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

编者)承准此,仰见我皇上圣谟独运,宵旰勤筹,跪读之余,曷胜感悚钦依之至。

遵查节次钦奉纶旨,飭令预派官兵听候皖省调取,并扎戢雇船,驶赴下游一带,乘机策应,均经臣会同湖北抚臣赵炳言分别筹办,先后恭折复奏。嗣准安徽抚臣程楙采以察看芜湖兵力单薄,咨取前调兵丁,又经飞飭各标营赶速起程在案。惟湖北镇将多已出师江、浙,统带乏员。适有前次奏调赴皖差遣之湖南岳州营参将刘定选,业已到鄂,臣即将督抚两标兵二百名交该将统带,已于七月十六日先行起程。其余提标并邵阳、宜昌二镇共兵八百名,亦经飞催原派都、守督率千、把,分起兼程前进,概归刘定选统领。所需大炮火药铅子俱照数备齐,陆续带解,俾资应用。其先经咨会湖南提臣预备筹调之兵四五百名,现亦遵旨飞调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将弁带领,随后策应。

至购办木料,制造战船,查内江情形与外海迥异,臣前奏已缕晰陈明,应俟关(图)到,闽粤等省工匠即行照式兴工,俾期适用。计其到楚尚须时日,诚恐缓不济急,臣现在督飭委员赶扎木筏数十架,(朱批:甚好!)一面雇觅坚致渔划船只,均可计日而成。仍上紧购备木料,查照内地战船形式,先为制造,以资接济。惟水摸一项多在川、楚交界既(暨)荆宜等府招募,刻难齐集,而湖北水师营汛仅止汉阳、荆州额设守备各一员,宜昌设有尤吉二员,守备一员,所辖弁兵无多。此外皆系陆路营分,平日未经练习水性,欲其乘风迎敌,波浪折动,必须先为教演。臣已叠札飞调,一俟办有成局,即当遴委委员,管带前进,相机焚剿。

又,皖省现经奏明,需用杉木扎牌自当速为购办。第自镇江失守之后,风鹤皆惊,大小商船已多逃避,即存江木料亦属无多,现在飭属设法采购解往,以济军实面应急需。其扎筏雇船及购木各项经费,先由司库筹款办理,以期迅速。至奉旨派调之四川总兵桂明,臣亦经飞咨四川督臣暨行沿途各地方官,催令星驰前赴芜湖,

随同办理，谅不致有稽迟。臣仰蒙训谕谆谆，惟有殚竭心力，督饬赶办，以期迅扫旃枪，用副圣主廑念江防之至意。

所有遵旨办理缘由，理合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言，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奏均悉，妥速造办。钦此。

一三一、著四川及湖广总督广购巨

木赶造战船备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四川总督宝、湖广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

前经降旨，著四川、湖广二省总督广购木料，雇觅匠工，制造战船。兹据裕奏，川、湖战船但可协济江南，未能前赴浙、闽等省，请各省分造等语。因思四川更在湖广上游，若成造船只，驾运浙、闽等省，尤属未便。著宝兴、裕泰各于所属地方，购买巨木，赶造战船，以备长江及各湖操练攻剿之用，无须入海。其舵工人等即各就本地雇募，于江中试演驾驶，务求熟习便利，将来即随船前往，方足以资得力。至入海船只，应由沿海各省制造应用。惟川、楚向为产水之区，并著宝兴、裕泰广购坚实巨木，以备海疆督抚随时调取，毋稍迟误。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二、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迅即将江宁城守副

将丰绅泰等派员伴送来京候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署浙江巡抚

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

现在余步云拿解来京，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审讯。江宁城守副将丰绅泰、镇海县知县叶堃、候补县丞谢荣光，均有应行质讯之处。著该将军等迅即派员伴送来京，归案质讯。如丰绅泰已回江宁省城，著即咨交牛鉴飭令迅速来京候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三、浙江巡抚刘韵珂奏堵善英等来函为办 理议和商借八十万银两已如数解往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江省因情形危急，借支银两，现已如数解至苏州，咨请江苏抚臣体察夷情，分别截留解往，以昭慎重，恭折由驿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闻逆船驶入大江，镇江失守，钦奉谕旨，飭令钦差大臣善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相机妥办，并准令两江督臣牛鉴暂事羁縻。仰见圣主招携怀远，曲示恩施，缓其狂悖之诛，无非拯我黔黎之困。凡在臣庶，感戴同深。惟臣窃计逆情非比从前，势既骄盈，性又贪诈，必将多方要挟，欲遂其无厌之私。善英等此时办理，较逆夷在宁波时更难措手，而道路远纡，该大臣等究竟作何措置，浙省并无所闻。惟探悉逆船业已逼近江宁省城，据高凭险，其金山一带仍有夷踪停泊，势甚危急。臣闻信之下，焦灼难名。兹于七月十五日接准善英、伊里布、牛鉴来函，以伊等再四筹商，不得不钦遵密谕，俯准通商，以全大局。第逆酋索银六百万圆，方肯退出兵船，又不能不权宜付给。该省存库无多，拟在浙江藩运各库暂借银八十万两，俾敷燃眉。此项借动银两即于浙省绅富中劝捐归款，伊等业已附片陈奏，嘱臣即速委员绕道解往，此后浙省亦可长保安堵等因。

臣伏查该逆仰蒙我皇上逾格鸿慈，怀柔备至，乃不知敛戢，犹敢要索多银，其情实为可恶！该逆究以何事索取银两，并此外有何干求，耆英等来函并未叙明，臣俱无从遥揣。但思耆英等俱系受恩深重之人，今奉命办理夷务，而俯如该逆所请，自必有万分无奈之苦衷，不得已而始出此。即臣揆度时势，该逆既深入长江，扼我之吭，亦断非耆英等空言可以济事。浙省与江苏地居唇齿，休戚与共，利害相关，不容稍分畛域。况此举攸关国家大计，非止一省安危。前项银两既经耆英等奏明借动，更不容不从权挹注。惟该逆性最反复，自移兵犯顺以来，叛服不常。甚至去岁在粤省索还商欠之后，不及数月，复至闽、浙等省滋扰，其居心之诡谲，实堪发指！现在耆英等遵旨向该逆抚谕，自必鉴及前事，有以格其顽梗，就我范围。第浙省与江宁究属两省，且路隔千有余里，近又有逆船在中途梗阻，文报鲜通。其浙省遣往探听之员弁，又多传闻异词，究竟该逆是否实已驯服，浙省无由知悉。此时江省时势迫切，耆英等借支之款若不如数拨解，设因此贻误全局，关系非轻。若径行解往，又恐近日夷情中变，致有意外之虞，办理不容不慎。因思江苏抚臣程霁采驻扎苏州，距江宁较近，且系其统辖之地，其于该逆之情伪及耆英等筹办机宜，闻之必速，知之必真。浙省银两之应否解往，不难就近体察，酌定行止。当与参赞·署杭州将军臣特依顺、副都统臣恒兴、前署抚臣卞士云等逐一熟筹，意见相同。遂飭据署藩司管彦群、运司常大淳查明，藩库前因奏稍之际收银较多，经前藩司常恒昌详前署抚臣卞士云奏明动拨银四十万两，解交江西存贮，现在此项银两尚未起解，可以改拨，再于藩库正杂项下动银十万两运库。现报道光二十二年秋拨项下动银二十万两，秋拨后续征盐课应归来年春拨造报项下动银十万两。共凑足银八十万两，委员分批起解。飭令于解抵苏州后将应否解至江宁之处，禀请江苏抚臣程霁采察核示遵。如程霁采探明夷情实已驯顺，银两必须解往济用，即行赶解前进。倘程霁采以夷情可疑，或另有更变，不宜解往，即将银两全数

截存江苏藩库，以昭慎重，臣已咨明程霏采查照办理。并因自苏州至江宁现须绕道行走，且恐沿途有盐枭土匪，乘民心惶惑之际混迹其中，抢掠滋事，浙省委员呼应不灵，致有疏失，并咨程霏采查明，银两如须解往，即在苏添委干员，协同管解，俾免他虞。至所动银两，善英等囑于浙省劝捐归款，原因此举所以保卫民生，故议令绅民捐补。惟查浙省逆氛不靖，殷实绅民以及两浙商人类皆捐资助饷，数已不少，均经臣奏明有案。且上年杭、嘉、湖等府秋收歉薄，灾黎其众，照例抚恤未能普济，又经臣劝令捐赈，核计银数亦属不费。捐输屡屡，民力未免拮据，况各处殷户多因避夷远徙，殊鲜安居乐业之人，前项银两为数较多，窃恐难期捐足。臣惟有察看情形，妥协劝谕，飭令量力输将，随时奏请鼓励，俾绅民多一分捐资，即国家省一分帑项，仰副圣主节慎财赋至意。

所有江省借支银两，臣酌核办理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所办俱是，着依议行。钦此。

一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谢再赏假

一月之恩及现已接印任事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前因病尚未痊，于六月二十二日奏恩展假，二十日调治。旋于七月十二日递回原折，钦奉朱批：心怀只可勉强暂宽，一俟稍痊，即可接印任事也。著再赏假一月，安心静攝。钦此。跪诵之下，钦感难名。

伏念臣生性愚鲁，自前岁到任之际，正逆氛不靖之秋。以后贼势益张，四郊多垒。臣上维国计而难策安全，下顾民生而不能拯救，焦急忧危，中心如结，虽复强自宽解，终觉郁闷难舒。本系抱病之

身，遂致病益增剧，奄卧床蓐，不克视事。然以犬马之疾屢渎圣聪，夢寐时深悚惕。乃蒙皇上温谕下颁，最以宽怀，加以假限，鸿慈逾格，覆载相同。臣被此荣施，五中衔结，不禁涕零。臣于奉到批回之日，业已接印任事，数日以来，精力尚能撑拄，堪以仰慰宸怀。惟有殫竭愚诚，将防务及地方事件悉心措置，以答圣主勉慰眷顾之至意。

所有微臣感激下沉，谨附片奏谢天恩，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三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探闻 定镇两洋续到英船多只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朱折）

再，逆夷自窜入江省之后，浙省定海镇洋面仍有夷船停泊，增减靡常，计数总在二十只内外。又宁海县外洋亦有夷船二三只，时去时来。此外各处并无番舶踪迹。惟民间均传言粤省又新到夷船多只，将欲来浙。兹于本月十七日，据慈溪县禀称，十三日探得定、镇两洋共泊夷船二十只，并闻唎咭喇又来船四十二只，内三只即在二十只数内，其余三十九只闻在青龙巷外停泊。又定海县城内祖印寺及城外道头一带房屋，夷人起造一新，称有新至暎国夷官兵前来居住。又据平湖县禀报，本月十二日以后，乍浦彩旗港灯光山一带，有夷船一只游奕各等情前来。

臣查乍浦所见之船，自系由定海、吴淞分踪前往，至定海青龙港等处，如有新到夷船四十余只，并有伪官欲至祖印寺道头各处居住，自系来自粤省。近日该省尚无咨报夷船来浙之文，况自粤至浙必须经过温、台两府所属洋面，该府县亦未报有夷船过境，纵或该夷在外洋行驶，不能全数瞭见，而船至四十余只之多，断无各海口均不见一船之理。且宁波等府县及在彼文武各员亦均无禀及，究

竟慈谿所探系从何处而来,据称系得自传闻,诚恐未必确实。惟该县既经探稟民何,又先有此谣,自应认真防范。

除飭令再加确探,并令各属镇静防守,一面移咨钦差大臣耆英等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查探明确,再行奏闻。

一三六、著钦差大臣耆英等于法人则济勒到江宁时晓谕其速回广东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署乍浦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奉 上谕:

本日牛鉴奏,佛郎西亚国夷目欲赴江宁,为啖咭喇劝和息兵一折。览奏均悉。昨已有旨飭令耆英等妥商酌办。现据奏称,俟其到后,仍即委员面见该夷目,好言开导。著耆英等于则济勒到时,即告以劝和息兵,具见该国恭顺之意,此时啖咭喇国业已与中国和好,永不称兵,该夷目自当速回广东,照常贸易。至啖逆在京设立夷官办事一节。从前乾隆年间既未能行,此时啖夷乞恩三条内,亦再不肯提及,而又与该国无干,自不必另生枝节。如此明白晓谕,该夷自必回帆远去。并著遣员谕知球哪喳,告以中国现与尔国和好,详议条款,永绝兵萌。今佛郎西亚国夷目不避险阻前来,口称为尔国劝和,究竟是何意见?如系真意,尔即与之说明,现已与中国和好,无烦该夷目代为陈说,务令则济勒闻之领会,迅速回帆。况则济勒比来,无非欲于中取利,尔当设法劝谕,破其妄念,庶不致令彼搀入僭事也。

另片奏,称佛郎西国如有船到,不难向其讲解,劝令回去等语。种种奸谋,实难窥测,该大臣等惟当相机妥办,切勿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三七、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报派员抚 慰瓜洲居民并淮扬大定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军录）

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跪奏，为委员前赴瓜洲，抚慰居民，淮扬情形大定，并将运库银两全数解回各缘由，恭折驰报，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十一日奉上谕：麟庆奏，调防兵丁将次到齐，预筹分拨设局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垂廑东南，添兵御敌，跪诵之下，钦感难名。

伏查夷船入江，占据瓜洲，经臣督飭运司但明伦等设法防御，通江各路沉船筑坝，陆路多掘陷坑，暗置地雷各情形，节经奏蒙圣鉴。兹据署江防同知雷体乾、三江营守备安振业驰禀，夷船于十六日退出瓜洲，奉运司飭委，会同江都县知县彭以竺、候补知事王英秀，并瓜洲营守备曾广楹、巡检王毓麟，即于是晚入瓜洲城内，察看各处衙署及民居间有损动，并搜获船初到时所开炮子二个，一重二十六斤半，一重二十五斤，随招抚居民陆续搬回，铺户逐渐开张，情形极为安静。该员等共登南门大观楼，瞭见大江共泊夷船十二只，内二溜一只，金山后二只，麟湾一只，甘露寺三只，焦山三只，新河口一只，高资港一只，当将炮子携呈运库，一面收回，由闸关将沿途该逆所贴伪示概行洗涤等情。臣查夷船之去，自因见有预备，而夷情诡谲，不可不防。现仍密致但明伦、都勒丰阿、顺保等，加谨防守，以备不虞。惟淮扬一带情形既定，若再添兵，转虞惊扰。且经费亦属不资，所有蒙恩飭调陕、甘并续调河南兵丁及已经到防弁兵，均应俟夷船全行退出大江后，臣一面奏闻，一面分别裁留裁撤，以节糜费。

至运库前次移贮河库银一百三十万两，经运司禀请解还，现已

俱飭原解委员分批领回。再,本年水大工险,需用繁多,防堵各款实未能于河工项下通融动用。臣深知国家经费有常,是以虽经设局,未敢另行请银,仅奏明动用河库所收各员捐输银两,现在计已不敷。臣曾随时激励地方官,广为劝谕,官绅士庶群知急公慕义,第因前次捐输请叙之折尚未奉到部议,不免意存观望。合无仰恳圣恩,敕部速议,如蒙恩奖,臣即宣示纶音,俾各员观感奋兴,输将必更踊跃,似可多助经费,实于公事有裨。

所有抚慰瓜洲居民,淮扬大定,并解回运库银两各情形,谨恭折由六百里驰报,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三八、狼山镇总兵顺保奏陈酌带 兵数并协同麟庆防堵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军录)

江南狼山镇总兵奴才顺保跪奏,为据实陈明酌带兵数,并调扬州、泰州二营兵丁,协同防堵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十七日亥刻接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十日奉上谕:据顺保奏,带兵启程一折……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伏查奴才拜折后,刻即启程,于本月初六日抵清,会同河臣麟庆筹商,江北何处扼要,即行前往防堵。查扬州境属之仙女庙,宜陵一带,系属通江紧要之区,现该逆船仍在江宁一带江面停泊,游奕不定,恐窜入内地,业经奴才督同署泰州营游击麇泰、守备马功奇、扬州营守备叶世勋,带领千、把、兵丁三百三十员名,在于仙女庙、宜陵一带各要隘,往来巡查严密,以壮声援。奴才带领官兵,驻扎扬州府东北七十余里,系通江港口要隘。至各传匪盐梟不时严飭该营汛地,会商州县,劝募本乡义勇,协同弁兵加意查拿,设法解散,现已欽迹。各该处居民尚属安恬,雨水

调匀，秋收有望。如还有紧要事件，即飞商河臣麟庆妥为筹办。奴才惟有竭尽血诚、万不敢稍存懈怠，以副圣主矜念疆圉之至意。

所有接奉朱批谕旨，及督带防堵弁兵名数，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三九、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照所奏筹
办淮扬地方防堵事宜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刪補檔）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传谕两淮盐运使但明伦。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上传谕：

麟庆奏筹办淮扬地方情形一折。据称三汉河等口，分派参将继伦等管带兵勇驻防。都勒丰阿到浦，已令星夜赴扬，扼要防堵。并派兵丁效力之寨广铺前往周庄一带巡缉私梟，编就木筏酌留十大架安泊坐湾处，以备拦截之用。其余另改二十架，期于转掉便捷等语。均著照所议妥为办理。该河督仍当会同李湘棻、但明伦悉心讲求，务臻尽善。所有投效之举人朱百谷，同知陈荣、于昌进、孔继鍊，通判曹文振、黄海安，知州李賡扬、州同王恩沛、钟照，主簿黄铭仁、恽保，从九品姜淮等，均准留河南差遣。该举人等或团练壮丁，或捐资制备军械，著与县丞孙旅、同知陈韵等，均俟军务告竣，核实保奏实在出力，著有劳绩，固当优予恩施，即未经调用，亦必量为奖励。至仪征盐匪，现在已将该头目熊有成等召募团练，并设法解散党羽。该梟匪等既知归正，该河督等仍当加以激励，其一、二出色者，果能管束得宜，不至滋生事端，即准给予顶带。其防堵分局，亦照所议，分派颜以燠等管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四〇、安徽巡抚程懋采奏报侦察英情 并督励将士小心防范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懋采跪奏，为侦察近日夷情，督励将士小心防范，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查皖江南北两岸，惟东、西梁山最为扼要之区，前经臣亲诣查勘，奏明派委六安营参将张云亭、芜采营游击万兴管带兵勇，分驻两山防堵。并密令该将等在于江岸挖堑，堆筑土牛，并设牛皮挡子，俾我兵得以藏身，点炮轰击，山顶多张旗帜，遥作声势，业据该将等次第遵办。詎自七月初十起至十六日止，连日大雨，上游诸水汇注，以致江潮陡长三尺有余，较五月盛涨之时尤为浩瀚。当飭安徽道周祖植驰赴东、西梁山，复勘情形，禀报核办去后。兹据该道回禀，勘得西梁山地势较低，口岸被水浸淹，兵勇不能屯扎，现在移驻山顶，虚实显露；东梁山地势稍高，尚可挖堑设伏，奇正兼施等语。

臣查东西梁山，矾峰屹立，南面山头峭削，兵弁退可藏身，故称天险。若喫夷泝流而上，迎面均属平坡，必须度地挖壕，伏兵邀击，方能得手。今西梁江岸已被水淹，东梁尤为吃重。前派之芜采营游击万兴未历戎行，才难应变，所带本营兵一百五十名率多柔脆，应即撤令回营，防守本汛。查有扬威将军遵旨派回安徽协防之寿春镇兵五百名，系委寿中营游击嵩山管带，该游击曾在定海连日接仗，熟悉军情，飭令前赴东梁山代防，可期得力。又扬威将军派来江西兵二百名，现亦禀报到芜，臣查该兵丁曾在镇江失利，已经挫衄之余，恐遇敌益形惶怯。臣现在以防待(代)剿，全仗激扬士气，期于以少胜多，若军中稍涉惊惶，人心易于摇动。应请将江西兵撤回归伍。(朱批：极是。)除咨明扬威将军、江西抚城(臣)。臣查现募

乡勇已有一千四百四十名，尚有应募而未未来防者。（朱批：好极！）其毗连江境南北岸之州县，亦各雇有乡勇二三百名，并劝绅富自相团练，足资防守。

近日连接钦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来信，有逆夷现经就抚，并不登岸滋扰等语。臣思该夷刻下虽似效顺，而犬羊反复，难保非甘辞饰诈，欲借此以懈我军心。（朱批：所见合宜。）谆飭将士加倍严防，时怀敌愆，必待夷踪驶出江口，方敢次第撤防，以昭慎密。再，江水现尚日见增长，低洼田禾间被淹浸，幸两岸堤坝先已加筑，高厚足资捍卫，所有现在情形，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查东西梁山江面较窄，溜势湍急，如果兵炮得力，足资堵御。第皖省并无致远炮位，节经臣咨调湖北、江、浙等省炮匠来浙赶铸，仍恐缓不济急。当查江西省铸有一千斤、五百斤铜炮三十五位，咨会酌拨解皖备用去后。旋于六月二十九日准江西巡抚臣吴文镛咨复，江西省本无多炮，前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咨拨，即于十九日委弋阳县县丞蔡中和等，管解一千斤铜炮十位，五百斤铜炮五位，并令膛炮子八百个，炮架炮具十五副，由长江径赴扬州交收。惟连日北风，下游江路梗阻，前项炮位恐尚未能直达，如行抵安、处、芜湖一带，即可截留备用。此时维以杀贼为义，当无分畛域等因。经臣转咨两江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燾采，复准留皖备用在案。迺连日差弁迎提江西炮船，查无消息。复接江西抚臣函称，前项炮位业经九江镇道留于浔阳，预备防堵。臣愚以为安徽为长江门户，关系两湖、江西诸省安危，审度事机，自应先其所急。九江固为紧要，然使安徽有失，则江、楚先撤藩篱，该镇道遽将炮位截留，未免不知缓急。且江省尚有存炮二十位，何难随后赴浔阳，除分别飞咨外。

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念安徽防堵紧要，敕下江西抚臣，迅将前调铜炮十五位并炮子等件赶紧委解来皖，以凭扼要防堵，伏候训

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一四一、户部尚书敬徵奏呈演炮图说一书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敬徵谨奏，为请旨事。

窃奴才近得一书，名《演炮图说》，系丁拱辰所著。查此人曾在广东铸炮，演试有准，亦晓配合火药之法。伏思造办处自去岁铸造铜炮，不能俱合机宜，可否飭下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埏，派员将丁拱辰送至京中，并选带手艺好铸炮匠三、四名，各办给文书路费。至京之日，令其在造办处报到，以备承应差务。谨将《演炮图说》一本，封呈御览。

再，奴才风闻广东造得火轮船只，亦颇适用，拟请飭下该将军、总督，绘图恭进，并将是否内地匠役制造，每船工价若干，逐条详细具奏，恭请圣裁。为此谨奏。

一四二、步军统领衙门恩桂等奏为江苏 民人房宝善等呈递平夷指掌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恩桂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江苏丹阳县民房宝善、王家彦欲行投效军营，呈递筹画收服汉奸法、制夷炮、断逆夷归路机宜三条，《平夷指掌》一本，求为转奏。并供称正黄旗蒙古举人英俊亦愿投效等情，当将英俊一并传案。

奴才等督飭司员，详加讯问。据房宝善供，伊系江苏丹阳县人，年二十六岁，寄籍大兴县。道光十七年中式国子监算学生，上

年九月间由京回丹阳县祖籍，十一月赴浙江军营投效，已蒙录用。因在舟次落水，载伤左肩告假，愈后仍回祖籍家内居住。本年正月间，伊业师岁贡生胡景垣等，在本县具呈，欲要团练乡勇，防护县城，经本县批示，责成绅士等自行办理。胡景垣等因本县并未出示，是以暂行停止。后伊与胡景垣并同学王家彦、船商李斌密商，因军营战船虽经训练，而路径生疏，丹阳、丹徒两县沿江一带居民，半以海船为业，共有海船二百余只，素悉海面情形。商人、水手均是两县土著良民，俱有报效之心，伊等俱能招募，作为战船赴军营投效。商人海船贩货，向在海面往来，夷船并不防备。若在商船内暗藏官兵，作为战船，乘其不备，必能取胜。并筹画收服汉奸法、制夷炮、断逆夷归路机宜三条，又书写《平夷指掌》一本，同王家彦来京呈递。路遇素识翻译举人英俊，亦愿赴军营投效，是以一并列名赴案（院）呈递，只求代奏。讯之王家彦亲供，伊于上年十二月投效浙江军营，因投效人数已足，批示暂行停止。本年春间，同学房宝善以平夷三事商之于业师胡景垣，以为此中似有可采。况房宝善幼业海船，若招募海船水勇操券而得捐输团练一事，有业师胡景垣系府属名宿，人望所归，亦非难事，家彦帮办，定有效验。英俊亲供，伊由本旗告假前往福建长汀县伊胞兄英启任所，假满回京。路遇房宝善，言及欲上军营投效，不知伊手本内如何将英俊之名添写，英俊前在军营投效未蒙收用，今不愿再赴军营各等语。

查房宝善前赴浙江军营投效，已经录用。嗣既病愈假满，仍可前往投营，何须远涉来京呈递。王家彦投效军营未经录用，今与房宝善来京呈递平夷事宜，所称招募海船定有效验之处，亦难凭信。除英俊不愿投效军营，令其回旗外，相应请旨将房宝善、王家彦解交两江总督查明办理。

谨将房宝善等所递收服汉奸法、制夷炮、断逆夷归路机宜三条，《平夷指掌》一本，包封恭呈御览。为此谨奏请旨。

一四三、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酌办和议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遵旨详陈酌办夷务情形，及臣等亲往夷船，妥为招抚，夷情似渐驯扰，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连次委员与暎夷议定条款，及从权酌办各缘由，业经由驿驰奏在案。因前议条款尚有未尽明晰之处，复飭四等侍卫威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并添委员前经礼调之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前往妥议。正在办理间，于七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是月十三(二)日奉上谕：耆英等奏，夷船大帮聚集江面。云云。钦此。同日复奉上谕：耆英等奏，形势万分危急。云云。钦此。

查夷酋噶喇先有请臣等出城面见，以坚和好之约，臣等亦知事涉冒险，惟该夷性悍多疑，动辄反复，若拒绝不往，非惟示以怯懦，尤恐易启猜嫌。当即订于十五日轻舟减从，先至该夷之火轮船，复经夷目导引，缘梯而上，直至其三桅兵船。该夷酋等率同夷兵，摆队跨刀，作乐奉酒，虽心虽难揣测，而貌甚恭谨。臣等当向噶喇先等谕以兵争之害，通商之利，现蒙大皇帝逾格施恩，自当永结和好，不得再启衅端。该夷酋等踊跃欢欣，似知感戴。旋于十九日在城外静海寺行答拜之礼，复固请入城而订和约。臣等以虑惊百姓，向其辞复。据噶喇先声称，伊止带随从数人，不带一兵，只求派兵迎护入城，以示两无猜忌等语，词甚谅切。臣因大局将定，不得不俯顺其情，已定于二十一日选择公所，委员妥为照料，俟入城后议定和约，再行照录呈览外。

伏思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如该夷请求洋银多至二千一百万圆，马头多至五处。臣等虽甚弩下，亦知经费有常，海疆至重，不宜轻有所许。第

念寇势方张，据我要害，四肢之患渐成腹心之疾，若不借此转机，速为招抚，该夷豕突狼奔，何所不至？且二年以来，合数省兵力，言剿言防，总难得手。此时该夷续到兵船较前加倍，万一江宁有失，彼得泝江而上，水深岸阔，备分兵单，炮位赶铸不及，胜负之势已可预料，倘从此南北阻遏，祸患更难枚举。且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朱批：可恨！）臣等前折所请捐巨费以全大局者，实出于万不得已。

至福州贸易一节。侍卫成龄等前与会议时，已曾以既有厦门，无庸兼及福州，向其争辩。据吗哩逊等声称，厦门相距福州尚有数百里，海路可通，伊等贩卖茶叶，以福州为最便，务求准予通商等语。兹复委熟悉闽省情形之宁绍台道鹿泽长再向熟商，该夷等坚执不从。查宁波、上海、厦门等处，该夷均曾经占据，虽业已退出，而要口俱泊有夷船，倘不允所请，势必复来攻夺，残骸之余，防守尤属不易，定海之既得旋失，是其前车。臣等前折所云，与其任彼占据，孰若归我土地与之通商者，实已见及于此。而既准贸易，即属马头，举凡设领事、立夷馆、住家眷，势不能遏其所请。其平行虽属末节，于天朝体制亦大有所损，惟既经曲事羁縻，亦复无暇顾惜。至于善后之难于措手，他国之不免生心，亦所虑及。而害从其轻，事先所急，但得罢兵通商，方可徐图控驭，此又臣等筹之至熟而不得不出于最下之策者也。

再，镇江失守时，扬州商民逃散，危在旦夕，经商人颜崇礼屡至夷船，再三央恳，并由商捐银三十六万两，送给该夷收受，夷船始不北犯，并不关防守之力。现已议明，在于先交之洋银六百万圆内，扣除五十万圆以抵前数。该夷酋与臣等见面后，即将镇江被虏之兵民十二人，及出差安徽致被拘留之候补知县朱子庚，均行送还，其前经掠去之洋铜商船亦许即释放。臣等具有血气，目睹夷情纵恣，忿激难名！第以利害相权，安危攸紧，不得不降气抑心，冒死强忍，以冀事之有成，来敢逞匹夫之勇，致成决裂。惟现不能宣成险

寇,又复胆大擅专,罪难擢数,乃蒙皇上天恩,迟加诛谴,臣伊里布复蒙赏戴头品顶翎,感愧交萦,悚惶无地!

所有遵旨复奏缘由,及臣等感悚下忱,理合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徒增忿恨,念生民之涂炭,抑遏勉从,即有旨。钦此。

一四四、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查明镇江摸 桩出力员弁及英船宽度丈数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查明镇江夤夜摸桩击杀逆夷在事尤为出力员弁兵丁,遵旨保奏,并查明夷船宽度丈数,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初七日奉上谕:齐慎奏逆夷现在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圣明指示周详,无微不至,奴才曷胜钦感。

适扬威将军奕经派令陕西汉中镇总兵德坤、甘肃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带领陕甘官兵一千名,已于六月二十八、九等日陆续到来,当即飭令拣择扼要地方,严密防堵去讫。至该逆夷于城内埋藏铁炮木匣,因汉奸不时来往,未能发看,亦未见有动静。其大帮夷船驶至江宁仪征一带,共有六十余只。至镇江停泊之船,忽增忽减,总在十只以外,未易定其去来。十三日钦奉上谕:齐慎奏,夤夜摸桩击杀逆夷多名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洞烛无遗,圣恩高厚,鼓励戎行,微劳必录。凡文武员弁兵丁,闻命之下,无不欢欣鼓舞,亟愿报效。

奴才伏查逆夷据守镇江以来,搜掠货财殆尽,势将内犯。丹阳为咽喉地方,奴才多方奖励,官兵人心思奋。适随营从九品郭藩会

同县丞齐在镒等，请带自告奋勇精兵，改装混入镇江府城分伏，夤夜摸桩，于六月二十七夜突起袭杀，击毙骑马夷目一名，刀砍棒击伤毙逆夷不计其数。参将国勒明阿等带领弁兵防堵水陆要隘，沐雨栉风，昼夜未息，逆夷不敢内犯。此次摸桩，又复带兵备办干粮，在城外接应，文员中如杨得质亦能随同出力，均属勤奋，不避艰险。其有郭藩、齐在镒、杨得质、吕廷栋，奴才由粤带赴浙江，前次收复宁波，均系在事出力，洵属勤奋可靠之员。至各省弁兵奋往直前，不畏凶焰，抑且身多带伤，尤属奋勇可嘉。奴才因思欲壮军威必须重赏，使人奋兴，庶可摧坚御侮，是以伏恳天恩。现在钦奉谕旨，准令奴才保奏，谨将在事员弁兵丁择其尤为出力者，分别开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恩施逾格，准予鼓励，以昭激劝。

再，该逆夷自初四日于北固山上插有红旗一面，随据甘肃副将哈拉吉那、山东参将张富等告，带奋勇兵丁，前往镇江遮南，水陆设伏，时刻防范。该逆未敢入内窥伺。旋闻广州将军耆英等在江宁办理羁縻已有端倪，因飭该将等严密提防，且勿贪功袭杀，免启逆夷口实。其夷船宽广丈数，昨飭六品军功马兵杨得胜装卖菜蔬穷民，摇艇亲赴船边细度。兹据回禀，与奴才上年在粤查探尺数略同，另缮清单附呈御览。至宝山县张元揆前禀逆夷丈量小沙背一带海塘，并其所言一切，奴才现已遵旨札飭确切询明，容俟禀复再当奏闻。

所有奴才查明镇江夤夜摸桩击杀逆夷在事尤为出力员弁兵丁，并查明夷船宽广丈数，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四五、参赞大臣齐慎奏呈英船宽广丈尺并 装载兵炮数目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夷务清本)

参赞大臣齐慎奏。

窃奴才前奉廷寄，钦奉上谕：此次江中夷船宽广约若干丈，装载兵炮若干？随时探报具奏等因。钦此。兹谨将查明夷船宽广装载兵炮数目，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大夷船：长三十二丈五尺，头尾宽三丈，中宽约六丈，船身吃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周身内外均用白铁包裹，惟底用铜包。船身内有三层，其留一层炮眼者，一面炮眼十八个，每眼安大小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炮七十二尊；其留两层炮眼者，上下两面炮眼各十八个，每眼安大炮一尊，一船安大炮七十二尊；又有留炮眼一层者，每面炮眼九个，每眼安炮或一尊二尊，一船约安炮三十余尊，船内可住七百余人。

二号夷船：长二十七丈，头尾宽二丈四尺，船身吃水八尺，出水一丈，周身内外包裹，与大夷船同。船身内亦三层，上留一层炮眼，一面炮眼九个，每眼安炮或一尊二尊，一船约安炮三十尊，船内可住五百余人。

火轮船：长十八丈二十丈二十四丈不等，头尾宽一丈六尺及二丈亦不等。每船安炮约有十余尊，可住二三百人。

三板船：每船头安大炮一二尊，止可住数十人。

朱批：览。

一四六、参赞大臣齐慎奏请奖赏防守镇江 出力之哈拉吉那等五员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甘肃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中卫营都司韩则禄，前在乍浦打仗，该副将身受矛伤，韩则禄周身受伤十一处，现会同山东济南城守营参将张富，带领奋勇兵丁，设伏镇江迤南，昼夜辛劳，不避艰险，丹阳咽喉地方赖以安静。又浙江永嘉县知县庄葆诚、前署余姚县知县彭嵩年，自三月初办理前敌粮台，并无延误。嗣奴才带至镇江，其时居民迁徙，无处买办米粮，该员等捐办干粮万余斤，官兵于八昼夜内赖以稍疗饥，共急公不分畛域之心，深堪嘉奖。且滚运前敌粮饷将及三月，备极辛劳。查彭嵩年上年署理余姚县事，到任未久，俾逆夷闯入县城，该员随即设法将其逼出，功过尚足相抵。

以上五员，奴才论功行赏，未忍没其微劳，可否仰邀皇上愈格天恩，将哈拉吉那赏戴花翎，韩则禄赏换花翎，张富赏加副将衔，庄葆诚赏加同知衔，彭嵩年免其交部治罪，出自圣主鸿施。

理合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四七、荆州副都统禄普等奏为荆江捞获炮位 酌拨楚皖二省暨留贮满营炮库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军录)

奴才禄普、忠灵谨跪奏，为荆江捞获炮位，并于汉城访获炮位炮子，酌拨楚、皖二省，以备防堵缘由，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于道光二十二年三月间，据管理步营正白旗满洲协领穆腾额报称，该协领于春涨初发查看江水，问近江土人，告知

有渔人于太平口江底探有炮位，旋即雇募水摸，捞获铜炮一位，重一千一百斤，并获铁子一个，重三斤二两，江底尚有未获炮位等情前来。奴才等因思炮位为军火利器，今既潜没水底，自应尽数起获，方足以昭慎重。当即飭委该员会同江陵县知县沙心培，雇摸捞取，续获铜铁炮各二位，铜炮各重一千二百斤，铁炮各重五百五十斤，前后共捞获铜炮三位，铁炮二位，炮子十个。奴才等详看，所获之炮食药甚多，荆郡附城一带田庐稠密，虽每年演放炮位之八岭山地方较阔，亦不能演试，暂令移置旗营炮库。

嗣于本年五月二十六日，荆江堤溃，督臣裕泰勘灾来荆，曾见此炮质地完好，堪以应用。续于七月初五日接准该督臣咨开，现准安徽巡抚咨称，逆夷滋扰，镇江一带现委将弁带兵择要防守。查武昌密迩九江，在在均关紧要，自当一体预为布置。省城现拟添铸火炮，所有前次荆江捞获千余斤铜炮三位，并捞获炮子，一并飭交荆州城守营参将，派员护解来省，以便依式铸造等因。奴才等因事关防堵，未便稍缓，已飭该参将拨弁解往。

又据荆州城守营参将平保面禀，于七月初四日接奉署理湖北提督恒安札开，因安徽需用大炮，防范夷船，抚臣程懋采行文楚省，酌拨大炮应用，飭将荆州城守营发□炮六位，再行试放远近，听候拨用等语。查荆州发烦□六位向系分设六门，以资防守。令该署提督既行文演试，以备咨取防范，自应听候拨用。惟荆州地方最关紧要，亦不可无炮防守。奴才等查步营协领穆腾额管理营务勤干有为，仍飭令各处查访。旋据该协领禀称，访查得汉城开元观现有铜炮二位，一位约重二千八百余斤，一位约重一千八百余斤，系嘉庆年间征剿教匪时，钦差领侍卫内大臣·威勇侯额勒登保等所造。又闻汉城如来庵、昭忠祠、文庙及右卫千总署内俱有炮位，并据查明大小炮六十四位，随飭该协领穆腾额会同管理炮营右翼蒙古协领忠锦，详细勘验。据称内有重一千二百余斤大铁炮二位，重五百余斤起至数十斤小铁炮三十位，尚堪适用。余大小铜铁炮三十一

位，俱炸裂锈坏，难以演放。并查昭忠祠内有大小铁炮子三万一千余个，自十斤至一斤不等，约重八万余斤。

查楚省现拟添铸炮位，安徽抚臣又因需用大炮，于邻省咨拨应用，今荆郡既访获铜铁炮多位，相应奏明，将前项大铜炮二位、大铁炮二位，并所获炮子内，择其大炮堪用者，分拨楚、皖二省，俾防堵吃紧之际，可期得力。奴才等于具奏后，即飞咨湖广总督转咨安徽巡抚，一面檄飭城守营参将委弁解赴省垣，就近转行拨解。其余堪用各炮位，虽炮身较轻不能致远，似亦不应贮放庙内。奴才等已飭将此炮及不堪应用之炮，俱移贮满营炮库，以昭慎重。至此项炮位炮子系自何年分贮各庙署，除飭荆州府知府及城守营参将查明，申复到日，再行咨部外。

所有荆郡查获各炮位，酌拨楚皖二省，暨留贮满营炮库各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奉朱批：所办好。依议。钦此。

一四八、著工部铸造颁给乍浦满洲营 所失之关防图记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特依顺奏，查明乍浦满洲营失陷关防图记等项一折。据奏乍浦失守之后，遗失右司关防一顆，协领图记一顆，著该部铸造颁给。其佐领图记三顆，即由该部飭交浙江布政司刊刻给领，以资钤用。

又另片奏，军政展限等语。所有杭州乍浦八旗官员军政，准俟明年举行。该部知道。

钦此。

一四九、著参赞大臣特依顺照所奏办理杭州并乍浦满营训练演习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参赞大臣·署杭州将军特。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特依顺奏查明乍浦满洲营失陷物件一折。已明降谕旨，将遗失关防图记饬部分别颁给矣。其副都统衙门应给书册等项，著将现存失去各数目造册，咨部查核办理。所有该员等应得处分，均著加恩宽免。所请杭州满洲营官兵添演抬炮一百位、鸟枪二百杆，于军需局领出，在八旗箭兵内挑选七百名训练演习，其乍浦满洲营内亦添设抬炮二十位，责成该副都统挑兵一百名演练，所议甚好。即著照议办理。仍著认真训练，无致有名无实，现在秋汛届期，钱塘江水增长靡定，仍当严饬在防员弁兵丁加意防范，毋稍疏虞。

另片请展军政期限，已降旨准行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五〇、著山东巡抚麟魁照所奏各折妥慎办理海防河防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山东巡抚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麟魁奏，详查海防情形，及先期筹议河防各一折。据称登州北面水城距岸十二里外，水深约十余丈，两岸沙堤尚堪捍卫。蓬莱阁形势较高，现又添置棉被千条，预备挡护，并为盖护火药库房之用。该夷大船不能贴岸，桅上之炮即能轰入，亦属摧坚无力。其可以扑

岸之处，临时空濠设阱，足以堵御马车马炮等语。著照所议妥慎办理。至回空军船，现因江路梗阻，多半停泊山东境内，沿河屯戍必应先事预备。所请将现驻海口之兖州、曹州两镇所属八营官兵一千二百五十名，俟秋凉察看情形，先行调回本汛，与各该营留存官兵分布河干，俾资弹压之处，著临时察看情形，酌量妥办。该署抚现因河防事重，暂行回省，督同司道妥为布置。将来筹定之后，应否仍赴登郡督防，著该署抚届时相度事机，奏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五一、四川总督宝兴奏陈谨防英人 遣人偷挖淮河及运河堤障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大学士·四川总督臣宝兴跪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现在喫逆由海入江，扰及京口，进逼金陵，闻该逆北驶数日，旋又折回。盖以天津形势居胜，又有重兵严防，伊进必受创，京口为粮船必经之路，咽喉为其梗塞，可冀任意要求。查京口为全江三要隘，较之宁波、乍浦、上海、宝山尤为吃紧。为今之计，或谓当守彝陵；或谓皖、江为湖、蜀门户，亦应固守；其余如北之狼山、蓼角嘴，南之吴淞、刘河、靖江，在在均关紧要。窃思该逆如果别无奸计，不过得手则肆行抢掠，受创则回帆远颺，尚属易制。所可虑者，高堰、山圩一带，左为高邮湖，右为洪泽湖，自武家墩至蒋家坝一百二十里，洪流冲激，百万苍生赖有五坝之一线长堤耳。该逆诡譎百出，倘伴走金陵，暗遣汉奸，偷往清江浦至武家墩一带，开挖一二处缺口，或于洪泽湖之临淮口盗开堤障，则淮海下游皆为氾滥，为害不可胜言。该逆恶贯已满，舍海入江，自投绝路，四面受敌，是已天夺其魄，未必计出于此，惟御患之事固宜防于未然。

臣管见所及，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瓜洲系江柴囤聚之所，居民多开设柴棚，以备扬粮、扬江、江防三厅之用。此项柴草留为我兵火攻之具，甚属利便，急当拨兵严防，万勿资寇，合并附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览奏俱悉，以待酌核。钦此。

一五二、四川总督宝兴奏为遵旨派弁 带兵驰赴江宁候调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大学士·四川总督臣宝兴跪奏，为遵旨饬调川省官兵，拣派将弁管领，驰赴江宁，听候调遣，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七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前经降旨，著四川省挑选精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遵查前奉谕旨，当经钦遵分飭军督提三标，并城守、维州、川北、重庆、永宁各标镇协营，如数挑派年壮技娴精兵，拣派得力将弁，预备军械候调。正在具奏间，钦奉前因，随将挑各军督提三标，并城守营、维州协精兵一百七十名，作为头起。川北镇属精兵四百名为二起。重庆镇属并永宁营精兵四百三十名，为三起。共兵一千名，选派平日训练得力之署川北左营守备陈缔襄，重庆右营都司武庆，分起管带。每兵百名，飭各该标镇协营挑选普历行阵得力千总、把总、外委二员押队。军火器械锅帐药铅等项，拣选精良，照例配齐。跟役人等不准例外多带。派委署维州协副将马庆封统领前进。现在省城军督提城各标营官兵，已于七月二十一日自营起程，此外维州、川北、重庆、永宁各镇协营官兵，均至重庆归队，由水路行出川境，并飭文武委员逐程照料护送，沿途如有滋事兵丁，即据实禀报惩办。所有官兵经过省分，均

经分咨转饬迎护应付船只口粮，俾得随到随行。至各官兵例得俸赏行装口粮等项银两，据藩司徐广缙、臬司张日晟详明，在于封贮项下动银二万两，另款存贮，分别支放，统俟事竣核实报销。

所有购料造船一事，现已另折恭奏。除咨明两江督臣牛鉴外，所有遵旨调兵驰赴江宁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一五三、四川总督宝兴奏为川省制造海洋战船不能 驶达大江现在委员采购战船木料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大学士·四川总督臣宝兴跪奏，为川河水道曲隘，制造海洋战船，不能驶达大江，现在委员赶紧采购木料，以备应用，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谕：逆夷两载以来，流毒闽、粤、江、浙……欽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并准抄录方熊飞原呈，寄送到臣，当经檄行两司妥议去后。兹据藩司徐广缙、臬司张日晟会详请奏前来。

臣查川河节节皆滩，奇险百出，凡有滩处所，两旁巨石嶙峋，中惟一线水槽，纡回曲折，船身稍形长大，即难转折而过。及至巫山大峡，两山紧夹，壁立万仞，绵亘二百数十里，名为腰站河，乃川中众水汇合入江之门户。峡中河面宽止数丈，怪石林立，水势屈曲奔驰，急如怒矢，大船更不能行。是以川河极大之船长不过数丈，恐亦仅可驶至湖北、汉口而止，杭（航）海固非所宜，即江行亦难适用。故历来滇、黔两省年例运京铜铅船只，均在川省成造，一抵汉口，即须另换，此其明证。海洋战船长大自应倍于川船，一切规模及如何造作之法，川省虽无熟悉工匠，犹可于海疆各省分调取。惟水道曲

隘,不能驶出川江,若照川船修造,度其力量,决不能乘风破浪,为御敌冲锋之用,此皆实在情形。

第事关军中要需,由川造船固不能驶入大江,而深山穷谷之中多产巨木,虽一切倒桩挽运,放至水次,亦需时日。臣现督同藩、臬两司,赶紧遴委委员,寻山勘木,将可造船木料先行标记预备。一面飞咨海疆省分,查明修造海洋战船应用何项木植,长径尺寸若干,迅速咨复来川,以备采办。如蒙俞允,所有造船木料应运赴何省之处,恭候敕知到日,再行钦遵趲运。

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四、四川总督宝兴奏请于回空粮船水手内挑选精壮者交周天爵管带防堵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京口、瓜洲口一带既有逆船,则粮艘有碍回空,数十万水手必至尽为游民。此等本乏安分之徒,一旦散无所归,诚恐别生枝节,设为逆夷诱用,则可虑更大。伏思首进回空船只不日即可挽抵杨庄,所有水手半系桃源、宿迁、邳州、宿州之人,性本强悍,足备战斗,与其征调徒繁,曷如于该帮水手中挑选精壮,悬以重赏,令其破贼立功,数万〔之〕众当可立致。

又查前任两湖督臣周天爵,现蒙圣恩赏给四品顶戴,以知府候补迅赴江苏,交着英、牛鉴差遣委用。该员前任漕督,颇有威望,所有挑出水手,若令其管带,人皆素习,功可立待,既免各水手别滋事端,又得借以近资攻取,较之远调客兵似为应手,于事实两有裨益。至卫守各卫千总中,亦未始无可用人,周天爵平日留心武备,漕标备弁皆所深悉,倘许其拣用,亦可收指臂之助。

臣侧闻凶焰,志切同仇,附片敬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正在此加意筹办矣。钦此。

一五五、四川总督宝兴奏为打制劈 山炮位带赴江宁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炮位为军中要需，预备多多益善。臣于上年捐制折铁缠劈心炮数十位，运用灵便，施放亦极快利及远，堪备克敌之用。现已交统领官兵之马庆封二十位，带赴江宁，交牛鉴查收，以备水陆攻击。

除咨明两江督臣牛鉴外，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好。钦此。

一五六、四川总督宝兴奏请先雇 商船操演水师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查夙逆猖獗，良由我军战船有名无实，水攻无具，不能御于海洋，遂得张其凶焰。今奉谕旨饬造战船，洵属制胜之良图，不特为目前第一要需，即善后亦系必不可缓之务。独是徒船不足以克敌，而操练水师实较造船为尤急，沿海水师因承平日久，率多废弛，故值有事之时，柔脆不堪任用，一见贼夷，类皆心惊胆怯，闻[声]先避。似此畏葸成习，虽有战船，亦安望能冲历波涛，剿除寇盗？是欲其攻必克，战必胜，练兵与造船二者，实不可以偏废。合无仰恳皇上，饬下沿海省分督抚提镇各臣，申明纪律，严定赏罚，各将所辖水师枪炮器械挑选精良，就船逐依法认真操练。务期将士怀勇敢之气，弁兵无退缩之心，一见贼船，各兵船即合力攻剿，贼南亦南，贼北亦北，期于尽杀乃已。如此则船既适用，兵复精锐，贼纵船坚炮

猛，未有不立就灭亡者。惟现在额设战船钉稀板薄，不但不能御敌，即寻常操演亦不适用。若俟修造战船完竣再行操演，徒抛时日。臣闻广东、福建客商泛海大舶，其坚厚牢固胜于额设战船数倍，可否先行雇用驾驶操演，俟战船修造完竣，各水师技艺亦臻精熟矣。

是否有当，理合附片恭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五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 旨严防汉奸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军录)

奴才禧恩跪奏，为遵旨严防汉奸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七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奉上谕：据麟庆奏，防堵江北情形一折……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先据水师营弁兵从海上探信回报，据称南省民人有被逆夷掳掠者，逼令负苦力作，其有不受驱使者，即将该民人等割去发辫，分刺臂面，绝其归路等语。是剪辫刺臂皆系不肯从逆之人，该弁兵等远隔数省，探来消息原难凭信，该河督麟庆近在江南，所奏自必确有见闻。以情理度之，真正汉奸方将混迹民间，为逆夷效用，岂肯剪辫刺臂，自取败露。诚如圣谕，该逆诡谲异常，其汉奸中最为该夷所得力者，尤必深自闭藏，不露形迹。奴才钦承训示，严饬该旗民地方官，认真查拿汉奸，不遗余力，尤当注意于毫无形迹之人，悉心访察，不可被其朦混。若遇有剪辫刺臂带有夷字腰牌之人，毋论其是否甘心从逆，其为来自夷中，已有明征。允宜严拿解究，穷其原委，以绝根株。至奉省各海口店栈，凡新到之闽、广、江、浙船只，前已严传逐一盘诘，并令其在距岸数里之外兑货交易，不准一人上岸，以杜汉奸乘间混入。如见有新奇制造物件，更应详细查验，以防暗藏火器。总期在

在留心，处处加意，勿使奸逆逞其伎俩，以期仰副谆谆教诲之至意。

所有奴才遵旨严防汉奸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朱批：妥慎防范。钦此。

一五八、著署理盛京将军禧恩于旅顺口随时侦探防范 并相机调取山海关驻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禧恩奏查明旅顺口情形一折。前因旅顺口地方紧要，有旨谕令该署将军酌量情形，筹议具奏。兹据奏称该处口门狭隘，水势平浅，其岸上皆系荒山旷野，且形如釜底，无险可守，逆夷不能据为巢穴。其安炮练兵设伏，以及晓谕岛民内徙，严断接济各情，亦经早飭料理等语。该处口外即属大洋，且登陆后距水师营不远，自应严加守御。著该署将军仍飭令该协领等，随时侦探，实力防范，不得以该逆大船不能驶进，稍存大意。至山海关屯驻官兵如有应须调取之处，即著知会哈琅阿相机办理。其预备渔船攻剿一节既属无济于用，著毋庸议。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五九、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俟造船时奏调木植 并将军需等银解赴藩库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刘韵珂等奏浙省现难捐造船只一折。浙省产木多系松杉，坚大木料非贩自川、楚，即来于福建。现在洋面江面均有逆船梗阻，无从贩运。浙省临海各处又无僻静处所，请俟夷务稍平，路通民归，再行筹办等语。览奏均悉。前已有旨谕知宝兴、裕泰，令其广购巨木，以备海疆督抚随时调取。著刘韵珂察看情形，俟将来制造时，奏明调取木植，如式购制。

又据卞士云奏，藩库银两应觅安顿之所，请于军需项下拨银三十万两，藩库拨银四十万两，委员解赴江西藩库存贮，俟需用时陆续咨提等语。准其照议办理，并谕知吴文镛，令俟浙省解到时妥为收贮。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查明修造洋船之广东人姓名及所造之船能否造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朕闻浙省获一夷奸系广东人，在彼二十余年以造船为生，夷船多其所造。该省大营先造小舟，后造大舟，与内地造船大不相同，其人现在营中等语。其人既经浙省拿获，是何姓名？修造船只是否坚实灵巧，能否适用？著奕经、刘韵珂详悉查明，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一、著靖逆将军奕山等查奏《演炮图说》
著者并将广东所造火轮船绘图呈进
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有人奏，近得一书名《演炮图说》，系丁拱辰所著。此人曾在广东铸炮，演试有准，亦晓配合火药之法。著奕山、祁项查明，是否实有丁拱辰其人，现在曾否在粤？所制炮台炮位果否坚固适用？据实具奏。又闻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并将是否内地匠役制造，每船工价若干，一并详悉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二、著江西巡抚吴文镛妥为收贮
解到浙省银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西巡抚吴。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据卞士云奏，浙江藩库银两应觅安顿之所，请于军需项下拨银三十万两，藩库拨银四十万两，委员解赴江西藩库收贮等语。著吴文镛饬知藩司，俟浙省银两解到时，妥为收贮，以备咨提。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三、著扬威将军奕经俟着英咨会 到时再行合力攻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

奕经奏量移官兵屯扎常州一折。据奏将河南官兵密赴常州一
带，并经函致着英，仍听候咨会以定行止等语。览奏已悉。所奏定
海、镇海夷船近日并无增减，乍浦有船一只停泊，亦未滋扰。并飭
郑鼎臣先行查看江海汇流口岸，暗藏船只，预备兜截等情。均著俟
着英咨会到时，有须攻剿之处，合力攻击，毋误事机。

另片奏，请派郑祖琛兼办行营粮台。昨因刘韵珂销假回任，
已有旨令卞士云署理浙江布政使，管通群办理浙江粮台。所有该
将军行营粮台，著照所请，即以郑祖琛兼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
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四、著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抚辑招 徕居民并妥为弹压梟徒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但明伦奏，收复瓜洲，招集匪徒各一折。夷船退出江口，瓜洲
业经收复，著招徕居民妥为抚辑。仍飭员弁兵勇小心守御，毋得少
有疏懈。至仪征滨临大江，梟徒乘间窃发，现在招集头目尚听约
束，仍当妥为弹压，毋任滋生事端。其事平以后应如何设法解散之
处，著斟酌妥办，慎勿稍留后患。其余沿江各村自相团练，均著照

所议妥为办理。将此由四百里传谕知之。

钦此。军机大臣遵旨传谕按察使衔·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

一六五、著湖广总督裕泰赶造木筏 选雇水摸以备火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湖北巡抚赵。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裕泰等奏，盐船难以驾驶，拟赶扎木筏，添雇划船，招募水手，以资攻剿一折。览奏均悉。盐船体质笨重，既属不堪适用，著毋庸议。至所称以渔船小划散布江面，及拟扎木筏数十座，顺流冲击。筏后选雇民船，装载柴草火器，以备焚攻。其每筏各带渔划等船数十只，遇有可乘之机，则弃筏登划，飞掉前进等语。著照所议办理。现在逆船尚未退出大江，难保不复肆凶悖，有烦攻剿。该省所造木筏既需时日，必应赶紧严催，其水摸人等亦著飭令迅速选雇。该督等惟当相度机宜，妥慎办理，总须先期有备，不至临事周章，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六、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仍当于淮扬一带 加意防范俟英船全部退出大江再分别 留撤防兵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麟庆奏，委员前赴瓜洲，抚慰居民，淮扬情形大定一折。览奏

均悉。夷船退出瓜洲，居民陸續撤回，地方安靜，著即督同運司但明倫妥為抚輯。運庫銀兩已經解還，仍當飭屬加意防范，勿謂夷船開去，斷不再來滋擾，致有疏虞。倘夷船全部退出大江，著即隨時體察，將所調防兵一面奏聞，一面分別截留裁撤，以節糜費。官紳士庶如有急公好義，踴躍捐輸者，該河督開單奏聞，朕必破格施恩。前次奏請甄叙各員，不日吏部奏上，即當降旨鼓勵。

又另片奏，黃水盛漲，桃北崔鎮汛、楊工上下漫水二處，直穿運河，冲破遙堤，由六塘河下注等語。崔鎮汛究系何府何縣管轄地面？雖據奏稱兩岸並無居民，但被刷口門已寬一百余丈，溜走東崖尚未塌定，且為驛路所關，諸形緊要。著麟慶速即督屬搶護，勿令口門刷寬，更難措手。各厅料物自己齊備敷用，辦理迅速，方不致潰決為患。若該河督查明漫口實在若干丈尺，繪圖貼說，馳遞呈覽，以慰朕念。至驛路改道應由何處行走，方能迅速無誤，著籌畫妥辦，不可誤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一六七、兩江總督牛鑑奏請于江寧省城

添設防堵總局以備支應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軍錄)

再，查夷船攻陷鎮江以後，大幫駛往江寧，先經調集各路官兵，預備防剿。軍火糧餉均為刻不可緩之需，若由蘇州糧台供支，實屬緩不濟急。據署江寧藩司黃恩彤，請于江寧省城添設防堵總局，以備支應而歸便捷，詳請具奏前來。臣等复查無異，應請准其添設江寧防堵總局，責成該署司黃恩彤，督同兼護鹽巡道江寧府知府樊師仲等，查照糧台章程，認真經理，仍俟事竣核實報銷。

理合附片陳明，伏祈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奉朱批：不久竣事，斷不准昧良冒

滥。钦此。

一六八、著扬威将军奕经等行抵常州后听候
耆英信息再相机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

奕经奏带兵前进移驻常州一折。该将军将兵勇分队，不动声
色陆续行走，移营暗进，所见是。现在耆英等驻扎江宁，办理鞫磨
事宜。该将军行抵常州后，著仍遵前旨，听候耆英等信息，相机办
理。如该逆反复无常，必须攻剿，即带兵就近应援，毋误事机。将
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六九、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和约已定
铃用关防并将和约抄缮呈览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军录)

臣耆英、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夷务已宣和约，铃用关防，兹
将各条录呈御览，并将酌办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亲往夷船，招抚暎夷，及所请各款势难拒绝缘由，业经
由驿驰奏在案。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
是月十七日奉上谕：耆英等奏，连日与暎夷会议，粗定条约一折等
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查该夷前请入城，共订和约，以示不疑。臣等查其已就驯扰，
即定期七月二十一日派拨弁兵，前往迎护。夷酋噶喇渣带同亲随
十九人，安静入城，与臣等在公所面议和好。当即将前经截留江宁

将军德珠布奏折一件包封交还。并将连日集议各条，撰就和约，译出汉文，呈递前来。臣等公同阅看，文理未能通畅，而大指尚属明晰，其所列条条仍不出前请三事之外，并未续有增添，亦无违悖字句。正在核办间，接奉谕旨，指示周详，夷情向背均在圣明洞鉴之中，臣等曷胜钦服！

当即派委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寿前往夷船，宣示恩旨，并将奉旨指出各款向其明白开导。该夷酋噶喇嘛闻已允准所请，极为感戴，一切解嫌释疑及修复炮台墩堡各事宜均敬谨听从，并无异说。其商欠一节，据称广东洋行积欠伊国银两甚多，今止以洋银三百万圆为断，此外不敢求官为保交。至以后通商各事宜，诚如大皇帝圣谕，事甚琐屑，渠等亦不敢求官为经理。惟在广东贸易以来，深受洋行股削，以后情愿自投行商交易，按例输税，免致暗被侵渔。渠等现蒙恩准赴各处贸易，必须设立会馆，以为贮货之所，分派领事，以为总办之人，方能约束众商，勿许生事。又伊国至中国七万余里，远涉重洋，经年方能往返一次，务求准其挈眷同来，免致离散。渠等既得贸易，又有室家，益当感激天朝厚恩，安分输税，并协助官兵缉捕洋盗，以期报效。至福州乃武彝茶聚集之所，又设有海关，贩货纳税系属最便。且其地旧有琉球馆，渠等事同一例，是以吁请施恩。今蒙大皇帝驳飭不准，仍格外加恩，谕以他处相易。惟天津密迩京都，渠等不敢妄有请求。此外滨海之区贩茶最便，无过福州，且系中国极南之地，与广州情形相等，仍求大皇帝恩准赏给等语。该侍卫等婉转再三开导，固请如前。

臣等查夷人通商之所即属马头，向止广东一处，今既准该夷赴各处贸易，凡该夷运来之呢羽钟表及中国所产之茶叶丝绵，不能不听其互市成交。而夷货数多，断非旬月所能趲发，若限以泊船久待，漫无归著，彼之转运既滞，我之铃束尤难，似夷馆、领事均难拒其所请。至向来夷船进口，携带家眷，止准留住夷船，不许寄居会

馆，立法本属严益加严。窃思夷船之所以难制者，诚以飘忽往来于洪涛巨浪之中，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遥患。今若有室庐以居其货，有妻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资，又携室家，顾恋滋多，控制较易。况啖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闲。再查武夷茶产自建宁，聚于福州，行于西洋诸国为最远，该夷因贩茶求往福州贸易，尚属实情。考福州形势，与广州同为海疆省会，较诸宁波、上海之逼近苏、杭者，似尚有轻重之分。若坚拒不准，许易他处，该夷既以天津借口，诚恐又添枝节。

臣等再四熟商，复连日侦探夷情，业经买石压舱，分船探水，为出江归海之计。又行知各兵船不准拦阻过江船只，并照会臣等，委员至镇江府弹压土匪。是该夷罢兵就抚，已有实据，似未便坚执一端，致碍大局。当即订于二十四日面晤噶喇渣，据呈出原定和约四册，请臣等钤用关防，渠亦加用图印，分执为据，以示永无反复。据该夷酋声称：蒙大皇帝逾格天恩，俯允所请，断不敢久占长江，亦不敢滋扰他处，一俟探明水路，即行退兵等语。察其情调，实属可信。惟是臣等办理夷务，先既擅专轻许，兹复不能力争，罪无可逭，应请旨将臣等一并从重治罪。

再，前由吴淞强占河船前来讲和之佛郎西带兵夷目则济勒，亦于二十四日，据啖夷带同来见，并无所言，似因和议已成，无从置喙，知关圣廬，合并附陈。

至奉旨赏给该夷银两，现即陆续交领，约计夷船在八月初十日前后必可遇出此江，不致误粮艘回空之限，俟江面肃清，即当恭折奏报。再噶喇渣等前请俟和约议定，赏加御宝，以昭信守。钦奉恩旨准行，该夷酋不胜钦感。据称此时兵船尚未即遇，不敢遽请御宝，俟遇出大江，再请钤用，以昭恭顺等语。系属尊崇敬信之意，除俟届期再行妥议奏请外。

所有臣等与啖夷立定和约，酌量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并将和约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附件：和约十三条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奏呈(夷务清本)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与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例，清楚交纳货税钞餉等费。

一、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钦差大臣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将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一、凡英国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钦差大臣等向英国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

一、以上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圆，此时交银六百万圆。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共银六百万

圓；甲辰年六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共銀五百萬圓；乙巳年六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共銀四百萬圓。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銀二千一百萬圓。倘按期未能交足，則酌定每年每百圓應加息五圓。

一、凡系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等，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方被禁者，大皇帝准即釋放。

一、凡系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伺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諭旨，登錄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者，亦加恩釋放。

一、前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今又議定，英國貨物自在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遍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照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

一、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復用札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究，不在議內，仍用奏明字樣。

一、俟奉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之六百萬圓交清，英國水陸軍士當即退出江寧、京口等處江面，並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招宝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厅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為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關，俾英人通商後，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

一、以上各條均關議和公約，應俟大臣等分別奏明大皇帝，朱筆批准，及英國君主判定後，即速相交，俾兩國分執一冊，以昭信守。惟兩國相離遙遠，是以另繕二冊，先由欽差大臣等及英國公使蓋用關防印，各執一冊為據。俾即日按照和約開載之條施行妥辦。

朱批：即有旨。欽此。

一七〇、欽差大臣耆英奏報英船丈 尺構造及兵丁接仗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軍錄)

再，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七月初一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七日奉上諭，內開：再，夷船至京口，大小若何等因。欽此。又于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諭，內開：又，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等因。欽此。

遵查夷船丈尺及夷兵接仗情形，奴才因傳聞不一，偵探未確，不敢冒昧陳奏，茲因親至夷船，始得悉其崖略。該夷兵船約分五等，大者載兵千人，小者載兵三百人，火輪船載兵百餘人，其長自數十丈至數丈不等，船之大小，不看系乎桅之多寡，有三兩桅而其船實大者，有四五桅而其船尚小者。此次駛至江寧之船，火輪船不及十只，其餘均系四五等兵船。至杉板船乃系各船隨帶之腳船，每船各有三五只，奴附于旁，不在兵船之數，其船間有安設五六十斤炮者。以奴才所至火輪船，長約五丈，闊半之，載大炮十二門，中設水火二筒燔以煤炭，火熾烟升，內外有輪，机括靈便，大約暗建鐘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是以不待風颿而行駛迅速，有傳為以人力牛力轉輪者，乃系臆度之論。又奴才所至之兵船名嗶嘰，乃系五等兵船，長約九丈，闊半之，高亦半之，上下三层，峙如壁壘。旁開炮眼，安設大炮六十四門，大者重八千斤，小亦四千斤，均有炮車可以推挽，有转轴可以低昂。無論槍炮均系自來火，不用藥。其炮子嵌設船板之上，大者七十斤，小亦二十四斤，另有炸子，系以一子包孕，遇火開裂，即能飛出，實屬奇巧可惡，非尋常火器可比。現在進江之四五等兵船吃水不過二丈，火輪船吃水不過丈余，此所以由京口駛人，并无擱淺之虞。

再夷兵攸分水陆，亦别白黑，水师黑衣，陆路红衣，白者乃暎夷本国之兵，黑者系暎夷属国唎喇、唎啞等处之兵，其人率多猛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瞻顾，临敌争先。而黑夷多力性愚，罔知趋避，夷酋役之如奴仆，畜之如犬马，彼竟听其指麾，甘为效命，亦理之不可解者。总因孤军深入，历七万里而至中国，蹈万死以求一生，是以有进无退，愍不畏死，非独其性情异，亦其势使然也。

所有遵旨查探缘由，理合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奉朱批：可恶之至！欽此。

一七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遣询唎 喇噍据称并无英船来浙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前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称：据慈溪县禀，探闻唎喇噍又来船四十二只，内三十九只在青龙港外停泊等语。查夷船驶入江、浙洋面，向来均准粤省咨会，此次未接来文，殊难凭信。且臣等遣询夷酋唎喇噍等，据称并无此事，如果本国发船来浙，我等岂有不知之理？察其所言，似非欺饰。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一七二、参赞大臣齐慎奏报查探英船停泊 巡游及丈量小沙背等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查探逆夷现在情形，并遵旨确切询问黑夷丈量小沙背及其所言，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十六日奉上谕：齐慎奏，确查逆夷现在情形一折

……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圣明筹画周备,训示详明,曷胜钦感。

奴才伏查镇江逆夷船只,自七月初十日以后,时去时来,总在十只以外,间断抛泊,有时进城游巡,亦未扰害百姓。查看前此搬运砖石木料,于北教(校)场起盖房屋,尚未造成,复行拆毁,改作牛棚羊圈。并据探报:广州将军耆英等在江宁办理羁縻,已有眉目,该逆尚能就我范围,并闻不日即行全数起碇退回等语。奴才以该逆夷反复靡定,诡譎异常,虽已受抚,而防范仍需严密,以期有备而无患,仰副圣主委任之至意。复据代理宝山县张元揆禀称,遵传六月二十日原禀之探差吴宗,讯据供称,是日瞭见黑鬼五六人登岸,丈量海塘属实,因言语不通,未能问其是何意见。旋又闻该逆船有通事一人上岸,似是广东口音,向居民传说,尚有大帮船只在定海开行,不日到口。先往镇江、南京,后到天津,居民不必警(惊)恐之语。因吴淞口居民纷纷传说,是以回来禀知等供。该知县以逆夷每船各有通事一人,时常上岸买取食物,俱解内地口音,屡经派人密访姓名籍贯,坚不吐实。至丈量海塘之意,曾经居民询问,该通事亦不肯说各等语。奴才伏思声东窜西,虽系外夷习套,而逆情叵测,总宜先事须防,伏祈皇上敕下沿海各省督抚,即使逆夷此时恭顺,但其性类犬羊,尤须防其有变。奴才寸心,无任悬系。

所有查探逆夷现在情形,并遵旨确切询问黑夷丈量小沙背及其所言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奉朱批:览奏俱悉。钦此。

一七三、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照所奏各条与英迅速定义并令英船全数退出大江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署乍浦副都统伊。道

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详陈夷务情形，亲往夷船妥为招抚一折。览奏忿激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致于此？千万无可奈何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抑，各条均准照议办理。惟该夷所请均已允准，即当迅速定议，全数退出大江，不得任其耽延，惊扰行旅。至此外一切紧要事件必应筹及者，均著责成该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议，不厌反复详明，务须永绝后患。该大臣既知善后之难于措手，他国之不免生心，即应思前顾后，预为筹画，于勉从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计。倘稍留罅隙，日后有所借口，以致别生枝节，办理掣肘，是耆英、伊里布自诿伊戚，不惟无以对朕，更何颜以对天下。再，佛郎西亚国夷目则济勒到后，情形若何，甚为廑念，著一并奏慰。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七四、著江西巡抚吴文镛将九江截留 炮位赶紧解芜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西巡抚吴。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程懋采奏，安徽省并无致远炮位，前经咨调江西铜炮十五位并炮子等件。嗣据吴文镛复称，前项炮位业经九江镇道留于浔阳预备防堵，请飭该抚赶紧委员解往芜湖等语。安徽为江西、湖广藩篱，自应先其所急，九江固属紧要，何难将省城存炮随后运往，或赶紧铸造。所有程懋采前调铜炮并炮子等件，著吴文镛迅即派员解赴芜湖，以备防堵之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七五、著安徽巡抚程霖采照所奏防堵情形一折实力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程霖采奏防堵情形一折。逆夷虽已效顺，难保非甘辞饰诈，懈我军心。该抚谆饬将士加倍严防，并先将江西惶怯之兵撤回归伍，所见甚是。现在西梁山江岸被水，兵丁已移驻山头，未能暗中设伏，东梁山尤为吃重。前派游击万兴未历戎行，所带兵丁又多柔弱，著即撤回本汛。其游击嵩山曾在定海接仗，所带寿春镇兵五百名，现派赴东梁山防守，可期得力。至该抚现募乡勇已有一千四百余名，沿江州县亦各雇有乡勇，并劝谕绅富自相团练，均著实力办理，以资防守，无少疏懈。其咨调江西铜炮十五位，已谕令吴文榕迅即委员解至芜湖矣。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七六、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奏报初次调赴清江浦防堵兵丁及南阳镇总兵出境各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军录)

署理河南巡抚臣鄂顺安跪奏，为初次调赴清江浦防堵兵丁，并南阳镇臣出境各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六月间，钦奉谕旨：令南阳镇臣都勒丰阿迅赴清江浦……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当于南阳、河北两镇标下各挑精锐兵丁三百名，选派得力都守管带，多备抬枪抬炮，定限六月二十八日起至七月初五日止，分起间日起程。并移准

南阳镇臣都勒丰阿咨称，现带亲信弁兵六十四名，于二十六日自南阳起程前往等因。经臣恭折具奏在案。旋又接准南阳镇臣咨称，添派襄城营马守兵四十名，一并自行带往。复经臣先后飞饬当站州县，一体妥为应付，催趲前进去后。兹据各州县禀报，镇臣都勒丰阿管带亲信营弁并马守兵丁共一百四名，于七月初七日出豫省永城县境。其挑派两镇兵丁，头起滑县营都司倪占鳌管带兵一百五十名，亦于七月初七日由永城县趲出豫境，二起署彰德营守备穆奇贤等管带兵一百五十名，三起署南阳镇左营守备左银等管带兵一百四十名，四起署荆关营都司张士凯等管带兵一百六十名，俱于七月十一、十三等日，由永城县趲出豫境。沿途应付车马供顿均无贻误，兵丁行走亦甚安静。据藩臬两司会详前来。

除飞移安徽、江苏各抚臣，飭属一体应付催趲前进外，所有镇臣及挑派兵丁出境各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七七、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 派兵一千名赴清江浦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军录）

再，臣前准安徽抚臣程楙采咨称，现带兵前赴芜湖策应，令臣预备精兵一千名，听候咨调。臣因豫省官兵节次奉派出师，存营甚少，而皖省军务紧要，当酌量抽拨精兵六百名，派定管带员弁，以备咨调。当将抽拨兵数并豫省兵丁缺少缘由，恭折具奏。旋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奉上谕：现在淮扬一带防兵尚不敷用，所有河南省预备兵一千名，毋庸前赴安徽，即著鄂顺安派委曾经出师之将弁，管带军火器械，迅速驰赴清江浦，交麟庆、李湘菴调遣，毋稍迟延等因。钦此。

臣当将先行派定之南北两镇精兵六百名，勒限七月初八、初

十、十二、十四等日，飭令都司杨鼎金等管带，拣选精良器械，分作四起，由怀庆、南阳先行起程，星飞驰往。复又在于南北两镇兵丁内抽拨四百名，以符奉旨飭调兵丁一千名之数，选派员弁管带，勒限七月十六、十八等日，各由本营起程，一并驰赴清江浦，交麟庆等调遣。并飞飭经过州县，照例应付在案。兹据各州县禀报，头起官兵业已越出豫省永城县境，以后各起均已起程在途。

除移知安徽、江苏各抚臣，飭属一体催越前进，俟全数出境另行具折陈奏外。所有遵旨派调兵丁名数，及驰赴清江浦日期，合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七八、户部奏为台湾士民准在闽省报捐并

遵旨议叙首先捐输之林占梅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军录)

户部等部太子太保·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臣潘世恩等谨奏，为遵旨速议具奏事。

内阁抄出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贡生林占梅首先捐输，请予奖励，并台湾士民遵新例报捐，请在本省藩库上兑附片一件。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朱批：该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于十八日抄出到部。携该总兵等原奏内称，上年钦奉上谕：各海疆省分绅士商民果有捐资助饷修建城堡，及雇募义勇遣船铸炮有益军需者，其急公好义即与出力将士无异，若仍照捐输常例议叙，不足以示鼓励，著核实保奏，朕破格施恩。钦此。台湾自上年以来，臣等设法劝谕各属绅士义首团练义勇四万七千余名，其中捐资出力之人颇多。查有淡水贡生林占梅倡捐番银一万圆，合时值纹银八千两以上，首先遵旨急公，海外地方尤为难得。台湾制造攻守战具以及建造石壁炮台需用甚巨，必须当地士民捐输踊跃，经费方能充裕，谨

先查明具奏，伏乞皇上天恩破格奖励，以为后来者劝。惟台湾远隔重洋，又海氛未靖，文报往往稽迟。即如部颁豫工事例，本省刷印系于本年三月方始到台，距七月截卯之期已无多日，民间虽有情殷报效，计期到京已属无及。且身携重资，远涉重洋，既有风水盗艘之险，而到京程途遥远，上兑又恐后时，可否仰乞天恩，俯念中外士民同一报效，而地形辽远，独抱向隅，飭交部议酌量变通。如有台湾士民愿遵新例报捐者，准在本省藩司衙门具呈上兑，归于卯期，一体选用等语。

臣等伏查上年九月，臣部会同吏、兵二部奏准暂开豫工事例。嗣于十二月内据两广总督祁埏等奏，粤省绅士商民报捐官职，请就近在广东东藩库上兑，复经臣部议复，奏奉谕旨允行在案。兹据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称，台郡士民情殷报效，而到京程途遥远，独抱向隅，拟请酌量变通。如有愿遵新例报捐者，准在本省藩司衙门具呈上兑，归于卯期，一体选用等语。查台湾远隔重洋，原与内地情形有异，该处士民报捐官职，若概令具呈赴部，诚恐距京穹远，莫遂其上进之忱，自应量予变通，俾就近在本省呈捐，以示体恤。惟新例收捐期限七月底即应截卯，现经臣等公同商酌，以在部递呈未及交库者人数尚多，其远省捐生到京尤需时日，拟于原限七月后再展限四个月，另折奏明请旨。如蒙俞允，所有台湾士民亦即准其在闽省藩库报捐上兑，统于本年十一月底截止，俟截卯后造册咨部，汇同在京在粤各捐生一并掣签选用。其报捐银两，应令存贮候拨，恭候命下臣部，飞咨该督抚等钦遵办理。至贡生林占梅首先捐输番银一万圆，合时值纹银八千两以上奏请破格奖励之处，吏部查奏定海疆捐输章程内开：士民捐银八千两，给予知府职衔。今贡生林占梅捐银八千两以上，应给予知府职衔。

所有臣等速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再，此折系户部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一七九、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遵查天竺等

国船只情形并现筹洋务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天竺、佛喃及吕宋等国夷船情形，并现在筹办夷务缘由，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暎逆纠集天竺、佛喃及吕宋等国夷船数十只。钦此。又于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奕山等奏，钦此钦遵。寄信前来。

奴才等伏查原奏内声称：镇海等处停泊夷船数十只，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只，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余只，或云来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吕宋各夷等语。查奴才等前次奏报逆船折内，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日止，先后共出老万山驶赴浙洋者计四十七只。所称镇海、定海两处停泊逆船，自必即系四月内由粤驶往船只。但从前据该管县探报，均称该船系自暎逆本国驶来，并无声明别国之说。兹复网加采访，缘西洋诸国总名为欧逻巴洲，并无天竺国名目。史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东南数千里，其俗重佛法。又闻天竺一名印度，唎呀喇及喀布尔皆系印度之一隅。喀布尔即前此传闻与暎夷打仗之国，唎呀喇则暎夷属国。至佛喃国，粤东未闻其名，亦无该国夷人来粤贸易。惟佛喃西每年有货船一二号到粤，或即系佛喃西，因夷语西字是尾音，以致传写不一。本年春间，佛喃西国兵头唎喇咄及吐噶喇管驾兵船来粤，带有素晓华语之和尚吐噶，唎喇咄二人同来谒见。曾经奴才等将晓谕该夷情形奏明在案。风闻该国与暎逆两不相下，现因暎逆日强，恐其蚕食，早已整顿兵船，预为防备。吕宋在粤洋之东南，该国如赴浙江，即由台湾、福建一带北驶，原不必由粤洋经过，有无船只助逆，无从而知。闻该国贫而弱，自顾不暇，未必能以兵助逆。且该国商船向在澳门贸易，

亦頗恭順。

惟訪聞海外各國另有一種船隻，名為西娑柳，其船上多系黑夷，炮火俱備，往往受雇於各外國，代人打仗，索價數萬元至一二十萬元不等。現在暎逆分擾各省，難保非此等船隻受雇在內，該逆插以旗號，即作為伊本國之船，亦未可知。奴才等伏思噶喇西與呂宋各國素稱恭順，原可以理曉諭，設法解散。惟該國是否與暎逆同惡相濟，無從得其確據，且該國現無大兵頭在粵，僅止小夷商貿易，自未便向其講說，轉失天朝體制。查噶喇西兵頭于春間呈遞說帖，本以代暎逆講和為辭，嗣因該兵頭吐嚙喇出洋后總未再來。奴才等隨時體察情形，如果有機可乘，自當因勢利導，以靖逆氛而崇國體。

至現在逆船情形，自上次奏報之後，由該國續來小巡船一只，裝兵火食船一只，又夷目名噶七十余門炮位大巡船一只，該夷目即管駕大巡船，并十七号火輪船一只，及上年十一月內來泊九洲之中巡船一只，均于七月初三、初九等日出老萬山向東行駛，似赴江浙一帶。其在外洋瞭望，由西南駛往東北外洋夷船計三只，由東北駛回西南外洋夷船亦計三只。現在香港、尖沙嘴洋面尚泊暎逆巡火各船四只，港脚貨船趸船十五只，三板八只。另有暎逆巡火各船十四只，分泊于九洲、潭仔、內零丁、三角各洋面。至本省防兵并水陸壯勇分撥各路要隘三十余處，尚覺不敷守御。所有各省征兵一千六百余名仍應暫留調遣，以期嚴密防范。奴才等自當隨時相度，俟夷務大定，即當陸續撤回，斷不敢虛糜帑餉，仰副聖主慎重軍儲至意。

所有遵旨查明外夷船隻情形，并現在籌辦夷務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一八〇、靖逆将军奕山等奏谢革职留任之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十八日接准兵部咨开，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前因奕山等复奏关天培阵亡时兵丁走散情形，迹近欺诈，办理错谬，当降旨交部严加议处。兹据该部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奕山著革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从宽仍留正红旗汉军都统，与祁埏、梁宝常均著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钦此〔钦〕遵。知照前来。奴才等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祇谢天恩。伏念奴才等秉性庸愚，赋质将昧，遂因讞狱之多误，致干吏议之加严。迺蒙我皇上曲赐矜全，量从宽宥，鸿施高厚，钦感难名。奴才等惟有激发天良，竭尽心力，务使积愧生奋，冀稍赎乎前愆，庶几带图功籍，勉期乎后效。

所有奴才等感悚下忱，理合缮〔折〕恭谢天恩，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一八一、靖逆将军奕山奏报周天爵起程前赴

清江浦并带军犯四名随往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准兵部咨开，内阁奉上谕：周天爵著赏给四品顶戴，以知府候补，迅赴江苏，交着英、牛鉴差遣委用。钦此。又奉上谕：周天爵著驰驿迅赴清江浦，随同麟庆、朱树、李湘棻办理一切防堵事务。钦此。又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周天爵前已有旨发往江苏，以知府候补，本日复降旨令其驰驿迅赴清江浦，随同麟庆等办理一切防堵事务。著该将军等飭令迅速启程。

钦此。当即传到周天爵，恭宣谕旨。据周爵呈称，前因奉职乖方，致惟重谴，图效未能，悚惶正切。乃蒙圣恩弃瑕录用，感激汗颜，踟躇无地。惟有竭尽驽骀，誓图灭夷，冀报高厚于万一。理合呈请代奏，叩谢天恩。

又据周天爵呈称，查有前发广东军犯孙培英、梁济川、陈文学、刘延隲等四名，均能熟悉私泉水手伙党及长江情形，请带赴清江浦军前效力等语。奴才等公同商酌，自应准其将该军犯等带往，并催令该员即于七月十六日自广东起程，迅速前赴清江浦。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刑部知道。钦此。

一八二、扬威将军奕经奏报带兵行抵无锡 拟即驻扎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统带弁兵行抵无锡一带地方，拟即暂行驻扎，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奉谕旨，著奴才选带将弁兵勇，移驻常州一带，当将官兵分起行走，作为换防，并奴才亦即随后移营，督饬前进各等情，于十八日具奏在案。兹于七月二十八日行抵江苏无锡地方，接到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咨议抚夷之事，条约已成，于二十四日会用和约关防，钦遵谕旨，知照前来。

奴才查无锡距常州不过九十里，此时自无须再行前进，即在无锡一带暂行屯扎，听候耆英等咨会夷船退出消息。至乍浦地方停泊夷船一只，现仍在洋面游奕，虽该逆声言并不上岸滋扰，而滨海居民未免稍形惶惧。现在杭嘉湖道宋国经亲赴平湖一带弹压土匪，即就近督率文武各员，镇静防守，地方尚形安谧。惟奴才现在带兵在苏省驻扎，其嘉兴等处止有副都统萨弼尔翰率带满兵，副将

福禧统带汉兵，并无大员驻守，刻下究属空虚，自应钦遵前奉谕旨，酌派大员驻扎嘉兴一带，以资控制。查有前任福建提督陈阶平，人极老练，自上年驻守曹江，迄今将及一载，办理防堵，一切均甚妥协。奴才于启行之时，即已札调该提督即行移驻嘉兴，借资镇守，可期得力。曹江一带尚有按察司蒋文庆在彼驻守，提督段永福现驻上虞，相距甚近，声息易通，尚不致有疏虞。

所有统带弁兵行抵无锡地方，接到议抚已成，咨会拟即暂行屯扎，听候消息各缘由，理合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八三、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报到达浦口察看防堵情形并淮扬后路宜早密备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军录)

署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跪奏，为微臣到浦，察看防堵情形，并淮扬后路宜早密备，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八日行抵江南宿迁县境，探得黄河漫溢，与运河汇流，驿路阻隔。臣即改道，自宿迁县西门外渡河，绕至南岸行走，此道向无驿站，不能迅速。至桃源县，又过新淤河滩，复由北岸至杨庄，二十二日始行抵浦。淮河道总督臣麟庆饬令管理防堵局署江南河库道赵廷熙，造送兵勇分防及军械清册，咨送前来。又据河漕两标中军副将秦攀萼、德升，将各营弁兵花名一并咨送臣处。

臣详加披阅，河漕两营兵弁，计调赴江南及分守江北之外，现存伍者仅敷本汛防守，不能再行选拨团练之勇，除修防各营尚须撤回协守，所存不过二百余名。军械木牌火箭，臣逐一验看，拍枪一百三十余杆，可用者只得五十余杆，其余皆收买雁户者，灌药下子不甚灵便。刀矛现在打造，尚须改制，以求得用。火箭可作一窝蜂而不能及远，臣所带铁筒火箭，已发给样式，选匠照作，饬局采买铜

铁，赶铸劈山炮位，以为前敌冲突之用。其捐置大小木牌，尚须装载药物，请求实效，无任虚糜。查外调征兵，河南已到六百名，内一百六十名驻扎清江浦，余随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赴守高邮、扬州要隘。后起四百名已到一百名，余始入境。统计兵勇器具，内河坚守尚不可恃，难期进取扬州。如何布置，未据运使咨报臣处，想已另折具奏。臣在途次发交扬州、淮安两府，劝民团练，招募材能告示二纸，令其多写，遍行晓谕。臣每于接见弁兵绅士时，即告以夷人上岸，除火箭鸟枪之外，并无他长，示以横击抄截之法，教以牌枪叠进之势，避锐乘瑕，必可制胜。反复开导，闻者渐觉胆壮，加以练习，令其得心应手，必不至望风而遁。至下游设伏，臣已密致狼山镇总兵顺保，先将沿江港汊宽窄，水势深浅，江而何处最险，大溜何处逼紧，密绘图说，详注里数。臣又暗嘱告假回籍吏部郎中王绍曾，令其赴泰州、东台、通州、如皋等处，于各洲(州)团勇中，择其熟习水性者听用。又札调招集巴杆老回裔绅士陈书玉、吴搏榴团练渔猎户。举入朱百谷来浦，令其预备调遣。臣将器械择要制办，即亲身前往，相度形势，密为布置，以为上游应接。昨据运使但明伦函寄奏稿，知夷船退泊南岸，瓜洲业已收复等语。该夷或系悔罪，或系另有阴谋，其心叵测。况啾啾晒船在上海声言，入江解和，难保其不此出彼进，另生枝节。即使啖夷退出，更宜铸炮台，以慰后患。

臣尤可虑者，河北间有干蝗，淮徐、兖沂之间捻匪勾结抢掠，东自安东西至丰沛，匪徒百十为群，忽聚忽散，强夺妇女，劫犯伤官，亟宜搜捕。漕船水手，因东河朱姬坝蓄水，尚泊东境，将来河上兴筑巨工，挑挖运道，亦役夫多名。加以下游被水，饥民栖徙无定，奸良杂处。倘萌孽潜滋，则江口之梗塞甫通，而后路之咽喉又扼粮道经行，必须制之于未经蔓延之先，以消反侧。河道总督臣麟庆亦深以为虑，现同臣筹商，暂留河南后到官兵四百名驻防清江浦。徐州府库现在寄存军需银两，亦关紧要，酌撤徐州镇标兵丁一百八十八名，飭令回营弹压，庶不致有单薄之虞，而东西声势可以联络。

所有微臣到浦察看大概情形,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八四、 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奏报遵旨 选派官兵一千名备调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①(军录)

再,臣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著富呢扬阿于陕甘省挑选精兵一千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遵即在于陕提标属派兵五百名,汉中镇派兵一百名,河州镇派兵二百名,宁夏镇派兵二百,名共计一千名。分饬挑选年壮技熟兵丁,配带应用精锐军械,遴派勇干得力参将、游击、守备四员,并千把、外委等弁,分起管带,妥为预备。一俟调拨,即行支給行装等项,克日起程,不敢稍有迟误。

所有遵旨派备官兵缘由,谨先缮片核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八五、 两江总督牛鉴等奏请敕部再拨 军需银一百万两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雋采跪奏,为军需银两支用浩繁,吁恳敕部再行拨济,以免贻误,恭折附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船攻陷上、宝以后,苏州省设立粮台总局,自本年五月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二十日开局以来，核计支发兵勇口粮饷银，坐日船价，及制备军火器械，并堵塞河道等项，约用银七十七万〔两〕有奇。除借用浙江寄存军需银五十三万两外，由苏藩司库设法筹垫已至二十余万两，库款益形支绌。其各路临款随时支给，均属刻不可缓之需。所有前奉部拨军需银一百万两，除河南银五万两已经解司济用，其部饷银五十万两及两淮盐课银一十四万两，又已飭令解赴江宁，为筹办夷务之用。尚有山东、山西两省银三十一万两，臣已飞札催提，即使日内全数解苏，尚不敷归还借垫各款。虽江宁现已议抚，而夷船难期全数退出，亦必须有备无患，是沿江沿海调防官兵未便遽行议撤，所费仍属不赀。况将来收复镇江等处，抚恤难民，资送雇勇及修理城垣、仓库、衙署，并给发坍房修费等项应办善后事宜，需用尤多。不特宁苏两藩库无款可垫，即邻近各省亦难借用，不能不先事预筹。刻下需用孔殷，若由远省拨银，尚恐缓不济急，据总局浙江藩司孙善宝等具详请奏前来。相应仰恳圣恩，俯念苏省待支紧迫，款部再行筹拨附近省分银一百万两，迅速解苏，以便随时济放，庶免临事周章。

除咨部查照外，谨合词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奉朱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

一八六、 江苏巡抚程霭采奏为筹解赔款 至江宁并镇江等处英船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军录）

程霭采跪奏，为筹借夷务需用银款，陆续解往江宁并镇江等处现在夷船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钦差大臣耆英、署乍浦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函开：夷船逼处江宁、万分危急，不得不奏请通商，以全大局。第夷酋索银六百万两，方肯退出兵船，又不能不权宜付给。现在江宁库贮

不敷,拟将部拨军需饷银五十万两截解赴宁,并由苏藩司库暂借银六十万,以济急需,囑臣飭司迅速拨解等因。臣查镇江失守之后,该夷猖獗异常,仰蒙皇上轸念群黎,保全根本重地,特命耆英、伊里布相机妥办,并准令牛鉴暂事鞫糜,已属曲赐恩施。乃该夷贪得无厌,多索银两,在耆英等俯如所请,实有万不获(得)己之苦衷,半壁东南,在此一举。既经奏明借动银两,自应星速解往,以免贻误要需。随飭据藩司李星沅详复:司库正杂各款存数无多,不得不暂时通融,先其所急。兹通盘筹算,仅能凑银四十万两,内动附贮防堵经费银十万两,又正耗存项下借拨地丁等银二十二万八百三十九两七钱八分二厘,附贮杂款借动银七万九千一百六十两二钱一分八厘,应请就数拨解。当即飭将前项银两委员分批解往,已据申报起程。复将两淮运库存贮部拨军需银十四万两,并咨准苏州织造挪借库银六万两,预备解赴江宁,以足六十万两之数。

嗣接准浙江抚臣刘韵珂来咨,以耆英等借动浙省银八十万两,已由藩运两库凑解。奏明俟解至苏州时,由臣察看吏情,酌定截留解往等语。臣以苏省相距江宁,亦有数百里之遥,该夷情伪本未周知,而耆英等筹办机宜,亦不便随时咨会。惟叠准耆英等来函,自议抚以后,该夷极为恭顺,揆诸现在情形,似可不致反复。且耆英等俱系受恩深重之人,亦断不敢以数百万帑金轻于一掷。现准督臣牛鉴咨复,会议事宜,将次定局,所借浙江银两已据该省委员陆续解苏,应即驰解来省转交,俾银两早付一口,夷船即可早退一口。臣已分飭各员赶行解往,并由苏州委员护解,以应急需。

至江宁停泊夷船,现据报有十余只陆续驰过闾山以外。其镇江番舶在甘露寺、金山一带停泊者,尚有九只。该夷前用船堵塞瓜州口,本未占据该处地方,刻下船已移泊南岸,并在江心寄碇。其余刘河、江阴等处所泊船只来往无定,亦不拦阻民船。前次佛郎西亚国夷目济则勒递书求见上海官府,声称欲赴扬子江,劝令夷戢戢兵。经臣奏奉谕旨:现既未为雇船、倘该夷自行前往,亦著毋庸禁

止等因。钦此。查该国夷目则济勒，前因苏松太道巫宜禊等不允代雇船只，即于七月初八日乘坐三板船进口，硬捉本地沙船，载往江宁。

兹复据该道巫宜禊禀称：七月十八日又有佛郎西亚国夷船一只从南驶至吴淞口外，二十日即有三板船二只来至海关，上岸求见，该道与署提右营游击封耀祖、署上海县秋家丞等一同接晤。该夷目自称：系该国提督，名巴日，另有夷官三人、通事二名，大船内尚有差官一人，兵四五百名。本年五月间由广东至此，因闻啖咕喇扰害中华，国王遣来探查，恳为代雇船只，前往南京等语。该道谕以该国夷目则济勒业经前往，似可无庸再去。该夷目不允。时值天晚，风雨交作，并求在关上住宿。该道等不便峻拒，仍即密为防备。詎于二十一日，该夷目等一齐上船，即将沙船一只强行带去，维时顺潮，不能追赶等情。臣查则济勒前赴江宁，迄今毫无动静，兹该夷目巴日复强拉沙船前去，其是否与啖夷串通一气，殊不可知，已咨行一体认真防范。至吴淞口现泊有啖咕喇船二只，佛郎西亚国船二只，所有进口商渔各船，该夷等均无拦阻滋扰情事，即鹅鼻嘴等处所泊夷船，亦无夷匪登岸抢掠。

扬威将军奕经于七月二十四日，自王江泾起程，遵奉谕旨，等候著英等筹办消息。既虑夷情反复，不能不预为之防，又闻现在议抚将成，恐布置稍未慎密，该夷转启猜疑。是以前饬河南兵丁五百名，又四川屯兵七百名，假以换防为词，前赴常州、丹阳一带，交参赞齐慎先行管领，咨会臣飭属妥为应付。该将军统带大队官兵依次行走，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苏。臣亲至舟中接晤，面商拟赴苏、常交界地方暂行屯札，俟有江宁确信，再定进止，即于是日由苏启行。其崑山白塔湾地方，前将广西兵丁二百五十名撤赴丹阳，已经署提臣尤渤抽拨提标兵丁三百名前往堵防，现在苏常等属均称安谧，堪以仰慰宸廑。除将动拨苏藩司库银款缘由另行咨部外，谨将江、浙两省筹借银两照数委员起解，并现在夷船情形，恭折由六百里驰

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八七、安徽巡抚程楙采奏为遵旨查探江省
现办情形拟截回湖北官兵等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楙采跪奏，为遵旨查探江省现办情形，拟将湖北未到官兵咨行截留，并令署寿春镇臣先行赴任，以重职守，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奉上谕：程楙采奏，遵旨筹办防剿情形等因。钦此。臣查前准钦差大臣耆英等来信，有逆夷现经就抚，并不登岸滋扰等语。臣恐该夷犬羊反复，难保非甘辞饰诈，懈我军心，諄飭将士加倍严防，必待夷踪驶出江口，方敢次第撤防。当将办理情形，于七月二十一日恭折奏报在案。

钦奉前因，遵复专弁密咨耆英等熟筹妥办。兹准耆英、牛鉴函复，夷人罢兵通商之意实出至诚，已将所定条约印给关防，俾资遵守，大事即可全定等语。臣节次差探，该夷自诸臣议抚之后，并不登岸滋扰，亦未侵犯皖境。惟夷船现尚未经开退，防范不敢稍疏。署寿春镇臣岱昌，先于七月二十二日驰抵芜湖，臣素昧谙铃，恐调度未能周密，复属(囑)岱昌会同安徽道周祖植、庐凤道郑家麟前往东、西梁山各要隘，逐一履勘，与臣意见相同，而制胜之方，不外于出奇设伏。现在逆夷既已就抚，寿春地方紧要，应令该署镇先行赴任，设有缓急，无难咨调前来。又湖南岳州营参将刘定选，管带湖广督抚两标弁兵二百名，亦于七月二十五日到芜，容臣确探江省夷情，暂留调派。所有后起未到官兵，现时似可毋须，已咨行两湖督臣暨沿途各州县先行截回，以节劳费。四川建昌镇臣桂明尚未准咨何

日起程，应毋庸来皖，伏候圣裁。

至臣前奏仿造竹大将军，已据支应局造成五百门，试放可致里余，堪供伏兵之用。铁炮木牌等件，已据省局禀报，分别开工制造。虽非目前急用，防江亦所必需，趁此一气呵成，可期有备无患。查皖省为长江门户，防守之法，年久失修，急应利械练兵，为一劳永逸之计。惟诸物从新制造，诚虑急切难齐，前调湖北大炮木牌，仍咨两湖督户速行趲解来芜备用，以固藩篱。

所有现办情形，是否有当，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前准着英等借拨安徽藩库银六十万两，现已飭据藩司徐宝森，在于本年秋拨及工賑节省项内，如数凑解安徽道库收贮，一俟江省委提至日，即便就近赶解前进。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一八八、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带领直 隶兵一千名赴新营驻扎片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臣等前经奏明，将调到正定、大名、宣化三处兵丁七百名，并新城新兵内挑选三百名，共一千名，拨付臣赛尚阿安置新营。其不敷兵一千名，将太原镇总兵善禄管带之山西兵一千名，一并拨交，以足二千之数。山西兵现驻郡城西关外教场，弹压粮船水手，俟回空出境，再行归营等因。奉旨：依议。同心合力，妥为办理。钦此。钦遵在案。查有郡城迤东之五里墩地方，地势宽展，堪以屯扎营盘。该处东距葛沽四十余里，声势足以联络，其驻扎新城之察哈尔马队官兵，亦可就近操演。且西至郡城仅止二十余里，臣赛尚阿仍可随时往来，与臣讷尔经额面晤，以便商办一切。除山西兵一千名现在弹压粮船，暂缓移驻外，其直隶兵一千名，业经臣赛尚阿带赴

新营驻扎。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奉朱批：照所拟驻扎。欽此。

一八九、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派员管带 木筏赴皖听候策应折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扎成木筏，派委员弁，督率兵勇，分起管带赴皖，听候相机策应，恭折由驿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照逆船闯入大江，肆行滋扰，钦奉上谕，著臣赶扎牌筏，驶往策应，当将办理缘由先行由驿复奏在案。臣一面督率司道暨委员等加紧购办，拟扎木筏三十座，各宽三丈数尺，长五丈余。除帮木护木外，平铺六层，吃水可及三尺，现已扎成十五座，分作两起行走。筏前横木各钉狼牙钉，筏上安放炮械，并设木架，复以牛革棉絮，并用晋石蜂蜜入水煎熬，将帐房绳索等项浸透晒干，则可期沾火不着，用资防范。调到宜昌水师兵一百名，汉阳水师兵五十名，督抚南标兵一百五十名，共兵三百名，招募水摸二百名。每筏各备小划船十只，随筏催趲，计前起十五筏，共用划船一百五十只。内有雇募者，仍令本船户经管，其价买者，即交水摸撑驾。又雇觅各色商船十余号，以备官弁乘坐，及装载柴草火具之用。除兵丁水摸五百名外，其余每船各需船户水手约五、六名及七、八名不等，又木筏每座约需夫十余名方可驾驶，合计船户水手牌夫已不下四百余名。第此等入夫只可令其管驾船筏，不能用以接仗。日恐汉奸勾结，表里为奸，尤须妥为防范，随时铃束。至水摸人等现系就地雇募，荆、宜二府尚未解到，臣因军务紧急，未便缓待，随于二十二日亲赴江干，督同各委员加意挑选，大率仅堪于江面凫水而行，不能深入水底。惟择其年力精壮泗水较远者，凑足二百名，厚给口

粮，均令造具年貌籍贯清册，编给腰牌，并取船行认状保结，似不致有他虞。近接派往江南防堵之湖北员弁禀称，夷船数十只已集江宁城北仪凤门外，又分兵船多号在于各隘口拦截，城内闭门拒守，按兵未动，而逆夷复日夜登岸，于城外往来游奕。并接伊里布来函，谓贼势猖獗，危急之至，闾城生命攸关，不得不再事羁縻，现拟允其所请等语。臣愚以为用兵之道，主战主和必先决计不移，然后可以从事。今因逆焰方张，势难与战，专意主抚或暂允其贪婪之请。今彼退出海口，使运道疏通，一面内练精兵，外坚壁垒，再图进剿，以快人心，是亦临机应变之宜。

揆之目前时势，自亦无可如何。惟逆船未退之先，仍应分驻重兵，以防叵测。是湖北策应之兵，未便因有和议，稍事稽迟，是以臣仍督同委员，赶紧扎造木筏，挑派兵勇，分起前往，预备接应。现已拣派施南府知府顾椿、署督标左营游击事·郑阳镇标游击玉贵，会同统带，定于八月初一日先行起程。其兵勇口粮并船夫水手工食等项，业经由省汇总，发至芜湖，以归简便。至于兵以奇胜，事机无穷，一或不密，则制敌反为敌用，因即面授机宜，令于安庆一带随时探听前途消息。倘该逆仍有反复，即迅速驶至芜湖，随同安徽抚臣程霈采相机堵剿，以壮声威而昭慎密。其后起木筏现在赶扎，将次齐全。一俟荆、宜二府招募水摸，及续调宜昌镇属水师兵丁到省，即令趲归前起会合，并进至湖北下游沿江一带，近接江皖，一水可通，防范亦关紧要。臣已飭委汉黄德道邓应召，会同黄州协副将佛善，前往勘明扼要处所，分派员弁兵丁，设卡安炮，并多拨船只，水陆侦探。庶奸宄无从混迹，而地方借臻静谧，以仰副圣主慎重江防之至意。

所有赶扎木筏赴皖策应缘由，谨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言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前准安徽抚臣咨会代购木牌，解皖济用，业经扎成十六座，计用木三万四千根，先于二十七日委员起解。又皖省咨调官兵一

千名,除已陆续由省前往七百名外,尚有郑阳兵三百名,现在飞催赶速归队前进,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奉朱批:所办俱妥。知道了。钦此。

一九〇、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再与英人
商谈和约内有关英商在口贸
易均听其便等节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署乍浦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夷务已定,和约钤用关防一折,并开列各条呈览。该大臣既已从权允许,且折内所称,坚欲于福州贸易,并设立会馆,携带家眷等款。均于七月二十六日所降谕旨内概行允准。该大臣等自请治罪之处,前已有旨无庸议。洋商旧欠,不敢求官作保,修复炮台墩堡,并无异说,此两节似尚恭顺。至单开各款,朕详加披阅,俱著照所议办理。惟尚须斟酌妥协者,即如该夷赴各该口贸易,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一节。须晓谕该夷,一切听汝自便,与地方民人交易,但日久难保民人无拖欠之弊,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与闻。至分年给银一节。为数过多,究由何处措给,将来责成耆英一手经理,务当预为筹及,明晰具奏。单内所称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该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等语。究系在何城收过银两若干,扣除若干,亦著查明具奏。其各国被禁人口自应一律施恩释放,以示格外之仁。又所称中国之人与该国来往,或跟随伺候该国官人,均准免罪一节。可告以此次既经和好,两国国民视同一体,断不至概行诛戮。倘该民人等别经犯法,我国自当照例办理,与该国无涉。将来五处通商之后,其应纳税银,各海关本有一定则例,该夷久在广东,岂有不知者?至中国商人在内地贸易,经

过关口自有纳税定例。所称银两未清以前，定海之舟山海岛，厦门之古浪屿小岛，均准其暂住数船，俟各口开关即著退出，亦不准久为占据。以上各节，著著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注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其有应口讲指书该夷方能明白者，亦著飭令通事往返传说，令其折服。据称该夷船只八月初十前后必可退出长江，著迅速妥办，以慰廑念。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一、两江总督牛鉴奏为防堵无能 疏失长江自请从重治罪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微臣防堵无能，长江致有疏失，请旨将臣从重治罪，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一省襟江带海，由海即可入江，故欲防江者必先防海。上年臣抵任后，视赴宝山，知吴淞海口实为通省扼要之地，臣与提臣陈化成反复讲求，以为夷船进口不能飞越吴淞，是吴淞之守御果严，则下游数百里洋面江面断不敢冒险轻进。(朱批：竟冒险轻进矣，要知险字安在?)是以臣于吴淞一口分设大炮，安置重兵，以为拊脊扼吭之势。(朱批：好一个拊脊扼吭!)共崇明、刘河、福山、狼山各海口，亦均派兵防堵，未敢稍存大意。惟由海入口之处到江阴之鹅鼻嘴、丹徒之圃山关，前督臣裕谦原派弁兵稍形单薄。其时常镇道但明伦稟请添兵添炮，当时鹅鼻嘴派兵五百八十名，圃山关派兵及练勇四百三十名，扼要防守，并酌量大小炮位，分别安设，续又拨发大炮备用各在案。臣之愚虑，以吴淞为江省门户，备防门户须用全力。若更抽拨他处，必致备分兵单。且福山设游击一员，狼山设总兵一镇，前人营制本为扼其由海入江之路。今鹅鼻

嘴、鬪山關既已安兵千名，其下游則有狼、福二山攔截，其上游距鎮江五十里，又有京口旗營防兵相為犄角。維時更值江水稍落，暗礁蘊繞，崇明運米河船尚形擱淺，臣以為夷船笨重，何能遽行駛入，故未經再為添兵分駐該處。詎料五月初八日夷船開炮攻擊吳淞，不過二時許炮台即已失守。（朱批：尚靦然出諸口耶！）該夷船狼奔豕突，徑自由海入江。臣雖預備火攻船隻，飭調在防之陝、甘、廣西、河南等處官兵，尚未齊集，而夷船已飛馳入江。（朱批：以本年而論，實有三、四月之工夫，為何致有措手不及之事！）正逢江水大漲，鶴鼻嘴江面寬至五里有余，夷船由北岸經過，直入鬪山、焦山，進犯京口，而鎮江旋復被陷，此臣上年籌防江而及本年夷船入江之實在情形也。

伏念臣一介書生，未嫻軍旅。仰蒙聖明倚畀，無不殫竭血誠，而才識有限，思慮未周，誤信全力拒守吳淞確有把握，而不虞吳淞之竟不能守，以致賊長驅直入大江也。誤信狼、福二山并京口一帶均有重兵攔阻，而不虞賊之船堅炮猛，竟不足恃也；又誤認江路迂淺，夷船不敢深入，遂于鶴鼻嘴等處未曾厚集兵力，而不虞江水漲發，江面頓覺寬深，竟不能攔其大幫船隻之窺入也。臣于去歲九月間蒙恩擢以兩江重任，即奉諭馳至上海，專辦防堵事務。十月初在蘇州接印，本年六月初四日因賊勢逼近長江，初九日馳回江寧，保守根本重地。十四日已得鎮江失守之報，倉皇奔馳，略無布置，使賊得以據我咽喉要害，肆其要求無厭之奸謀，上廬聖主之宵旰，下致黔黎之震驚。無識無才，無此為甚，扪心清夜，無地自容。

惟有仰懇天恩，將臣交部從重治罪，以昭炯戒，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自有旨也。欽此。

一九二、两江总督牛鉴奏请酌留丁忧知县
杨迺实等在省随同差遣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军录)

再，前于六月初十日，据署漕司黄恩彤详称，夷船近逼省垣，防堵紧急，在省候补人员不敷差遣。维时镇江失守，江北道路阻塞，即由苏州调派人员，亦属缓不济急。查有前任江宁县丁忧知县杨迺实，现在请咨尚未回籍。又前任睢宁县知县因公降调之晏承仲，前署泰兴县知县缘事革职之张之潜，均因交代未完，留省候算。现值总局初设，军务需人，酌留以上三员，随同各委员差遣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复查无异。

理合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一九三、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将前调防英之
兵勇内酌留数百名分防要隘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漕运总督朱、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上谕：

李湘棻奏，察看防堵情形，并密布淮扬后路一折。览奏均悉。清江浦一带为水陆扼要处所，自应妥为布置。现在夷船未退，黄河漫溢，游民乘间聚众为匪，势所难免。是练兵治具不仅为防夷而设，至江宁夷务情形谅已略悉梗概。所备各路兵丁，除漕标河标仍归该督等分遣各处照常安置防守外，其因防夷调取兵勇，著麟庆、李湘棻会同商议，酌留数百名分布要隘，以资防御。总期实在得力，不在人数之多，转致有名无实。河北间有旱蝗，淮、徐之间捻匪

勾结抢掠,尤宜预为设法搜逮净尽,勿令滋扰。

另片奏,河水漫溢,横冲中河向东北,由六塘河海州一带归海,又请暂缓遣散水手等语。黄(河)流漫口后情形若何,于本年军船回空有无妨碍,现在作何筹办,著麟庆迅速据实具奏。至赶办河道,冀送军船南下,且夷船果能退出大江,则遣散水手,又须一律招回。著朱树等随时察看,应否暂缓遣散,仍俟河道深通,夷船能否退出,再行核办。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四、两江总督牛鉴等奏陈江苏办理 军需应行变通各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雋采跪奏,为江苏办理军需应行变通各事宜,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逆夷滋扰江苏,宝山等处先后被陷,前经臣等奏明在于苏州省城设立粮台总局,即派办理浙江后路粮台新授浙江布政使孙善宝,会同藩臬两司就近并办,奉旨允准在案。所有购粮缮器及支应各项,俱由该司等会核妥办。惟军需款目繁多,有应照例支销者,有应援案照办者,并有例无明文必须随时酌办者。自本年五月二十日开局以来,凡系浙江后路粮台暨江苏防堵章程案内奏定各款,均经查照办理。其余制造工料,雇募壮勇,并水陆运道军粮器械暨官兵住宿船只脚价等项,因逆夷闯入大江,攻陷镇郡,南北道路不通,工商人等纷纷逃散。时势既有不同,物价即难如旧,是以或援粤省成案,或随时酌量情形,应行增益变通,总期军需不至贻误。现在江宁虽经筹议招抚,而调拨防剿各兵一时未能骤撤,仍应筹办总局事宜,俾得有备无患。据浙江布政使孙善宝、苏州布政使李星沅,江苏按察使调任山东按察使觉罗崇恩酌议条款,会详请奏

前来。臣等按款复核，均有成案可循。或因时势异宜，有不能不量与变通者，所议稍为增益，亦属实在情形。理合缮具清单，奏恳圣恩俯准查照办理，俾局务无支绌之虞，将来报销亦归核实。臣等仍督饬该司等力求撙节，随时稽查，如敢稍有冒滥以及饰词延误，定即从严参办，不敢稍事姑容。

除咨部立案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附件：江苏省办理军需应行变通各事宜清单

谨将江苏省办理军需应行变通各事宜，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

一、制办军装器械等项工料愈昂，酌请加增，以免支绌也。苏省自前岁设局防堵以来，铸炮制械经年累月，嗣复设立浙江后路粮台，制造愈多，物料匠役益形缺乏，例定之价实有不敷。曾于浙江后路粮台并江苏防堵各案内，援照浙江奏准酌加四成之案，先后奏请于例定数目之外，一体酌加十分之四。奉准部复，浙省因连城失陷，物力销耗，不得不酌加四成。苏省虽亦物力昂贵，究与浙省情形有间，议以酌加十分之三，自应遵照办理。惟是苏省应需物料均由江、广各省运来，一切匠役亦由各省凑集。本年逆夷扰入苏境，上、宝失守，旋复占据，镇郡江口要道为之梗塞，商运不通，百工星散，销耗情形较之浙省尤甚。而大兵云集，防剿吃紧，应办各项军装器械俱属刻不容缓，必须一体增其价值，各该商贩匠役始肯纤道而来。应请自本年宝山失守以后，制造江、浙两省一切军装器械，均照浙省奏案，于例价之外，一体加十分之四，庶办理不至支绌贻误。其例无定价各款，仍按市价估办，统俟各兵奏撤，即行停止。

一、水路应付官兵船只及运送粮石应增给水脚，并优给工价，以免贻误也。查军需例载：应付官兵船只，无论大小，按每名每百里给银三分，军装行李每百斤每百里给银一分。逆水每五员名、

给纤夫二名,军装行李每一千五百斤给纤夫一名,每名每日给银五分。至各县雇船赴站及守候日期,总不得过三站及三日之外,并按实在船户水手名数,每船以四名为率,每名每日给口粮米八合三勺。又水路运送粮石,顺水每石每站给水脚银三分六厘,逆水给水脚银七分,顺水以一百里为一站,逆水以八十里为一站各等语。苏省大江南北水路居多,此次剿捕逆夷,调遣官兵,运送粮石,皆须雇船装运。所用水脚纤夫,前于江苏防堵案内奏请照例支給。惟现在夷船联帮窜入大江,上、宝、镇郡先后失陷,凡大江船只多已闻风驶往上游,即内河各船亦多逃避。其有未经他驶者,均避入荒港,搬空器具,止留老弱一二人,在船看守。值此军务殷繁,一经需用,无从雇觅,不能不增其水脚,优给工资,预为招募,庶可随时调用。查上年粤省因夷船闯入内河,民船逃避,雇募为难,奏准将水脚饭食纤夫人数分别加增在案。今苏省与粤省上年情形初无二致,并请援案,凡应付官兵船只,无论大小,每名每百里给银六分;逆水每五员名给纤夫三名,每名每日给银一钱五分。军装行李每百斤每百里给银二分,逆水每一千五百斤给纤夫二名,每名每日给银一钱五分。回空止给船价,不给纤夫,水手仍照例每船以四名为率,每名给饭食银一钱,不给口粮。其雇船守候日期,亦不得过三日。所有水路运送粮石,亦请照粤省成案,顺水每石每站给水脚银五分,逆水给银一钱。至各处由水路运送炮位铁斤硝磺器械等项,前因应给运费若干,例无明文,曾于浙江后路粮台并于江苏防堵案内先后奏准,比照运送军粮之例,炮位以五十斤作米一石,铁斤器械等项以一百二十斤作米一石,饷银以银二鞘作米一石,核给水脚在案。此次应仍请比照运送军粮酌加之数,分别顺水逆水支給,俾雇募较易,行程亦不至稽滞,统俟事竣,汇案造册报销。

一、陆路运送粮饷军装炮位,雇用民夫,应优其雇值,以期速集也。查军需例载,陆路运送军粮军装军火等项,雇用民夫,口内口外均以一百里为一站,如山路崎岖难行,口内至减以七十里为一站。

军粮每米一石，用夫二名，饷银一鞘，用夫一名。军装〔军〕火物料，每五十斤用夫一名，口内每名每站给夫价银五分，口粮米一升。又运送大炮，千斤以内按五十斤用夫一名，千斤以上按十五斤用夫一名，日支工价银八分，口粮米一升。又运送军物，安站里夫自原籍起程，每名给与安家银二两，沿途日给路费银二分，至安站处所停止路粮。又运送粮料人夫常川在站，如遇空闲之日，每名每日准支口粮米一升，不给工价。又口外安站人夫，按三十名设夫头一名，自原籍起程，沿途及站所，至事竣之日止，每名月支工食银一两，日支口粮米一升各等语。苏省大江南北本属水路居多，惟现在夷船闯入大江，攻陷镇郡，自海门而至金陵，节节均有夷船停泊。凡有阻隔之处，及调运赴江宁暨扬、徐、淮海一带，官兵粮饷炮械均应从陆路行走，各该处非山路崎岖，即田埂纡折，且多阴雨泥滑，势难迅速，应请照例以七十里为一站。所有各该驿站额设站夫为数无多，接送往来，文报已属刻无停歇，万难再令运送物件。应即雇用民夫，在站守候，以资拨用。而自镇郡失守，人民躲避，即向来挑买营生之人，亦俱谋食远方，非设法招徕，无从雇募，其工资自不能不从优增给。查上年粤东啖夷滋事，阻碍省河，雇用民夫，由陆路运送军械，奏准分别增给工价，并给回空空日，及设立夫头，一体给与工价口粮在案。今苏省事同一律，应请照案，凡陆路应用民夫运送粮饷军装炮位，每名每站给工价银一钱五分，口粮米一升，回空每名日给银一钱二分，空日给银八分，均不支給粮米。又军营利器首重炮火，而应用炮火之处，随时迁移，所需搬运炮位药铅人夫，若临时雇募，必致缺悞。并请援照上年广东参赞大臣杨芳等奏准，按兵雇募随营长夫之案，每兵一百名另雇随营长夫四十名，每名日给工价银八分，仍各按三十名设立夫头一名，各照雇用民夫定价，一体给与工价口粮。令其管束众夫，常川在站在营守候，仍飭将所雇民夫各数，先行报局立案，事竣汇案请销。

一、官兵壮勇驻扎江海各口防剿，应雇备船只，以资栖止往来

也。查例载：出征官兵沿途住宿，并屯住日久，帐房不便租赁，店房每小间给银三钱，大间给银四钱。如无店房可租，搭盖竹草房棚栖止，物料工价造报核销等语。上年扬威将军赴浙，带兵驻苏，筹画军务。当因市廛稠密，无从搭盖房棚并乏空间店房可租，酌量情形，雇备船只停泊，水次令各官兵在船住宿。造后苏省雇募水勇，防堵海口，亦供雇船住宿。逐日所需船价，均比照租房大间小间之例，大船四五舱者，每舱给银四钱，小船二三舱者，每舱给银三钱，先后奏准部议。是否系按月核计，并大小船舱各可住兵若干，是否与租赁店房居住人数相等，行令查明咨复。查各官兵水勇住宿船只，前照租房之例，大船每舱给银四钱，小船每舱给银三钱，系按日而言。至每舱住宿人数，大船每舱可住四五人，小船每舱可住三四人，核与租住店房人数不相上下。今逆夷扰入江苏，调集各路官兵并添雇壮勇，分派防剿为数较多。而苏省各属非人烟稠密，即地处水滨，不但闲房稀少，并乏空地支搭帐房，且海口繁多，夷船无定，派防兵勇东往西来，并非长驻一处。纵使可以租搭房棚栖住，亦须另雇船只守候征调，莫如飭令派拨防剿各官兵壮勇，即于船内住宿，一奉调拨，即时起行，既可迅速又免重费。所需船价仍照租房之例，分别大小，逐日发给。惟现遭(夷)船入江滋扰，船多驶避，食物倍昂。若仍照上年大船每舱给银四钱，小船每舱给银三钱，各该船户不敷食用，应募不前，应请将大船小船每舱每日各增给银一钱，俾招远来而资应用。仍飭将雇募船只各数，先行报局立案，统俟事竣，汇请核销。

一、军书紧要，道路梗塞，应添设正腰各站，以资递送也。逆夷自本年五月攻陷上、宝，窃据镇郡，凡沿海沿江各处调兵搜饷，文报繁多，当即飭令各属添设正腰各站，以备随时驰递。又本省及浙、闽二省递京折报本章等件，向由京江、浦口两处渡江北上。今各处均有夷船梗阻，不能渡送，改由宜兴、溧阳、高淳、溧水，从安徽绕道驰递。各该经由之处，亦已飭令无论偏僻冲繁，一体安设正腰

各站，并设立步夫，随时接递，以免迟误。其有旱道不通或被水阻处所，均令雇用快船接递。所有各需夫马工料，以及站所租赁民房搭盖马棚，并书识工食油烛纸张等项，俱照例支給。仍飭将安设站所里数地名，先行报局立案，事竣据实报销。

一、被难旗民拆徙房屋，请分别安抚给价，以示矜恤也。逆夷自本年五月攻陷上、宝、镇江之后，所有镇郡旗民及上、宝一带滨临江海各处，居民扶老携幼，仓皇逃避，栖身无所，口食无资，情殊堪悯。当经飭令各属妥为安抚，分收养资，遣至镇江、上、宝。贴近城垣民房，前当御敌之时，多经拆徙，穷民遽失其所，情亦可矜。应一体给与房价，以广皇仁。所需口粮房价银两，均于军需项下支給，事竣据实请销。

一、添募壮勇，协兵防剿，请增给工价，并制备衣帜器械，以期效用也。逆夷自本年五月攻陷上、宝之后，即进据京江，火轮、杉板等船四出游奕，凡沿海沿江以及港汊纷歧之处，均应节节设防。虽经添调官兵来苏，而口岸繁多，难于普及。又值各属土匪乘机窃发，滋扰堪虞，官兵分防，势难兼顾，必须添雇壮勇，以助兵力。所需工价，前曾于防堵案内奏准部复，每名日给钱三百文。惟近遭蹂躏之后，食物倍昂，人多亡散，雇募不易，若不增其佣值，不敷食用。应请酌量每名每日增给钱五十文，以示鼓励，并各制给号衣旗帜器械，俾资应用。至安家一项，仍照前次奏准之案支給，统俟事竣核实报销。

一、应采买兵米以资储备也。查官兵口粮，例应先尽仓贮动用。惟苏省连岁秋收歉薄，本地所产米石不敷食用，今又兵勇云集，食指浩繁，口粮均发折色，即须买米为炊，情形深虞缺短。所有各属常平仓谷石虽有存贮，而苏松常镇各属烟户稠密，所须米粮向赖江、广接济。今商贩不通，均须留备平糶，且以后招集守抚需用正多，未便遽行碾动。筹画至再，必须乘时采买，除经奏明由安徽、江西、湖广各省采购运苏，以济民食外，仍须由本局遵员，分赴本省

及邻省各市集有米处所,查照时价,赶紧采买,多多益善,运赴苏城存贮。如遇缺米之时,亦可酌给本色,以期有备无患。所需米价运脚均在军需项下动支,事竣核实造册报销。

一、调防沿江沿河外营本营各官兵,请一律支給盐菜口粮也。查苏省防堵海口,外营本营各兵丁,前于防堵案内奏准,外调兵丁日支银一钱五分,沿海各本营兵丁减半折支,余丁跟役照例分别支給。其本营员弁调防海口者,按品给与盐粮,并给跟役在案。此次夷船扰入上、宝,窃据镇郡,四出滋扰,凡沿江沿河各要隘,均应分拨官兵防剿。该官兵等戍守情形,与驻防海口者同为吃重,且近日食物无不倍昂,情实苦累。应请将调防沿江沿河各处,外营本营各官兵应支盐粮,照调防海口官兵奏准增给之数,一律分别支給,以昭平允而恤兵艰。仍由各该营将调防官兵先行造具花名数目清册,通送立案,事竣核销。

一、预备攻剿船只水手物料应照案核销也。逆夷前自滋扰上、宝之后,即进据镇郡,当因歼兹丑类首重火攻,随通飭各属雇募火攻船只水手,按日给发工价,并购买引火御炮需用之柴草桐油松香木牌牛皮各物,预备进剿。所需银两,均在军需项下动给。旋据各属将先后雇备船只水手数目,及各项物料名目件数,报局备案。请俟事竣,各照报案核实请销,以杜浮滥。

朱批:该部议奏。

一九五、著安徽巡抚程楙采分别遣留调防 赴皖之两湖等官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奉
上谕:

程楙采奏,查探江苏省现办情形,拟截回湖北官兵各等语。逆

夷现已就抚，即日退出江口，所有调防之署寿春镇总兵岱昌，著即飭令赴任。湖南岳州营参将刘定选，业已带兵行抵芜湖，著该抚暂留调派，其后起未到官兵，仍著该抚酌量情形，如无须留防之处，即著咨行湖广总督暨沿途州县，先行截回，以节劳费。四川建昌镇总兵桂明，著俟行抵安徽，听候谕旨。余俱著照所议妥办。

将此由四百里谕知程椿采，并谕令桂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一九六、安徽巡抚程椿采奏陈筹 办防堵英军之策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椿采跪奏，为筹办防堵夷匪事宜，恭折由驿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耆英等函复，谓悃夷效顺，实出至诚，请截回湖北官兵，借节劳费，据实驰奏在案。伏思逆夷肆扰，薄海同仇，今虽稍戢凶锋，而防范尤宜严密。国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该夷恃其炮利船坚，一发无由禁制。沿海官兵御寇，诘必无忠勇之忱，无如器械未精，阵甫交而身遭挫折，将士闻而胆怯，其屡致溃散者，势使然也。臣谓欲除逆焰，莫如先固人心；欲固人心，无如先谋屏障。屏障立则该夷火器不能伤及我兵，我乃得出奇以制逆夷坐困。臣驻防逾月，细审事机，以远隔数万里之悃夷敢恃孤军深入内地者，其意盖利于速战也。今我不与之决战，而与之久持，我持愈坚，彼力愈困，进有所扼，而退难自全，路绝无援，一蹶同归而颠复矣。（朱批：言之甚易，恐非汝所能也。）谨就管见所及，谬拟防夷四事，为我皇上臚列陈之：

一、占地势以缓贼踪也。伏查江水溯流而上，茫无津涯，至皖境之东西梁山，鳞岫夹峙，口门较窄，最为险要之区，迤北均是一派

川原,正好密为措置。臣逐处亲加履勘,体察夷情,该逆恃驾火轮船连樯豕突,行走如飞,臣拟造巨铁缆一条,再加大竹缆二道,暗沉江中二、三尺许,两头掘拴山脚,加钉梅花桩,重重系定,仍用土复压坦平,暗掷鱼网,牵缀舵牙,俾两梁山得以齐心轰击,纵使逆船坚固,安能当我大炮数十门,只须击碎一、二船,则诸夷自然落胆,以后势同瓦解,可期一鼓成功矣。

一、设遮拦以固士气也。查夷精造火器,挟为制胜之资,其铜炮悬置桅斗中,用千里镜觑准点放,故所发类能远中,我兵无可容身。臣思巨炮利于击高,或平放亦为迅猛,若使之俯而击地,则智勇俱穷。拟于两岸坦坡,雁翅掘成地窖,每窖约深五、六尺,宽可丈余。窖尾即系后门,容兵出入,窖前筑石埂,高不过二、三尺,将炮位嵌置其间,窖内泥以油灰,预防水灌,上川木梁撑架,铺盖石板,仍复土与地等平,使无痕迹。专派武弁察墙哨探,一经贼船驶近,巨炮齐施,彼岸闻声并击,逆夷不但无从见炮,并无从窥测我兵,即使用炮回轰,其子亦全行落地。臣又虑其挠船登岸,用火箭伤我容兵,闻夷箭著物炸烧,最为猛毒,然其用之远近不能抵我抬枪。臣于两梁山旁预藏兵勇,瞭见逆夷登陆,迅即兜围剿截,使之无处窜逃,痛扫妖氛,神入共快矣。

一、用奇兵以挠贼势也。查长江自入皖境,迤邐数十里,中流叠长芦洲,其苇各高丈余,内皆泥淖。拟间断安设竹炮,恰于无炮处虚置烽烟,诱该夷注定备攻,而我伏兵突燃竹炮,放后用斧劈开,退出后洲,乘坐渔船济渡,或有时即于突烟处轰击。总使该逆惊疑莫定,无论竹炮发机务中,即不中而该夷亦类游魂,所谓多方以扰之,似足预操胜算矣。

一、备船筏以待围烧也。伏查前奉谕旨,敕令照依广东生员张焕元式样,捆扎木筏,装载柴薪引火之物,乘夜顺流放下,逼近夷船,纵火焚烧。即将来贼船驶退,亦可尾追其后,暗用火攻,洵为克敌制胜良法。惟长江苇芦丛杂,较异海洋,筏筏过于高宽,驶行难

期迅利，又虑逆夷瞭望，漏泄春光。臣谨因地制宜，照样收束较小，雇募水勇，派将领配带精兵，兼备渔船挽带，相机埋伏。或乘雾气，或趁宵分，驰近夷踪，连环围绕，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施放喷筒烧击，悉成有用之师。惟我兵制造生牛皮挡护身，臣饬用鸟枪试放，枪子尚能穿透，今于牛皮外用削光竹片排连密钉，中夹牛皮，里面加用湿棉被扎合而为一，不特枪子难入，即炮子亦不能穿。现饬再捆扎数十牌，临阵伏于沿江港汊，夷情虽狡，此时亦势不能支矣。

以上四策，臣谨筹备于胸，适暑寿春氛岱昌由浙来防，当促其亲行相度，并饬两道随往会商。旋据称防剿各情与臣意多符合，惟购料觅工铸炮亟切难齐。经臣奏调江西铜炮十五尊，昨又咨调江苏大炮十尊，尚恐江路绵长，不敷分布，严催属员星夜督造。又札饬江北州县，分制重石数十斤抬炮，借为陆路先资。然臣既审敌情，亦复自增过虑，一虑江水如现时浩淼，人力难施；二虑通省兵额尤多，难资调拨。加以南兵柔脆，尤不足备缓急之需，惟有仰仗皇上天威，或可得心应手也。臣才识短浅，负疚封疆，因逆夷逼及金陵，始为事后补救之计。容俟撤防回署，熟筹水陆两军，次第另行奏报。

所有现办防夷诸策是否有当，理合恭折由驿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一九七、浒墅关监督铭海奏报军需紧要挪借税课银两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军录）

奴才铭海跪奏，为军需紧要，挪借税课银两，恭折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十九日接准江苏抚臣程燾采来文，江宁筹办军需紧要，应于浒墅关酌借税银六万两，交苏州藩司转解江宁等因。

奴才查本年来税，仰蒙恩免征收，所征杂税银两，前经户部陆续解存，数目无多。嗣因镇江失守，南北商船间阻将及两月，日征无几，挪借不敷。惟军务急需，不得不筹款通融。查有六月初二日奏明解交内务府各款银五万一千六百五十两二钱五分五厘存贮织库，俟本年水运艰匹，委员搭解进京，亦因镇江路塞，尚未起解。奴才即将此款银两并关库存银凑足六万两，咨准苏藩司委员领取，转瞬解江宁，业经抚臣奏明在案。

所有此款挪借银两，一俟关税收有成数，再行补解内务府银库清款。除报明户部暨内务府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一九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定海 镇海洋面英船只数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朱折)

再，臣前据慈溪县探报，有新到啖咭喇夷船四十二只，在定海青龙港等处停泊等情。当查粤省先无米咨，温、台各属亦均无禀报。该县所禀系得自传闻，恐非确实，飭令探明究竟，有无续到夷船，另行禀报，一面附片奏陈在案。兹据该县禀复，细查啖夷并无续到船只，前禀委系传闻之讹等情前来。臣复查无异。理合附片奏明，仰纾宸廑。

再，定海、镇海洋面现在夷船约共二十余只，又平湖县之乍浦，宁海县之澆山，各有夷船一只，并无动静，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一九九、护理陕西巡抚陶廷杰奏报遵旨调精兵一千名赴清江浦并赶制抬炮备调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①(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前经降旨，著陕甘挑选精兵一千名，听候调遣……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陕甘应调精兵一千名，业经督臣遵照前旨，在于固原提标及汉中、河州、宁夏等镇标如数挑选，并分派得力将弁管带，将应用军械拣择精良，预备调拨在案。兹奉谕旨，臣遵即咨移各营，飭令克期启行，不得稍有迟误。一面檄飭沿途，妥为照料趲行。兹头起固原提标兵二百名，于本月二十六日抵省，拟二十八日前进，容俟各路官兵到齐，全数起程后，另行具奏。

至抬炮一项，臣等于上年冬间曾捐制三百位，经升任抚臣奏明，内一百位系固原提臣暨陕安镇潼商道所捐，已发各营操防。其余二百位并本年六月臣续制五十位，共抬炮二百五十位，俱飭令存贮备用。现在臣司道熟商，拟再行捐制五百位，即日遴委将官，督飭工匠如法妥为铸造，以备调用。

合并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二〇〇、著江苏巡抚程雋采仍妥为防范并樽节善后之用银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奉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上谕。

程霏采奏，筹借银款解往江宁，并镇江等处夷船情形一折。据奏接准著英等咨会，已在漕运等库拨银六十万两，解赴江宁。镇江番舶停泊者尚有九只，其余刘河、江阴等处所泊夷船往来无定，吴淞口外泊有暎夷船二只，佛郎西亚国船二只等语。览奏均悉。仍著妥为防范，不得以现在夷情恭顺，稍存大意。

另折奏，筹拨附近省分银一百万两。已飭户部速议具奏。此项银两原备现在支发及将来善后事宜之用，著程霏采严飭管局各员力加撙节，不得稍有虚糜。总须将来善后事竣，尚有盈余，方为妥善。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一、湖广总督裕泰奏报二起木筏扎

齐并准咨截留后起官兵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二起木筏业已如式扎齐，派拨官弁管带起程，并接准皖省咨令截留后起官兵缘由，恭折由驿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奉上谕：裕泰等奏，盐船难以驾驶，拟赶扎木筏，添雇划船，招募水手，以资攻剿一折……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承准此，臣查前奉谕旨，飭办木筏等项，当经酌拟扎造三十座，分作两起前进。其前起十五座赶办完竣，随带划船一百五十只，大船十余号，拣派兵丁三百名，水摸二百名，配足军火炮械，遣委施南府知府顾椿、署督标左营游击玉贵，会同管带，已于八月初一日先行起程赴皖，业经恭折由驿具奏在案。兹复钦奉前因，适二起木筏十五座亦已扎成，其长宽丈尺与前次均属相同。所有

筏前应用木架牛革棉絮，以及炮械火具等项，亦均备办齐全。复拣调预派之省标兵一百名，黄州协营兵五十名，德安营兵五十名，宜昌水师营兵一百名，共兵三百名。所募水摸，荆州府送到七十五名，宜昌府一百名，试验凫水，尚能投入深处。仍于武汉两府就近挑选凑足二百名，并雇备小划民船，拟令随同官兵前往归并前起，会合并进。是前后两起，共扎木筏三十座，兵丁六百名，水摸四百名，加以船户水手，为数已属不少。兼有湖北前派之协防官兵，均可互相应援，足壮声威。至湖北后起官兵俱已全数出省，其续调湖南策应兵五百名，亦据报分作两起，于七月二十六、八月初一等日，自常德先后起程赴皖。惟近接安徽抚臣来咨，以逆夷现已就抚，并不登岸滋扰。所有湖北后起官兵，已奏请截回，俾节劳费。

又据协防江南之湖北官弁禀报，该夷所请条款，已于二十四日书立合同，夷船约可陆续退出等语。臣查该夷犬羊成性，反复无常，现虽甘心就抚，而夷船尚未退出海口，是江面防堵之兵未便稍有疏略。除将续调湖南策应兵五百名，并湖北后起官兵暂行分别截留归伍外，其所办二起木筏划船以及兵勇人等既已齐全，且准安徽抚臣程霖采来咨，木筏仍令前往，自是以备不虞之见。臣现已拣派蕲州知州劳光泰、汉阳营守备黄锦星管带起程，仍饬该员等沿途确探。如果夷船全数退出江口，即暂行停泊，随时据实飞禀，以便饬撤，分别归伍遣散。倘夷情尚有反复，即行飞速前进，会合堵剿，用昭详慎。至江防武备久失讲求，亟当趁此力图整顿，使壁垒一新，为有备无患之举。是造船练兵，选锋利器，均应加意筹维，刻不容缓。臣惟有督率文武，赶紧设法遣办船只，仍一而训练弁兵，熟习战阵，务使威成劲旅，有勇知方，以仰副圣主廑念江防，安不忘危之至意。

所有二起木筏扎齐，派员管带前进，并准咨截留后起各官兵各缘由，谨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官，恭折由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所办俱好，著依议行。
钦此。

二〇二、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添制大 小炮位并各种器械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军录)

再，大炮为行军最要利器，必须制造精工，演放得法，方期适用。湖北各营城守虽均设有防城炮位，计重不过数百斤，食药无多，不能致远。上年臣因襄阳等属收缴军器案内，有解省废炮堪以回火改铸，曾覓有工匠铸就五百斤重新炮数位，试放亦尚可用。此外虽查有一二千斤旧炮数位，而历年久远，不甚可靠。前因夷船闯入大江，安徽预备防堵，咨调楚省大炮二十位。并臣叠奉谕旨，飭令扎造木牌，雇募水摸，驶往策应，均须大炮应用，不敷分拨。臣当即选募谙练工匠数十名，飭令署臣标中军副将双福，设局添铸一千斤重至三千余斤大铜炮十二位，五百斤铁炮十位。并访有九节炮一种，系用熟铁包叠，外加铁箍九道，架以木座，中安铁轴，可以四面旋转，炮身既属轻健，而食药亦多，甚为灵便，现已铸造三十位。又添制抬炮七十架，及鸟枪刀矛钩竿钩镰枪各五六百件。又仿照古法，配造大火箭一千枝，一窝蜂神机箭一百桶，每桶计箭二十八枝，及火弹毒烟喷筒炮架等项，均已如式造成。其一窝蜂火箭系用一线穿成，一燃众矢齐发，颇为得力，现飭分别存留配带。至铸造大炮所需铜斤，查湖北省宝武局现停鼓铸，存铜尚多，即于此内提拨应用。其铁炮等项系采买商铁配制，均经遴委委员，督同铸匠加工净炼，如法铸造，可期坚固精纯，得资利用。所需工料，除局存铜斤外，余俱由外捐办，毋庸开销帑项。

所有添制炮械缘由，谨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言，附驿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朱批：所办甚好。其大小炮位及各种器械，若能陆续多为添造，尤属得宜。另有旨。钦此。

二〇三、著靖逆将军奕山等随时裁撤防 兵但须于防守无误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副补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

奕山等奏，查明天竺、噶哩西、吕宋等国夷船情形，并现在筹办夷务缘由一折。览奏均悉。天竺、噶哩西、吕宋等国，既无听从暎夷滋扰确据，自可无庸究问。至本省防兵并水陆壮勇，据称分拨各路要隘守御，其本省征兵一千六百余名，仍请暂留调遣。著该将军等体察情形，如有可以撤回之处，著随时陆续裁撤，总期于防守无误，而帑项不至虚糜，方为妥善。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四、著安徽巡抚程楙采照所奏筹防 事宜四条酌情办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

程楙采奏筹办防堵事宜一折。所奏四条均已览悉，著该抚随时体察情形，酌量办理，毋得虚糜帑项。至另片奏，宿州驿路被水淹没，著即飭属赶紧设法疏消，毋误文报，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〇五、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拟将四川 调防江宁官兵飞咨截回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噢夷业经就抚,拟将派往江宁调遣之四川官兵截回归伍,以免往返劳费,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准四川督臣宝兴咨开,奉上諭:着宝兴即将所挑兵丁一千名,派委得力将弁管带,驰赴江宁,交牛鉴调遣等因。钦此。当经檄飭将原派兵丁一千名分作三起,飭委将领管带,定限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三等日起程,至重庆府会齐,归队前进。咨请飭令经过地方,照例应付船只口粮等因,移咨前来。臣查前准安徽抚臣程懋采咨会,查探噢夷业经就抚,并不上岸滋事,请将前调赴皖协防之湖北后起官兵八百名截回归伍。并据出师江南之各员弁禀报,该夷已书立合同,其船只约计八月内即可全行退出海口等语。是江宁筹办议抚已有成局,谅不致有反复。而现在调赴江省之四川官兵尚未行人楚境,若仍听其前往再行撤回,不惟长途数千里徒形跋涉,且到楚须两次换船,往返应付,亦增糜费。臣未敢稍事拘泥,现拟查照皖省办量情形,飞咨四川督臣宝兴,札行沿途经过地方官,将前项官兵一体截回归伍,俾息兵力而节糜费。

是否有当,理合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言,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四川建昌镇桂明已于八月十二日行抵武昌省城,虽经安徽抚臣奏请毋庸前往,因未奉到諭旨,是以仍行赴皖,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〇六、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停调四川陕甘官兵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四川、陕甘二省奉调精兵防堵，现准四川督臣咨会，川兵已报起程，察看夷情，似可停止调拨，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准大学士·四川总督臣宝兴咨，本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前经降旨，四川、陕甘二省挑选精兵各一千名，听候调遣……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于省标各营及维州、川北、重庆、永宁等营挑备精兵一千名，分为三起，委员管带赴江。兹头起官兵于七月二十一起程，咨会点收调遣前来。

查夷就抚，仰荷天恩俯准通商，俟本年交项付清，兵船即全数退出长江。臣与钦差大臣耆英等严催藩运各库，拨款速即解省转交，以期夷船早退一日，江路即早清一日，现已陆续交兑。约计八月二十内外，总可催令兵船出江，该夷等通商念切，实出至诚，万不致再有反复。而川省头起官兵甫于七月二十一起程，计三起兵弁全到江省，至速亦须九月中旬，彼时夷船早经退出，各处已调在防之兵尚应酌量减撤，川兵无须剿堵，未免远涉为劳。合无仰恳圣慈停止调拨，飞敕经过各省，查明四川官兵行抵何处，即令全数折回川省，俾休兵力而节邮传。

至江南既已安堵，瓜口现经通行，江北淮扬一带，本调有河南等处官兵，似亦足资防范。其陕甘奉调精兵一千名，尚未准陕甘督臣咨会，系于何日起程，可否一并停调，敕下经过各省，查明传知带兵官，即令回营归伍之处，出自圣裁。

谨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江省民情安辑，停泊江面夷船陆续开行，佛郎西亚夷目则

济勒沙船业经退出吴淞，据松太道巫宜禔禀，已于八月初七日回帆，未知是否归国，其续到之官兵巴日乘坐沙船来省，与暎夷船只同泊江干，现在并无要求之处，臣已会同耆英等筹商，相机妥办，另折具奏。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已有旨。欽此。

二〇七、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扬商报效军需请先将已开各商名单请奖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管理盐务臣牛鉴跪奏，为扬商报效军需公捐现银一百万两，恳将捐输各商邀恩优奖，以昭激劝，仰祈圣鉴事。

据署盐运司但明伦详据淮南商人包振兴等禀称，窃因暎夷滋事，侵扰海疆，商等先后报捐防堵经费银一百万两，仰蒙奏邀赏收在案。兹夷氛猖獗，窜入长江，扬郡省垣军需孔亟。当此逆焰方张之际，正属舆情图报之时，虽商等竭蹶已深，盐船复遭烧毁，而同仇志切，敢不勉竭涓埃。今公同集议，情愿再行报捐银一百万两，以五十万两留备扬城防堵，以五十万两解应江省军需，均一律完缴现银，不敢援例分纲摊带。惟现因道途梗塞，银路不通，悬于库款先行借拨，仍期限年底全数缴齐等情，由该司具详请奏前来。臣查暎夷犯顺，扬商屡申报效之忱，在前两次报捐银一百万两，并江运商人捐银一十万两，均经奏蒙圣鉴在案。兹因夷舶入江，又复公捐一百万两。第以夷船驶入，风鹤交惊，该商等先将贖本寄存他处，现值兵船未退，会借银路不通，不得不俟年底缴齐，实与现银无异。而历来商捐均系分纲摊带，此次一律完缴现银，尤为近年未有之事。且仅征盐船烧毁，汉岸官引滞销，该商等尚复勉效涓埃，其激切洵出致(至)诚。合无仰恳天恩俯赐赏收，并恩照广东、浙江二省各绅商报效军需之案，将运司已开的名各商先行开具清单，分别等次，

呈请圣主破格施恩。其余捐输各商，俟查明银数的名，另再奏请奖励，以示激扬而昭鼓舞，感荷鸿施实无既极。如蒙俞允，即将现捐银数以五十万两留备扬州防堵，以五十万解应江省军需，即可补送运库借动，现交夷船之款，并请循例免其造册报销。

谨会同江苏巡抚臣程霁采，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淮南商人续捐军需银一百万
两先行查明的名银数清单**

谨将淮南商人续捐军需银一百万两内，先行查明的名银数，分别等次奏恳圣恩，从优奖励，恭缮清单，敬呈御览。

计开：

议叙知府衔加四级包良丞捐银六万四千两。查包良丞即淮南商人包振兴，前因军情紧急，经署盐运司但明伦谕飭帮办防堵事宜，奏明在案。该商于应办防堵各事均能始终出力，不辞劳瘁，本应另行请奖。兹又捐银六万四千两，为数最多，尤属急公好义，应请以道员遇缺即选，并赏戴花翎。

捐职运同衔包良俊捐银五万五千两，应请赏加道衔，并戴花翎。

遵豫工例捐纳双月即用直隶州知州黄式燕捐银五万三千七百两，应请赏加知府衔，以直隶州知州不论双单月即选，并戴花翎。

捐纳同知职衔加三级钟大志捐银五万二千七百六十三两，应请赏加知府衔，以同知即选，并戴花翎。

捐纳知府职衔议叙加二级支方春捐银五万一千两，应请赏加道衔，并戴花翎。

捐职郎中遵豫工例捐纳即用运副陈世和捐银五万三百四十二两，应请赏加知府衔，并戴花翎。

候选郎中汪荣禄捐银五万两,应请赏加道衔,并戴花翎。

遵豫工例捐纳即用通判赵衷捐银四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两,应请以同知即选,并赏戴花翎。

遵豫工例捐纳不论双单月即用郎中赵克宽捐银四万八千三百两,应请赏加道衔,以郎中即选,并戴花翎。

议叙道衔包衣摠捐银三万一千五百六十一两,应请赏戴花翎。

廩生包邦治捐银一万六千两,应请以主事即选,未投供以前仍准乡试。

议叙提举职衔加二级包良善捐银一万四千一百两,应请赏戴蓝翎。

俊秀黄锡康捐银一万二千九十两,俊秀黄银禧捐银一万二千九十两,以上二名均请赏给监生出身加郎中衔,准其乡试。

议叙运同职衔包良训捐银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两,应请赏戴蓝翎。

议叙府同知职衔加三级包国琪捐银一万一百三十七两,应请赏戴蓝翎。

议叙同知衔钟汝成捐银一万两,应请赏戴蓝翎。

内阁中书钟淮捐银一万两,应请以主事即补。

以上共捐银六十万一千二百四十七两,先行恳恩奖励,尚有捐银三十九万八千七百五十三两,容俟查明的名及所捐银数,另行请奖。理合登明。

朱批:另有旨。

二〇八、两江总督牛鉴奏报江宁省城总局置办防堵物料动支银款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江宁省城总局置办防堵物料,动支银

款，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六月间夷船攻陷镇江以后，大帮驶往江宁，先经调集各路官兵，分派防剿。其一切支应军粮采办物料，当飭藩司添设总局，以资支用，并酌留文员差遣，经臣与抚臣先后附片奏闻在案。查前此夷船逼近省城之际，观音门乌龙山一带河面较宽，最为紧要，探量水深十七、八丈不等，势不能沉船钉桩。只有进内二十里之下关草鞋夹，以及上河之北河口地方，河窄底浅，可以阻遏隘，分委各员购买木料，于草鞋夹北河口排列钉桩，加系篾缆，置备木牌，下系千余斤铁锚，复用减运粮船装载砖石，沉溺河底，派拨弁兵守御，以防窜入。至江宁城垣为通省保障，绵长数十余里，城垛城墙多有坍塌，先经倡捐廉银，并劝谕绅商，量力捐输修补。迨江宁情形危急，复于各城门加用布囊土袋，城上多备滚木、擂石、灰瓶、石子、旗帜等项，并经臣与江宁京口将军臣德珠布派拨满汉各营弁兵，分驻城厢，严密防范。其城外佑郭盖造民舍芦蓬有碍马道者，飭县勘明拆卸，按户给价。省城督协各营旧存军装器具，分别修制添补，俾资适用。外调弁兵随带军装各件，或因打仗遗失，或因出防日久，风雨摧残，致多损坏，又经赶紧制造添补，以资足用。其火药铅丸需用尤急，分别调拨赶制。并据绅庶人等分设相局，雇募乡勇，各按段落巡查守望，此项经费悉由民捐民办。仍由司委员稽查弹压，督同巡防，以杜奸匪混迹。城厢铺户谕令照常开张，城内米粮缺乏，民心难安，经臣飭司委员前赴安徽采买，一面分赴四乡招徕米商，源源接济。此宁省寇氛紧急详筹防守之情形也。刻下议抚已成，人心大定，地方安静。据署江宁藩司黄恩彤、江宁盐巡道积喇明阿会详请奏前来，臣复查无异。

除将动用各款银两俟事竣另行核实报销外，谨会同江苏巡抚臣程雋采，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寸功未立，断不准借词冒滥，看汝等有无天良也。该部知道。钦此。

二〇九、两江总督牛鉴奏请将病势增重 之提督刘允孝开缺回籍调理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湖北提臣刘允孝在防病势增重,准咨代奏,恳恩俯准开缺回籍调理事。

窃照湖北提督刘允孝带领楚兵,由京口来至江省防堵,因冒暑积劳,痰喘时作,步履维艰。经臣察其勉力支持,嘱令延医调治,附片奏明。接奉上谕:刘允孝现在患病,著传旨令其安心调养。其湖北兵丁,著交所带将领布置,不可稍有疏虞等因。钦此。当经恭录咨行遵照。兹准该提督咨称,允孝恭奉恩谕,惶感难名,即经延医,赶紧调养,冀望速痊,以效犬马。无如月余以来,痰喘益甚,正气益亏,腰腿软痛,动履更觉难支。询据医云,系衰岁积劳,气血亏损,急切难望复元。

伏念允孝由武举出师川、陕、豫、楚,历今三十余年,渥荷圣恩,擢至提督,未报涓埃。今值调江防堵,虽幸该夷就抚,而领兵责重,何敢稍图暇逸。惟病势缠绵,精神委顿,若再事恋栈,恐误国家大事,梦寐难安。咨请代恳天恩,赏准开缺回籍,俾得静心调养。如能医治痊可,再当趋赴阙廷,叩求差使等情。臣即亲往行帐看视,该提督痰喘不止,面容憔悴,偃卧未能起立。细询年已六十九岁,委属衰病缠绵,现虽定抚罢兵,而提督为专阃大员,未便以孱躯勉为供职。相应据情代奏,合无仰恳圣恩,俯准该提督开缺回籍,便使安心调治,并请将该员缺简放,以重阃寄。其在防之湖北将弁兵丁,现飭随同来江之新升提标中军参将安德淳,宜都营都司赵荣升,施南协都司胡定国等,管领协防,可期无误。

谨缮折附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一〇、两江总督牛鉴奏为派 员赴镇江安抚居民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再，镇江府城自失陷以后，迄今五十余日。前此民人逃散，匪徒乘机劫掠，存城者流离失所，逃亡者企望来归，其被害情形实堪恻。而暎夷虽经就抚，兵船退出长江尚需时日，若俟至退兵之后，再行前往安抚，恐无以急解倒悬。因思夷酋噶喇吧泊船省城，约束夷众，群情颇为安辑。并行知该夷各兵船，不准拦阻过江船只，江北瓜洲一带现已通行无碍。其暂驻镇江夷目亦知恩准通商，甚形欢忭。随即飭令噶喇吧知照镇江夷目，听中国官员入城，先为安抚居民，弹压土匪。一面札飭常镇道督同镇江府丹徒县，并委员试用知县杨维藩，带同通事，前往镇江。知照该处夷目，径行入城抚恤，仍会营带兵二三百名，严拿土盗，无分昼夜，不许兵丁一名接近暎夷驻兵处所，以免滋生事端。现在该夷既屡所求，断不致又生猜忌。而镇城百姓得以慰望来苏，已据该道府等禀报驰往。除俟夷船退后察看情形，如须亲往安抚，再当驰入镇城，筹办善后事宜。

谨将现在办理情形，先行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一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遵旨再与英人详 议善后事宜并立定章程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臣伊里布、臣耆英、臣牛鉴跪奏，为夷情已就驯伏，兵船陆续退出，现仍详议善后事宜，酌定各条，以杜后衅，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将酌办夷务实在情形连次缮折陈奏，并将和约各条开

单呈览。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耆英等奏，详陈夷务情形。云云。钦此。又于八月初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是月初二日奉上谕：耆英等奏，夷务已定和约等因。钦此。臣等查该夷请求各款，虽已定有和约十三条，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明晰妥议，立定章程，画一办理，方可期一劳永逸，永杜衅端。其奉旨指出各款，尤须宣示该夷，俾知遵照。诚如圣谕，不厌详细，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当即派四等侍卫威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连日接见夷酋，反复详议。该夷吗哩逊、啰唏咀、郭毗喇均通汉文，兼习汉语，勿须通事传语，反致隔阂。该侍卫等与之口讲指画，推诚开导，酌定善后章程，汇分八条，禀经臣等备文明晰照会，该夷酋噶嘛喳亦即照复，均无异说。谨将各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至此次奉旨指出各款，如该夷赴各口贸易一节，听其自便，但日久难保民人无拖欠之弊，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与闻一节。查前议商欠三百万圆，即在二千一百万圆总数之内，此外欠项均不能官为保交，业经与该夷议定并奏明在案。复于善后条款内载明，此后该夷自投之行，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欠项，只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等语。现据该夷复称，嗣后利害均由自取，万不再求官为还欠。其情业已帖服。又如此次既经和好，两国民人视同一体，断不致概行诛戮，倘该民人等别经犯法，我国自当照例办理，与该国无涉一节。查该夷原议此款系专指犯顺以来，被诱被胁之民人而言。臣等窃以此等莠民即属汉奸，与夷匪相为表里，夷匪既散，汉奸亦不能复聚。惟人数众多，究系国家赤子，绳以峻法，则相率为盗，宥以宽典，则反正来归，自当蠲除既往，予以自新。是以臣等奏恳天恩，准予释免，以安反侧。至通商以后，华民归中国管束，啖商归啖国自理，华民有罪逃至啖馆者，啖夷不准庇匿，啖商有罪逃入内地者，中国即行交还。均经臣等明定善后章程，该夷亦切

实照复。是该民人等别经犯法，自当仍由该管官照例惩办，该夷断不致借端阻挠。

至各关税银，该夷情愿按照则例如数输将，惟称粤海关丁书税役向多陋规，求为查明禁革。其中国商人按例交纳关税，非该夷所得越俎。该夷于本年六月十五日以后，止有扬州商人致送漕平银三十五万五千两，折洋银五十万圆，现已议明扣除，此外并未收过银两。再，舟山、鼓浪屿驻兵船，应俟各口开关即行退出，不准久为占据一节。前经议及，该夷首必欲俟银两分年交清，方始退还。现经奉旨飭议，复向开导，该夷总称和约既定，必须坚守，未便遽行更易。至渠等酌留兵船，不过数只，既不侵夺百姓，亦不拦阻商船，均于善后章程内切实议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为奏明，仍如前约等语。臣等查该夷既以坚守和约为词，若不允所请，转恐借口反复。其兵船如何渐次撤退，应俟开关后由地方官察看夷情，相机妥办。

其分年措给银两，臣等悉心筹画，所有癸卯年六月应给洋银三百万圆，拟于广东洋商欠款内先行尽数追交。十二月应给洋银三百万圆，拟于各海关税银内拨给。倘有不敷，再于广东、福建藩运各库内筹款指交。至甲辰、乙巳两年应给之项，届期各海口均已开关，税额议有成数，应俟通盘计算，是否足以相抵，再行筹办。

除新设五处马头尤非善后事宜可比，必应妥为筹定，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同未尽各事宜悉心详议，务期周妥，另行具奏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欽此。

二一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英船陆续退出 已交赔款二百余万两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再，该夷自和约铃用关防后，陆续退出兵船共有十余只，因善

后事宜尚未议定,银两亦未交清,是以大帮夷船尚未退出。其观音门一带屯扎夷兵,自八月初三日后续登舟,并无滋扰情事,一切商贾行旅渡江船只,该夷亦不拦阻。嗣于初九日接奉恩旨,即委侍卫威龄等前往宣示,该夷首等感戴欢欣,手舞足蹈。即据噶喇哈照会内称:渠因恭奉大皇帝谕旨,知前议各款均蒙恩准施行,实属万幸,已飞飭带兵官将兵船迅速退出长江等语。当于初十日为始,每日开行兵船自三只九只至十二只不等,计现在停船尚有二十六只,较前已退大半。又据该首照会内称,渠接本国来信,知有续来大小兵船十一只,总缘未得议和确信所致。渠现已飭阻回国,求臣等先行奏明,并咨会沿海各督抚倘见有该国续来兵船,不必疑虑等因。现在已交给银二百九十四万两,指日全数交清,夷船即可悉退。

至佛郎西夷目则济勒沙船一只业经退去。续据苏松太道巫宜稷禀称,复有夷目巴日自称系佛郎西提督,因闻暎夷肆扰中华,奉国王之命前来查探等语。昨据该道续报,则济勒已于八月初七日由吴淞起碇回国。惟巴日船一只驶至草鞋夹江面停泊。臣等因该夷目称系查探暎夷面来,自应静观其变,一面密询暎夷各酋,均称该国每年到粤商船不过二只,且与中国毫无衅隙,必不致或启争端,渠等亦不知该国来意等语。虽夷情隔膜,殊难悬揣,惟则济勒既无所借口,似巴日亦不致滋事。

除相机妥为筹办,并一俟长江肃清,所有省城征调官兵有应裁撤者,分别裁撤,一面飞咨扬威将军一体酌办,以节糜费外。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奉朱批:即有旨。钦此。

二一三、参赞大臣文蔚奏报查 探定海招宝山英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军录)

再,奴才密遣委员,在定、镇及各海口暗中查探。兹据各属探报禀称,定海洋面现在夷艇约有二十余只,招宝山下仍泊夷艇二只,俱插白旗一首。又平湖之乍浦、宁海之满山洋面,各有夷艇一只,现无动静。并传闻招宝山有八月十七、八日退出之语,定海亦有二十日前后退出城外之语,尚无确耗。一俟退出,即当赶紧具奏,以慰圣廑。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二一四、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 台湾及鼓浪屿敌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①(军录)

再,本月初五日台湾领药铅差弁罗守忠过泉询称,该弁于六月十八日在台湾鹿港口放洋,因风飘至厦门收口。在台起身时□无夷艇在彼滋扰,在洋亦未遇见夷艇等语。查该弁起身,距今未及匝月,彼中地方安静,与陆续探询之言相合。现交秋令,南风渐次稀少,该逆亦不敢率行窺伺。臣等仍飭该镇道如前戒备,不可少有存大意,随时将有无艇到陆续禀报,以便具奏。鼓浪屿艇仍是八只,无甚动作,而时有出入更易。近有火轮船驶入,刻许仍即开驾,不知所向。惟有严飭员弁,不得疏忽,仍逐渐撙节,以重经费。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理合附片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一五、著四川总督宝兴寻勘巨木以备将来 各省成造海船之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副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四川总督宝。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奉上谕：

宝兴奏，委员采购造船木料一折。川河水道曲隘，成造船只航海固非所宜，即江行亦难适用，自系实在情形。惟该省向为产木之区，前有旨谕令广购坚实巨木，以备随时调取。现在各海疆善后章程尚未定议，其海船需用木植，长径丈尺亦难悬定。著该督委员即将坚实巨木寻勘标记，预备将来各省成造海船之用。至江行船只已飭令湖广督抚赶办，所需木料即著宝兴广为采购，运赴湖北备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一六、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泰请续借 税银以济防堵官兵口粮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防堵官兵口粮不敷支放，据实吁恳恩施，续借税银，以资防堵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本年五月间，因逆夷滋扰江苏，并闻有北驶之谣，沿海一带尤宜预加严防等情。经钦差都统哈琅阿会同奴才奏请，将上年撤回归伍山海关冷口、喜峰口满营鸟枪炮手官兵二百名，仍调赴石河口加意防范等因。奏奉谕旨：上年石河口防堵官兵二百名，前经撤

回归伍，著仍准其调赴石河口防堵，以壮声威等因。钦此。当经奴才调派严防在案。兹据左右两司协领塔清安、关立详称，上年三月间，因防堵官兵在于偏僻地方，口食无力自给，曾经奏蒙天恩，准借税银五千两，以为口粮之需，照依兵丁出差之例，撙节支放，官则日给口粮银一钱五分，兵则日给口粮银一钱。先后派防并酌留瞭望官兵共二百二十一员名，自上年闰三月初三日支起扣，至本年九月初九日截止，前此筹借税银五千两将已支完，若非先期筹借，第恐临事拮据，详请援案具奏前来。

奴才检查支用口粮册簿，按照防堵官兵各数目，核与该协领等所详无异。伏思喫逆现在南境肆扰，尚未剿尽，沿海要隘尤宜处处戒备，刻刻严防，庶免不测之虞。辰下防堵官兵口粮既不敷支放，曷敢拘泥，稍误事机。谨据实吁恳圣主鸿慈俯准，仍在于山海关监督征收税务银内续借银五千两，以济军需。奴才惟有督率协领等官，核实支用，万不敢稍任虚糜，致滋冒滥。

除将所借银两事竣筹款奏办外，所有奴才续借税银以资防堵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一七、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奏为英船渐有退 动及办理淮扬后路防堵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军录）

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署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跪奏，为夷船渐次退动过江，可冀疏通，谨将防堵及办理淮扬后路匪徒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麟庆于七月二十四日奉到批回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谕：麟庆奏筹办淮扬地方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臣李湘棻于八月初

七日奉到批回,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奉上谕:李湘棻奏,察看防堵情形,并密布淮扬后路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安内攘外,圣训周详,无任钦佩。

臣等遵即转行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妥为办理,一面设局督造器械,挑选壮勇,务求一器一勇,俱归精锐。并密飭沿江一带暗备兵勇,以为邀截之用。臣李湘棻正拟由淮赴扬,而屡接江南及扬州函称,嗟夷业已就抚,大局将定,切不可办理两歧,致生他变,只可遥作声援等语。旋又据运使但明伦禀称,夷船已退出瓜洲,居民安堵请酌量撤回防兵,分要堵御。臣等以夷船虽退,大帮仍在镇江、江宁停泊,客商过江,借口查验,间有阻挠。其行踪诡秘,不可稍涉大意。当即密派三江营守备安振业,江防营守备师长口,探听夷船作何动静,一有开动,即行飞报。兹据该员弁禀称,探得本月十二日自江宁退回大夷船七只,十三日退回大船四只,十四日退回火轮船二只,大小船二十二只,十五日退回大船十一只。又据三江营报:十四日申刻,有大船二只,火轮船一只,由圉山关江面向外驶行,酉刻过鳊鱼沙等语。臣等又飞飭该弁,驾坐小舟,跟踪前往鹅鼻嘴一带瞭望,俟夷船全出大洋,再行速报。臣等查夷船虽系退动,而镇江尚有停泊,俟大帮扫数开出,则南北江口木桩拦坝均可疏通。又恐在长江下游北岸滋扰,早经檄飭狼山镇总兵顺保撤兵回镇,以备守御。又檄调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带兵七百名移驻仙女庙,西备高、宝湖匪,东防汉奸由三江口抄袭后路。

又据候补运判郑士彦禀称,查明沿江各洲及夹河并各乡,现在绅民捐资团练义勇,计有九万余名,声势极为联络。仅征除招抚巴杆老回裔二百七十余名外,尚有分守各隘乡勇一千八百余名。臣李湘棻又亲赴淮安一带,激励绅民,共抒义愤,无不踊跃争先。董事绅士韦垣、丁晏等亦认真经理团勇之外,复议修补城垣。臣等复札派(淮)北盐掣同知朱沅,协同该府县认真筹画,以期尽善。

至河南后起官兵一千名系于本月初九日陆续到浦。臣等传齐兵勇，于十三日在清江演武场校阅，器械鲜明，枪炮猛烈，军容极为壮肃。百姓观者，莫不以手加额，交相幸慰，谓此后可恃以安枕。臣等自辰至戌，逐名验试，择其技艺最精者，河南兵丁得四百余名，河标及修防兵丁二百余名，义勇三百余名，当即派员分带练习，以为前敌冲突之选。适臣李湘棻之子候选司务李麟遇，由东招募义勇武生孙潢、李百安等四十三名，并携铜炮五尊，亦是日到场。臣麟庆亲自校阅，甚为勇健可用，当飭管带火器，勤加操演。查夷船既已开动，所有续调陕、甘兵一千名，应奏请停止。臣等一面飞咨前途，即行折回，以节劳顿而省糜费。

至河北、徐州、海州等处土匪窃发，所在皆有，臣等遵奉前旨，密派干员，协同地方官弁认真缉捕，已据委员袁(龚)照琪，陈荣等会同地方官，报获抢劫灾民、轮奸室女尹丫头案内张潮脚等三犯。又据署沭阳县知县胡椿报获叠劫拒捕伤人之张惠民等十三犯。派充翼长中军副将秦攀蓐报，随营武举郑通留工差逃。候补理问秦广镛拿获聚众抢劫葛万春等五犯，俱已解浦，遴委投效江苏同知王梦龄会同山阳、清河等县隔别审讯，俟得确情，臣等会同严办，以儆凶顽。又据署海州运判谢元淮稟称，自行捐资团练乡勇三百名，并同海州知州龚善恩、海州参将王鹏飞等稟报，即补盐大使崇寿等会同营员，拿获劫盗李必中等五犯，先后擒捕梟匪刘得顺、张起发等二十余名，并获私盐船只、驴骡抢刀等件。又闻徐州府属有匪徒纵红、马宗玉抢犯拒捕等案，当将前次调到之徐镇兵陆续撤回归伍，以资弹压。现闻铜山县知县赵毓丹等已拿获从犯十余名严审，惟首犯马宗玉、纵红尚未就获，臣等复派留工差委同知于昌进带同干弁前往，协戡务获，尽法惩治。近又闻山东兖沂属下亦多刀匪，聚散不常，恐江南逸犯窜入勾结为患，臣等已咨行山东抚臣，密飭营县会办，免令滋蔓。如此处处兜拿，该匪断不能漏网。

第夷匪退后，江北善后急需整顿，而钢铁大炮尤为攻守利器。

惟铁铜皆非附近所产,不能不赴他省采买。臣等正在筹画,兹有安东县知县张嘉琳愿捐铁六万斤,投效江苏知县施燕辰愿捐铁四万斤,备价觅工,铸造六千斤大炮十尊,四千斤大炮十尊。复有游击衔山盱营守备蔡天禄,投效江苏县丞李钟杰,投效东河奉差来工之试用州同王振培、徐锡绶、黄宗昌,直隶州州判金奎光、州判谈宝鸿,县丞金安清、王椿龄、张近仁,主簿沈冈、董维崧、王治、王淇、黄淮义,从九品吴尔锡、郑文炳、金潮、万嗣祿、沈焜、王沅、李廷桂、李增、沈家麒、沈金涛、严铨、陈澜、叶兆铨、汪镛,未入流谈寿龄、王宗相,候选县丞徐熙华,从九品兰兆麟,告假省亲之四川候补府经历谭祖勋,管带乡勇廩生张云寿,均各稟请捐资募勇,制造军械前来。当飭该员等赴局公认缴价,以便赶办。臣等因正值防守吃紧之际,不能不借资众力,除张嘉琳、蔡天禄系现任人员外,其施燕辰等均拟仍照臣麟庆前奏,留于南河差委,以收指臂之助。统俟夷船全数出江,回空军船归次再行,分别酌保。此外捐输军饷者,容汇齐银数,另行奏报。

至水手章程似可缓议,臣麟庆已在中河督工,兴筑新塘,以备军船回空。查每年过坝均在霜降前后,届期尚有月余,但能归次,可无庸别立章程,转涉纷歧。即行走稍迟,而臣李湘棻治兵浦上,亦可不虑生事。

谨合词恭折,由六百里驰奏,仰慰圣廑,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一八、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报防堵情形并请飭各督抚精练兵勇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前于途次接奉谕旨,密飭沿江下流抄截,以分贼势。臣即钦遵,先遣臣心腹前往察探,据回称扬州三义河内外八里铺、洋

子桥、九龙桥三处，筑坝三道，俱钉木桩，沙河江口亦筑坝三道，船只不能出入。惟八港口江口夹江一带，南对沙洲，水面较他处稍窄，虽岸系平滩，而芦苇丛生，茫茫无际，可以暗藏旃船，出而截击。臣抵浦后，正拟赶办火攻器具，亲身带往，潜为布置。而浦上既无铜铁，且无谙习工匠。连日访觅数人出式，令其仿造，手口俱穷，不能领悟。据云生长太平，此事不但目所未睹，并且耳所未闻。正在焦急，而江南连次函致河臣及臣等云议抚已成。七月二十六日业与之写立字据，永息兵端。江北只可遥作声援，万无办理两歧。又据河臣云，运使但明伦函致，收复瓜洲官兵可以酌撤，止臣可暂缓赴扬等语。臣伏思英夷既已就抚，则上流之木排，南岸之焚烧，未便遽进。尔时河南之兵尚未到浦，臣何敢以不练之勇不备之器轻偿债事，是以同河臣商酌，先在浦督造各械，以防夷人反侧。拟赶办抬炮一百位，鸟枪三百杆，钩镰枪五百杆，长挑刀五百杆，短刀五百把，生牛皮牌二百面，毒火神枪四百杆，大火箭一千枝，喷筒四百具，火弹火妖数百件，云梯火排二十架，屡经改作，渐次可用。现将先缴者挑选兵勇，随时练习，令其胆壮。恪遵谕旨，在精不在多，一器必求一器之长，一兵必求一兵之用，而壮勇奸良不等，更宜慎选。八月初二日接臣子李麟遇自山东禀称，伊招募敢勇三百余名，并言河北义民闻风响应，愿赴前敌者尚有千余人。臣因抚局已定，恐致糜费，飞骑半途截回，再听调用。令其拣择娴于技艺者，酌带前来，已于初十日到浦，计有四十三人。经河臣亲自校阅，实系可用，派令管带炮队演习火器，以备攻守。现在河南防兵已全抵浦，兵勇杂处，军令不可不严。臣与之驻扎密迹，尤宜法先自近，经臣榜示通衢，不准擅离汛所，任意出入。如有抗违，即臣子有犯，亦捆送翼长处，按法惩办。再三申令，众始耸听知戒。俟再激以忠义，信以赏罚，可不至望风而遁。

臣仰沐天恩至优至渥，刻刻服膺圣训，终夜傍徨。每念未立寸功，泣下不寐，自问捐糜顶踵，图报难酬，而时势棘手，惟恐不克负

荷，益滋愧惧。伏思今日武备积于因循，如谓夷人不畏我兵，何以闻寿春而惧？如谓夷人不畏我火器，何以遇抬炮即逃？可见认真讲求，必不敢冒险深入。目下抚议虽成，而可虑有五：夷人兵船杂用他国，分肥不平，逗留海外，其患一。汉奸数万解散不易，夷人择其狡悍者分布各马头，构衅中外，其患二。夷人不能尽收汉奸，其余党必至潜伏于江海，抚不胜抚，诛不胜诛，其患三。江船多被焚掠，水手星散，勾结盐徒，负嵎港汊，其患四。河北两省匪徒乘机抢劫，而四县被水，灾民焉知不为其勾引，饥寒所迫，何所不为！岁暮夜长，恐为地方之害，其患五。倘夷务大定，不急整顿，则萑苻之盗重烦剿捕，殊觉可虑。应请旨密飭沿海沿江各督抚，设法预为消弥，申谕各提镇及时选将练兵，精习炮火，庶内外交备，可杜疆夷窥伺之心，并消奸宄攘夺之渐，则民气得舒而帑项可裕。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奏闻，伏乞留中。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一九、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遵旨调 赴清江浦官兵已全数派出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前奉谕旨，飭令河南省预备兵一千名，派委曾经出师之将弁管带，驰赴清江浦，交麟庆、李湘棻调遣等因。钦此。业经臣将先后派拨河北、南阳两镇兵丁名数，分起起程日期，附折陈奏。一面飞飭当站州县，并移咨安徽、江苏各抚臣，飭属一体妥为应付，催趲前进在案。兹据各州县禀报，所有河南省调赴清江浦防堵兵丁一千名，分作六起行走，沿途应付车马供顿均无贻误。已于七月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先后趲出豫省永城县境，兵丁行走极为安静。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二二〇、著钦差大臣耆英等照与英所议善后事宜各条 办理并官方不能代英商追讨欠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两江总督牛、署乍浦副都统伊。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夷情已就驯伏，详议善后事宜，配定各条开单呈览一折。另片奏，暎夷兵船陆续退出等语。览奏均悉，俱著照所议办理。此外尚有应行筹议事宜，著耆英等通盘酌核，悉心妥商，切勿稍留罅隙，致滋后患。惟所称该夷通商，嗣后若有欠项，由管事官呈明内地官著追一节。断不可行。内地居民与该夷贸易日久，难保无拖欠情节，地方官既未经手交易，日后又安能代为追欠？况一经允许，遇有无著欠项，势必哓哓具禀，地方官事务甚繁，何暇办理此事？且该夷稍不如意，将借口追欠不力，另启衅端，不可不预为筹及。著耆英等剴切晓谕该夷，仍遵前旨，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与闻。至佛郎西夷目则济勒沙船一隻虽经退去，而巴日一船尚在江而停泊，暎咭喇与之同系夷帮，虽非该夷招之前来，岂有不知其来意之理？著该大臣等密谕暎夷，两国既称和好，自应通同商办一切，现在诸务已定，佛郎西夷船何得逗留内地？务令暎夷劝令起碇回国，免致别生事端。该大臣等仍应严密防范，毋稍大意。所称该夷照复国王出示晓谕暎民，止准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各处一节。亦应详细写明，以见此外皆非该夷所应到之处，免得日后借口，影射朦混。该国续到兵船现已飭阻回国，并求咨会沿海督抚，谅该大臣等已妥为办理矣。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一、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将调防天津 之察哈尔兵陆续撤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护军统领巴、副都统那。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奉上谕：

前往天津防堵之察哈尔兵丁，著巴清德、那桑阿等分起管带，陆续撤回。赛尚阿著管带后起兵丁，以资弹压。并著讷尔经额飭令该地方官妥为照料，毋许滋扰。所有赛尚阿等随带文武各员，亦著分起带同回京。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二、著盛京将军禧恩将前由僧格林沁自 备之三千名兵丁飭令回盟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理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奉上谕：

前据僧格林沁面奏，于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三盟内自备精兵三千名，于近口地方驻扎。当经降旨著禧恩妥为预备。现在此项兵丁无需调遣，著即飭令各回该盟。其管带之将弁，著酌量赏给缎匹；兵丁三千名，著每名赏给银一、二两，由该署将军拟定开单，由驿呈览。至该处所贮缎匹是否足敷分赏之用，并著一并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三、著湖广总督裕泰认真监制 炮位并各项军械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上谕：

裕泰奏，设局选匠添铸铜铁炮位，并鸟枪刀矛等件，又造火箭神机箭及火弹喷筒各项军械，均为坚固得力等语。所办甚好。其大小炮位及各种器械，若能陆续添造，多多益善，总期精良适用，不可好奇尚巧，致运用时转无实效。该督务饬监工委员认真制造，以资利用，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二四、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遵旨查明镇江宝山 等处失守实情及文武各员存亡下落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查明镇江等处失守情形，及文武各员下落，恭折据实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奉上谕，有人奏逆夷甫到江口，云云。钦此。仰见圣明烛照，如体下情，跪诵之余，感悚交集。伏查镇江、上海等处先后失守，臣于得报，均据属禀奏闻，声明文武各员实在下落，另行查明奏办在案。嗣因传闻互异，各处查复未齐，不敢草率入告。兹奉谕旨垂询，复经密委委员详细查访，谨将实在情形为我皇上敬陈之。缘夷船于六月初八日驶至镇江东马头，经旗兵击退后，京口副都统海凌(龄)即将城门关闭，搜查汉奸，居民吁求开城不允，颇形怨望。并该营官兵拿获多人，

发交理事同知全兴讯供，该副都统即将带有器械及形迹可疑者正法十三名，其中不无冤滥。该处旗民杂处，类多睡毗小忿，难保无挟嫌妄指别情。嗣夷船逼近京江，兵丁登城守御，夜间施放抬炮，间有误伤城外平民，该副都统并无被民围住，纵兵开炮之事。十四日夷匪登岸，直抵城垣，先用大炮轰击，又将云梯越进北门，我兵纷纷溃散。该副都统从城上回至署中，即与其妻及次孙自缢，彼时各处起火，衙署旋被焚烧，尸身仅存骨殖，实非被民戕害，亦非该副都统激成内变，以致该夷匪乘势入城。惟镇江被夷匪蹂躏情形，较诸上、宝尤为惨酷，且资财尽为夷有，皆由城门久闭，遂致内外隔绝，众怨沸腾。该副都统率同家属殉难，原情不无可矜，而罔恤民艰，办理实形乖谬。

又常镇道周项并管关务，近年因奉旨督查税课，历任皆驻扎扬关，镇城道署已多倾圮。该道先经督臣牛鉴飭赴江阴，筹办火攻器具，复往盱眙关雇备船隻。旋因大兵移驻京口，委办粮台时镇江城门不开，遂在城外总理局务。嗣镇城失陷，即随同参赞齐慎等将粮台移至丹阳，以便随时支应。镇江府知府祥麟随同该副都统守城，虽城外大兵云集，全不过问。其府库存贮军需银两，原备官兵支发新(薪)粮，该府以械闭为词，延不解局，而该副都统提银一万两，则又任其取携。丹徒县知县钱燕桂在城外办理兵差，不克进城，该府转以该令不知下落，冒昧通禀，殊属昏愤糊涂。据称郡城失陷时，两次捐躯，遇救得生。即使属实，亦系职分当然之事，未足以盖前愆。

理事同知全兴职本闲曹，力难抵御，于城陷后避匿民家。丹徒县知县钱燕桂先经出城照料兵差，复奉督臣谕令帮办军需，屡被旗营官兵阻隔，不得入城，以致夷匪撞开监门，将监犯二十七名全行放出。该县与典史徐人骥均未能婴城固守，咎亦难辞。至镇江城守营参将陈庆祥先期委赴江阴，扼要防堵。续奉督臣札调，于十三日回镇，已在该副都统闭城之后，即在城外守御，旋亦退守丹阳。其余文武佐杂员弁或帮办总局事宜本在城外，或因兵力不敌，潜匿城

中，数日后始行改装出走。此镇江失守文武各员存亡之实情也。

至宝山未经失守之先，已故徐州镇王志元派在小沙背分防，距吴淞十二里宝山三里，现据署江宁布政使黄恩彤在江宁防所，就近摘守传备周焕章、兵丁刘天成等诘询，据称五月初八日，闻吴淞炮声不绝，该镇带领亲随兵三十名前往应援。于午刻折回，向该弁兵等告称，西炮台业已失守，提督阵亡，宝山被陷，小沙背地僻兵单，守亦无益，即指挥众兵分队而退。该镇由羊杭、罗店一路退至嘉定，查点弁兵七百余名，一律齐全，即蒙调赴苏州宝带桥防堵各等语。臣查上海总局所发徐州官兵口粮，数目相符，局中现有花名册籍可稽，断难捏报。至每兵扣钱四文一节，讯据该弁兵等供称，该营应领口粮按十日一次赴局关领，均系弁目带同兵丁，按照时价易钱散放。其钱铺定价原单携回呈送该镇查阅后，发给众兵阅看，以昭公允，委无克扣情弊。王镇业已病故，果有其事，何肯不吐实情，是该镇之无侵克冒支，似尚可信。惟徐州兵素称桀骜，到处滋生事端，该镇约束本不甚严，又不能固结兵心，以致兵不为用。该兵丁强悍性成，民间屡次受其扰害，是以怨讟丛生。

至宝山县知县周恭寿先本在城守御，因夷船停泊日聚日多，城内居民迁徙一空，四乡又多土匪抢掠，该县亲带乡勇在月浦设防，恐被匪徒窜入。嗣闻夷匪登岸，即赶进城，仓卒坠马受伤，经乡民救至嘉定交界之罗店调医，暂行委员代理。候补知县周沐润系督臣随营差委之员，并非帮办宝山县事，督臣退至嘉定，该令亦即偕往，周恭寿实未同行。苏松太道巫宜楔因宝山失守，上海一水可通，陆路亦易于攻击，恐局中册档散失，库贮转资盗粮。遂于初九日所存饷银及总局文卷，督饬局员移赴松江，并以郡城兵力太单，与该署守筹商添拨。十一日折回上海，已被逆夷攻陷城池，沿途招集溃兵，仍至松江固守。

上海县刘光斗因闻宝山已失，民人奔逃县境，于初八日夜间出城弹压巡防。忽闻夷船已到东沟，该县复乘舟前往查探，与守备王

嘉谟在城外商量防守之法,延至次日并未进城。百姓以县官先走,遂纠众拆毁衙门,将监犯全行开放。该典史杨庆恩于夷匪入城后,力难抵御,旋即抱愤投江。(朱批:秉忠义之心者一人而已。可悯!可恨!)该县于初十日早进城,即被百姓围住,拥至封游击署中,肆行挟制,封游击再三开导,该县暂为安抚居民之计,自书手谕,劝令店铺照旧开张,百姓始行散去。十一日夷匪进城滋事,兵勇均经逃散,土匪乘机窃发,该县复又避至松江。署提右营游击封耀祖自夷船驶入黄浦,即在上海城厢内外严密巡查,因夷匪人多,枪炮又极猛烈,势不能支,以致县城失陷。惟当县令刘光斗被围,该游击闻知回署,百姓俱呼为好官,彼时纵有欲刺该游击之人,亦断不敢动手。现已传询该游击实无其事,如果有人行刺,正可及时伸诉,何肯代为隐瞒。

臣查有扬州营参将继伦,前经督臣调赴上海,总理营伍事宜,督臣前赴宝山,令其防守沪城,乃一闻吴淞失守,辄以收集溃兵为词,远赴七十里外泗泾地方驻扎,及知夷匪未来上海,旋即折回,途次儿被民人戕害。及舟抵上海,咸以其首先逃避,争欲得而甘心,是以该参将不敢再行进城,恐为土匪所刺。又提标右营守备王嘉谟,于夷匪未至之时,闻亦先行他往。此外文武教佐,或先期奉差公出,或避匿未能出城,事后始行退守。此上海、宝山两处文武各官存亡之实情也。

臣以该员等情节轻重虽有不同,而未能任城固守,协力严防,均有应得之罪。伏念臣渥邀恩遇,简畀封圻,仰蒙温谕谆谆,断不敢稍涉回护。况连城失守,负罪滋深,更何敢挾同掩饰,自蹈欺罔。谨据实详晰声叙,恭候圣裁。所有镇江等处被陷情形及文武各官下落,理合遵旨恭折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二二五、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丹徒县仓收贮之旗营兵米被英抢掠无存请借掠抵支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县仓收贮旗营兵米被抢无存，借拨抵支，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京口驻防蒙古八旗官兵，道光二十二年应支俸米，前因丹徒县道光二十一年例截漕粮灾缺不敷抵放，业经奏明在于丹阳县熟田漕粮内拨补，奉旨允准在案。兹据苏州藩司李星沅详称，镇江失守以前，旗营应支兵米已由丹徒县按月放至本年六月底止，该县仓内收贮七月分起至十一月止未放兵米一万三千七百九十四石零。据该府县查明，全被夷匪抢掠无存，各官兵退守丹阳，嗷嗷待哺，亟应筹补，以济支放。第苏省近年灾歉频仍，别无余米可拨，仓谷动缺已多，亦未便再行碾用。当此商贩裹足，米少价昂，若于食米之外，复由邻省采运，非但缓不济急，亦于民食有妨。查上年冬漕项下截留崇明食米一款，除解过外，未解米石因夷船停泊各口，未敢冒险运往。此时崇明食米尚可支持，所有前项抢缺米石，应请即于截留未解米内先行借拨足数，俾旗营官兵仍得按月赴支。至截拨崇明食米，本应巢变买补还，今改拨旗营兵粮，原系例得截漕济放，即请作正开销。如崇明食米仍须解济，临时察看情形，另行筹议归补，庶缓急可通，兵糈无误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丹徒县仓收贮京口旗营官兵俸米，系计口授食之需，既据该司查明，本年七月至十一月止未放兵米全被夷匪抢掠无存，应请于上冬截留崇明食米项下借拨足数，俾旗营官兵得以按月支放。如崇明仍须解济，临时察看情形，另议归补。

除咨部外，谨会同漕运总督臣朱树合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二二六、两江总督牛鉴等奏报先后借支宝苏局库存制钱将来在军需项下归还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暎夷滋扰以来，先经苏省调集各路官兵筹办防堵，续又设立军需总局，一切军火粮饷支应极繁。内有必须制钱搭放之处，因一时易换不及，先后在于宝苏局库原存正项饷钱内借动制钱四万串，以资接济，应俟事竣于军饷项下拨还归款。据苏州布政使李星沅详请具奏前来。

除咨县，谨合词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二二七、江苏巡抚程霭采奏报江宁英船已有退出并吴淞上海等处现在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江宁城外夷船现已退出三十余只，据沿江沿海各县禀报，瞭见夷踪先后往东行驶，并不拦阻民船。其在金、焦一带尚未开行，亦无夷人登岸滋事，臣已飭令该道府营县等，酌带弁兵前往收复镇江，先将该处难民妥为安抚。如有土匪抢掠，立即严行拿究，一面分别缓急，次第筹办善后事宜。至佛郎西亚夷目则济勒，前于行抵江宁时，探知抚议已成，旋即退回吴淞，将所拉沙船交还，于八月初十日起碇回国。续往之夷目巴日亦到江宁数日，毫无举动。现在吴淞口共泊夷船五只，极为安静，宝山、上海等处土匪亦俱敛迹。

合并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二八、湖南巡抚吴其濬奏为遵旨 晓谕各米商迅速赴江浙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下士云奏，招商道贩米至浙，吁恳免输关税，当经加恩允准……。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湖南商贩别无他货，惟以运卖米粮为生，但多运至汉口，得价即售。其江、浙商船至湖南省者，率皆载米东下，前因米商运米至汉口，探闻长江阻隔，减价速售，折关甚多，而江、浙货船来南尤少。今安徽芜湖地方既可绕道行走，又蒙恩旨免输关税，汉镇商人知有利可图，自必感激皇仁，争先运往，以济兵民口食。汉镇之米流通，则湖南之商闻风自奋。

除钦遵行司通行各属一体剴切出示晓谕，令其赶紧备办米石，迅速前往，并飞咨沿途各关免税放行外。所有钦遵示谕缘由，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二九、著两广总督祁埏等确查 严办乡勇扰害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靖逆将军奕、两广总督祁、广东遵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奉上谕：

有人奏，乡勇扰害，请飭查严办一折。据称广东省官募之乡勇与绅士所募之乡勇，于上年秋间在教(校)场约期互斗，枪毙十余名，官绅均不能弹压。又省城乡勇私窜至顺德县所辖乡村擄掠，经绅民拿送，该县不敢详报究治等语。团练乡勇原以保固地方，必须

明立規條，嚴加約束。若如所奏，倚勢互斗，乘機肆搶各情，殊屬不成事體！且恐養痍為害，日久必致激成他變。著奕山、祁墳、梁寶常確切查明，嚴行懲辦。如地方官實有意存消弭情事，即著據實嚴參，毋稍瞻徇諱飾。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二三〇、安徽巡撫程楙采奏報查探江省 英船情形并會商防剿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軍錄)

安徽巡撫程楙采跪奏，為查探江省夷船尚存十餘只，余俱駛出江口，并建昌鎮臣已抵皖省，現在咨會來芜，會商防剿，恭折由驛具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奉上海諭。程楙采奏，查探江蘇省現辦情形，擬截回湖北官兵各等語……欽此：官(上海諭內容見前，此處從略——編者。)當即欽遵咨行，將湖北未到官兵先行截回，一面差弁前往江寧查探去后。

茲據該弁稟報，江省下關等處尚有停泊夷船十數只，余俱駛出江口等情。臣查該夷既經就撫，并不速往歸帆，難保其必無反復，仍應督飭將士加意嚴防。適接四川建昌鎮臣桂明函開，該鎮已于八月十六日行抵安徽，暫住省城，听候諭旨。臣自揣未嫻軍旅，所有派防設伏是否有合機宜，未敢師心自用，正宜廣諮謀略，借以捍衛地方。鎮臣桂明久歷戎行，亟應咨會來芜，密加商榷，并前往東西梁山各要隘，周歷履勘，以期集思廣益，有神事機。

又兩湖督臣遵旨籌備兵勇木牌，據委員施南府知府顧椿、游击玉貴，統帶兵三百名，水勇二百名，木牌十五座，大炮十尊，協同皖省官兵齊心待剿，已于十九日到境。刻下夷船尚未全退，未便遽行截回，容俟確探夷情，隨時酌辦。其代安徽購辦木植，現經行抵九

江，亦檄司催解来皖，以便随同本省搜购木牌，如法仿工捆扎，俾资调遣。又前奏调江西千斤铜炮已据委员解到五位，在于东西梁山妥为安设，以备攻剿要需。

除俟探明夷踪全行开驶确音另行奏报外，所有现办情形，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奉朱批：依议妥备。钦此。

二三一、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遵旨 分起管带官兵陆续撤回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军录）

臣赛尚阿、臣讷尔经额、臣巴清德、臣那桑阿跪奏，为遵旨分起管带察哈尔兵丁陆续撤回，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奉上谕：前往天津防堵之察哈尔兵丁，著巴清德、那桑阿等分起管带……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察哈尔兵丁共二千名，调赴天津时系分四起行走。兹臣等公同酌议，仍分四起撤回，每起五百名。臣巴清德管带头起官兵，乾清门侍卫巴里善管带二起官兵，总管达什德里克管带三起官兵，臣那桑阿管带四起官兵，臣赛尚阿自后督饬前行，以资弹压。头起官兵于本月二十四日自防所起程，以后各起，间一日行走。俟抵京后，交带兵各该总管，带回察哈尔归伍。其一路经过地方，由臣讷尔经额严饬各该地方官妥为照料，毋许沿途稍有滋扰。所有随带文武各员，亦遵旨分起带回京。又臣赛尚阿由京带赴天津之炮位弓箭等件，除神机神枢炮二百位，仍由臣赛尚阿派员解回交还该局外，其余火箭二百枝，弓一千五百张，梅针箭二万枝，火药五千斤，铅丸一万五千斤，内有分拨各营应用之件，一时未能收回，现已一并移知臣讷尔经额，分饬各营缴回，妥为存贮。

所有分起撤回察哈尔官兵,并臣等陆续起程各缘由,谨合词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三二、著川陕等省督抚将前调四川 陕甘官兵飞饬折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副档)

军机大臣字寄大学士·四川总督宝、陕甘总督富、湖广总督裕、署陕西巡抚陶、署河南巡抚鄂。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

本日据裕奏,四川调防官兵飞咨截回。又据麟庆等奏,请停止陕甘官兵各等语。前有旨调四川兵一千名驰赴江宁,陕、甘兵一千名驰赴清江浦。现在此项官兵毋须调遣,著宝兴、富呢扬阿、陶廷杰飞饬带兵将弁,无论行抵何处,即行折回。并著裕泰、鄂顺安札行沿途经过地方官,将前项官兵一体截回归伍。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三三、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分别撤留 义勇并会商妥办善后等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副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

麟庆等奏办理淮扬后路匪徒一折。据奏夷船渐次退出,现在团练义勇,招抚枭匪,请将续调之陕、甘兵一千名即行折回。已谕知富呢扬阿等即行停止矣。惟据称各乡绅民团练义勇计有九万余

名，招抚巴杆老、回裔二百七十余名，尚有分守要隘乡勇一千八百余名，人数太多，易聚难散。现在抚议已成，不值张皇滋扰。著李湘棻将现已到浦之义勇人等认真校阅，果系精锐，酌量留营差委，余均飭令回籍，妥为安顿。未经到浦者，毋庸再行传集。所奏河北、徐州、海州等处土匪窃发，并山东兖、沂等属亦多刀匪，现经各属陆续拿解，并咨山东会办兜拿等语。所奏均悉。土匪乘机抢劫，必应严拿惩办，以安闾阎。但须体察情形，宽严互用。著即严飭各属，将各案首要各犯拿获惩治，以儆其余。其为从情轻之犯，飭令割切晓谕，及早解散，切勿持之过急，转致激成事端。

至善后急需整顿，炮火尤为利器，该署少卿现飭赶办抬炮等件，自应宽为筹备，妥为收贮，惟须精利适用，不可有名无实。其练习兵勇务期精熟，不在人多。

另折奏，黄安民大概情形。览奏已悉。仍著确切查访，务得实情为要。

再，现在防堵情形及一切善后事宜，均须妥为布置，不留罅隙。计周天爵将次到江，著该署少卿先行筹度，如该员已抵清江，即行会商妥办。将此由四百里谕知李湘棻并麟庆，但明伦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三四、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京营在津之炮位 弓箭等于天津道库存贮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删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赛尚阿等奏管带官兵陆续撤回一折。览奏已悉。所有由京带赴天津之炮位弓箭等件，除神机神枢炮二百位即由赛尚阿派员解回，其余火箭弓箭火药铅丸，即著讷尔经额分飭各营按数缴回，于

天津道库妥为存贮,毋任感受潮湿,致有损坏。

另片奏,买补营马三百十九匹。又天津县买补马七十匹,此项马匹,著于南苑牧放之余马内如数拨还各营,毋庸买补。所请留直差委之候补道文康,已明降谕旨准行。所有天津及各海口一带善后事宜,即著讷尔经额督同天津道陆建瀛及文康,即责成该二人体察地方情形,悉心筹度,妥行办理。侍卫奕纪、蕴秀准其随同赛尚阿回京当差。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三五、杭州将军特依顺奏请旌

奖乍浦殉难男妇子女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军录)

奴才特依顺跪奏,为遵旨飭令乍浦满营官兵眷属统归嘉郡,并查明殉难男妇子女,吁恳天恩俯准旌奖,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七月十三日折差回省,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一日奉上谕:特依顺奏请,将乍浦满洲营现存官兵,并眷属家口统归嘉兴驻扎等语……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遵将乍浦满营在省男妇子女三千九百余口内,除在杭病故及因病不能起身外,实共男妇子女三千七百九十五名口,分起委员送至嘉郡,随同驻扎,俾各官兵得以兼顾家计。并照会该护副都统妥为安置。该员现驻嘉兴,足资弹压照料,尚不至滋生事端。至乍浦失陷之日,满汉各营阵亡受伤官兵弁勇,前经奴才前赴嘉兴确切查明,业由扬威将军奕经奏请恩施,分别赐恤,并咨部核办各在案。惟查乍浦满营尚有殉难男妇子女五十五名口,前据该护副都统查明结报前来,奴才复查属实。伏念该殉难男妇子女因不甘受辱,或被戕害,或经自尽,洵属节烈捐躯,殊堪恻。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准,敕部旌奖,以慰忠贞。

除将殉难之男妇老幼旗分姓氏年岁并殉难情形，分晰造具清册，由奴才另行送部，查核办理。所有乍浦满营官兵眷属家口，已飭令归并嘉郡，并恳请旌奖殉难妇女子女各缘由，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三六、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乍浦 满营官兵空缺挑补事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现据护理乍浦副都统萨弼尔翰呈称，查乍浦满营额设官四十二员，兵一千五百名。本年四月初九日与逆夷接仗时，阵亡佐领二员，防御二员，骁骑校三员。阵亡甲兵二百六十六名，殉难甲兵七名，因伤身故甲兵六名，未知下落甲兵一名，失守后随即病故甲兵十名。所遗官兵空缺共二百九十七缺内，官员七缺，因现在分防弹压，在在需员，一时碍难挑选，可否暂为停止，俟夷务完竣，再行挑放。其阵亡殉难病故无下落甲兵空缺，亦应照数挑补。惟乍浦满营现在小粮内尚有年未及岁不能骑射者，而壮丁仅有二十七名内尚有残废三名，余皆幼弱不敷挑选，可否暂请截止一千二百一十名之数。其未挑补之甲兵二百九十名，统俟平定后再行筹议添补，以归原额等因。奴才悉心查核，均系实在情形。

除所出委署前锋校等缺仍请照旧递相升据（补）外，所有空缺甲兵二百九十名，计该营壮丁仅有二十余名，实属不敷挑选，拟即暂行停止挑补，俟军务平定，再行筹补足额。现在所有一千二百一十名之数，此中如有缺出，即于小粮内递相挑拔，其阵亡官七缺，因现在防御仍应严密，不容稍懈，各该员弁均有操防弹压之责，既未便纷纷考验，亦未便员缺久悬，可否随时察看，陆续补放，以归原额之处，（朱批：自应如此办理。）奴才未敢擅便。

謹附片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遵行。

再，乍營打仗后无下落兵丁，现在飭令趕緊查尋，應俟查明，再行分別咨部辦理，合并聲明。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二三七、杭州將軍特依順奏報杭州滿營 添演抬炮准頭已有成效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軍錄)

再，前經奏請杭州滿營添演抬炮一百位，仰蒙俞允，奴才持依順隨即派委正黃旗滿洲協領布埒庫，率同各該員逐日訓練，各兵丁頗知奮勉，用心演習。奴才不時親身看視，該協領布埒庫殊屬認真，不辭勞瘁。兩月之間，中靶准頭成數俱系奴才自行點計，已有七成左右。除分別獎賞以示鼓勵外，仍飭令該協領等勤加訓練，無致有名无實。至近日密遣委員，在浙境各海口暗中查探，夷情虽无动静，而省城一帶防堵官兵，奴才自當恪遵諭旨，飭令严密防范，勿稍疏懈。

合將杭州滿營添演抬炮准頭已有成效情形，謹附片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二三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請再行 撥銀三十萬兩以濟軍需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①(軍錄)

再，臣于五月間，因直隸軍需緊要，奏請撥銀三十萬兩，仰蒙聖

① 此系朱批日期。

恩添拨银二十万两，共拨银五十万两来直。旋奉谕旨添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及本省官兵，分驻协防。统计前存后调共有二万数百余名，所有兵丁口粮以及官员盐粮马干跟役盐粮马队喂养并一切杂支各款，每月所需计在十五万两以上。现在前次请拨银两将已用竣，而司库从前借款尚未归垫，无可借拨。直省现据呈请捐输者计银约七万余两，制钱二万余串。除飭司道先行兑用另行核奏外，合无仰恳天恩，款部再行筹拨银三十万两来直，以备支放。

合理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

二三九、军机处为酌拟吉林黑龙江调防官兵分赏银数并撤回带兵官事奏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查察哈尔撤回兵丁每名给银一两，此次撤回吉林、黑龙江官兵，按照时日久暂，分别给赏。拟将第一次调防各员每员酌减银一两，至兵丁每名各银一两，似难议减。臣等拟将第一次调防兵丁每名各给银二两，第二次调防兵丁仍各给银一两。

再，各兵现已裁撤，带兵各员似应一体撤回。谨一并拟缮谕旨，伏候钦定。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朱批：是。钦此。

二四〇、著钦差大臣赛尚阿等撤回吉林官兵并分别给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剿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赛、直隶总督讷、署理盛京将军禧、钦差都统哈。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昨据赛尚阿等奏,察哈尔官兵业已遵旨分起撤回。因思吉林、黑龙江官兵调赴各处备防,自应一体撤回,以节劳役。著赛尚阿、讷尔经额、禧恩、哈琅阿将调赴天津兵一千名,调赴山海关兵一千名,驻扎洋河口一带兵一千名,留驻高桥兵五百名,留驻盛京兵五百名,陆续分起撤回,沿途妥速行走,毋任扰累地方。该官兵等戍役劳苦,朕心廑念,自应分别给赏,以示珍恤。所有第一次调[拨]之官兵二千名,著赏给佐领以下官每员各[银五]两,骁骑校以下[官]每员各银三两,兵丁每名各银二两。其第二次调拨官兵二千名,著赏给佐领以下官每员各银四两,骁骑校以下每员各银二两,兵丁每名各银一两。此项赏银在天津、山海关者,由讷尔经额照数赏给,在盛京者即由禧恩发给,务令实惠均沾,俾各遣行归伍,以慰朕念。其派出带兵之哈琅阿及副都统等,并随带各员,均著一体撤回。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四一、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飭属访 查给英人私送京报之汉奸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遵查递送逆夷京报之人,先将办理缘由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传:据著英奏,嗅逆每日阅看京报,请飭密查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即密飭文武员弁设法访拿,务期有犯必获,而此等为鬼为蜮之徒,虽为逆夷探听,亦断不敢明目张胆,致为他人要挟。且京报篇页无多,藏匿亦非难事,必先访问其人素有为匪之迹,方可根踪访察,否则所录未人夷手,亦未便率行坐罪。诚如圣谕,必有辗转递送之人,其为汉奸无疑,一经缉获,必

当置之重典，以昭炯戒。福建地方偏远，山路居多，寻常行走不易，是以各衙门所看之报往往迟缓阙略。虽以汉奸之行藏莫测，亦复无从侦探机密。现已严飭省塘口，凡钞录京报，必须慎择所写之人，所送之家，如有来历不明，形踪诡秘，赴塘属送京报者，即行盘查，送官究办。并准浙江抚臣咨会，据该省提塘禀称，杭城有送私报者十数家，请飭禁止等因。杭州既有此等名目，福建亦不能保其必无，并即责成提塘官一手经理，以便稽解，并照浙江办理。

嗣又接奉本年六月二十九日上谕：前因著英奏啖逆每日阅看京报。当经降旨著该督抚等严密查拿递送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闻矣。兹据刘韵珂等奏，遵旨严飭各属，于水陆要隘盘查等语。此项为该逆递送京报之人，即系汉奸无疑，总当设法访查，一经弋获，即著确询如何辗转递送实情，从严惩办。此外江苏、福建、广东等省，亦著仍遵前旨，严密查拿。并于获犯后，根究来踪，据实奏闻查办，以杜奸宄。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等跪读之下，复又飭司转行各属，如有缉获之犯，必当遵旨研讯，务得来往踪迹，庶使奸宄无从隐藏，而机密不致漏泄矣。

谨将办理缘由，合词复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奉朱批：所办甚不切实，外省之不以公事为重，大率类此，深堪愤恨！另有旨。钦此。

二四二、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报接准钦差大臣耆英咨会已飭台湾镇道遵旨释放英俘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军录）

再，臣等接准钦差大臣耆英等咨称，该大臣等将啖夷所议条款内，有被虏夷人及被诱汉民，一体恩恩释放二款具奏，钦奉谕旨，俱著准其所请等因。钦此。咨会查照前来。当即行文台湾镇道，遵照先行咨复耆英等在案。至鼓浪屿夷船有时增至十只，有时减至

五只,现在实有八只,尚为安静。

理合附陈,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二四三、参赞大臣齐慎奏报英船 已多半退出镇江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夷船起碇多半退出镇江,分派员弁抚绥居民,弹压土匪,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八月初九日钦奉上谕:齐慎奏遵查镇江出力员弁兵丁,并查明夷船宽广丈数开单呈览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随即传谕各该员弁兵丁,闻命之下,无不欢欣鼓舞,感戴天恩,益思报效。飭陕西汉中镇总兵德绅,率领各将弁,于镇江以南,丹阳以西,将水陆要隘昼夜严密巡防,无稍疏懈。并恐土匪乘机抢掠,令其随时弹压,以安民心。

嗣准广州将军耆英等来咨,招抚已成。兹奴才接据差赴江宁弁兵禀称,夷人船只已行陆续起碇,江宁一带,现止有船十三只。又据差往镇江弁兵禀称,夷船自十四日起至二十四日止,陆续开往东去,已有四十余只。镇江上下一带,刻止驻扎大夷船十九只,三板船四只,并未上岸滋扰,其余闻尚在后行驶。现在居民渐次复业等语。奴才前已派令镇江营参将陈庆祥,带领官兵先往该处,招徕闾阎,抚循百姓。容俟夷船全数退出大江,奴才即专折奏闻外,再行会商扬威将军奕经具奏,将各省官兵分起凯撤,以节糜费。

所有现在夷船起碇多半退出镇江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奉朱批:览奏均悉。钦此。

二四四、著准富勒敦泰奏请续借税 银支放山海关兵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删捕档)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富勒敦泰奏，请续借税银，支放官兵口粮一折。著照所请，准其仍在山海关征收税银内借银五千两，以资支放。如有赢余，仍著归款，毋稍虚糜，事竣核实报销。该部知道。

钦此。

二四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将浙西所添设 之防剿墩堡船炮及兵丁酌拟裁撤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乍浦失守后，浙西添设防剿事宜，现在夷务渐平，酌拟分别裁撤，以节经费，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自逆夷滋事以来，浙西之杭、嘉二府逼近瀛壖，省城及海宁、海盐、平湖等州县，均皆调兵募勇，筑堡设墩，为防卫之策。本年四月间，乍浦失守，寇氛密迹，该逆又有用小船内犯之谣，浙西势更危急。臣商同扬威将军，自省城西至平湖，委员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士，节节设防，以杜窜越。并因乍浦被陷后，满营旗人与该处民人纷纷逃避，为数众多，当在省城及嘉兴府所属各县分处收养，每大口日给钱八十文，小口减半，俾资糊口，並將办理大概情形附片奏明在案。

查浙西地系泽国，汉港繁多，有港阔水深应行设法堵塞之处，有桥低路曲可为伏兵枪击之区，必须随宜措置，庶防剿两无贻误。

臣于接闻警信后,即与杨威将军遵委千员,并令各该地方官逐加查勘,将必应堵塞各河道,先行雇集船只,装载石块,用巨索联贯,停泊两旁。俟探有该逆内犯确信,即将各船沉入中流,俾资阻截。其可以伏兵攻击之区,并令逐一勘明,以使用船装载炮位柴草,预备剿击去后。当经该委员等勘复,自省至平湖,共计新丰镇等处大河一十六道,或宽四五十丈,或宽八九十丈。若逆夷联横并进,势难抵御,非分别堵塞,难以防守。惟各处地势不同,办理未能画一。该员等逐加相度,凡河道之稍窄者,只须用竹篓麻袋满贮砖石,自河底逐层抛叠,高至水面为止,即可以资拦(拦)截。其港而宽阔水势湍急之处,若仅用竹篓等物贮石抛叠,易于漂失,非用大号船只,以铁链互相拴系,装载巨石,沉入中流,并挑钉木桩,四面拦(拦)护,不能阻塞。现在夷情迫切,探有将杉板船抬入内河,并拘集民船,装放炮位情事。诚恐旦夕内犯,各河道均系必由之路,攸关紧要。若临事再行堵塞,恐船只料物难以购备,夫役亦未能雇觅,难免不仓皇滋误。请即鸠工庀材,赶紧填塞,以期保卫。至各河道除填塞之外,尚有塘栖武林石门湾等处,河身湾曲,旁有汉港,可以安设兵船,分路袭击等情。臣因新丰镇等处均系内犯嘉兴省城要隘,而塘栖等处距省城更近,当经飭局发给银两,转令各该员将新丰镇等处河道,按照地势,或购买民船,或制备竹篓麻袋,各贮石块,迅速堵塞。一面雇备民船二百八十只,以八十只安放炮位,以二百只堆贮柴薪,均配兵勇驾驶分伏,于塘栖等处预备攻剿。时逆夷又自海道驶至尖山窥探,情形叵测。恐钱塘江内去年原设兵船不敷抵御,复经臣飭局添雇大船三十只,亦令装载炮位,派员督兵分驾,以资轰击。并因省中所设兵勇均驻江干城内,兵数稀少,又添雇乡勇一千一百六十名,分段巡守。臣及漕运道府县各衙门暨军需总局,并存贮粮米火药等处,均关紧要,每处又各另雇乡勇二三百名,巡逻守护。嗣夷船由乍浦窜犯江苏,直至黄浦江游奕。浙省嘉善县之枫泾等处与黄浦江相通,一潮即达,并无可扼之险。而定海、镇海各

洋均尚有逆踪停泊，亦恐其由该处内犯，该县勘有汉港三处，应行堵塞。复经飭令购备木植等物，预为堆贮。如逆夷复来浙侵犯，即行赶紧填塞，以免阑入在案。此自乍浦失守后，浙西各处添设预剿事宜之缘由也。现在业经数月，傲备如前。

惟该逆已在江省受抚，据钦差大臣耆英等来函，在江夷酋均极恭顺，是军务业已渐平。前项添设各事宜，除堵塞之河道毋庸即时开通，应俟诸务大定，夷船全退，再行疏浚，以利水道外。其塘栖等处安设装载炮位柴薪各船，日需船价，并水手工食口粮等项，计费甚巨。即省城添雇之乡勇所需雇值，亦属不贲，自应一并裁撤，以节糜费。现经臣飭局，将所雇民船尽数给还原主，领回各船水手，及添雇乡勇亦皆一并遣散。其船内所装炮位柴草等物，或起存局内，或起贮空处，另行备用。庶经费不致虚糜，借以稍节帑项。

至乍浦满营被难民人前系在省收养，嗣经参赞大臣特依顺奏准移驻嘉兴府城，即将日给钱文停止，其被难民庶数倍于旗人，系在各县安插收养。夷船退去之后，虽有陆续回乍之人，而老弱无依者，因原籍房屋被焚，资财被掠，回乍之后无以谋生，仍在各县逗遛领钱糊口，计数尚属不少。臣查伊等猝遭兵燹，流离寄食，不克旋归，其情固属可悯。但国家经费有常，若将此等无依之贫民日久给钱养贍，何所底止。应每名酌给银五钱，遣令回籍，俾其自谋生计。共有流落他所续经投回乞抚者，亦照数一体资遣。至乍浦旗人居民房屋多被焚毁，贫民之所以不愿回籍者半由于此。若不先量给修费，仍恐不免流亡。臣现已飭局转飭该地方官，确查民人之实在无力修葺者，仿照查办水灾之例，每楼房一间给银二两，瓦房一间给银一两，飭令自行建盖，俾资栖止。其先未逃避及于夷船退后已经回乍之贫民，现据该县禀报，各贫民口食无资情形甚为拮据，自应一体优恤，俾免失所。查乍浦共计一十五庄，应请飭令该县查明户口，抚恤一月口粮，以免向隅。至旗人现尚驻扎嘉郡，其被焚房屋，一时无从修葺。且该旗等向借饷度日，与民人之各有艺业者不同，

其修建房屋之费，若照民人之数给发，恐有不敷。应否酌量加增，请俟该旗人将来回乍之时，由臣会同杭州将军、乍浦副都统等会筹察办，以示区别。

除将各处堵塞河道，添雇船只乡勇，及收养资遣难民等项费用，俟事竣后分案核实报销外，所有乍浦失守后浙西添办防剿事宜现拟酌撤缘由，恭折奏陈，伏乞皇上圣鉴。

再，扬威将军因夷船在江省滋扰，移驻嘉兴，有无在彼续办防堵事宜，臣与总局司道未能知悉，应俟查明后另行核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所办得宜。另有旨。钦此。

二四六、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再行筹 拨银六十万两以济军需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军需银两现存无多，请旨敕部拨济，以供支放，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浙省自军兴以来，先后七次，共奉拨军需银七百五十六万余两，存贮江、浙藩库，随时提用。臣以国家经费有常，督饬局员，事事务存撙节，不敢稍涉虚糜。无如用兵已越两年，沿海袤延六郡，攻剿需费，守御需费，兵差往来又需费，平时之支用本已纷繁。而本年正月间，进剿之际，所费尤属不貲，往往有一日之中而支银至十余万两者。臣虽力求节省，奈事处紧要，有不能不照源应付之势，故奉拨虽多，支发易尽。现在截至本月中旬，统共用过银六百五十余万两。又江省借用银五十余万两，计本省及江西藩库仅存银四十余万两。臣因剿夷原恃兵勇，而需费之多亦惟兵勇为最，现在逆夷业经就抚，已将历次雇募之乡勇船只人夫分折奏请裁撤。其省局制造之炮械等项，亦饬酌量停减，用项自可日省。但官兵盐

粮，难民口食，及随时雇用之夫马船只，暨将军参赞与办理军务委员支提之项，每月需银一二十万不定，核计现存之数，只足备两三月之储。且沿海及冲途各地方官办理防堵，支应兵差等费，据各属陆续请领，均由局核其地方之繁简，事务之多寡，或酌发十之五六，或酌发十之七八，现据各属以历奉酌发之项不敷应用，俱系自行筹垫，稟请找发。臣查前此所发之数，原因军务未竣，随时酌量给发。今逆夷就抚，军需即可藏事，各属实在垫发之款，一经确切查明，势不能不分别找给，俾清垫款而免亏空，此项约略计算，为数亦属不少。至夷船将来退出，定镇等县全行收复，城垣炮台衙署营房等项均须次第修建，其被兵之贫民尤须优加抚恤。又上虞等县驻扎兵勇皆在民间田内支搭营帐，所种禾麦全行犁毁，小民颗粒无收，亦应将工本花息按亩酌给，以上各项所费更难预计。查江省借用之五十余万两，一时未能归还。本省藩运二库征收地丁盐课等银，又经钦差大臣耆英等借动八十万两解赴江省，现在库贮无几，不能支动。若不先期奏请，直俟存银完竣之后再行请拨，则由部行令各省，拨解有需时日，必致缓不济急。

臣与总局司道按现在情形逐细核计，损(省)之又损(省)，仰乞皇上天恩俯准，敕下户部再行筹拨银六十万两，以资接济。臣与总局司道不能勦成挾伐之功，已属上辜恩遇，而天良具在，固不敢稍存不肖，更不甘任人虚糜。此项银两倘蒙允准，臣仍当督飭局员撙节支用，虽未敢冀即有赢余，亦不断(敢)任稍有冒滥，借以酬高厚而慎度支。

所有军需存银无多，恳请拨济缘由，理合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四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夷务渐平请撤 乡勇人夫及船只等项以节糜费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浙省自军兴以来,时逾两载,先后请帑至七百余万两,而卒未尝收一胜之功。臣忝任封圻,与有其责,每一念及,愧恨难名。现蒙我皇上逾格天恩,不忍使东南数百万苍生罹于兵革,准其议抚,备示怀柔,文德诞敷,犬羊就范。此后之是否永臻驯服固未可知,现接著英来函,所述夷酋恭顺情形,似不致即有变动。当此用兵日久,经费支绌之时,自应力求节省,庶国可冀稍舒,从此生聚教训,数年以后,府库日渐丰盈,可以兴挾伐之师,泄神人之愤。臣溷承殊遇,不克躬摧逆寇,仰答鸿慈,惟有力节度支,稍将蚊蠹。

查浙省于道光二十年六月间定海被陷,沿海各属在在震惊,当即调兵分守,而口岸繁多,官兵稀少,声势单薄,经前抚臣及臣暨各钦差大臣通飭雇募乡勇,协助兵力。嗣后定海虽经收复,而在洋夷船终未绝迹,且该逆在粤省益肆鸱张,浙省兵勇未能撤退。不及数月,定海复陷,次及镇海、宁波,逆氛内逼,不特沿海府县愈益戒严,即腹地各属亦皆募勇巡防。钱塘江内亦先后雇募船只,配兵巡缉。并因探知该逆欲掳掠各场渔船,至省侵犯,复将各渔船全数招回,酌给雇资,封禁内港。嗣扬威将军等督兵进剿,凡大军经行之处,均皆安设台站,雇募夫船伺应征进。其后攻剿未经得手,官弁兵勇均自宁波遇回。因扬威将军等时有进兵之议,且各兵更调无常,各站所设夫船未能尽撤,每站仍留夫自数十名至数百名,留船自数十只至数百只,预备应付。又川、陕各省调兵来浙,所带炮位皆自原省雇募长夫,抬运随征。臣本年具奏军需章程,因各营未将带有长夫之处详报,未经列入。嗣经扬威将军以粤省军需案内,他省抬炮人夫每名日给银五分,米一升,曾经户部议准。今浙省事同一例,

且食物昂贵甚于粤省，应照军需则例，所定运送大炮人夫，每名日给银八分米一升之数给发，俾免枵腹等因。经局如数支給在案。

以上雇募乡勇，封禁渔船，安设台站等项需费甚繁，按日支发为数不贲。现在夷船未退，固不便竟行驰备，但该逆业已就抚，若不将两年中历次筹备事宜大加裁减，则国家有用之财岂能供军旅无穷之费。臣与总局司道等逐加核议，查各省随征运炮人夫，现在大兵未撤，未便遣回，应俟撤兵之时，仍令运炮回营。又省城至沿海各处，所雇乡勇，凡实在紧要之区，亦应酌留数百名，俾令弹压匪类，擒捕盗贼。此外腹里各属雇募之乡勇，以及钱塘江内所设巡船并各台站应付兵差之人夫船只，应请一并全数裁汰，封禁渔船亦皆全行开放。庶节省一项即减一项之资，早撤一日即减一日之用，借以仰付圣主慎重经费至意。

除查明各乡勇暨人夫船只数目，核其应募裁撤起止日期，照历次奏准价值定数，于奏销案内分案核实请销外。所有臣因夷务渐平，请撤乡勇等项，以节糜费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

再，本年乍浦失守后，浙西添办防剿事宜，业已另折请撤。其扬威将军等委令郑鼎臣及各投效人员，并宁绍等处绅士所雇水勇船只等项，臣未能深悉，该将军等现已自行裁撤，不在臣请撤之内，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四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扬威 将军等续提银两数目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查扬威将军等历次向各局台支提银两，业经臣及前署抚臣卞士云，将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五月底止，支提银数先后奏报在案。兹自六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初十日止，该将军暨参赞大臣文蔚

并委办军务各员复陆续提取银一十七万八千两，钱二百六千五百文，合银一百二十九两零，共银一十七万八千一百二十九两零。连前两次奏报之数，统共银一百八万六千三百余两。

除钦遵现奉谕旨，由该将军参赞饬令经管之员详细造册归入总局报销，嗣后如再续提银两，容臣另行汇数奏报外，所有将军等续提银两数目，合再附片陈明。伏乞圣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四九、钦差大臣耆英奏报遵旨

查明海龄殉难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就近确查分案具奏，以昭核实，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十五日奉上谕：前因镇江失守……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京口副都统海龄自缢殉难，及上海失守各情形，先经臣等分案奏蒙圣鉴在案。现经有人参劾，与臣等原奏情节悬殊，自应钦遵训示，再加察访，详晰声明。万不敢迺护前奏，扶同掩饰，反蹈欺罔。惟上海距江宁较远，传闻不一，而夷务纠纷，臣等又势不能兼顾访查。当即咨会抚臣程霁采，就近查明该处失守实在情形，确核参办。至副都统海龄有无妄杀无辜，激变良民，先经臣耆英于常镇道周瑛禀讦案内，委员讯有端倪。其自缢身死，被火焚烧各情，亦经协领武忠阿等切实供明。并据领催德明等十四人潜入镇江，在灰烬中寻得海龄尸骨，检获该副都统殉难时所著葛纱袍襟烧枯一片为据。兹复就近传到随同海龄防守镇江散回江宁之青州满营佐领多绅保、领催斐凌阿等一百九员名，会同严讯。金供海龄实系于失守后，在内署自缢身死，并无被民戕害。至镇江

于六月初八日戒严，十四日失守，海龄即于是日殉节。城内民人先期各思逃避，亦无将海龄围住，致海龄纵兵开炮轰击，激成内变之事。维时臣等复风闻海龄并未殉节，现在丹阳一带匿迹，又有传为业已剃发为僧者。不惟与臣等原奏不符，即与此次被参各情又属迥异，自应彻底查明，以成信谏。

随复严飭京口协领武忠阿等，传集八旗官兵，将海龄是否殉节出具切实结状。一面札委曾经稟讦海龄之常镇道周頊，督同镇江府祥麟确切访查，务得实在下落。旋据稟称，访有海龄家人康禄、仆妇吴陈氏查传到案。据供海龄于六月十四日接仗回署，即进上房东间，与其妻商量尽节，用带在床档上做成两套，将门关闭。是时海龄之子宜琛泰及其女并次孙长安均在西间自缢。长安气闭殒命，吴陈氏将宜琛泰等解救得脱等语。核与寻获海龄等尸骨处所，及宜琛泰前供，均属吻合。臣等犹恐官为传讯，易滋串饰，不如探访舆论之足凭。适有调赴省城帮办夷务之议叙运同扬商颜崇礼，籍隶镇江，臣着英即札飭前往，严密确访。旋据稟称亲向绅民老人等详细查询，均无异说。并据武忠阿等取具阖营官兵押结，颜崇礼与绅士郭湘等十六人亦出具切结。复据周頊、祥麟加结稟送前来。

臣等查海龄于六月初十日，将拿获形迹可疑之十三人处斩，此外并无妄行杀戮。其于城陷后，与伊妻及伊孙自缢尽节，亦经查讯明确，并非被人戕害，均已毫无疑义。该副都统因夷船逼近郡城，闭门固守，并严拿汉奸，系为慎重地方起见。惟不肯酌留一、二城门听民逃难，以致城陷后惨遭蹂躏，其贖财亦因聚集一处，尽饱贼囊。并将拿获形迹可疑之十三人概予骈诛，办理殊属草率失当。其所以身后犹不免怨讟，物议沸腾者实由于此。第念该副都统阖门殉难，大节无亏，可否仍遵前奉谕旨给与赏恤之处，伏候圣裁。

再，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由宝山退回后，经臣牛鉴调派江宁防堵，所有防守小沙背之弁兵均随同来宁。臣等派委四等侍卫威龄、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使黄恩彤摘提守备周煥章、兵丁刘天成等二

十九员名,查照该镇被参各款,正在讯办间,该镇于八月十四日在防病故。讯据周焕章等金供:该镇由上海调防宝山,随带征兵共有七百六十三名,并无以少报多。其应领口粮银两按十日一次赴局请领,由弁目带同兵丁,持往钱铺,按照时价易钱,带回核实散放,亦无克扣情弊。该兵丁等日支粮饷仅敷糊口,倘有丝毫克扣,害属切肤,此时正可据实供出,求为追出补给。况该镇业经病故,该兵丁等何所瞻顾不肯吐实?只求详察。至该镇分防之小沙背在吴淞西北,相距十余里。该镇于五月初八日,因探悉吴淞开仗失利,提督阵亡,宝山被陷,小沙背地僻兵单,势难固守,即率兵由罗甸退至嘉定、太仓,查点弁兵均属足数,随带军械亦无遗失,委非于溃散后复行招集等语。

犹恐有挟同串饰情事,复添委江宁府樊师仲亲往该营查讯,各弁兵供俱无异,取有切结。并据署总兵周士荣查明存营兵丁数目相符。臣等复查该镇王志元,讯无虚报兵数,冒支口粮克扣入己情弊,即夷匪亦实系于吴淞进口,并非由小沙背登岸。惟以专阃大员不能约束兵丁,颇滋骚扰,经臣牛鉴插箭游说,始知敛戢,迨闻吴淞失守,不即应援,辄引兵却退,实属惶怯无能。业已病故,应无庸议。

除上海失守情形已由抚臣程喬采查明具奏外,所有臣等就近查讯分案核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 江宁英船均已开驶折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江宁停泊夷船均已开驶,恭折报慰圣廑事。

窃照江宁夷船前已开去三分之二,经臣等于八月十六日附片

陈明。嗣后每日开行夷船二、三、四只不等，计截至二十五日止，草鞋夹江面仍泊夷船十二只，另有佛兰西夷船一只。兹据曦喇喳照会内称：现蒙大皇帝恩准通商，诸事均已议定，拟于二十六日率同兵船，迅速出江等情。旋因搬运压舱石块耽延二日，即于二十八日早，所有夷船全数开行，其佛兰西夷船亦随同驶去。经臣等委员查明草鞋夹至观音门一带江面，并无夷船停泊。

除派委署江南盐法道积喇明阿、浙江参将尚安太护送出江，一俟夷船全出大江，江面廓清，另行驰奏外。合将江宁停泊夷船均已开驶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原任四川提督 张必禄等已可毋庸来江差委片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原任四川提督张必禄，前奉谕旨交臣等差遣委用，广东潮州镇总兵李廷钰，亦交臣耆英差遣委用，均经奉到部文，行知在案。现在暎夷业已就抚，防兵即应酌量撤退，所有张必禄、李廷钰二员，自可毋庸来江。

除行文四川、广东及沿途各督抚，查明行抵何处，即行截留外，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二五二、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奏报英船全 数退出鬲山关及有关善后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军录）

加按察使衔升署两淮盐运使臣但明伦跪奏，为夷船全数退出

圖山关外,淮、扬水陆肃清,人民安堵,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七月十八日,将夷船退出瓜洲情形,及仅征招集梟徒尚听约束缘由,恭折具奏。七月二十三日钦奉谕旨:著招徕瓜洲居民,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即钦遵督率扬州府知府晏曙东等,将瓜洲招回难民查明实在乏食户口,备买米石,运往赈济,并督飭员弁,将扬、仅招集梟徒妥为弹压。维时该夷已在江宁省城就抚,计日可退,而瓜洲、仅征一带江面为夷船退回必由之路,又经派委文武员弁前往分途弹压。兹大帮夷船已于九月初一日全数退出圖山关外,大江南北运道肃清,淮、扬一带人民安定,无不仰颂皇上洪福,共乐太平。惟瓜洲招徕人民已经臣买米抚恤,而镇江仅一水之隔,自遭夷荼毒,道殣相望,所遭困苦穷黎亟须赈恤。臣不敢稍分畛域,已稟明督臣牛鉴、河臣麟庆,动碾盐义仓谷二万石,交该地方官督同商董,分别散给贫乏及招回难民,俾救目前之急。

至仅征盐梟头目熊有成等,业经河臣麟庆奏蒙赏给顶戴。该头目颇知悔罪,从此可望自新,即使故智复萌,其姓名籍贯有案可稽,无难立拿惩办,其余伙党亦经驯伏听受约束。惟此等犷悍之徒宜散而不宜聚,现在夷船既退,自应钦遵谕旨,设法解散。臣愚拟札飭署淮南盐掣同知陈延恩逐加传询,如愿在仅居住者,取具不再贩私切结备案,听其另谋生计,仍编入保甲,随时稽查;其愿回原籍者开具花名清册,逐程资遣回籍。责令各原籍州县严加约束,不得复任外出滋事,如有潜回仅境,严拿究办。正在飭行间,接据仅征县知县陈文杰稟称:会同奇兵营游击芮永森,陆续将招抚梟徒多方开导,金称或因房屋被焚,或因眷口先去,伊等只身在仅,苦无生计,情愿各回原籍安分谋生等情。如果属实,似不难于遣散。容臣督同署淮南盐掣同知陈延恩及该营县,酌量妥为办理,不使稍留后患。

至江都、甘泉两县所属沿江各洲,及内河各镇团练之义勇,并

予告在籍大学士阮元，在扬州北乡公道桥地方捐资雇募团练，均较客兵甚为得力，匪徒不敢入境。现当惊惶甫定之时，巡缉未宜少懈，臣仍督飭各董事照前严为防范。其外省调防官兵，经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河臣麟庆会奏，次第撤回，以节糜费。前次堵塞之三汉河、霍家桥等处水口，为南北往来要津，且粮船现届回空，已飭原办委员赶将沉堵大船木石锚链全行起除，以通舟楫。现在扬城民情和辑，廛市喧阗，光景渐与旧时无异，而自扬达淮，往来行旅亦皆安帖，足以仰纾宸廑。

此外善后事宜，臣当随时稟商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督臣牛鉴、河臣麟庆、抚臣程霁采次第办理。伏念扬州自夷船入江以来，外敌当前，土匪窃发，情形危险已极。先经派委文武员弁设法堵塞各江口，并招集梟徒，严治抢犯，捐钱买米，以安人心而固根本。迨恭奉恩命，防堵责有攸归，随事稟商河臣麟庆，复借资于群力，所有扬、仪在事文武员弁及绅商局董，均能始终奋勉，得以转危为安，可否由臣将最为出力各员、在局绅董等，开单陈请。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河臣麟庆核明保奏奖励之处，出自皇上天恩。

所有夷船全数退出闾山关外，淮扬地方安堵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三、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 即行撤回本任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奉上谕：

前派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管带河南省精兵一千余名赴清江浦一带防堵。现在江北夷务情形渐就驯伏，南阳镇篆亦关紧要，都勒

丰阿著撤回本任。其所谓该省官兵,应即撤令管带归伍,如有应行留防之处,著李湘棻体察情形,酌留兵弁,俾资调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五四、参赞大臣齐慎奏报英船全数退出 镇江分别撤留兵勇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军录)

参赞大臣·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夷船全数退出镇江,江面肃清,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八月二十五日曾将夷船起碇,多半退出镇江缘由,具奏在案。随后差派弁兵分往江宁、镇江确切查看,一俟夷船全数起碇,即行回报去后。兹于二十九日据前差赴江宁弁兵报称,江宁停泊夷船十三只,于二十七、八日全行开去,现在江宁已无夷船。九月初一日又据差赴镇江弁兵报称,夷船于二十八九日先后向东驶去,初一日京口上下夷船全数驶出。刻下镇江江面肃清,并无夷船停泊等语。查该夷船现既全数退出镇江,所有各省兵勇应分行起凯撤。并准两江督臣牛鉴咨询,英夷业已就抚,船只全行退出,调防外省及本营派防官兵,其中应撤应留,迅即就近酌量办理见复等因。奴才以扬威将军奕经刻尚驻防无锡,距丹阳两站,拟于日内轻骑减从,前往会商。一面具奏,一面将省分较远之兵勇先行凯撤,其余酌量地方情形,分别撤留。

所有夷船全数退出镇江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二五五、江宁将军德珠布奏报英船退出江宁

请将京口驻防军政于来春举行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跪奏，为夷船现经退出江宁，驻防军政照例查办，其京口驻防一切事宜，应须次第办理，请将京口军政展于来春举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逆夷前于六月十四日攻陷京口后，随连艘驶至江宁省城外聚泊。经奴才饬派官兵分赴各城门城头安设炮位，随带抬炮鸟枪火箭等项，昼夜严防，奴才不时亲往查点，无敢稍懈。嗣经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遵奉谕旨来省，责以大义。该夷感服，现将船只业经退出。

缘本年系属军政之年，除江宁官员奴才现在照例查办，其京口于城陷后，该处打仗溃出官兵及奔出之男妇子女，纷赴丹阳一带地方，经钦差大臣耆英酌量就近分派苏州、常州暂行住插，抚给口粮。其陆续奔至江宁者，经奴才分派八旗公所暂住，并饬省城粮局，照苏常章程发给口粮。惟是京口兵燹之后，所有事宜均须筹办，其京口驻防军政，请于来春举行。(朱批：来春又何能举行?)

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六、两江总督牛鉴奏为英船全数

出江各兵请撤回伍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夷船全数出江，省城调防各兵应请撤回归伍，以节经费，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六月,英吉利夷船抵省,先后调防湖北、河南、江西等省及江宁旗营各兵,又本省外调防兵,共计七千六百数十名,所需薪水口粮均分别照章支給在案。兹仰荷天恩,罢兵息民,准令该夷通商。八月二十八日,夷船全数开行,城内外居民安堵,所有各路防兵自应次第撤回,俾省供支而息劳勩。臣已札飭江宁、镇江、扬州等府转飭各县,雇备船只来江。由远而近,先从北防兵为始,分起间日行走,以免兵数众多,同时裁撤,致有拥挤滋扰之虞。其应给口粮银两即于撤防之日住支,仍令经过州县发给行粮,并咨会经由各省,一体札飭应付,期无延误。至江宁将军德珠布派守城楼满兵三千五百六十名,现已咨会该将军撤回归伍,停支加给口粮。又上年该将军奏明,带赴江宁防剿之青州满兵计留营一百名,教演技艺。阅时半年有余,其驻防各兵练习当已精熟,现亦咨明该将军与镇江溃散来省之青州兵三百三十一名,一并撤回东省,以节浮糜。至江北防堵,扬州、清江浦两处均有派防兵丁,除陕西官兵一千名先经臣奏请撤回,并河臣麟庆亦已具奏外。江北尚有调防河南官兵及各属团练乡勇,此时黄河漫溢,捻匪窃发,并扬、海等属虑有梟匪滋事。该处练兵治具不专为防夷而设,臣已咨会麟庆、李湘棻酌留若干,撤回若干,应俟该河臣等体察办理。再,查老河影地方向为私梟聚集之处,省城以外间有土匪抢掠,不可不预为筹及。夷船虽退出江面,而巡防亦关紧要,本城满汉各营兵共计四五千名,足资分拨弹压,合并声明。

所有夷船出江酌拟撤兵缘由,谨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七、两江总督牛鉴奏为先将查实之上海 宝山伤亡将弁开单请旨议恤奖励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跪奏，为查明阵亡将弁，请旨飭部议恤，并受
伤官弁恩恩奖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倭夷入犯，宝山、上海各处接仗阵亡之官弁兵丁，先后钦
奉谕旨，一并查明具奏等因。除提臣陈化成阵亡情形业经奏蒙圣
恩赐恤，所有阵亡官弁，谨将已据呈报，由臣等查访得实者，先行开
单请旨，交部照例赐恤，以慰忠魂。其未报阵亡官弁兵丁，现又札
催藩司再行确切查明。至受伤员弁已据报到者，先行开列清单，请
旨量予恩施，以示鼓励。其余受伤兵丁未据列明等次，亦经飭令分
晰，列等造册，容俟到日，再当核实办理。至查无下落兵丁是否已
死，或旋已投回，抑在逃未获，并即严飭查明，迅速核办。

臣谨会同江苏抚臣程霁采合词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一、宝山上海接仗受伤官弁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奏呈

谨将宝山、上海接仗受伤官兵员名，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江苏提标前营游击王凤翔，被火箭伤右臂，矛枪戮伤左腿，二
等伤。

署提标后营游击张蕙，左肩受火箭伤，右手大膀受洋枪铅子两
处，腰间受洋枪铅子伤，头等伤。

提标前营守备王万筹，被洋枪打伤左手大指，矛枪戮伤右臂，
二等伤。

太湖营守备刘锡温,被夷炮轰倒土中,腰被压伤,三等伤。

提标右营千总徐朝栋,刀伤左腿,三等伤。

太湖营千总李德麟,被火箭中伤右腿,三等伤。

提标右营把总洪嘉声,头受火箭擦伤,三等伤。

太湖营把总葛廷楷,被火箭中伤右腿,三等伤。

提标后营把总王秀海,被火箭擦伤头角,三等伤。

已革武进士投效军营赏给额外职衔之新拔提标左营外委刘国标,左臂火箭擦伤,左膝盖洋枪铅子擦伤,右脚胫枪铅穿过重伤,头等伤。

提标右营外委姚玉成,刀伤右臂,三等伤。

太湖营额外顾清泰,头项被苗刀戮伤,额被枪子打伤,左耳被火箭射伤,右肩窝被苗刀戮伤,左腿被炮弹擦伤,头等伤。

以上宝山、上海两处,现据各营呈报受伤官弁十二员,请旨量加恩施,以示鼓励。

朱批:另有旨。

附件二、宝山上海接仗阵亡员弁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奏呈

谨将宝山上海接仗阵亡员弁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江苏提标阵亡员弁六员:中营守备韦印福,前营千总钱金玉,额外徐大华,署左营把总许林,外委许攀桂,吴淞水师营把总龚龄增。

河南阵亡外委一员:内黄营外委姚雁字。

以上阵亡官弁七员,请旨交部照例赐恤。

朱批:览。

二五八、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长江英船全行 开驶拟将在苏兵勇分别裁撤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据咨长江夷船全行开驶，拟俟续报退出江口，即将在苏兵勇，会同参赞大臣齐慎分别裁撤，以节经费，先行奏明，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七月二十四日，遵旨自嘉兴地方密拨兵勇赴苏，奴才随后督催前进。二十八日行抵无锡县，当经恭折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奴才即统带兵勇暂驻无锡地方，听候信息。并密函信致钦差大臣耆英等，如夷情恭顺，船只退出大江，即行飞咨知会，一面飭知沿江各路，随时禀报在案。嗣于八月二十四日由耆英等将两次具奏稿底条款咨送来营，声称均已奉旨允准等因。并咨会奴才将从前所获夷俘及被胁汉奸，分别送还释放。奴才业已行文参赞大臣特依顺、文蔚、浙江巡抚刘韵珂妥速办理。应俟咨复到日，再行具奏。复据丹徒、江阴等县连日禀报，自八月初十日以后，每日均有夷船向东开驶，其占据甘露寺、北固山黑白各夷，亦俱下岸归船。镇江府城业由江苏巡抚派员收复，瓜、镇两口并无夷人拦阻，商旅船只均可照常行走等情。

兹于九月初一日，据钦差大臣耆英等飞咨，自八月初十日以来，该夷兵船陆续退驶，仅剩十三只，于八月二十八日全行开驶，一俟全帮入海，江面肃清，再行飞咨等因前来。伏查奴才前奉谕旨，统带兵勇赴苏驻扎，原恐夷情狡诈，预备就近防剿。现在大江夷船业已全数开驶，自系该夷等仰戴天恩，倍形恭顺，想不日即可全帮入海。所有各路调集招募兵勇，似应渐议裁撤，以节经费。惟现尚未据咨报退出江口，究须预为防范。奴才拟俟该夷船只全行入海，江面肃清，无须预备防剿，即就近会同参赞大臣齐慎，将奴才统带

河南、四川、山西、陕、甘等处征兵二千名，河北勇壮五百八十余名，暨齐慎统带河南、四川、陕、甘、广西、江西官兵四千一百余名，一并分别裁撤。

其前派赴江南署提督尤渤所带河南、陕、甘兵二千名，现驻松江，九江镇李筠所带江西兵一千名现驻江宁。兹据两江总督牛鉴咨称，暎夷就抚，船只退出，所有调防外省本省官兵，其中应撤应留，尚须酌量情形，分别办理等因。是此项官兵即可由该督酌量核办。至浙省由各委员分募本地乡勇，奴才现已行文参赞大臣特依顺、文蔚，先行陆续裁撤。其分驻杭州、绍兴等处大队兵勇及委员郑鼎臣所募船勇，应请俟浙省咨报，招宝山夷船退出，奴才再与特依顺、文蔚将应如何裁撤之处，斟酌办理，俾归简易。

所有据咨长江之夷船全行开驶，拟俟续报退出江口，即将在苏兵勇，会同参赞大臣齐慎分别裁撤缘由，谨缮折由驿先行奏明，伏乞皇上圣鉴。

再，据署嘉兴府知府杨鹤书禀报，八月二十六日，前泊乍洋夷船一只已向东南开去。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五九、御史吕贤基奏为劣幕贪诈请旨查办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原折）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吕贤基跪奏，为劣幕贪诈，声名狼藉，请旨查办，密折奏祈圣鉴事。

窃惟上年逆夷滋扰海疆，皇上命扬威将军往浙，所有随带司员俱已列名入奏，岂容有行检不端之人滥厕其间。乃臣闻候选直隶州知州鄂云原名联璧，忽于途次投入将军幕下，因有嫡堂弟名联芳者在幕办事，得以引进。鄂云遂公然自称为将军随员，到处需索供应，往来江苏、浙江，诳骗欺朦，无弊不作。尤可憾者，将军正欲以

盗攻夷，鄂云即乘机而入，自云能勾引汉奸，作为内应，遂滥支军饷，任意挥霍，而临阵皆为贼反间，并无内应之事。今春宁波之败，实自鄂云首为厉阶也。鄂云冒领已多，而既败之后，仍以领不足数为词，复求补给，局员以其在将军幕下，亦不敢不给。臣因思军饷为国帑所关，凡将军、参赞以下俱宜撙节，似此贪鄙之员既借端滥领于前，又续思补给于后，误军务而祸兵民，糜军饷以肥囊橐。近且将家眷搬住杭郡，招摇撞骗。该员系候选人员，何以无端挈眷在外三年之久，若非严行查办，恐将来寄住省城，难保无勾结奸宄情事。而军务告竣之后，将军或受其欺蒙，滥邀甄叙，则不足以昭赏罚之公，而并足以贻地方之害。相应请旨飭下浙江、江苏巡抚，严查究办。

臣又闻广东省总督署内有一劣幕拔贡生余廷槐盘踞年余，黠货受贿，饱则颺去。其始与劣员肇庆府训导黄培芳表里为奸，因团练乡勇支销军饷数百万，该二人就中侵渔干没，不计其数，以致该省人士喧哗，怨声沸腾，有粤事坏于二竖之论。且其所团练者大率招募无赖游手，及积恶匪徒充数，而又荐引劣绅以统领之，俾得遂其乐祸营私之计。共聚三万六千名乌合之众，浮开粮饷，少给工食，至于杀人行劫，地方官不能诘问。嗣因军饷不继，不得不渐行裁汰，然其已散者，又与土匪联党，虏人勒索，并抢及妇女，种种滋事，藐法已极。若不选择公正绅士，协同地方明于廉洁之员妥为办理，窃恐酿成巨患，更未知何所底止。亦应请旨飭下该省督抚，严查究办，以重军饷而靖地方。

臣既有所闻，不得不据实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二六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寻 获京口副都统印信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耆英、德珠布谨奏，为京口副都统印信现经寻获，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查京口失陷，副都统印信，经骁骑校祥云擲于署内井中，奴才等派委明干员弁，设法将印信于井内捞获，其印现在奴才德珠布衙门暂行存贮。兹准兵部来文，京口副都统一缺，钦奉谕旨，简放吴必淳。钦此。查京口失散男妇老幼有在丹阳、常州一带安插者，亦有就近在江宁安插者。当因喫夷占据京口，所有逃散兵丁男妇，随处派员照管。今夷船退出，镇江城内肃清，其在江宁、丹阳、常州一带安插者，极应令其仍归原处驻防。惟城中现无大员，不足以资弹压，相应请旨飭令新任副都统吴必淳迅速到任，俾资管辖而重地方。

又查协领佐领等关防图记，除正黄旗蒙古佐领图记貽(遗)失无获，应行补造外，其余均已寻获，合并陈明。

所有寻获副都统印信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一、钦差大臣耆英奏为寻获海龄 及伊妻等尸骸妥殓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耆英谨奏，为寻获京口副都统海龄及伊妻孙尸骸，妥为盛殓，恭折复奏，仰乞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着英奏，查明镇江城陷时，京口副都统海龄及其妻及次孙同时殉节……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遵飭京口协领武忠阿等，派委妥干员弁，将副都统海龄及伊妻伊孙尸骸在被焚处所寻获。并于灰烬中捡获海龄原著葛纱袍襟，伊妻所带玉环。海龄现存于女亦一并查明下落，均送至丹阳县。除将海龄现存于女飭令妥为安插外，复札飭该县金镛及京口协领武忠阿等，眼同海龄现存之于宜琛奏，捡明尸骸，加结认领。并由军需局先后酌给银三百两，以资殓殮。仍移咨江苏抚臣程霁采，一俟军务藏事，即将海龄等尸棺同海龄现存子女，派委员弁，妥为照料，送交京旗，以慰忠魂。

至骁骑校祥云，现据该协领武忠阿等结报：祥云于海龄殉难时，先将副都统印信投入井中，旋亦投水自尽。其父马甲长松业已阵亡，其妻邬琅罕济勒们氏虑遭污辱，将其二女刺死，复自戕尽节。其母卜氏怀抱该骁骑校幼子廷耀，投塘遇救，现无下落等情。（朱批：可嘉！可悯！）查祥云一门殉难，实堪怜悯！除应得恤典，奴才遵旨咨部加等赐恤，长松归入阵亡兵丁案内议恤，并飭该管协领、佐领，访查卜氏、廷耀下落，务期寻获外。所有邬琅罕济勒们氏于城陷时虑遭污辱，手刃二女，捐躯明志，尤属深知大义。惟京口旗妇尚有捐躯者，应俟该将军德珠布详加查明，一并咨部旌奖，以慰贞魂。

所有奴才遵旨查明缘由，理合恭折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二、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遵旨查明 京口打仗阵亡受伤官兵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耆英、齐慎谨奏，为遵旨查明京口打仗阵亡受伤官兵数

目,分晰开单,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着英、齐慎奏,镇江剿击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京口副都统海龄殉难之处,节经查奏在案。其该城文武官员下落,经奴才等派委委员前往查探,该城文武,城陷之日,有受火箭伤之知事王兴荣一名,伤之重轻,尚应咨查核办,其余并无伤亡人员。惟武职官员兵丁伤亡过多,彼时府城失陷,即被逆夷入城盘踞,未能随时查明,奴才等何敢含混复奏。所有城内接仗之青州、京口官兵,有当时逃出者,有在城内藏匿,十数日后始行逃出者,亦有被逆夷掳至船上者,其城内阵亡尸躯无从辨认。嗣经溃散官兵招集渐多,互相查询,始将目睹受伤阵亡官兵陆续禀报,并由夷船送还兵丁,先后通计。

查出青州满营阵亡兵五十五名,受伤官兵六十五员名,打仗未出不知下落兵二十四名。京口满营阵亡官员兵丁一百七十员名,受伤官员兵丁一百六十一员名,无下落兵丁二十四名。镇江绿营阵亡兵三名,受伤弁兵六员名,无下落兵十七名。湖北绿营阵亡弁兵七员名,受伤弁兵八员名,无下落兵三名。四川绿营阵亡兵三名。河南绿营阵亡兵一名,受伤兵一名。江西绿营受伤兵二十二名。除现在查明阵亡受伤员弁数目外,惟尚有受伤限内亡故及伤之重轻并不知下落员弁,共八十八员名,应请责成各该管将军总督等另行访查明确,核实咨部办理。谨将阵亡官八员,开单请旨交部照例赐恤。其阵亡兵丁二百三十八名,应得恤典由各该管官造具清册,先行咨部办理。再,受伤员弁统共二百六十三员名,奴才等派员详加勘验属实,今将受伤最重验系一等伤者,开单奏请皇上恩施,量加奖赏,以示鼓励。其受伤较次验系二三等者,移咨各该管将军总督等,注册存记,分别办理。

所有奴才等遵旨查明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另有旨。钦此。

附件一、京口打仗阵亡官员清单

谨将京口打仗阵亡官员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满营、绿营阵亡官八员：京口镶黄旗佐领景星，正黄旗佐领爱新布，正红旗防御尚德，镶红旗防御恒福，正红旗骁骑校吉成，正蓝旗骁骑校伊克济纳，镶黄旗笔帖式恩禧，湖北提标前营把总赵连璧。

朱批：览。

附件二、京口打仗受伤最重官兵清单

谨将京口打仗受伤最重官兵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青州满营正红旗佐领伊琿额，头颅刀伤二处，右膀铅子伤二处。

京口满营正黄旗防御恒山，左膝枪伤。

正白旗佐领积福，左腿炮伤一处。

正红旗佐领海柱，右腿肚火箭伤一处。

正红旗防御兴福，左肋刀伤一处，左臀左腿肚各有火箭伤一处。

以上受伤最重官五员。

青州满营正白旗前锋特保，面上火箭伤一处，左右手并左腿火箭伤各一处。

镶白旗前锋杨柔阿，左膀铅子伤，骨断。

正红旗前锋双有，左膀枪伤一处，左腿炮擦伤一处，腰间炮伤一处，骨损。

正红旗马甲萨彬珠,鼻梁矛伤一处,左手中指刀伤一处,左腿火箭伤一处。

正红旗马甲尚纳布,左膀铅子伤三处。

镶红旗马甲阿克敦布,颏下偏左铅子伤、左肩前后铅子伤各一处。

镶红旗马甲保亮,肾囊铅子伤一处,头颅肚腹各刀伤一处。

镶蓝旗马甲善成,脖项刀伤一处。

京口满营镶黄旗马甲扎克三布,顶心凶门各刀伤一处,左胳膊刀伤一处。

镶黄旗马甲清连,左前肋枪伤一处。

镶黄旗马甲荣庆,脖项刀伤一处。

镶黄旗马甲折勒哈萨,面上枪伤一处。

镶黄旗养育兵喜明,右腿枪伤穿透左腿枪伤一处。

正黄旗马甲顺奎,两腿枪伤骨损。

正黄旗马甲贵福,右腿枪伤二处,咽喉火箭伤一处。

正黄旗养育兵顺兴,咽喉刀伤一处。

正白旗马甲长庆,左手枪伤一处。

正白旗马甲长永,左手刀伤一处。

正白旗马甲全格,左手腕枪伤一处。

正白旗马甲万顺,胸膛偏左枪伤一处。

正白旗马甲清松,右腰眼右臀各枪伤一处。

正白旗马甲奎庆,左膝肋枪伤一处。

正白旗养育兵增禄,左腿枪伤一处。

镶白旗领催瑞庆,左腿火箭伤一处。

镶白旗马甲祥顺,右腿肚枪伤二处。

镶白旗马甲崑泰,右前肋枪伤一处。

镶白旗马甲寿禄,右眼胞火箭伤一处。

镶白旗马甲广森,右胳膊右肘各枪伤一处。

正红旗领催松庆，左膀枪伤一处。

正红旗马甲连喜，咽喉刀伤二处，胸膛偏左刀伤一处。

正红旗马甲德山，脊背枪伤一处。

正红旗马甲科布通武，右脚跟右脚心右臀各炮伤一处。

正红旗马甲文光，左脚面枪伤一处。

正红旗马甲古顺，左脚腕脚面火箭伤三处。

正红旗马甲喜能，左脇肋枪伤二处。

正红旗步甲双喜，右腿枪伤一处。

正红旗步甲增荣，左脚跟枪伤一处。

镶红旗领催泰山，左手食指少去两节，大指中指左脚面脚心各枪伤一处。

镶红旗马甲额勒登布，头颅刀伤一处。

镶红旗马甲彩福，右肋炮伤一处。

镶红旗马甲双庆，左腿炮伤一处。

镶红旗马甲良桂，左手腕火箭伤二处。

镶红旗马甲长白，左手腕铁器伤一处。

镶红旗马甲哈明阿，顶心偏右刀伤一处。

正蓝旗马甲果勒明额，两腿枪伤穿透。

正蓝旗马甲鄂穆顺布，右肩枪伤穿透，左腿枪伤一处。

正蓝旗马甲班济斯浑，右胳膊枪伤二处。

正蓝旗马甲连印，左胯枪伤一处。

正蓝旗马甲扎克罕，咽喉火箭伤一处。

正蓝旗马甲西普产布，左脇肋火箭伤一处。

镶蓝旗马甲花赏阿，右手中指枪伤一处。

镶蓝旗马甲添禄，左脚踝枪伤一处。

镶蓝旗马甲安住，左膝盖火箭伤一处。

湖北提标中营马兵海朝贵，右腿伤一处。

城守营马兵乔恒泰，右手炮伤一处，右膀因伤脱落成废，头上

枪伤一处。

江西抚标左营守兵熊启贵,头面咽喉左手腕火箭伤各一处。

南昌城守营守兵詹起太,右腿胯火箭伤一处。

南康营守兵魏清,左手大指枪伤,骨断。

建昌营马兵李元龙,左腿胯弹伤一处。

建昌营马兵邱胜彪,左右肾囊火弹伤各一处。

建昌营战兵戈开贵,左右腿肾囊火弹伤各一处。

饶州营守兵纪铭太,左右手、左右腿、肾囊,火弹伤各一处。

武宁营战兵艾福,头面脊背两手膀两腿火弹伤各一处。

铅山营战兵林国彪,头面左右手左右腿肾囊火弹伤各一处。

通共受伤最重官员兵丁等六十九员名。

朱批:览。

二六三、钦差大臣耆英奏为逐款查明道员周頊
禀揭原京口副都统海龄等员实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军录)

奴才耆英跪奏,为查明道员禀揭及被参各款,并同知知府于失守后未经殉难各情,恭折复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据德珠布奏,将常镇道周頊原禀钞录呈览。内称……(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于七月初一日奉上谕:镇江理事同知全兴……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维时奴才因江宁夷务吃紧,即于七月初三日驰赴应援。一面派委四等侍卫咸龄,太仓州知州徐家槐在丹阳一带,就近访查讯办。旋即该侍卫等访查明确,并将常镇道周頊、镇江府知府祥麟、理事同知全兴传集研讯,取具供禀,呈送前来。奴才按款复加确核,如周頊原禀所称,镇江于初八日闭城,城上开放枪炮,击杀平民,指为汉奸,每日约杀十余人,颇

有冤枉一节。据镇江府知府祥麟供称：前因夷船驶入京口，府城危急，经副都统海龄于六月初八日将城门关闭，督率弁兵，登陴据守。适有身着黑衣状类夷服者三人，由城下经过，当经守城兵丁用火箭射倒一人，其二人即行逃去，城上并无施放枪炮，击杀平民。至该副都统在城内拿获汉奸，均交理事同知全兴讯供，分别办理，并非一概诛杀等语。据全兴供称：旗营于闭城后陆续搜获汉奸一百余名，均经该副都统于六月初十日发交该同知讯问。内有一名，供系活佛庵僧人令伊入城，探问兵数多寡；另有十二名各带军器，迹涉可疑。其余均系平民，误被拿获。经该同知录供，稟请副都统复讯，该副都统飭令将十三人立即处斩，余俱释放。至十二、三等日，每日拿获汉奸，每起约二、三名不等，经该同知讯明，均属无辜。其住居城内者立予放归，住居城外者即行缢出。统计前后所获汉奸，除于初十日处斩十三名外，余俱讯明省释，委无每日约杀十余人之事。

又周頊原禀所称，府库银两为都统所据，该府系其姻亲，附和妄行一节。据该府祥麟供称：府库共存军需银五万八千两，旋于六月十二日接准副都统照会，提取银一万两，其余四万八千两仍存府库，随时支发。至该府胞妹于本年二月甫经许字海龄次子为妻，尚未完娶。虽实系姻亲，而公事公办，从未附和妄行。惟据周頊续禀，该道于十一日札提银一万两，支发兵饷，当日并无回信，闻系副都统阻挠，迨经函托，始于十二日发银五千两。至该副都统性情偏执，如紧闭城门，妄拿无辜，该府不能正官力阻，即同附和各等语。该侍卫等以军需既由府库支放，何以该副都统提取银一万两，该府于接准照会后何以不禀督抚，迳行发给？至该道札提银一万两，何以迟至次日仅发一半？难保无阻挠附和情弊，请讯祥麟。据供副都统提银一万两，已于照会内声明，系为开仗后加给兵丁口粮之用，事竣自行专折奏销。该府因军情紧急，若俟禀明督抚再行发给，往返需时，恐众兵迫不及待，转滋借口。是以一面发银，一面开

折通禀，詎料未及发申，城已失陷。至该道提银札内本有或一万或五千之文，是以于十一日奉札时，即派卫守备耿国荣解送银五千两，又搭解丹徒县请旨借兵差水脚银二千两。因是日时已傍晚，该副都统未肯发给令箭，以致不能出城，至次日辰刻始行解交，该副都统并无阻挠情事。其城门启闭，例由副都统主政，该副都统以夷船停泊江面，郡城戒严，闭门固守，虽百姓不能迁徙避兵，未免失望，而事属正办，该府岂能力争？至查拿汉奸为守城第一要务，虽先后盘获形迹可疑一百余人，而处斩者实止十三人，此外均已讯明释放，办理尚非过当。

又奉旨飭查镇江府理事同知全兴，于城陷之日潜藏民家，旋即逃出，镇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各情节。讯据全兴供称，该同知于六月十四日正在南门巡查，忽见火箭如雨，射入城中，北门炮声不绝，夷匪无数业已登城，兵皆溃散。该同知欲行回署，路遇夷匪冲突，颠踬在地，旋被家丁扶救，暂避民舍，至十六日随同民众出城。又据祥麟供称，该府于城陷时，先至县学，投入泮池，被百姓救起，送入学宫。该府复乘百姓散去后，潜在门楣上用衣带自缢，经门斗瞥见，喊同教谕阮师龙解救，适有家丁寻至，将其扶入民家。于十七日出城，至丹阳庙中调理，至二十一日始渐平复等语。传讯教谕阮师龙，所供解救祥麟自缢及目睹该府衣服淋漓各情，历历如绘。

又参赞大臣齐慎片参常镇道周頊，托词不知何往一节。讯据周頊禀称，该道于参赞到京口时，仅止谒见一次，嗣即在都天庙办理粮台及地方公事，并未他往，且都天庙距参赞行营密迩，大众往来，有目共睹，该道何能托词逃避？至参赞带来抬炮，先经丹徒县雇夫运送安设，嗣据把总宋膺善以抬炮每杆用长夫四名，每名日支银一钱二分，具文请领。因查江苏军需案内并无此项章程，询问浙江委员，亦未支过此款，是以未敢擅发。其兵丁口粮向发折色，自六月初八日夷船驶集，铺户闭歇，该道虑及兵食艰难，飭县将城外仓米拨借应用，嗣因官兵并未请领，是以未经支給各等语。

奴才复查常镇道周頊，随同参赞大臣齐慎办理粮台，讯系居住公所，并无托词逃避重情。其禀讦各款虽未尽实，均出有因，究由闭城后传闻不一，探报未确所致。该道驻扎城外，与在城防守者不无区别，惟究有地方之责，未便竟置之不议。恭查现奉谕旨，飭令督抚查明失守各员汇案严参。所有周頊一员，（朱批：甚属可恶！）应请与城陷后两次自尽遇救得生之镇江府知府祥麟，一并由该督抚汇同其余失守各员，查明情罪轻重，分别参办。理事同知金兴潜匿民家，随众出城，虽现经查明，该同知系专理旗民交涉事件，并无地方之责，亦未便任其置身事外，应归入查参失守各员案内一并附参。再，此案因江宁夷务纠纷，奴才未能随时复核，以致办理稍迟，合并陈明。

所有按款查讯核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四、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全 过闕山关商船照常往来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军录）

再，江南省城现在军民安堵，夷船全数驶过闕山关。自江宁至金焦瓜镇一带，江面均已肃清，商船照常往来，无碍粮艘回空，统俟夷船驰过鹅鼻嘴，出江入海，即行恭折驰奏。

理合先行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六五、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为英船退出 江口请撤河南防兵仍酌留兵勇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军录)

江南河道总督臣麟庆、署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跪奏，为夷船全数退出江口，淮扬地方安定，请撤河南防兵，以节糜费，仍酌留兵勇暂资弹压，恭折由驿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将夷船退动，办理匪徒情形具奏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准军机大臣字寄，二十三日奉上谕：麟庆等奏，办理淮扬后路匪徒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伏查前奏在浦义勇三百余名，皆系逐名验试逸募，并无外调，亦未续招。嗣因夷人就抚，又沙汰五十余名，现存二百五十余名，练习火器，俱能精熟。其扬州申报，各乡绅民捐资团练九万余名，分守要隘一千八百余名。巴杆老、回裔二百七十余名，则系运司但明伦、署（淮）南盐掣同知陈延恩等，自六月中夷人滋扰之时，陆续添募，以补兵力之不足。现据禀称巴杆老、回裔等俱愿资遣回籍。所余各州各乡义勇系属土著，寓勇于民，并无难散滋扰之弊。又据禀称，夷船于八月二十八九等日全数退出闾山关。复据臣等前委侦探夷情之三江营守备安振业、江防营守备师长饒等叠报，自八月十一日起至九月初一止，前后退出夷船共八十余只，俱由鹁鼻嘴驶向大洋，上游无一船存留。是江面现已肃清，淮扬地方安定，防兵亟宜先撤。臣等查河南南阳镇地方紧要，应请将南、北两镇调到官兵共一千七百余名，飭交镇臣都勒丰阿即日统带，分起归伍。惟是河漕两标官兵现在调防苏、松一千四百余名，均未回营。而清江浦正办回空，洪湖堵坝蓄水，滨湖要隘诸须防范，且空运军船已入江境，淮北粟盐脚尾开行，水手枭匪易于滋事，尤应示以严肃。臣等复行筹商，拟挑留河南防兵四百名，择老练官弁张士凯、李丙寅、杨鼎金、穆奇贤等四

员管带，协同河营团练及选募义勇，并投效各员捐备壮丁，分驻黄、运河岸，以壮声威。一俟标兵调还，即将留留兵勇尽行遣撤。现在扬州、高邮既无分驻之兵，分局应即先裁，防堵总局亦改军器，专司支发口粮，制造炮械。当查江北大炮存贮无多，前调狼山镇铁炮十尊，半因年久湿鏽，不能及远。现有安东知县张嘉琳、试用知县施燕辰捐铁十万斤，愿备工价成造。奈清江苦无良工，已咨浙江巡抚代觅铸炮匠人，来浦赶办五千斤以下至千余斤数十位，以备江北扼要隘口安放。至办理善后，扬州以北重在弹压回空水手，刻下江南军务告竣，各处散遣壮勇络绎北来，良奸莫辨，难保不影射滋扰，必须军船归次，道路安恬，军械完备，方可以次清厘。而沿江要隘守御虑及久远尤重，在地方营汛俱系督抚所辖，臣麟庆现驻工次赶办运道不能兼顾。查候补知府周天爵业于二十七日抵浦，臣李湘棻拟先将应办各件交伊经理，即赴扬州，会同运司但明伦踏勘明晰，奏交督臣牛鉴、抚臣程需采复核，归入江南善后事宜次第兴办，以固封守。

其江北枭匪滋事者，刻已拿获数起，实系法无可贷，另行分别首从，严办示惩。惟萧县凶匪纵红等未获，已责成地方营汛跟踪擒捕。其余未经滋事之地，恪遵圣谕，飭令各属宽严互用，以防激成事端。至黄玉林之子黄兴煜，臣李湘棻已飭江都县知县彭以竺查访招致，俟到扬时，亲究实情，断不敢稍涉游移，致貽滋蔓。再，外南营守备黄佩昨由洪湖探至安境，现无黄安民其人，并访得巢湖一带，亦无巨贩。闻自夷人人江后，各枭匪多奔至上游走私等语。查军犯陈文学熟悉沿江窝巢，顷已自广东调回，俟到浦后用以侦探，不第匪头目可以周知，即黄兴煜是否黄安民，曾否为非真伪，均不(可)足证，容俟查明具奏外。

合将夷船出江撤回兵勇情形，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二六六、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奏请将捐制 军械之程佶等留工差遣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军录)

再,臣等前将捐助军械并捐备壮勇之报效县丞李钟杰等,奏明留工差遣在案。兹又有服闋在籍之河南候补布政司都事程佶报效东河,奉差来工之试用州同于昌迪、县丞师炳、蔡廷荣,主簿沈子燮,从九品徐志涵、秦镜等,各愿捐制军械,认价交局。查该员等急公慕义,未便阻其向上之忧,当经批准验收。应请旨将程佶、于昌迪、师炳、蔡廷荣、沈子燮、徐志涵、秦镜一体留工差遣。嗣后军械计已敷用,即行停止。此外尚有捐输人员捐资较多,统俟积有成数,仍照部定章程汇请议叙。

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六七、著将海龄仍照都统例 赐恤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镇江失守,副都统海龄自缢殉难,念其为〔国〕捐躯,特加优恤。嗣据御史黄宗汉奏,海龄误杀良民,被民戕害。复降旨令着英等再行详查复奏。兹据奏称,海龄自缢身死,被火焚烧,据协领武忠阿切实供明,领催德明等十四人于灰烬中寻得海龄尸骨,检获殉难时所著袍襟。并札委曾经禀讦海龄之常镇道周頊确查,取具闾营官兵押结、绅士颜崇礼、郭湘等十六人切结,实系城陷自缢,并非被人戕害,镇江民人亦无围署内变情事。惟不听民逃难,以致城陷

惨遭蹂躏，资财尽饱夷囊，并将形迹可疑之人概予骈诛，办理失当等语。海龄固守镇江，拿获奸细，办理草率，原有应得之咎。惟既阖门殉难，大节无亏，著仍遵前旨，照都统例赐恤。前据礼部奏赐恤海龄事宜，均著照议办理，以慰忠魂。其御史安诗所奏，总兵王志元克扣兵饷等情。亦经查明，该总兵实无虚报兵数，冒支口粮情弊。惟不能约束兵丁，致滋骚扰，吴淞失守，引兵却退，实属无能，现已病故，著无庸议。

钦此。

二六八、著钦差大臣耆英等查奏英船驶往 何处及法船来意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署副都统伊、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四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江宁停泊夷船均已开驶一折。据称草鞋夹江面前留夷船十二只，上月二十八日早全数开行，其佛兰西夷船亦随同驶去等语。附省江面现无夷船停泊，其开行夷船究竟驶往何所？至佛兰西夷船驶至江宁，究因何事？现又随同倭夷开驶，又属因何？著该大臣等确切查明，俟夷船全出大江时，一并详细具奏。再，八月二十日有旨，令耆英等将该夷所请，嗣后商欠呈明地方官著追一节，剴切晓谕，仍遵前旨，由该夷自为清理，断不能代为追讨。该将军等接奉此旨，自己与之定义，何以此次折内未据声明？即著查明迅行复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六九、江苏巡抚程霭采奏为英船全数出江 查办善后事宜并撤退防兵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霭采跪奏，为夷船全数出江，查办各处善后事宜，并先后撤退防兵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英夷已就抚，所有金陵停泊兵船，于八月初十日以后陆续出江，经臣于八月二十六日附片奏闻在案。嗣复据沿江沿海各州县禀报，每日瞭见夷船数只至十余只不等，均往东南一带驶去。江宁地方仅止船十三只，其吴淞口夷船续有增添，并有驶往外洋之船等情，即经飞飭再行确探驰报去后。兹准督臣牛鉴咨会，该夷大帮船只并佛郎西船，已于八月二十七日全行驶出长江。并据常镇道禀，西来夷船陆续经过镇江，并未停留。其京口一带船只，亦于九月初一日尽数开去。又据各委员禀报，先后驶出江阴口夷船已有七十三只各等因。

伏查镇江自遭兵变，现在夷船始行退完，避难民人已渐次迁回复业，必须妥为安抚，赶紧酌给口粮，已将盐义仓谷碾米一千石，先行运往散放。至土匪乘机窃发，应从严惩办，以期革面洗心，现在委员各处巡查，匪类均知敛戢。至丹徒县驿站监狱系属刻不可缓之工，臣已飭司先行酌拨银两，并遴委正佐各员驰往该郡，随同道府等次第兴办。当此经费万分支绌，断不任稍有虚糜，其上海、宝山一切应办事宜，亦须及时修理。第吴淞前泊夷船十九只，现据探报尚有七只，且夷酋噶喇渣须赴上海察看后，始行回粤，应俟番舶全数驶出大洋，再将各项工程，分别缓急办理。

所有调防崑山之泗州、芜来暨本省提前等营弁兵一千余名，现准督臣咨商裁撤。臣已飭行各营将弁，即日带兵回营。其崇明县地方，由苏松镇派防各口岸弁兵，亦已飭令各回本汛操防。至前次

撤回之京口、高资二营官兵五百名，因京口不能渡江，暂赴无锡驻扎。嗣因抚议已定，夷船逐渐开行，臣即飭令该官兵等先后回汛。并因太湖地方辽阔，界连三府，将调防上海之该营官兵二百六十余名，先行飭令归伍。尚有提标各营调防川沙之兵丁二百名，又赴上、宝弹压之兵丁三百名，暨靖江县地方抽拨江阴营兵三十名，京左营兵一百名，均已分别撤回，以节糜费。其外省及本省调防并本营派防各官兵，现既夷船扫数出江，何处应留应撤，均须审度地势，酌量情形，已知行司局妥速议详，并咨商署提督臣尤渤，俟复到另行奏办。至各厅县先经撤兵之外，或有乡勇足资捍卫，或系居民自相守望，臣仍督饬文武员弁实力巡防，不敢因外患已平，稍形松懈。刻下民情安贴，江面肃清，秋获亦可期报稔，堪以仰慰圣怀。

所有夷船全数出江并地方现办事宜，谨恭折由四百里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奉朱批：俱著依议妥办。钦此。

二七〇、安徽巡抚程霖采奏报派 防兵勇次第撤回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霖采跪奏，为差探夷船全数退出海口，江面肃清，派防兵勇次第撤回，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查探江宁夷船陆续开驶，尚有十余只停泊下关，并准四川建昌镇臣桂明咨会，已抵皖省，听候谕旨。臣因派防设伏是否悉合机宜，未敢自信，当经奏明咨准镇臣桂明来芜驰赴东、西梁山各防所，亲加相度，以冀及时匡助，有裨事机。嗣准该镇逐处勘明，与臣意见相合。其布置炮位，揣度准头，似该镇随带亲丁，尤有把握。臣即遣派将弁等前赴镇臣行馆，逐一讲求，期于演习熟谙，得以递相传授。昨接差报，江宁停泊夷船已于八月二十八日全行开

驶，九月初二日退出關山关海口等情，并准钦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统臣伊里布、两江督臣牛鉴咨同前由。

臣查该夷既经向化归诚，无须再烦兵力，应将在防兵勇次第撤回，俾节劳费。惟派防乡勇多至一千四百余名，又皆新募乌合之徒，素未谙习纪律，听其结队连群，诚恐沿途生事。该乡勇俱籍隶江北，拟令官兵督押前进，庶得安静。随行查派防东梁山宿州营兵二百名，寿中营兵三百四十名，由苏拨回寿春镇标兵五百名，派防西梁山六安营兵二百五十名，寿右营兵一百二十名，颍州营兵一百二十名，亳州营兵六十名，堪以押送。臣已饬知带兵官寿中营游击嵩山，六安营参将张云亭，先将该乡勇所带军械收缴尽净，令其随同归伍官兵分起间日行走。应支口粮，饬令支应局按程尽数给发，沿途州县只应车马船只，此外不准妄行需索。仍令原籍地方官分别酌留，妥为安插。其派防四合山之潜山营兵二百五十名，宿州营兵一百名；派防采石矶之宁国营兵五十名，池州营兵五十名，广德营兵一百五十名；派防和尚港之庐州营兵一百十名，徽州营兵二百四十名；派防乌江镇之游兵营兵三百名，徽州营兵二百名，并屯驻芜湖县之臣标左、右二营兵二百名；徽州营参将经文泰随带亲兵十名，及湖南岳州营参将刘定选管带湖北督抚两标兵二百名，亦饬分起间日各回本营。至前准湖北解到大炮十尊并火药炮子等项，现已无需，即饬刘定选附解回楚，发还各本营收归原额。臣俟各路兵勇撤竣，亦即起程回省，清厘积牍。所有东、西梁山未备事宜，已面饬芜湖道周祖植就近妥为经理。至此后续兵聚械，已据该道详议章程，容臣旋署后，督同藩、臬两司熟商妥善，另折奏请训示。

所有差探夷船全数退出江口，微臣撤防回省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湖北委员施南府知府顾椿等统带策应兵勇，现亦飞咨两湖总督，一并截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奉朱批：览奏具悉。著依议行。

钦此。

二七一、四川建昌镇总兵桂明奏报行抵芜湖并赴各防所察看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军录)

四川建昌镇总兵奴才桂明跪奏，为恭报奴才行抵芜湖，并赴各防所察看情形，督饬将士演放枪炮，以期有备无患，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奉命前赴安徽，随同程樾采办理防堵事务，当将行抵安徽，暂住省城听候谕旨缘由，恭折具奏在案。嗣接抚臣程樾采来咨，以江宁下关等处尚有停泊夷船十数只，令奴才前赴芜湖，会商防剿等因。随复起程前进，于八月二十七日驰抵芜湖，面晤抚臣。询知英夷虽已就抚，而犬羊反复，未敢一日忘战。奴才即于次日乘舟前赴东、西梁山及采石矶各防所，逐一查勘。水陆兵勇参声联络，一切布置虚实与奴才意见相合，毋庸另议更张。惟安设大炮必须相度准头，演放熟悉，庶不致临敌仓皇。奴才当即亲督在防官弁逐炮点试，并教各兵演习滴水枪法，俾我兵据高击下，得以俯仰自如。现据差报，夷船已于八月二十八日开驶，尚未全帮出海。奴才惟有随同抚臣程樾采相机妥办，慎益求慎，不敢稍存大意，以仰副皇上整饬戎行，有备无患之至意。

所有奴才行抵芜湖，并赴各防所察看情形，督饬将士演放枪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七二、顺天府尹卓秉恬等奏为查 明阵亡总兵王锡朋子孙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军录)

臣卓秉恬、臣李德跪奏，为查明阵亡江南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子孙，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奉上谕：浙江定海镇总兵提督衔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江南寿春镇总兵王锡朋……钦此钦遵。（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查得王锡朋系顺天府宁河县民籍，当经飭查去后。兹据该县查明，阵亡江南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生有二子，长子监生王承泗，年三十五岁，次子生员王承瀚，年三十二岁，现均读书乡试。王承泗生有二子，长子揖现年九岁，次子寿春现年四岁。王承瀚生有二子，长子栋现年八岁，次子富春现年四岁。具详前来。臣等复核无异。

所有查明阵亡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子孙缘由，会同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合词恭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二七三、著赏给王锡朋之长子承泗次子承瀚文 举人准其参加会试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

卓秉恬等奏遵旨查明原任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子孙一折。王锡朋长子监生王承泗、次子生员王承瀚，均著加恩赏给文举人，准其一体会试。

钦此。

二七四、著准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动拨军需银三十万两并著即撤回防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奉上谕：

前据讷尔经额奏，请续拨直隶军需银三十万两。当交户部核议。兹据奏称，如数动拨。已降旨依议行矣。现在调防官兵陆续撤回，一切支销自可逐渐减省。所有此次筹拨银两，著该督樽节支放，核实报销，以重帑项。其调防之山西、陕西官兵，著即撤回归伍。山西官兵即著善禄管带分起行走，陕西官兵即著胡超派员先行管带行走，胡超著即来京陛见，仍俟出京时兼程驰赴前途，亲自带兵回省，以资弹压。将此谕知讷尔经额并谕胡超、善禄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七五、著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随时稟商麟庆等次第兴办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传谕按察使衔·署两淮盐运司但明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奉上谕：

但明伦奏，夷船全数退出闾山关外，淮、扬水陆肃清一折。览奏均悉。大帮夷船已于九月初一日全数退出，大江南北运道肃清。瓜洲招徕人民，业经抚恤。所有镇江被难穷黎，著麟庆等即飭但明伦动碾仓谷，交地方官分别散给，毋任一夫失所。盐梟头目既知悔罪，即著晓谕伏党，改过自新，仍暗为防范，潜消反侧。其编入保甲者，务当随时稽查，毋令游手滋事。其情愿回籍者，即逐程资遣，交

原籍州县严加管束,不得复任外出。至外省调防官兵,均即陆续撤回。江都、甘泉两县所属及北乡等处所募义勇,如果得力可资巡緝,现当惊惶甫定之际,自应暂留驱使,事竣设法遣散。所有善后一切事宜,著但明伦随时稟商麟庆、李湘棻等次第兴办。其扬州、仪征防堵出力文武员弁,及绅商局内董事出力各员名,著麟庆、李湘棻核实保奏,候朕施恩。将此谕知麟庆、李湘棻并传谕但明伦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七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现筹造战船情形并将式样绘图贴说进呈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臣梁宝常、奴才吴建勋跪奏,为遵旨议复金应麟条奏各项舡只情形,暨现在筹画制造战舡之法,并将官绅等造成舡只及仿照夷舡式样,绘图贴说,恭呈御览,仰祈圣鉴事。

窃臣祁埏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奉上谕:前据奕山奏,广东捐造大号兵舡一只,颇能驾驶出样……钦此。奴才等又于七月十五日奉上谕:沿海向备战舡原以为巡哨御侮之需……钦此。又于七月十六日奉上谕:前因海疆防御首重战舡……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伏查该少卿金应麟具奏,各项舡只俱系征诸载籍,所论不为无稽。惟是遣舟之法,贵因时以通变,尤贵因地以制宜,往往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宜于江而不宜于海者。该少卿奏称川、广之舡足以制江,闽、粤之舡可以防海。原非专指粤东一省而言。而奴才等体察粤东现在情形,自应专于讲求防海御敌之舡,以期得力。若如该少卿所称,子母舟一项遇敌即钩其舟,母舡纵火,与彼俱焚,伏兵开子舡归。连环舟一项分为两舟,中连以环,遇敌纵火。前环既

解，后舟即回。二者但可为焚烧敌船之用。又如走舸轻若飞鸥，海鹞如鹞有翅，游艇则回军转阵，其疾若风，蒙冲则开掣掉空，矢石难破。四者但可为掩袭敌舟之用。至于楼船则建楼三重，可驰车马，斗舰则百二十步，以木为城。但质体笨重，昔人已虑其陡起暴风，人力难制。又如三层船，首尾造暗舱以通上下，中层铺刀板钉板以设机关。两头船两头制舵，遇东风则西驰，遇南风则北驰。以及闷头钉船状如板片，人在舱底，每多掩蔽，水拍船上亦不沉没。皮船用生牛马皮，竹木缘之，状如箱形，以竿系木，相辅而行。

以上各项船只式样不一，在粤东省河内如快蟹、拖风及捞缙、八桨等船，似亦大同小异。然悉心体察，仅可用之于江河港汊，若施之于茫茫大海，则亦未见其尽善也。匪特此也，即如粤东自上年造船以来，绅士许详光等捐造船二只，左右设桨六十四枝，轻捷便利，若驶往大洋，又苦于不能荡桨。批验所大使长庆承造船一只，仿照昔人两头船之法，两头制舵，中设两轮以激水，左右设桨三十六只，以上三船仅可备内河缉捕之用。广州府知府易长华承造船一只，较之例造大号米艇工价加倍，虽可驾驶出洋，但木料板片未能一律坚致，亦难御敌。惟查上年绅士潘仕成捐造缸一只，仿照夷缸作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缸底全用铜片包裹，以防虫蛀。现已调拨水师营弁兵驾驶，逐日演放大炮，奴才等亲往白鹅潭常川督令操练，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现在潘仕成又造成新缸一只，照旧缸加长，工料亦仍旧坚固，尚有未造成二只与此缸同式，督工赶办，约九月内亦可造竣。

本年夏间，有咪喇哩国兵缸二只护送夷货驶至黄埔。该缸夷人告知通事等云：伊外国兵缸结实长大，如天朝官员想上缸看视，尽管来看等语。维时南韶连总兵马殿甲、署督粮道西拉本赴东路一带稽查壮勇，与奴才吴建勋等登其兵缸。该兵头呈献小三板缸一只，伊国地理图一册，随优加赏赉，以示怀柔。当即逐细察看，该兵缸分上下两层，安设大炮四十余位，均有滑车，演放推挽，极为纯

熟。其尤灵便处，中间火桅及头尾桅均三截，篷亦如之，设值风暴，即将上截桅棚(篷)落下，较之我舡桅系整枝，尤觉适用。譬如北风，若行舡自南而北，即系顶风，谓之折戣。我舡迟笨，戣驶行似梭织，夷舡转棚(篷)灵便，戣驶略偏风而行。我舡向用木碇棕绳，若遇急流巨浪，下碇不能抓地，该夷舡碇纯用铁造，尤为得力。随觅巧匠，照该舡形势制造舡样一只，奴才等公同阅看，悉心筹画。

逆夷恃其舡坚炮利，因我师舡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监生方熊飞所称，额设战舡例价甚轻，监造者不肯赔累，以致板薄钉稀，难御风浪，系属实在情形。而该少卿所称，造舟之法宽以岁月，持以实心，无惜重资，无拘文法数语，尤属中肯。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舡，必须仿照夷舡式样作法，庶堪与该夷对敌。惟最大夷舡炮位三层，可安大炮七十余位，舡身长十七八丈，亦觉制造维艰。兹拟就其中等兵舡式样如法制造，并将官绅等造成各项舡只分别绘图说贴，恭呈御览，伏乞训示祇遵。

至于采办木料，上年委员赴钦州一带购买，据禀洋面不靖，安南木商不肯出海，无从购办。查坚实木料出产于外洋者居多，现在设法招商采办，并传谕粤海关监督文丰，晓谕洋商，购买夷舡。兹据该监督呈称，转据洋商禀称，现在黄埔夷舡俱系载货来粤，仍须原舡载货回国，未肯出售。俟探听进埔之舡如有坚固愿售者，再行设法购买等语。至现在潘仕成战舡一只，核实估价计银一万九千两，该监督情愿相廉陆续发给，无须动用帑项各等情，理合一并奏闻。再，查制造战舡，既取其工坚料实，断不能吝惜重价，必须先造大号战舡三十只，再造小号舡三四十只，既可为大舡羽翼，又可资洋面缉捕，所费实属不资。奴才等公商，拟将粤东现届拆造年分例师舡暂停制造，以冀节省经费，为改造大舡之用。惟每年节省为数无多，容随后筹出款项，再为奏明办理。

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七七、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查明英船来往情形并现在酌裁壮勇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项、梁宝常跪奏，为查明逆船来往情形，并现在酌裁壮勇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奉谕旨，暎逆来往船只必由闽、粤各洋经过……欽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经奴才等于七月二十八日，将逆船来往情形奏报在案。自上次奏报之后，忽于八月初六、初七等日，有该夷九号、十二号火轮船各一只回粤，传说在江宁停泊火船，有业经议抚之信。询悉该船系于七月二十五日自江宁开行，不过十一二日即抵粤洋。正在查访问，臣祁项等适接钦差大臣耆英等来咨，暎夷业经议抚，所有被虏夷人及被诱汉民，一体恩恩释放二款，钦奉谕旨，俱著准其所请等因。欽此钦遵，咨照前来。始知议抚之说，确可凭信。该九号、十二号火轮船二只，即于八月初九日驶回本国报信。另有中巡船一只，亦于八月十六日驶回本国。其八月内由该国新到夷船，计装兵船三桅大巡船及十八号火轮船各一只，均停泊尖沙嘴。又有十三号火轮船一只，小巡船一只，中巡船一只，亦于八月二十及二十六、二十九等日，由江南先后回粤。其十四号、十六号火轮船二只，并十三号火轮船一只，即于八月初四、十二、二十四等日，先后驶出老万山，前赴江、浙一带。其在外洋瞭望，由西南驶往东北外洋夷船计二只，由东北驶回西南外洋夷船计八只。现在香港、尖沙嘴洋面尚泊有该夷各项船一十一只，三板船五只，另有该夷巡船装兵船共一十一只，分泊于九洲、潭仔、内零丁、三角各洋面，察看情形，尚为安静。

奴才等伏思江南既经议抚，从此即可息兵。惟该夷大帮船只尚未全数驶回本国，奴才等先将水陆壮勇酌量裁去四千五百余名，以

节糜费。俟随后接得江南来信,如果夷情大定,再体察情形,即将防兵征兵尽撤,并将壮勇逐加裁汰,挑选尤为精壮者酌留三四千人,分驻炮台防守,以便陆续收人行伍,俾得食粮自效,可冀悉成劲旅。

所有奴才等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七八、靖逆将军奕山等奏为飭令张必禄 赴江苏听候差遣委用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军录)

再,于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接准四川总督宝兴转准兵部咨称,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张必禄著迅赴江苏,交着英、牛鉴差遣委用。钦此钦遵。咨照前来。奴才当即飭令候补都司张必禄,于八月二十五日自粤省起程,迅速前赴江苏,听候差委。

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二七九、盛京将军禧恩等奏为遵旨赏给吉黑官兵 银两并酌拟分起撤回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①(夷务清本)

盛京将军禧恩、盛京副都统庆住、盛京户部侍郎惟勤、奉天府尹庚福奏。

窃奴才等遵旨撤兵,现将高桥等处驻扎吉林、黑龙江官兵共一千名,分作四起,每起二百五十名,头起拟于九月初五日起程,以后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各起间一日行走。其天津、洋河口、山海关驻扎吉林、黑龙江官兵共三千名，分作十二起，每起二百五十名，头起拟于九月初九日出关，以后各起间一日行走，陆续撤回。俾地方车辆马匹得以妥速应付，沿途饭食棚座庶免拥挤，以便挨次行走。至第二次调赴盛京高桥等处驻扎吉林、黑龙江官二十一员，兵一千名，遵即行知锦州副都统祁俊，传旨赏给佐领以下官每员银四两，骁骑校以下官每员银二两，兵丁每名银一两，共用银一千六十四两，由锦州现存军需项下动支。俾该官兵等均沾实惠，遽行归伍，以仰副圣主轸念微劳，恩施戎役之至意。

朱批：依议颁赏，妥为料理。另有飭办善后之旨。

二八〇、著盛京将军禧恩于盛京根本重地 不可因撤防而稍弛武备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奉
上谕：

禧恩等奏，遵旨赏给吉林、黑龙江官兵银两，酌拟分起撤回，并开单呈览一折。览奏均悉。依议颁赏，妥为料理。惟盛京为根本重地，现在虽已撤防，而武备不可稍弛，总在平日认真讲求，临事方可制胜。该处大小炮位甚多，断难一律摆列海口，著即择地妥为存贮，勿令损坏。至于临阵摧坚，以数百斤小炮为宜，既可用人扛抬，并可以车载运，遇有缓急，随营调拨，自无笨重之虞，可期得力。旅顺口有水师战船，兵数是否敷用，船只是否合宜？总以轻灵便捷为主，方可牵制敌船，不可拘泥旧章，徒饰外观，以致有名无实，总当细心酌核，务期适用。盛京向无步队，应否量为变通，马队枪箭如何练习，水师兵勇如何操演，施放炮位如何致远有准，各要口防守战兵如何声势联络，互为应援，一呼即至，不致顾此失彼，有误事

机，著禧恩体察情形，或派委委员分往相度，或亲赴履勘，因地制宜，不必拘以时日，务须通筹全局，悉心妥议章程具奏。此外善后事宜应虑及者，亦著详晰周妥，加意熟筹，以副朕望。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一、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分起撤回各省征调官兵次第遣散乡勇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命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特、文、齐。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上海谕：

昨据齐慎奏，夷船全数退出镇江，江面肃清，拟即与奕经会商，分别撤回兵勇等语。当降旨依议行矣。现在逆夷已经就抚，船只尽行出江，自无庸多设防兵，虚糜帑项。所有征调各省官兵，著该将军等酌量地方远近，陆续分起撤回归伍。其招募乡勇，亦著次第遣散，仍严飭带兵员弁及沿途地方官妥为弹压，毋许滋扰。至江浙两省本营派防官兵，何处应暂留差遣，何处应先撤回归伍，并著会同该督抚酌量情形，妥筹办理，以节劳费。至该将军参赞前后所提军需局银两，著仍遵前旨，于事竣之日，飭令经管之员详细遣册报部核销。将此由四百里谕令奕经、特依顺、文蔚、齐慎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二、著浙江巡抚刘韵珂裁撤防兵抚恤难民妥筹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

刘韵珂奏，夷务渐平，分别裁撤节费一折。又另片奏，办理诸务情形等语。所办均属得宜。览奏已悉。噢夷业经受抚，自应将该省防剿各务陆续裁撤，以节糜费。该抚现将所雇民船尽数给还原主领回，水手乡勇一并遣散，其炮位柴草等物设法分贮备用，勿令毁坏。被难民人准其资遣回籍，自谋生计，并照议酌给银两修葺房屋，以资栖止。乍浦十五村庄，著飭令该县查明户口，抚恤一月口粮。旗民修建房屋之费，著俟该旗人回乍浦时，该抚会同杭州将军、乍浦副都统等商酌办理。其鄞县、镇海两处难民一万九千余名，著遣赴绍兴、金华、衢州、严州等府属各县安插。所留数千名，准其大口日给钱四十文，小口二十文，俾资养贍，所用钱文即在军需项下支销。俟夷船全退之后，分别核办。惟良民不可不抚，而莠民不可不除。如归安县匪徒嵇祖堂等抗官滋事一案，叛迹显然，岂可令其逃匿漏网。除桐乡、安吉两县，已将吴庭发、童禹甸首从要犯缉获惩办外，其归安县之嵇祖堂等，及秀水县之匪徒虞阿南等，均著该抚分飭各属员弁搜捕务获，从严惩治，并将附和党羽究出，分别办理，以儆凶顽。第居民不乏善良，其有实被匪徒威胁者，亦应查明分晰核办，勿任玉石俱焚，致滋扰累，是为至要。至江内巡船并各台站人夫船只，著一并全数裁汰，封禁漕船全行开放，分案核实报销。所有将军参赞等历次支提银两，已谕令自行造册归入总局，报部核销。

又另折奏，军需银两现存无多等语。已有旨令户部如数拨给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三、著户部筹拨银六十万两 解浙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内阁奉 上谕：

刘韵珂奏请敕部拨济军需银两一折。著户部即筹拨银六十万两，解赴浙江备用。

钦此。

二八四、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报 遵旨撤回吉林头起官兵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遵旨撤回山海关驻扎之吉林头起官兵出关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接准钦差都统哈琅阿咨开，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昨据赛尚阿等奏，察哈尔官兵业已遵旨分起撤回……钦此。咨行钦遵在案。(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兹于九月初九日山海关撤回之吉林头起官兵出关，奴才当即亲赴关门，眼同带队之佐领委营总开隆阿，逐一查验得官五员，兵二百五十名，跟役一百三十六名，即于是日验放出关。该官兵等洵属安静肃整，遵行归伍，已由奴才咨报兵部外。其调赴天津及洋河口一带并山海关等处驻扎之吉林、黑龙江官兵，扫数出关后，奴才再行一并汇奏，仍按起随时咨报兵部查照外。

所有验放撤回山海关驻扎之吉林头起官兵出关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八五、著钦差大臣耆英等妥善安排京口
旗营兵丁男妇及确查程喬采所奏
京口失守实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江宁将军德、两江总督牛。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上谕：

本日已明降谕旨，宣示副都统海龄及骁骑校祥云殉节实情，并将各处阵亡受伤官兵分别恤赏矣。所有京口逃散兵丁男妇，有在江宁、丹阳、常州一带者，著即飭令仍归原处驻防。京口副都统本日已另简齐琅阿补授矣。至京口捐躯旗妇均系节烈可嘉，著德珠布确切查问，一并咨部旌奖。其常镇道周頊、镇江府知府祥麟并理事同知全兴，均系失守官员，城陷后不能殉节，所称投水遇救暂避民舍等情，均难凭信。本日又据程喬采奏，镇江等处失守情形。核与耆英所奏大略相同。惟镇江失守后文武各员存亡实情与耆英所奏间有不符。又上海、宝山二城失守各员，及参将继伦首先逃逸，守备王嘉谟先行他往等语。均系耆英折内所未详叙，并恐此外在防文武闻变脱逃者亦不止此数人。著将程喬采原折钞给耆英阅看，即著该大臣一并确查情节，分别严参，毋任稍有朦饰。其由夷船送还兵丁共有若干名，并各处打仗不知下落官兵，及受伤限内身死兵丁，均著查明，分别奏咨，照例核办，毋遗毋滥。

又牛鉴奏撤兵归伍一折。据奏雇备船只由远而近，分起行迹，应给口粮即于撤防日住支，仍令经过州县发给行粮，其派守城楼满兵及青州满洲兵一并撤回等情，均著照所议办理。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六、著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
分起撤回河南官兵并铸
造江防炮位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上谕：

麟庆等奏，请撤河南防兵，仍酌留兵勇一折。夷船驶向大洋，江面现已肃清，淮、扬地方安定，防兵自宜先撤。所有前调河南南北两镇官兵，著即遵前旨交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统带，分起归伍。其挑留河南防兵四百名，一俟河、漕两标调防官兵调还，即著与义勇壮丁尽行遣撤。至江北存炮无多，自应赶紧制造。惟江防炮位与海洋情形不同，只须三五百斤之炮，即足资防御，且亦灵便适用，不必定须五千斤以下至千余斤大炮也。周天爵现在抵浦，已有旨令署漕运总督。著李湘棻仍遵前旨，一切事宜与该署督妥商办理。其黄兴煜是否黄安民，曾否为非，仍著确查具奏。

又另片奏，捐助军械之程信、于昌、迪师炳、蔡廷荣、沈子燮、徐志涵、秦镜，俱准留工差遣，一俟军械敷用，即行停止。余均照所议办理。

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二八七、著将海龄在京口殉难之事迹宣示
以息浮议并将随同海龄和祥云
死难之眷属赐恤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著英等奏，海龄殉难属实。有旨仍照都统例赐恤，并将部议恤典照议办理。本日复据著英等奏，寻获海龄及伊妻伊孙尸骸，并京口副都统印信。又查明道员稟揭各款并京口打仗阵亡受伤官兵各一折。原任京口副都统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前据著英等询取旗员确供并闾营押结，复据该城绅士等众口一词，其为临难捐躯，已无疑义。兹复寻获尸骸，眼同伊子宜琛奏验认领。并获海龄原著葛纱袍襟及伊妻所带玉环，确凿有据。且搜获汉奸亦只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项原稟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前有旨准照部议，入祀京师昭忠祠，并于该地方建立专祠，所有随同殉难之伊妻伊孙，俱著附祀专祠。海龄灵柩，著著英等派员护送回旗。至骠骑校祥云先将副都统印信投入井中，旋亦投水自尽。其父马甲长松业已阵亡。其妻邹琅罕济勒们氏虑遭污辱，先将二女刺死，复自戕尽节。伊母卜氏怀抱伊幼子廷耀，投塘遇救，不知下落等情。闾门殉难，忠节兼全，可嘉！可悯！祥云前已有旨附祀海龄祠内，伊父马甲长松除归人阵亡兵丁案内照例赐恤外，著与祥云妻女一并附祀，以慰忠贞。其母卜氏、其子廷耀，仍著著英等确切访查，务得实在下落，无任流离失所。常镇道周项所稟失实，著与该处城陷后未经殉难文武各员一并查明，再行严参。所奏京口打仗阵亡受伤官兵数目，并牛鉴奏宝山、上海接仗阵亡受伤官兵，览奏均悉。所有各处阵亡官兵，著即交部照例赐恤；受伤官兵，著该部分别轻重，查照例案具奏。单并发。

钦此。

二八八、参赞大臣文蔚奏报派员弹压英船 退出招宝山业已开行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奴才文蔚跪奏,为派员弹压,夷船退出招宝山,业已开行,并无滋扰,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逆夷自上年八月占据镇城,至本年正月接仗后,由扬威将军并奴才密派委员,精选兵勇,潜伏镇城内外,遇有可乘之机,随时袭杀,不得任其四出游扰,贻害人民。是以二、三两月,屡经兵勇擒斩黑白夷鬼,解营呈验。该逆夷从此心怀疑惧,不敢占住城中。遂于四月初间率领夷众,搬至距城三里之招宝山上,搭篷住宿,以作负隅自固之计,由是镇邑居民始得稍安,业经奏明在案。

嗣因五月后夷船窜入长江,扬威将军带兵驰赴嘉兴,旋复移师无锡。奴才在浙听候江南信息,当即札飭在事文武员弁,密谕兵勇在彼静守,不得轻举妄动,致妨大局。又恐逆夷诡计多端,或阳乞通商,阴弛我备,亦未可知。仍不得稍为松动,致堕术中。该夷现已就抚,遣人探悉夷情,深知皇上特加宽大之恩,欢忻鼓舞,俱欲言归,八月中旬全数退出。奴才已面谕在绍管理粮台之浙江臬司蒋文庆,札委候补知县龙泽澍、署镇海县知县刘秀钰,迅赴镇海,随同钦差大臣善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所派之宁绍台道鹿泽长并石浦同知舒恭受等,弹压夷众上船,以免滋生事端。兹据各委员禀报,该夷连日搬运,器械什物全行落船,夷目夷兵均于初七日申刻登舟,至初八日卯刻将夷船二只开向定海洋面而去,现在镇邑并无夷人存留。奴才伏思镇城被陷以来已逾一载,亟应招集流亡,抚绥邨镇,俾入民得以复业。奴才于接禀后,即檄飭前委各员加意安抚,复飞咨浙江抚臣刘韵珂并提臣段永福,迅派员弁前往抚恤,务须妥为筹办,以冀上慰宸廑。

所有派员弹压，夷船退出招宝山并无滋扰缘由，理合缮折由驿驰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扬威将军现在驻扎江苏不及会衔，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八九、参赞大臣文蔚奏报定海英船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

再，奴才密遣委员，探得定海城外现泊夷船六十二只，大小不一，多自镇江陆续退回。其在定邑城内之夷目夷兵并一切器械什物，亦多搬运出城，尚未全数落船。一俟探有确音，再行具奏，上慰圣廬。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二九〇、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英船全数出江入海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夷船全数出江入海，恭折奏慰圣怀，仰祈圣鉴事。

窃照英夷未帮船只于前月二十八日起碇开江，飭委盐法道积喇明阿、浙江参将尚安太护送出江，当经会折具奏在案。兹据积喇明阿等禀报，大帮夷船于九月初三日全数出江入海。并据沿江各州县禀报，夷船八十五只均已陆续出江。惟佛郎西船一只，其船较大，且无火轮船带领，是以初八日始行驶出鹅鼻嘴，亦出江入海等情，呈报前来。

伏查夷犯顺已历三年，此次入据长江，为我心腹之患。七月初五日，该夷船全帮驶至江宁，排列江干，计图一逞。经臣伊里布、

臣牛鉴委令张喜及武举张攀龙等冒险赴船，再三与之陈说，省城大局得免决裂。迨初六日臣耆英由丹阳驰至，复飭令佐领塔芬布、张喜、陈志刚等出城设法羁縻，渐期就绪。詎该夷于初八日忽闻訛传，又行中变，随复换挂红旗，声言初九日即欲开仗。复经臣等飭委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按察使黄恩彤面见该夷，剴切招抚，始得鸚音来革，通市输忱。当此两番危险之时，事已在于呼吸，幸蒙训示，招抚事宜期于必成，臣等遵循办理，大局始定。

兹大帮夷船业经出江入海，暂泊吴淞，行将遣散回国。皆由皇上招携怀远，文德诞敷，宽其既往之诛，即以拯我生民之困，普天臣庶，感戴同深。所有臣等节次面见该夷与之要约各条，复蒙指授机宜，逐加筹议。该夷酋诸形驯顺，就我范围，察其通商之意，实出至诚。既经受抚以后，情词亦极恭顺，即如前此八日初十日恭值皇上万寿圣节，该夷酋噶喇文称：远涉重洋，仰慕圣德，钦祝福禧延洪。（朱批：朕气忿愧恨之不暇，何心在此！）请臣等代陈恭贺之忱等语。其感服之诚尚为可信，嗣后各省抚驭得宜，断不致再肆鸚张，又形反复，足可仰慰宸廑。

再，查四等侍卫咸龄、署江宁布政使按察使·黄恩彤于七月初八日该夷复欲攻城，维时已近夜分，阖城惊惧。该侍卫等带同佐领塔芬布及张喜等乘夜出城，登船招抚。彼时啖夷兵船在草鞋夹一带江面远近排列，待其枪炮方欲盛气相凌，而咸龄、黄恩彤不动声色，明白开导，折以大义，示以无欺，卒能议定通商，罢兵息战。此后筹商条约屡至夷船，往来于涛浪之中，折冲于兵戈之际，夷情得以贴服，该侍卫等之力为多。惟咸龄曾任二品大员，黄恩彤现系三品大员，渥荷生成，均不敢仰邀甄叙，而臣等收其指臂之助，实未敢雍于上闻。此外在事奋勉文武员弁等，可否容臣等择其尤为出力者，分别奏恳恩奖，伏候圣裁。

再，镇海县城及招宝山现经议定退还，除知照扬威将军、浙江抚臣外，并差委札调之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前往收

复，合并陈明。所有夷船出江入海缘由，谨合词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九一、钦差大臣耆英等奏报遵旨与英熟商 五口通商及追讨商欠等条款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遵旨查明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八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二十日奉上谕：耆英等奏，夷情已就驯伏。云云。钦此。臣等因夷船已将次退竣，未及与之详议。九月初八日复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四日奉上谕：耆英等奏，江宁停泊夷船云云。钦此。

伏查内地民人与暎夷交涉狱讼，业经议明，各自讯明办理。欠债即狱讼之一端，似难剔出另议。况民人良莠不一，良民之拖欠或实由亏本失利所致，若莠民既知官不经理，必致逞其贪心，阴为欺诈，久之欠债既多，夷人索讨不遂，又不能经官理论，势必恃有领事夷官，任意追呼，民不能堪。而条约在前，内地官员转难过问，此中似有关系。更恐此等莠民饱则颺去，彼时夷人索讨无著，亦必浚官查缉，若任其逃脱无获，该夷得所借口，易启事端。臣等再四熟商，是以前次照会该夷，只准官为追欠，不能官为偿还。而该夷复文，亦以交易听便，利害由其自取，以后遇有欠项，断不求官代还，业经遵照在案。容俟臣耆英等抵粤时，与之再行商确，益求结实，以便永远奉行，免致借口启衅。

至佛郎西夷目巴日一船，已据委员禀报，与暎吉利夷船先后出江。臣等访问佛郎西来粤贸易货船，每年不过二三只，为数甚少，与中国毫无衅隙，似不至别滋事端。至其来意若何，屡向夷目吗哩

逊等探问,总称不过察看此事如何完结,并无别情。臣耆英等到粤时,仍行确探有无别情,再行具奏。至暎夷船只止准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各处一节。臣等于照会该夷文内本已指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钦奉谕旨,飭令详细写明,以见此外皆非该夷所应到之处。前已据暎夷文称,除五港口外,中国沿海一带不准暎船驶往。倘有私行驶往者,中国官员即当以所载货物入官,暎官亦无异词等语。揣测夷情,若惟恐中国不信,故自愿罚货入官,以表其决不他往之诚,措词极为切实。臣等仍当申明要约,毋许稍涉朦胧,以仰副我皇上思患预防之至意。

谨合词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 钦此。

二九二、钦差大臣耆英等代在籍太仆
寺少卿蔡世松等奏谢抚议告
成江宁省城危而复安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据情代奏,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据在籍太仆寺少卿蔡世松、按察使銜·前甘肃布政使周开麒、前任浙江乐清协副将汤貽汾等呈称,窃本年六月暎夷船只闯入大江,直抵江宁城外。惟时草鞋夹一带共有夷船七八十只,省城地广兵单,人心震惶,仰蒙皇上简派大臣来江,会同督臣设法筹办。正当赴船招抚,曲示羁縻,而七月初五、初八等日,两次夷情反复,钟山远近各处均被暎夷占据,分架大炮,排列夷兵,声言即日攻城,凶焰莫当,城已危在呼吸。幸赖钦差大臣等派委大员,多方开导,该夷始经就范,议准通商。复蒙大臣等将该夷通商事宜,连次据实入奏,仰荷皇上念切如伤,亟以保全民命为重,一切俯从所请。前月二十

八日，夷船全数开行，省城危而复安，民情如常救谧。

伏念夷滋事以来，历今已将三载，恃其船炮，豕突狼奔。凡闽粤之虎门、厦门，浙江之定海、镇海，以及乍浦、吴淞，几于地无坚城，人无斗志，驯至上、宝失守，驶入长江，京口为其所据，南北阻隔不通，江宁若有疏虞，实关天下大计。兹蒙皇上扩（旷）如天之度，施逾格之恩，圣德含宏，殊方效顺，凡在沿海各省，无不溥被恩慈，而江宁省会士民得以首先蒙福。虞廷振旅，有苗来格，于七旬汤网敷仁，异类得宽，于一面私忱钦服，感戴难名。近复渥承恩旨，将被扰各州县钱粮豁免，凡属编氓，莫不感激涕零，沧肌浹髓。世松等并奉谕旨，传令抚慰人心，帮同守御。当即倡率阖城绅士招募壮丁，分段保卫。今仰赖圣主洪福，得以共乐升平，谨率同阖城士民，望阙叩头，恭谢天恩。所有感激下忱，理合呈请代奏前来。

查该少卿等自夷船入江以后，仰蒙谕旨帮同守御省城，立即倡率绅富，捐募壮丁，分段保卫，办理悉臻周妥。故城外上匪窃发，而城内安堵如常。兹据具呈前情，合肃恭折代奏，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九三、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和约请盖御宝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牛鉴跪奏，为恭折请用御宝事。

窃照夷酋噶喇渣等前请议定和约，赏加御宝，经臣等奏奉谕旨，该夷不以汝等印信为凭，而以御宝为信，虽属可恶，尚不失尊崇之意。向来颁给各国敕书，均用御宝，著准其钤盖。惟如何贲呈钤盖之处，仍先行奏明酌核办理等因。钦此。臣等因所议各条均关紧要，一经颁给御宝，转难更易，是以允俟请用后贲赴广东交给。查现在夷船业经全数退出长江，应即前赴广东分帮回国。臣等谨按

照尺寸,备有黄纸,敬求赏用,仰恳随折发下,以便原弁贲回,探明臣耆英、臣伊里布行抵何处,即交臣等捧赴粤东。令该夷等将和约内应行添注之处,遵旨详细写明,再将原奉谕旨:俱著照所议办理七字,敬谨节录于黄纸之上,御宝之前,冠列首页,用昭信守。

除将备用黄纸差弁咨送军机处恭候铃用外,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钦差大臣耆英等为签订和约用

御宝事致军机处咨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广州将军宗室耆、署乍浦副都统伊、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牛,为咨呈事。

窃照暎夷条约请用御宝,业经奏奉谕旨准行。惟因所议各条均关紧要,一经颁给御宝,转难更易。是以允俟请用后贲赴广东交给。现在夷船全数退出,即回广东回国。本大臣等谨按照尺寸备具黄纸,专折奏请赏用,并恳随折发下,以便捧赴广东,令该夷等将和约内应添注之处,遵旨详细写明,再将铃用御宝黄纸冠列首页,用昭信守。相应备具黄纸一分,并外备贴说一纸,专差贲呈,为此合咨,请烦查照。

须至咨者,计黄纸一副,贴说一纸,右咨军机大人。

二九四、钦差大臣耆英奏请赴粤与英再行

妥议税饷事宜并随带员并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再,前奉谕旨:耆英著仍带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赴广州将军

之任等因。钦此。奴才遵即由嘉兴启程，行抵西安县地方，接奉谕旨，复令奴才折回杭州。嗣由杭州抵苏，七月初六日又复驰赴江宁，筹办一切事宜。现在夷船退出，长江肃清。前与夷酋噶喇渣面议，所有税饷一切事宜，俟十月内到粤再行妥议。现在夷船均已入海，陆续驶抵粤东，奴才自当起身前赴广州，筹办税饷事宜。查前经钦奉谕旨，著奴才携带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赴广州。今奴才赴粤，未敢擅便，相应请旨遵行。

再，奴才前于四月由杭赴粤，因沿途均系水程，所带盛京佐领塔芬布、辅元，骁骑校刚安，委官安林，兵丁九名，诸多未谙。恳请带领杭州防御喜元，兵丁十名，以资差委等因。奏奉朱批：赴粤时再行奏闻。钦此。现在奴才赴粤，所有前次奏请随带之盛京佐领兵丁，及杭州防御兵丁等，此次可否俯准奴才带往，以资差委之处，出自皇上天恩。如蒙俞允，统俟事竣之日，即令该官员兵丁等仍回原省当差。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九五、钦差大臣耆英等奏请暂令四等待卫威龄 及署江宁布政使黄恩彤随同赴粤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夷务清本）

耆英、伊里布又奏。

伏查该夷以通商为性命，即以牟利较饷。百余年来粤东开关收税，一切洋行通事书役人等大抵例外苛索，暗事诛求。该夷此次屡以深受洋行腹削为言，以后自愿投商交易，不肯再由商行之手。故其称兵滋扰，分索马头，虽退忿由于此日之衅端，而积怨生于累年之拮据。奴才等广为谘访，体察情形，欲鉴既往而杜将来。至五处马头通商事宜，自应会同各该省督抚妥为筹办，以期永久安堵。诚

如圣训,必须于勉从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计。

今奴才等再四熟商,拟俟此次奉到谕旨之后,即束装驰赴广东,先将广州通商事宜,会同两广督臣筹议妥协,其余各省再行次第办理,请旨遵行。查四等侍卫成龄,署江宁布政使·按察使黄恩彤,两月以来,驾驭夷酋,动中窾要,该夷极为信服,奴才等已另折奏蒙天听。此时前赴广东,多有与该夷面商之处,必须成龄、黄恩彤始终其事,方可得免差池。刻下新任江宁布政使王庭兰业经到省,黄恩彤即须交卸,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夷务紧要,暂令黄恩彤缓赴江苏臬司新任,即与成龄随同奴才等前赴粤东,办理一切,俾得驾轻就熟,指臂收助。

朱批:另有旨。

二九六、钦差大臣耆英等奏为今后香港民户 如有犯案请由尖沙嘴巡检审理并催 商欠兑交赔款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再,广东香港地方已准令夷商栖止,惟该处尚有民户,难保不无滋事犯案者。除罪名较重解交新安县照例审详外,其有酗酒赌博,鼠窃剪辮,犯笞杖罪名者,应就近解交尖沙嘴巡检审理,以期久安。相应奏明,俟奉到谕旨后,即咨明广东督臣抚臣钦遵办理。

伏查应兑该夷洋银六百万元,江宁、扬州已交五百五十万元,上海尚有捐输洋银五十万元,今该夷船只须在吴淞停泊守候,此项一俟兑结,即行分帮回国。至明年六月,应兑洋银三百万元,前经臣等奏明,先由广东商欠催令兑交。总之,商欠多迫,即可少筹经费,相应稟明,由臣等飞咨两广督臣、粤海关监督严催各商,将所欠夷夷银两,务于明年五月内凑齐,以期无误六月交兑。

合并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九七、湖广总督裕泰奏为赴皖策应之 木筏兵勇分别拆卸撤回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接准江省咨会，夷船全行开驶，拟将赴皖策应之木筏兵勇分别拆卸撤回，以节糜费，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夷船闯入大江，肆行滋扰。钦奉上谕：著臣赶扎屏障，驶往策应。当经酌拟扎造木筏三十架，每筏随带划船十只，配足军火炮械，派拨兵丁，招募水摸，分作两起，遵委文武大员管带起程，赴江、皖一带，听候调遣，均经先后奏报在案。兹准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等咨会，自遵旨议抚后，该夷将兵船陆续退驶，仅剩十三只，亦于八月二十八日全行开驶等语。计期早已退出江口。臣查湖北所扎木筏，现已运至芜湖等处停泊，统计兵勇船户水摸牌夫人等为数不少，日须支給口粮。兹嘆夷既经就抚，无事堵剿，且筏身笨重，只可顺水而行，不能溯流挽运，兼之木植篋缆等项目日晒风吹，亦不便久留，致滋枯朽。倘安省无须备用，自应即令委员就地拆卸，变抵还款，并将兵勇划船一并撤回，归伍遣散，俾节劳费。至楚北居江、皖上游，一水可通，万一将来需用，仍可随时办运，不致稽迟。

除咨明安徽抚臣程懋采察看情形，分飭遵照外，所有拟撤赴皖策应之木筏兵勇缘由，谨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言，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前奉调赴江南防堵之四川官兵一千名，臣因议抚已定，奏明撤回。兹据江陵东湖等县禀报，川省头二三起官兵先后行抵楚境，现已奉文折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九八、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解送英俘 至厦并英军官来台投书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军录)

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本年九月初一日接总督臣怡良、巡抚臣刘鸿翱会札，本年八月十二日准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署乍浦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咨称，啖咭利国现已议抚，经将该夷所议条款会折具奏，内有被虏夷人及被诱汉民一体感恩释放二款。奉上谕：具着准其所请。钦此。查福建省惟台湾地方，前经俘获各夷及内地民人与英夷交涉被拿监禁者，应即钦遵谕旨，一体查办。飭即将各夷提禁，查明现存若干名，遵委文武妥员解送厦门，以凭转送。其有内地民人与英夷交涉拿获监禁者，亦即查明省释销案等因前来。

臣等谨查台湾两次所获夷人，前已遵旨将头目留存监禁，听候谕旨办理，其余概行正法，于五月二十八日具奏在案。兹奉督抚札飭前因，遵将现留监禁之红夷头目颠林、伙长律比吧底时科因谏坭，副头目怒文，白夷头目伊些骆，黑夷头目忍满咱莉啞哈吻叻咻，共九名，当堂提禁，告以既奉大皇帝天恩，准释回国。该夷目等闻知，踊跃欢呼不已。臣等飭该府县即妥为安顿，添置衣履，一面雇配大号商船，遵委奉旨留闽补用之通判衔前福清县知县卢继祖、题补水师右营守备梁鸿宝在船用心照料，内渡至厦门，交厦防同知报明督抚办理，并派哨船二只沿途护送。汉民黄丹、郑阿二一并提释。

正在飭行间，九月初七日，据安平口员报称：本日有三桅夷船一只来安平之四草湖洋面停泊，夷人数名解放杉板进口，声言船内系厦门鼓浪屿之夷官，前来求见台湾府投书。臣等当飭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署右营游击吕大升，于初八日出至安平，会同水师

副将邱镇功在演武厅传见该夷官，称名你吠，系夷之武官，职比守备之类，带同头目四人及通事一名上岸来见。据称奉驻厦门之大夷官遣来投书。令出其书，封面乃汉字，写英国驻扎厦门水陆提督移大清国台湾水陆总镇台下投递字样。当告以此乃赉送台湾镇，非台湾府。夷见错递，随即将书讨回，必亲见臣达洪阿面投，邱镇功等许为转递，言之再三，不肯交出。臣等复行札饬副将邱镇功、署游击吕大升会同知府熊一本，即令该夷将书投交转递。并密询通事，以信内所言何事？即据该通事林金回称：此信并非伊写，约知信内是要议淡水所获夷人及本船银物等语。熊一本告以所获夷人现存头目九名，已奉谕旨经予释放，即日委员护送内渡。该夷闻知，自相告语，言虽不解，察其颜色，尚为恭顺。当以天时已晚，暂令在庙住歇，给以饭食，该府等回城禀知前情。臣等以夷书未交，不知其中究言何事，仍饬该府暨署游击吕大升于初九日往见夷官，示以印札，向取其书。詎该府等未至，该夷官已不候示，即登舟挂帆，向西北驶去。

臣等熟商该夷来踪，不可揣测，或系借投书为名，来台探听消息，别怀意见。虽奉有议抚之文，不可不防其变，仍当督饬各口水陆兵勇加意严防。一面迅速配船，将奉旨释放之夷人妥为护送内渡，交厦防同知禀报督抚办理。臣等又思此次来台之夷官，书既未投而去，恐其回至厦门别生事端。除将现在情形飞禀督抚察核，并令熊一本作书，遣人乘快船星夜往送厦门，交鼓浪屿夷官，将释回夷人之事明白晓谕，以安其心。

所有臣等接奉督抚会札，遵旨办理，（朱批：所办俱是。）及夷官来台投书情形，据实由五百里奏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训。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二九九、著盛京将军禧恩一体赏 赉吉黑统兵大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现在吉林、黑龙江官兵均已撤回，除佐领以下官兵业经给赏外，其职分较大各员亦应一体赏赉。著禧恩即照上次赏给三盟之例，每副都统一员赏大卷八丝缎二匹，协领等官各赏小卷五丝缎一件，均于盛京内务府库内领给。如库贮不敷支放，即以别项项匹抵给，并著该将军即一面颁赏，一面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〇〇、参赞大臣特依顺等奏报英船 退出现派员抚辑居民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军录)

参赞大臣·署杭州将军臣特依顺、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镇海县夷船业已退出，现飭该道府等妥为抚辑，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夷于本年三月间，将在宁波城外停泊船只全数退去，镇海县夷船亦多开驶。惟招宝山下仍泊船二(三)只，山上屯扎夷匪数百名，日久未退，业经历次奏明在案。至七月间，该夷在江省受抚，臣刘韵珂接据宁绍台道鹿泽长自江宁来禀称：夷酋约俟江省将银两交给之后，即当知会驻守招宝山夷目，率众开船，退还地土。惟该夷在山上堆贮器物甚多，临行之时，需夫搬运，若由在山夷目自行雇觅，恐致惊扰闾阎，嘱由该道转飭地方官代为雇给。该道已飭该府县遵照办理等情。臣刘韵珂思恐妥协，复飭在绍与督办粮台

事务之臬司蒋文庆，遵委候补知县龙泽瀚，会同署镇海县知县刘秀钰前往确探，该夷于何日退去。如须代雇夫役，即为之雇募应用，俾免逗留。嗣钦差大臣耆英等因夷务已定，遣令该道鹿泽长暨石浦同知舒恭受先行回浙。该道等前赴宁郡，路过省垣，臣等复谕令相度情形，飭催招宝山夷目迅速退出去后。兹于九月初九日接准耆英等咨，夷酋曠喇喳已拟率领兵船回国。所有镇海一邑，即令鹿泽长等禀报。该道等于九月初六七等日驰至镇海，时委员龙泽瀚等已为该夷代雇夫役二百余名，连日上山，将器械什物代为搬运下船。初七日夷目即率众下船，初八日卯刻将船二只起碇开行，现在镇海洋面，并无夷踪等情前来。

臣等查该夷自上年八月窃据镇海县城，至本年三月复自城内移据招宝山，迄今一载有余，始行退去。城乡各处备遭蹂躏，土匪又乘机窃发，抢掠滋扰，凡县属居民除先行迁徙外，其不能自拔者不啻居汤火之中，且城垣衙署炮台等项，历来旧有之工程，以及二十年以后修葺添建者，悉皆毁坏。今夷船已退，亟应招集流散，安抚难民，弹压匪类，以苏民困。其应修应建之工，亦应分别营缮，俾资保障。惟事务纷繁，势难并率（举）。闻耆英等将次来浙，除飭现署县刘秀钰即赴县任事，并令该道府等督同该署县，先将居民妥协安抚，并弹压土匪外，其余一切事宜，臣等随时逐细筹商，归入善后案内次第办理。至定海夷船，现据探报共计六十余只，将来是否全退，俟查探明确，另容奏报。

所有镇海夷船业已退出缘由，谨合词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〇一、著议恤在天津防所病故之吉黑 察山陕及直隶各路官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奉旨：

此次天津防所病故之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兵丁，著照八旗出征兵丁病故之例减半议恤。其山西、陕西两省及直隶省绿营各路兵丁，并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官兵所带跟役余丁，在防病故，著直隶总督核实查明，按名酌给银两，官为收埋，事竣报部核销。

钦此。

三〇二、著准陕西巡抚富呢扬阿奏请 展缓本年军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富呢扬阿奏请将本年军政展限等语。陕甘省各营将备员弁，本年节次调派浙江、天津等处防堵，一时未能考验。所有本年军政，著准其展缓，俟该员弁等撤回后，再行考验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三〇三、著将河南捐输善后工程各员 分别奖励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鄂顺安奏，官绅捐办省城善后各工，恳请鼓励，当交吏部

议奏。兹据该部查照捐输章程，开单呈览。该省现办善后工程，该员等踊跃输将，情殷报效，均著照该抚原请，分别施恩，以示奖励。河南南汝光道李凌云，著加恩加盐运使銜。两浙试用盐课大使石麟瑞，著以同知尽先选用。童生张凤瑞，著赏给员外郎职銜。广东试用通判兵至瀛，著以通判归部遇缺尽先选用。捐纳双月布政司经历赵铭，著归部以布政司经历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前任山东禹城县孙树之，著赏加知州銜。举人周汝筠，著以内阁中书选用，就教拔贡生杨大鉴、任济纶、倪振柄，均著以教谕尽先选用。捐纳训导王命三、尚可举，均著以训导尽先选用。投效东河试用从九品章澍，著以从九品尽先补用。分发河南试用未入流张延龄，著以县丞留省，归于豫工事例新班试用。知州銜荥阳县知县罗凤仪，著给予加三级坐选。济原县典史汪英福，著免其坐选，留于豫省，以未入流尽先补用。童生王天吉、生员马上选，均著给国子监典簿职銜。捐纳州吏目金绍裘，著以吏目尽先选用。试用未入流方映庚、张佩兰、胡棣、胡在洵、丁观光、吴恩陞、俞嵩龄、郑宏镇、蔡佶、孙铭、王嘉猷、诸承豫、茹春年，均著以未入流尽先补用。捐职詹事府主簿李国梁，著以县丞尽先选用。捐职道员张凤池，著给予加一级，纪录二次。

钦此。

三〇四、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俟山陕官兵起程后分起撤回本省绿营官兵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諭：讷尔经额奏，调防本省官兵应否撤回等语。直隶沿海一带，现有添募新兵，足资防守。所有调防之本省绿营官兵，著俟山西、陕西官兵起程后，再行分起撤回归伍。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〇五、著准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已
拨给吉黑兵之直隶营马于南
苑牧马内照数领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吉林、黑龙江官兵原领直隶营马，拟请照数拨补一折。山海关一带吉林、黑龙江官兵原领直隶营马五百零三匹，该官兵现俱乘骑归伍，又陆续拨补倒毙营马三十八匹，共五百四十一匹。著准其仍于南苑牧放余马内一并请领，分给各营，以资差操。并著讷尔经额迅即派员来京领取。该部知道。

钦此。

三〇六、著太原镇总兵善禄暂留天津
经理善后事件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请暂留总兵等语。山西太原镇总兵善禄，著准其暂留天津，会同天津道陆建瀛、候补道文康经理善后事件，事竣后再回本任。其山西官兵一千名，即令原派管带来防之参将得升等，分别管带回营，以资弹压。

钦此。

三〇七、著准广东水师员缺可于陆路将备内拣选酌保后试用一年送部引见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上諭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内閣奉上諭：

前据祁埴奏称，粤东外海水师乏员，请酌量变通一折。当交兵部议奏。兹据该部奏称，该督因水师乏人，请拣选酌保，自应量为变通。著准其于陆路将备内酌保游击都司各一员，守备千总把总各二员，仍令带赴外洋试验一年，期满果能擒贼立功，熟谙水性，准其保题送部引见。至云骑尉、恩骑尉及随营武举有愿改水师者，并著准其随时呈改，照例补用。惟外海水师与陆路迥不相同，必须于洋面情形身亲阅历，方能胜任。著责成该督及水师提镇，将所保人员及呈改水师各员，飭令前赴外洋，实心讲求水师事宜。果能熟习风涛，足资得力，方准轮缺换补，不得虚应故事，有名无实。倘改用水师之后，于海外巡防不能留心学习，除将所保之员撤回外，并将原保之该上司照例议处，决不宽贷。余依议。

钦此。

三〇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英船退出江口请撤兵勇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齐慎跪奏，为据咨夷船全数送出江口，招宝山夷船亦退回定海，现将各路兵勇酌量撤散，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于九月十二日接据钦差大臣耆英等咨会，英夷全帮于九月初三日均已出江入海。惟佛郎西国一船于九月初八日甫行驶出，现在长江肃清等语。奴才等当即各路兵勇数目查清，酌拟

章程,办理凯撤。即于是日镇海探报:招宝山夷船亦退回定海。奴才等因未知确否,先行移咨参赞大臣特依顺、文蔚,预将官兵如何凯撤之处,酌定条款,分别办理去后。旋于十三日据参赞大臣文蔚咨称,占据招宝山夷人连日搬运器械什物全行解船,夷目夷兵均于初七日登舟,初八日卯刻夷船二只开向定洋而去。镇邑并无夷人存留,并称业已恭折具奏等因前来。查江、浙夷人既已全数退出,无须再为防堵,自应将调到各省征兵及现存勇壮分别撤散,以节经费。惟镇邑虽无夷人,而定海现泊夷船六十二只,所有驻浙征兵是否即时全行撤退?奴才现复行知特依顺、文蔚暨江、浙督抚,除现驻松江之河南兵一百名,陕、甘兵九百名,现驻江宁之江西兵一千名,由两江总督酌量撤留。前由特依顺等调赴湖州搜捕抗粮匪犯之湖北、安徽、陕、甘、四川官兵一千二百名,现据该大臣等咨称,业已撤回省城,仍留陕西兵二百名在彼驻扎。此项官兵是否暂留,应归浙江巡抚酌量具奏办理。其余驻防杭州,绍兴及各海口官兵应如何酌定章程,分别撤留之处,即由特依顺、文蔚会同浙抚就近酌办,以归简易。其奴才等带赴江南丹阳、无锡之河南官兵八百名,山西官兵二百名,江西官兵八百名,陕、甘官兵一千七百名,四川官兵一千三百名,广西官兵一千名,并带兵各员弁兵共六千余名,现在江面肃清,无须久驻。经奴才等商定,一面先将各勇壮遣散离营,一面即按各官兵水陆程途远近,一律分起陆续凯撤,以昭节省而恤兵力。再查官兵凯撤,沿途例有支应,自无庸再行酌赏。惟各省官兵自上年调赴浙江,将及一载,江、浙地方一切食用物件均属昂贵,每日口粮仅敷用度,并无赢余。现在凯撤回营,天寒路远,据各营带兵官呈请援照从前军营办过成案,借支俸饷,添补衣履。奴才等查系实在情形,当经酌准,并分别愿否支借,札饬粮台借支,先行报部存案。并行知各省,统俟回营之日,照例分年按名坐扣,归还正款,以示体恤。

至勇壮一项皆系上年由各委员雇募到营,并有委员及本省官

绅捐资雇备者，统计二万余名。自本年二月以后，因人数较多，不免糜费，即经陆续裁撤，至八月底止，尚存河北、河南及由各余丁募充勇壮者，约三千余名。四品顶带候补批验所大使郑鼎臣统带水勇，止存二千余名，刻下啖夷就抚，亦应全行撤散。查郑鼎臣所募水勇，即系定镇各岙居民，遣散较易。奴才业已知照参赞大臣特依顺、文蔚转饬该委员，就近妥为撤散。至河北、河南、陕、甘、四川各处勇壮均距原籍较远，从前各城接仗时，亦颇奋勇出力，此时既经遣散，沿途并无口粮，未便令其旅食乏资，或致滋生事端。现据浙江军需总局核议，此项勇壮自离营之日起，每名酌给半月口粮，并按站发给制钱一百文，俾资旅费。奴才等现札饬带勇各员，将从前领过军火器械一概收缴，送交粮台存贮。除河南、陕、甘、四川由余丁募充勇壮者，饬令归回原营，即随同官兵行走。其余各勇壮，自九月十四日起，均令每日分起行走，无论大小委员原带勇官一员，随后督催前进，无任逗遛滋事。

除俟各兵勇陆续撤散，统行起程后再行具奏外，所有据咨夷船全数退出江口，并招宝山夷船亦退回定海，现将各路兵勇酌量撤散各缘由，谨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〇九、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 释放汉奸并解还英俘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据咨解还夷俘，释放汉奸，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八月十八日接准钦差大臣善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咨称，啖夷现已议抚，经本大臣等将该夷所议条款会折具奏，内有被虏夷人及被诱汉民，一体恩息释放二款，钦奉

上谕：俱著准其所请等因。钦此。合应知会查明。自暎夷犯顺以来，如有夷目夷兵为我俘获，及内地民人因与暎夷交涉致被缉拿者，速即钦遵谕旨，一体查明省释，并予销案。庶几纵俘因以坚和好，宽胁从以安反侧等因前来。

奴才伏查从前拿获白黑夷俘喊唎喃等十六名，业于五月间奏明送还在案。嗣于五、六、七月间，节次又据镇定等处民人乡勇拿获白夷喇士敦噶特咕慎咽地利巴吗等三名，黑夷阿生啊喇咕呱喀啲咕啊叭喇戈百晒鬣等七名，解送杭省及绍兴等处，由奴才敕令参赞大臣文蔚、浙江抚臣刘韵珂，派员带领通事，随时讯问。据供白夷俱系唎咕喇人，黑夷俱系唎喇人，均非紧要头目。奴才即交浙江巡抚及参赞大臣文蔚，派员妥为看管。嗣准钦差大臣耆英等敕令概行送还，当即照会浙江抚臣刘韵珂及参赞大臣文蔚等，将续获夷俘一并派员解送定海，交还该国去后。兹据参赞大臣文蔚咨称，已准浙江抚臣派委试用知县彭嵩年，将在省收禁之白黑夷人二名解送到绍。该大臣复缮写照会，添派候补府经历张家缙，会同该令，于本月初五日将在绍兴收禁之白黑夷俘八名，共十名，一并解送定海，交还该国兵官，以坚和好。

再，前后拿获被胁之汉奸陈在镐等六十余名，除将情罪重大之陈在镐、陈秉钧、方锡洪、顾保林、刘幅皊、虞得昌等犯，先已明正典刑，以示国法外。其余吕美章、叶双泰等五十余名，均讯明尚无通夷实迹，其间有被胁勉从者，亦无探听军情，扰乱良民情事，尚有可原，应即照依耆英等敕令，递籍保释。至前次奏明监候待质之陆心兰、陈碌二犯，奴才复派员连日研讯，亦无通夷实迹。并据宁波庠生张儒伟等出具迹名保结，恳请将陆心兰释放。其陈碌一犯实系幼童被捉胁从，现蒙谕旨允准，将被诱之汉奸释放。该二犯应请一并开释，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安反侧。

所有奴才据咨送还夷俘，释放汉奸缘由，理合据实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一〇、著补授著英为两江总督并伊里布作为钦差大臣补授广州将军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两江总督著著英补授。伊里布著为钦差大臣，补授广州将军，迅即驰驿前赴新任，无庸来京请训。著著英所带钦差大臣关防，著交伊里布抵领。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准伊里布带往广东办理事件。著英所带盛京佐领兵丁及杭州防御兵丁等，即飭各回本处。伊里布所署浙江乍浦副都统，著特依顺派员暂行署理。钦此。

三一—、著准钦差大臣伊里布随带黄恩彤咸龄迅即赴粤与著英商酌办理餉税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两江总督著。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

著英等奏，夷船全数出江入海，并遵旨查复，及请赴粤东会办税餉各一折。览奏均悉。本日已明降谕旨，将牛鉴革职拿问，两江总督著著英补授。伊里布作为钦差大臣补授广州将军，驰驿速赴新任矣。伊里布接奉此旨，著即带同江苏臬司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迅即起程赴粤，办理餉税事宜。该夷既称除五港口外，倘有船只驶往，即以货物入官。情词尚为切实。其嗣后高欠亦不求官为代还一层，俟伊里布到粤时，再与要约切实，免致日后借口启衅。佛郎西船已与暎夷船只先后出江，似不致别生事端，亦著伊里布再

加确探,有无别情,另行具奏。所有广东省来年应付暎夷洋银三百万圆,已谕令该督暨粤海关监督严追商欠,无误兑交。其香港民户犯案应行分别审理之处,亦照著英等所议谕知该督等矣。现在夷船虽已入海,尚未全行南驶,著英已授两江总督,所有上海等处应办事宜,著次第妥办。至此次议定通商,罢兵息战,在事出力之黄恩彤、咸龄及各文武员弁等,必应量予恩施,以昭奖励。惟此时夷船尚未回粤,遽尔加恩,与体制未协。著俟广东办理通商大局就绪后,再行奏请。著英所带盛京、杭州官弁兵丁,著即飭令各回本处。所有办理餉税及一切通商事宜,著著英通盘筹画,与伊里布详细商酌,务臻妥善,以便伊里布到粤后逐款定义,俾得日久相安,无滋流弊。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一、著两广总督祁埏照著英所奏办理香港民户 案件审讯事宜及追讨商欠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丰。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

据著英等奏,香港地方民户滋事犯案,请分别解交知县巡检审办。著照所议,咨明该督抚遵办。至明年六月应兑交暎夷洋银三百万圆,著该督等严催各商,将所欠该夷银两,务于明年五月内备齐,无误六月交兑之期。总之,多追商欠即可少筹经费,当此制用孔亟之时,谅该督等必能仰体朕意也。再,本日已明降谕旨,令奕山来京供职。其所管带之兵丁练勇等,著交该督会同提督,分别应撤应留,奏明办理。将此谕知祁埏、梁宝常并传谕文丰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一三、著将牛鉴革职拿问交部治罪并将程 霏采德珠布交部严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暎夷滋扰沿海省分已及年余，牛鉴身任封疆，早已知悉。自升授两江总督以来，宜如何加意防维，捍卫疆圉，乃屡经朕飭谕小心防范，不可稍涉大意。该督一味自恃，只知严防吴淞海口，迨夷船驶入，又不能守，以致该夷直犯长江，进逼江宁省垣。是数月工夫，毫无准备，糜饷劳师，令人怨恨！现在暎夷业经就抚，船只全数出江入海，朕轸念黎民涂炭，不得不曲意勉从耆英等所请，准令暎夷通商，俾吾民乐业安居，免罹锋镝。而追维前事，咎有攸归。牛鉴以一品大员封圻重寄，辜恩溺职，有伤国体，若不严加惩办，何以昭国法而励官常？牛鉴著即革职拿问，由耆英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程霏采亦有守土之责，究因防护苏州省城，未经带兵督战，与牛鉴有间。德珠布于镇江失守，亦有防堵不力之咎。均著交该部分别严加议处。

钦此。

三一四、著奕山来京供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奕山著来京供职，所有随带人员俱著回京当差。

钦此。

三一五、著奖叙捐输海疆经费出力之 绅商张淳等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前据牛鉴奏绅商捐输海疆经费一折，当交吏部议奏。兹据该部核议请旨，自应量予恩施。候选同知张淳，著留于江苏，遇有知府缺出，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候选通判张瀚，著以同知归部，遇缺尽先选用，并赏戴蓝翎。余依议。

钦此。

三一六、著将筹办防堵认真之讷尔经额等交 部优叙并分别赏赐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曠夷滋扰各省，防堵官弁兵丁尽心守职，皆分内所应为之事。惟天津为畿辅重地，与他省不同。两年以来，该督及该提督督率文武员弁，筹办防堵事宜，认真讲求。该处五方杂处，良莠混淆，现在地方静谧，巡察尤形周密，允宜特沛恩施，以旌劳勩。讷尔经额、胡超、陈金绶、石生玉、向荣、善禄、陆建瀛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周悦胜到防日浅，著交部议叙。讷尔经额著赏加太子太保衔，陆建瀛著赏加按察使衔。胡超、陈金绶著各赏大缎四匹，周悦胜、石生玉、向荣、善禄著各赏大缎二匹。其在事文武各员弁，著讷尔经额择其尤为出力者，核实保奏，候朕施恩，毋稍冒滥。该部知道。

钦此。

三一七、著暂停挑补乍浦满洲兵空缺并随时察看陆续补放殉难官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特依顺奏，官兵空缺不敷挑选等语。乍浦官兵空缺，除委署前锋校等缺仍照旧递升外，所有空缺甲兵不敷挑选，准其暂行停止挑补，随后再行酌量筹补足额。如现在再有缺出，准其于小粮内递相挑拔。其阵亡官七缺未便久悬，著该署将军于各该员弁内随时察看，陆续补放，以归原额而重操防。该部知道。

钦此。

三一八、闽浙总督怡良奏报英人在厦投文请释台湾俘囚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跪奏，为夷目在厦投递文书，请释台湾俘囚，恭折具奏，并将译汉夷文二件，抄录恭呈御览，仰祈圣鉴事。

窃照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据厦门同知颜敦忠委员赍送暎国兵头文书到臣。据称该夷于八月间接到噶喇哇关文，令其差人前赴台湾，索取前获夷俘。因台湾镇总兵达洪阿不收文书，不令进见，遂将原文一并送至臣处。查阅封面原写初七改为初三，内译汉文亦复涂改，又用红笔写初六日字样。递臣之文则系十二日，案查本年八月十二日接准钦差大臣耆英等咨称，现经议抚条款内有被虏夷人及被诱汉民，恳恩释放二款。钦奉上谕：俱著准其所请。等因。钦此。咨查有无被获夷目夷兵等因，当即咨复，并行台湾镇道去后。十九日复准钦差大臣耆英等咨称，台湾被虏夷人如

已解闽省,速即委员送至鼓浪屿,交其夷官收领,并取回照备案。倘尚在台湾羁管,希即飞飭该道,将各夷人委解鼓浪屿,径行交领各等因。当又飞飭台湾镇道遵照,委员迅解厦门,以便交付。兹据该夷日文称,差赴台湾索讨系初七日之事,十二日已在厦门投文,其曾否到台,无可稽考。而所写之日忽由后改前,忽又红笔写初六日,皆不可解。而于臣处既递有文书,未便置之不答,致误事机。当将接准钦差大臣耆英等咨会,业经行文台湾,一俟送到,即为交还致复。臣查此间并无通事,原封内所译之文是否与夷字相符,无从究诘。即其所载嘍囉喳之语,亦与该夷目之言前后不甚针对,且嘍囉喳亦知中华政令无不取自圣裁,岂不知台湾远隔重洋,内地之舡不能来往迅速,台湾镇道未经奉有明文,何敢擅自释放。

除将原文钞录移咨钦差大臣耆英等查照外,理合缮折,由马上驰奏,并钞录译汉夷文,进呈御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一九、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筹办资送 京口被难男妇回郡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德珠布奏请将京口军政展限一折。京口被难驻防官兵前经暂驻各处,现在夷务既定,该处旧有衙署兵房是否尚堪居住,其散处苏、常、丹阳、江宁之男妇子女应如何资送回郡之处,著该将军次第筹办,妥议具奏。至本年京口驻防军政,著缓至下届举行。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

钦此。

三二〇、吏部会同兵部奏为遵旨严议 牛鉴程霁采等处分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军录)

署吏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暎夷滋扰沿海省分已及年余,牛鉴身任封疆,早已知悉……欽此钦遵。抄出到部。(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除两江总督牛鉴奉旨著即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之处,臣部飞行新授两江总督耆英钦遵办理外。

此案夷船驶入长江,进逼江宁省垣,江苏巡抚程霁采因防护苏州省城,未经带兵督战,与牛鉴有间。惟该抚亦有守土之责,德珠布于镇江失守亦有防堵不力之咎。钦奉谕旨: 均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应请将江苏巡抚程霁采、江宁将军德珠布,均照溺职例革职。再,查德珠布前因镇江失守,自行奏请交部严议,经兵部议以革职,于本年七月十一日具奏,尚未奉有谕旨,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遵旨分别严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再此折系吏部主稿,会同兵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三二一、乌明阿奏为借动 库银以支赔款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①(军录)

再,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接准钦差大臣等并两江督臣来文,内开: 暎夷吁乞通商,现需经费,司库存款不敷,将关税征存内暂借银五万两,俟另行筹解归款。查本任内,旧季征存库银,除历次奉文

① 此系未批日期。

拨解外，尚有未解南河工需银六万两，先经呈明户部。俟续征有数，赶紧分次完解在案。奴才因事关紧急，当将征存拨解河工银二万五千两，暨考核应解并平部馆各款凑足五万两，解交江藩司兑收。其应解各款一俟督臣等筹解归款之日，即行分别起解。

所有奴才动借库银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户部知道。钦此。

三二二、著齐慎回四川提督之任并将前调各省官兵均即撤令归伍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文、齐。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奉 上谕：

曠夷现已就抚，江面肃清，浙江招宝山夷船亦已退出，齐慎著即回四川提督之任。所有奕经等前调各省官兵自应撤令归伍，以省劳役而节糜费。著该将军等即将各路官兵，分别道里远近，陆续撤归原省，仍严飭管带各员沿途妥速行走，毋许滋扰。奕经、文蔚俟各兵将次撤竣，即行来京供职，随带文武各员，著一并分别飭回。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二三、著将德珠布革职留任六年并程霏采降为三品顶带革职留任八年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奉旨：

德珠布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六年，无过方准开复。程霏采著降为三品顶带，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欽此。

三二四、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派员伴送副 将丰绅泰等进京归案质讯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遵旨将江宁城守副将丰绅泰，镇海县知县叶瑩，派员伴送进京，归案质讯，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奉上谕：现在余步云拿解来京……欽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遵即照会浙江抚臣刘韵珂，迅将副将丰绅泰等是否在浙，查明派员伴送，进京质讯去后。嗣据复称，候补县丞谢荣光系已故狼山镇谢朝恩之子，业于四月间在杭省雇船回四川原籍，应请咨明四川督臣查明该县丞，如已到籍，径行派员伴送，进京候质。其副将丰绅泰并未回江宁省城，尚在参赞大臣特依顺营中差委，现与镇海令叶瑩一并查传到案。即派候补知县庄葆诚、杭协把总闻继昌等给咨批飭，令该委员等解交奴才行营，派员伴送进京，交刑部报收质讯等因前来。奴才当即行文四川总督，查明已故狼山镇谢朝恩之子候补县丞谢荣光如已到籍，即飭传到案，径行派员伴送赴京，交刑部投收候质。复派巡捕营千总集瑞会同候补知县庄葆诚、杭协把总闻继昌等，伴送副将丰绅泰、镇海令叶瑩赴京，交刑部投收质讯。其船匠何礼贵，亦已查传到案，即附伴送丰绅泰等赴京之便，一并解京，预备查讯。

所有奴才遵旨派员伴送副将丰绅泰等进京质讯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镇海知县叶瑩到省后，患病告假，以致起程稍迟。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该部知道。欽此。

三二五、扬威将军奕经奏报英俘十名已在定海交给英领事并收有回照事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军录)

再,前委试用知县彭嵩年、候补府经历张家绶管解白黑夷人十名,前赴定海,业已奏明在案。兹据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等禀称,该委员等于九月初十日管解到定,当有在定领事夷目丁宜士至船,查点所解夷俘十名,交收过船,出具回照。该委员接收,即于是日开船内渡,并称定港现有夷船七十余只,城内居民多已自舂搬回,民夷尚不相扰等语。

合并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二六、两江总督牛鉴等奏为江浙各局用款已分别着落经手各员核实造报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牛鉴、江苏巡抚臣程雋采跪奏,为江、浙各局用款现需查办报销,分别著落经手各员,核实造报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倭夷前次滋扰浙洋,即至吴淞一带游奕,准时征兵集饷,择要严防,先在上海崇明设立支应局。本年五月内,宝山、上海两县相继失守,夷船旋即闯入大江,攻陷镇江郡城,窺伺扬州,并直逼江宁省会。复又陆续调集官兵壮勇,筹画防剿,经臣等先后奏准在苏州省城设立粮台,江宁设立防堵总局,并将上海支应局改为昆山分局,及松江、常州两郡城各设分局,以期无误供支。河臣麟庆因江北调防兵丁将次到齐,亦经奏明于清江浦设立总局,扬州、高邮

两处各设分局，支发淮、扬一带兵粮。参赞大臣齐慎自浙带兵来苏，驻扎丹阳地方，复于军前分设粮局，委员会同地方官就近经理。迨扬威将军奕经督率兵勇移驻无锡时，有专管行营粮台前任福建藩司郑祖琛，督饬各委员分别承办，其余有司道督办者，有府厅州县承办者，有委邻省人员办理者。所有一切饷糈俸赏军火器械，或由苏州粮台拨解，或由各分局购制给发，事务其剧，用项更繁。其款目之纠纷，文案之冗杂，均非经手之员不能溯其原委。

现在啖夷就抚，常州、崇明分局先已裁撤，一俟官兵全行撤防，各局陆续撤去，即查办报销。据浙江布政使孙善宝、苏州布政使李星沅、江苏按察使调任山东按察使觉罗崇恩议，由经手各员分别按款造报详请前来。臣等复加酌核，此次派委各局办理军需人员俱系经管钱粮，其所销之数即其所用之数，局外无从得悉，即彼局之员亦不知此局底里。自应如该司等所议，责令原委员各归各处，逐款册报，庶免舛错纠缠。应请将苏省自军兴以来各局支用钱粮，除防堵案内先用商捐银两，业经奏明免其报销，余俱与报销时著落经手人员，查照历次奏定章程，分门别类，按例核实，造册详报。内如参赞大臣齐慎行营粮台，及松江、常州、昆山、崇明各分局用款，由苏州粮台汇核。扬威将军奕经行营粮台到苏后用款，由藩司郑祖琛汇核。江宁用款，由江宁总局汇核。分别转详，统由臣等核明，逐案题销。此外清江浦并扬州、高邮各分局用款，由清江浦总局汇核，听候河臣核题。如有邻省人员以及苏州各员因升调事故离苏，或暂行扣留，或临时饬调，或随事咨询，按事务之大小，钱粮之多寡，届时酌定。如此明定章程，庶足以专责成而重帑项。至沿途各州县支应兵差等项，并非局员经手，应仍由各该州县自行汇核报销，以清眉目。

再，上年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奉命赴浙进剿，驻苏筹办事宜，奏请在苏州省城设立浙江后路粮台，接应浙省粮饷军械。计今将及一载，款目文案亦甚纷繁，应一体著落经手之员，查照例

案造報,由总局匯核,詳經臣等移送浙省并案核銷。如有事離蘇之員造報不清,亦即分別留調咨詢,以昭核實。

臣等謹合詞恭折具奏,仰祈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三二七、著獎叙捐輸修竣城垣之福建官紳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上諭檔)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

前據怡良等奏,修竣城垣捐輸出力官紳,懇恩獎勵一折。當交吏部議奏。茲據該部查例具奏,自應分別施恩,以示鼓勵。六品頂帶何道觀、捐職州同高文騏、監生丁用賓,均著賞給知府銜。戶部學習主事劉齊銜,准其俟學習報滿,盡先補用。監生林星耀,著賞給郎中銜。監生劉履亨,著賞給同知銜。捐職布政司理問林喬蔭、捐職州同林榮芳,均著賞給從五品頂帶。舉人魏麟祥賞給六品頂帶,仍准其會試。大挑貢生陳應周、鄭建勛,均賞給州判銜。監生陳端、貢生高曦,賞給鹽知事職銜。監生陳應璋、民人陳登潮,賞給八品頂帶。監生李上台、民人陳金驥,均賞給九品頂帶。七品京官魏敬中,賞加六品頂帶。沙縣學教諭邱翰元,賞加教授升銜。候送知縣高明遠,賞加六品升銜。候補國子監學正學錄林懋烈,著賞加六品升銜。前任河南鄭縣知縣林振東,賞加六品頂帶。舉人揀選知縣曾元澄,賞給六品頂帶,仍准其會試。大挑副貢生林春瀚,准其以復設教諭,歸入本班選用。捐職州同廖引年,賞給從五品頂帶。廩生林振高,准其以復設訓導選用。候選縣丞龔長齡,賞加七品升銜。捐職營守備鄭功,著給予加級,紀錄二次。前任閩縣已升福防同知褚登,著給予紀錄二次。現署邵軍同知候官縣知縣唐黃裳,著加同知升銜。

欽此。

三二八、著准将西安满营炸坏之子 母炮等销毁另铸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布彦图等奏请改铸炮位一折。西安满洲营原设劈山炮二十五位，子母炮二十五位，因历年燃放，间有炸坏，自应酌量改铸。著照所请。所有炸坏之子母炮十二位，准其销毁另铸。其炸坏之劈山炮四位，不堪适用之劈山炮一位，准其销毁，改为子母炮位。此项炮位，即将现经究获之铁炉销毁，添补铸造。其不敷铁斤并估需工价银六百三十六两零，准其作正开销，毋庸捐廉。该将军等务当派委委员，认真赶办，总期坚利适用，毋任草率偷减。该部知道。

钦此。

三二九、著将盛京售卖鸦片烟人犯梁恩甲 交禧恩会同盛京刑部审拟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禧恩等奏拿获售卖鸦片人犯一折。盛京西门外访获售卖鸦片烟上人犯梁恩甲一名，起获烟土三十九两，甚属认真可嘉！该犯梁恩甲著交禧恩会同盛京刑部严审定拟具奏。盛京为根本重地，嗣后仍当严飭所属，随时查访，严拿惩办，务净根株，毋得始勤终怠。

钦此。

三三〇、著扬威将军奕经等将所带各省弁兵分起陆续撤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扬威将军奕、参赞大臣齐。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奉上谕：

奕经等奏，江、浙夷船退出，请将各路兵勇酌撤一折。现在喫夷就抚，江面肃清，所有奕经等带赴江南丹阳、无锡之河南等省各弁兵六千余员名，即著分起陆续撤回。该弁兵所请借支俸饷添补衣履之处，即著照议札飭粮台，准其借支，仍报部存案。并行知各省，统俟回营之日，照例分年坐扣归款。至遣散壮勇内，有距原籍较远者，即著自离营之日起，每名酌给半月口粮，并按站发给制钱一百文，俾资旅费。所有领过军火器械一概收缴。其由余丁募充者，著随同该各省官兵行走，仍归原营。余著按日分起行走，并飭令委员及原带官随后督催前进，务期约束严明，无任逗留滋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一、著两江总督耆英会办江浙闽通商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喫夷现已就抚，一切通商章程，善后事宜，在在均关紧要。耆英现授两江总督，所有江苏省通商善后诸务，著会同程燾采、尤渤筹议办理。其江北一带善后，并著该督等会同李湘棻筹办。至浙江、福建二省虽非该督统辖之区，惟事期经久，法宜画一，即有因地

制宜之处，亦必会商妥议，俾夷商有所遵守，办理不至两歧。所有浙江省通商善后各事，亦著耆英会同刘韵珂、段永福一并妥议。其福建善后事宜，著怡良、刘鸿翱、奕振彪、普陀保悉心筹办。至该省通商章程，仍著怡良等咨商耆英妥为定义。现在夷务甫定，该督等务须因时因地，谋及久远，总期夷民（民夷）相安，尽善无弊，切不可将就目前，致貽后患。至两江总督本有兼辖河防之责，耆英事务较繁，所有南河修筑事宜，暂且毋庸兼管，俟各省会商事件办理完竣，再行照常兼管。

欽此。

三三二、著杭州将军特依顺等照所奏妥速赶办
招集流散安抚居民弹压土匪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特、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奉上諭：

特依顺等奏，镇海夷船退出，现飭妥为抚辑一折。该夷据镇海县城一载有余，现在业已全退，亟应招集流散，安抚居民，弹压土匪。著即照议，飭令该道府等督同该署县，妥速赶办。至城垣衙署炮台等项应修应建各工，亦著分别缓急，次第办理。定海现泊夷船六十余只，是否即行开驶，仍著该将军等确探具奏。其善后通商事宜，本日已明降諭旨，交耆英会办。著刘韵珂随时咨商耆英，并会同段永福悉心熟筹，务臻妥善。将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三、著将夹带鸦片烟膏人犯万幅淋等解交刑部审讯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双德奏拿获夹带鸦片烟膏人犯，请交部审办一折。万幅淋、景世同俱著解交刑部审讯。

钦此。

三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浙洋英船活动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①(朱折)

再，本年七月间有夷船一只驶至乍浦洋面停泊，当经臣附片奏明在案。嗣该处时有一二船续行驶至暂泊，即复开行。惟原来之一船逗遛不去，亦未上岸滋扰，经臣飭令该管道府及营县镇静巡防。旋据宁绍台道鹿泽长自江宁来禀，据称在江夷酋因抚议已定，有知照在乍夷目，将船退去之语。臣又飭令该道等瞭探去后。兹据杭嘉湖道宋国经等禀报，乍浦夷船已于八月二十六日开赴大洋而去，瞭望无踪等情前来。臣察核情形，自系夷目接有夷酋知会，是以退去。现在乍浦一带并无夷踪，惟镇海之招宝山尚未退出。定海洋面船数渐增，谅系自江省转回。至各夷尚无扰害情事，足慰宸怀。

臣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三三五、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请将石河口防堵官兵及炮位一并撤回归伍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石河口防堵满营官兵炮位，请旨一并撤回归伍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因逆夷滋扰浙省，势甚猖獗，并有北驶之谣，曾经奴才会同驻关钦差都统哈琅阿，奏请调派山海关、冷口、喜峰口满营官兵二百余员名，遴委记名副将左翼协领塔清安，督率防剿在案。兹奴才接准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善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等飞咨，内开夷全帮船只，于九月初三日均已出江入海，惟佛郎西国夷船一只，于九月初八日甫行驶出，现在长江肃清，飞咨查照前来。

奴才查该逆船只现已全帮退驶入海，谅无叵测之虞，所有沿海防兵自应一体酌撤，以节劳役虚糜。应将前次调赴石河口，防堵山海关、冷口、喜峰口满营官兵二百余员名，暨满营安设炮位，请旨一并撤回归伍。至海岸安设满营红衣铜铁炮十五位，前经钦差大臣赛尚阿查阅时，拣出不堪适用之炮六位，下余九位，尚可适用。奴才于接任后，将拣出不堪适用之炮，亲加演试，实系不堪利用。惟此项炮位，系经前任副都统裕瑞奏明随营隔年演习，今既撤回归伍，应将堪用红衣铜铁炮九位，遵奉前旨，届年操演，其拣出不堪适用之炮六位，飭交山海关路游击收贮。

所有奴才将河口防堵满营官兵炮位，请旨一并撤回归伍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三六、著两江总督耆英等议奏由海 入江要隘之善后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江苏巡抚程、署太常寺少卿李、江南提督尤。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现在倭夷就抚，准令通商，由海入江之处，自应加意防范。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断无此办法。必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出奇设伏，方可制胜？无论陆路水师，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旋放枪炮，各有机关，应如何分别讲究？倘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耆英等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其江北一带，著仍遵前旨，会同李湘棻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三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通商税则俟 抵粤后会商酌议请旨遵行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臣伊里布、耆英跪奏，为遵旨会同酌议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十四日奉上谕：耆英等奏夷船全数出江入海，云云。欽此。遵旨寄

信前来。

臣等查外夷通商输税，旧有定章，一切则例案据俱在粤东，其应行变通兴革各事宜，亦须到粤后体察实在情形，方能酌办。惟夷情之向背，国课之盈绌，皆系乎此，所关匪细。若过为搜剔，则窒碍难行，倘略事通融，又易滋偷漏。臣等公同商酌，大约税额一循则例，而交易务示公平，凡索取过当杂项，暨一切应行详筹事宜，容臣伊里布抵粤后，查明斟酌去留，与督臣暨海关监督会商酌议，请旨遵行。此外福州等处虽与粤东各商不同，惟进口之货以呢羽钟表洋布等物为大宗，出口之货以茶叶白糖湖丝等物为大宗，其余懋迁有无，厥类匪一。而粤东既议定章程，自可通行各口，仿照输税。至各处添设马头，既准该夷建立夷馆，挈眷眷属，自投行商，以示体恤。该夷既漏被恩慈，自不致复萌反侧，其未尽各事宜仍须随时随地相机妥办。除上海等处应办事宜应由臣耆英次第办理。其嗣后商欠不求官为代还一层，前已与该夷议定，载入条款，俟到粤时再与要约切实，免致日后借口，并查称佛郎西有无别情另行具奏外。臣伊里布于拜折后，即率同四等侍卫成龄起程赴粤，江苏臬司黄恩彤一俟军需局务交卸完竣，即行驰往，不致迟误，合并陈明。

所有会同商酌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三八、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 报凑集赔款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前于抚夷案内，议明本年给与洋银六百万圆，奏蒙恩准在案。查此项洋银先经侍卫成龄、臬司黄恩彤与该夷首等面议，以洋银每圆不过七钱二分，且成色不足，是以议定以库纹七钱折算。嗣该夷因探知江南洋银市价甚昂，现在每圆易钱，总按八钱五分以

外,借口索增,复与再三驳议,始酌定每圆以纹银七钱一分折给,共应折给银四百二十六万两,较之市价,每洋银一圆节省银一钱四分,共节省银八十四万两。并据该侍卫等禀明,臣等行知藩运各库,所有提拨抚夷银款均按曹平兑交,按库平每百两又节省银二两。

惟此项银两除扬州给银三十五万五千两,上海给银三十五万五千两,均系捐款,无从核扣平余。又运库提用银五十四万两,亦系商捐项下动支。又部拨军需五十万两,山东解苏军需十五万两,归于军需案内报销外。其余江宁藩库提用银三十五万两,江安粮道库提用银十万两,龙江关库提用银五万两,共银五十万两,兹查原任大仆寺少卿蔡世松等劝捐银六十万两,一俟收齐,足敷抵补库款。又苏州藩库提用银四十万两,浒墅关库提用银五万两,浙江藩运各库提用银八十万两,安徽藩库提用银六十万两,应由各省抚臣筹议清款。以上共四百二十五万两,按应交该夷四百二十六万两之数,尚不敷银一万两,即在安徽解到之平余项下凑拨。

惟据该夷照会内称:所收银两大约足数,但所用砵码与粤省砵码殊有不齐,倘不足议给洋银之数,尚须设法补足等语。臣等屡向辩驳,该夷总以漕平短于粤平,欲俟改铸洋银,再行清算。维时夷船已陆续开行,若再与往复辩论,徒滋逗留,虑生枝节。除俟臣伊里布到粤时再与议外,所有各省扣存库平未解平余银两,业经前督臣牛鉴咨行另款存贮。倘应须补给该夷,即于此项内提用。

理合缮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三九、钦差大臣伊里布奏请将熟悉洋 务之吴廷猷等带往粤东差遣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臣此次前赴粤东,业经奉旨飭令臬司黄恩彤、侍卫成龄,随

同前往。惟夷务殷繁，需员差委。查有前署上元县知县吴廷献，因驿递奏折猝遇夷船，致被抢取，奉旨革职，发往新疆，俟军务完竣，再行奏明起解。维时正值夷务纠纷，经臣等委令该革员常住下关一月有余，遇事羁縻，于夷情甚为熟悉。

又，江苏报效从九品王万选，试用从九品童复，议叙从九品袁润业，浙江外委陈志刚、蒋缕华，均堪驱策。应请将该员弁等带往粤东，差遣委用。其书识谢继超及浙江抚标兵丁七名，亦随带前往。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四〇、著英奏谢补授两江总督天恩并报接印任事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新授两江总督兼理盐政奴才著英跪奏，为叩谢天恩，并接印任事日期，恭折具奏，仰乞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著著英补授等因。钦此。窃念奴才奉命来江，办理夷务，叠蒙训示，得有遵循，方愧未效涓埃，乃荷复加倚畀。

伏思两江总督统辖三省营伍，现当整饬之际，必须力期振作，而兼理河漕，专管盐务，在在均关紧要。奴才自顾驽骀渥蒙高厚，五中钦感，凛惧弥深。牛釜将两江提督关防及两淮盐政印信移交前来，奴才谨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即于十八日接印任事。所有上海等处应办事宜，容奴才悉心筹画，并将漕盐各事次第经理，惟有竭尽心力，学习办理，以期仰答覆载生成于万一。

所有奴才感悚下忱，谨恭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尽心尽力，以副委任，勉益加勉。钦此。

三四一、两江总督耆英奏为两江地大事繁不敢畏难苟安当即赴吴淞等地筹议严防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奴才在京供职有年,而外省素乏阅历,南方情形尤不熟悉。查江南水患频仍,又遭兵燹,官民交困,迥非昔年情形可比。总督统辖三省,幅员辽阔,地方之利弊,属员之贤否,断非心思耳目所能周察。而且漕河均系兼司,盐务是其专责,现在桃源决口,河患方殷,运道阻塞,回空能否无误,尚无十分把握。淮南引滞商疲,受病已深。夷夷虽已就抚,控制匪易,亟应练兵铸炮,以保将来。无如营务废弛由来已久,将惰兵靡已成习惯,奴才惟本庸愚,又复生疏,中夜忧愧,不知从何措手?自维受恩深重,万不敢畏难苟安,惟有竭尽犬马血诚,以图报效。若非仰赖我皇上训谕频施,矜全备至,则奴才钝根下愚,实难期其自立。

现将拟将署中应办公事稍为清理,即当驰赴吴淞及沿江一带,详细察看形势,如果有险可扼,何处可以安兵,何处可以设炮,亟当筹议严防,绘图奏请训示。一面顺赴江北确查盐务情形,督同盐运司但明伦设法整顿,再赴清江浦会晤河臣麟庆,一切河务详慎讲求,以期无负委任。

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

钦此。

三四二、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委员将牛鉴等押解进京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九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牛鉴著即革职

拿问，由耆英派员解京，交刑部治罪等因。钦此。奴才随亲至督署，传宣谕旨。据已革督臣牛鉴伏地碰头泣涕，自陈辜负天恩，实属罪无可逭，惟求解京交部从重治罪等语。其凛惧之忧，实属万分惊悚，应即遵旨委员，押解起程。

查奴才原带盛京佐领塔芬布辅元，今遵旨令回原省当差。奴才札飭佐领等，即将牛鉴顺道押解进京，定于九月二十四日由江北上札，令一路小心押护，送交刑部后，即令该佐领等旋回盛京当差。

除咨明刑部外，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四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议奏福建 各口隘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福建水师提督奕、陆路提督普。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传：

现在暎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福建厦门等处皆为省垣关键，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焉有是理？必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出奇设伏，方可制胜？无论陆路水师，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关，应如何分别讲究？倘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各处口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怡良等详察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四、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于浙江各口隘善后事宜可与着英等会商章程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闽浙总督怡、浙江巡抚刘、浙江提督段。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现在啖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浙江尖山口等处为人省要路，镇海招宝、金鸡两山又为浙东屏障，皆应加意防范。从前所设水师船几只同具文，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断无理！必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出奇设伏，方可制胜？无论陆路水师，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别讲究？倘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各处口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刘韵珂会商耆英等，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

三四五、著杭州将军特依顺等于各海口防务应设法妥筹并议奏浙省各口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特、副都统恒、乍浦副都统吴。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现在暎夷就抚，准令通商，浙省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驻防兵丁谅已陆续挑补，渐复旧观，不可以老弱充数。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焉有是理？亦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出奇设伏，方可制胜？驻防兵丁亟宜遴选技艺，勤加训练，以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别讲究？倘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各处口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特依顺等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六、著山东巡抚托浑布议奏与盛京接壤之 山东登州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登州镇总兵玉。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现在暎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山东登州府最为该省要隘，夷船可以直达岛前，各要口与盛京接壤，该处似应多购巡船，以为牵制。从前各省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如果购制战船，其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海口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断无是理！必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

出奇设伏,方可制胜?无论陆路洋面,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别讲究?沿海大小岛屿可否另有布置?倘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各处口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托浑布、玉明详察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七、著江宁将军德珠布加意防范由海入江之处并议奏各口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副都统穆、京口副都统齐。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现在暎夷就抚,准令通商,由海入江之处,仍应加意防范。驻守兵丁諒已陆续挑补,渐复旧观,不可以软弱老幼滥竽充数。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断无是理!必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放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出奇设伏,方可制胜?驻防兵丁亟宜遴选技艺,勤加训练,以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别讲究?倘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各处隘口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德珠布等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八、著福州将军保昌等加意防范各海口并议 奏福州等隘口善后事宜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福州将军保、副都统额。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现在暎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福建福州等处皆为省垣关键，所有防守事务及制造船只器械等件，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该将军等所管船只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终年在彼摆列驻扎，断无是理！亦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后路应如何层层接应，或旁抄夹击，出奇制胜，驻防兵丁亟宜遴选技艺，勤加训练，以臻纯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关，应如何分别讲究，倘仍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各处隘口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保昌等详察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四九、著漕运总督周天爵即照所奏回空军 船住泊章程四条认真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漕运总督周、江南河道总督麟、署太常寺少卿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

朱树、李湘棻奏，回空军船陆续住泊，酌议应办章程四条，开单呈览一折。据奏回空军船实应归次者二千五百九十余只，应飭各

帮弁各就地段,或里许,或半里,酌留空地,以次排泊。其水手人等有酗酒赌博滋事者,即令本帮运弁责处。其与民人交涉事件送交地方官惩办,并仍令各省总运丞卒驻帮弹压,以昭慎重。至稽查奸匪混迹,仍令各帮弁按册点名,如有不符,即行根究。并飭沿河委员,将未经住泊各船实力催趲候渡,俾得及早归次各等语。著周天爵会同李湘棻,即照所议认真办理。惟现在河面宽阔,水势湍激,挽拽较难,已届霜清水落,仍不可不加慎重。著会同麟庆随时相度机宜,督饬河漕各员悉心妥办,务使帮船稳渡而不致迟延,以副委任。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〇、参赞大臣特依顺等奏为遵旨会筹
分起撤退浙省各路防剿兵勇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军录)

参赞大臣·署杭州将军臣特依顺、参赞大臣文蔚、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遵旨分起撤退浙省各路防剿兵勇,以节糜费,恭折由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接准扬威将军移会,转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上谕,昨据齐慎奏,夷船全数退出镇江,江面肃清,拟即与奕经会商,分别撤回兵勇等语……钦此。恭录移会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臣等前准扬威将军来咨,以夷夷现已就抚,江省大帮船只全数退出长江,所有浙省各项勇壮即应遣撤。其在浙官兵是否全行撤退,即由臣等酌核办理等因。臣特依顺、臣刘韵珂等,当将省城等处勇壮给与盘费,并令沿途地方官雇备夫船,陆续分起遣撤,现在业已撤竣。其浙东一带驻防各勇及委员郑鼎臣所募船勇,亦由臣文蔚就近转饬各委员全数撤退。兹钦奉前因,伏查浙省乍浦及招宝山等处夷船均已退出,口内业已

肃清，虽定海尚被占据，而该夷自就抚以后，仰感天恩，情甚驯顺，正宜示以不疑，以冀其始终帖服。所有历次奉调来浙之各省官兵，除调赴江苏外，计省城、绍兴等处尚有四千六百余名，每日盐粮等费为数不资，自应全行撤回归伍，以节糜费。臣等现拟分作九起，于本月二十二日为始，间日起程，分路撤回，业已飭令带兵镇将，督飭员弁从严约束。一面咨行经由各省督抚及本省地方官，将船只人夫预为雇集，一俟各兵到境，即照例应付前进，并令沿途妥为弹压，以免逗遛滋扰。至浙省各营官兵，惟提标额设较多，定海镇标数亦不少，上年该数处先后失守，将各兵招回内地，分驻曹江、上虞等处守御。本年该夷自宁波退出，郡城虽已收回，因内地需兵防堵，提标兵丁并未全数遣回，大半仍留于曹江、上虞。其定海镇标之兵，亦仍在该二处驻守。兹夷船业已退赴大洋，宁波、镇海两处应行派兵防御，所有提标兵丁自应全行遣回，分在该二处驻扎。至定海尚未收复，该镇标兵丁一时未能归伍，亦一并移驻宁镇，与提标兵丁协力巡防，以提镇两标之官兵全数驻于宁、镇两处，足敷差遣之用。其此外各营调防官兵，应俟外省兵丁撤竣后，再行酌量远近先后遣回，俾资操防而节帑项。

所有臣等会筹撤退浙省兵勇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奉朱批：依议妥办。钦此。

三五一、著两江总督耆英等对约内添注各条 尤须斟酌尽善并另缮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耆英等奏定约请赏用宝一折。览奏均悉。该夷船业经全部退

出长江,拟前赴广东,分帮回国。朕因轸惜黎民,勉从下策,借此戡兵,休养生息,前已准令该大臣便宜从事。现在夷民(民夷)相安,自应俯允所请,于呈递纸样,如式用宝。该大臣只领后,即妥慎办理,不厌精详,永杜后患。此事所关匪细,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致令该夷他日有所借口挟制。约内添注各条尤须斟酌尽善,为一劳永逸之计。所有条约及添注之处,均著另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二、著两广总督祁项等照所奏即行尽撤防兵 逐裁壮勇及酌留兵勇分驻炮台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奕山等奏,查明夷船来往情形,并酌裁壮勇一折。览奏均悉。现在暎夷业已就抚,著祁项、梁宝常体察情形,即将防兵尽撤,并将壮勇逐加裁汰。所有酌留兵勇三四千人分驻炮台防守,以后陆续收入行伍,俾得食粮。著照议办理。此项兵勇务须认真挑选,择其年力精壮者,分饬将弁等勤加教练,总期悉成劲旅,堪资得力为要。将此谕令祁项、梁宝常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三、著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等妥议净 绝根株私梟盘踞码头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太常寺少卿李,传谕按察司衙署两淮盐运使但明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本日据牛鉴奏，仪征县老河影地方俗名老虎颈，向为巴杆匪徒聚集之所，专以贩私为业，毫无忌惮。本年暎夷船只入江，该处庐舍被其焚毁，而头目人等又经收为壮勇。现在夷船退去，趁此筹办较易得手，已飭但明伦等悉心筹画，是否可将奇兵营游击带同兵丁移驻该处，弹压稽查，毋任匪徒造屋搭篷，续行盘踞。并欲将该头目人等募充兵丁，因材驾馭，只许分散各营，不容专聚奇兵营一处，以免后患等语。私梟盘踞马头，久为盐务地方之害，自宜趁此机会，净绝根株。新任两江总督耆英事务殷繁，难以兼顾，著该署少卿等亲赴老河影地方察看情形，奇兵营游击是否可以移驻？至不逞之徒募充兵丁，分散各营，是否可收实用而无流弊？著通盘筹画，妥议具奏。务使地方从此安静，奸孽不致萌生，是为至要。将此谕知李湘棻，并传谕但明伦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四、两江总督耆英奏报省城调防各兵全数撤退起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省城调防各兵全数撤退起程，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省城调防各兵应行撤回归伍，以节经费。其守城之旗兵并青州满兵，咨会将军撤回归伍；扬州、清江一带派防兵丁，咨明河臣酌量留撤，经前督臣牛鉴恭折具奏。嗣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上传谕：牛鉴奏，庸备船只由远而近，分起行走……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一编者。）臣查调集各路官兵，经前督臣牛鉴奏请分别撤防，当将本城旗绿各营弁兵先后撤退归伍。一面委员督飭妥速雇提船只，备办夫马口粮，并咨飭经过地方，照例妥为应付。将外调各营官兵，分别水陆，由远而近，按起间日行走。计

自九月初八日起,至二十日止,已将湖北、河南、江西等省,及青州满营并本省之徐州、吴淞等营官兵四千六百余名,全数送出江境。派委文武员弁,分投护送交替,俱各安静,并无滋扰需索情事,兹据江宁防堵局司道会详前来。除分别咨行查照,并调拨铜铁炮位及抬枪铅丸铁弹等项,查明实在数目,存留收贮,另再具奏外。

合将外调官兵撤退起程日期,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五五、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审拟误报英情 之已革都司叶养福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误报夷情被参革职之署都司,现已申明议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本年五月间,署杨舍营都司叶养福,以贸易高船误认夷船,张皇禀报,致民心惊惶,纷纷迁徙。经前督臣牛鉴查明,请旨将该署都司革职,一面伤令臬司提讯究办,于六月十二日奉朱批,所参甚是。另有旨。钦此。同日奉上谕:牛鉴奏参营员禀报不实,革职讯办等语。所参甚是。江苏署杨舍营都司·淮安城守营守备·世袭云骑尉叶养福,于商船回至福山口,误认夷船,张皇禀报,以致商民纷纷迁避,实属昏庸纒缪。叶养福著即革职,交牛鉴督飭臬司提讯究办。余依议。钦此。即经恭录札飭臬司,钦遵讯办去后。

兹据江苏按察使调任山东按察使觉罗崇恩,督同苏州府知府申明议拟,详报前来。移交臣核看得,参革署杨舍营都司·淮安城守营守备叶养福误报夷船一案。缘叶养福籍隶浙江钱塘县,寄居江宁,伊父叶槐由县丞投效陕西军营阵亡,奉旨给与云骑尉世职。该

参员承袭后，因母汤氏患病不能回浙，呈请就近当差，旋补淮安城守营守备，道光二十一年奉委署理杨舍营都司。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暨十一等日，倭夷攻陷宝山、上海，该参员挑选干兵赴海口瞭探，按日飞报。是月二十三日早潮时，有外回贸易商船驶至福山口岸洋面，探兵周文连误认夷船，即赴该营禀报。该参员因福山与杨舍毗连，瞬息可至，未及细查，仓皇转禀。当经委弁驰赴福山，查系商船，奏奉谕旨革审，今该司讯悉前情。并据苏州府知府舒化民飭委署江阴县知县金咸查明，沿江商民系闻上、宝失守，陆续迁避。其江阴地方，亦因夷船驶入吴淞口，有土棍乘机攫枪，尚非因该参员误报夷船所致，似无遁饰。此案已革署杨舍营都司，淮安城守营守备叶养福，于探兵将商船误报夷船，并不亲往确查，辄即仓皇转禀，实属率谬，业已革职，应毋庸议。探兵周文连瞭望不实，应飭本营提讯棍责，革伍完结。

所有署杨舍营都司误报夷情申明议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朱批：依议。该部知道。钦此。

三五六、著江南福建浙江各督抚议奏何 项战船适用足以御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江苏巡抚程、江南提督尤、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水师提督窦、浙江巡抚刘、提督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昨据奕山等奏，将广东省官绅造成各船式样，绘图贴说呈览。江南、福建、浙江海防情形，各处互异，此项图说各五件，现已飭令祁项等照式另备三分，分寄各该省。该督抚等俟粤省寄到后，各就所辖洋面，察看何船适用，足以御敌，或于海道不甚相宜，而于江防

亦堪制胜,即著悉心详议具奏,候旨发交广东,令其各就该省所需之船,如式制造,再行分别运赴各省。如或于江海形势俱难得力,亦著据实奏闻,不必稍存迁就。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七、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照奕山等所奏
制造战船并将该折及图说再缮三分
交江浙闽省督抚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水师提督吴。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奕山等奏制造战船一折。据称快蟹、拖风、捞缙、八桨等船仅可用于江河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备内河缉捕,难以御敌。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板其坚实,驾驶演放,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并仿照咪喇哩国兵船制造船样一只,现拟酌照暎夷中等兵船式样制造。并将年分例修师船暂停,节费为改造大船之用各等语。朕思防海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各省修造战船竟同具文,以致临时不能适用,深堪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至拘守旧日式样,有名无实。据奏停造例修师船,改造战船。所办甚合朕意,均著照议办理。惟海船大炮系属悬放,火药发时,势必向后坐掣,如何得有准头,现据该督等奏,业已娴熟得力。著将如何施放之处,再行详晰具奏。所进图说各五件,著再缮就三分,咨交江苏、福建、浙江督抚。本日已有旨谕令各就该省洋面情形,详加履勘,何者合用,奏请制造。并将原件发给讷尔经额,转交托浑布阅看。如果合用,将来均需粤省制造,分运各省。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即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插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给发,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

尽所长。再，暎夷就抚通商，广东海口为夷船经由要道，必应加意防范。战船现已制造，其余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毋庸泥守旧制，总以精良适用为贵。其口岸所安大炮及屯守兵丁，断无令其终年摆列驻扎之理，必应设法妥筹，期于有济。至临敌之际，如何逐层接应，出奇制胜？水陆弁兵如何精选勤练，务臻纯熟？船上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关，亦应分别讲究。并各处口隘如何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著伊里布到粤后，会同祁埏等悉心讲求，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八、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奏天津适用何项战船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昨据奕山等奏，现筹制造战船之法，将官绅等造成各船式样绘图贴说呈览。朕思天津海口尤为近畿要地，防海船只自应预为筹备。惟此项海船为巡哨御侮之需，必须因地制宜，方适于用。所有粤省进呈吴建勋等战船图说各五件，著发交讷尔经额阅看，并详细体察天津等处洋面，于图内所绘战船何项最为合用，悉心妥议奏闻，候旨交广东制造，运赴天津。倘现呈船式于天津洋面均不甚相宜，亦著据实具奏。至此项图说，该督接奉后，即各照缮一分，咨交山东巡抚托浑布阅看遵办。该督仍将发给图说原本呈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五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认真整顿广州防
务并妥议善后事宜章程具奏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副都统裕·官。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各省设立驻防兵丁，以资防卫，必须遴选技艺，训练精熟，方收御侮之效。广州地方滨近海洋，尤为扼要。现在夷务甫定，仍应加意防范，所有驻防兵丁，著伊里布于到任后，会同裕瑞、官文认真校阅，破除积习，裁汰老羸，挑补精锐，总期一兵得一兵之用。至今昔情形不同，有应随时变通之处，尤须详细讲求，预为办理。从前战船几同具文，不堪适用，此后船只及枪炮器械等件应增应减，或须改易制造，总以精良适用为要，万不可拘定旧制，徒劳无益。各处口隘应如何分别缓急，择要驻扎，亦须详察地势，妥为布置。一切善后事宜，即著该将军等妥议章程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〇、著山东巡抚托浑布查奏山东海口适用
何项战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托浑布。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昨据奕山等奏，筹画制造战船之法，并将官绅等造成船只式样绘图贴说呈览。此项图说各五件已发交讷尔经额，令照缮一分，咨交山东。著托浑布于接到时，详细察看山东省海口情形，何项船只适用，即行具奏，候旨交广东制造，发往山东，以备防海之用。倘于

该省海道不甚相宜，亦著据实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一、著两广总督祁埏察奏吴建勋能否胜任 广东水师提督之职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密寄两广总督祁。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

现在办理善后，广东地方水师尤为吃重。其将备能否得力，船只如何配用，器械如何制造，以至平日如何巡哨，临敌如何制胜，全在该提督处处留心，方能率属讲求，力加整顿。现在吴建勋，朕不深悉其人，是否于广东洋面，一切操防训练驾驶攻剿事宜均能谙习？著祁埏密加查看，据实具奏。如不能胜任，即于水师人员内，就该督素所深知实在可靠者，密封具奏。朕为水师得人起见，且该督统辖两省，事务较繁，如果提督得人，即该督亦获收指臂之助，万不可意存迁就，重孤朕望。将此密谕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二、著将欠项清完之广东商人梁承禧 潘文海开复职衔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祁埏等奏，洋商清完欠项，请开复职衔一折。广东商人梁承禧先因欠项褫革监追，于一年期内将欠银次第清完，尚知愧奋。所有前革议叙道衔并捐纳训导职衔，著准其开复。商人潘文海欠缴银数先已遵限完缴，其前革捐纳州同职衔，著一并开复。该部知道。

欽此。

三六三、御史雷以誠奏陳增加茶葉大黃湖絲及 關口牙行稅收以抵償賠款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夷務清本)

山東道監察御史雷以誠奏。

嘆夷滋擾沿海已及年余，我皇上軫念黎民塗炭，俯允該將軍大臣所請，不惜款項，准令該夷就撫，許以口岸通商，此暫時罷兵惜民之計，非謂海疆從此永遠安靖，可以高枕無虞也。臣念此時有宜合盤籌算者，有通前後計算者。蓋籌款之術，稅務為急，聞得嘆夷各國所需中國貨物，第一茶葉，其次大黃湖絲，計每歲購買約費洋銀五、六千萬圓。其所以屢次滋擾者，非必妄生覬覦，實欲據其利權。犬羊性本貪婪，不得已餵之以食，冀其稍安。惟糜款多至二千餘萬，論中國現在情勢，即竭丈捐輸之力，不足以酬此項，則講求稅務，尤不可無術。

但不知許給口岸，准其通商，各關稅務究竟如何著落？若官既征收，彼復抽稅，商民必不勝其苦。若彼既收稅，官不得復征，則彼且日益富，而我日益貧。若彼肯稅于官，其或給洋銀，或給烟土，狡詐固未可知，偷漏亦復可慮。夫以嘆夷各國所必需中國之貨，而中國不能操其權，此正有不能不早為籌議者。今請于茶葉大黃湖絲出產地方，及經過各關口并聚頓各牙行，此三處實力稽查，分別酌加稅銀，我自取于商民而有余，而商民之轉賣者亦各取于該夷而非不足，行之日久，計可以積年陸續所加稅務之項，抵歸所償該夷之項，此所謂合盤籌算，以與為取，即以取為與，而彼皆在我計中也。

向來該夷通商僅廣東澳門一處，茲既增給口岸，不知將來地方如何整頓，兵將如何設備？夫僅以口岸而言，彼此似可相安，若口岸即系要隘，則既據我腹心，一舉動而彼即知，一畫謀而彼先覺，誠恐

整顿无地，设备无时，而善后亦终难有妙策兵矣。闻得该将军大臣有将福州府许给通商之说，不知有成议否？查闽省各府均产茶叶，武夷山为最，岁可出数千万斤；福州省会环山，五虎门天堑足资捍御，若听使该夷往来，据极险而权大利，势将不可复遏。该将军等若非确有把握，度不遽然轻许。臣愚以为夷情难信，地利宜保，譬若对棋，胜负止争一著，此又通前后计算而虑我之或制于彼也。

或有谓加税恐别策弊端，然臣闻该夷从前曾有不经牙行，自向商人购买茶叶，载回尽属假造者，则夷人以牙行凭信，我即向牙行征税，实为甚便。至出产地面及经过关口，夷人不能遽到，只须令该商民晓然于加税之项，均可取偿于夷人，则不以为累也。惟通商口岸不在要隘，则筹款尚易，若在要隘，即善后亦难耳。相应请旨密飭各将军大臣等，远虑深谋，熟思详计，毋得草率目前，使将来接办者无可措手，遗患后人。总期于议抚之中，预为筹款及善后地步，以副我皇上绥靖疆域之至意。

三六四、著两江总督耆英妥议雷以诚所奏增加 出口货物等税收以赔偿款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

御史雷以诚奏预筹款项及善后事宜一折。据称暎夷各国所需中国货物，以茶叶、大黄、湖丝为最，该夷前曾不经牙行向商购买茶叶，载回尽属假造，请于茶叶大黄湖丝出产地方及经过各关口、聚顿各牙行，实力稽查，酌加税银。现在增给口岸，将来地方如何整顿，兵将如何设备，请飭熟思远虑等语。暎夷现在就抚，所有通商章程、善后事宜，前已有旨，令该督妥筹具奏，并将闽、浙二省应办事宜，均交该督会办。该御史所奏，陆续加增茶叶大黄湖丝税银，

以抵所赏该夷之项。所奏不为未见。惟有无苛累及民，能否禁绝走私，并如何整顿口岸，严防要隘之处，著即通盘筹画，悉心妥议，务期操纵在我，足以收利权而杜后患，方为尽善。雷以诚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五、著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照所奏将防堵官兵炮位一并撤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海关副都统富。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

富勒敦泰奏请将防堵官兵炮位一并撤回一折。曠夷现已就抚，所有沿海防兵自应一体酌撤，以节劳费。所有前次调赴石河口，防堵山海关、冷口、喜峰口满洲营官兵二百余名，暨满洲营安设炮位，均著一并撤回。其拣出尚可适用之红衣铜铁炮九位，著该副都统每届操演之期亲加演试，务期精熟，其不堪适用之炮六位，即著照议，交山海关路游击收贮。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六六、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为天津等处吉林黑龙江官兵已全数出关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泰跪奏，为驻扎天津、山海关等处防堵官兵，现在全数出关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准驻关钦差都统哈琅阿咨开，钦奉上谕：将调赴天津、山海关等处驻扎之吉林、黑龙江官兵，均著分起撤回归伍等因。

钦此。咨会前来。恭查遵旨撤回吉林、黑龙江官兵，共分十三起。吉林头起官兵由山海关撤回，于九月初九日验放出关，当经恭折奏闻。并声明调赴天津一带及山海关等处驻扎之吉林、黑龙江官兵，扫数出关后，再行一并汇奏在案。嗣由天津一带及山海关等处驻扎之吉林、黑龙江官兵共十二起，带兵副都统五员，营总十二员，官五十六员，兵二千七百四十三名，跟役一千四百九十四名，于九月十一日起至是月二十八日止，间日到关，均经奴才亲赴关门，眼同各起带队副都统营总等，按起妥为验放出关。并体查各起官兵等归伍情形，均属安静肃整，踊跃遵行，俱由奴才按起随时咨报兵部查照讫。

所有奴才将天津一带及山海关等处驻扎吉林、黑龙江官兵，现在全数放行出关之处，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六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请豁免江苏被兵 及邻近各地钱粮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江苏巡抚臣程雋采跪奏，为遵旨查明苏松等属被兵，及邻近各州厅县应征新赋，分别豁免酌减，并请豁免被兵三县旧欠，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此次逆夷滋扰，江苏、浙江两省沿海州县被其蹂躏……钦此。当经恭录转行钦遵。（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一面刊刻誊黄，颁发各属，遍行晓谕。所有上元、江宁二县查办情形，业经前督臣牛鉴会同臣程雋采，先行奏闻在案。兹据苏州布政使李星沅会同江安督粮道沈兆沅、苏松督粮道张琴，查明苏属应豁免各州厅县，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苏省自本年五月夷船入吴淞，宝山、上海二县相继失

守,复由松江进窥泖湖,并至江阴、靖江各口,意图内犯。旋即攻陷镇江府城,逆焰鸱张,民遭荼毒,匪特兵戈所及荡析离居,即凡壤接区连,亦多闻风惊徙,废时失业,困苦异常。今荷皇上如天之仁,不待臣等奏请,先行特颁恩旨,自应仰体鸿慈,分别被兵邻近,核实办理。

惟查浙省失守之定海等县民欠钱粮,无分新旧,前已均邀豁免。今江苏被兵之宝山、上海、丹徒三县,事同一辙,且各年征册粮串,尽被夷匪毁弃,欠数无可勾稽。所有宝山等三县,道光二十一年以前民欠地漕正杂钱粮,应请同奉旨查豁之本年应征各项银米,概予豁免。该县等新旧未完既邀全豁,其失守以前,本年上半年即有已完之款,县署被虏一空,亦毋庸查办流抵,以免转滋弊抗。

此外邻近之州厅县卫,应各按地方情形,酌量递减。缘苏松等四府一州所属,纵横不过四五百里,其间犬牙交错,一水可通,非居沿海即属滨江,与浙省海疆各别。当夷船分踪窥伺,几于四面环抗,道省震惊,虽有地居腹里,亦与被兵州县相距不远,风声鹤唳,轻去其乡,故地势本无不齐,而民艰均为可悯。诚恐一夫不获,即同向隅,亟宜推广皇仁,普沾恩泽,如华亭、娄县、奉贤、金山、南汇、青浦、川沙、江阴、靖江、丹阳、太仓、镇洋等十二州厅县,非海江偏处,当夷船往来之冲,即唇齿相依,较比户流离之苦,较他处情形为重。应请将华亭等十二州厅县,额征道光二十二年地漕盐课,正杂钱粮,漕南行赠恤孤等米,请旨减免十分之三。

又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常熟、昭文、崑山、新阳、金坛、崇明、嘉定等十二县,亦皆寇氛切近,防堵戒严,或南北不通,商贾绝迹,或东西无定,农业抛荒,情形较为次重。应请将长洲等十二县,额征道光二十二年地漕正杂钱粮,漕南行赠恤孤等米,请旨减免十分之二。

其武进、阳湖、无锡、金匱、宜兴、荆溪、溧阳、太湖等八厅县,虽非逼近被兵,然当此扰攘之秋,兵差络绎,警报时传,均不免携家转

徒，耕作失时。察其情形稍轻，亦难责令全行输纳。应请将武进等八厅县，额征道光二十二年地漕正杂钱粮，漕南行赠恤孤等米，请旨减免十分之一。以上各该州厅县，应征本年芦课学租杂税归公，官租等项均请按分并减，耗羨银两，各随正项分别豁免。

其苏州、太仓、镇海、金山、镇江等五卫屯田，即照坐落地方分别蠲免扣减。至漕粮项下白粮米石，向来办理全灾，本属一并蠲免。偏灾之年并不扣蠲，亦不并缓。今全豁之县与全灾无异，应请将白粮一并豁免，其余减免各处，仍照偏灾成案，于应征漕粮内照额拣选办运，以供天庾。

至减免各处，本年上忙钱粮已经完纳者，即于下忙钱粮内扣除。如上下两忙均已全完，应请流抵二十三年新赋，由各州县刊刻免单，各载恩减分数银数，及流抵新赋字样，查明按户付执为流抵确据。其现赴完纳及未完之户，概于串上铃盖减免几成戳记，注明实征银数，俾归简易。仍一体明白出示晓谕，并于征册注减，悉照灾蠲成例，以杜弊混而昭画一。凡蠲缺官役、俸工廩粮、祭祀驿站等款，应于司库正项银内动支拨补，佐杂养廉亦于耗羨项下动拨。至学租银两系转解学政衙门给廩赈贫之用，如有不敷，查明再行筹解摊征。河工银两系应归还原，借帑本未便蠲缺，惟全豁之县此款碍难专征，自应一体豁免。其余减征各属，若一律办理，未免帑本虚悬，应请将减征银两缓至来年，并行带纳。所缺南恤等米，另请筹补。除飭查应豁应减各数汇造确册，另行题咨外，尚有江宁藩司所属应行查办减免之处，容俟详到，再行复核明确，专折奏恩恩施。

所有查明苏松等属被兵，及邻近各州厅县分别减豁钱漕缘由，谨会同署漕运总督周天爵，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六八、两江总督耆英奏报苏廷玉遵旨抵苏州 会办江苏粮台事务并核销用过钱粮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前准部咨,奉旨苏廷玉仍以四品京堂起用,会同孙善宝办理江苏粮台事务。钦此。当即咨行钦遵在案。兹苏廷玉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抵苏州,遵旨会同孙善宝将粮[台]一切事宜妥为经理。惟夷船已连樁入海,防兵亦陆续撤回,一俟全数起程,粮台即应裁撤,改为报销总局。所有从前支用薪粮均须按款勾稽,核实造报。尚有制造战船以及铸炮等事,亦为善后急需,容臣与之实力讲求,认真筹办,务使事归实济,断不敢稍任虚糜。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六九、江苏巡抚程雋采奏报海口英船渐次肃清已 将防兵全行撤退及办理有关善后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录)

江苏巡抚臣程雋采跪奏,为吴淞口外夷船现在仅泊四只,海口渐次肃清,将防兵全行撤退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宁、京口等处夷船于八月二十七、九月初一日先后驶出长江,业经臣恭折奏闻在案。嗣复据各委员探报,倭夷大小船只陆续由江入海,惟佛郎西国三桅船一只,因在途搁浅,至九月初八日始行出洋。并据苏松太道等禀报,吴淞口夷船续有增添,该夷酋噶喇哨于九月初七日,由吴淞至上海察看形势,与该道县等接见,情词极为恭顺,居民亦正相安。其佛郎西夷目巴日亦于十六日乘舟至沪,将前次拉往江宁沙船给还。据称须随同倭夷前赴定海,再到

闽、广，始行回国。该夷等旋即退出吴淞，各船先后起碇，往外洋驶去。兹复据宝山县探报，现在吴淞口外仅泊大小夷船四只，不日亦可开行各等情。前准钦差大臣耆英等咨会，倭夷需用压舱碎石八千石，飭知吴县赶紧采办，就近解赴吴淞交收。当查军需局前因堵塞各处港口，尚有备用碎石一百五十方，足敷该夷所需之数，即经委员赶行解往，于夷酋到境时，由苏松太道验明转给。其上海商捐洋银五十万元，该商等自奏请免征进口出口税钞各一次后，输将极为踊跃，已于九月初八日全数交夷酋兑收，掣有回文备查在案。

臣查夷船窜入江洋，阅时数月之久，沿海沿江各属被其惊扰者居多，仰蒙圣主俯准通商，以苏民困，并奉谕旨，被兵及邻近州县分别蠲减钱漕，已飭司刊刻誊黄，遍行晓谕，闻阖咸获生全之庆，莫不盛颂皇仁。臣一面体察情形，另行专折奏办，其余一切善后事宜，亦即通计熟筹，次第妥办，断不任稍事虚糜。至丹徒县地方民人渐次复业，臣已飭令该管道府，督同县令妥为抚绥，先后碾运盐义仓谷二万石，以资口食。复将安徽等省采买苏城食米截留二万石，预备兵粮，及为该城平糶之用。其上海、宝山两县前被倭夷蹂躏情形，轻重不等，及至议抚以后，岸上间有夷人往来，毫无侵犯，是以居民陆续旋归。臣已飭令司局，将城乡失业之民分别发给银两，并酌拨米石，由该县等核实散放。其距城稍远之村庄市镇民户亦多拮据，未便概行动帑，当即飭该地方官，督同绅董设法劝捐，广为赈济。其松江府附郭之华亭、娄县，前因夷船在城外之东汉口开炮，并旋放火箭，村民男妇纷纷逃入郡城，经该县等散给口粮，暂为安抚。迨夷船两次被兵击退，难民亦即回归，差免流离失所。现查被兵州县及邻近失业民人均已还定安集，不致迫于饥寒，即京口驛南北往来，公文亦俱照常驰递，尚无耽延。

所有各路调防官兵，除江宁、清江浦等处已由督臣河臣等分别奏明撤回外，其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齐慎统带陕、甘、四川、广西、河南、山西、江西等省官兵六千余员名，并准咨会奏请一体撤

回，臣已飞飭经过各地方官，赶紧妥为预备，照例应付前进，仍认真弹压催趲，毋任滋事逗留。至调防苏州宝带桥等处漕、河两标官兵一千余员名，及沿江沿海各州县驻防之江宁、杨舍、泰州、徽州、宁国、池州、潜山游兵等营官兵一千二百余员名，并各本营派防弁兵，臣因瘳夷业已受抚，断不致再有反复，已陆续飭令分起撤回，俾免拥挤。尚有调防苏州青阳之安庆营兵二百七十余名，吴江县王江泾等处之安徽抚标营兵三百六十余名，前因浙江归安县匪徒嵇祖堂等滋事，由该省派兵前往擒拿。该处与江苏地界毗连，是以暂行留防，借资堵御。兹闻首犯业经就获，余党亦渐解散，臣已飭令该官兵驰回归伍。此外松江地方，由提臣尤渤管带陕、甘、河南官兵二千名，现准咨复应行全数撤回。惟因兵数较多，诚恐前途支应不及，除已经起程之陕、甘官兵五百余员名护送出境外，其余复咨商提臣暂缓数日启行，期无延误。昨准扬威将军咨会，俟该将军统带官兵全数起程后，再行间日分起前进。尚有浙江撤回各路兵勇，均由苏州行走，按站给发水脚行粮，毋任稍滋扰累。刻下民情静谧，海口渐次肃清，早稻业已登场，秋收可期中稔。

除俟夷船全数出洋再行奏报外，所有番舶逐渐远驶，及防兵全行撤退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三七〇、江苏巡抚程霭采奏为妥送撤退陕甘防兵片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录)

再，查各处撤防官兵程途远近不一，经由水陆亦异，其在江宁省城之湖北等省官兵只须雇坐江船，仍由水路前进。他如派防丹阳、无锡等处之广西、四川等省官兵，亦应由京口换船，溯流西上。至陕、甘、河南及安徽寿春等处官兵，前次调防南来，系由皖、豫等省行抵江苏江浦县之浦口，乘舟直下，现在撤回归伍，自应仍循故

道，用昭画一。前准扬威将军奕经咨会，即经飭属遵照预备，续准参赞大臣齐慎来咨，陕、甘官兵欲自京口渡江，历扬州、淮安至王家营，再行登陆。臣因江苏至陕、甘等处经由浦口前进，本系正站，且江宁等处撤防之河南、青州、山西官兵，均须由王[家]营行走，为数已多。自扬工漫口以后，桃源一带驿路被淹，清江车马诚恐应付不给，转滋贻误。所有苏常等府撤防之陕、甘等省官兵，自应即由京口出江，俟渡至浦口后，仍由原路回营，毋庸经由清江，亦不必从丹阳起旱。惟镇江甫经收复，江船亦恐无多，臣已飭令各属协济，并酌雇内河船只，或由新闻河分送至龙潭渡江，以归便捷而免糜费，即经咨复扬威将军等酌核飭遵，仍即飞飭丹徒、江宁等县，赶紧雇备大小船只，分起应付，并飭淮安府清河县多集车马，将应由王[家]营行走者，亦即照例妥为伺应，俾得无误军行。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七一、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新放宁波府知府 人地未甚相宜请改以舒恭受升补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遵旨察看新放海疆知府人地未甚相宜，谨将熟悉情形、循声素著之同知吁恳升补，以重地方，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刘韵珂于本年九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奉上谕：前已降旨，将浙江拣发知府张廷桦补授宁波府知府……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慎重要缺，务期任用得人之至意。跪诵之下，钦服难名。

伏查宁波地处瀛壖，政务本属繁剧，知府一缺虽向归部选，而责任甚重。自上年逆氛不靖以来，该府所属六县，三被占据，两被

攻陷,内中未经摧破者,仅止象山一邑。然夷船无日不在其境内游奕,且去秋亦有夷匪在该县所辖之石浦地方,登岸滋扰,其被警情形,与他县无异。是通府所属无一非残破之区,而难民纷纷归来,内地土匪与海洋盗犯又乘机窃发,抢掠扰害,更属到处相同。兹蒙圣主福庇,犬羊已就羈□,番舶退赴大洋,一切抚绥缉捕事宜,皆须亟为整理,庶使闾境生民出水火而登衽席。惟知府为一郡表率,非洞悉輿情之员经理,已难期允协。况夷船将来须至宁郡通商,控制防闲,急则恐启衅端,宽又恐伤国体,更非晓畅夷情为该夷所敬服,[实]在难以驾驭。新放知府张廷桦现已到浙,臣刘韵珂详加察看,该员器度安详,才识深稳,询以地方政务,应对均尚明晰。现令其随同审鞠要案,摘发亦属精细,若任以他处繁要之缺,可期称职。宁波当凋敝已极之后,与他处迥不相同,在通省知府中尚难其选,该员究系初任,且未尝经历夷务,人地未甚相宜,诚恐不能胜任。臣刘韵珂仰承明训,不敢稍涉迁就,致有貽误。相应请旨,将新放宁波府知府张廷桦留于浙省,遇有相当缺出,另行补用。至所遗宁波府一缺应归部选,惟部中循资铨授,非各部司员,即他省之同知州牧,于浙中民情夷务仍未必即能熟悉。若俟到省之后再请更易,则辗转需时,要夫(务)久悬,于地方大有关系。臣等忝膺疆寄,当此海滨重地需人治理之时,岂敢稍涉拘泥,仰负殊恩。

查有宁波府分驻石浦同知舒恭受,江西进士,由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即用,选授浙江西安县知县,告病解任回籍,于丁母忧服满后,病痊加捐分发坐补原缺,调补嘉善县知县,复调鄞县知县升补今职。当暎夷初次在浙滋事,该员即在鄞县办理防堵,及到石浦新任之后,仍调赴军营差委,遇事无不奋勉出力。前钦差大臣裕谦,以该员屡著劳绩,奏奉恩旨赏戴花翎,以应升之缺升用。因定海收复,委令署理该县篆务。该员在定半年,与寿春、处州、定海三镇协力防剿,事事尽心经理,毫无疏懈。嗣夷船复犯定城三镇,在城外与该夷接仗五日,该员在城内督带乡勇义民,竭力守御,极为严密。詎

寇氛猖獗，三镇同日阵亡，大兵悉溃，该员困守孤城，受伤殒绝，经士民抢救出城，城遂失陷。该员被抢出城之后，士民因其胸膈尚温，用药灌救至一昼夜之久，复行得苏。该员又乘间服毒不死，随泣諭士民团练乡勇为恢复之计。乃镇海、宁波相次沦陷，定海远隔重洋，与内地声息不通，无从措手，该员始由间道内渡。臣刘韵珂因该员素得民心，令在曹江随同前任福建藩司郑祖琛办理防堵。后扬威将军等抵浙，复随时差委，该员亦皆尽力措置。本年宁波府知府邓廷彩因病请假，经前署抚臣卞士云飭委该员代理府篆，甫及旬日，因夷船闯入大江，钦差大臣耆英等遵旨招抚，以该员与宁绍台道鹿泽长均为该夷所敬，调赴江省差遣。旋以抚议已成，飭令同鹿泽长回浙，收复镇海，该员现在宁、镇一带，会办抚恤难民等事。

查该员才犹卓越，尽心民事，故所至之区，舆论翕然，循声丕著。即上年该夷占据宁郡，亦称该员为中国好官，并有青天之誉，其政迹可以概见。至该员前在定海，先已受伤殒绝，后复仰药捐躯，臣刘韵珂屢次访察，众论佥同，委非捏饰。是该员大节无亏，既为氓庶感孚，并为外夷钦佩。且耆英等向该夷抚諭，该员随同勤办，屢与夷酋覲面，该夷更深信服。若以之升补宁波府知府，与鹿泽长协力办公，不特抚治弹压，及缮修城郭等项措施可期周妥，即将来夷人至郡互市，亦可相机操纵，人地实属相宜。虽选缺请升与例稍有未符，但该府现在情形必须破格用人，竟难拘于成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以石浦同知舒恭受升补宁波府知府，于海疆要地实有神益。至该府现系拣发知府朱炳代理。查朱炳业已奏准补授严州府知府，即须赴任，所有宁波府印务，应令舒恭受先行署理。如蒙恩准其升补，请俟诸务完竣，再行给咨送部引见，以免更易生手。再，该员系臣等因人地相需，专折请升，请免核计参罚，其罚俸银饬令依限完缴。

据署藩司卞士云，代办臬司·金衢严道布彦博勒格会详前来。臣等谨合词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三七二、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歼擒勾引英人之草鸟匪船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军录)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草鸟匪船勾引夷船来台滋扰，乘机行劫，督飭文武委员义首，攻捕歼擒，汇案拟办，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三月间，噶夷大帮勾结草鸟匪艇，图扰台湾，经官兵义勇击破草鸟船多只，擒获奸民，夷众潜遁缘由，经臣等奏报在案。乃夷船虽去，而草鸟匪艇仍复不少，或[会]合往来各口，伺劫滋扰。臣等伏查台湾港口众多，浅深不一，夷艇因屡次失利，不敢轻犯。惟恃草鸟船为爪牙，先去滋事，草鸟匪艇得势入港，则随后乘之，是防夷必先剿除草鸟匪船乃第一要务。惟近时贼情，每多占劫商渔艇只驾驶，反以原船给事主乘坐放回，情变多端。攻之于外海，则恐夷为之援，且其势散漫，惟于港外浅水处所多用小哨，并雇澎湖，多募水勇，委员会同水师梭巡攻捕去后。

旋据淡水厅营禀报，五月初七日，署竹塹巡检高品城会督厅营兵役义首生员陈锡福，驾船出洋追捕，草鸟船一只至白沙墩港搁浅，获犯谢捲、陈悦、吴来、许别、宋注五名，起出鸟枪、藤牌、火罐、锥子等件。又于是月初九日，中港汛把总陈昌宗、效用范志龙，督同厅役及义首叶廷禄等，在中港各驾小船，出洋追捕匪船一只，获犯江用、林庭即林成、黄贤、林富、谢双、叶庭六名，起获赃布金箔，并金顺吉、金顺发牌照两纸，及刀械火箭等件。是月十六日，又有匪船一只在吞霄港洋面游奕，经兵役会同总董郑妈观等，驾船追捕，获犯陈柏、陈尚、陈回、陈洪九、陈紫即陈注、陈貌即陈慧、陈素、卢返、吴连、陈肯、陈密、吴九、陈鼠、陈芳、陈余、陈玖十六名，并起

出九节藤炮一门，鸟枪五杆，火罐四个，刀一把，漳浦县给金得利小渔船牌照一纸，余犯凫水脱逃等情。

又据澎湖厅营禀报，本年五月初三、初五等日，访获在洋行劫盗匪吴古、许允得、陈波三名。是月二十五日，该厅派丁役会同右营守备郭扬声匀配巡船出洋巡缉，至锁管洋面瞭见草鸟匪船追赶渔船。郭扬声挥令各船分布上风，共相兜捕，匪船无路可窜，驶近海边，丢弃炮械，凫水上岸逃走。当擒获匪犯刘宜即许宜、蔡办、蔡术、蔡来、蔡透、康高、许郑、程祐、蔡佑洪、魏登、林受、王升十二名，并起获长柄斧二把，标枪二枝，大鸟枪三杆，布袋二个，内装火药铅子，并牛角管四个，火罐两个等情。

又据嘉义县及水师营禀报，义首曾良山督带巡船六只，于六月二十一日巡至东港洋面，遇见草鸟船二只，驶前追捕，逃至五条港洋面。二十六日忽有匪船四只，与贼合帮，开放枪炮拒敌，经防守树苓湖之署水师千总李瑞麟及其子李丕承驾船六只，并义首姚涵、李清水、李朝荣等，同嘉义县丁役水勇驾船二只，并力出捕，与匪打仗。李瑞麟、李丕成、曾良山各开劈山大炮，击沉匪船两只，冲礁击碎一只。贼匪纷纷落海，淹死无数，牵获匪船二只，匪众拒捕格落海中六人，生擒贼匪李田即破目田、刘豆、林立、张番、张别即张扁，蔡明、郭宇、林宽即林来、陈讚、张集、林弁、张蛮即张兰十二名，并在船放出被禁事主船户陈伯等十一人，船中检有吴顺泉即陈伯牌照一纸。又一船系澎湖民舡，舵工陈排，均称被匪劫占。其船成帮，惟剩一船顺风逃去外洋，曾良山名下水勇李水被匪拒伤甚重等情。又据报，七月十七日防守缠仔寮之水师把总龚正勋，督同弁兵水勇巡船三只，并投效从九品张肇奎，义首姚涵、蔡鹏飞、李丽水、龚正标，效用郑振芳巡船三只，于是日戌刻，在状元控洋面遇有匪船六只，一见官兵巡哨，开放九节炮排枪拒捕。该把总龚正勋等督饬各船，奋勇攻扑，开放枪炮，击沉匪船二只，各匪纷纷落海。击至夜半，贼船势不能支，各驾桨飞逃。该把总等极力尾追，至深水外

洋牵获匪船一只，龚正勋、郑振芳、李丽水同日兵贺名高，飞身过船，砍死把舵一匪，砍断篷索。义首蔡鹏飞、兵丁陈恩诚等亦即赶到，共获贼匪许坤、林铎、林钳、张二、陈涌顺、许求、许泡、蔡嬉八名，起获九节炮一门，鸟枪四杆，藤牌三面，短刀五把，火药铤子等件，尚有炮械被匪撩入海中，救出被禁事主船户陈占等五人。牌照一纸系台湾县给发，讯系被匪劫占其船，余匪船三只乘风逸去，时已夜深，众力乏竭，不敢远追。回港查看，被贼炮毙水勇叶熟一名，义首李丽水、姚淮、陈恩诚、张国梅，水勇庄抢、李烈、洪猷、吴晓、吴合、吴润等，均有受伤，载回医治等情。统计台澎各属洋面，连月攻捕匪船十七只，击沉破碎五只，牵获七只。除击毙、溺毙贼匪无数外，格杀六贼，生擒贼匪五十八名，救起事主十八人，起获枪炮器械八十余件。臣等因犯数较多，批飭概行解郡交府审办。兹据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候升知府台防同知全卜年、候升同知直隶州台湾县知县阎忻、台湾府经历陈坝等，逐起申明，拟解前来。察明许坤、林钳、林铎、张二格伤子取供后身死等情，臣等会同提勘。

缘各犯因夷船屡次勾结草鸟船，来台滋扰，各自起意出洋行劫，若遇夷船，即与合帮为之引导。其中伙犯亦有仅止听从行劫，不知通夷之事者。淡水厅所获陈柏等十六名一起。缘陈柏漳浦人，起意纠允现犯陈尚、陈回、陈洪九、陈紫、陈貌、陈素、卢返、吴连、陈肯、陈密、吴九、陈鼠、陈芳、陈余、逸犯陈石、邱求、陈居功、陈权、陈妈灿、陈泵、陈凉、姚标、陈味、李量，及不识姓名一人，共伙二十六人，带备枪炮器械，共坐邱求之船，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由内地僻港出洋。十四日驶至漳浦县虎头港外洋，劫占不识名王姓事主舢舨船一只，并米二包，各犯过船乘坐，将自坐原船换给事主放回。十六日船至淡水，即被兵役拿获。其陈玖一名，讯系欲觅渔船俟渡，被陈柏掳至船上，逼令服役不从，关禁在舱，并非同伙。又江朋等六犯一起，讯系逸犯吴樟将自置渔船一只，牌名金顺发，雇水手现获之江朋、林庭、林富、黄贤、叶庭、谢双，逸犯林茗，一

共八人，装载金箔磁器，来台生理，由厦门石井地方出洋，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驶至澎湖西屿洋面。江朋起意行劫不识姓名事主坡边船一只，各犯一齐上船，搜劫赃物，将船驶至海边，驱逐事主，上岸走回。五月初五日，在虎井洋面，江朋又起意行劫不识姓名事主渔船一只，当令吴樟、林萼驾坐原船，驶回消赃，自驾坡边船驶至淡水，即被获解。又所获谢卷等五名，及澎湖厅所获陈波等三名一起，系陈波起意为首，纠伙十二人，坐澎湖人吴古、许别、宋注等之船，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洋，在淡水洋面劫占不识姓名事主货船一只。事主凫水上岸逃走，陈波与现犯吴古、许允得，逸犯陈厚、杨莲过船搜劫。现犯谢卷、陈悦，逸犯杨兰、蔡怕、蔡党、陈绳在本船接赃，吴来被胁煮饭，许别、宋注二人不肯从盗，被陈波关钉舱底。陈波、吴古、许允得、陈厚、杨莲坐所劫之船驶回澎湖消赃，将船拆毁灭迹。经该厅兵役将陈波、吴古、许允得拿获，而谢卷受陈波嘱托，仍驾原船在淡水洋面游奕，亦经兵役连船及器械拿获，放出许别、宋注，余犯逃逸。又澎湖厅所获刘宜等十二名一起。讯系刘宜为首，纠伙十四人，携带鸟枪器械，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驾船出洋，二十四日驶至澎湖。刘宜起意行劫渔船一只，刘宜同现犯蔡办、蔡术、蔡来、蔡透、康高及逸犯许壬，过船搜赃。现犯许郑、程祐洪、魏登、林受、王升在本船接赃，蔡佑被胁在船煮饭，蔡波孝因病留籍不来，各伙犯皆不知首犯欲行勾夷之事。又署水师千总李瑞麟、义首曾良山等会获之李田等十二犯一起。系李田起意，纠允现犯刘豆、林立、张番、张别、蔡明、郭宇、林宽、陈讚、张集、林弁并击毙落海之林鸾，同逸犯林榜，又不识姓名七人，共伙二十人，驾坐草鸟船，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出洋，是月十八日在番仔挖外洋行劫不识姓名事主火炭船内银钱，将船放走。二十二日又行劫不识姓名事主绿豆船一只。二十五日在状元挖外洋行劫不识姓名事主补坊船一只，均驶至海边，将事主驱逐上岸，并未伤害李田，即将劫占两船分与林榜、林鸾等管驾，添纠陈胡、李

所、张胆、王必，并海边不识姓名十八人草鸟船一只，合帮探听夷船消息。六月十八日又在状元挖外洋行劫事主陈伯火炭船一只，将陈伯等五名关禁舱底，并在海边添招现犯张蛮、逸犯吴中、林及、林成、郑玉、许晚、林炭，及吴中等转邀不识姓名十三人人伙，分坐五船管驾。二十一日陈胡等二船在东港洋面，遇见义首曾良山巡船追捕，逃至玉树岑湖外洋。该犯李田等遁于二十五日仍在该洋行劫事主陈排鱼脯船一只，将陈排等关禁舱底，李田同刘豆等过船搜赃，张蛮、吴中、林及、林成、郑育、许晚、林炭在本船接赃。李田与刘豆、吴中、陈胡、林鸾、林榜、等六船合帮游奕，往(经)李瑞麟及义首人等合船围捕。该犯等匪船各放枪炮拒捕，被官兵兵勇将陈胡、吴中等所坐二船开炮击沉，林鸾所坐一船冲礁击碎，匪皆落海淹死。李田、刘豆等所坐二船被获，放出事主陈伯等十一人。林榜等所坐一船乘风逸去。又水师把总龚正勋等所获陈涌顺等八名一起。系格杀之许埤为首纠允现犯陈永顺、许求、许泡、蔡嬉，格伤身死之林銜、林钟、张二，及被砍死把舵之不识姓名一人，一共九人，带齐防船器械，乘坐许埤自置草鸟船，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出洋。十八日驶至状元挖外洋，遇见事主黄团发即陈占沙船。许埤起意行劫，同陈涌顺等一齐过船，将事主等关禁舱底，抛去旧船，即坐事主之船，与李得、王久、陈长、胡在、吴青等匪船五只，每船十数人不等，在洋连踪游奕。经该把总龚正勋等督带巡船围击，因匪船开炮拒捕，亦即回炮，击沉王久、吴青草鸟船二只，贼匪皆落海淹毙，许埤等一船被获，余李得、陈长、胡在三船逸去。

以上各犯经臣等隔别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究无窝伙抢劫别案及知情分赃之人，究诘不移，案无遁饰。

查律载谋叛者斩。又例载江洋大盗立斩梟示。又滨海行劫过船搜赃，一经得财，俱拟斩立决；其止接递财物并未过船搜赃，行劫亦止此一次并无凶恶情状者，仍以情有可原免死，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又洋盗案内被胁为盗服役，如被获者，杖一百，徒三年。又

律载私渡官津杖八十各等语。此案陈伯、陈洪九、陈紫、陈貌、陈素、卢返、吴连、陈肯、陈密、吴九、陈鼠、陈芳、陈余、陈尚、陈回、江朋、林庭、黄贤、叶庭、林富、谢双、陈波、吴古、许允得、刘宜、蔡办、蔡术、蔡来、蔡透、康高、李田、刘豆、林立、张番、张别、蔡明、郭宇、林宽、陈讚、张集、林弁、许埤、林钳、林铎、张二、陈涌顺、许求、许泡、蔡嬉四十九犯，或起意行劫得赃，潜谋通夷或拒捕杀伤兵勇，或为从过船搜赃行劫，已至二次，均属法无可贷。查潜谋通夷律以谋叛罪，亦应斩，与洋盗罪名相等，自应从一科断。陈柏等犯应均照江洋大盗例立斩梟示，海疆重地未便稍殊。除许埤、林钳、林铎、张二格杀外，臣等于审明后，即恭请王命将陈柏等四十五名绑赴市曹处斩，仍戮取许埤等首级，传于犯事地方悬竿梟示，以昭炯戒。许郑、程祐洪、魏登、林受、王升、张蛮、谢捲、陈悦八犯，在本船接赃行劫亦止一次，并不知通夷，亦未开枪持械拒捕，当属情有可原，均照强盗免死发遣例，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吴来、蔡佑被胁在船煮饭，并非甘心从盗，被拿到案，均照为盗服役被获者满徒例，各杖一百、徒三年。以上遣徒各犯分别照例刺字发配。陈玖合依偷渡关津杖八十例，杖八十，通籍折责交保管束。许别、宋德不肯为盗服役，交保省释。失察之各犯父兄及牌保照例饬惩。买赃之人讯不知情免提省累。被盗拒毙之水勇叶熟一名饬县赏恤，其余受伤人等给资医治，均已平复，分别奖赏。已起各赃及船只给主认领，未起追赔。所获盗船器械存留厅营配用，逸犯陈厚等仿缉另结。此次文武委员义首人等，不分畛域，不避艰险，奋勇争先，歼擒草鸟船匪多名，救出被禁事主等多人，办理尚属认真，可否酌保数人，以示鼓励海外人才之处，出自天恩。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七三、安徽巡抚程楙采奏报回芜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军录)

安徽巡抚臣程楙采跪奏,为恭报微臣回芜日期,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差探夷船全数退出闾山关后,江面肃清,奏明撤防回省。兹于九月十九日将各路兵勇分起撤竣,所有未尽事宜面交关道周祖植妥为料理,臣即起程,于二十二日回抵安庆省署。沿途察看江水渐次消落,两岸堤坝完全,虽低田积水未消,高阜田禾正在收获,民气恬熙,粮价较前减贱。省城地方亦甚安谧,堪以仰慰宸怀。至于一切应办事宜,容臣次第清理。

所有微臣回署日期,理合恭折奏报,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七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抵粤后与英人切实妥议税课及商欠等条款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上谕:

本日伊里布等驰奏遵旨会议一折。据奏通商输税则例案据俱在广东,必须到粤后体察情形,方能酌办。其商欠不求代还一层,已与该夷议定,载入条款各等语。著伊里布于到粤后察看情形,将税课事宜妥行定义,固须俯顺夷情,尤须善筹国课,万不可稍存迁就,贻误将来。其商欠一节,再与切实要约,不能官为代还,免致日后借口。所有应议各事宜,务当慎之又慎,不准稍留罅隙,庶民夷日久相安,不致另生枝节,方为妥善。

另片奏随带员弁,已明降谕旨允行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

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七五、著两江总督耆英专心督办江防海防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
上谕：

伊里布等驰奏遵旨会议一折。据称通商旧有例案俱在粤东，一切应行详筹事宜，俟伊里布抵粤后，查明酌办。其嗣后商欠不求官为代还一层，亦俟到粤时再与切实要约等语。已谕知伊里布斟酌妥办矣。至通商及一切善后章程，在在均关紧要，前因两江总督管辖较繁，并需会办闽、浙两省诸务，已有旨令耆英将南河修筑事宜暂且无庸兼管。该督务当专心致志，督办江防海防一切应办公务，所奏赴清江浦会晤麟庆讲求河务一节，著仍遵前旨，俟各省会商事件办竣，再行奏明请旨。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七六、著准伊里布奏请随带吴廷 献等员弁前赴广东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伊里布奏，请随带员弁等语。已革署上元县知县吴廷献，江苏投效从九品王万选，试用从九品童复，议叙从九品袁润业，浙江外委陈志刚、蒋胜华，并书识谢继超及浙江抚标兵丁七名，均著准其随往广东。

钦此。

三七七、著保昌来京另候简用福州
将军由璧昌补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保昌著来京另候简用，福州将军著璧昌补授，来京陛见，再赴新任。保昌俟璧昌到任后，再行来京。

钦此。

三七八、著怡良于璧昌来到任以
前兼署福州将军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保昌著来京另候简用。福州将军著璧昌补授，来京陛见，再赴新任，未到任以前，著怡良兼署。

钦此。

三七九、著奖叙山西捐输海疆经费之绅民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旨：

前据梁萼涵奏，绅民捐输海疆经费，恳请鼓励，当交吏部议奏。兹据该部查照章程具奏，请旨将绅民等踊跃输将，自应分别奖励，以昭激劝。俊秀郝树棠、贾秉衡，均著给予员外郎职衔。王铎著给予同知职衔，议叙八品顶带。张凌云著给予光禄寺署正职衔，仍给予纪录二次。监生梁国樑，俊秀周启后、杨廣芹、李箴言，均著给

予光禄寺署正职衔。廩生陈锦云，著以训导本班尽先选用。贡生王佩珩，著给予布政司经历职衔。候选训导张星焯，著给予光禄寺署正职衔，仍给予加一级，纪录二次。俊秀李兰溪，著给予中书科中书职衔，仍给予纪录二次。俊秀许尔焯、郑汉瞻、辛俊升、周昌后、杨懋德，监生李乃清，捐贡生赵维哲、常焕章，均著给予中书科中书职衔，分发试用。训导麻国宝，著以训导本班尽先选用。俊秀梁秀钟，著给予司务职衔。俊秀雷铎、谭佩琳，均著给予州判职衔。捐纳兵马司副指挥辛绍先，著给予加三级，纪录二次。捐贡生柴锦林、监生廉发源，均著给予国子监典簿职衔，仍各给予加一级。监生吉居忠、捐贡生宋中靖，均著给予国子监典簿职衔，仍各给予纪录二次。俊秀林作栋，著给予县丞职衔，仍给予纪录二次。候选郎中冀永芳，著给予加二级，纪录二次，八品顶带李辑五，著给予国子监典簿职衔。议叙盐知事职衔李丰年，著给予国子监典簿职衔，仍给予纪录二次。俊秀许捷、郭松龄、卫添筹、王继善、李九韶、米全奎、武纯、段体干、王臣忠、王丽珍，监生申衍淦、李坊、李墀、王调燮、王守凶、李敬五、冀遵范、耿映南、王锡瑞，捐贡生李足民、侯润堂，附生侯存礼，附贡生李汝浩，均著给予国子监典簿职衔。监生史连第、赵何天、陈踵杰、董士兰，俊秀赵采蕙、郑茂林、傅其灿、韩国标、郑存义、雷镗、李长龄、谭佩琅，捐贡生边闻化，附贡生雷模，均著给予县丞职衔。监生任汝勉，捐贡生毕茂熔，均著给予国子监典簿职衔，仍各给予纪录二次。监生陈珠林，著给予盐知事职衔，仍著给予纪录二次。监生魏升、阎树成，捐贡生杜森桂，俊秀张文琴、董本馥、侯炜恩、刘开相，均著给予国子监典籍职衔。监生王笃庆、巩佩玉，捐职从九品魏昶、续清志，均著给予盐知事职衔。武生阎遵武、刘文廷、阎挺秀、王建禄、李常欣，监生赵显儒，均著给予守御所千总职衔。捐职布政司经历尹琏选，著给予员外郎职衔。捐职州同王遐龄，著给予盐提举职衔。贾允昌著给予加二级，纪录二次。捐职翰林院待诏李光国，著给予县丞职衔。捐职布政司理问

张世晋,著给予加一级,纪录二次。杜蟪桂著给予加一级。捐职詹事府主簿王兆凤,著给予加一级。捐职游击李光廷,著给予加三级。捐职卫千总李大全,著给予都司职衔。该部知道。

钦此。

三八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密 陈台湾办理英俘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台湾镇道禀报办理夷俘,与夷目请释夷俘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怡良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将接到厦港夷目请放夷俘文,即据钦差大臣著英等遵旨移咨情形,并飞飭台湾解送来厦移复,恭折具奏在案。兹据台湾镇道驿递折过泉,并将具奏事宜禀报,称此折于五月二十八日拜发,由鹿港配陈涌裕小快船内渡。兹据鹿港厅禀报,该船于八月初五日行抵祥芝外洋,为盗船将折件劫去,兹又补缮发递。当查所报各折事理中有处决俘获夷酋一折,与现在钦奉谕旨,将台湾夷俘释放送回,办理窒碍。该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一节,日望其人之归,兹所剩仅止十一人,送到后似不能贴然顺受,与抚议殊有关系。

除密咨钦差大臣著英等外,谨即据实由驿密陈,伏祈皇上训示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八一、粤海关监督文丰奏为遵旨办 理劝谕洋商购买洋船事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军录)

粤海关监督奴才文丰跪奏，为遵旨晓谕洋商，购买夷船，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军机大臣传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奉上谕：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设法购买夷船者，并著文丰留心访察，加以激动等因。钦此。当即传谕洋商，逐加劝谕。旋据该商等禀称，现在黄埔夷船俱系载货来粤，仍须原船载货回国，未肯出售。俟探听进埔之船，如有坚固愿售者，再行设法购买等语。咨呈靖逆将军奕山奏明在案。

兹据候选道伍秉鉴即怡和行原商伍敦元，购买咪喇哩夷船一只，价银一万四千四百两。道衔候选郎中潘正炜，即同孚行商人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价银一万两，禀请查验前来。奴才亲往阅验，船身虽不甚长，而木料尚属坚固，驾驶亦觉灵便，当经咨呈靖逆将军奕山暨督抚臣公同验收，发交水师营备用。惟查现在夷船愿售者尚属寥寥，奴才仍飭令众商等随时留心访察，嗣后如有坚固夷船出售者，自当劝令广为购买。

再，绅士潘仕成现在造成战船一只，木料坚致，制作得法，经验堪以御敌。奴才随捐廉陆续偿其工价，并捐铸炮位如法安放，业经靖逆将军奕山拨归水师旗营，作为战舰，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附报便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八二、戶部進呈江南司郎中湯鵬奏 為敬籌善後事宜三十條折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原折)

本部江南司郎中湯鵬謹呈，為議撫特出于權宜，善後貴圖其久大，謹據刍蕘之見，獻海疆善後事宜三十條，以固國本，以攝夷情，伏懇中堂大人據情代奏，仰祈聖鑒事。

竊維古今居申馭外之策，曰戰，曰守，曰撫三者而已。然撫之中必有戰有守，乃為久安長治之計。昔宋臣范仲淹有言曰，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以職所聞，嘆夷現已納款求和，夫閔生靈之塗炭，撫嘆夷以寬大，此誠我皇上聖智仁慈子庶民而柔遠人之至意。職本鄙愚，竊嘗伏枕稽辰，因已往而念將來，因權宜而思本計，謹就管見所及，厘為善後事宜三十條，敬求中堂大人為我皇上陳之。

一、嘆夷陰狡不測，可籠絡之而不可不準備之也。職聞春秋傳曰，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故有備則能制人，無備則制于人。今揣嘆夷動靜，通商是其本志，而好戰樂斗是其伎倆；貪利是其本性，而反復變詐是其机括。所謂狼子野心，不可恃也。應請敕下海疆文武大小官員，雖與夷人羈縻不絕，而不时稽察。如其感激天恩，一意恭順，除通商外無他作為，則待以至誠，撫以大義可也。如其外示和好，內藏反側，宜節節周防，事事準備，不特變作，而夷人已在吾計算之中，斯為得之。且職料嘆夷乐于通商，溺于貪利，未必再有蠢動。第恐外洋若噉若噬、若噴若，字偏旁从口者，皆其屬國；若呂宋、若天竺、若蘇祿、若佛郎机，皆其與國。何例外洋各夷只在澳門通商，不准住居廣州省城，今則嘆夷各處可以通商，不獨廣州為然，而其屬國、與國難保不垂涎生事，擅作間隙，窺伺中土。應請飛

饬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申告暎夷，勒以盟誓，自此次讲信修好之后，如其属国、与国擅生事故，均责成暎夷一律控制。暎夷贪中国之利，必为中国驱除不靖；中国责暎夷以控制，必能使其属国、与国，莫敢谁何。夫医家借毒攻毒之法，即兵家借贼攻贼之法，似可参互变化而善用之。

一、海疆各口岸宜令地方官妥为安插夷寓，防闲于广大之中也。夫种枳棘则败良木，养稂莠则伤嘉禾。职闻暎夷于海疆省分，均请中国给予通商处所，其势不得不令夷人人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第暎夷本志只在通商，而又言语不同，饮食嗜好不同，蠢兹丑虏，其何能为？然履霜坚冰，本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滋蔓难图，贵存思患预防之心，且豁达大度而准其通商者，此皇上招携怀远之妙用也。若整顿地方而虑其失事者，此凡有民人社稷者之本责也。应请敕下海疆各口岸文武大小官员，凡夷人骈集通商处所，则必有屋庐以居之；凡夷人栖止屋庐处所，则必有街巷以别之。既别其街巷矣，又当密遣亲信役卒，稽其出入，既稽其出入矣，又当申约夷人头目，馭其群从，除通商外，严设防闲，各守典物，不令暎夷别有闻见，别有干预。或借端需索，则止之以分；或遇事请托，则裁之以义；或无故私进衙署，则宜限之以期会，而不可令其频数往来；或有心探听事情，则宜应之以机警，而不可向其据实倾吐。以销邪心于未萌，以愚夷人于无识，此则广大之中而示以内外之界限之中，而塞其覬覦于非分者也。职闻内地每日钞报及将军督抚一动一静，暎夷皆先知之，此系汉奸为之线索，自不待言。今于议抚既成之后，如有再将内地情故事实走告暎夷者，必须令地方官严密查拿，恭请王命即行正法。

一、海疆各口岸地方官与夷官不能不交际往来，宜存体统以植骨干也。职考夷人头目，或曰兵头，或曰库官，主文移申复，兼弹压夷人。然夷官乃夷人之长，不可以抗我中国。昔陆贾能折尉佗之慢，韩愈不畏庭湊之骄，今其气概凛凛犹在人间。职闻乱之所生，唯礼可

以己之,应请教下海疆各口岸文武大小官员,与夷官交际往来,务当秉礼度义,不可失之于亢,尤不可失之于卑。且防不肖州县佐杂与武职营弁中行止有亏者,或贿结夷官关通私事,或怂恿夷官阻挠公事,或揣夷官殷实,因而借贷,遂成腹心。或受夷官罗致,因而指使,遂作爪牙。应由海疆督抚提督大员谆切晓谕,俾知检束。此于正名定分之中,示以天冠地履之义,所以维人心而厚风俗,莫先于此者。

一、海疆各口岸商人民人与夷人贸易,宜令地方官分别族类,毋使混杂也。职思嘆夷杂居各口岸,必有一种无耻之商人与为联比,重以奸恶。应令地方官于各口岸编立户口清册,每月稽查数次,不令商人民人混入夷伙,充当夷人左右使令。尤须于各口岸择公正绅耆,授以保长甲长,饬令管束市镇。愚民如有混入夷伙,充当使令者,即由保长甲长举发,如保长甲长不举发而别经觉察,即坐保长、甲长以应得之罪。

一、严禁内地举贡生监,毋得就夷馆训诲夷人子弟也。职思嘆夷虽桀骜而实愚蠢,不知中国典章文物之美,法度纪纲之严。然自古寇贼之所以窺窃生心,多由内地稍知文义妄生智谋者,为之作俑。若张宾之于石勒,韩延徽之于阿保机,张元、吴昊之于夏元昊,牛金星、宋企郊之于李自成,此皆挟材能而趣事会,辱胶庠而祸宗社之人。今嘆夷既散处各口岸,恐有内地举贡生监饥寒困利,始而就夷馆训诲夷人子弟,既而以中国虚实利病尽告夷人者,此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渐。应请教下海疆督抚学政,转饬州县敕谕等官,不时稽察,重以劝戒,俾举贡生监雅杖名义,砥砺廉隅,毋一朝失足而百悔莫赎也。倘经地方官劝戒不从,而仍然希图夷馆以求利者,即一面斥革衣顶,查拿惩办,以申宪典;一而知会夷官,毋得再行容留有衣顶人,以杜缪轍。

一、海疆水师宜勤加训练也。职思承平日久,水师日以废弛。此次剿办嘆夷,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水师,咸不得一指臂之力。

应请敕下海疆督抚提镇，嗣后务于水师将备千把外委兵丁，分别三等可用之人。其不但熟悉本处海洋情形，且周知各处港口之宽狭，沙线之有无，凡外洋岛澳可以寄泊取水之所，与日色云气是作将颶回澜之候，无不熟悉者，此第一等水师可用之人也。其熟悉本处海洋情形，而风潮礁石不犯危险，瞭碇斗挖惟其指使者，此第二等水师可用之人也。其粗知本处海洋情形，而在船能不晕吐，出洋能不畏蒺，且能上下跳动运使器械者，此第三等水师可用之人也。除此三等水师外，则皆庸软老拙充备人数。夫庸软老拙充备人数，此水师之大患也。亟应于校阅营伍时，痛加惩革，另行招募勇敢强力材堪造就者，以补其缺。夫第一等水师不可多得，而第二等、第三等此必有人，第使勤加操练，月异而岁不同，则第三等者可至第二等，第二等者可至第一等。且操练水师之法，似可变通旧例而更广之。查江、广、闽、浙等省例设总巡、分巡之员，及本洋巡哨之兵，然其行走操练只熟本处洋面，不熟他处洋面。职愚以为，例设者仍令照常巡哨外，应另派熟悉洋面有识有胆之员，带领官兵，配给船只，审定风色，探知水性，俱令经由外洋岛澳，以得其要领。且令周流各处洋面，以广其情形，庶几有勇知方，以备海疆缓急非常之用。

一、海疆战船宜及时赶修也。职思陆兵用马，水兵用船。陆兵斗人力而不兼斗马力，水兵斗人力而不兼斗船力，终非胜算也。职闻暎夷兵船长至四、五十丈，高至八、九丈，为轰炮之所不能伤，其稍次者为火轮船、杉板船。今宜于议抚议成之后，得以其暇，购买坚致木料，比照暎夷船式之大小厚薄，赶紧修造而成。第暎夷之船式可得，暎夷之木料不可得。然中土所产如椿木、柏木、口木、柞木皆坚致可用，而职读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水战部内载，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远过之，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职闻铁力木虫不能食，火不能焦，应请敕下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转飭所属地方，多购铁力木，以充造船之用。如此项本料实在充盈，即分运沿海各省，以充造船之用。如各直省地方有产此

项木料者，即一力搜采，以充造船之用。凡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沿海等省分，每省均酌量修造如喫夷之兵船者，则每省宜十余只不等，如喫夷之火轮船、杉板船，则每省宜二、三十只不等，急宜筹款兴办，不可惜此巨费，以塞一劳永逸之计。至于船成之后，应请教下海疆各督抚提镇，飭令水师将弁兵丁，先在海洋附近地面行走操练。如附近洋面行走操练已熟，更令经由外洋岛澳，周流各处洋面，并责成各洋面地方官彼此互相通报，如不到者，据实揭报题参。如此则行走愈广，操练愈精，人与船相习，手与器相习，熟谙风水之性，不畏波涛之险。万一喫夷背盟负义，再衅再战，则以舟师敌舟师，可以出奇而制胜矣。

一、炮式宜仿照西法制造也。职思陆路用炮，操纵如神，此中国之长技也。今因喫夷在舟，我兵在岸，以舟中之炮击岸上之兵，故炮力所至，必有摧伤，以岸上之炮击舟中之贼，故舟势稍斜，遂无准的。职闻喫夷兵船左右两面，每面可安炮三、四十尊不等，其火轮船、杉板船安放炮位，均有机巧在内。应请教下沿海省分修造战船，务须船式炮式，一律仿照西法制造，仿照西法安放，斯为得之。职又思沿海各处修建炮台，本系扼要制胜之方，今此海岸失事，只因炮台耸立，夷人窥视有准，用其利炮以击碎我之炮台，炮台碎而我兵遂纷纷遁逃矣。兹当议抚既成，理应修复炮台。职愿以为，炮台只可当作墩台以备瞭望，而台中不必贮炮，放炮不必在台，宜另觅傍海依山曲折高敞处所，某处可安伏炮，某处可埋地雷，由该管官标识为记，万一有警，如法埋伏。第使我能从岸上轰击海中之舟，而夷人不能从舟中望见岸上之炮，是在沿海各督抚提镇大吏相度形势，变通旧制，以为计出万全之用。

一、修船造炮，工程宜核实，查验宜详慎也。职思喫夷所恃者，船坚炮利。今以休息之暇，如欲修船造炮，其要有四。先宜令沿海所属地方官遣人探悉，喫夷船式如何，炮式如何，或用绳尺以记之，或绘图说以明之，然后依式修造。船之规模大小，炮之口身广狭，

不差累黍，此一要也。次宜令沿海所属地方官，雇觅千段精工之匠人。何等船匠才可修船，与暎夷并其坚；何等炮匠才可造炮，与暎夷同其利。此不可不留心察看，务期工本不至于浪费，而船炮皆可以成功，此二要也。至于开工之始，宜令海疆督抚择贤能守令监修，固不可使工匠滥费材料，尤不可刻待工匠，逼令草率偷减；固不可以监修之员侵吞公项，尤不可使奸胥猾吏任意需索多端，此三要也。至于工竣之日，宜令海疆督抚先自亲往查验，然后恳请钦派亲信大臣，迅即前往查验。如有草率偷减，自督抚以至监修之员，从重处分。如一律坚利，请将监修之员予以升迁，从优议叙，此四要也。准此四要，则船不患不坚，炮不患不利。职思水之有海洋，犹山之有林箐也。林箐逆匪必与之兜围乎林箐之外，然后能穷搜乎林箐之中；海洋逆夷必与之战胜于海洋之中，然后能驱逐于海洋之外。今以从容为备船炮，可敌暎夷，万一再有侵犯，则出海洋而埽夷孽，不患无具矣。

一、火器火药宜一律讲求精致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行军亦然。职闻暎夷火器，除利炮外，火箭火枪最为凶毒。又闻暎夷炼造硝磺，皆用银藤烧灰配合而成，故其药力大而当事者披靡。应请敕下海疆督抚提镇等官，务须暗用重利买活夷人，得其所以制造火箭火枪及练造火药之法。职思暎夷盘踞澳门多历年所，闻其制造火器，皆有秘书流传。应请敕下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密委委员前往澳门，访得其秘书，为制造火器张本。且夷伙嗜利如命，当可以重利购其秘书，立即翻刻，沿海各省分咸以为制造火器张本。庶彼之所长皆我之所有，万一有警，可以相当矣。职闻千人所指，无病而死。矧乃暎夷挟其火技，上干造物之忌，下致生灵之痛，揆其报施，断然不爽。必以火胜，必以火败；必以火强，必以火弱。是在沿海各督抚提镇待时而动，持满而发，以彰天讨而振义威。

一、水路大战总以火攻为上策，宜飭令提镇参游等官，熟思焚

烧夷船之术，以备他日之用也。职考岑彭破公孙述之浮桥斗楼以火，周瑜破曹操于赤壁以火，刘毅破桓元于崢嶸洲以火，韦睿破魏人之桥栅以火，韩世忠不遽于海舟为兀术所困以火，明太祖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友谅穷蹙以火。第古人用火烧船之法，大都驾小舟，载火药柴薪而往。今倭夷炮既猛，枪箭亦利，且用千里镜瞭望更精。若如古人驾舟放火之法，则恐舟未及前，火未及施，而夷人望见，即放枪炮，而我舟反受其困，我之火药柴薪反自焚其舟矣。职愚以为，今日焚烧夷船盖有二术：其一莫妙于善泅之水勇，盖沿海居民所在皆有。职闻予告大学士阮元前为浙江巡抚时，以兵船载铜炮重三千余斤者，遭飓风沉于温州三盘海底。鄞人郑昭才善泅海，引巨绳入海底，系船与炮升于水而，昭才以此充水师，擢为武弁。宜令各海口地方官雇觅善泅者数百人，或数十人不等，充当水师营伍，以时习其泅技，能朝入水而暮始出，能三、四昼夜入水，行千百里而后出者，此泅技之最精者也。万一倭夷再有侵犯，即令善泅者前赴夷船停泊处所，手持火箭火弹及满天星喷天筒等件，入行水底，不可闻见，候其夜静睡熟，乘空放火而下，先烧帆桅，次及船身，此一术也。其一莫妙于亲信敢死之兵丁，昔唐臣李靖曰，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职闻剿办倭夷以来，各将军督抚亦知用间而无成功者，以其非平日亲信敢死之兵丁也。职愚以为，用间之道有三：一曰习其人矣又知其心，又知其勇，然后其人可用为间；二曰有美言实惠固结于其人，然后其心可用为间；三曰知其勇未知其心，可以制其父母妻子之死命，然后其势可用为间。是在海疆各督抚提镇于营伍兵丁中，平日留心察看，另为注册密记，尤当于所密记兵丁倍施以恩而重以信。万一逆夷再有侵犯，即令平日所识亲信敢死者数十人，装作汉奸，投降倭夷左右，使令亲附异常，乘其猝不及防，举火焚烧夷人船只。职闻夷人船外有铁网飞刀，以防扒凿，船边有栏杆包裹铜片，以防火药。至若用间人其船内，相机乘便举火焚烧，俾其火器火药自相撞射，坚船利炮自相轰碎，夷人亦

无如何，此又一术也。准此二术，火攻之妙必不外是，急应讲求精熟，以收有备无患之效。

一、海疆督抚宜努力自效，深引前路为戒也。职思人材之难自古已然，而近日江、广、闽、浙各督抚，或启边衅以来绎骚，或中贼计而撤防守，或攫仓卒以失把握，或开户牖而纳寇盗，甚非所以安封圻而慰圣怀也。兹当议抚既成，而后海疆元气未易收复，且整饬戎政，调援夷情，操纵缓急，均关紧要。不独海疆事务视乎督抚之能与不能，即朝廷根本，亦视乎督抚之贤与不贤。且能委蛇于喋夷甫静之时，尚未足为胜任也，必能预制喋夷而使不敢复动，方为海疆督抚之全体大用。职惟有恭请皇上，法舜典之所谓金曰，用说命之所谓旁求。仰渊衷而好问，既合在廷之耳目为耳目；用群论而执中，仍禀乾断之权衡为权衡。而自今以往，海疆督抚各当龟勉，倍著勋劳。勿迂迟蠢钝，文武不能兼资；勿隐忍暧昧，忠孝不能满腔。勿言行相左，粉饰多端；勿丰稜峭厉，輿情不附，庶几得之。

一、海疆守令宜得其人也。职思督抚之与守令，虽有大小之等，实则有并重之势，请敕下海疆督抚，于沿海各府州县，择贤能守令为之。即有不沿海省分之守令，而贤能素著可以治民治兵者，准其向他省奏调前来；或其材可以治民治兵，而海疆督抚不知其人，准其由不沿海省分之督抚保奏，堪胜任海疆守令之任；或六部司员科道编检中，有留心民事兵事，堪胜海疆知府之任者，准其由各该长官保奏，发往沿海省分差遣补用；或佐贰中出色人员，有留心民事兵事，堪胜海疆知县之任者，准各该督抚保奏，以沿海知县补用。第使沿海地方大小皆得其人，不但督抚能使喋夷闻其威而畏之，即守令亦能使喋夷闻其名而敬之矣。

一、海疆提镇宜得其人也。职思喋夷猖獗以来，提督如关天培、陈化成，总兵如葛云飞、郑国鸿等十数人，均系提镇出色人物，今已为国捐躯，忠义自矢，此皆仰赖我皇上知人善任。该提镇等不以死生易其节，不以夷险易其心。至于各省督抚保举堪胜水师、陆

路总兵，容有保举不实者。夫堪胜总兵者，即洊升提督之阶梯也。应请嗣后水师、陆路总兵，如该督抚保举不实，而训练不得力，临阵督兵又不得力者，乞将原保之督抚从严处分。职又思行军制胜固由妙用在心，而不通古今，则成匹夫之勇。昔宋臣狄青折节读书，通古兵法，遂为名将。今宜择其洞晓兵书，雅擅方略者，俾任海疆提镇，以修戎政而重阃帅。

一、海疆督抚提镇宜和衷共济也。夫文武并用，长久之道。职闻前两江总督裕谦，与现今拿交刑部治罪之前浙江提督余步云，事事参商，遂至丧师失地，非师克和之义也。应请教下海疆督抚提镇，嗣后务当同心协力，讲求安边御敌之策，勿未事而有相轻之意，勿临事而成不济之忧。

一、海疆督抚提镇宜以恩信固结兵心也。职思各省频年剿办暎夷，而临阵多逃兵，少劲兵者，总由平日训练无方，兼之克扣兵饷，未战而有怨罣，既战而兼畏葸，如之何其不遁逃也。应请教下海疆督抚提镇，于陆路水师营伍兵饷，毋令不肖官员及奸胥猾吏借端克扣，任意侵吞。且趁此休息之暇，宜时常涕泣誓众，将弁不忘仇罣，士卒咸知德意，甘苦与共，好恶与同，不惟饷足以实其腹，抑且义足以鼓其心，以昭激劝而作忠勇。

一、嗣后海疆倘有缓急非常，可离将帅于督抚提镇之中也。职思比年暎夷有事，广东、浙江、江苏、天津威命将军及钦差大臣前往，仰见我皇上吊民伐罪，除残去暴之至意。今者议抚告成，海疆稍静，会见将军大臣以次遄归，其势不得不专其责成于督抚，而分其事宜于提镇。职惟有恭请皇上，于海疆督抚提镇选之又选，慎之又慎。嗣后倘有缓急非常，以本省之督抚提镇办本省之防守攻剿，其气势为最紧而呼应为最灵；以本省之督抚提镇保本省之土地人民，其智计为最捷而思虑为最长，且督抚尤重于提镇。凡督率兵勇，提镇为先；而规划事势，督抚为重。昔陶侃都督八州而苡夷麟类，神机独断，王守仁巡抚南赣而擒除寇贼，所向无前，此专其责成

于督抚之明效大验也。虽此次剿办暎夷海疆，各督抚未能仰体宸廑，迅奏肤功。而鉴前车以图后效，树肩荷以矢精忠，必有讲求安边固圉驭敌制胜之策，以文事而兼武备者，则允为我国家柱石之臣矣。

一、海口居民宜捐建屯田，无事则民为农，有事则民为兵也。职考古自汉以下兵制，唯唐之府兵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而汉臣诸葛亮之在渭上，唐臣郭子仪之在河中，咸令士卒力耕，以给军食。应请敕下海疆各督抚大吏，如奉天所属及直隶之天津所属，山东之登州，莱州所属，江苏之苏松、太仓所属，浙江之宁波所属，福州泉州、漳州所属，广东之广州、雷州、琼州所属，择其沿海最紧要之各州县，亟宜捐建屯田，选置民兵。职考古者，或曰乡兵，或曰屯兵，或曰义军。今闻暎夷所畏者非官兵也，乃百姓也。若修屯政，则请令沿海各处皆号为民兵，计其兵之数，可以授田若干亩，计其田之数，可以养兵若干人。非身家清白者，不许领屯田，非年力精壮者，不许充民兵，免其租赋以厚之，申其纪律以练之。夫练兵之法不一，而枪手、炮手、箭手、刀矛手为尤要；练兵之官不一，而贤能守令为尤要。今沿海各处例设提镇副参游守等官，有操练水师之责。职愚以为，只可俾贤能守令司屯田之出入，校民兵之勤惰。夫操练民兵与操练水师则有异，水师可以不时操练，至于民兵则有整操、节操之分。每年自九、十月至二、三月，农事可暇，专意训练，此整操之谓也；每年自三、四月至八、九月，农事方殷，于其隙也，则演习之，此节操之谓也。夫贤能守令练兵与提镇副参游守练兵更有异，提镇副参游守不过校臂力选技艺而已，至于贤能守令则有练技练心之别。凡枪手、炮手、箭手、刀矛手必合法式，必中机巧，此练技之谓也。凡辨等列以顺少长，劝忠义以齐良莠，每于朔望宜讲圣谕广训，每于暇日宜讲武经孝经，此练其心之谓也。且屯政之设可以足兵，尤可以足食。若俾贤能守令量屯田，所得之谷以养民兵，即量民兵所不能尽食之谷，以储兵饷。自一年而储之，以至于十年；更自十年而储

之,以至于数十百年。万一海疆有事,食足以自充,兵足以自卫,则必有不劳督抚之劈画而自办,不劳朝廷之飞挽而自济者。此贤能守令所以不可少,而屯政所以不可不兴也。且自海疆不靖以来,屡用本省官兵,且调各路官兵,而临阵遁逃,毫不得力。夫官兵之所以遁逃者,视民之性命不以关怀也。至于以沿海之百姓充沿海之民兵,则可以决其临阵必不遁逃者,惜己之身家不以予贼也。既知爱其身家矣,则可使之爱其乡里;既知爱其乡里矣,则可使之爱及郡邑;既知爱其郡邑矣,则可使之爱及社稷,万一有警,可以十而当百矣。职闻倭夷猖獗以来,官兵屡受折辱,而广东香山县所属之三元里,曾经聚集民人,击毙夷匪无算,故倭夷至今不畏官兵,尚畏民兵。今诚于沿海各府州县,捐屯田以养民兵,择守令以教民兵。习其技勇,申其约束,画其井里,信其期会,无寇则谨,有寇则奋,寇来则击,寇去则截,庶几战守皆宜,不至于束手无策矣。

一、由海入江关隘宜设险固守,无令外夷出入自便也。职思广东之虎门,江南之圜山,此天所以固吾圉,而纵令倭夷出入自便,何以异于开门揖盗乎?而圜山为由海入江最切近紧要之门户,圜山破则京口不守,京口不守则不独镇江、江宁可危,而长江与共,则安庆、江西、湖北皆一苇航之矣。自古孙恩、卢循之难,豕奔蛇突,皆以海艘阑入江中,逞其侵轶。今倭夷猖獗,幸而天夺其魄,复由江而出于海,然而前车者后车之鉴也,前事者后事之师也。职愚以为,江宁将军宜选有文武材干威重中外者为之。一岁之内,以冬、春两季驻江宁,以夏、秋两季驻圜山,用资锁钥而作长城。盖夏秋两季,江湖涵涌,恐防寇艘乘潮而入,且宜于圜山屯设重兵,责成该将军详加训练,并责成两江总督以时校阅,不可稍涉大意。职思倭夷由海入江,途径已熟,可以入而复出,难保异时不出而复入。职闻海艘浮空击汰而来,将往东南则望陈钱山,至陈钱山则可进泊洋山矣。由洋山而进犯,则廖角营前两沙相对,海阔一百五十里,为第一重。狼、福两山相对,海阔一百二十里,为第二重。江、靖两邑

相对，江阔四十里，为第三重。圈山、永生洲相对，江阔十余里，为第四重。至京口、瓜步则在阊阖以内矣。职惟有恭请皇上敕下江宁将军、两江总督，嗣后防海之法，平时侦探必至洋山，上下联络，一气呼应。万一有警，则宜先据洋山以待之。而廖角营四处，重重关锁，夷人焉能飞渡京口耶？即万一洋山破而廖角营等处皆破，此其势不得不决死战于圈山，则宜列舟师于江中，以抵御夷人。而北固山又为京口藩屏，则宜设伏炮以轰击夷人，设伏弩以射中夷人。至于江海分流处所，尤宜设竹笼铁锁浮钩拒檣神击鬼钻刀口木曲藤锥等物，以窒碍夷船，虽洪涛巨浸之中，而有金汤磐石之固。如此则啖夷焉敢横冲直突，如人无人之境乎？是在该将军总督平日则有备无患，临事则出奇不穷，所谓一误不容再误，莫切于此者。

一、夷人利于通商，宜就通商之中，隐示以计岁年而翦仇讐之意也。昔吴臣伍员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欲收利权而蹙夷脉，则请以十年为断。职闻啖夷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叶大黄，不能去其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丝斤不能成其制。职愚以为，沿海各口岸地方官，似可密谕商人民人，于茶叶、大黄、茯苓、丝斤等件，虽价不可以骤加，而与年俱增可也。两年、三年之后，价为之一增；五年、六年之后，价又为之一增。尽可不涉考核，不起争斗，而夷人已入吾积渐煎靡之中。职思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中国之市政则然。若乃啖夷，是民人商人不共戴天之仇，今虽与之通商，而俾夷人以厚价售贱物，商人民人以贱物获厚利，不及十年，夷人可以渐贫，而口岸之商人民人可以大富，此亦强内弱外之一术矣。职又思啖夷所以毒乱中土者，非独鸦片烟为然，即其洋呢、洋布、洋灯、洋瓶、洋表、鼻烟、自鸣钟、千里镜、风琴响乐之类，大都奇技淫巧，珍诡不测，来自外洋，号为上货。然而内地之丝罗纨绮自足以为光采，何用洋呢洋布等物乎？内地之彝鼎图书自足以为宝贵，何用洋钟洋表等物乎？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

野者,则以为忧;今以中国声名文物之盛,而任令啖夷之奇技淫巧日新月异,浸以成俗,商民既纷然挾之以为资,官府亦群然由之而不禁,此其可忧,何以异于鸦片烟之毒人也乎?且现在江、广、闽、浙等省,均舍中国之通宝而用洋钱,凡洋钱所盛行之处,则皆啖夷兵炮所侵犯之处,此洋钱之所以不祥也,即可知一切洋货之所以不祥也。今欲禁止洋钱,则江、广、闽、浙等省商民诚有不便。至于洋呢洋布洋钟洋表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而现议通商,其势亦未便禁止商人民人贩卖洋货。职惟有恭请皇上,敕下满汉大小文武官员,内切同仇,外屏异物,既与啖夷不共嗜好,则宜视一切洋器如粪土。然大抵挽维风气必始于搢绅士大夫,然后及于庶民。如果官员屏弃一切洋器,则商民不利于转售,不及十年,而商民之贩卖洋货者亦少矣。商民贩卖洋货者少,而啖夷之所以挾异物而规重利者亦穷矣。职愚以为,息事之暇,既可修船造炮以实兵气,又就通商之中时用妙道胜算,以收利权,此事务在沿海各地方官机关慎密,志节坚定,忍之目前,快之他日,大约不及十年,可以坐困啖夷而制其死命矣。

一、沿海省分人心风俗不可不急加整顿变化也。职闻春秋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以职所访察,广东之广州则服食有奢靡之习,江南之上海则士女有冶游之风。浙江之宁波、慈溪,福建之福州、厦门,则商贾丛杂,奸伪并兴。且闻前年宁波雪深十尺,厦门未春而雷,此皆本人人事而犯咎微,因民风而致乖气,总由该地方官不能谨其始萌,障其未流,物必先朽也,而后虫生之。凡啖夷所侵犯之处,则皆人心风俗不能淳善敦庞之处;凡人心风俗不能淳善敦庞之处,则皆地方官不能整顿变化之罪也。应请敕下江、广、闽、浙四省督抚大员,躬行忠信节俭,以化其下,且转飭所属府州县讲求根本之事,力去靡靡之俗,庶里有仁让,市无奇淫,则长此太平而祸患不至矣。并请敕下各直省督抚大员,留心察看所属地方,如有人心风俗与江、广、闽、浙被兵处所同一弊窳者,急宜谆切晓谕,援此例

彼，以惕其心小惩大戒，以收其效。

一、海疆各口岸地方官，宜严禁书坊向暎夷贪卖书籍，以济其作非饰乱之具也。职思暎夷杂处海外，风气荒陋，人物粗鄙，此不知有中国之典章文物法度纪纲故也。昔汉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及天官灾异，地形阨塞，不可与诏从之。而宋臣苏轼亦言，高丽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皆不便。明臣邱浚亦言，安南、朝鲜皆好书籍，请自今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今暎夷粗拙无知，未必解读书识字，第恐其偏处此土岁月久而智慧生渐，欲讲求中国典章文物法度纪纲，则其为患更有不可测度者矣。应请敕下海疆地方，严禁书坊，凡廿三史、三通，暨大清通志、通典、通礼诸书，不可卖向夷人，贪图重利违者，立予查拿，治以应得之罪。

一、天主教宜严禁也。职考天主教入中国，自西洋人利玛窦始，彼时不过盘踞广东之澳门，立说刊行，聚徒煽诱。今则浸淫日以益广，东西南北所在皆有，虽屡申禁令而人教者不止也。昔孟子欲正人心，则必先熄邪说。应请敕下各直省地方官，急应焚烧天主教之书，毋令流传，查拿习天主教之人，毋令逃匿。且暎夷现于江、广、闽、浙数省均请通商，此数省之中，昔以愚民入教者不知凡几，今更密迩。该夷耳濡目染，日变月化，尚复成何事体。是在该地方官先之以自修其身，继之以自治其民，课农桑以治游民，兴学校以治顽民。如果自督抚以至守令能以实心实力讲求教养，教养兼举然后人心向化，人心向化然后风俗不隳，则此数省之中，虽与夷人通商，而夷自为夷，民自为民，又何至异言异服之足以移人，非类非族之足以惑世乎？且教养之外，辅以刑诛，如拿获入天主教者，分别首从，立即惩办。如地方州县隐忍不行查拿者，即由该管督抚严行参办。

一、内地烟禁不可议开也。职思鸦片烟流毒中土，仰维我皇上

宵旰勤劳，必去毒烟，以苏元气。凡有知识者，孰不感此仁之至义之尽也哉！今暎夷虽已纳款求和，而揣其鬼域伎俩，必仍向中国贩卖鸦片。职思天地之气，恒与百物，相为运行，昔之所无，今之所有，非独鸦片烟为然。即如夏恶旨酒，周戒群饮，今则未尝以饮酒科罪人矣。海参、鱼翅，元人悬为禁令，今则燕脍以为上品矣。明人吸食丝烟，亦干例禁，今则与布帛菽粟而俱重矣。大抵古今来，虽禁之而不止者，其可禁之理自在天地之间。夫天地本兼阴阳刚柔之气，则不能使人间皆为日用饮食之物，而皇上实怀济世安民之心，则不忍使赤子坐受毒烟摧残剥落之惨。且已禁，则万万不可以复开，即使暎夷逞其鬼域，再行贩卖，愚民徇其积习，再行吸食。而有朝廷之禁令，则可以止其无忌惮之心，有皇上之仁思义色，则可以积渐而收天下愚民迁善改过之效。较之禁而复开，朝更夕改者，则大过之矣。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若因暎夷扰乱中土，即持两端，议开烟禁，是爱其羊而去其礼也。是因噎而废食，因棒而废寝也。职愚以为，断乎其不可也。应请敕下各直省地方大小官员，勿隐忍而为苟且之计，仍一律严禁鸦片，不可稍涉松劲，稍事消弥，以息浮哗而崇政体。

一、安插现在汉奸宜恩威并用，以化莠为良也。职思暎夷既已和顺，而汉奸失所凭依，恐有乘间为匪，扰害乡里小民之事。应请敕下沿海地方官严密防范，如有乘间为匪等事，想经暎夷散遣，毫无羽翼可恃，即宜督率兵勇扑灭之。如其悔过迁善，愿为良民，则地方官当开其自新之路，不必追治其从前听从夷人之罪。且率土之民饮和食德，其自外生成而为汉奸者，谅不过千人而十耳，即多亦不过百人而十耳。今宜趁暎夷平息，亟择贤能守令，任沿海各府州县躬行实政，晓谕居民，各知爱惜身家，保全名节，毋得再为汉奸，致不齿于人类。俾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庶几有良民而无莠民矣。

一、海口渔船暨海中巨盗宜及时收拾笼络，以期得用也。职闻

暎夷犯广东、犯福建、犯浙江、犯江苏，均系汉奸为之向导，而汉奸出于各海口本土人者十之三四，出于渔船海盜者十之六七。职愚以为，渔船海盜可使为暎夷用，尤可使为地方用。暎夷使之为奸民，地方尤可使之为良民。昔唐臣杜伏威为江淮群盜所附，因选敢死士五千号，上募宋臣宗泽招抚，群盜誓以渡河，克复中原。由此观之，兵不必不用盜，盜不必不从军，此乃善用兵者之所以收武威而振庸懦，化强暴而为善良也。今于议抚既成之后，渔船海盜不得充汉奸以图暎夷之利，应请敕下沿海省分地方官，查明各海口渔船海盜头目，诱之以利，激之以义，给予武弁顶带，不必随营当差。该地方官以时奖饬，令其约束伙党，万一有警，即可用该头目等率其伙党，剿办夷匪，以賊攻賊，可操必胜之券矣。

一、将帅之材宜储之于从容无事之日也。夫用兵之道将为上，而将将之道素定为先。职思我朝武功丕著，前代未有其比。即我皇上御极以来，如回匪之张格尔，獠匪之赵金龙，均擅跳梁，立就骈诛。当时固稟庙谟，亦由老臣宿将深谙韬略，足慰圣怀。曾未几时，而宿将凋零已尽。是以此次暎夷猖獗，虽经皇上指划机宜，而柄兵之官、守土之吏不能荡瑕涤垢，以息海气而埽夷孽。今则议抚虽成，将材不可不具。应请皇上于满汉内外大小文武臣工中，择其上窥天文，下详地利，智擅韬铃，勇吞强敌，熟兵书而晓方略，老边徼而习行阵，施恩信而得众心，重威名而寒賊胆，孰可为名将，孰可为大将，孰可为主将，孰可为偏将者，密为记注，以备海疆有事之用。

一、人才与风气相为表里，凡内外臣工宜力挽风气，以广得人之效也。职闻今之议者，咸以无人才为忧，此不然之说也。昔晋至江左，宋至南渡，尚有无数慷慨俊杰出群绝类之才，足以支艰难而壮忠义之气。矧我国家抚全盛之势，而皇上作人之化，弥沦磅礴于天地之间。且外而督抚，内而阁部院大臣，束身名于有典有则之中，咸秉公道以为举劾，故官常整顿大法小廉。第自古及今，大底国家无事之秋，则尚谨言慎行尺寸不失之人才。至于国家有事之

秋,则尚左宜右有倜傥非常之人才。大底国家初盛之年,则尚周规折矩老成醇厚之人才。至于国家中晚之年,则尚文经武纬明察果断之人才。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职愚以为狂狷之与乡,原不可不严其辨;而有作用之与无作用,不可不考其才。即如啖夷猖獗以来,而大小从戎之员,其所以办理不能得力者,大底平日以柔声软态为和平,以侧立却行为谨飭,以消弥公事为圆活,以奉行故套为妥贴者。至此而皆无所施其智谋勇略,此非人才之难,实由风气有以固之也。伏念皇上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人才为人才,应请敕下,外而督抚,内而阁部院大臣,于秉公举劾之中,寓力挽风气之意,遇有智谋勇略实系出色人物,可为我国家干城腹心之寄者,勿以边幅拘之,勿以资格限之,不次荐擢,以备任使。

一、于乡会试外请开特科,以收奇材异能也。职思自前明以来,用四对八比之文取士,行之既久,而士子在草茅之中,则只知有帖括而不知有经世之学;及其通籍也,则又只知有簿书例案而不知有天人王霸,体用本末,贤否邪正,治忽安危之大辨大闲。职考唐宋取士之科,于岁举常选外,唐则有所谓制举,宋则有所谓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方焉。今之乡会试,古之所谓岁举常选也,遵行已久,未便变更。忆康熙、雍正年间,曾于乡会试外屡开博学鸿词科,其时所得者皆彬彬文学之才。职惟有恭请皇上,于乡会试外,特开文经武纬科,先令外而督抚内而阁部院九乡,应自三品以上为断,各举所知无论,已仕未仕,第求其为文武全才者,以贡于京师。皇上亲试之于廷,询以时务,限以万言。夫询以时务则非村学究所能为,而限以万言则非摹拟剽袭者所能就,因而第其甲乙,以次召对。庶几询事考言,至详至慎,首觐怀抱,次覘智术,其学不在词章,志不在温饱,而通晓上下古今成败得失之大,指划文武经权,操纵阖闾之宜。自太公至于列国以后,兵家短长,能剖其微;自左氏至于秦汉以来,兵法利钝,能道其详,此怀抱非常者也,为第一等。其度

山川之险易，料彼己之虚实，善发间谍独出奇计，兼能量风候雨，推星准日，剖析毫厘不僭不差，此智术不穷者也，为第二等。准此二等，则文武全才尽乎此矣。至若专夸技勇膂力者，则武乡会试可以拔取之，不当在文经武纬之列，以其优于武而劣于文也。职查乡会试三年一举行，今开特科，需材孔急，似可二年一举行。以先一年限内外大臣各举所知，以次年齐集京师，定期考试。如以文经武纬赴举，而其人与文武全才相去太远者，即坐其所举以应得之罪。如特开文经武纬科而来赴举者，果有文武全才，则可以海疆守令者在其中，可以由守令而为海疆督抚者，亦在其中；可为海疆督抚而兼将相之才者，亦无不在其中矣。或曰文武全才良不易得，然以十八省之大，以列祖列宗暨我皇上深仁厚泽尊贤养士数百年之久，天人上下相感之机，毫不容发。皇上以此心求才，则天地即以此心生才，士子即以此心砥砺成才。职闻上行下效，其应如响。即如功令，以四对八比取士，而士子争为四对八比。若开特科以文经武纬取士，而士子亦争为文经武纬矣。即使目前应举者名实未必尽符，而五年、十年之后，人才必为之一变。化数十年之后，人才更为之一变化，又何患文武全才之不层见叠出乎？

一、申谕海疆文武大小官员，知功罪所关，信赏必罚，毋致侥幸于格外也。职思此次剿办噶夷，其奋力捐躯者，良由我国家风俗醇庞，人尚忠义。而文武大小官吏亦有临阵瑟缩者，则由于承平日久，目不见烽火之状，耳不闻轰炮之声。伏维我皇上以仁慈忠厚待天下，于奋力捐躯则优恤之，于临阵瑟缩则包容之，此如天之仁，群下所当感激涕零者也。夫圣心无往而不体乎乾坤，而臣志安可以不凛乎赏罚。昔汉诛马谡，是以街亭之败不害为汉；宋诛陈曙，是以崑崙之溃不害为宋，大底宽严异用，生杀兼施，古之道也。职惟有恭请皇上，严切晓谕海疆文武大小官吏，嗣后如有缓急非常，临阵瑟缩，既丧师以失地，尚偷生而苟活者，应一并以军法从事，不可援此次剿办噶夷以为例。

以上三十条,虽则丝分缕晰,然职区区之意,总期寓战守于抚之中而已。惜职樗栎庸材,毫无体用,且由御史改官已久,例不准递封章,而又迫于心,难安寝馈,念通籍二十年,仰蒙朝廷豢养,不可不就管见所及,庶备葑菲而答涓埃。伏维我皇上圣由天纵,善与人同,倘怜其一得之愚,乞宽其出位之罪。

所有职敬筹善后事宜下忱,伏候中堂大人裁酌进止。谨呈。

三八三、靖逆将军奕山等奏陈制造军械工料 昂贵难与例价相符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项、梁宝常跪奏,为军需案内奉部驳删款项及现在筹发工价,难与例价符合,会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粤东省此次奉调各省绿营官兵,征剿暎夷,先经奴才等将应需支发各项,分议章程,先后奏咨报部。嗣准户部咨复,以免扣平余一款,驳令除官兵俸饷盐菜发给库平,其余一切均每百两仍扣平余银一两等因。奴才等当即转行遵照去后。兹据总理省城报销局司道会议具详请奏,奴才等再三熟商,若遵照部行扣收,碍难办理。又铸造大炮及制造炮架,求其坚固适用而能经久,所需工料,核之例价亦大有悬殊。奴才等惟有随时酌量情形,认真办理,以冀有裨实用,谨分列二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扣收平余一款。前奉部议,飭令照例,除官兵俸饷盐菜发给库平,其余一切,均每百两扣收平余银一两,事竣将扣过平余银若干,分晰另款造报等因。查此次暎夷滋事,直逼省城,辅户居民纷纷迁徙,而大兵云集,备办攻守及一切需用物件,刻不能缓。所有价银照依库平由官给发,较市镇平时所用广平,每百两计少五钱,已形短绌,此官民所共知者。小民当此骚扰流离之际,货物尽数搬移,工匠率相远避,尚须设法招徕,俾令有利沾润,庶可期无误息

需。若再扣收平余，是较寻常贸易佣趁，转有所亏，势必裹足拒避，否则价值增昂，制办一切物料倍形掣肘，贻误匪轻。应请将平余一项仍毋庸扣收造报，以昭平允，此系因广东省平较大，不能拘于成例，他省自不得援以为例。

又制办军装器械枪炮，工料倍昂，势难仍照例价给发一款。查军营器械必须整齐，枪炮必须坚利，方足以壮军威。办理防堵善后炮械，尤须制造精良。粤东旧存军械及各兵丁，随带军装本不敷用，且损坏遗失，均应随时添补。惟时值急需，工价物料倍昂于平日，若照例价核发，断难备办。且此次新铸三千斤以上各大炮，炮身愈重，则口径愈宽，炮子亦须加大加重，适与口径配合，方能轰击有准。又恐炮子过重，不能及远，查夷人所用大炮子多有空心，亦有空心者，今仿照制造，庶几模大质轻，可期攻坚致远。又将空心炮子分作两开，炼成熟铁，中系铁链，约长尺许，用时将铁链收入空心，仍旧扣合，无异寻常炮子。一经轰击出口，则两半飞舞，形如蝴蝶，击中夷船桅索，即行钩挂焚烧，名为蝴蝶炮子。再旧式炮子合缝处，总有线痕一道，横梗中央，轰击时不无窒碍。现在饬匠铸造，务须磨光无线，此等名目做法，例所不载，其工料价值亦非寻常所铸炮子可比。应请俟各样炮子铸成后，核明钢铁斤重数目，汇同军装器械各项，援照浙江奏案，于例价外酌加四成，俾料可期坚固，而制办不致棘手，事竣一律造销。再噍夷猖獗全恃火器猛烈，我军亦须多添枪炮。广东自军兴以来，至今已陆续铸造铜铁大小炮一千余位，自数百斤至八千斤及万余斤不等。并有各国夷人护货来粤带有大炮鸟枪，其枪炮铸造精良，另有自来火鸟枪，推动机关，即能燃放，无须火绳，较为灵便，当饬洋商及绅士军民广为购买，而价值亦较昂贵。应请按照购买制造实价，确切造具细册核销。至铅丸火绳，军营需用甚多。查乾隆五十七年工部奏明，各省备办铅丸，不准另开耗铅火工，其火绳一项常年操演，所用令兵丁自备，以归节省。倘遇另案军需动用，该督抚预行奏明，均照京城制造药枪火

绳工料办理。奉旨依议钦遵在案。今倭夷滋事,各兵勇操练巡防,需用药铅火绳等项为数不少,制造铅丸不无火耗,未便责令自备,应请照奏定章程,均照京城制造工料办理。但广东产麻较少,火绳向用榕树皮成造,用之已久,毋庸更张,应仍按麻火各绳分别例价核销。又查从前旧式炮架笨滞艰涩,旋转不能如意,且系寻常杂木,木性松脆,一经炮发震动,榫缝开裂,既难取准,又不能再行施放。况从前所用炮位数百斤及一千斤上下者居多,此次添铸二、三千斤至一万斤以上大炮,断非旧式炮架所能运动,即五、六百斤各炮架,亦须坚实利用。现系拣选至坚至重之槐木及油椎等木,装作两层,上层四小铁轮,中贯铁心,如磨盘式,以便旋转。下加两大木轮、四全铁轮,以凭扯运。中间着力处所,加用铁条,外包铁皮,其木轮钉以铁瓦。所用工料价值,较之从前制造相去悬缺,而运用较灵。查大炮之轰击有准,全在炮架得力,未便因工料昂贵,即为迁就。除一万余斤之大炮架尚须筹议制办外,其已经制造之大小炮架计一千五百余座。内有照旧用式样另换工料者;有平底两层,四轮中用磨盘心者;有照夷式,四轮两旁加用滑车,以便牵拉进退者;又有照夷船内,所用炮架分为两层者,费用计复不贲。谨将各炮架式样绘缮图说四分,并另缮炮架价值银数清单,先行恭呈御览。又照式分造小木炮架四具,另交火牌,差便随后咨送军机处备查。仍俟事竣,将造法分款造具总散清册,报部核销。

以上二款,奴才等谨就现办实在情形,会同商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附件:制造各炮架斤重价值清单

谨将制造各炮架斤重价值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照旧式新造樟木炮架,五千斤架约计工料银一十六两零。

新造磨盘桃木炮架：五千斤架约计工料银一百三十三两零。

仿夷桃木炮架：五千斤架约计工料银四十一两零。

仿夷船内桃木炮架：三千斤架约计工料银六十六两零。

以上价值系照现办时价核计，惟桃木等项来自外洋，时价低昂未定，不无随时稍有增减。至斤重大小不一，今以酌中之五千斤三千斤价值为率，如重大者以次递加，轻小者以次递减，合并声明。

朱批：该部知道。

三八四、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办理 军务各款造册报销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项、梁宝常跪奏，为粤东办理军务用过各款银两，请分别军需善后划清日期，造册报销，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粤东夷匪滋扰，钦奉谕旨调派各省官兵来粤进剿，业经奴才等查照军需则例及历届成案，节次列款分别奏咨办理在案。现在军务将竣，应行截数分别造报。兹据军需总局司道声明，军需及善后支发各款日期，详请具奏前来。奴才等伏查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在省设立军需总局，以布按运三司、督粮道总理局务，并派委广州府及丞倅并南海、番禺二县随同办理。其余一切置办料物，支发银两，司理文案，各有经管之员，均系按款开销，核实办理。惟军需事务纷纭，款目繁重，若不划清界限，恐致造报纠缠，难于稽核。查各省官兵除奏明留粤防堵者，其前次奏明裁撤官兵，系截至上年八月十三日，均经撤回。凡有用过银两，统归军需案内报销。自上年八月十四日以后，所有留防官兵及团练壮勇并一切备办各项，均即归于善后案内，分款造销。如此划定日期，分别办理，庶款项不致糺葛，而数目亦较清楚。

除撤防局员遵照外,奴才等谨合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查照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三八五、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办理裁撤兵勇 并勘修虎门炮台缘由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埏、梁宝常跪奏,为粤省夷务渐定,兵勇分别裁撤,并查勘虎门炮台克日兴工,谨将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前接江南议抚之信,当将壮勇裁撤四千余名,并奏明俟续接江南信息,如果夷情大定,再将兵勇分别裁撤在案。兹于九月中旬叠准钦差大臣耆英等咨称,设法招抚暎夷,业经奏明和约条款,并称夷船已于八月杪全行开驶,由江入海各等情,咨照前来。奴才等伏思江南夷务已定,自应将粤省兵勇酌量裁撤,以节糜费。当将江西、贵州、广西等省征兵一千五百五十余名,分作三起撤回原营,仍留各省官兵等四十二名,在军营听候差遣。所有广西征兵,即派新授左江镇总兵盛筠管带回营归伍后,该总兵再行奏请入都陛见。至本省防兵现已酌量裁撤,陆续回营,所有各路壮勇前已裁剩一万二千六百余名,现在截至九月底止,又裁去五千八百六十余名。因其中多系游手失业之人,诚恐遣散后聚而为匪,酌留六千七百六十余名,分守各炮台要隘。随后仍当逐加裁汰,挑选最为精锐者三、四千人,以便陆续收入行伍。至于虎门炮台为省城保障,亟应修复,前已委员购办石块。现准耆英等咨称,内地炮墩堡城池次第修整,该夷不得拦阻等语。自应乘时兴办,以复旧规。奴才等于拜折后,即会同水师提臣吴建勋前赴虎门,将各处炮台周历履勘,详加相度,或择地新修,或变通旧制,总期形势扼要,足以资控制而固藩

需，容俟勘定后，一面克期兴工，督催赶办，一面将勘办如何情形，绘图贴说，恭呈御览。

所有裁撤兵勇，并亲赴虎门查勘炮台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八六、靖逆将军奕山等奏请奖励捐置战船并 劝捐出力之粤海关监督文丰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军录）

再，前奉谕旨传谕粤海关监督文丰，劝令洋商购买夷船。该监督首先倡捐银一万九千两，置办战船一只。又捐银三千两，铸造战船、需用炮位炮架。复劝令洋商伍秉鉴、潘正炜等，各购买夷船一只。现因黄埔停泊夷船多系载货来粤，未肯出售，俟随后探听进埔夷船，如有坚固愿售者，仍当设法广为购买，是其办理妥速，殊堪嘉奖。在该监督受恩深重，固不敢仰邀甄叙，而奴才等又未敢混其劳绩，可否将该监督文丰赏戴花翎之处，出自皇上格外天恩。

谨附片具奏请旨，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尚有应办之事，如果甚有成效，朕自有恩施也。钦此。

三八七、著闽浙总督怡良切实设法访查为英人 私抄并转送京报之汉奸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奉上谕：

怡良等复奏遵查递送京报缘由一折。所办甚不切实！汉奸为

夷人递送京报，流弊滋深，若不严禁，成何政体！现在外省不以公事为重，相率因循，殊堪愤恨！著怡良等严飭提塘官认真稽查，并责成沿海各州县，平日留心设法访查，一经访有造作谣言及私行钞录京报之人，即行严究来历并辗转递送实情，从严惩办，毋得日久生懈。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三八八、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确查上年 余姚接仗官兵溃散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遵旨确查上年余姚接仗溃散情形，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十一月十六日暎夷攻陷余姚，十八日全数退回宁郡缘由，业经奴才等节次奏折，叠奉谕旨：著即确切查明首先奔溃弁兵，按照军法处治等因。钦此，奴才等遵即移咨参赞大臣特依顺、浙江抚臣刘韵珂，就近确查严办，并将余姚县知县彭嵩年及疏防营员，奏请一并先行摘去顶带，俟查明实在情形，再行惩办，均蒙谕旨允准在案。旋准参赞大臣特依顺咨称，据文武各员弁禀报，余姚失守情形大概相同，而于飭查何员弁首先奔溃，均未能指出。又准浙江抚臣咨称，余姚失事员弁已飭前福建藩司郑祖琛、宁绍台道鹿泽长就近传齐，会同质讯，具复核办各等因。嗣据前福建藩司郑祖琛、宁绍台道鹿泽长等禀称，查传太平营参将文斌、江西广信营参将国勤明阿等，闻以当日失守溃散情形各执一词，未能详细。至首先奔溃员弁，则宣称一时仓惶败退之际，不能指出谁先谁后。现在各将备深知愧悔，均愿杀贼立功，以赎前愆，可否从缓查办，许其效力赎罪等因前来。奴才等当因彼此筹办进剿正需将士用命，该将备等果能奋勇杀贼，再行衡量功过，是以暂缓查议，统俟凯旋时再行分别

从严查办，当经奴才等于进攻宁波折内奏明在案。嗣仍派员密为查访，复将各文武禀报情形悉心细核，亦当不甚悬殊。

缘余姚旧无大炮，自上年拨到千斤以□炮位四门，交都司邵景扬安设天妃官前，有本省官兵六百名驻扎该处一带。后因雪重地湿难屯，移驻南城姚江等处。都司邵景扬所统存城兵仅四十余名，派二十八名在天妃官护守炮位。十一月十五日，夷人火轮船二只，杉板船数十只，闯进蜀山渡，开放大炮，因岸上乡勇等止有刀矛，并无枪炮，不能抵敌。夷船遂直入县城之三江口，开放枪炮，并有夷兵数百上岸赶杀守兵，抢去炮位，分屯翁家祠等处。余姚县彭嵩年闻报，一面飞知南城带本省兵之太平营参将文斌，拣发参将署游击邵林，保枫岭营游击柴国顺、六府庙，带江西兵之九江前营游击罗廷芳、都司苏苏勤通阿，防守陡门之江西广信营参将国勒明阿等入城救援；一面同城内都司邵景扬、江西浮梁营都司詹华山，督率兵勇，上城分段防守。该将备文斌等于三更后均陆续到齐，共议战守之策。闻夷人有五更附城之语，各将官遂登城御敌。知县彭嵩年同国勒明阿防东南二城，邵景扬同文斌防西北二城，其余往来策应。因附近民房高耸，不能开炮，仅有东门月城上对街，可放抬炮六杆，余俱难施，乃分兵将抬炮鸟枪排设西门桥头河边迤迳至接待寺，以为后应。时已天明，夷人尚无动静，各将备排齐兵勇，镇静防堵。辰刻，夷船桅上开放大炮，先向南城开放十余炮，又向北城开放十余炮，分水陆三路攻城。陆路由东街安设有脚大炮轰击东城，连放数炮，势甚猛烈。官兵亦开放抬炮，夷人间有伤毙。无如夷人火箭火枪齐发如雨，城上兵勇抵挡不住，夷人遂攻破东门，兵勇俱溃。夷人即从东门分南北两路追杀，兵多受伤，遂溃出西门。夷人水路有杉板船数十只进江桥，直逼西门桥头，官兵开放抬炮鸟枪，夷人多有受伤颠仆。詎夷人水路又有杉板小船从后港至候青门，一股入城攻衙署，一股绕出西门，由背后杀出，官兵在桥头腹背受敌，遂即败退。该夷直追至接待寺，官兵又与接战，伤毙夷匪二十余

名。不料寺后山坡又有夷人蜂拥而来,众寡不敌,即时溃散,营盘悉被烧毁。余姚县彭嵩年于夷人攻进东门时,被乡勇拥护至西门,见桥头后应兵亦败退,情急将印信交与家人,即向桥侧投河,为水勇拯救背负入乡等情。核与派员查复情节,大略相同。

伏查余姚防兵仅有江西兵一千名,本省兵六百名,本属无多,然各员弁兵丁果能奋勇出力,亦何至遽被攻陷。奴才等细核太平营参将文斌等禀称,当日分派登城,城上积雪未消,各兵均有畏难之心。辰刻忽传夷人已由东门攻进,各兵即由西门奔出,至城外接待寺前列阵迎敌,是并未接仗即行退走已可概见。且炮位为御敌利器,天妃宫前既安设大炮,有本省官兵六百名驻守,自不会因雷重地湿辄移驻南城,遂使夷船闯入,各炮先被所夺,以致守卫无具。是倡议移兵之员尤属不能辞咎,自应确查究办。现准浙江抚臣咨称,已移咨浙江提督查明径复等情。应请俟查明后,即由浙江抚臣核其情节轻重,将从前摘顶各员分别参办。其余姚县知县彭嵩年,奴才等曾以该县禀报投河被救,恐有饰词,奏请摘去顶带在案。现据前福建藩司郑祖琛禀称,查明实系情急投河,被水勇陈士高、陈士民等捞救,背负至徐士衡家换衣调治,均经飭传到案,众口一词,委无捏饰情事。并查该县自提省传质后,复派在参赞大臣齐慎行轅办理前敌粮台事务,并无延误。现准参赞大臣齐慎知照,已将该县奏请开复,应听候谕旨遵行。至江西将弁兵丁,上年奴才等因其懦弱,恐有退避情事,是以将该将弁等与浙江本省带兵官一并摘顶在案。现查该营共有阵亡兵十六名,受伤外委一员,受伤兵丁十二名,被掳释回兵五名,是该参将禀称,实与该夷接仗并非首先溃散,似有明证。并查该弁兵半年以来,防堵尚属认真,现已凯撤。所有从前奴才等将该参将国勒明阿、尤击罗廷芳、苏苏勒通阿、詹华山等摘去顶带之处,可否加恩准其开复,伏候钦定。

所有奴才等查明余姚接仗溃散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八九、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遵旨察明宁波镇 海定海失守溃散员弁兵丁分别定拟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军录）

奴才奕经、奴才特依顺、奴才文蔚跪奏，为遵旨查明宁、镇、定三城失守溃散员弁兵丁，分别定拟，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余步云奏，陆续收回散兵三千余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当因各路分防紧要，请俟各路防堵事竣后，再行分别轻重，从严惩办，奏明在案。嗣又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余步云现已派员解京……钦此。又七月初四日奉上谕：此次乍浦失事文武各员弁……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即经跪读之余，仰见皇上整饬戎行，激扬士气之至意。奴才等当即一面派员密查，一面飭浙江提督段永福遵照确切查明去后。旋据该提督陆续分向各营查复，核与委员密往各城查探情节大略相同。奴才等详细复核。

缘倭夷于上年八月十二日驶入夷船二十九只，重犯定海。其时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会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督率各镇营官兵，分派晓峰岭、竹山门、半塘、西道头、东山、东港浦及一带土城，暨城楼军药各局等处防堵。十二日，夷船闯入定港，先经官兵开放大炮，轰断夷船头桅一支，该夷统领大帮船只，紧对营盘攻打，并不上岸。我兵奋力抵御，自十二起至十七日止，击退夷船数次，伤毙夷匪千余。无如连天风雨，官兵连战六昼夜之久，既已力竭，该夷于十七日，水陆并力，四面围攻，径由晓峰岭蜂拥登岸。该处土城既属无力，而大炮均被糊泥陷落数尺，而夷人又由竹山门背面潜伏，蜂拥山顶，四面攻扑。以致定海镇总兵葛云

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处州镇标左营游击托云保、守备李跃渊等相继阵亡。定海镇右营游击胡德耀、处州镇标守备金大勇等，亦被倭夷枪炮打伤，昏绝倒地，经弁兵奋勇救护得生，金大勇手腕竟被击折，迄今未愈。维时官兵尚迎头奋勇接战，而夷匪愈击愈众，竟用皮梯爬越城池，施放抬枪火箭火罐等项，官兵不能抵御，遂致失守，实无先溃官兵。当经前钦差大臣裕谦据实具奏在案。

查镇海于八月二十六日，夷船二十六只驶进游山洋面，分扑金鸡、招宝暨镇海县北城外，三处同时开炮。其防守金鸡山新炮台等处，有江南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会同浙江护金华协副将重祥、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升补象山协都司之安吉营守备何一鹏、金华右营守备张光宗、署黄岩镇标左营守备吴邦海等，率领将弁兵丁，亦开放大炮，互相击攻。夷众纷纷以杉板先从前青屿、小港、大港等处，三路蜂拥登岸，直扑沙蟹岭，我兵抵敌不住，又有夷众掩上山巅，从绕围拢，截住攻打。缘该处三面临海，前有夷船开放大炮，后路又被截围，我兵腹背受敌，以致江南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护金华协副将重祥、金华协左营守备李云龙等立即阵亡。又伤毙弁兵多名，都司何一鹏受伤被擒，该夷多方凌虐，并割去股肉一片，该都司不屈，于十二月间始乘间逃回。其时游击林亮光等，守备张光宗、吴邦海等以及各弁兵，均被枪炮打伤昏晕，多有跌扑山下，兵力不支，金鸡山遂致失守。其招宝山一带，则有前提督余步云督同衢州镇总兵李廷杨、护处州镇张从龙、拣发游击丰升阿等，率领将弁兵丁在彼防守。当倭夷攻犯招宝山时，我官兵亦开炮轰击，夷炮猛烈，直击山上，兼能飞越山巅，以致东岳宫及钩金塘沿江一带，飞炮如雨，山上城垛营盘均被击毁，药局亦被夷炮击中延烧，并轰伤护处州镇张从龙，面目两手均皆焦烂。游击丰升阿亦被轰伤。夷人见山上火起，即有数百乘势由山后拥上，时提标署前营游击德昆督兵鏖战，见夷众上山，随至后山奋力抵御。适提督余步云亦由东岳宫一带

驻至，即释兵掩杀，奈对港之金鸡山已被夷人占踞，紧对招宝山攻打，该夷大船又驶至拦江桥外。时提标署中营参将周三友协同右营游击吴金标，督放铜炮，同时发火，夷匪多被轰毙落水。乃该夷且拒且进，枪炮连环不绝，而金鸡山之夷人施放火箭，直射招宝山上下。又外港口，夷炮络绎不绝，烟焰张（涨）天，温州镇标平阳右营都司张桎立时阵亡。南、北拦江埠、半路亭等处炮台营盘，亦均被击坏，并击伤衢州镇总兵李廷扬、温标中营千总升补昌石营守备罗建业等。该夷又将钩金塘、东岳宫沿江海口各处官兵横截，遂四面围绕轰击，弁兵纷纷伤毙，招宝山亦被夷占踞。维时镇海县城，则系前钦差大臣裕谦督同镇海营参将周维藩、绍兴协都司邵景扬等分门防守。当该夷攻扑北城时，都司邵景扬督兵接仗，彼此用炮轰击，互有伤毙。惟倭夷由金鸡山、招宝山夹攻占踞后，即由山顶向城中炮火交加，全城鼎沸，东门又被攻破。夷炮火箭飞腾如雨，处处延烧，分防东门之署宁海右营把总周万治、绍协右营把总马锦龙等即时阵亡，兵丁亦多伤毙。前钦差大臣裕谦见事势危急，投入泮池，被弁兵等捞救，护退宁郡，力竭殉难。参将周维藩、都司邵景扬等，因城无主帅，更见夷众蜂拥若潮，枪炮如雨，不能抵御，遂亦退出。提督余步云在招宝山挥兵力战时，见城中火焰张（涨）天，即时驰救。及至西城，见兵民纷纷退出，趋往宁郡，恐郡城闻风震动，遂即退保宁波。此镇海失守并无首先溃散之实在情形也。

再，查倭夷于二十六日攻陷镇海后，即于二十九日，大帮夷船驶入宁港，分泊城外，放炮攻城，即有杉板夷船从北门贴岸。经前提督余步云督同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湖州协中军都司多龄等，率同官兵击退。而东北首又有夷众登岸，虽经兵勇攻击暂退，奈因夷炮环攻，炮弹火箭射入城中，兵丁分防各汛，实属单薄，又兼存营大炮先俱调防定、镇等处，无可回击，城内奸匪复又乘势相助。正在危急之际，忽东北门已被大炮轰开，夷众蜂拥入城，防守官兵力不能支。当有防守东北门城之提标左营把总张朝琬首先退走，外委

姚元照、兵丁潘万清、庄瀛洲、周振来、李文标、陈祖丰等即跟踪退散，其余兵丁亦随后而退。夷众既拥入东北门，即分扑各门，枪炮火箭飞堕如雨，而城外蹙夷又爬城而上，各城官兵形格势穷，均由西南二门分路退出。提督余步云见势已危急，即令中营守备魏长泰抢护库银，由南门退保上虞。都司李宗白虽竭力往来救应，奈城无主帅，又无弁兵，夷人四路逼近，遂亦退守慈溪。此宁波失守查明溃散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等伏查定海之役，实系孤悬海外，转战六昼夜之久，更兼风雨交加，兵力已竭所致，业经前欽差大臣裕禄据实奏闻在案。其退散各员弁兵丁，自应请旨加恩免议。镇海则实因金鸡、招宝两山为逆所踞，先失形势，以致夷匪四面环攻，兵力莫当。宁郡则实因城垣辽阔，兵单炮乏，空虚无助，以致相继失守，尚非将士不肯用命之故。惟失地丧师，究有难逃之责，若不从严分别惩办，诚如圣谕，恐各将士纷纷效尤，无以振士气而肃军威。

除护处州镇总兵张从龙、衢州镇总兵李廷扬、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拣发游击丰升阿、象山协都司何一鹏、金华协右营守备张光宗、署黄岩镇标左营守备吴邦海、温标中营千总升补昌石营守备罗建业，均各临阵受伤应免置议外。惟查防守宁波东北门之提标左营把总张朝琥，于蹙夷轰开东北门时，并不奋力迎敌，率敢首先退走，致外委姚元照、兵丁潘万清、庄瀛洲、周振来、李文标、陈祖丰等相率退散，遂使夷匪深入难支。是该弁张朝琥实系首先溃散之员，应即在军前正法，以肃戎行。现据该营都司周三友禀报，彼时经提督余步云将该把总摘顶棍责之后，该把总即愧恨病故。应无庸议。其外委姚元照虽非首先溃散，而随同退走，罪实难宽，应请旨革职，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兵丁潘万清、庄瀛洲、周振来、李文标、陈祖丰等五名，随同溃散，即应严办。现据该营禀报，事后并未归队，更属目无法纪，应移咨浙江巡抚提督，通飭各属，严密查拿务获，到日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因蹙夷四

面逼近，独力难支，不得已退守慈溪，与怯敌溃散者有间。且于退守慈溪后，尚能设法捍御，并于本年三月收复宁波时，该都司进城弹压安抚，著有微劳，相应请旨，将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与专防镇海营参将周维藩，交部分别议处。湖州协都司多龄系奉委宁郡巡查，并无带兵专责，倭夷纷纷入城时，该都司只有随身兵丁六名，无从施为。提标中营守备魏长泰系奉令抢护银箱出城，绍协都司邵景扬系派防镇海北城，倭夷由东城攻进时，北城无所声援，兼之夷炮猛烈，弁兵多被伤毙，实难抵御。提标署前营游击德昆、署中营参将周三友、右营游击吴金标等，均各在招宝山奋力迎战，尚非临阵怯敌，可否加恩免议之处，出自皇上天恩。

再，查宁绍台道鹿泽长、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镇海县知县叶堃、署定海县石浦同知舒恭受，当三城失守时，均各殉难被救，未致伤生，业由浙江抚臣查明具奏。并因军务繁剧，差委乏人，声请将该员等暂留驱策，事定再行分别查办在案。奴才等伏思宁绍台道鹿泽长等五员，均有守城之责，自未便因其殉难被救，即免置议。除镇海令叶堃于三月间烧毁夷船，已蒙谕旨允准开复外。惟查宁绍台道鹿泽长，随同前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当城破兵退之后，该员情急坠城，伤腿未死，复投入水中殉难，又经兵勇捞救得生。奴才等抵浙后，查知该道素于曹江以东情形熟悉，即派令办理防堵事宜，并襄办粮台事务，均能实心任事。收复宁波时，该道又复会同武弁首先进城，弹压安抚，不辞劳瘁。石浦同知舒恭受前署定海任内，深得民心。官兵与倭夷接仗之时，该员上城力守六昼夜，接济兵粮，并无贻误。嗣缘（因）城陷情急，服毒殉难，经乡勇等抬赴岱山，解救得苏。奴才等将该员调赴大营，派令募勇办船，兼之弹压地方，该员前在曹江，并拿获著名汉奸多名。旋经钦差大臣耆英将该二员调赴江宁，随同办理议抚事宜。计自上年八月以来，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奉差奔走，往来杭、绍、宁镇等处，备极辛勤，亦尚著有微劳，惟是该二员均有地方职守，未

能即以功掩罪。至告病开缺奉旨听候查办之前任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于宁波失陷之后，奴才等查明实系殉难，遇赦得生，后委办事件尚无贻误，并查鄞县知县王鼎勋在曹江招募勇壮，办理粮台事务，甚为愧奋出力，相应请旨，将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宁波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交部分别议处，以示惩儆。

并查浙江武职，三城共阵亡将弁二十二员，受伤将弁三十一员，已由浙江抚臣查明，奏请咨部恩恤。其江南调往阵亡受伤各武职，亦据浙抚咨称，奏明由两江总督查明奏咨核办在案。至各营阵亡兵丁应咨浙抚查明，造册咨部办理。再查提标五营，有随同溃散尚未投回兵丁陈开宝等一百二十七名，奴才等即开单，移浙江巡抚提督，飭属一体查拿，到日另行奏咨，从严惩办。其随同溃散陆续投回之李云等五十名，应亦由奴才等开单，咨行浙省提臣按名贵革，不准入伍，庶将士知所儆惕。其余收回散兵三千余名，人数众多，诚如圣谕，不能尽数诛夷。若概行斥退，亦恐一时招募不齐，即使应募有人，而于战阵操防多未谙练，遽使入伍，于防堵亦难得力。奴才等辗转思维，惟有仰恳飭下浙江抚臣提臣，随时认真察看，实力操练，将不能得力之弁兵陆续概行裁革，其精壮者仍认真训练激励，俾将士皆知感奋，以成劲旅。

所有奴才等遵旨查办分别定拟各缘由，谨缮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九〇、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驻苏州官兵 凯撤过半江浙官兵无须留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驻苏官兵现在凯撤过半，并据江、浙督抚咨

会，两省本营派防官兵均无须留防，以节劳费而资操防，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奴才于九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上谕：现在逆夷已经就抚……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遵即恭录知照各该参赞大臣，江、浙督抚，一体钦遵妥办去后。旋据参赞大臣齐慎咨，将官兵行走水陆程途开单知照。该大臣所带现驻丹阳等处官兵三千四百余员名，分作十二起，自九月十六日为始，间日陆续撤退。奴才统带现驻无锡、常州等处官兵二千五百余员名，分作九起，原定十六日为始，间日撤退。嗣因各兵多须换坐江船，一时船只不敷，恐前途拥挤，复改于十九日陆续飭令按起启行。现计两处官兵均已凯撤过半，约于十月中旬以前即可全数撤竣。其奴才带赴江苏、河北勇壮五百八十余名，又勇目十余名，均已派员押送过江，概行遣散。屯扎杭、绍两处勇壮共约二千四百余名，亦由该参赞大臣等分起陆续分散。其委员郑鼎臣等管带船勇，业于九月初十日经文蔚札饬妥为弹压，一概裁撤。至现驻浙省官兵，除四川军督各标官兵二百八十余员名已经奴才札调先行来苏，以便归队起程。又河南官兵八十余员名，经文蔚咨会，由该大臣随带行走。其余湖北等省官兵四千六百余员名，分作九起，于九月二十二日为始，按起撤退。

其江、浙本营防兵应否暂留之处，现据浙江抚臣刘韵珂咨称：业与参赞大臣特依顺、文蔚会商，拟将提标官兵遣回定镇一带驻守，其定海镇标兵丁亦令赴彼协防。所有前调驻防省城及派防海宁、嘉兴等处各营官兵，一俟外省客兵撤竣，即概行裁撤，飭令陆续归伍，以免糜费等因。均由该抚会同特依顺、文蔚恭折具奏。又据江苏巡抚程雋采节次咨会：苏省外调各路防兵早经分别撤退，即苏松等处沿江沿海州县派防本营兵弁，亦经该抚体察各处情形，均可无庸留防，俱已据报全数回营，并无暂留差遣兵弁。并据两江总督耆英咨称：调防外省及本省各营官兵全数撤退，业于九月二十五日

具奏。

奴才伏查江、浙两省本营派防官兵，既据各该督抚奏咨酌量情形，无须留防，自行全数飭令回营归伍，以节劳费。其江苏江海各口如何酌量防守之处，应即请旨飭下该省督抚查明妥议，自行具奏办理。奴才现仍暂驻无锡，督催弹压凯撤及过境兵勇，一俟参赞大臣文蔚带兵到锡，官兵将次撤竣，即当钦遵谕旨，回京供职。

除届期再行恭折具奏外，所有驻苏官兵现在凯撤过半，并据江、浙督抚咨会，两省本营派防官兵均无须留防，以节劳费而资操防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奉朱批：览所奏，朕惟有自愧自恨，忿懣而已。钦此。

三九一、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查办 汉奸分别递籍保释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军录)

再，奴才于九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九日奉上谕：从前所获夷俘自应全数释还，其所获被胁汉奸虽未便概予骈诛，惟不详加查察，一概释放，难保日后不故智复萌，别生后患。其应如何分别递籍严加管束，及设法预防之处，亦著该将军斟酌妥协，慎密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防微杜渐之至意。奴才遵查此项汉奸既蒙天恩不加诛戮，若于释放后不设法防闲，诚如圣谕，难保口后不故智复萌，别生后患。奴才一面飭令该管官将各汉奸分别递籍保释，一面仍饬妥议章程，设法预防。兹据浙江按察使蒋文庆禀称，拟将汉奸分别递回原籍，责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该管地保邻佑亲族甘结，造具名册，统送查核。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朔望由该地方官查点，设有临点不到者，即跟追下落，查明实有不法情事，立予从严惩办，原保之邻佑亲人等一体治罪。或原籍并

无亲族邻佑保领之人，亦责成地方官切实访查，该汉奸平日果无为匪犯案及实在恶迹，即由该管地保保领，其本有犯案或恶迹显著者，即归原案据实究办。奴才详查该臬司所议章程尚属妥协，除札飭该臬司即行照议妥办，并转飭各地方官，务须随时认真稽查，勿得日久生懈外。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九二、著准怡良奏请暂缓参将林祺赴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怡良奏请暂缓参将赴任等语。福建海坛镇标左营游击·题补广东海门营参将林祺，据该督奏称，现在接署乏人，未能及时交卸。著准其俟闽省夷务完竣后，再行飭令前赴新任，该部知道。

钦此。

三九三、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江宁防堵等项用过银两请于官兵俸饷内扣归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跪奏，为江宁驻防办省城防堵各项用过借动藩库旗库银两，请于官兵俸饷银内按数扣交还款，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德珠布前于五月间接准前督臣牛鉴、抚臣程燾咨开，暎夷有欲犯江宁之谣，并接奉激劝土著民人同心防守，及留心侦察汉奸以绝奸萌之谕旨。奴才当即刊刻告示，拣派驻防文举员弁人等，分往城乡劝谕绅民，晓以大义。该绅民等共皆踊跃，城内则捐

募义勇五千余名,分布保卫;城外则各按村庄团练防守,于是汉奸盐匪无由潜聚窃发。至于省城防守,先经看得省垣周围五十余里塌卸之处甚多,奴才会商署藩司黄恩彤,由该藩司劝谕城内绅士捐资,量为修补。其沿旗营一带界城,出派人旗官员修理。惟城上女墙有数万之多,因历年久远,坍塌过甚,所有派援城上官兵难以蔽立,炮位无从安设,必须赶紧堆砌。而江面御敌须用火攻,应需雇募水勇,备办船只火箭等件,所用甚巨。其时省城尚未设立军需总局,旗营无项可筹,是以在于江宁藩库借动银七千两,分派协领等官,将各城女墙炮台涵洞,或用砖土筑砌,或用沙土布袋,间以土砧堆筑,并添造炮车十辆,炮盘六十二架,招募水勇八十余名,给以每家及逐日口粮。一面备办火攻船只引火油柴、硝磺、火箭、火弹及应用各件。又因省城辽阔,旗营甲兵不敷派守,复在养育兵无粮闲散并及身而止人内挑选精壮者一千五百十八名,每名制造号衣一件,并置办长矛、斩马刀、腰刀等项军器,每名各给一件,令其配搭马步甲兵,一同分派防守。通计各项,共用过银九千五百八十一两零,内除动借藩库银两之外,下不敷银二千五百八十一两零,在于旗库八旗官兵扣存马价银内动拨。迨至夷船逼近省城,防范一切俱经办理齐备。

兹者夷氛净息,防堵事竣。据八旗协领等禀称,江宁驻防官兵仰戴国家二百年豢养深恩,毫无报称,现在各处办理防堵经费浩繁,所有旗营备办防堵各项用过银两,八旗官兵情愿各照所领俸饷银两,按数分限由藩库旗库分别扣交还款,禀请代恳天恩赏准等情前来。奴才伏查此系出于该官兵等实在诚悃,请将前项银两毋庸造报开销,分限五年,自明年二月起,所借藩库银两由江宁藩司按季按月在于八旗官兵俸饷银内按数分扣归还,共动用马价银两由旗库按季按月分饷交收还款,以遂该官兵等犬马恩忱。

理合据情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祇遵。

再,派赴京口防堵之青州满洲官兵,前于京口打仗后奔至丹阳

一带地方，当经前钦差大臣耆英收集，令与苏、常兵丁一体防守。嗣奴才据该带兵协领倭克进等禀称，该官兵等仅剩身著单衣，不足壮观，且时届秋凉，请在江宁旗库银内动借银一千两置办衣帽等项。奴才当经在于官兵现存马价银内动拨银一千两，一面委解前往接济，一面咨明青州副都统查照扣解归款。至青州满洲兵五百名、官十五员内，除伤亡现存兵四百一名，官十四员，已于九月十九、二十两日，自江宁分起撤回青州，驻防归伍。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三九四、两广总督祁埏等奏为查明广东海口添兵防守并裁撤陆路兵丁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军录）

两广总督革职留任臣祁埏、广东巡抚革职留任臣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粤东险要各海口，应请添兵防守，并酌量在于陆路各营裁拨，会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臣等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著该督抚等将该省险要各海口查明共若干处，何处应添兵若干，应即于本省各营内，或量为裁拨，或分年换防，逐一详细查明妥议具奏，开单请旨。庶额饷不致增添，而客兵亦可省征调等因。钦此。臣等遵即咨会水陆提臣，并飭司道及各标镇协营遵照，逐一详查，悉心妥议，汇案详办去后。前据藩司会同各司道移准各标镇协营，查明由该司道等核议具详请奏前来。臣等与水陆提臣会同复核，查广东全省向分中路及东上、东下，并西上、西下五路。东上路系南澳镇，属海门营；东下路系碣石镇属中左右三营及平海营；西上路系阳江镇，属碇洲营；西下路系琼州镇，属海口营及龙门协左右二营、海安营、崖州水师营，共十一营。虽或近接海滨，或孤悬海外，但西路上下各营内洋海面下多礁石，且地方贫瘠，向来夷船来

去均过外洋,不入内洋。其东路上下各营内洋虽有夷船经过,亦非寄泊之所。惟南澳一处间有寄泊,而情形仍不甚吃重,且添补兵数过多,既无可抽裁而太少又属无济,是东西两路似均可毋庸议添。

惟查有水师提标中右后三营所属之虎门内外各海口,多连大洋,内通省会,省会为全粤根本。而虎门又为省会门户,诚通省第一险要之区,必须添配兵丁,以资防守。所有提标中右二营险要海口则系横档东西及沙角、大角、新涌、蕉门六台,前于横档东西建筑横档、永安二台,横档之东对岸建设威远、靖远、镇远三台,横档之西对岸建筑巩固台,横档之后大虎山建筑大虎炮台,连沙角、大角、新涌、蕉门,共炮台十一处,原额共配兵丁五百三十名。因原防兵额不敷管理炮位,是以每年春秋操练炮准,向在存营及简僻汛卡,临时抽调兵丁五百一十八名,作为协济兵丁,分拨各炮台,与原台防兵一同操练,操毕仍回存营汛卡操防。此系从前无事之时则然,设遇有事,若照旧抽调,未免临事周章,更恐生疏贻误,而防城及各汛卡兵丁转形缺额,殊非经久之计。应请添兵专驻防守,就各台原配大炮三百四十位计算,每炮配兵四名,共应添兵八百三十名,分配各台,与原防兵丁专驻防守,时常操练炮准,以期一律精熟。又查提标后营所辖之猎德、中流沙炮台二座,为护省东路要隘。大黄滘炮台一座,为省城西南路要隘,原防弁丁均属不敷守御。共拟添兵二百名,俾令常川驻台添练,设或有警,另调陆兵屯守各台左右,以备策应而昭周密。以上中右后三营,共请添兵一千零三十名,内除中右二营在于各该营简僻汛卡酌抽二百三十名分配外,尚应添兵八百名。查内河外海各水师,其简僻营分额兵本属无多,紧要营分又未便抽裁,应请在陆路督抚提镇各标协营,酌量营分繁简,兵额多寡,分别裁拨,似于海口防堵情形较为得力,而兵额仍无须加增。

所有查明粤东险要海口应行添兵,并酌量裁拨缘由,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臣吴建勋、陆路提督臣张青云,合词恭折具奏,并分缮

添兵抽兵数目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再，省河新修各炮台共三十余处，内有三合土炮台十座，均为要隘。现系壮勇防守，将来裁撤之后，必须改派弁兵。即现拟虎门各炮台添兵数目，亦止就原配炮位计算，将来各炮台一律修复，尚须相度情形，加配炮位，即不能不再议添兵，容臣等恐日后另行筹议，奏明办理。至津海口添设官兵案内，奉兵部行知，在广东省裁兵四百八十名，前已抽裁足数，另行详晰造册咨部办理，并咨行直隶督臣查照，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附件一：拟添各炮台兵丁及抽兵名数清单：

谨将广东水师提标中右后三营各炮台，拟请抽添兵丁名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水师提标中营：

靖远炮台原配兵九十名，镇远炮台原配兵六十名，威远炮台原配兵六十名，沙角炮台原配兵三十名，新涌炮台原配兵三十名，

今拟共添兵四百二十六名。

水师提标右营：

大虎山炮台原配兵六十名，横档炮台原配兵六十名，永安炮台原配兵五十名，蕉门炮台原配兵三十名，巩固炮台原配兵四十名，大角山炮台原配兵二十名，

今拟共添兵四百零四名。

水师提标后营：

猎德炮台原配兵三十名，中流沙炮台原配兵三十名，大黄滘炮台原配兵四十名，

今拟共添兵二百名。

以上水师提标中右后三营共拟添兵一千零三十名，内除中右二营在各该营筒僻汛卡，酌抽兵二百三十名分配外，尚应添兵八百名，拟在陆路督抚提镇各标协营裁拨。

朱批：览。

附件二：拟裁陆路各标协营兵丁名数清单：

谨将广东陆路各标协营拟裁兵丁名数开列清单，恭呈御览。
督标中左右前后五营拟裁步兵二十名、守兵四十八名，抚标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十名、守兵二十二名。

陆路提标中左右前后五营拟裁步兵二十一名、守兵四十九名。

惠州协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八名、守兵二十一名。

和平营拟裁步兵二名、守兵六名。

广州协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十四名、守兵三十三名。

永靖营拟裁步兵三名、守兵八名。

肇庆协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十名、守兵二十二名。

阳春营拟裁步兵二名、守兵五名。

增城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六名、守兵十四名。

永安营拟裁步兵四名、守兵八名。

南韶连镇中左右三营拟裁步兵十八名、守兵三十八名。

南雄协拟裁步兵四名、守兵十名。

三江协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十二名、守兵二十九名。

连阳营拟裁步兵四名、守兵十名。

清远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四名、守兵十三名。

高州镇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八名、守兵二十一名。

化石营拟裁步兵三名、守兵九名。

罗定协左右二营拟裁步兵七名、守兵十六名。

廉州营拟裁步兵五名、守兵十一名。

钦州营拟裁步兵五名、守兵十名。

雷州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六名、守兵十六名。
琼州镇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十名、守兵二十四名。
儋州营拟裁步兵三名、守兵八名。
万州营拟裁步兵四名、守兵十一名。
崖州协拟裁步兵五名、守兵十三名。
潮州镇中左右三营拟裁步兵十三名、守兵三十三名。
潮州城守营拟裁步兵四名、守兵九名。
平镇营拟裁步兵三名、守兵七名。
饶平营拟裁步兵二名、守兵七名。
黄冈协左右二营拟裁步兵六名、守兵十五名。
潮阳营拟裁步兵四名、守兵十一名。
惠来营拟裁步兵四名、守兵九名。
以上各标镇协营共拟裁步守兵八百名。
朱批：览。

三九五、两广总督祁埏奏报赴虎门会
同奕山察看兴修炮台日期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军录）

再，将军奕山于初一日拜发奏折后，即出境先赴虎门，会同逐一察看各炮台形势，赶紧分别兴修，务臻周妥。

所有臣出省前赴虎门日期，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

再，臣出省后，署中日行文稿仍照向例委藩司代拆代行，其紧要事件，包封送臣舟次核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三九六、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报 查勘淮扬一带安堵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①(军录)

再,臣前奉命淮扬防堵,于途次发给各县告示,晓谕居民无轻迁徙,分乡团练,互相守御。嗣据各县申报,绅民闻风踊跃。兹臣于九月初八日赴淮、扬及沿江一带查阅隘口,到处民勇林立,器械整齐,昼则挂旗,夜则悬灯,上写守望相助四字。臣接见慰劳,同仇之心,无不义形于色。仰见圣泽涵濡,深入民隐。淮扬密迩夷锋,凤鹤易警,而扰攘之际不至流离,非众心固结,地方文武何能始终有成。臣行抵扬州,见致仕大学士臣阮元、在籍江漳龙道张集馨及众绅士等,无不感戴皇上先事预防,调集兵勇,多方镇抚。咸称江北千百万生灵得以安堵,皆天恩高厚赐以再造之福,夹路乡民不啻亿万,无不欢呼,更见国本深固,干戈心腹,屹若金汤。臣快睹之下,难名欣忭。

臣自仪征出口,至老虎径、瓜洲,沿江巡阅,商船渐须开行,市肆居民照常乐业。惟老虎径房寮十余里烧为平地,尚有巴杆老回裔数百人乞食散处,无力回籍。瓜洲亦有失业穷民,然为数无多,不难抚恤。各处客兵俱已裁撤归伍,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已遵旨管带河南兵一千三百余名,飭令赶紧回豫,十九日已报全过桃源县境。清江留兵四百名亦挨次起行。此外各处义勇,除自行团练者听其仍旧保聚,其余招募者未便骤与解散,必须分起沙汰,以防其结党逗遛,别生事端。臣已向运司臣但明伦筹商,应行抚恤者妥为安置,应行裁撤者次第遣归,幸两项为数有限,务期实惠及民,丁壮守法。恪遵圣谕,无令一夫失所,一勇生事,以仰副皇上轸念灾黎,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缓靖閩閩之至意。一切章程并江北险要，容臣与漕臣周天爵悉心妥议，另行具奏。臣于二十一日回至清江浦河。臣麟庆已驻扬工，漕臣周天爵赴众兴督催军船抵坝，依次渡黄，定于月内开塘，相机灌溉。各帮水手俱属安静，臣于放塘后移驻杨庄，迎提催攒，合并陈明。

谨将臣查看淮、扬各处大概情形，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奉朱批：览奏均悉。一切妥为之。钦此。

三九七、著奖励捐输马匹之蒙古兵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

铁麟等奏，遵旨酌议奖励捐输马匹之蒙古兵丁，开单呈览一折。所有捐马六十四之察哈尔正白旗护军阿玉尔、咱纳达尔、吗西迪俱著赏给五品空衔顶带。蓝翎捐马五十四之前锋阿玉尔，护军伦本，察哈尔正黄旗前锋里克莫特、巴勒锦济克济，特护军齐莫特多尔济，察哈尔镶红旗前锋贡固尔巴勒，均著赏给六品空衔顶带。蓝翎以上各兵丁等，均令仍食原饷，以归限制至。前锋阿木固朗等三名，其家均已代捐马匹，此次该前锋等在天津续捐马匹，著免其重捐，以示体恤。余依议。该衙门知道。单并发。

钦此。

三九八、四川提督齐慎奏为遵旨起程回任

并派员资缴参赞大臣关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军录)

四川提督奴才齐慎跪奏，为遵旨回任，并拣派专员资缴参赞大

臣关防,恭折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九月二十六日准扬威将军奕经咨开,本月二十五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奕夷现已就抚……”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诵之下,当即望阙叩谢。

伏念奴才一介庸愚,叠荷圣明委任,作为参赞大臣,愧涓埃之未报,实夙夜之难安。兹复仰荷天恩,著即回四川提督之任。查防守丹阳一带之陕、甘、四川、广西、河南官兵,自九月十六日凯撤启行,因前途拥挤,需十月初三日始能撤竣,奴才定于初四日自丹阳起程,仍由安徽、湖北一带水路凯撤回川。其钦颁参赞大臣关防,查有甘肃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堪以派令赴京贡缴,奴才敬谨将关防封固,粘贴印花,飭令该员贡呈军机处恭缴。

所有奴才起程回任日期,并拣员恭缴参赞大臣关防缘由,理合恭折驰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九九、陕西提督胡超奏为遵旨带领奉撤陕兵自保定起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军录)

陕西提督奴才胡超跪奏,带领奉撤陕西官兵次第行走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陛辞出都后,即兼程于九月二十四日赶到保定。查头二起河州、陕安官兵,业已起程。二十五、二十九等日,三四两起汉中、西安官兵次第抵保,即令起行,并囑令各将弁沿途妥为管带前进。其五起固原提标官兵于十月初二日到省,原奉撤调防官兵均间二日由天津水路行走,因淀河水浅兼风不顺,是以稍迟。今在保定俱换给车辆,奴才收后,督率归伍,安静行走。

所有奴才遵旨带兵从保定府省城全数起行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〇〇、著盛京将军禧恩议奏盛 京安设炮位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奉上谕：盛京为根本重地，武备不可稍弛，昨已降旨，飭令禧恩妥议善后章程。并谕以临阵摧坚，以数百斤小炮为宜，遇有缓急，随营调拨，可期得力。其海口炮位择地妥为存贮，勿令损坏。谅已遵照办理。因思炮之为用，各有攸宜，防堵口隘自应安置大炮，至于对敌之际，小炮易于得手，抬枪鸟枪本不可少，亦必与火炮相间而发之，互相为用，方可出奇制胜。该处要紧海口及登岸要隘，何处应埋伏炮位若干，何处应两道抄袭对发？其临阵所用之炮自以轻便为宜，车载人抬，随时听用。惟大小炮位共需若干方敷调拨？至省城为根本重地，亦应有守城之炮，或铜或铁，总宜宽为预备，庶临时均可得力。倘有须添造之处，即于盛京陆续选匠监制，务期一律得力，一律精纯。造成后，应责成何项官兵演习备用？其守城及临阵人队究需大小炮位若干？著该将军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飭台湾镇道 将英俘解省交英官收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

初五日奉上谕：

怡良奏，夷目在厦门投递文书，请释台湾俘囚一折。现在暎夷业已就抚，所有台湾被获夷人自可施恩放还。著怡良等即飭台湾镇道，将前获夷人委员迅速解赴省城，由该督等派员送至鼓浪屿，交该夷官收领，并取回照备查。至所获夷人有前经正法者，并著晓谕该夷目，系未经议和以前之事，俾该夷目畏威怀德，不至有所借口。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二、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 将英俘迅即解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奉上谕：

怡良奏，接到暎夷文书，请释台湾俘囚一折。据奏该夷文称，差人前赴台湾索取前获夷俘，因总兵达洪阿不收文书，不令进见，是以将原文送至厦门等语。现在暎夷业已就抚，所有台湾取获夷人，除未经就抚以前业经正法外，余著达洪阿等迅即委员解至福建省城，交怡良等转交该夷目收领。将此由五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三、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查镇江失守 文武各员请分别革职严议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遵旨查明镇江失守文武各员，恭折奏

参，仰祈圣鉴事。

窃照京口副都统海龄殉难各情，及常镇道周项禀揭各款，先经臣查明复奏。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是月初九日奉上谕：本日据程喬采奏，镇江失守情形与著英所奏大略相同……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上海、宝山二城失守各员，前因江宁夷务纠纷，未及兼顾访查，当经咨会抚臣程喬采就近确查复奏，是以臣前折未经详叙，业经声明具奏在案。至镇江失守后文武各员存亡实情，既与抚臣所奏间有未符，自应与上海、宝山各员弁，一并确查情节，与禀揭失实之常镇道周项分别严参，不敢稍有朦饰。当即督同江宁布政使王庭兰、江安粮道沈兆沅、江南盐巡道积喇明阿详细复查，并分委委员苏州总捕同知福祿、江宁北捕通判孙炳炜，及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之署镇江府知府崔光笏，密加确访。兹据该府查明，前任知府祥麟于失守后两次尽节，遇救得生，及理事同知全兴潜匿民舍各情，取具援救祥麟之民人书斗及容留全兴之房主切实供结，并据委员孙炳炜访查无异，禀经该司道等复加查核，详请分案先行参办前来。

臣查镇江文武各员内，常镇道周项、署丹徒县钱燕桂，均系随参赞大臣齐慎在城外驻扎，办理粮台。迨六月十三日接仗后，因众寡不敌，随同移驻新丰镇，旋即退保丹阳，并未入城防守。知府祥麟、理事同知全兴、守备卢万春，均随副都统海龄会同各该旗协领等带兵守城。嗣因夷船驶集江干，城门俱闭，祥麟不能兼顾城外，钱燕桂亦不能时至城中。祥麟因商办事件，隔城诸多不便，即以兵临城下，钱燕桂尚在城外等情，通禀有案。旋经查明钱燕桂系在城外督办军需局务，实非躲避。迨郡城失守，副都统海龄自缢尽节，该府祥麟力不能支，即投入泮池自尽。当经民人张顺、汤国荣及府役张鸿、段连、赵福等瞥见救起，扶入学宫。该府复乘间自缢，又经学书毕遵怡、门斗盛宏解救苏醒，适值家丁寻至，扶送出城。该同

知全兴被乱兵冲跌，经家丁扶至监生詹铨家潜匿。守备卢万春因骑马接战，被火箭射伤马匹，该备于坠马压伤后，经兵丁崔常华、张大海扶至民家躲避，均于十六十七等日改装出城。又丹徒县典史徐人骥于城陷后，被夷匪将监犯全行开放，该员不能禁阻，亦即逸出。此镇江失守文武各员之实在情节也。

先经臣派委四等侍卫咸龄、太仓州知州徐家槐查取供结，兹复督同司道委员详查，证据确凿，案无遁饰，应即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参处。查常镇道周项虽因委办粮台驻扎城外，未及婴城固守，惟以分巡监司大员近在同城，实难宽其失守之罪。且该道职司兵备，于夷船由海入江未能相机堵御，尤难辞咎。其禀讦各款又复失实，应请旨即行革职。镇江府知府祥麟先经随同副都统守城，旋因力屈失守，本应一并参革，惟该府于城陷后，两次自尽，遇救得生，查有实据，应请交部严加议处。守备卢万春受伤躲避，典史徐人骥于夷匪开监放犯未能力阻，均属惶怯无能，应请一并革职。理事同知全兴专司旗民交涉事务，向无地方之责，惟遇变潜匿，应与襄办粮台未及入城协守之署丹徒县知县钱燕桂，一并交部议处。再镇江城守参将陈庆祥，先经抚臣程嵩采札委带兵赴鹤鼻嘴防堵，嗣因夷船乘潮绕越，驶入京口。复经前督臣牛鉴调回守城，该参将未及赶到，城已失陷，与失守者情节稍有区别。惟究系专汛武职大员，应与不能拦截夷船之署京口水师副将孝顺武，一并交部议处。至江阴以上各营弁，均于夷船入江未能堵御，惟或因炮力不及，或因地无要隘，容臣亲诣察看各处情形，及该弁等人才技艺，再行分别办理。

所有常镇道，镇江府二缺均关沿江最要，除祥麟业经撤任，委署其周项一员并即撤任，会商抚臣遇员署理，另行具奏外。应请旨迅赐简放，以重职守。至前经抚臣程嵩采奏参首先脱逃之参将继伦，及先行他往之守备王嘉谟，现经札调来省，督同司道研讯供情，同上海、宝山失守各文武一并彻底查明，再行从严参办。

所有查明镇江失守文武各员先行分别参处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〇四、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讲求船式及 筹议商税并暂停兼管河务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军录）

两江总臣耆英跪奏，为钦奉谕旨敬陈，感凛下忱，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谕旨，以水师船只必须制造精良，当经札飭所属，认真讲求妥办去后。惟查江省素不产木，亦乏诸匠，必须远赴川、楚等省购料觅工，方资应手。正在悉心筹画间，兹于十月初三日钦奉上谕：俟广东省寄到造成各船式样，就所辖洋面察看何船适用，或于海道不甚相宜，而于江防亦堪制胜，悉心详议，具奏候旨，发往广东如式制造。如难得力，不必稍存迁就等因。钦此。仰见圣谟广运，指示精详，既因地以制宜，期临时而适用。俾臣于殚竭心思之际，幸得有所遵循，感戴之余，莫名钦服。容俟粤省寄到船式，即当察看讲求，遵旨办理。

再，啖夷就抚，江、浙两省通商善后事宜及福建省通商章程，同日复奉谕旨，令臣会同各该督抚提臣妥为筹议。伏查通商事宜以厘定税餉为最要，俟伊里布到粤议定后，通行各海口画一办理。如有应行酌量变通之处，再行随时随地体察情形，和衷商办。

至桃源决口，河患方殷，臣于修筑事宜诸未谙悉，自揣不能兼顾，焦灼万分。乃蒙逾格鸿慈，俯念臣事务较繁，暂停兼管河务，私诚铭刻，凛惧弥深。臣惟有殚竭血诚，事务求实，以期仰报高厚生成于万一。所有感凛下忱，谨恭折先行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奉朱批：览奏均悉。钦此。

四〇五、著两江总督耆英等照所奏认真督率
核实勾稽江浙军需用款报销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奉上谕：

程耆采奏，江、浙各局用款分别著落经手各员，核实造报一折。此次军需各局用款，现应查办报销，若照所议著落经手人员，查照历次奏定章程，分门别类，按例核实造册详报。如有邻省人员以及苏省各员因升调事故离苏，或暂行扣留，或临时飭调，或随事咨询，亦照所议，届时酌定。著耆英、程耆采督率经手各员，认真核实勾稽，毋许丝毫冒滥。李星沅现经擢任陕西巡抚，未便留苏。孙善宝已调补江苏布政使，所有报销事宜，正可责成孙善宝一手经理。崇恩前有旨令赴山东按察使调任，如有紧要事件，必须该员暂留核算之处，著即奏明办理。如无须暂留，即遵前旨飭赴调任。余均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〇六、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为接到英国照
会已移咨江督耆英酌核办理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朱折)

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臣伊里布、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现接夷酋照会，谨将办理缘由，缮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伊里布自江省前赴粤东，于本月初四日行抵浙省，与臣刘韵珂接晤。询知定海夷船静谧，夷酋罗伯聃等至郡暂驻，欲俟噍噍到后，相视建设夷馆基址，所带人数无多，情甚驯顺。臣伊里布

以浙省现无应行商办之事，遂易换船只，于初五日早起程前进。是日亥刻，臣刘韵珂接据宁绍台道鹿泽长禀称：初一日嘒嘒到郡，与该道相见，执礼甚恭。惟据吗哩逊呈出照会一纸，内称该夷前在江宁，曾说定钦差大臣耆英赴粤办理一切，今闻耆英已放两江总督，只臣伊里布一人赴粤，似与前约不符。又前议条款内有汉奸一概释放，誊录天下之语。今未见颁贴誊黄，不知何故？是以具备照会，嘱该道转呈臣刘韵珂代为奏请，仍令耆英赴粤查办，并将释放汉奸一节颁发誊黄等词。该道当以中国体制，惟恩赦大典及豁免钱粮等事，方用誊黄布告天下，此外寻常恩旨不在此例。今汉奸已遵旨免罪释放，不能再请誊黄。至粤东税课事宜，现有臣伊里布前往办理，与耆英往彼无异，并未有爽前约。且此事臣刘韵珂本未与议，万不能代为转奏等语。向各夷反复开导辩论至一时之久，各夷无可置喙，始将照会收回。诘吗哩逊旋又往见，复呈出照会一纸，以臣刘韵珂既不便代奏，伊等不敢强求，转咨耆英自行奏请，并求将释放汉奸一事设法妥办。该道以该夷坚求转呈，不便拒之太甚，且该夷已向耆英照会，固拒亦属无益，将该夷照会一件一并呈送查核酌办等情。

臣刘韵珂查阅照会，系嘱令移咨耆英奏请，与臣伊里布同往粤省商办各事，并奏恳颁发释放汉奸誊黄，与鹿泽长所禀无异。伏查耆英前于该夷在江之时虽有前赴粤东之说，但未经奉有谕旨，不得即指为成约。现在臣伊里布已奉命赴粤，耆英虽简督两江，仍奉旨会筹江、浙、闽三省通商之事，亦与赴粤无异，该夷自应速赴粤东，听候臣伊里布到彼，逐一筹办，何得复以耆英同往为请。惟夷性多疑，而又自谓素重信行，今因耆英先有许以赴粤之说，复行中止，意以中国不能践信，疑有他故，是以一再吁求，以观我中国之举动。该夷先欲臣刘韵珂代为具奏，经鹿泽长再三辩驳，业已无可置辞。乃旋又易请奏为请咨，务求鹿泽长转递，似其意已坚执，必欲得所请而后止，臣刘韵珂若复以不便转咨向复，则该夷疑忌愈深，设因此

另生枝节,于国家大局殊有关系。即不然,而江、浙相距甚近,该夷复驾火轮船只,直至江宁向着英面悬,则夷船既退之后,复又窜入长江,摇惑观听,震惊民心,亦属不成事体,二者实皆为可虑。

时臣伊里布行程离省甫及百里,臣刘韵珂因夷酋既未赴粤,即臣伊里布早至该省,亦属无益。当即专员邀留,来省逐加商榷,彼此计虑相同。现已备录该夷照会,移咨着英酌核办理。一面将业已转咨缘由,向该夷照复,并以着英现在奉旨会办江、浙、闽三省通商之事,经理者仍为属夷务,与前往粤东无异。且臣刘韵珂与闽浙督臣怡良、江苏抚臣程希采等,先未与闻抚议,一切俱未熟悉,今着英与臣伊里布二人,一留江省,一赴粤东,彼此可以随时关会。粤事一定,则江、浙、闽之事亦因而全定,毋庸更端。正系皇上怀柔远人,欲期迅速戡事,俾该夷等可以及早归国,并在各省早设马头之至意。该夷等亟宜仰体圣恩,不应再有干请等词,向该夷训切晓諭,并令鹿泽长及署宁波府舒恭受面为劝导。臣伊里布即在省暂驻,如该夷释然无疑,不复以着英借住为请,臣伊里布即当星驰赴粤,否则再容具奏请旨。

至该夷所请释放汉奸颁发赏黄一节。前此臣伊里布与着英向该夷议抚之时,本有此约,业已载入条款,谨呈御览,奉旨允行。移咨到浙,臣刘韵珂因恭绎諭旨,并无飭令刊布赏黄之语,是以只将汉奸释放,未经赏黄张贴。今该夷照会内既求转咨着英奏请,又面求鹿泽长设法妥办,是其意念甚坚,但此事似觉稍有流弊。现就该夷设法妥办之语,另求善全之策,已会同臣伊里布联衔出具告示,以历次所获夷俘汉奸业已遵旨释放,嗣后军民人等不得再行查拿等词,发至宁波等处张贴,庶与赏黄稍有区别,亦以借塞该夷之请,已于照复该夷文内将此事叙明,该夷能否不复再请赏黄,亦俟复到,再行察办。

所有接到夷酋照会,分别办理缘由,谨合词缮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四〇七、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取道杭州 赴粤与噶嘓喳面议税课条款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军录）

再，奴才伊里布于九月二十五日自江宁起身，缘大江风信无常，或虞阻滞，是以取道由杭州钱塘一带行走较为妥速，期于冬月内到粤，以践前与夷酋噶嘓喳面订之约。

本月初七日由富阳县回至杭州，接奉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本日伊里布等驰奏遵旨会议一折……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此去粤东，惟有钦遵谕旨，勉竭驽骀，将税课事宜妥为商定。总期外无拂乎夷情，内有裨于国课。其商欠不求官为代还一节尤关紧要，必须与之切实要约，详细写明，载入条款之内，万不敢稍留罅隙，致滋日后借口，以仰副我皇上训示周详，无微不至之至意。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朱批：妥慎为之。钦此。

四〇八、英噶嘓喳为定海民事讼事伪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原折）

英国钦奉全权公使大臣·世袭男爵噶，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经本大臣谕示：定海闽邑士民人等知悉，定邑既经被我军师据复，所治属地方，我国固必坚守不还。迨俟大清御政听照本大臣遵命讨要诸款，不特均行允准，乃且依然成就，方可议还等因。又于十一月初二日复经晓示，嗣后倘有授还定海之议，必先请皇帝降谕，盖附国宝，榜示天下准予，凡系

中华人民安居我治下,或与我军民有往来者,俱当仰蒙恩赦,不致因而问罪等因各在案。兹我英国、大清两国幸得去嫌讲和,复修旧好,本全权大臣已与钦差大臣等议定和约,代为君主皇帝各自签书附印,以为实据。而和约内载,既有前叙情事,允给所要,准予恩赦之各条,则定海县邑惟俟约内诸款依然成就之日,即当还归大清版图矣。惟未还归以前,定邑舟山岛地虽被我军暂据,乃原居诸人俱属皇帝子民,碍难以英国律例率行治罪。须应另为设法料理民事,以俾诉讼有可调停,罪犯得为弹压矣。只缘定海县邑城中城外一岛地方概为我军暂守扎营之地,如遽设汉官同驻,恐必多生不便,是以公议咨请制省大宪,特调大清正印官员在于大榭邻岛暂居,以便近地主治。但凡定邑士民人等倘有冤事欲诉者,均听前往大榭,直赴该处所居官令禀报。如有须解被告干证等人,即由官令详请。我军驻定总兵必就饬行提送,听候官令,按照大清律例审断。设若两国人民偶有相告讼事须同查办者,则由驻扎总兵札请官令,就便委员赴定,会同英官查究审判。至于定邑等处居民有被告以犯法罪名者,除系极轻罪名理应就地惩治外,余皆由英国驻扎总兵饬令缉拿人犯转解大清官令,照例审办。本全权大臣公拟前情,各由合应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定邑城庄诸番士民知悉。凡尔中国子民寓居斯地,暂与我军同驻者,如有欲诉之案,不论何事,均听尔等即赴大榭,投尔国正印邑令禀求查办,毋须毫存疑虑之心。倘系驻在定海,英官可办之事,亦准尔等就地禀诉,该官自必悉心查办,以安民业。

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给发。

四〇九、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英船来台求释 英俘及将遭风英人交领回厦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军录)

提督銜·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銜·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鼓浪屿夷船二次来台，求释前获夷俘及北路洋面适有遭风夷人，即交领回厦，夷情悦服，全台安定，由五百里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

本年九月初十日，臣等遵旨释放前获夷俘，正法外存留夷目九名，委员护送内渡，及厦门鼓浪屿夷官来台投书，未交径回各情，由五百里具奏在案。嗣于九月二十二日接据候升知府淡水同知曹谨、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澎湖通判范学恒禀称，本月十六日，淡水所属金色里洋面，有暎夷夹板船一只遭风击碎，会营督属救起白夷二十五人等语。当经批饬暎夷现已受抚，即当妥为抚恤，委员解郡，以凭奏明转交厦门去后。

兹于九月三十日据鹿耳门口员报称，有前次投书之夹板夷船复从西北驶来外洋停泊，正饬查问。十月初一日报称，白夷数人放杉板到口，称奉有闽浙总督文书，求进城投递。臣等查该夷既奉有本省总督文书，自当出见接收，未便准令人城。当经熟商，臣达洪阿暂缓出见，臣姚莹总督府厅县及中左右三营游击，在城外公所传见。夷官二人言督臣文书尚在本船，先来请示，如准来见，该夷上司官即于明日上岸面投。臣姚莹许其初二日进见。

次日午刻，有该夷官即前来之职比守备新升都司你吠，同夷千把总四人上岸，仍于城外公所传见，该夷皆行免冠礼。询以总督文书安在？当即取去呈阅，乃本年九月十五日督臣怡良给鼓浪屿夷水军统领之文。大略言，八月间接准钦差大臣咨称，被虏夷人前经禀请释放，所有台湾俘虏倘尚在台湾羁管，希即飞饬该镇道，将各夷

人委解鼓浪屿,径行交领,当经本部堂专弁行文台湾镇道,遵旨办理。因风帆靡常,文到迟早不定,计该国差弁赴台时,该处文武来接本部堂公文,不知和好之信,是以不敢擅自接收,候彼中接到文书,自将所留各难民解回厦门交还等因。该夷今赉此文来台,以为凭据,并抄呈前次来台赉投原文,亦系求将两次所获夷人及船货见还之意,词气尚为恭顺。

臣姚莹谕以台湾存留夷目九人,已接奉总督来文,委员送厦交还。夷官向前二次共获一百八九十人,何以只存九人?谕以病毙数十人,余皆正法。夷官问为何正法?谕以尔国犯顺,彼此正当交战,焉有不杀之理。因天朝以德怀远,不轻杀戮。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获夷人,皆羁留久之。及尔国在浙江、江苏屡次伤我官员,害我百姓,是以大皇帝震怒,台湾军民人人愤恨,五月后方遵旨正法,仍留头目九人,已属格外施恩。该夷官语塞,其形益恭。又问近有夷船一只,台洋遭风,系在何处,是何月日?谕以此乃九月十六日在台湾北路金色里洋面遭风击碎,人皆溺海,地方官救起二十五人,现因尔国受抚,已飭令妥为抚恤,即日委员解郡,禀报督抚,奏明大皇帝,然后遣官送厦交还。夷官言,若待禀奏有需时日,可否恩准来船即日领回?臣姚莹以其词顺,许以奉有释放夷人前旨,若尔国诚心恭顺,亦可通融办理。夷见允所请,喜形于色,复免冠顿谢。且称回告本国,亦皆感戴天朝大恩,夷人无以为报,欲求大人一登夷舟,俾众夷瞻仰,以伸谢悃,意甚恳挚。

臣姚莹伏思自古驭夷不外恩威信三者,台湾两次擒斩夷众,已足示威;生释夷俘,又已施恩;今若不许所请,彼将谓我恒怯,且不足以示信。泉、厦之间咸谓台湾擒斩其人,夷必报复。上年至今谣言未已,台民日夕摇动,奸人得以乘间煽惑。现察该夷情词恭顺,且彼国大酋喋喋受抚,夷众日久思归,断无敢行滋事,莫如竟往彼舟,以观所为。一可释外夷之疑怨,二可安台、厦之人心,三可杜奸人之煽惑,四可细审其舟之虚实,遂允登舟之请。夷官复请示,

期许以后一日往，夷官悦谢而去。还商臣达洪阿亦以为然，当经商定，臣达洪阿若出，不能不以兵从，恐该夷又生疑惧，臣姚莹往，足示怀柔。臣达洪阿坐镇郡城，以存威重。

仍委水师副将邱镇功、右营游击吕大升、护左营游击陈连斌，于初四日随同臣姚莹，并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托克通阿，出安平港口，往诣夷舟，不携一兵一械。甫出口，夷遣官借通事乘杉板来迎，禀称其酋悬彩旌百面，备号炮六鸣，以待登舟。遥望果见五色彩旗悬挂前后桅索，上下皆满。通事言此乃彼国迎接最尊贵者之礼，非大恭敬事旌不全挂。问号炮何以六鸣？答言先三炮俾众知恭敬天朝，后三炮以敬贵臣。既登舟，夷官五人皆裹甲佩刀，外加长衣如披风状，整列队伍，鹄立舱面，以迎舱面正中。设臣姚莹公座一位，旁列十数座以待同官，具茶果，夷官皆亲奉，礼貌极恭。详观其舟，约长二十丈，宽四五丈，两艘各有铜炮八门，炮长仅四尺许，腹围宽约五尺许，炮口围宽二尺许，膛口内外光泽殊甚，进退有机，不以人力，亦用自来火，与鸟枪同。其船三层，中为夷官及白夷所居，下层则黑夷及火药器械杂物，余与颠林供略同。惟两艘并无夹层贮水之事，是前次据黑夷头目咱莉唎所言，尚有未尽确者。观毕言归，夷官各持酒一瓿，言此太平酒，夷感天朝恩，自此不敢有异，请以此酒为誓。言毕以饮满欢呼，复鸣三炮，送臣姚莹等回舟，并无索取所失船货，察其情状，似已心悦诚服。

适初五日，北路委员解送遭风夷人二十五名亦至，讯据头目七多忍占供称，伊等系唵咭喇小商船，载白夷二十余人，黑夷一百数十人，同火轮船一只，前月自舟山撤回广东，驶至台湾洋面遭风，因火轮船上被火，大夷官将伊船上黑夷尽数叫去救火，在船上白夷不谙行驶，以致击碎，幸蒙救起，只求释放回国等语。遂于初六日令厦来夷官写具领状，府县验明，点交付领登舟。仍准该夷官所请，将总督给伊原文同所抄前次来台投文发还，一面照抄存案。臣姚

莹复委在台投效之候选从九品张肇奎，带同台湾县役赏具督抚各衙门文票，即乘其舟，赍往厦门投递。知府熊一本亦备文移复鼓浪屿夷官，布告天朝恩德，及此次交回遭风夷人之事。该夷船候风两日，已于初九日辰刻起碇放洋回厦。于夷舟再至，台湾郡中绅商士庶咸怀疑惧，及闻臣姚莹、熊一本将往夷舟，群相劝阻。惟臣达洪阿与臣姚莹意见相同，及臣姚莹同众官自夷舟回城，众心乃定，谣言顿息。

所有办理夷官再来求见，及交还遭风夷人情形，谨据实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明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一〇、著奖叙天津防堵出力各员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

讷尔经额奏遵保在事出力员弁一折。前因天津防堵严密，降旨令讷尔经额保奏。兹据该督开单呈览，长芦盐政德颿，著赏戴花翎。盐运使陆荫奎，著交部从优议叙。直隶布政使陆费璋，亦著交部从优议叙，俟军需报销事竣，再行来京陛见。东路同知何耿绳，著赏加知府衔，以知府升用。盐山县知县刘煦、署临榆县·乐亭县知县陆为隶，署天津县·房山县知县范承逊，均著以知州升用。府经历借补沧州吏目乔邦哲，著以知县升用。委用同知李树玉，著以本班尽先补用。署天津府·大名府同知何焕绪，著赏加知府衔。清苑县知县罗遵殿，天津府通判娄豫，均著赏加同知衔。祁州州同潘炯，顺天府照磨程仁杰，天津府经历李辉曾，南皮县主簿汪桂，沧州州判任元东，安县主簿毛永柏，天津县葛沽巡检窦桂龄，盐山县羊二庄巡检谢恕，均著以应升之缺升用。试用从九品孙益，候补从九品徐本培、冯鼎，候补未入流蒋恩沛，均著以本班尽先补用。保定府

同知曾世仪，务关路同知桂超万，天津分司运同陈鉴，布政司理问郑金，滦州知州唐淳，宁河县知县朱以升，丰润县知县郭宝勋，昌黎县知县王应奎，署乐亭县·临榆县知县孔照然，署抚宁县·柏乡县知县许萝兰，临榆县石门寨巡检汤绍先，乐亭县典史沈磨炤，满城县典史李毓嵩，均著交部议叙。大沽协副将胜魁山，永协副将兴泰，均著交部从优议叙。督标前营游击邑晋兴额，正定镇中军游击花里雅逊布，提标前营游击裘继荣，木兰镇中军游击刘正，均著以参将升用。宝坻营都司管德声，玉田营都司丁殿甲，均著以游击升用。督标前营守备张殿元，紫荆关守备刘朝勇，督标右营守备陈兆抡，大名镇中营中军守备黑珍，大沽营守备向元魁，赵州营守备王子顺，提标左营守备姜殿鳌，均著以都司升用。大沽协中军都司雅尔杭阿，提标蒲河营都司润普，提标山永协中军都司福宽，正定镇标忠顺营都司富顺，均著赏加游击衔。唐三营守备吴灿，督标后营守备白含章，天津镇标左营守备李庆隆，河间协右营守备薛成龙，石塘路守备色楞额，均著赏加都司衔。宣化镇标左营游击郝□山，海路游击蒋益辉，古北口城守营都司林策勋，丰润营都司王世后，建昌路都司富隆额，提标左营守备沙春元，天津镇标右营守备王殿邦，河屯协右营守备范维清，八沟营中军守备傅森，云骑尉候补守备汪荫甲、王思向，均著交部议叙。督标城守营参将达崇阿，著交部议叙。唐官屯千总马宝泰，著赏加五品衔。捷地汛把总郝国安，著赏加六品衔。其另单开列之陕西陕安镇中军游击仇怀璞，定远营游击袁贵，嘉峪关游击王贵，著以参将升用。略阳营游击田大武，凉州镇标右营游击龙泽厚，著交部从优议叙。白土营守备周建勋，提标前营守备汪存魁，汉中营守备何贵，均著以应升之缺尽先升用。其余千总满禄等十一员，把总石生福等十七员，经制外委胡魁等十九员，云骑尉世职马成等三员，武举马遇乐等五员，著纳尔经额咨明陕甘总督提督，分飭各该营存记，遇有缺出，一体拣选考验，陆续升拔。其赛尚阿行营内差遣出力把总外委兵丁二十余名，并

咨该省一体量予升拔。稿书字识周善教等十余名,准其给予八、九品虚衔。其有职衔顶带者,造册咨部议叙,余均照所议办理。再前经该督保奏之监修炮台、监铸炮位各员,除何耽绳、乔邦哲现已加恩外,天津府同知顾汝寿,著赏加知府衔。天津县知县郭绍曾,著赏加知州衔。宣化府经历王锡畴,著以应升之缺酌量升用。候补布政司经历汤云楷,候补布政司理问姚森培,试用从九品黄应耀、顾豫承、钟景、张文耀、陈孚治、钱文炳,试用未入流童棻、张昌龄、邹在人,均著以本班尽先补用。该部知道。

钦此。

四一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飭水师拿办 抢劫达洪阿折件之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发逆折件在洋被盗抢失一折。据称厦港洋面有草鸟匪船多只抢劫商船,并折件概行抢去,不法已极!必应严拿惩办。著该督抚严飭该管水师认真追捕,务期全行弋获,按律惩治,毋任一名漏网,以绝盗踪而靖海洋。

钦此。

四一二、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于击沉引导英 船之草鸟船后仍需加意严防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衔·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奉上谕:

前据怡良等奏,探明台湾嘉义县树苓湖有夷船勾结草鸟匪船,

在口外窺伺，经该地方弁围捕开炮，击沉船只，擒获匪犯等语。当降旨著怡良等飭知该镇道加意严防矣。兹据达洪阿等奏，四草湖、树苓湖各口，均有草鸟船引导夷船，往来闯驶，经该文武员弁协力堵剿，击沉匪船多只，溺毙贼匪无数，生擒匪犯林山一名，又于淡水厅击破草鸟船只，拿获匪犯陈义等十二名。台湾县复获通夷逃徒萧石一名，讯供究办，按律定拟各等语。该匪等纠约夷船，为之向导，乘机行劫，不法已极。该镇道飭属兜拿，悉数擒获，办理妥协，朕心实深嘉悦。著即照所拟办理，其逸犯林请等仍飭属严缉，务获究办。至现在噶夷虽经就抚，而沿海一带奸民借端滋事，在所不免。仍著达洪阿等督飭各属，加意严防，总令无隙可乘。凡上盗宵小暨勾夷汉奸，务要捕诛净尽，以免后患，是为至要。将此由四百里谕知达洪阿，并传谕姚莹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一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等查办 汉奸并裁撤官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提督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奉上谕：

据奕经奏，撤兵归伍，并查办汉奸，分别递籍保释各等语。汉奸被胁从逆，人数众多，朕施恩法外，不忍概予骈诛。惟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锢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从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

生懈,视为具文。至奕经、齐慎所带官兵,据奏已分起撤退。所有浙江调防各营官兵,著刘韵珂会同李廷钰分别裁撤。其定海、镇海二处,应调何处官兵驻扎防守,亦著酌量分拨,以资弹压。所有收回散兵三千余名,著刘韵珂、李廷钰随时察看,将不能得力之弁兵陆续裁革,其精壮者仍著认真训练,俾成劲旅。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一四、著将奕山奕经文蔚交部治罪并 将特依顺齐慎交部严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国家命将出师,征讨有罪,原以保疆土而申挾伐,该将军参赞等宜如何激励将士,申明纪律,谋勇兼施,克期奏绩,以副朕委任之重。上年暎夷滋扰粤省,特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授以重兵前往攻剿。乃奕山抵粤,未即入城,迟回观望。迨夷兵围困省城,又不能奋我兵威,剿除殄灭。及至夷船退出省河,占据香港,事阅年余,一味因循,束手无策。以致该夷窜入闽、浙、江苏肆行滋扰,是其坐失事机,厥咎甚重。嗣因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爰命奕经为扬威将军,文蔚、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赴浙江,征调各路精兵,俾得克复三城,用扬我武。乃奕经等驻扎苏州省垣,筹画数月,集兵募勇,以期一鼓成功。览其所呈分路埋伏,水陆并进各图说,其运筹非不周匝。无如谋事不密,先期泄露,以致该夷处处预为准备,我兵到彼不能得手,因之乍浦失陷,伤我兵弁,遂得直犯长江,毫无梗塞。是奕经只知株守一隅,不图收复,老师糜饷,误国殃民。文蔚拥兵驻扎绍兴,坐视氛氛日炽,但以退守为计,一筹莫展,殊属无能,又安用此将军参赞为耶?奕山、奕经、文蔚,前已有旨飭令回京,均著交部治罪,以示惩儆。特依顺、齐慎到粤在后,未与暎夷接仗,惟特依顺在

浙，于乍浦失守不能设法救援，齐慎带兵前赴江苏，不能保守镇江，事后又未能用兵收复，亦有应得之咎。特依顺、齐慎均著交部严加议处。

钦此。

四一五、著刑部将浙江接仗溃散员弁兵丁等
应得罪名处分查核定拟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奕经等奏，查明浙江余姚接仗溃散情形，及宁波、镇海、定海失守溃散员弁兵丁，分别定拟各一折。著该部将各员弁兵丁等应得罪名处分，查核定拟具奏。

钦此。

四一六、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为遵旨筹议
老河影地方移驻奇兵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署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跪奏，为遵旨筹议老河影大概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本日据牛鉴奏，仪征县老河影地方俗名老虎颈……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杜渐防微，曲加指示，期有实效，专以责成，钦感下怀，莫名膺服。

伏查仪征老河影地方，百余年来为私梟所盘踞。本年六月夷船入江，回裔巴杆老互相仇杀，该夷疑惧，放炮轰击，将篷厂庐舍尽行烧毁，党羽四散。经盐运司但明伦、南监掣同知陈延恩等设法招

集,收为壮勇,免其勾结生事。今夷船退出,自应趁此分别筹办,以为廓清巢藪之计。前次臣赴仪征沿江一带查勘,至老河影地方,亲见房寮十余里尽成瓦砾,回畲巴杆老内贫苦无依者尚在近村乞食,散处于荒滩芦苇之中。若不及早遣散,恐其故智复萌,渐希盘踞,然非酌给川资,又虑无力回籍,去而复止。且须责成该头目出具永保不米潜匿甘结,庶足以杜后患而净根株。当同盐掣同知陈延恩、署奇兵营游击芮永森,令就募之头目熊有成等向其恺切开导,咸称情愿领资回籍,不敢再来生事等语。臣察其困苦景状,自应推广皇仁,量加资遣。惟恐人数或有不实不尽,查有广东调来军犯陈文学曾在老河影三十余年,熟悉巢私情形,密令查访,据稟实有六百余人。臣于临行时复面谢陈延恩,复加确查,分别上中下三等酌量资遣。且移营驻扎亦须建置衙署兵房,所费亦复不少。现在经费支用正繁,未便动用正款,仍应鼓舞绅民,如有愿捐之人集有成数,遵照各省捐输条例,请旨优奖。至前募巴杆老四畲二百七十名,半系盐匪头目,不分其势,难保不倚官把持,反以滋扰散布各营。又恐主客侵袭,不能相安,且此后余匪之复来与否,惟该头目是问。是留此二百余人,即为杜绝数千人之计,似未便令其置身事外,转可宽其责成,惟将其势稍分,庶可杜绝远虑。查二百七十名尚可沙汰七十名,拟照盐标旧制,略为变通,一半归入奇兵营,交游击派弁管辖,一半归扬州城守营,交参将派弁管辖,统归盐运司节制,不时考查所需口粮,拟在盐务缉私经费项下拨出支用,无须另筹别款。

至奇兵营移驻老河影,相度地势,诚为扼要所用。地基亦非民田,臣自仪征回扬州时,即与盐运司但明伦筹议。该运司亦曾亲往查勘,与臣意见相同,本拟商酌周妥,汇入善后章程,奏请圣训,是以臣前次折内仅将沿途情形附片具奏,未及缕陈。兹蒙特谕,飭令通盘筹画,自当倍加详慎,期无流弊。臣现驻扬庄、草闸一带,催饬空运,并奉旨会同漕臣周天爵审办萧县王维岳控案,未能分身,业已钦遵传谕两淮盐运司但明伦,并扎委南盐掣同知陈延恩、江都县知

县彭以竺、仪征县知县陈文杰、江防营守备师长饒，前赴老河影，将奇兵营移驻之处，先行会同勘定，绘图筹商。一俟军船全数过浦，并将要案讯结，臣即遵旨亲赴仪征，与盐运司但明伦履勘，务期经久无弊，议定章程，再行详细复奏，请旨遵行。

所有臣初勘老河影大概情形，恐上烦宸廑，合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一七、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奏请 暂留壮勇督练炮火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再，臣接准两江督臣来咨，两次钦奉上谕：飭令督臣会同臣办理江北善后事宜，并布置要隘，选练水陆兵丁，制造炮械及临阵施放枪炮各机宜。仰见圣主垂廑江防，力求整顿之至意。臣渥承恩命，未建寸功，五中方切悚惶。复奉旨会筹善后，敢不殚精竭虑，加意讲求，变通尽善，以图经久。

因思现在行军总以炮火为先，而奇正分合，尤须层层接应，诚如圣谕，出奇设伏，方可制胜。臣前次到浦查点江北各营，炮火无多，燃放亦未熟练，且大半调防在外，未能合操。当经奏明招募壮勇二百五十名，分为二队演习，铜劈山炮、抬炮、鸟枪、藤牌、钩镰、挑刀、毒火长矛各器械，均能更番叠进，渐就熟练。设伏夹击，冲坚抄后，亦能如法。漕臣周天爵调到淮安府，旧存六百斤铁炮一尊，每日教令各勇点放三出，俾伊心胆既壮，手法敏捷，即可由小及大，渐求中靶，而度数高下可期有准。臣前奏俟河漕各兵回营，即行裁撤。第其中实有可用之材，甫经教练熟习，概令散去，未免可惜。且局中设厂，铸造大炮，尚须逐位演试，方可分置各营隘。而时近寒冬，漫工黄水下注，海沐一带灾黎亦可借此遥为弹压。臣拟逐加

挑选,精益求精,可否酌留一百二十名,连为一队。倘其中可以造就数十人,分派江北各营,转相肄习,借为将弁指臂之助,于营务不无裨益。除将善后事宜会同督臣悉心妥议,详细分立章程,另行复奏,请旨遵行外。

所有暂留壮勇督练炮火缘由,谨先附片陈明,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一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筹议 天津各海口善后章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直隶总臣督讷尔经额跪奏,为筹议善后章程,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奉上谕:所有天津及各海口一带善后事宜,即著讷尔经额督同天津道陆建瀛及文康,即责成该二人体察地方情形,悉心筹度,妥行办理等因。钦此。臣查自道光二十年倭夷不靖,滋扰海疆,是年七月连樯驶抵天津洋面游奕,兼旬时前督臣琦善驻扎大沽海口。仰蒙皇上指示,恩威并用,该逆退回广东,听候查办。旋以反复无定,叠扰粤、闽等省,且扬言欲犯天津,臣带兵防堵两载,于兹一切战守事宜,禀承圣训,次第筹办。该夷震慑天威,未敢复越北洋,现已就抚,洋面平定,奉旨撤防,命臣督同天津道陆建瀛、候补道文康,筹办善后事宜。月余以来,谨就地方情[形],悉心筹议。

窃维天津密迩京师,其海防倍重于东南,而与东南各省情形亦迥不相同。盖山东之庙岛,奉天之旅顺口,遥遥相对,宛若门户。自狼坨子至山海关,表延千余里,均在门户以内,较大洋水面稍窄,故俗称为海袖。中间并无岛屿,仅有近山海关之清风岛、金山嘴,亦系小岛。至于大沽迤南之祁口河、北塘迤北之涧河口等处,稍可

寄礙避風，无甚障蔽。不似东南洋面，島嶼重叠，港汊紛歧，可以設伏藏舟。而各大小口門又俱有拦江沙为之鈴束，船只吃水稍深者，出入即不靈捷，是以从前水師屢設屢裁。臣蒞任后，歷派文武員弁出海查勘，竊見北洋形勢不宜水戰，而近畿重地更不可輕于一試，總以賊不敢來，來不能入為上策。故于守則嚴防口岸，虽尺寸不敢疏虞，于戰則兼練水兵，与馬步相為表里，自天津郡城以及沿海一帶，先后奏添新兵六千五百名，以資防守而省征調。并于沿海添設墩台營房，烽堠相望，聲息相通，而且查商船以杜外奸之滲入，編保甲以絕內匪之萌生，次第經營，已非一日。實于籌防之時，即備善后之事，但就其中酌加損益，妥定章程，俾能簡要易行，經久足恃，則視无賊如有賊，各海口固于金湯矣。茲謹析為御外者八條，清內者七條，經費一條，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練兵必兼水陸也。查海口撤防以后，各營新舊兵丁計七千余名，必須馬步隊一律操演精熟，一切抬炮鳥槍刀矛弓弩尤須整齊堅利，責成鎮將各官隨時認真訓練，俾有勇知方，悉成驍健。但守海者以固海岸，堵港口為最要，況在畿輔，尤當以口岸為重，有陸兵防之于岸，不可无水兵防之于海。向來天津原有水師，業經兩次裁撤，此時若議復設，則須增添總兵以下參游都守等官不下數十員，建衙署造戰艦募教習，曠日持久，无论經費浩繁，其究竟能否得力，尚不可知。臣愚以為所貴乎水師者，以其能出入海洋，于水中取勝也。現在沿海各營兵丁生長水濱，大半皆習水性。若擇其善于凫水者，在海河之內勤加教練，使之由淺而深，由暫而久，其不能者，亦以所制水帶系之腰間，令其演習，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編為水隊。蓋御賊于水中，斗力不如斗智，既有熟嫻水藝之兵，或扮商漁以誘之，或乘夤夜以扰之，皆可出奇制勝。其船上柁工，以及闌頭守桅牽篷搖櫓拋旋炊爨諸色人等，均以水兵逸充，如此則不必有水師之名，而已收水師之用，斯水陸兼防之道也。操期及賞需另議。

一、各船务在适用也。昨臣接准廷寄，奉旨交阅奕山等进呈粤中成造各船式样五件，观其图说，制造自属妥协。惟此后暎夷往来闽、粤，诸省所造船只不能掩其耳目，若在粤成造，运至直隶，窃恐该夷未到天津，而已知此间战具之虚实。况南北省海岸口门深浅不同，即以大沽海口而论，拦江沙上，大潮水深丈余，小潮水深仅止数尺，如长十余丈宽二三丈高深二丈以外之船，吃水一丈五六尺者，即不能出入。兹就北洋情形，度其最稳最灵而北人便于操驾者，莫如本地之商船。查商船乃系自造，其仰事俯育之资，胥赖乎此，工料一切，倍加慎重，较之官造船只，尤为坚实可用。前署闽浙督臣长麟，因战船笨重，奏准照商船改造，取其灵捷，是即明证。盖水上决胜，但宜以小制大，以多制少，以虚制实，以暗制明，较为得力。今拟用商船，不加彩绘，不用战舰规模，惟取其木料坚厚，驾驶灵便，令彼自洋面见之，仍与寻常商船无别，则我可以施其机谋以操胜算。其船如何购备，大小若干只另议。

一、巡哨必须核实也。自二十年七月至今，天津镇陈金绶时委员弁，乘坐哨船，出洋远探。现虽撤防，仍应照常派委员弁，带兵巡哨。每年自开河起至封河止，分为上下两班巡哨。每班分月轮转，以均劳逸，总以一月一出入为限。南至山东，北至山海关、奉天等处，其船只大小各编字号，出哨回哨日期，俱报天津镇会同天津道查核，随时会衔具详。兵丁在洋，准其打网捕鱼，以资调剂。如有洋匪窃发，该兵丁等或能擒捕，或击破贼船，分别加等鼓励。倘泊船近洋，不能远探，一经查出，官弁照例严议，兵丁责革。至奉天、山东两省原有会哨之例，若直隶一并会哨，则三省连为一气，更形周密。

一、侦探不可稍疏也。查哨船为侦探而设，然船行巨海，烟波浩淼，或贼顺风而来，哨船帆力不及，偶然落后，恐致贻误。上年筹办防堵，曾于大沽设有望楼，沿海各设墩台，安置马拨，以备瞭望而通声息。惟大沽望楼高至六丈有余，风雨剥蚀，绳易松朽，拟每年

易绳一次，勿令倾毁。其沿海墩台相去均不过数里，责成附近营汛，以时瞭望。如侦有贼船，昼则放炮为号，夜则施火为号，一处发觉，处处传警，百里之间，呼吸可通，庶足以济哨船之穷。

一、防兵须练马队也。骑兵冲突本北人之长技，用于海防，备贼登岸，以为后路兜剿，洵足制胜。惟征调需时，且海滨水土盐渍，满、蒙官兵多有不惯，其势可暂而不可久。况沿海一带，夏秋之间，平旷正道率多泥淖积沍，车马必须绕路而行，不能直前驰骤，所调客兵路径不熟，尚难得力。若以本地新兵之骁健者兼练马队，则其道路之曲折险易既所熟习，远近抄袭，随处可用。兹拟于新兵六千五百名内，挑选二千名专练马队，使之专习马上鸟枪，俾得悉成坚骑。沿海之声势既壮，即本省附近有警，皆可征调，并省外调之繁。

一、炮兵必有专责也。查两年防堵各处炮台上大小炮位，每炮定以三班，一班五兵，使之演放，设标打准，其精熟者已不乏人。现虽撤防，而前功未可弃，应将熟谙施炮取准之弁兵编为一册，令其分司各处炮位。每月定期演练打放一次，仍设立标准，每发必中者有赏，庶已能者既可益精，而未能者亦可学习。所有炮罩炮架以及炮子炮扛炮刷等项器具，俱随各炮，责成该弁兵收管。如有损坏，该管将官查办，徇纵者一并处分。

一、防兵之轮班宜定也。查直隶各海口，每年无论节气早晚，约于二月十五前后开河，十月十五前后封河，计自三月起至九月止，共七个月，若以沿海新旧兵丁全数巡防，未免涉于张皇，而经费亦难筹画。应即于各营内分起轮流，酌以七百名为一班，每月以一班到防，周而复始，即于操练水陆技艺之中，责以巡防之事。查各海口以大沽、北塘、山海关三处为最要，而大沽尤为闽、广等省船只出入之所，自应倍加严密。兹拟于大沽海口添拨兵三百名，北塘添拨兵一百名，山海关添拨兵一百名，其余各小口墩台营房，共添拨兵二百名，均飭令按班轮防，无分昼夜，以资守望。惟海滨瘠苦之

区,所支名粮不敷日用,其在防者除支食名粮外,拟每人每口津贴制钱七十文,以每月七百人计之,一月需制钱一千四百七十串,计七个月共需制钱一万零二百九十串,遇因加增,其在汛者仍只支食名粮。如此则巡守严,劳逸均,而用费亦节矣。

一、设伏之器具宜存也。自军兴以来,陆续置备军器火药,建筑炮台土埝,并设伏之铁锁、蒺藜铁、鹿角、木筏、杉条、树株、铁锚、石块、滑杠、绳缆、水缸、鱼网、桐油、苇草等项,皆系两载经营,始能齐备。兹已撤防,除炮台土埝各项另筹岁修,军火器械另行分处存贮,其余零星物件酌量变价外。如铁锁、铁蒺藜、铁鹿角、铁锚、木筏、鱼网之类,或非顷刻可办,或亦不能变价,拟于炮台前后,交营员择地收存。木筏为用最利,纵横平底,风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置炮,照贼来路施放,船无破损,海河内之所必需。但扎缚非旦夕可成,而海水咸濇,绳缆易败,封河后又不能不解散另置。拟将原筏通盘改厚,并百余筏为数十筏,每年开河之后,扎缚置水,以备缓急。其封河之先,仍旧解散存贮,交营收管。

以上各条,皆所以御外,古人筹海之方必谓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则彼之趋避无准;击贼于内洋,而勿使近岸,则我之藩篱自固。兹拟水陆兼防,实用其意。至大小船只出哨应配官弁若干员,兵丁若干名,各汛墩台瞭望弁兵应如何轮班,其九月之后三月之前,船只如何归坞,如何油舱,炮台如何轮兵看守,火药火器如何派营收管另议。再查洋禁之严有宜防于外者,有宜防于内者,而外奸总由内伏,内伏不除,则根株不清。谨拟数条于左:

一、本地商渔船只不准偷越外洋也。查天津、宁河等处商船向例只准赴奉贩运粮石,由天津遣于臣衙门请领粮照,填给收执,回棹呈缴,不准乘机多贩,私越外洋。其渔船领有渔票,亦不准远越重洋。诚以畿辅海疆较之东南各省更宜严密。嗣后天津、宁河商船拟飭天津县遵照定例,查明该商是否殷实土著,及舵水人等有无匪徒等情,出结报查。其所领赴奉贩粮执照只准赴奉贩运,如查有私

赴外洋者，罪其船主。应即咨明江、浙各省，如来年开河以后，彼处口岸有天津、宁河船只前往贸易者，令该地方官查明执照不符，即稟请移咨本省。除将该船主重治外，以后即不准该船再行出洋贸易，以杜流弊。仍飭天津道督同两县海船户长，于商船归坞后，谕令各船主，将其船只一体编列字号，开具花名清册，送道备查。各船尾即仿照江南沙船式样，标写某字某号以为识认，渔船无论大小，一律照办，仍取具船主船邻并无奸匪偷漏夹带等情切结。俟开河之时，天津道赴海口亲查，以昭核实。惟严禁各衙门胥吏借端增添规费，俾免扰累。盖从前天津地方无与夷船贸易之事，故无汉奸。目下夷务甫平，宁波、上海等处均准通商，设令天津、宁河商渔船只私赴江、浙等省往来，势不能禁其勿与夷商交易，因交易而亲熟，因亲熟而勾通其浙，不可不防也。

一、闽、广商船停泊处所宜酌量变通也。查自大沽至天津郡城，陆程约一百余里，水程约二百余里，其间曲折纤回，兼之风潮不常，闽、广船大载重，往往从大沽入口，半月方能抵郡。及到郡城停泊，连檣排比，以每船五十人计之，舵水人等约在一万上下。前年七八月间，夷船游奕拦江沙外，该商船停泊郡城，稽查弹压，时有内外不能兼顾之虞。今夷务甫平，一切妥筹善后，虽该商船并无不法情事，前后奏定章程已在在严密，而防微杜渐不厌周详。拟于该船口，照旧收取炮械，查对票照，封舱放行后，即令在葛沽一带停泊，听候盐政及天津道衙门查验。其货物即由该商自雇小船，拨运到津，投行贸易，本船不必抵郡。如船主客商有与津郡字号交易事件必应进郡者，准其赴郡。如此变通办理，则该商船不致风潮不顺稽延出入，而郡城肃清，于生计亦无窒碍。即令风鹤有警，外用大沽之兵，内用郡城之兵，势成夹攻，确有把握。惟距城稍远，船户之勒捐偷盗恐有不免，应飭天津道酌定雇价，严禁偷盗，并严禁行户低压货价，掊陷货银，先期出示晓谕，以恤远商而靖市廛。再查向来闽、广商船到津，天津镇道会同查验有无违禁货物，并各委员弁带

同兵役弹压。将来移泊葛沽,该处仅有巡檢一员,千总一员,不足以资弹压。应仍由臣并镇道委派员弁,带同兵役梭巡,镇道不时稽查。

一、上海、宁波等处商船宜酌定稽查章程也。查天津所有南货均由上海、宁波沙船载运,该船舵水每舱不过十余人,且非大帮并来,与闽、广商船六七月同时麇至者有间。但该二处已准暎夷通商,则稽查亦应酌定章程,以昭慎重。拟移咨江、浙两省,此后上海、崇明、宁波等处沙船贩货赴津者,应于向例请领票照时,由地方有司取具该船领事并无夹带奸匪甘结,即于票照内钤印处所,用一已取领事甘结字样印戳,以便抵津人口时查验放行。如查有夹带奸匪等情,一面提究领事,一面飞咨该省,查办船主。盖船主均系殷实之家,其领事又系一船舵水信服之人,责成船主领事,是为要领。

一、夏秋之间总兵应仍驻大沽也。查夏间南风司令,海潮日长,侦探巡哨务宜严密。且此后南省通商,闽、广等省商船来津贸易者势必日多,现议一切船只只准停泊葛沽,彼处离郡城较远,必资大员弹压。拟自五月始至八月止,令天津镇总兵仍驻扎大沽,督饬将备巡哨侦探,弹压稽查,以昭慎重。

一、城乡义勇各局宜仍其旧以资保卫也。查自来有事之际,以兵卫民不如以民自卫,东南各省失事地方皆由汉奸勾结土匪,或先期散布谣言,或乘间放火抢劫,以致人心惶惑,兵无固志。天津郡城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其沿海村庄亦切近水滨,舟楫四通八达,人心无定。两年防堵以来,经臣严切指饬,派委委员编查保甲,以清内奸。即于编查之时,遴选各处绅耆作为董事,晓以自固藩篱众志成城大义。盖保甲之法,不用本地耳目则势有所隔,不以官为督率则法有不行,官民一体,乃无流弊。如委员能访获奸细,或绅耆查出举报,均令详请破格鼓励,但严禁胥吏借端滋扰。计郡城关厢内外原分二十堡,每堡设有一义勇局,每局或三四十人五六十人不

等，均系各卫各堡，不供差使，不支口食，以董事领之。每月官为点验一次，甲堡之人不得混入乙堡，俾免淆乱。其自海河南北两岸至于大沽海口共立六十局，章程亦如之。是以军书络绎，兵马交丛，而汉奸无从混迹，民间安堵如常。现虽撤防，而此项义局不费官钱，不妨民业，行之既久，且可以化顽暴而靖闾阎，拟仍循其旧，以符守望相助之义。

一、场灶作堡民夫宜防保甲之法仍旧编查也。查沿海盐滩向为灶户造盐之处，用夫孔多，大半四方佣趁无业之人，即如丰财一场，用夫至三千有奇，其他可知，盐滩均切近海滨，人多且杂，藏奸最易。两年以来，经臣与盐臣督饬运司，委员遍查年貌细册，各场俱臻安静，著有成效。拟请嗣后仍饬运司督同委员编查，定为永远章程，庶奸匪不能混迹，于海防实有裨益。

一、大沽地方宜设海防同知一员以资弹压也。查向来大沽海口设有海防同知，嗣因裁撤水师，一并裁汰。兹该处新增兵额二千余名，距城一百余里，兵民杂处，又为本地商渔船只与江、浙、闽、广商船出入之区，不可无文员弹压，拟照旧设立海防同知一员，作为题缺，专司稽查出口入口船只，查验票照，并有无夹带违禁货物，以及兵民强买盗买漏税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词讼，若命盗重案仍归天津县审办，照海疆三年俸本例升转。惟官有定额，未便议增，应于本省简僻同通内酌裁一缺。其应建衙署应设吏胥等件另议。

一、经费必应预筹也。查购各商船大小总须二十只以外，为费已属不少，又每年修趁船身，整理桅柁，添补绳缆、篷索、钉锯，津贴弁兵公费并赏需一切，以及炮台土埧、木筏、望楼等项随时修补，种种需费。查本年长芦盐臣奏请加价案内，每年约银三十余万两，虽此项并不专指海防，但两年防堵拨给内帑，甚（臣）自不便更请部款。拟请于芦纲加价银内酌拨二十五万两，以五万两作为目前购备船只建造同知衙署等项之用。以二十万两发商生息，按月一分计之，每年可得息银二万四千两，约以八千陆续归本，以一万

六千两作为岁费，樽节支用。如有赢余，统于年终报查，尽数存贮天津道库，归入交代。岁积月增，经费渐充，设遇征调，附近营分兵丁口粮即可于此内拨给，不致动需正款。再天津、永平等处，官荒地亩甚多，拟分饬各府州县妥为清查，招垦纳租，所收租银亦可作为津贴防费，容俟查明另行奏办。

以上十六条，如蒙俞允，即责成天津镇道及候补道文康次第遵办。此外如尚有未尽之处，仍随时增补。至于水陆兼防惟在训练之精，内奸不萌惟在稽查之密，有治法尤贵有治人，若奉行不实，则纸上空言，虽切何补。臣惟有竭尽愚诚，督同镇道选将练士，察吏养民，务期层层核实，事事认真，行之一年必使有一年之效，庶几辅重地战备修明，以仰副皇上委任之至意。

所有筹议善后事宜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朱批：军机大臣等详细妥议具奏。钦此。

四一九、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呈粤省 制造战船图说原本五件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昨据奕山等奏，现筹制造战船之法，将官绅等造成各船式样绘图贴说呈览……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遵即恭录谕旨，并照缮图说各一分，移咨山东巡抚臣钦遵办理。臣查战船之设原以备巡哨而资御侮，惟洋面海口南北情形不同，诚如圣训，必须因地制宜，方适于用。当与天津镇道并候补道文康详细体察，悉心筹计，已于善后章程内酌议备船一条具奏，恭候谕旨遵行。

所有粤省制造战船图说原本各五件，谨附片奏明恭缴，伏乞圣

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二〇、扬威将军等奏为调赴苏省官兵将次撤竣并飭令侍卫珠勒亨等分起回京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调赴苏省官兵将次撤竣，拟请将御前侍卫珠勒亨等先行分起飭令回京当差，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九月二十四日奉到谕旨，俟兵勇将次撤竣，即行回京供职等因。钦此。遵即催令兵勇分起凯撤，于十月初二日将兵勇凯撤过半，并据咨江、浙两省，毋庸暂留防兵各缘由，具奏在案。现查参赞大臣齐慎统带驻扎丹阳等处官兵三千四百余员名，业于十月初四日全数撤竣，该大臣即于是日遵旨回四川提督之任。奴才统带驻扎常州、无锡等处兵勇共计三千余员名，亦皆陆续分起凯撤，现止存有四百余员名，约于本月中旬即可撤竣。惟查参赞大臣文蔚统带驻扎绍兴之壮勇及川、陕各官兵，原定干九月二十六日为始，[壮]勇分六起，兵分三起，接次撤退。因准江苏巡抚咨称，苏省船只不敷，暂缓数日起程等因。复改于十月初一日起，陆续裁撤。又准苏抚咨称，现在撤防官兵为数较多，沿途行走实形拥挤，且恐船只等项应付不及，能将后起再缓数日，更臻妥协等因。奴才当即行知江浙巡抚，务即设法雇备船只，催遣兵勇迅速凯撤，并行知文蔚赶紧催令兵勇起程，毋任迟延，以节经费。

至御前侍卫珠勒亨等十员，系于上年九月十二日间先后钦奉谕旨，派令前赴浙江军营差遣。奴才遵经分派该侍卫等，分队督兵进剿，均各勇往出力，并经奴才奏蒙天恩升赏在案。御前侍卫副都统珠勒亨复派在文蔚大营办理翼长事务，奴才前因奕奕既已就抚，兵勇将次凯撤，即将珠勒亨及随驻在绍之侍卫文艺西拉布札调来

锡，刻下兵勇业将撤竣，该侍卫等并无应办事件，自应令其分起先行，回京当差。除乾清门三等侍卫穆腾阿现在患病未克起程，应令赶紧医治，一俟稍痊，即随同奴才或文蔚一同行走。三等侍卫容照现办翼长事务，督催兵勇起程，应亦俟兵勇撤竣，随同奴才一并回京。谨拟先将御前侍卫副都统珠勒亨、御前头等侍卫副都统衔明庆、御前头等侍卫希凌阿、乾清门三等侍卫伊清额、伊昌阿作为头起，于本月十二日起程。正黄旗头等侍卫侍卫班领文艺、二等侍卫西拉布、正白旗头等侍卫侍卫班头常清等三员，作为二起，于本月十五日起程，均令其按站递行，回京当差。至奴才从前奏调咨调各文武员弁，现已查明，除有经手钱粮事件尚须办理报销者，俟经手事件完竣，即由该省抚臣给咨回任。其武职中，除续派管带兵勇先令按次起程外，其余各员，应由奴才分[别]给咨，飭令各回原省原营当差。奴才仍俟参赞大臣文蔚到锡后，即当钦遵谕旨，分起带同司员等回京供职。

所有调赴苏省官兵将次撤竣，拟令侍卫等先行分起回京当差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二一、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失守奉化县县令金秀堃等开复顶带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臣奕经、臣刘韵珂跪奏，为失守城池之县令把总情尚可原，事后安抚居民，办理兵差，俱无贻误，恭折奏恳天恩给还顶带，以示区别，仰祈圣鉴事。

窃照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逆夷自宁波郡城拥众窜犯奉化，县城失守，至次日即行退出。时臣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驻扎苏州，接据该县金秀堃禀报，当经会折奏参，臣刘韵珂在浙亦缮

折具奏。钦奉上谕：奕经等奏，倭夷窜入奉化，旋复退出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奕经与文蔚旋即自苏赴浙，会同臣刘韵珂密加查访，奉化距宁波九十里，与贼巢最为切近，因地势在曹江以外，不能派兵防守，经臣刘韵珂饬令该县团练义勇，自行守卫。惟义勇系各乡民人，只能在各村庄团聚，自相保卫，不克驻守城池。其在城额设之汛兵与雇募之乡勇，为数不多，声势单薄。自宁波被陷以后，逆夷曾三至县境窥。探至十一月二十九日，该逆复疑大兵在该县屯驻，自宁波率领丑类二千余人，驾坐火轮杉板等船数十只，至县侵犯。该县金秀堃于是日申刻得闻警报，因系属之小江口地方，河道浅窄，船只难行，乃逆夷弃舟登陆之区，即与把总汪长清率领汛兵乡勇，星驰前往，希图在彼遏守。语抵彼之时，天色已暮，各夷先俱登岸，众寡不敌，无从阻遏。金秀堃等复绕道回县，欲图凭城守御。夷匪业已入城逞凶，滋扰衙署仓库，及民间庐舍多被焚毁，财物亦被抢掠。又该县之监犯先期提至城外各古庙内，分头管押，派役看守，内一处押犯八名。因夷匪出城骚扰，致被寻获，将看役殴伤，各犯纵放。至次日该夷因查无官兵在县屯扎，正欲回郡，其时金秀堃等传集各乡义勇，声言至小江口焚烧夷船，并称提督余步云已由曹江引兵袭取宁波。该夷闻知，即率大队起程退去，尚有数十名在县署搜刮余物。金秀堃等督率兵勇，施放枪炮，由署后墙隙而入，各夷亦即遁去。此该夷闯入奉化滋扰，旋即退出之实在情形也。臣等屡加密访，众论相同。

惟该县金秀堃原禀，当逆夷入城之际，投河自尽，被乡勇等救起一节。臣刘韵珂前饬委员查询捞救之乡勇，虽称实有其事，但浙省自军兴以来，失地之文员多以投水遇救为词，事出一辙，臣等实不敢遽信。况该县现在生存无恙，即使果有投水之事，亦属无足轻重，似应只论其失守城池之情节，与其事后之有无出力，以昭核实。此案奉化县知县金秀堃与把总汪长清有守土之责，当逆夷犯境，不能固守，失陷城池，固属咎无可逭。但该县僻处一隅，并未驻设大兵

巨炮,团练之义勇又分处各乡,自行保卫,所恃者仅止乡勇汛兵,声势极为单薄。该逆拥众二千余人前往侵犯,凶焰甚张。该县等率领兵勇,至中途遇阻不及,致被窜入城中,实由贼众我寡,势不能支,与他处之设有兵炮复致失事者情节不同。其后该逆之退出,虽非该县等之力,惟其令义勇等声言,赴小江口焚烧夷船,并称余步云已率兵袭取宁郡,速之使去,不令其逗遛滋害,尚合兵机。且该县等于夷众退出后,将难民妥为安抚,并无失所。又本年正月间,臣奕经等遣兵赴宁郡攻剿之时,飭令余步云督率本省官兵,由该县绕道接应,金秀堃等于崇山峻岭支河僻港之处,供亿支应,均无贻误。是该县等失地之情节既属可原,事后亦尚出力,可否仰乞圣恩,将奉化县知县金秀堃及该汛把总汪长清,原摘顶带开复给还之处,出自皇上逾格鸿慈。至被放监犯业据投回二名,尚有六名未获,现飭查拿,如无弋获,另行参处。其被焚毁之官民房屋及抢掠之仓库财物,并抚恤难民等项,由臣刘韵珂汇案分别办理。

是否有当,谨合词缮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四二二、扬威将军奕经奏报遣撤浙省防兵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再,浙江本省调防各营官兵,前经臣刘韵珂会同参赞大臣特依顺、文蔚奏明,将提标及定海镇标兵丁均撤赴宁波、镇海一带防守,余兵俟他省官兵撤竣后再行遣散。现在提标等兵业已飭令起程,又派防嘉兴海宁之温台等营兵七百五十名,因乘船只之便,亦已分撤回营。其余各兵仍遵照原奏,俟他省兵全数撤竣,再行分别道里之远近,兵数之多寡,陆续撤退,约计本月下旬亦可蒞事。臣等因各兵戍守经年,备尝辛苦,现在夷人业已就抚,自应遣令归伍,俾资休息,是以并未存留。将来应否再行酌量调防,应察看情形,归入

善后案内从长筹画办理。至定海现泊夷船八十余只，情甚驯顺，足慰宸怀。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四二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请将已革 游击梁有才等开复顶带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军录）

再，四川已革广元营游击梁有才，缘上年浮开船价，经四川督臣参奏，钦奉谕旨：革职撤回四川，交宝兴严切讯究等因。钦此。奴才等当因该革员带兵进剿，一时骤难更换，奏请暂行缓撤，荷蒙谕旨允准在案。

伏查已革游击梁有才带兵来浙，均系屯土官兵，性情野悍，一切弹压抚驭甚属不易，惟该革员尚能管束，各屯兵等亦均畏服。本年进攻宁郡时，该革员带领此项屯兵前敌接仗，甚为勇往出力。该革员亦身受石伤一处，且该革员被参以后，深知愧疚，到浙将及一载，管辖严明，屯兵均极为安静。现在凯撤归伍，另行派员管带，窃恐不能与之熟习。若仍令该革员管带，不予开复顶带，亦恐无以资弹压。奴才等再四筹商，仍拟将该革员暂行开复游击顶带，管带屯兵回营，免致沿途逗遛滋事。相应奏明，俟该革员梁有才带兵归伍后，再由四川总督提案查讯，具奏办理。又陕西已革略阳营千总竹秉元，上年奉调来浙时，适患时疫，未能即时起程。经陕、甘督臣恐该弁托故规避，附片奏革在案。嗣于正月间自备资斧，来浙投效。据该革弁声称，从前实系染患时疾，副闻调赴浙省当差，赶紧力疾就道，于起程后始奉到斥革明文，不甘自弃，情愿自备资斧赴营，以供驱策等语。当即飭查汉中镇总兵德坤查明，据实禀复。于据该镇禀称，该革弁因公来镇，偶患时疫，病症甚为沉重，飭委署游击

马瑤琨查验属实。嗣因调治痊愈，赶赴浙江军营，彼时尚未接到陕甘总督奏革札文属实等情。

奴才等伏查该革弁患病在未经奉文之先，题参在业已起程之后，长途跋涉，报效情殷，是以准其留营效力。嗣派前敌屡有差遣，均能不避艰险，勤奋出力。该革弁既系起程以后始奉到斥革明文，犹复自各资斧来营报效，则其奉调时实系患病，并非有心规避，亦可概见。所有竹乘元上年斥革之案，相应请旨加恩，准予开复原官，回省候补。

奴才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奏闻请旨。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二四、著闽浙总督怡良等确查台湾镇道 所奏折件在洋被盗抢失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奉上諭：

昨据达洪阿等奏，发递折件在洋被盗抢失一折。已明降諭旨，飭令该督抚严飭该管水师，认真追捕，务获惩治，并諭令达洪阿等，凡上盗宵小勾夷汉奸，务要诛捕净尽，以绝后患矣。本日据怡良等奏，解审船盗数起，细查并无王福庆商船被劫。蚶江通判验伤案卷，与该镇道据差役之词所禀不同等语。洋面盗贼劫掠，大为行旅之害，而文报往来尤关紧要。该督等务当严飭水师，仍遵前旨追捕，务获惩治，毋稍疏懈。至该督等查核禀报情节不符，难保非该地方文武员弁规避处分，有心讳饰，断不准任其欺朦，希图了事。必当派委公正大员详细确查，是否系该差中途遗失，借词被抢，冀图诿卸。倘该文武员弁有意消弭，隐匿不报，一经查明，即行从严参办，以肃海洋面杜欺饰。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二五、两江总督耆英奏报英船全部驶离
海口并接噶喇吧照会业已照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夷船全数驶离吴淞海口，江苏洋面肃清，并据夷酋投递照会业已照复，恭折奏报，仰祈圣鉴事。

窃照噶夷船只出江入海，前经臣会同伊里布、牛鉴恭折奏蒙圣鉴在案。惟吴淞口外夷船尚未全数开行，复经会札苏松太道诘询明白，妥为防范，飭令迅速开行去后。兹据该道巫宜祺禀称，吴淞口外夷船于九月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三等日，先后起碇南去，仅存夷船一只。至二十四日复又驶来火轮船一只、大夷船两只买办食物。于十月初三日辰时全数往南驶去，现在吴淞口内外并无夷船等情。

正在缮折具奏间，接据夷酋噶喇吧文称：该酋于江省开行时，知臣与伊里布同赴粤省，会商税饷事宜。今至定海访问，臣已调署两江，其钦差大臣关防交伊里布接授赴粤。该酋挂念不已，请臣奏恳恩施，仍赴粤省。又汉奸虽蒙允准免罪，未奉頒布赏黄，亦请人奏等情。臣查该酋前在江省时，业经臣会同伊里布、牛鉴督飭臬司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反复开导，核定条约，铃盖关防图记，互执为凭，抚局已定。惟通商输税例案均在粤省，是以必须赴粤体察情形，酌量办理，以免借口。乃该酋辄因臣已蒙恩简任两江，未经同往，妄生疑虑，而细绎来文，情词恭顺，是殆未知臣仍奉命会商，并不置身事外，亦不知黄恩彤、咸龄业已随同伊里布赴粤帮办，致有此请也。至请頒布赏黄一节，自系未谙体制，尚非有心要挟。臣业已开诚布公，备文照复，并咨会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善为开导，令其速赴广东，似不致复生异议。所有该酋来文及臣照复稿一

并另缮恭呈御览。

除将夷船业已全数驶离吴淞缘由咨会闽、浙、广东各督抚臣查照外,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现将署中公事赶紧稍为清厘,定于二十二日起程,前赴吴淞口及沿江一带察看情形,筹办善后。所有两江总督衙门日行事件,飭委江宁藩司王庭兰代拆代行,其紧要事宜及关涉夷务者,仍随封送臣途中核办,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附件一、照景瓖噶嚕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奏呈

为照会,请代恳奏事。

照得本全权大臣前在江宁与贵大臣将军伊大臣前阁部堂会议同商,致得善定事宜,修复旧好,实两国万世大幸。惟存有两国将来通交之处,尚未详晰定拟章程,因在江宁不便久候会议,即经本全权大臣于在江宁开行时,会知贵大臣伊大臣等,准拟共赴粤省,再行会商。詎本全权大臣顺路先赴定海,访闻贵大臣已调署理两江总督之任,诚恐不得前往粤省,其钦差大臣关防即便交给伊前阁部堂专受赴粤矣。本大臣闻之,挂念不已。维思两国重务,须定永久通好之局,亟应始终如一,方期全得善当。合应照会贵大臣,请代奏恳皇帝恩准,仍赴粤省与伊前阁部堂同行,商定事宜,俾可全完永远和好之约,极为妥善。

再,本年七月内,本全权大臣与贵大臣等立定两国和约,开明凡中国人前在英国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等由,经奉皇帝准允依议办理,乃未蒙誊黄諭示天下众民,应请贵大臣一并入奏,恳恩降諭黄榜,以安人心而重信守。为此照会。须至照

会者。

朱批：览。

附件二、照复英人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奏呈

为照复事。准贵公使文称，两国将来通交之处尚未详晰定拟章程，准拟共赴粤省，再行会商。詎闻钦差大臣关防交给伊前阁部堂，诚恐本部堂不得前往粤省，请奏恳皇帝恩准，仍赴粤省，与伊前阁部堂同行，商定事宜。再，中国人与英国来往者，及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请一并入奏，恳恩降谕黄榜等因。准此，查本部堂钦承简命，总督两江，所有粤省通商事宜，虽经奉旨令伊前阁部堂赴粤商办，本部堂仍钦奉谕旨会同办理，并福建、浙江、江苏等省通商各事，亦飭各该督抚会同本部堂妥为商办。是本部堂虽不赴粤，仍与亲赴粤东无异，并与亲赴福建、浙江无异。各省督部堂抚部院筹议英国通商事宜，必与本部堂会商妥办，本部堂必将税饷章程秉公议定则例，会同伊前阁部堂及督抚等奏请，由部颁发晓示，俾英商按例交纳，断不稍令受亏。且伊前阁部堂带同钦命按察使黄、前副都统咸，前赴广东帮办。该二员先在江宁，屡至贵国兵船面商一切，贵公使素所熟识，亦素所信服。此时遇有商酌之处，伊二人亦无不从长计议，以期妥善。本部堂接据伊二人禀函，即如与贵公使面谈无异，此事尽可放心，毋庸多为疑虑。

至中国人与英国来往一节，前此大皇帝恩旨，凡有被拿监禁受难者，均准释放，业经本部堂会咨扬威将军、浙江抚院，查明监禁各人概予省释，贵公使谅已周知。此外中国人前居住英国所据之邑，及跟随伺候官人，大皇帝宽其既往，断不再为追究，中国官员亦断不再将此辈缉拿。若欲降谕黄榜，誉录天下，查中国规矩，必有恩赦大典及豁免钱粮等事，方用誊黄布告天下，此外寻常恩旨并不到处张贴，亦非少有背约。总之，本部堂钦奉纶言办理通商事务，既

已公商酌定，決不再為失信。為此照復貴公使全完永遠和好之約，幸勿稍存疑惑。須至照復者。

朱批：是。

四二六、兩江總督耆英奏請將上海 失守文武各員解部質审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軍錄)

兩江總督臣耆英跪奏，為上海失守文武各員，非解部質审難期折服，恭折奏祈聖鑒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上諭：據程喬采奏，上海失守各員及參將繼倫首先逃逸，守備王嘉謨先行他往等語。均系耆英折內所未詳叙，並恐此外在防文武聞變脫逃者亦不止此數人，著將程喬采原折鈔給耆英閱看。即著一並確查情節，分別嚴參，毋任稍有朦飾等因。欽此。臣當即督同司道查明鎮江失守各員，先行分別參處，奏蒙聖鑒在案。復查核旣臣程喬采原折內指參上海、寶山失守文武員弁，惟首先脫逃之楊州參將繼倫，及先行他往之提標右營守備王嘉謨，情節尤重。一面密委蘇州總捕同知福祿馳往確查，一面將繼倫、王嘉謨札調來省，督同江寧布政使王庭蘭、江安督糧道沈兆沅、江南鹽巡道積喇明阿，查照原參各情，會同研訊。據繼倫供稱，伊奉前督臣牛鑒派充行營中軍，本年五月初一日，牛鑒因閩夷船駛至川沙洋面，即由上海赴寶山督戰，留伊在行館看守王命旗牌，收發往來包封文件，並未奉派帶兵防堵。初八日，寶山失守，上海戒嚴，伊於是夜聞道署有土匪喧鬧，前往稽查時，該道巫宜禔業已出城，署內搶掠一空。伊于初九日，在上海北門遇見知縣劉光斗，囑伊將縣署寄存軍需備賞銀七千兩搬運出城，伊又將王命旗牌文卷送交書吏王汝漢及家丁李姓等，賫往總督行營呈繳。適據探事外委鄭文煥回稱，寶山潰散之漕河標兵出

泗泾一路来上海就食，伊因无管带之兵，守战须资众力，因驰往招集。于初十日在七宝地方遇见各兵勇，当于各兵内挑选五十余名带回上海。于十一日行抵西门，已有夷匪数千蜂拥压境。伊于上海失守后，赶赴总督行营，并未敢首先逃逸等语。并据守备王嘉谟供称，伊于初十日申刻，有总督委员武举张攀龙到上海找寻各官，遇见守备，传奉总督牛鉴谕以上海兵单，不能御敌，嘱觅绅董前往夷船，羁縻缓兵。守备于是日二更出城，至离城三里之浦东地方监生卢姓家，面见董事潘仪国等密商，欲遣人查探夷情，即于是日五更回城。至十一日，伊闻李家厂炮声不绝，带兵迎敌，夷匪已攻开北门，伊被火箭擦伤左臂，坠马昏迷。经百姓拥护出城，并无先行他往情事。再三研诘，坚执如前。

臣查该参将等首先脱逃一节，业经抚臣查明严参，乃该员等晓晓置辩（辩），坚不肯承，显因旁无确证，畏罪狡供。惟继伦有无奉前任总督牛鉴委令带兵在上海防守，及王嘉谟曾否奉谕密商绅董设法羁縻，系属案内紧要关键，非质讯明确不足以折服其心。现在牛鉴业已解京，相应请旨将扬州参将继续伦、提标右营守备王嘉谟暂行革职，由臣委员押解刑部，以便就近传同牛鉴质讯明确，再行定拟办理。至上海道巫宜禊，上海县刘光斗，据抚臣查明，一于初九日将粮局所存饷银文卷移赴松江，至十一日折回上海，城已失陷。一于初八日夜间出城巡防，次日并未进城，致百姓纠众毁署，并开监放犯。迨该县于初十日回城，复又被百姓围住挟制之事。兹据继伦供称，初八日晚间，该道业已出城，初九日尚在北门与该县晤面，核与抚臣原奏均属未符。在抚臣得之访查，并未传案研究，臣自应提集质讯，以成信谳。惟现因沿海沿江善后事宜，亟须亲身周历勘明筹办，不及亲提研讯，若转辗委审，恐滋瞻徇回护之弊。现在继伦、王嘉谟既须解部，应请将苏松太道巫宜禊、上海县知县刘光斗，一并暂行革职，解部归案质审。此外有无闻变脱逃员弁，及宝山失守之应议文武各员，容臣查明，分别严参。

除所遗各缺会同抚臣提臣遵员署理外，所有上海失守各员解部质审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二七、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将 特依顺等照溺职例革职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严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国家命将出师，征讨有罪……钦此钦遵。抄出到部。(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除奕山、奕经、文蔚交部治罪之处，臣部先行移咨刑部钦遵办理外，查特依顺、齐慎到粤在后，未与暎夷接仗。惟特依顺在浙，于乍浦失守不能设法救援，齐慎带兵前赴江苏，不能保守镇江，事后又未能用兵收复。钦奉谕旨，均著交部严加议处。臣等公同酌议，请将参赞大臣·杭州将军特依顺、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均照溺职例革职。

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四二八、湖广总督裕泰奏报截回 四川解赴江宁炮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截回川省解江炮位，以节糜费，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准四川督臣宝兴咨会，捐制劈山炮，现已点交统兵官马庆封二十位，带赴江宁交收，已备攻击。嗣因暎夷就抚，截回川省官兵，其所带炮位，经马庆封另行委弁解江。旋准江西抚臣转准两

江督臣牛鉴咨，以川省官兵业经奏明停止调拨，所有此项炮位，恐劳驿递，因即一并传知飭令停解。兹既据马庆封委弁起解，自应俟解到收存拨营备用等因。当经飭查前项炮位已由楚解至九江关，奉文截回，业经转抵武昌省城。臣随提验炮位制法，与楚省现铸之九节炮大略相仿，今既解至九江折转，未便再行解往，致多应付，徒滋糜费。是以咨明两江、四川各督臣，即飭原解之弁径带回川，将来江省如需用此炮，即由楚如式制办，较为便捷，兼可免沿途重复解运之烦。

所有截回川省解江炮位缘由，理合会同湖北抚臣赵炳言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朱批：是。钦此。

四二九、著奕经文蔚回浙将经手军需 各款核实造册报销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奉谕旨：

浙江省军需现在尚未造报，奕经、文蔚著仍折回浙江，会同特依顺将经手各款核实造册，报明浙江军需总局，汇齐报部核销。其奕经等所带人员内有经手钱粮者，著酌留浙江办理报销事件。此外各员即著分别飭令回任、回京、回籍，无庸仍留浙省。

钦此。

四三〇、著闽浙总督刘韵珂飭令奕经文蔚等将所提用 之军需银两造册汇交总局核销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谕：

本日已有旨令奕经、文蔚仍回浙江，会同特依顺办理军需报销矣。此次将军参赞等提用军需局银两为数甚多，前有旨令其责成经手各员，造册汇归军需总局，报部核销。此项银两，著刘韵珂仍遵前旨，飭令该将军等经手各员，造册汇交军需总局，核实报销。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一、著两江总督耆英传旨令奕经奕山等将印信交出遇便缴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谕：

前有旨将奕山、奕经、文蔚交部治罪。本日因浙江军需有奕经、文蔚提用之款，令其带同经手各员仍回浙江，会同特依顺办理报销。所有扬威将军、参赞大臣印信，著耆英传旨，令奕经等交出，暂存该督署中，派员遇便恭缴。奕山早经奉旨回京，计此时已行抵江西、安徽、江苏境内，著耆英派员迎至前途，传旨令奕山即将靖逆将军印信交出，并由该督派员遇便恭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二、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将英俘妥速解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銜·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銜·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复讯夷供，分别办理一折。前因暎夷就抚，请释俘囚，有旨諭令该总兵等，将台湾所获夷俘除业经正法外，余即解至省城，由怡良等转交收领，计可先行接奉。本日据奏，复讯各夷供词，将夷目颠林等分别禁锢正法等语。著该总兵等仍遵前旨，将现在未经正法各夷人，派委员弁妥速解省，交怡良等转交该夷目领回。该总兵等呈进唎咭喇地图及图说一件，均已览悉。所奏折件被抢，已有旨交该督抚飭拿严办矣。将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严飭水师缉捕再次 抢劫台湾镇道所递折件之洋盗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上諭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諭：

前据达洪阿等奏，发递折件在洋被抢，当令该督抚飭属严拿。兹复据达洪阿等奏称，五月间发递折件，至将近蚶江之祥芝澳洋面，复被匪船多只抢去等语。洋匪叠次抢失折件，不法已极！仍著该督抚严飭该管水师认真缉捕，务期一并全行弋获，按律惩治，毋任一名漏网，以绝盗踪而靖海洋。

钦此。

四三四、著奖励本年正月在台湾 出力文武员弁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上諭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諭：

达洪阿等奏，查明本年正月台港出力文武员弁，开单呈览，自应量予恩施。道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著赏加三品顶带。台湾镇

右營游击关桂,著以参将即行升用。淡水同知曹谨,台防同知全卜年,准升同知。直隶州之台湾县知县阎炳,彰化县知县黄开基,均著赏戴花翎。署北路右营游击安定邦,著赏戴花翎。台湾右营水师游击刘光彩,署北路中营都司岑廷高,题升永春直隶州知州范学恒,均著交部从优议叙。署鹿港同知·前凤山县知县魏瀛,著赏戴蓝翎,以同知升用,先换顶带。永福县知县魏一德,著赏加通判衔。署大甲守备何必捷,北路中营千总李青云,右营千总何建忠,外委李吴魁,均著赏戴蓝翎,以守备千总分别升用。猫雾□巡检应升主簿高春如,大甲巡检谢得琛,均著赏戴蓝翎,以县丞补用。台湾府经历陈坝,著以知县升用。台湾县典史杨成林,大武垵巡检高品城,均著以县丞升用。竹塹巡检主簿衔汪昱,著俟升补府经历县丞后,以应升之缺升用。把总翁标桂、林飞鹏,外委萧振辉,额外陈进升、叶名标,均著赏戴蓝翎。中营效用目兵郭昇亮、刘龙标,著达洪阿记名拔补。在籍礼部员外郎郑用锡,著赏戴花翎。义首五品职员林祥云,六品军功小京官王云鼎,六品军功郝芝,船户蔡梓,均著赏戴蓝翎。六品军功举人刘廷献,著赏给五品军功顶带。廩生陈嘉猷,著以训导尽先选用。监生谢得环,著以从九品尽先选用。拔贡生陈荣文,武生姜殿邦,义首总理谢秋蔡,丽水郑元杰,均著赏给六品军功顶带。生员郭麀书、王廷锡、曹大源,武生郭麀瑞,八品职员王玺、陈尚文、林逢泰、林欢,总理监生陈毓英、谢玉麟、陈癸森,义首蔡掌、柯秀峰、柯铭珍、张曾谨、周天麟,均著赏给七品军功顶带,典史彭栋、张纲,均著赏给八品军功顶带,以示奖励。至托克通阿、卢继祖二员,前经有旨不准留闽,并已加恩各赏给顶带,此次所请著无庸议。该部知道。

欽此。

四三五、著两江总督耆英等将苏省粮台裁撤改为报销总局并筹办制船铸炮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

现在夷船连樯退出，苏省防兵亦陆续撤回，该省粮台即应裁撤，改为报销总局。所有制造战船，铸造炮位，耆英、程霁采督同各员，实力讲求，认真筹办。仍遵前旨，不必拘守旧章，以因地制宜，精良适用为是。其军需局从前支用款目，及善后各款应办报销，仍著耆英、程霁采按款勾稽，核实造报。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六、著伊犁将军布彦泰复讯审拟两歧之珠尔罕吸食鸦片一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伊犁将军布。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据刑部奏驳乌鲁木齐都统惠吉等审拟笔帖式珠尔罕吸食鸦片烟一折。以该都统等审断均介两歧，未便悬揣定讞，请飭复讯，另拟此案，著交布彦泰秉公严审，定拟具奏。所有全案人证是否应行提至伊犁，抑或酌定一地前往审讯，著该将军酌量办理，务将该部所驳情节逐一复讯明确，以成信讞而免枉纵。刑部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三七、盛京将军禧恩等奏报撤回之 吉林黑龙江官兵过境日期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军录)

奴才禧恩、庆佳、乍勤、廉福跪奏，为撤回吉林、黑龙江官兵过境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奉上传：内开昨据赛尚阿等奏，察哈尔官兵业已遵旨分起撤回……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伏查由盛京、高桥等处撤回归伍吉林头起官兵，于九月初五日起程，其余各间一日，分起起行。至由关内撤回吉林、黑龙江官兵十二起，头起官兵于九月初九日起陆续出关，经过盛京所属各站，按起预备饭食，骑马草料车辆并无贻误。除将琿春马甲克兴额等联名呈控，委参领骁骑校赫特亨额侵取盐菜银两，并牵撰协领德昌扣留伯都纳兵饷案内，应讯官兵及另案自戕佐领纳森彻，并随行甲兵，一并截留。奴才禧恩遵旨严行审办外。其余官兵途次遄行，均属安静，于十月初九日止全数出威远堡边门，行抵吉林境界。

所有撤回归伍吉林、黑龙江官兵过境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三八、江苏巡抚程霁采奏为撤防 官兵经过地方均尚安静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军录)

再，吴淞口外停泊夷船四只，前经臣专折奏报在案。兹据宝山县禀报，该夷船已于十月初三日全数驶往外洋，江苏洋面现无夷

鲸，海口极为静谧。所有参赞大臣齐慎管带官兵于初四日全行起程，即扬威将军奕经随营官兵亦已将次撤竣，臣于接准咨会后，即经转咨提臣尤渤，将驻防松江之宁夏、河南官兵一千五百余员名，并移咨浙省兵勇接续前进，仍按三日行走一次，可无拥挤之虞。其前途应需船只夫马，叠经分营属赶紧协济，以期无误军行，并飭各州县一体妥为应付。现在官兵经过地方均尚安静，仰慰宸座。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三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即赴粤 与英妥定章程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谕：

伊里布等奏，接据夷酋照会，酌量办理一折。该夷以耆英已授两江总督，只伊里布一人赴粤，疑与前约不符，恳请一同前往。业据刘韵珂移咨耆英，并该夷亦自向耆英照会，计该督接到后，自必酌量情形，复咨到浙。伊里布现驻浙省，著俟耆英复到，察看该夷情形，如已释然无疑，即著星驰赴粤，妥定章程。其释放汉奸，颁发赏黄一节，天朝自有制度，非该夷所宜置喙。现据伊里布等以历次所获夷俘、汉奸业经释放，张贴告示。览奏均悉。亦只可如此办理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四〇、著两江总督耆英晓谕英人其 所以不赴广东之原因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谕：

据伊里布等奏，该夷以耆英已授两江总督，只伊里布一人赴
粤，疑与前约不符，恳请一同前往。已据刘韵珂移咨耆英，该夷亦
自行照会等语。著耆英晓谕该夷，以耆英、伊里布皆系天朝重臣，
一留江省会办三省通商事宜，一赴广东专办一切章程，庶彼此均可
随时会，办理得归画一。且闽、浙各督抚于议抚条约均未与闻，
此后应如何设立马头，如何按货纳税，种种事件，必得耆英在此，方
能就近商酌施行。其所以不赴广东者，正欲善全此局，并无他意。
如此剴切宣谕，看其作何声复，或该督另有从长计较妥协办理之
处，著即据实驰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四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向英人明白宣谕在台英 俘正法事在和议之前毋使英人借口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
十六日奉上谕：

昨因达洪阿等奏，复讯夷供，分别办理。有旨谕令将现在未经
正法各夷人，派员妥速解省，交怡良等转交该夷目领回。兹据怡良
等奏，台湾镇道禀报，办理夷俘与夷日请释夷俘情形，两相窒碍。
该夷等均不知有正法一节，今所剩止十一人，恐送到后不能帖然顺

受，与抚议殊有关系等语。台湾两次拿获各夷，在郡正法，均在未经议抚以前。其严行禁烟之红夷头目颜林等，现因抚议已成，谕令释回，达洪阿等接奉此旨，自必遵办。著怡良等于解到时，派员送至鼓浪屿，交该夷目收领，并取回照备查。倘该夷或有闲言，惟当谕以前此所获各夷目，彼时未定抚议，是以依法办理。即如两军临阵，互有杀伤，事后复责令偿还，断无是理。该督等务当明白宣示，俾该夷等畏威怀德，不复有所借口，是为至要。

又另片奏，台湾折件两次在洋被劫，嗣后拜发均令派委千总把总，专送泉州，交驿驰递等语。著照所议转行遵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四二、江苏巡抚程霁采奏谢革职留任谢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军录）

三品顶带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沥陈感悚下忱，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阅邸抄，奉旨：程霁[采]著降为三品顶带，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等因。钦此。闻命之下，感激悚惶，莫能言喻。

伏念臣樗栎庸材，知识短浅，仰荷圣慈优渥，由苏州藩司简任江苏巡抚，千瘁万滋犹不能先事筹防，以致夷船闯入吴淞，上、宝失守，嗣又连樯内犯，攻陷镇江。臣身任地方，责有攸归，实属罪无可道，抚衷循省，负疚滋深。乃蒙皇上以臣防护苏垣，曲加宥宥，仅予降为三品顶带，改为革职留任。沐矜全之逾格，实感愧以难名。臣惟有勉竭驽骀，倍矢勤慎，凡一切善后通商各事宜，会同督臣妥协经理，以期稍赎前愆，仰报高厚生成于万一。

所有微臣感悚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四三、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请飭江浙拨解江防炮位 并已出旗之防城出力官兵准其入旗差使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①(军录)

再,奴才德珠布伏查,防守利用火器为先,而最要者莫如炮位。江宁旗营原设及上年在小教场创取之发愤炮共三十六位,本年筹防省城之际,奴才复飭在于小教场创检堪用者三十七位。现在旗营共有四、五百斤至千斤之炮七十三位,以之防守省城尚堪适用。其江面防守隘口宽阔,必须四、五千斤至七、八千斤大炮,方能合用,但省城原有三千余斤至五、六千斤大炮,经前督臣裕谦调赴吴淞等处防堵。其京口旗营原设江彝炮十八位,内亦经裕谦调赴吴淞八位,均已残坏,现余十位,不敷防守江面。兹海疆肃清,自应更为严防,合无仰恳天恩,飭下苏、浙抚臣,于各处添造大炮内酌拨二、三十位,委解江宁、京口,以资防守。至奴才前奏,教令八旗兵丁操演鸟枪马阵,今已臻于纯熟。兹将奴才等先后奏请八旗添设抬炮一百二十尊,奴才现在挑派兵丁,教演进步连环,务期精熟有准,实于防守得力有神。

惟查江宁驻防岁操火药系由城守副将造送,每年枪炮二项共解一万七千余斤内,惟炮位有储备火药一千九百余斤。其鸟枪火药六千余斤,俱于春秋二季解营,尽数操演,设有缓急,猝难应手。是以本年省城防堵所需火药,系由前督臣牛鉴筹于苏、浙军需局火药内,拨解旗营一万七千斤,以资备用。现在防堵事竣,自应解还苏省收贮。奴才愚昧之见,与其往返解还,不若留贮旗局作为储备,每年于城守副将解到火药时,出陈易新,源源操演,似于操防训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练均有裨益。

又现据八旗协领禀称，前于筹办防堵之时，因城大兵单，不敷派守，是以禀奉挑选八旗精壮养育兵及无粮闲散，配同甲兵一体守御。于时据有道光二年清查旗籍案内，及身而止之笔帖式一员、兵四十八名，并已出旗谋生仍住旗营之子弟一百三十五名，共以世受国恩，情愿报效，协贴旗兵昼夜防守。一百余日服劳罔懈，可否邀沐圣恩，留入旗籍等情。

奴才伏查在前清查案内，有虽系抱养民人，其前代曾经出兵打仗受伤者，仰蒙恩旨仍准留于旗籍。今该及身而止之官兵，并伊等子弟，虽未经打仗著劳，念系自身报效，各弃生业，服劳日久，似有微勤，与雇募兵勇，较为得力可靠。可否仰蒙天恩，准其附入旗籍，克当差使之处，伏祈圣鉴，训示只遵。

谨据实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四四、著两江总督著英酌拨炮位防江并己出旗之防守出力官兵不准入旗当差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德珠布奏，请酌拨大炮以资防守，并将出力官兵仍附旗籍当差各等语。江宁、京口旗营所存炮位不敷防江之用，著著英于各处添造大炮内酌拨二、三十位，分给江宁、京口二处，俾资防御。其本年江宁省城所拨军需局火药一万七千斤，准其毋庸解还苏省，即照所议留贮旗局，作为储备。每年于城守副将解到火药时，出陈易新，源源操演。至此次防守出力人员内，有清查旗籍案内及身而止之笔帖式一员，兵四十八名，并已出旗谋生，仍住旗营之子弟一百三十五名。所请入旗籍当差之处，与例不符著，不准行。其有实在出

力者,著该将军查明,酌量分别奖赏,以昭激励。

钦此。

四四五、著准将江宁防守动用库款 作正开销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德珠布奏,江宁驻防办理防堵,动用银两,请分别扣还归款一折。江宁省城筹办防堵事宜,共用过银九千五百八十一两零,系由该省藩库旗库借拨。据该将军奏称,所借藩库银两,请于八旗官兵俸饷银内按数分扣归款。其动用马价银两,请由旗库按季按月分饬交收还款。此项银两系为防守官兵之用,著准其作正开销,无庸扣还。至青州满洲官兵动借江宁旗库银一千两,亦著准其作正开销,无庸由青州副都统扣解归款。该部知道。

钦此。

四四六、著刑部议奏著英所奏镇江失守 文武各员分别参处一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著英奏,遵查镇江失守文武各员,请分别革职严议议处一折。著该部议奏。

钦此。

四四七、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报英人开船 赴闽并伊里布起程赴粤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军录)

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臣伊里布、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恭报夷首业已开船赴闽，臣伊里布亦起程前诣粤东，缮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刘韵珂前接夷首噶喇嘛来文，嘱令移咨两江督臣耆英，奏请与伊里布同赴粤东，办理一切，并求将释放汉奸一事颁发赏黄等情。臣逐加商酌，诚恐该夷因此别生枝节，并恐其驾船直至江宁，向耆英面恳，致惊民心，当经代为转咨。一面以耆英现奉谕旨办理江、浙、闽三省通商之事，与赴粤无异，该夷不应再有干请等词，备具照会，向该夷剴切晓谕。其释放汉奸一节，因不便遽颁赏黄，复与臣伊里布联衔出具告示，发交宁绍台道，转发定海等处张贴。臣伊里布即在省城暂驻，听候消息，业将办理缘由，于本月初八日会折奏报声明。该夷如果释然无疑，臣伊里布即星驰赴粤在案。

兹据宁绍台道鹿泽长禀称，该道于十二日奉到臣发给噶喇嘛照会，因该首先于初九日开船，前赴定海，遂将照会委员赍往交收，所得该首回文二件，该首即于十四日带同吗哩逊等诸夷开船赴闽，将回文呈送查阅前来。臣等公同拆阅。一言渠所请耆英赴粤之事，此时渠正在开船赴闽之际，未能详悉照复，俟到闽后，另行照会；一言渠等前此掳捉定海民人，均有带至香港者，该首已行文释放。文尾又言，十月初十日恭值皇太后万寿，嘱臣等代为恭贺，借表该首诚心等情。臣等核其情词，尚属恭顺。惟该首前请耆英赴粤，经臣等反复开导，今回文内声称，正在开船赴闽，不及照复，欲俟到闽后再行照会，词意实属狡诈。是否该夷理屈词穷，不敢固执，故作此含混之词，以掩其折服之迹，抑竟尚怀他意，殊难揣测。惟臣

伊里布在浙已逾旬日,今该酋回文既在两可之间,且已开船赴闽,臣伊里布若仍在浙省守候,则抵粤迟延,于税饷事宜转不能详查例案,妥协办理。诚恐有误催务,并恐该酋由闽到粤东,久候臣伊里布不至,必至心生疑忌。因与臣刘韵珂再四熟筹,将前后情由备文移咨闽、浙督臣怡良,福建抚臣刘鸿翱知照,嘱俟该酋到闽后,如仍以耆英赴粤为请,即由该督抚等察看情形,或径行拒绝,或与耆英咨商,随时分别酌办,以期直捷。臣伊里布即于十九日起程赴粤,与该省督抚诸臣将税饷章程逐一筹画,以便与该夷会议,速竣全局,借纾宸廑。至释放汉奸一事,已据宁绍台道将臣等告示分发张贴,而吗哩逊向委员面定,犹以耆英为请,此时该夷已与噶酋一并赴闽,其所请应无庸置议。如将来各夷复以此事为言,容臣刘韵珂另行请旨办理。合并陈明。

所有夷酋业已开船赴闽,臣伊里布亦起程前诣粤东缘由,理合摺折由驿会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四八、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为准怡良咨酌量办理向噶嘯喳解说台湾已处决英俘事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军录)

再,奴才伊里布抵浙后,于十月初八日,接准闽浙督臣怡良、福建抚臣刘鸿翱移咨奴才及两江督臣耆英,来文内称,台湾所获夷俘业于五月间处决一百三十九名,现禁者仅止十一名。该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之事,日望其人之归,兹所剩止十一人,送到后似不能帖然顺受,与抚议殊有关系。该督抚等已恭折陈奏,抄折密咨查照。并准来函,以送还夷俘人数不足,难保该夷不反唇相稽,且恐咆哮蹂躏,故激事端,以图一快。在厦之夷目札姓不能专伊国之政,非噶酋不能禁止,嘱奴才与耆英预向噶酋说明等因。奴才当查该夷

屡次与我兵交战，间有弁兵人等被其擒获，该夷俱未辄加戕害。今台湾将所获夷俘处决殆尽，难保不借为口实。惟事已至此，不能隐讳，惟有开诚布公，据实面告，并将处决在先，结好在后各情，向其委曲晓谕，或可冀其顺受。当即备文向耆英咨商，旋于十六日接准该督咨复，与奴才所见相同，并函属奴才亲赴宁波，向嘏酋面谕。

奴才正拟束装前往宁波间，而浙江抚臣刘韵珂已接宁绍台道鹿泽长禀报，有嘏酋于初九日开船旋回定海，十五日前赴粤东之说。旋又据续禀，嘏酋已于十四日起程赴闽。是该酋业已离浙，奴才前往宁波，不能与该酋相见，于事无益。且察看现在夷情，于耆英倍为信服，故一闻该督简放两江，辄欲刘韵珂代奏代咨，哓哓不已。及刘韵珂委曲劝导，该夷犹以臣到闽后再行照会为言，是其心仍有欲求耆英偕赴粤之意。今闽省又有处决夷俘之事，而耆英复奉旨会办该省通商事宜，恐该夷因此复以耆英前赴闽、粤为请。奴才现已移咨闽省督抚诸臣，嘱将处决夷俘一节向嘏酋说明，并将处决在结好以前之处，婉相开导。奴才又自具照会，告以现已兼程赴粤，该酋亦宜迅速前往，不可在闽久留，致稽互市，借示欲动。或者该夷急欲通商，不复另生枝节，亦未可定。

所有奴才接准闽咨酌量办理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四九、靖逆将军奕山等遵旨查明丁拱辰所著

《演炮图说》并详加考校各缘由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军录）

奴才奕山、臣祁项、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有人奏,近得一书名《演炮图说》,系丁拱辰所著。此人曾在广东铸炮,演试有准,亦晓配合火药之法。著奕山、祁项查明,是否实有丁拱辰其人,现在曾否在粤,所制炮台炮位果否坚固适用,据实具奏。又闻广东造得火轮船亦颇适用,著即绘图呈进,并将是否内地匠役制造,每船工价若干,一并详悉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钦遵。寄信前来。

伏查丁拱辰系福建监生,前来军营投效,呈献象限仪一具,测亮(量)演炮高低之法,当经奴才等于上年冬月间亲往燕塘地方,用象限仪测视演放,尚为有准。因该监生颇知急公,曾赏给六品军功顶戴以示奖励在案。嗣该监生著有演炮图说一册,系讲求演炮准则,而于配合火药以及修筑炮台、铸造炮位等事,亦只有论说,未经亲为制造。旋经署督粮道西拉本即就原书详加考校,因该监生所论,间有拘执及自相矛盾之处,逐条另为签出,与之讲究,该监生始行领会。该道复于团练壮勇之时,或在平地低处,或于炮台高处,先立靶于水面,用象限仪测视,演放大炮,往往中靶者多。该道与丁拱辰互相参酌,择其演炮要法,另拟图说数则,言简易(意)赅,刊刻多张,悬挂炮台,俾人人易晓,现在驻守各台壮勇俱能深明其法。其台上炮架一律制造滑车绞架,推挽亦极灵便。除另制象限仪二具交资折差弁带京呈进外,兹将丁拱辰所著原书及该道西拉本更订数条各缮一册先附报便,咨送军机处,进呈御览。

至于火轮船式,曾于本年春间,有绅士潘世荣雇夷匠制造小船一只,放入内河,不甚灵便。缘该船必须机关灵巧,始能适用,内地匠役往往不谙其法。闻澳门尚有夷匠颇能制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轮船,工价自数万圆至十余万元不等,将来或雇夷匠,仿式制造,或购买夷人造成之船,由臣祁项等随时酌量情形,奏明办理。再查本年六月间,绅士潘仕成独立报效,不惜重资,雇觅咪喇哩因夷官壬雷斯,在僻静寺观配合火药,又能制造水雷。据该绅士声称:所制水雷一物尤为精巧利用。奴才等曾派人在彼学习技艺,俟将

来造成后，如果演试有效，该绅士自行派人赍送到京，听候阅验。合并陈明。

所有奴才等遵旨查明各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五〇、靖逆将军奕山奏报裁撤兵勇 交代善后事宜及起程回京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军录）

奴才奕山跪奏，为粤省军务大定，兵勇分别裁撤，谨将交代善后事宜，并起程回京日期，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十月初一日拜折后，即驰赴虎门查勘炮台，前已奏明在案。初八日自虎门回省，行抵东莞县途次，接准兵部咨开，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奕山著来京供职，所有随带人员俱著回京当差。钦此。又准督臣祁项等咨称，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十四日奉上谕：本日已明降谕旨，令奕山来京供职。其所管带之兵丁练勇等，著交该督会同提督，分别应撤应留，奏明办理。钦此钦遵。咨照前来。伏查奏调来粤各省征兵一千五百余名，于九月杪分起裁撤，其随营官兵四十二名，尚有经手未完事件者，除咨部暂留外，余俱撤回归伍。其本省防兵由督臣随时酌撤。至各路壮勇截至九月底止，尚存六千七百六十余名，自应仍照前奏，逐加裁汰，以节糜费。挑选最为精锐者，酌量三四千人收入行伍内，督抚臣分别应撤应留，随时具奏。所有虎门各处炮台，奴才会同督臣祁项、水师提臣吴建勋周历履勘，详加相度，或地势有未宜，或修造不如法，必须酌量变通，以期形势扼要，方足资控制而固藩篱。随后由督抚臣将勘办情形绘图贴说，奏明办理。

再，查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该省西北乡绅士联名呈请于

石井社地方建立升平社学……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鼓舞群才,微劳必录至意。查粤省自上年六月撤兵以后,夷船屡驶至大石、四沙及赤沥角、黄埔一带各洋面,游奕窥伺,节经奴才会商督抚臣,奏请招募壮勇,分乡团练。钦奉朱批:此是紧要得力之处,勉为之。钦此。又奉上谕:逆夷反复无常……钦此钦遵各在案。(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会同督抚臣,拣派镇道大员,督率员弁,勘得各路要隘三十余处,分布水陆壮勇,勤加操练,声势极为联络。该夷虽屡次寻衅,见各处防范严密,始不敢闯入内河,肆行滋扰。辰下夷情大定,沿海各口岸安堵如常,闾閻士民金称,嘆夷此番滋事,他省多受兵燹之苦,而粤东尚未甚遭蹂躏,此皆仰赖圣主鸿恩,练勇卫民,始得享升平之福。惟现在壮勇尚未尽撤,所有团练局在事出力之文武员弁绅民,统俟撤局时,由督抚臣酌量奏请鼓励。其奉旨飭查石井社绅士首倡义举之人,以及各乡自行捐资团练之士民,亦统由该督抚遵旨查明,核实保奏。

奴才自统兵到粤以来,寸功未建,咎无可辞,惟念调赴军营员弁以及随带人员差遣委用将及两年,备尝辛苦。查向来军务告竣,所有出力之人均得仰邀甄叙,历经办理在案。此次出力员弁人数较多,断不敢稍涉冒滥,亦便混其微劳。谨择其尤为出力之员,酌量保奏,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恩施格外,量予鼓励,以昭激〔劝〕。奴才于拜折后,即率同随员贵州石阡府知府福奎、通判衔董作模,即日起程,回京复命。合并陈明。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五二、两广总督祁埏奏报咪喇哩 人咖呢等投递文禀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夷务清本)

祁埏又奏。

窃照本年九月初十日，据咪喇哩国夷目咖呢投递文信，其意欲恳求代为奏请施恩，许该国夷商得与咪喇哩国夷商一体贸易。臣当与靖逆将军奕山、抚臣梁宝常公同商酌，复令听候钦差大臣到粤，会同查核，再行办理。又于九月十七日，据该国夷人伯理具禀，以伊熟习天文算法，恳求代奏进京效用。臣又会同商酌，以从前在京西洋夷人业已奉旨遣令回国，现在所请碍难代奏。传谕洋商，向该夷明白晓谕各在案。臣复查咪喇哩国夷人向颇恭顺，现亦无不合情理之言。惟夷情终属诡谲，除该国夷人伯理恳求代奏效用一事，未便准行，业经驳飭外。其夷目咖呢所陈贸易事宜，尚在观望，应候钦差大臣伊里布到粤，会同酌量情形，通盘筹画，确核妥议，奏明办理，以示怀柔。

朱批：总当循照旧章，断不准有所增改。另有旨。

四五二、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所 撤防兵挨次抵伍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①(军录)

再，东省沿海防兵前经臣会署抚臣麟魁奏明，于九月初十日以后，将兗中等八营官兵先行撤回，声明其余各营俟确探江省事机，分别办理。拜折后，即准两江督臣咨会，夷船退出大江，洋面肃清，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当将在后之巨标左右两营,及济南、青州、莱州、寿乐、文登等营官兵与前撤各兵,挨次跟接裁撤。现据禀报,各兵业已依次抵营,沿途行走甚属安静。值此冬令,正陆路巡防吃紧之际,各兵得以及早归伍,借资弹压地方,足以仰慰宸廑。

除另筹海疆善后事宜再行详晰具奏外,所有防兵抵伍缘由,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五三、宗人府遵旨严议奕山奕经等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军机处原折)

宗人府宗令多罗定郡王臣载铨等谨奏,为遵旨会同定罪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国家命将出师,征讨有罪,原以保疆上而申挾伐,该将军参赞等宜何如激励将士,申明纪律,谋勇兼施,克期奏绩,以副朕委任之重。上年暎夷滋扰粤省,特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授以重兵前往攻剿。乃奕山抵粤未即入城,迟回观望。迨夷兵围困省城,又不能奋我兵威,剿除殄灭。及夷船退出省河,占据香港,事阅年余,一味因循,束手无策,以致该夷窜入闽、浙、江苏,肆行滋扰,是其坐失事机,厥咎甚重。嗣因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爰命奕经为扬威将军,文蔚、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赴浙江,征调各路精兵,俾得克复三城,用扬我武。乃奕经等驻扎苏州省筹,筹画数月,集兵募勇,以期一鼓成功。览其所呈分路埋伏,水陆并进各图说,其运筹非不周匝,无如谋事不密,先期漏泄,以致该夷处处预为准备,我兵到彼不能得手。因之乍浦失陷,伤我兵弁,遂得直犯长江,毫无梗塞,是奕经只知株守一隅,不图收复,老师糜饷,误国殃民。文蔚驻扎绍兴,坐视夷氛日炽,但以退守为计,一筹莫展,殊属无能,又安用此将军参赞为耶?奕山、奕经、文蔚前已

有旨飭令回京，均著交部治罪，以示惩儆。特依顺、齐慎到粤在后，未与暎夷接仗。惟特依顺在浙，于乍浦失守不能设法救援，齐慎带兵前往江苏，不能保守镇江，事后又未能用兵收复，亦有应得之咎。特依顺、齐慎均著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除参赞大臣特依顺等应得处分应由兵部遵旨办理外，查律载：军临敌境，托故违期三日者，斩监候。又守边将帅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各等语。此案靖逆将军宗室奕山前往粤省攻剿暎夷，事阅年余，一味因循，以致该夷窜入各省，肆行滋扰。诚如圣谕，迟回观望，坐失事机，厥咎甚重。奕山应革去职任，依军临敌境托故违期三日者斩律，拟斩监候。扬威将军宗室奕经、参赞大臣文蔚办理浙江军务，筹画非不周帛，惟先期漏泄，既不能克复三城，又致乍浦复行失守，诚如圣谕，或只知株守一隅，或但以退守为计，失机陷寨，厥咎惟均。奕经、文蔚，均应革去职任，依守边将帅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律，拟斩监候，与奕山俱秋后处决。查奕山前已奉旨回京，应恭俟命下，由刑部飞咨沿途各督抚，查明奕山行抵何处，即行委员解交宗人府收禁。奕经、文蔚现奉谕旨，飭令折回浙江，核报军需，应否俟办理军需完竣后，由浙江巡抚将该二员分别解交宗人府、刑部监禁之处，伏候训示遵行。再，此折系刑部主稿，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会同定罪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四五四、著将兵部所议余姚宁波镇海定海失守溃散 各员分别从宽免议及革职治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

兵部奏，遵旨核议浙江余姚接仗溃散及宁波、镇海、定海失守各员，分别办理。处州镇标守备金大勇，随同葛云飞等在定海转战六

昼夜,手腕击折,受伤较重,著从宽免议。都司何一鹏、护处州镇总兵张从龙受伤,均有确处,均著革职,免其治罪。定海营游击胡得耀,衢州镇总兵李廷扬,黄岩镇中营游击林亮光,拣发游击丰升阿,金华协右营守备张光宗,署黄岩镇标左营守备吴邦海,升补昌石营守备罗建业,均未能指出受伤何处,著与并未受伤之江西广信营参将国勒明阿,九江镇标前营游击罗廷芳,候补都司苏勒通阿,浮梁营都司詹华山,镇海营参将周维藩,绍兴协都司邵景扬,署提标中营参将周三友,署提标前营游击德昆,右营游击吴金标,城守营都司李宗白,湖州协都司多龄,提标中营守备魏长泰,一并革职,交刑部核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至各城失守之地方武职专兼统辖各官,应令该督抚补行查明,送部核议。其太平营参将文斌,拣发参将都林保,枫岭营游击柴国顺,所带兵丁并未接仗,即行退走,且辄移炮位,以致守卫无具,并著该抚查明据实参办。余依议。

钦此。

四五五、著将石浦同知舒恭受等革职 并交刑部议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

浙江署定海县事石浦同知舒恭受,鄞县知县王鼎勋,告病宁波府知府邓廷彩,宁绍台道鹿泽长,署余姚县事试用知县彭嵩年,均著革职。其舒恭受、王鼎勋、邓廷彩、彭嵩年应得罪名,著刑部核议具奏。此外兼辖之绍兴府并宁波府同城之捕盗佐贰等官,著浙江巡抚查取职名,咨部核议。余依议。

钦此。

四五六、著将祁埏等进呈炮架图说各四件发交 著英并咨交怡良等妥议办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

祁埏等奏，制造炮架，绘缮图说进呈一折。据称大炮轰击，全在炮架得力，有照旧式另换工料者，有平底两层四轮，中用磨盘心者，有照夷式四轮，两旁加用滑车，以便牵拉进退者，又有照夷船内所用炮架，分为两层者，运用较灵等语。所有祁埏等进呈炮架图说各四件，著发交著英阅看，并详细体察图内所绘炮架，何项最为合用，悉心妥议。若不甚相宜，亦著据实具奏。此项图说，该督接奉后，即各照缮一分，咨交闽浙总督怡良等阅看，是否合用，妥筹办理。该督仍将发给图说原本呈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五七、著两广总督祁埏照所奏酌留兵勇分守 炮台并履勘修复虎门炮台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

据祁埏等奏，分别裁撤兵勇，并查勘虎门炮台即日兴工等语。所有酌留兵勇六千七百余名分守各炮台要隘，著照所议办理。仍著该督等随时体察情形，逐加裁汰，挑选精锐，收入行伍。虎门炮台为省城保障，亟应修复。著祁埏、梁宝常会同吴建勋，周历履勘，或照旧制修复，或不拘旧制，量为通融办理。总期形势扼要，足资控制。其购办石料并一切工程务臻坚固，不准视为具文，将就

了事。

又另片奏，请留李廷荣督修炮台等语。各省官员均有本任职守，所有粤东督修炮台，著该督等另派干员，会同署粮道西拉本办理，仍责成吴建勋督饬。鸠工李廷荣著即饬赴新任，毋庸留粤。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前来。

四五八、著两广总督祁项等将所购洋船拨归水师旗营认真操演妥为存泊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

文丰奏晓谕洋商购买夷船一折。据称洋商伍敦元购买咪喇哩夷船一只，潘绍光购买吕宋夷船一只，驾驶灵便。又绅士潘仕成造成战船一只，试验足以御敌等语。著祁项等拨归水师旗营，交提督吴建勋督饬备弁等认真操演，其船只妥为存泊，毋令日久损坏。并著晓谕该绅商等多方购造，务须木料坚固，堪备捍御之用为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五九、著兵部议奏将巴里坤镇总兵移为天津总兵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天津为京畿藩卫，现在添设防兵六千五百名之多。该处所辖地面绵长，旧有总兵一员，于操防一切事宜势难统辖。朕意于额设

总兵外，再添设总兵官一员，俾得分辖各营，专司操练，较为得力。因恩巴里坤镇总兵向归乌鲁木齐提督统辖，尚可裁撤，移置天津。其该镇弁兵即归提督标下管理。所有巴里坤镇所属各营备弁等官能否全撤，抑或酌撤数员，以抵天津添设额缺之处，著兵部核议具奏。

钦此。

四六〇、著将广东劝捐出力之广州府知府 易长华等赏戴花翎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祁埴等奏请将劝捐出力人员酌予奖励等语。本年广东省捐输共有一百八十余万两，所有劝捐出力人员自应酌予奖励，以昭激励。广州府知府易长华著赏戴花翎，南海县知县梁星源、番禺县知县张熙宇，永安县知县钱燕诒，均著赏加同知衔，并赏换花翎，运库大使丁贻谷著赏戴蓝翎。

钦此。

四六一、著将奕山奕经文蔚革职定为斩监候 特依顺齐慎改为革职留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旨：

载铨等奏遵旨定拟奕山等罪名一折。奕山、奕经、文蔚经朕授以将军参赞重任，特命前往广东、浙江办理攻剿，自应力矢公忠，勉图报称。乃老师糜饷，坐失机宜，辜恩昧良，莫此为甚。奕山、奕经、文蔚均著照载铨等所拟革去职任，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奕山

諒已自粵啟程，無論行抵何處，著沿途各督撫傳旨鎖拿解京。奕經等前有諭令折回浙江，辦理軍需報銷。此時無庸留浙，著耆英、程喬采、劉韻珂傳旨鎖拿解京，交宗人府刑部分別監禁。其經手錢糧之員，飭令留浙辦理報銷，匯交軍需總局報部。至特依順、齊慎本應照部議革職，惟念特依順到浙，未經派令督兵接仗，即乍浦失守時，伊亦駐紮杭州。齊慎于廣州被圍時，駐紮佛山，且到浙在后，迨鎮江失陷，尚能設法摸柱，殺斃多賊，尚可稍從末減。特依順、齊慎俱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欽此。

四六一、閩浙總督怡良等遵旨參 奏失防廈門文武各員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軍錄)

閩浙總督臣怡良、福建巡撫臣劉鴻翱跪奏，為遵查逆夷滋擾廈門，防堵不力之文武各員，據實分別參奏，仰祈聖鑒事。

竊查廈門海口為同安縣屬之嘉禾里地方，距县城七十余里，并无城池，四面皆海，外与大洋毗连，一无扼要之所，在平时已为险要。迨至上年七月初十日，夷船大集，尽力环攻，以致失守，旋即收复。所有阵亡伤故官兵丁，经已革总督颜伯焘陆续奏蒙恩恤在案。其防堵不力各文武，前经吏、兵二部咨开，钦奉上谕：福建提督龔振彪，于夷匪滋扰厦门不能先事预防，著交部严加议处。其防堵不力各员弁，例有处分，著颜伯焘查明参奏。钦此。颜伯焘正在查办间，奉旨革职，移交到臣。时值处处设防，一时无从更易。且如兴泉永道刘耀椿、厦防同知顾教忠、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陈胜元等，自知身负重愆，而不辞劳瘁，事事尽心竭力，兵民皆知其朴诚，群相悦服。是以权且从缓，以顺舆情。兹准吏部咨开，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谕：前任福建兴泉永道刘耀椿……钦此。（上谕内容

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于明罚敕法之中，仍寓任贤使能之意，臣等不胜钦服。

当夷船扰厦之时，先经颜伯焘督率布置，无如厦门东南一带逼近水滨，经夷匪联樁攻击，将防守浯屿之守备洪炳，大炮台之总兵江继荃，副将凌志，游击张然，守备王世俊，把总纪国庆、杨肇基、李启明，防守鼓浪屿之游击杨靖江等，或当时轰毙，或落水身死，或身受重伤，夷人乘隙登岸，我兵无立足之地，伤亡者三百余名，实属力不能支。而水路直达同安县城，一将后路断绝，分船攻袭，则县城断不能保全，而在厦之官员兵丁无一得脱者。当经退守同安，飭令刘耀椿在刘五店屯扎，同知顾教忠安插逃避男妇，在乡料理，巡检金光耀受伤后，仍复往来照料。旋经夷船开驶，留船鼓浪屿海面不去，口岸随亦收复。此厦门失事之实情，亦经详悉具奏在案。

所有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厦防同知顾教忠，虽于并无城池地方，为大帮夷船攻击口岸，旋即收复，事非所料。而衙署驻扎所在，其不能抵御之咎，亦所难免。刘耀椿已奉旨入于应议各员内核办，顾教忠亦应请旨交部严加议处。同安县知县盛朝辅有地方之责，而县城即临海口，其势不能兼顾，迨至闻信赶往，已在事后，应与仅供差遣之石浚巡检金光耀，一并请旨交部分别议处。所有武员，则水师提督窦振彪在洋捕盗，业已奉旨交议，应与跟随出洋各员毋庸重叙外。其当时攻夷不敌各营官员兵丁，当经随同保守同安，与自行溃散者不同，且自总兵以至兵丁阵亡、阵伤者三百数十员名，抵御亦不为不力。惟署提标中军参将陈胜元系属水师领袖，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杨靖江系派拨鼓浪屿防守，虽均系奏明受伤调回之员，仍应请旨交兵部严加议处，以示惩儆。至厦门并无城池，知府又不与知县同城，应毋庸议。

所有臣等遵旨参办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四六三、军机处摘录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折内有关 署余姚知县彭嵩年等守城之情形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进呈(上谕档)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浙江巡抚刘韵珂奏。

据委员林朝聘禀称，逆夷火轮船驶至余姚城外，该员与署余姚县彭嵩年邀集浙江等省带兵各官，共商战守之策，均言须俟参将国勒明阿到城，方能定局。至次日国勒明阿等带兵入城，各将官皆称弁兵未经行阵，战守皆难，因彭嵩年情急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计。旋闻逆夷由东门攻进，各兵即由西门奔出，该员与国勒明阿等追呼弁兵，在城外接待寺列阵以待。不意山后突出逆匪数百名，放火焚烧我兵，伤亡数十名，余兵弃城奔逃。

四六四、著闽浙总督怡良等另行拣员 调补宁波知府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

怡良等奏海疆知府人地未宜一折。浙江宁波府知府张廷桦，著留于该省，遇有相当知府缺出，酌量补用。舒恭受已有旨革职，交部议罪。所有宁波府知府员缺紧要，事务较繁，著该督抚于通省知府内拣员调补，所遗员缺，著郭恒辰补授。

钦此。

四六五、御史黄赞汤奏陈江浙福建通商后赣粤 船户挑夫将失其业应预防滋生事端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军录)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臣黄赞汤跪奏，为噢夷就抚，港口新开，江西、广东沿途船户挑夫亟宜严加弹压，以靖地方，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惟外抚尤在内安，思患即宜备预。臣查噢夷所需内地货物，惟福建黑茶、安徽绿茶、浙江湖丝三项最大，每年出口价值至四千万两之多，其中脚费约计二千余万两。当初并归广东贸易，路远值昂，按价起课，帑项不至于少亏，而穷民亦借以糊口。今闻江苏、闽、浙港口分开，一切客商势必舍远就近，黑茶往福州，绿茶往上海，湖丝往宁波，较之前赴广东脚费既轻，价值减半，江、广两省穷民将无所借以谋生。计臣籍隶江西，界连东粤，稔知江西之广信、南安，广东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户挑夫借此营生者不下数千万人，广东省城借洋务营生者尤不下数万万人。若各货供于近地贸易，则各处挑运穷民一旦失业，衣食无资，必将聚而为盗。且赣关梅岭素为盗贼出没之区，从前客货通行，尚屡有聚众抢劫之案，若客货不通，更不知若何肆扰。是各处港口之开，其不利于江、广穷黎者，貽害匪轻也。

溯查嘉庆二十四年，江西客民在湖南湘潭县设立脚行，因争马头，与本地挑夫械斗，竟至酿成巨案。即上年夏间，噢夷初扰江西抚州等处，亦闻有成群结党包送烟土之事，经过州县目睹凶顽，莫可如何。缘此辈暴横性成，利之所在，罔恤身家。且其声气相通，稍有衅端，一呼百诺，蜂屯蚁聚，恃众抗官，往往而有。臣愚以为事果制于未发，患自消于无形。应请旨敕下两江、两广各督抚，预防各路通衢地方官设法周防，悉心解散，或谕令别图营趁，或责成行户稽查，务期默化潜移，悉臻静谧，庶穷民不致滋生事端，为害行

旅而扰及閩閩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四六六、著两广总督祁埏等议奏御史黄赞汤所奏预防赣粤船户等滋生事端一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江西巡抚吴。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御史黄赞汤奏，嘆夷就抚，港口新开，江西、广东船户挑夫宜严加弹压一折。据称江苏、闽、浙港口分开，一切客商势必舍远就近，往福州、上海、宁波等处。江、广两省穷民无所借以谋生，必将聚而为盗，请飭设法防范等语。江西、广东一带船户挑夫向以挑运各货为生，若一旦失业，难保不流为盗贼。著祁埏、梁宝常、吴文熔将该御史折内所称各情节悉以体察，是否确有其事，据实具奏。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六七、著奖叙镇江摸桩杀死英兵出力之郭藩等员弁兵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齐慎奏，查明自告奋勇潜赴镇江摸桩杀贼出力员弁兵丁，开单恳恩鼓励一折。即选从九品郭藩，著加恩免选本班，以府经历县丞，不论双单月，归部遇缺即选。即选县丞齐在熔，著免选本班，以知县归部选用。四川即补县丞杨得质，著免补本班，以知县归于该省补用。候选府经历吕廷栋，著以本班归部，不论双单月，遇缺即

选。江苏候补同知陈在文，著赏戴蓝翎。河南开封城守营游击王贵、甘肃西宁镇标左营游击张奉明，均著以参将升用。四川绥宁左营都司陈凤麟、松潘，镇标右营都司张勇，均著以游击升用。甘肃蓝翎把总程谱，四川蓝翎把总黄大胜，四川恩骑尉世职向承宪，俱著以千总留于该省，遇缺即补。四川蓝翎额外外委袁玉春、张正伦，六品军功马兵杨得胜，俱著以该省把总拔补。河南把总孟松林，外委雷清林，四川把总张爱廷，武举罗武泰、唐现龙，雍州额外外委高汝埜，甘肃兵丁马金式，河南兵丁马麟蛟、王永恩，江西兵丁熊启贵、李元龙，广西兵丁廖志荣、宁洪贵，四川兵丁吕廷材、余太平、吴继椿、齐文林、曾守身、吴镇川、吴文杰、马成章、程万春、张学陶、宋朝升、雷正国、陈泽、杨春先、刘廷辅、雷清、严德高、孙廷槐，俱著赏戴蓝翎。书记陀钧、马腾云、吴成均、刘盖，俱著以从九品未入流，不论双单月，归部遇缺即选。

又另片奏，打仗设伏及办理粮饷各员恳请加恩等语。甘肅中卫协副将哈拉吉那、中卫营都司韩则禄，山东济南城守营参将张富，浙江永嘉县知县庄葆诚，俱著交部从优议叙。该部知道。

钦此。

四六八、著将在广东军营投效出力之官犯及 军流徒各犯酌情免罪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上諭檔)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

祁埏等奏，官犯及军流徒各犯在广东军营投效出力，恳恩准予免罪等语。已革山东知县廖炳奎，著加恩准其免罪释回。所有军流徒各犯罗凤祥等二百三十五名，及军犯孙培英、梁济川、陈文学、刘廷陵等四名，均著加恩准其免罪释回，即将该犯等分别咨送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毋许出外滋事，一面造册咨送刑部查核。

至已革外委梁恩升系听从开设窑口从重发遣新疆之犯，已革拔贡谢邦钧系吸食鸦片烟拟流之犯，情节较重。梁恩升著仍照例发遣，谢邦钧著不准其免罪释回。该部知道。

钦此。

四六九、吉林将军经额布等奏报撤回 官兵均已到省等情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军录)

奴才经额布、果升阿跪奏，为撤回官兵均已到省，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山海关、天津等处防堵东三省官兵，奉旨撤回。兹吉林官兵二千名内，除副都统巴雅尔遵旨将呈控应质讯之原被告官兵德昌克兴额等四十余员名，交留盛京将军审办外。其余官兵分八起行走，于九月十六日至十月初十日，经副都统依勒东阿、倭克精额、巴雅尔统领，陆续抵省。其黑龙江官兵，亦于九月十九日至十月十四日，经黑龙江副都统富春乌凌额、成都副都统富勒洪额统领，先后过境出边。奴才等派员照料弹压，沿途行走安静，并无滋扰地方各情事。

谨将吉林官兵先后到省，及黑龙江官兵俱已过境出边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七〇、扬威将军奕经奏为于二 十三日起程戴罪回京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接奉谕旨，遵即戴罪北上，恭折具奏，仰祈圣

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准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国家命将出师，征讨有罪，原以保疆土而伸挻伐……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余，感愧悚惶，莫能名状。

伏思奴才上年奉命出征，办理浙江军务，仰荷圣恩，畀以重任。宜如何慎密周详，扫荡尘氛，用纾宸廑。乃筹画将及一年，寸功未建，转致夷人猖獗，闯入长江，俯首扪心，实属罪无可道。前于九月十八日奉上谕：奕经、文蔚俟各兵将次撤竣，即行来京供职，其时奴才筹撤各兵，因恐前途拥挤，陆续分起启行。辰下兵已将次撤竣，只剩河南兵百余名，其绍兴一带勇壮已由文蔚分起撤竣，亦止剩官兵数百名，即日约可全数撤退。已接文蔚咨称，于十九日自绍起程，兹奉严旨，遵即于二十三日起程，先行北上，伏候天恩从重治罪，以示惩戒。

除将未起河南官兵催令起程外，谨将奴才戴罪回京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览。钦此。

四七一、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飭令经管 之员造册报销军需银两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录）

奴才奕经奏，为拨动军需银两，遵旨飭令经管之员事竣造册，归入总局汇销，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准兵部咨开，内阁抄出署浙江巡抚卞士云奏请，将粮台报销预为酌定章程，以专责成一折。钦奉谕旨：将军、参赞前后所提军需项下银两作何支用……钦此。又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上谕：该将军、参赞前后所提银两……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伏查奴上年奉命赴浙,奏明设立粮台,分江、浙两省为前后路总局,由前任藩司卞士云、孙善宝会同该省地方大员筹办。其随营官弁兵勇盐粮,运带军火粮饷,雇备民夫匠役,经理水营船价,陆屯房租,并随时采办例用什物,发给委员盘费,一切支放各项,均责令六品顶带管饷群,督率承办各员,撙节办理。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设立随营粮台,一面由奴才等分遣员弁,雇募河北、山东、河南及江南之崇明等处并粮船水手。浙省后山泊定海等岙各路水勇义勇,并本省绅士招集精壮义勇,计二万余名,及调各省官兵一万一千余名,先后到齐,于本年正月十三日奏明在案。

维时各委员催募壮勇,均飭查照浙省先后奏案,分别远近,给予安家银两自五两至十两二十两不等。亦有自行赴募,不领安家银两,到营之日,均按日给口粮银二钱,租赁民房住宿。出海船只,按照内地舱口大小,分别行坐,酌加一倍饷发船户工价。其火攻船支(只),计值购买舵水壮勇,一律支给口粮,并一切器械衣履应用各件,均饷援照例案,核实办理。所有应需银两,先后札飭江、浙总局拨解,随营粮台支放,及委员就近在浙局支领。嗣因文蔚带兵前进,派委奏调来营之前任川沙同知何士祁,分局支发随营员弁兵丁及添雇勇壮粮饷各款,应需银两分局详请就近提拨。并经续调官兵四千余名,其水陆勇壮自二月以后,陆续裁汰,截至八月底止尚存河南、河北及由各余丁募充勇壮三千余名,郑鼎臣统带水勇二千余名,节次奏明在案。

所有支发各路兵勇盐粮器具,一切均飭各承办委员,督率绅士,分投向各台局承领银两,取具领状,陆续支放。除文蔚飭提省局拨解银两由分局委员造报外,奴才先后札飭江苏总局,拨解浙江军需银三十八万九千两,江苏军需银十万两,浙江总局军需银二十九万四千两零,平湖县仓米三千八百七十三石零。除镇海火攻船支银两业经奏赔,另饷追缴,其余动用例支各款,遵照諭旨,飭令经管之员造册,归总局报部核销。查承办壮勇经理钱粮,东路委员

浙江杭嘉湖道宋国经，山西遗缺知府王用宾，乍浦同知李汝霖，四品顶带浙江候补批验大使郑鼎臣，候补同知黄维浩，丹徒县知县王德茂，崇明县知县熊传栗，南路委员安徽候补知府张名云，浙江石浦同知舒恭受，候选知州段洪恩，革任襄阳府知府金石声，浙江严州府知府王寿昌，候补通判关寿昌，坐补广东通判缪长发，金华协副将托金太，河南都司刘天保，会稽县典史王希璧，革任县丞李维镛，职员林浩等，先后在随营粮台并省局承领过勇壮口粮等项银两。及平湖县知县胡培荃办运出海，朱石钧系经管之员，现已飭令将实用各款应找应缴应赔详细造册，并印领归入浙江总局汇齐，确查报部核销。

至随奴才行营六品顶带管通群，及前任福建布政使郑祖琛等，支放随营官弁兵勇盐粮正杂各款，除不入正销归入捐款外，其支发兵勇盐粮正杂银两，亦各归经管月日，详细分别造册。自上年设立随营粮台之日起，至六月二十六日，奴才带兵由浙省赴江南以前，均归浙局军需项下报销。六月二十六日以后，至撤局之日，划归江苏局军需项下报销。其江苏动垫浙省军需及捐款银两，飭即移解浙局归款，并飭将撤兵时奏借官兵俸饷，及应行按日截扣已支盐粮，例应回营扣还各款，分别详咨原省扣还，以免缪辑而归核实。

所有拨动军需银两，遵旨飭令经管之员，事竣造册，归入总局汇销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二、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动支捐输

银两缘由及其余存银数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捐输项下前后共收折赏库平银二十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两，制钱二十万零九千九百九十串，均交随营粮台专款收存，分别动

支。查奴才于本年正月初六日奏明，此次调到征兵，赏给皮衣银两，并随时校阅官兵，分别高下赏赉。凡士民勇壮差往各城探听夷情，分布埋伏，亦俱酌给盘费，此项银两需用繁多，未便动用正款，请在捐输项下动支。倘有不敷，由奴才等筹款垫发。如支用之外尚有盈余，即作为正款，由浙省粮台造报，奉旨允准在案。

至军火器械除行文前后总局制造外，前经奏明查照《火龙经》及《火器图说》，密饬随营粮台造式制备，均经演试，发给出海勇壮应用。此项非寻常例造军器，无由援照例案给发，亦未便归于正项内动用。现据随营粮台及绍兴分局详报统计，赏需盘费及随营密制三款，共动用银十五万五千八百四十四两八钱，制钱十一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串八百文，均归于捐输项下开除，请免造册报销。尚余存捐输库平银五万六千四百三十二两二钱，制钱九万三千二百九十五千二百文，遵照原奏，解交浙江总局，归于军需项下支销。

合将动支捐输余存银数，附片奏闻。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三、扬威将军奕经等奏为抗英用兵期间 所有收到及制造之枪炮等件已由军 需省局收缴核实造报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本年正月间，由御前侍卫珠勒亨交到圆成炮十五位，子母炮十二位，奴才当因进兵在即，分交曹江、乍浦两处，委员只领应用。现查圆成炮十五位全数收回。子母炮十二位，因乍浦、定海各处接仗，间有遗失，现在收回六位，均已交浙江军需省局妥为存贮。又奴才前次调派副将托金泰、同知李安中打造车炮鸟机炮共八十二位，并因浙省打造鸟枪不甚坚致，复饬委员制造加工鸟枪三千杆，藤牌四千面。此外尚有奴才饬造置买号衣火箭短刀藤刀燕尾

枪羊角枪旗帜两弓火器战箭毒药等件，并向各省调到长矛抬炮刀械各等物。惟湖南省解到火箭一万枝，因沿途水路染受潮湿，不堪应用，当交省局暂存。除车炮鸟机炮共八十二位，已据长芦候补盐大使朱炘等呈称，情愿捐缴，毋庸造报，另片陈明外。其余各件，现亦札飭军需省局一概陆续收缴，核实造报。其历届打仗抢获拾获夷衣夷物，及烧残船板等件，交局妥为收贮。

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四、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恭缴颁到 赏牌花翎并印信等物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上年十二月十八日钦奉谕旨，颁到新制武功赏牌七百五十张，计银十万两，交奴才奕经只领。奴才遵查三、四两月两次出洋前赴定海焚烧夷船之文武员弁兵勇奋勉出力，当即将该员弁兵勇等核计功之大小，分别酌量给赏，共发过赏牌三十九张，计银五千两。又河南光州营都司刘天保打仗出力，带勇有方，发给赏牌一张，计银三百两。现存赏牌七百十张，计银九万四千七百两，奴才敬谨存贮。本年正月间，御前侍卫珠勒亨赴浙，奉旨发交奴才赏需花翎五十枝，蓝翎五十枝，搬指八十个，翎管四十个，小刀九十把，火镰七十五把，六品顶六十个，七品顶八十一个。除由奴才及文蔚随时酌量各员劳绩，分别给赏发过花翎二十五枝，蓝翎二十五枝，搬指四十个，翎管二十个，小刀四十六把，火镰三十八把，六品顶三十个，七品顶四十个，其余各件并奉旨交下火器图说一部，均敬谨收贮。应请随同钦颁扬威将军印信一颗，及奴才历次奉到朱批，一并恭缴。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五、两江总督耆英奏报噶喇嘛 已由定海起碇赴闽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夷酋业由定海起碇，前赴闽省，恭折附驿驰奏，仰慰圣怀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本日据伊里布等奏，该夷以耆英已授两江总督……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前据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禀呈该酋照会，当即备文谕知，恭折奏报在案。旋准浙江抚臣刘韵珂等录送折稿，移知办理情形大略相同，并无歧错。并据该道鹿泽长禀报，将臣前奉命会商三省通商事宜之谕旨，恭录给与夷酋阅看，该酋意颇醒悟，即于十月初九日开船前赴定海等情。又经臣批飭取具确切复文，禀呈核办去后。兹又据鹿泽长禀报，十月十二日奉到浙江抚臣刘韵珂照复噶喇嘛公文，当即委员赍赴定海，取有噶喇嘛回文，禀送刘韵珂查核。噶喇嘛已于十四日起碇前赴福建，甚为驯顺。至臣照复该酋之文，于十六日始行接到，已在该酋起程之后，业经送往定海，交与随后赴闽之夷目带去等情。臣查噶喇嘛照复刘韵珂文内，如何声叙，虽未据鹿泽长钞录呈送，而噶喇嘛既已由浙开行，则其不敢固执前见，已属无疑。该酋赴闽必为查看建设夷馆地基，臣已飞咨闽浙督臣怡良，飭令地方官妥为抚驭，似可不致另生枝节。

所有夷酋业经由浙起碇缘由，谨恭折由驿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七六、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分别派员 查取扬威将军并参赞大臣印信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遵旨分别派员查取将军、参赞印信，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江宁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奉上传：前有旨将奕山、奕经、文蔚交部治罪……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奕经、文蔚本系分驻无锡、浙江办理撤兵事宜，现在各路官兵皆已撤退，文蔚必将督押后起，行人江苏境内，接奉仍回浙江办理报销之谕旨，又当与奕经一并折回杭州。奕山已未行抵江西，尚未接据各属禀报。当即飭委谨慎可靠之署江宁府江防同知洪业斌、臣标左营游击强谦，驰赴无锡、浙江一带查探。奕经、文蔚不论行抵何处，即恭代宣旨，查取扬威将军、参赞大臣印信。又委因公未省之安徽太平府知府舒梦龄、臣标中营都司范清魁，迎赴安徽、江西，查探奕山行抵所在，即钦遵传旨，查取靖逆将军印信，并发两江总督印花三纸，交给各该员，稟请奕经等当面固封恭赉回省。惟臣现已登舟，由长江前赴京口及吴淞等处，查看江海情形，办理善后事宜，既不便令各委员仆仆奔走，将印信迎投臣舟。且臣此行涉江渡海，亦未便随身携带，业已飭令该委员等于取印到时，交江宁藩司王庭兰暂行存贮，俟臣回省，再行遵旨退便恭缴。

谨先附报恭折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七七、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台湾处决英俘 一事不妨明白谕知噶嘓喳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军录)

再,臣前准钦差大臣伊里布密咨,接准闽浙督臣怡良等咨会,台湾前获夷俘已处决一百三十九名,现禁者仅止十一名,诚恐夷酋借口不服,业由该督等据实具奏。该大臣以噶夷就抚系在七月,台湾处决夷俘系在五月,不妨明白谕知等情,因怡良等所谈钦差大臣尚系臣之官衔,是以移咨到臣。当查该督等既已具奏,自应敬候谕旨办理。惟抚驭外夷首重诚信,臣以伊里布现在杭州驻扎,或可就近前赴宁波,面向噶嘓喳将闽省办理情形明白谕知,示以无欺,或可不致另起枝节等因,札商伊里布去后。今该酋业已赴闽,伊里布必当即赴粤省,无从谕知,怡良等必能妥为办理,不致任其借为口实。

臣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前已有旨。兹复再谕知之。钦此。

四七八、著两江总督耆英将江苏沿海及沿江 一切防务善后事宜妥议具奏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谕:

耆英奏,夷船全数驶出,江苏洋面肃清一折。据奏吴淞口外夷船,自九月十四日起至十月初三日止,全数往南驶去。该酋来文,已由该督备文照复,不致复生异议等语。览奏均悉。噶夷抚局已

定，善后事宜甚关紧要。该省吴淞海口及福山、狼山并江阴之鹅鼻嘴、圃山关一带，层层门户，有险可凭，果能严密备防，天堑岂能飞越？此时筹办善后，必应大加整顿，毋庸拘泥旧规。该督现已起程前赴吴淞口及沿江一带，察看情形，著即周历各该处，相度地势，熟审机宜。战船不拘大小，务在坚固，炮械不拘名色，务取精良。各处险要口岸，若仅安炮数位，驻兵数名，全无设伏策应之计，恐临事仍难得力，必当设法妥筹。临敌施放炮枪，不可专顾前面，尤须逐层接应。该督甫经简任，责无旁贷，必须力除陋习，勉副委任。一切善后事宜，悉心妥议具奏。务使兵弁均能用命，器械全数适用，平时不忘战备，临事不致张皇，方为尽善，勉之又勉！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七九、著将失守上海之苏松太道巫 宜襖等革职交部审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著英奏请将上海失守文武各员解部质审一折。苏松太道巫宜襖、上海县知县刘光斗、扬州参将继伦、提督右营守备王嘉谟，均著即革职，交该督委员押解刑部审办。该部知道。

钦此。

四八〇、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 拟牛鉴罪名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旨：

牛鑿解到時，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擬罪名具奏。
欽此。

四八一、噶喇吧為台灣殺英俘事宜之告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軍錄)

英國欽奉全權公使大臣·世襲男爵麟，為再行曉諭事。

照得本月二十一日，本公使曾已曉示，以前此所有英國遭風得生之人多名，在於台灣被該地凶官无故斃殺在案。旋後僅有刑余難民九人遵照和約被釋解廈。

據伊等所述，去年八月間，喇嘛吓咭名号船只遭風之時，該船內有歐羅巴之白臉人二十九名，小呂宋人二名，屬印度國之黑臉人二百四十三名，共二百七十四人。當該船擱礁之際，歐羅巴人二十九名，小呂宋人二名，及印度人三名，一同下三板逃生，幸得歸粵船中。尚遺印度人二百四十名，其船隨風逐浪，飄過礁石，直至雞籠灣內，比之外洋稍可安身。船中人等不忍舍船，在彼尚居五日，繼則合木成排棄船，手無寸械，分散逃命上岸。彼時被海波溺死者已有數人，被匪民搶奪亂殺者亦有數人，其餘全被台地凶官混拿鏈鎖，分行監禁，少有可衣、微有可食，辛苦難捱，致喪多命。竟且該被遺棄之二百四十人中，止留二人得生解廈。至阿喇名号船只原自舟山起碇，意欲駛赴澳門，乃於本年正月間南還之時，風浪大起，將船飄至台灣洋面，擱礁破壞。彼時有歐羅巴及喇喇哩白臉人十四名，西洋及小呂宋人四名，印度黑臉人三十四名，漢人五名，共五十七名在船。而風濤洶湧，將船漂入淺灘，迨至風息潮退，船已擱在旱地，進退兩難，無路可出，是以我人先上福建漁船，希圖逃出海面。不幸旋見漢軍尾至，我人即棄兵械，一皆投降，因無抗拒之意，是以不放鳥槍。其阿喇及喇喇吓咭之難人均被搶剝衣物，裸體牽拉，解至台灣城內，四散分派監禁，來往希少，信息不通，凶款惡待，旦夕

餓死。究竟阿喇船之難人共五十七名，除願在台灣居住漢人一名外，送厦交還者止有白臉人六名，黑臉人一名，漢人一名，共八名。其餘喇嘛呷啞船之二百三十七名，阿喇船之四十六名，共二百八十三人，據所述先後慘情，或被台灣凶官枉殺，或因飢餓惡待在彼苦死，種種凶酷實情，未可推駁。

而本公使因念英國官員每遇擒獲兵民，即行寬恩釋放，比之此等凶官所為，天地懸絕，願眾民共知，是以刊刻布示。惟仰賴大皇帝御聰，必秉公答報，庶免後患，是本公使所切望也。

四八二、參贊大臣文蔚奏為遵旨折回浙江 辦理經手軍需報銷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軍錄）

奴才文蔚跪奏，為督押兵勇行抵蘇境，接奉上諭，回浙辦理經手軍需報銷，仍遵旨折回浙江，奏祈聖鑒事。

竊奴才於九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十八日奉上諭，嘆夷既已就抚……欽此。（上諭內容見前，此處從略——編者。）奴才當即恭錄移咨揚威將軍奕經及參贊大臣齊慎，一體欽遵辦理。

伏查浙東各路兵勇，或潛伏海上，或防守陸路，或分布各要口，以為接應，頭緒紛繁。前于嘆夷就抚後，先將本省勇壯全行遣散，其北勇一項係由江北、河南一帶招募而來，為途既遠，為數較多，此時遣散必由江、浙等省經過，與各路凱撤之兵同出一途，誠恐未能安靜。當即添派委員妥為照料，定於九月二十六日為始，分作六起，各間二日行走。并咨明浙江抚臣劉韻珂，先飭沿途各州縣多備船隻，以便隨到隨開，不得稍有停滯，以免前後擁擠。其各勇起身之日，遵照揚威將軍奏定章程，每名每站賞給制錢一百文。奴才復札知總局議定，凡途中遇有阻風之日，准地方官查明實在情形，每日

给发制钱一百文,以示体恤。嗣准江苏巡抚移咨,因各路兵勇同时行走,恐船只不敷,咨请暂缓起程。复改于十月初一日为始,分起撤退,业于十六日全数撤竣。其在绍驻扎官兵,现亦只剩二起,仍令交原带之员按起行走。奴才即于十九日带领随带文武各员及供事人等,由绍起程,督催兵勇趲行。

至奴才自正月初八日,自杭州统带兵勇,渡江进剿,至十月十九日止,陆续据随征行营粮台禀请,饬催总局拨解兵勇口粮等项,共计银四十余万两,前已遵旨饬令经管承领各员,赶紧造具细册,汇送总局,报部核销。其在绍郡分局支发赏需等项银五万两零,由扬威将军奕经统归捐输项下,奏明免其造报,此外并无札提银两。奴才于石门舟次,接据扬威将军奕经恭录,将奴才等交部治罪严旨一道,移咨前来。奴才遂即星夜戴罪北上,行抵江苏吴江县,承准兵部咨开,十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浙江省军需现在尚未造报,奕经、文蔚著仍折回浙江,会同特依顺将经手各款核实造册,报明浙江军需总局,汇齐报部核销。其奕经等所带人员内,有经手钱粮者,著酌留浙江办理报销事件,此外各员即著分别饬令回任回京回籍,毋庸仍留浙省。钦此钦遵。知照前来。查奴才随带文武员弁均无经手钱粮事件,当即饬令前赴无锡地方,听候扬威将军分派,按起陆续回京当差。并札饬绍兴分局,委员前任川沙同知何士祁等先期折回浙省,核实造册。奴才亦即折回,候奴才奕经到浙,会同特依顺督饬核算,以清款目而昭核实。

所有自绍起程,督押兵勇行抵苏境,接奉上谕折赴浙省,办理军需报销各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四八三、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议镇江 失守各员分别革职治罪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谕：着英奏，遵查镇江失守文武各员，请分别革职严议议处一折。著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除文职失地各员处分应由吏部核议，并首先脱逃之参将继伦，先行他往之守备王嘉谟，现经奉旨革职，解部质审。其江阴以上各营弁，同宝山失守武职，及上海失守各员，未据该督奏参者，应俟该督查明奏参到日，臣部再行核议外。

查刑律内载：凡沿边沿海及腹里州县与武职同城，若守备不设，失陷城寨，文员武职一同治罪等语。此案镇江失守武职各员，据原奏内称，守备卢万春随同副都统海龄，带兵守城。因骑马接仗，被火箭射伤马匹，该守备坠马压伤，经兵丁扶至民家躲避，旋即改装出城。该督以该员惶怯无能，奏请革职。镇江城守营参将陈庆祥，先经抚臣程孟采札委，带兵赴鹅鼻嘴防堵，嗣因夷船乘潮绕越，驶入京口，经前督臣牛鉴调回守城。该参将未及赶到，城已失陷，与失守者情形稍有区别。惟究系专汛武职大员，应与不能拦截夷船之署京口副将孝顺武，一并交部议处。臣等查参将陈庆祥系专城大员，惟先经抚臣札委，带兵越鹅鼻嘴防堵，嗣因夷船乘潮绕越，驶入京口，经督臣调回守城。该参将未及赶到，城已失陷，虽与失守者情节有间，但策应迟延，究难辞咎。应请革职，免其治罪。

守备卢万春随同带兵守城，未能婴城固守，乃因伤躲避，旋即改装出城，未便以惶怯无能仅予革职，宽其失守之罪。署京口水师副将孝顺武，于夷船乘潮绕越驶入京口，未能先事设法拦截，遂使直犯长江，毫无阻滞，是其守备不设，罪亦难道。该二员应请旨革

职，均交刑部，核其情节，分别治罪。

所有臣等核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四八四、扬威将军奕经奏为遵旨折回

浙江办理经手军需报销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军录)

奴才奕经跪奏，为遵旨折回浙江，办理经手军需报销，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十月二十三日，将戴罪北上，恭报起程日期，并拨动军需银两，令经管之员事竣造报，及奏奖捐输人员议叙各等件，恭折具奏后，即拟束装开船北上。旋准兵部咨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浙江省军需现在尚未造报……钦此钦遵。知照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伏查从前奏调咨调以及投效来营各员，除有经手钱粮者，均于前折奏明，酌留浙省办理报销事件。其余调到各员，均已分别给咨，飭令回任回籍。现复钦奉谕旨，令奴才着将经手军需斤两办理报销，奴才自应即日回船赴浙。所有末起官兵业已撤竣，随营粮台亦即裁撤，其在绍兴屯驻官兵止剩二起，计日亦皆撤退。凡有经手钱粮各员，均令先期赴浙，造报细册，预备核销。至奴才在京奏带来营各员，并无经手钱粮事件，自应遵旨令其全行回京当差。内惟内閣候补中书张炳麟呈报丁忧，业已给咨，飭令回籍守制。现查乾清门侍卫穆春河已渐愈，均经札饬与三等侍卫容照，及随带司员并前鋒护军巡捕各营员弁，分起陆续起程北上。奴才即于二十五日折赴浙省，督同经手钱粮各员，将行营动用款项逐一详细核算，分晰造册，报明浙江军需总局，汇齐核销，以昭核实。

所有遵旨折回浙江办理经手军需报销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朱批：览。钦此。

四八五、杭州将军特依顺奏请将战时添设之 抬炮鸟枪留于满营内操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军录）

奴才特依顺跪奏，为添设抬炮鸟枪，留营操防，所需火药铅弹，照例添制，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杭州满洲营原设鸟枪一千杆，红彝炮八位，子母炮三十位，并无设立抬炮。前因暎夷滋扰，奴才伏思抬炮一项御敌最为利捷之器，当向军需局领出抬炮一百位，鸟枪二百杆，选派诚实员弁，督率大小钱粮兵丁健壮闲散人等，教其进退步法，逐日演练。奴才时常阅视，点计准头成数总在七成左右，业将添演抬炮鸟枪一切情形奏明在案。

现在暎夷就抚，近日虽据各海口禀报，情形极为恭顺安静，而防剿利器总宜认真训练，以期有备无患。如将添演抬炮鸟枪缴还军需局收存，亦系空贮。窃查前项新添抬炮鸟枪准头已有成效，似未便废弃，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将此项抬炮鸟枪即归杭州满营添设演练，以固操防，无庸缴还，以便递年春秋二季操演一个月，俾各兵悉皆精熟，而与省垣捍御实有裨益。查杭州满营年例操演红彝炮子母炮鸟枪火药，向由杭协副将衙门解送硝磺铅弹，藩司衙门解送炭工银两，由满营火药局自行制造，每年底将用过火药铅弹数目造册报部在案。兹新设抬炮一百位，每位每日各演五出，每出用药二两，铅丝二两五钱，每年操演两个月，应用火药合计三千七百五十斤，铅弹四千六百八十七斤八两。其添设鸟枪二百杆，每年操演八个月，照原设鸟枪一千杆燃放之例，应用火药合计七百二十斤，弹九百斤。铅弹一项，亦照燃放鸟枪炮位销三拣七之例，年底一并报部核销。其乍浦满营，前经奏明添设抬炮二十位，请照杭州满营一

律办理。如蒙俞允，统恩敕下浙江巡抚转饬藩司杭协，一律照例配领制造，以重操防。

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明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八六、著将镇江失守各员分别革职 及交刑部治罪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上諭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諭。

兵部奏，遵旨核议江苏镇江失守各员，分别办理。镇江城守营参将陈庆祥，先经该抚委赴鹅鼻嘴防堵，嗣经该督调回守城，该参将未及赶到，城已失陷，究属策应迟延。著照部议革职，从宽免其治罪。守备卢万春未能婴城固守，乃因伤躲避，改装出城。署京口水师副将孝顺武未能先事设法拦截，致夷船驶入长江，毫无阻滞，均著革职，交刑部核其情节，分别治罪。

钦此。

四八七、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 议镇江失守文员处分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军录)

吏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遵旨核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諭：著英奏，遵查镇江失守文武各员，请分别革职严议议处一折。著该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查定例：沿边沿海及腹里州县城池失陷者，将守土之州县官革职，拟斩监候，同城之知府及捕盗官俱革职拟军，同城之道员及佐贰官俱革职等语。除武职应由兵部核议外，此案夷船由海入

江，窜至镇江府城，所有常镇道周頊，镇江府知府祥麟，署丹徒县知县钱燕桂，均有守城之责，自应先事严防，临机固守。乃该员等或以分办粮台不复兼顾，或以随同堵御无力救全，竟至失陷全城，纷纷退走，经两江督臣逐一查明，奏请分别革职、严议、议处。钦奉谕旨，交臣部议奏。

臣等详加复核，该道于夷船入江既未及先事防御，又未能婴城固守。其禀详各款，亦复失实。该府县等同城失事，均属咎无可辞，未便以殉难获救从宽，亦不得以襄办粮台议减。应请将常镇道周頊、镇江府知府祥麟、署丹徒县事·金山县知县钱燕桂，俱照例革职。至典史徐人骥，于夷匪开监放犯，未能力阻。理事同知全兴虽不管理地方，惟遇变潜匿，均属惶怯无能，有乖职守，应照同城佐贰官俱革职例，一并革职。其祥麟、钱燕桂应得罪名，俟命下之日，由刑部分别核议具奏。其同城之捕盗佐贰等员，仍请旨飭下江苏巡抚，查取职名，咨送臣部另行核议。

所有臣等遵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四八八、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查看 镇江府战后大概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查看镇江府大概情形，先行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镇江府城为南北咽喉重地，当此残破之余，善后各事头绪纷繁，而设法催趲空运漕船实为当务之急。盖自京口起至镇江府城西门桥迤南一带运河沿岸，房屋多被焚拆，残砖碎瓦卸入河心，本已节节浅阻。又于曩夷内犯时，前经奏明凿沉歇年久漕船四十余只，堵塞内河，几于舟楫不通。虽于收复后，经前督臣牛鉴及

臣先后会同抚臣程霁采,严飭该管道府,督率印委各员,首先设法捞挖。(朱批:事前事后如此周章,终归可笑可叹!)而现在是否无碍空运,殊不放心。臣于十月二十五日行抵京口,沿途查看,回空粮船业已陆续进口,撤回兵差,船只亦连樁出口,河心瓦砾沉船均已捞起,水势尚堪浮送。惟时近严冬,江湖口落,诚恐古浅处所仍多淤垫,非捞挖所可奏功。该道府等已循照成案,挑浚横闸支河,以备潮枯改道。臣随传知在厦之江、浙漕船行抵瓜洲,务须探明水势,如京口深通,仍旧挽入正口,倘有阻滞,即照案改由横闸行走,以利遄行。察看情形,本年回空漕船之应由镇江行走者,可期不致贻误。至郡城四乡本未甚遭蹂躏,民仍安居乐业。惟城内及附郭二、三里之关厢地方,猝被兵燹抢掠一空,现在避难居民之复业者,计有十之八九,被毁房屋,有力者正在修造,无力者或赁屋以居,或搭棚而栖,货物流通,市廛渐整,地方甚为安靖。其乏食难民虽有,两淮运司但明伦拨解盐义仓谷碾米抚恤,不致转于沟壑,而核计至十一月内,已属无米为炊。该难民等家业荡然,谋生乏术,兹当严寒,衣食无资,情殊可悯,亟须另筹接济。已据地方官查明户口,容臣会商抚臣妥为筹办。又镇江府城垣甫经绅富捐修完整,共用银十余万两,尚未请奖。现被残毁过甚,需费仍复不少,不特隆冬非兴办之时,即筹措款项亦非易事。现据地方官将缺口处所用碎砖暂行堵塞,并将城门略为修整,粗资捍卫,亦容臣与抚臣妥商,统俟来岁春融,与坛庙学宫考棚营汛等项次第兴办。又监狱驿站业经该县修复,镇江营及京口驻防旌营额设枪炮器械多有毁失,操防无具,殊非修明武备之道。臣查苏州总局存有枪械,业已札局查明,就数先行分给,以便操巡,如有不敷,再行制补。以上皆镇江府现办督后之大概情形也。

再,镇江失守时,镇江营弁兵阵亡者甚少,京口水师等营弁兵于夷船入江不能拦截,先经臣于奏参镇江失守文武各官折内声明,亲诣察看,再行办理在案。兹查镇江营弁兵先经随同参将陈庆祥

前赴江阴县鹅鼻嘴防堵，存城弁兵本属无多，并无畏葸先行逃避情事。臣复面行考验，该弁兵技艺人材尚属去得，只得责以后效。其京口水师左右二营及所属之高资水师营额设兵丁二千三百二十二名，战船五十八只，向隶江宁将军管辖，乾隆年间改归督标，仍属将军兼辖。每年春秋二季，由京口副都统行文该营调拨船只兵丁，会同京口驻防八旗官兵演习水操一个月。俟将军至镇江，与副都统公同阅看总督。惟奉旨巡阅营伍之年岁，道出镇江，顺便阅看，并不岁岁举行，此向来之定章也。兹值将军德珠布亦来京口，臣当会同德珠布并京口副都统齐琅阿，查得该三营虽有额设兵丁二千三百余名，而所管汛拨多至八十一处，又有巡江会哨事宜，兵额合而言之数已不少，分面计之本形单薄。且拦堵夷船虽借炮力，尤赖战船，今该营实存战船仅止十六只，其余届应修造。臣会同德珠布等将存船调验，悉皆板薄钉稀，诚如圣谕，竟同虚设。今臣将现在应修船只札飭常镇道不必兴修，统俟广东省寄到船只图式，以便体察情形，悉心酌定，再行奏请谕旨遵办。至应如何设防，应否变通成法，容臣周历查明，会同抚臣提臣通盘筹议，另折具奏。

所有臣查明大概情形，先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四八九、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详细筹画 对英赔款及广东通商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据伊里布等奏，夷酋开船赴闽，并接准闽咨，酌量办理各等语。览奏均悉。夷酋开船赴闽，或因福州、厦门设立马头，亲往筹办，亦未可知。其台湾正法夷人系在该夷未经就抚之先，现有释回夷俘，

可以询知月日,并非天朝失信于外夷,已有旨谕令怡良等割切开导矣。现在伊里布已由浙赴粤,该夷首以通商为急务,所有一切通商事宜,著伊里布会同祁埏、梁宝常详细筹画,务臻妥协。总当于俯顺夷情之中,仍不失大体,方为尽善。至条约内所许给银两尤为紧要,该大臣抵粤后,著即会同该督抚筹商款项,按照条约所载,如期交付,勿至临时措办不及,以致该夷有所借口,复启衅端,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〇、著两江总督耆英斟酌情形如有必要可以赴闽 向璞鼎埏详晰开导筹画万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等奏,夷酋开船赴闽,并伊里布起程前赴粤东一折。该夷前有照会,欲仍令耆英与伊里布同赴粤省,会办税饷事宜,并请释放汉奸,颁发赏黄。昨据该督奏称,业已备文照复,似不至复生异议等语。该夷首接奉该督复文后,作何声复,是否已有成说,不至再生异议?现在璞鼎埏带同吗哩逊开船赴闽,其复伊里布等文内,则称所请耆英赴粤之事,此时正在开船,未能详悉照复。措词殊属含混,恐其中别有诡谋。至释放汉奸一事,业经明白晓谕,而吗哩逊犹以赏黄为请,是其心尚不能释然无疑。如该酋到闽后,仍以耆英赴粤为请,或稍露要挟制情形,怡良等自必飞咨该督,著即斟酌现在情形,如必须亲往闽省商办方能妥协,即一面奏闻,一面起程,以查看闽省海口为由,前赴闽省相机办理。并向该夷首详晰开导,告以此番赴闽即与赴粤无异。其台湾正法之夷人系在未经受抚以前,现有月日可查,此时已将俘获之十一人全行释放,尽

可向其问询。现在伊里布业已赴粤，该夷酋惟当静候通商，毋得过生疑虑。似此剴切宣示，看其作何照复，谅该督必能体仰朕意，筹画万全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一、著闽浙总督怡良等密加防范

并详细开导英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伊里布、刘韵珂驰奏，夷酋噶喇喏于本月十四日，由定海带同吗哩逊等诸夷，开船赴闽一折。该夷酋以耆英已授两江总督，只伊里布一人赴粤，疑与前约不符，恳请耆英一同前往。已据伊里布等发给照会，谕以耆英留督两江，正为办理江、浙、闽三省通商事宜，与赴粤无异，不应再有干请。乃该夷酋回文内称，俟到闽后，另行照会等语。此次该夷酋扬帆赴闽，或因福州等处新设马头，一切事宜势须亲往筹办，抑或另有诡计，俱未可知。著怡良、刘鸿翱会同窦振彪等，于各海口密加防范，毋得稍有疏虞，特不可涉于张皇，俾该夷闻知，致启猜疑之见。至台湾夷俘正法者一百三十余人，现只存留十一人一节。著仍遵前旨，谕以事在未经议抚以前，即如两军对阵，互有杀伤，断无事后取偿之理。并著谕以现有释回夷俘，以询知月日，详晰开谕，务使该夷无可借口为要。该夷酋到闽后，如仍以耆英赴粤为请，并著察看情形，飞咨耆英斟酌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二、著造办处领回不甚坚固炮位另行铸造 并查取职名议处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旨：

僧格林沁等奏，试放新铸子母炮位不甚坚固。造办处铸造炮位，自应坚固精纯，方能合用。兹据奏，新造炮位试行点放，即震落子炮底一个，显系偷减工料，致做法不能如式。所有此项炮位，著交造办处领回，另行铸造，即于承办司员名下著赔，不准开销。并著查取职名，交部议处。嗣后铸造炮位，如再不能坚固，除该司员等分别著赔议处外，惟管理造办处之人是问。

钦此。

四九三、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复将失守 奉化城之把总革职交刑部议罪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据前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查明失守奉化城池之县令把总情尚可原，事后安抚居民，办理兵差，俱无贻误，奏恳天恩给还顶带，以示区别等因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除奉化县知县金秀堃应由吏部核议外，查刑律内载：凡沿边沿海及腹里州县与武职同城失陷城寨，文员武职一同治罪等语。此案倭夷侵犯奉化，据原奏内称，该县僻处一隅，并未驻设大兵巨炮，当该夷前往侵犯，该把总汪长清同该县金秀堃率领兵勇，至中途遇阻不及，致被窜入，与他处之设有兵炮复致失事者情节不同。且于夷众退出后，将难

民妥为安抚，并无失所。嗣遣兵进剿宁郡，飭令本省官兵由该县绕道接应，该弁同该县于崇山峻岭支河僻港之处，供亿支应均无贻误。该将军等以该把总失地之情节可原，事后出力，奏请开复顶带，钦奉谕旨，交部议奏。

臣等查该把总汪长清系专汛武弁，城池失陷，咎有应得，未便因其情节可原，事后出力，遽予宽免。应请旨革职，其应得罪名应由刑部定拟具奏。

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缘由，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四九四、著两江总督耆英于收到英人复文 即行驰奏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英。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

耆英奏夷船起碇赴闽一折。据奏十月初九日，该夷嘒嘒喳已由定海前赴福建，先经宁绍台道鹿泽长，将该督会商三省通商事宜谕旨恭录给阅，该酋意颇醒悟，并经刘韵珂取有嘒嘒喳回文，现已由浙开行，似不固执前见等语。览奏已悉。惟昨据伊里布奏，该夷复伊里布文，措词殊属含混，恐其别有诡谋。谕令该督斟酌情形，如该酋到闽稍露要求挟制，必须亲往商办，即著相机办理。由五百里谕知，计已先期接奉。现在该酋照复刘韵珂之文，曾否录送？该酋接到该督所交赴闽夷目带去复文，作何回复？一经收到，即行驰奏。

又另片奏，接准怡良咨会，恐或借口等语。昨已谕知怡良等，将夷俘正法系在该夷受抚以前，现有释回夷俘，可以详询月日，并令察看情形，咨商该督。耆英预为筹度，接到闽省咨会，务遵前

旨，剖切晓谕，俾免猜疑，仍须密为备防，不可稍有疏懈。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四九五、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旨议复将失守城池之奉化县令金秀堃革职议罪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军录)

吏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前扬威将军宗室奕经等奏称，失守城池之县令把总情尚可原，事后安抚居民，办理兵差，俱无贻误，奏恳给还顶带一折。此案奉化县知县金秀堃与把总汪长清有守土之责，当逆夷犯境，不能固守，失陷城池，固属咎无可道。但该县僻处一隅，并未驻设大兵巨炮，团练之义勇又分各乡自行保卫，所恃者仅止乡勇，汛兵声势极为单弱。该逆拥众二千余人前往侵犯，凶焰甚张。该县等率领兵勇，至中途遇阻不及，致被窜入城中，实由贼众我寡，势不能支，与他处之设有兵炮复致失事者，情节不同。其后该逆之退去，虽非该县等之力，惟其令义勇等声言赴小江口焚烧夷船，并称余步云已率兵袭取宁郡，速之使去，不令其逗遛滋害，尚合兵机。且该县等于夷众退出后，将难民妥为安抚，并无失所。又本年正月间，臣奕经等遣兵赴宁郡攻剿之时，飭令余步云督率本省官兵，由该县绕道接应，金秀堃等于崇山峻岭支河僻港之处，供亿支应，均无贻误。是该县等失地之情节既属可原，事后亦尚出力，可否仰乞圣恩，将奉化县知县金秀堃及该汛把总汪长清，原摘顶带开复给还之处，出自皇上逾格鸿慈。至被放监犯业报投回二名，尚有六名未获，现飭查拿，如无弋获，另行参处等因。谨奏。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查定例：沿边沿海及腹里州县城池失陷者，将守土之州县官革职拟斩监候等语。除

武职应由兵部具奏外，此案夷匪侵犯奉化，该县金秀堃有守土之责，未能严密固守，以致失陷城池。经该将军等以该员事后尚为出力，奏请开复顶带，钦奉谕旨；交部议奏。

臣等详加复核，该员守城失事，未便因其事后出力，遽从减免。应请将奉化县知县金秀堃照例革职，其应得罪名，应俟命下之日，由刑部核议具奏。至疏防被放监犯之管狱官例有处分，应请旨飭下浙江巡抚查取应议职名，咨送臣部，再行核议。

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四九六、江苏巡抚程霁采奏为遵旨 拿解奕经等送京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军录）

三品顶带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传旨将原任扬威将军奕经等锁拿解京，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于本年十月二十八日亥刻接准兵部咨，内阁奉上谕：奕山、奕经、文蔚，均著照载铨等所拟革去职任，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奕山谅已自粤起程，无论行抵何处，著沿途各督抚传旨锁拿解京。奕经等前有旨谕，令折回浙江，办理军需报销，此时毋庸留浙。著耆英、程霁采、刘韵珂传旨锁拿解京，交宗人府、刑部分别监禁等因。钦此。并准刑部咨会，前因臣查奕经前驻无锡，文蔚于浙省兵勇撤退后，由浙回京，业已经过苏州。旋因奉旨飭令奕经、文蔚赴浙办理报销，文蔚于二十八日浙（折）回至苏，臣即于二十九日率同藩臬两司，亲赴舟次，恭传谕旨，是日奕经亦由无锡折回，臣复前往传旨锁拿。奕经等均各伏地碰头，悚惧名莫能状。臣一面行司飭委试用知府现署苏州府督粮同知洪玉衍，尽先升用知府苏州府总捕同知福祿，添派臣标左营守备吴贤正，苏州城守营中军守备骆先

庶，分别小心护解，于本月初二日起程北上，由臣缮给咨牌，前赴宗人府、刑部投收。臣咨臣前途各省暨地方官，派拨兵役逐程护送。至原任靖逆将军奕山自粤回京，亦已飞咨经过各地方一体照办。

所有遵旨拿解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耆英，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九七、杭州将军特依顺奏谢革职留任恩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军录)

奴才特依顺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准浙江抚臣刘韵珂咨称，准兵部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特依顺本应照议革职，惟念到浙未经派令督兵接仗，即乍浦失守时，伊方驻扎杭州，尚可稍从末减。特依顺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等因。钦此。奴才闻命自天，悚惶无地。伏念奴才樗栎庸材，仰蒙圣恩，异以参赞重任，来浙协剿喫夷。旋又蒙简署杭州将军印务，攘夷保境，责有攸归。乃抵浙以后，展布毫无，以致逆焰披猖，丧师失地，辜恩溺职，罪复何辞！即照部议革职，尚属从宽。乃皇上曲赐矜原，仍予留任，天恩高厚，覆载同宽。奴才自顾何人，膺兹殊遇，私衷感激，浹髓沦肌。奴才前已奉旨补授杭州将军，惟有戴罪图功，实心任事，修明武备，整肃边防，用答生成于万一，并期补救于桑榆。

所有奴才感悚下忱，谨缮折具奏，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九八、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大黄茶叶湖丝加税之事 已函致伊里布于到粤后察访核议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夷务清本)

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御史雷以诚奏，预备款项及善后事宜一折。著通盘筹画，悉心妥议等因。钦此。

臣查茶叶产于安徽、福建等省，大黄产于河南，湖丝则全在浙省湖州一府。从前各商民运赴粤省，凭同洋行与之交易，长途跋涉，节节皆有关口，所需税银运脚实属不少。今暎夷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添设马头，各商民必须竞趋就近所在，成本既轻，取利即重，必不肯舍近图远。是上海等处，将来税课定须有盈，而粤东沿途关税恐致有碍。臣前曾面向伊里布商及，兹经该御史奏请湖丝等加增税银，诚如圣谕，所奏不为未见。惟税则例案均在粤省，即某项货物由产地至粤，约需关税盘费若干，亦惟粤省之人最为考究精详。臣不敢断以己意，致有空碍，业已函致钦差大臣伊里布，于赴粤议定税则时，再行详加察访。总须通盘核计，务于夷商无加税之名，而于关税有增益之实，方属两有裨益。

朱批：另有旨。

四九九、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详议天津善后章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等谨奏，为遵旨详议具奏事。

据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天津善后章程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等详细妥议具奏。钦此。臣等伏思上年暎夷滋扰，扬言欲犯天

津,仰蒙皇上圣明,先几指示,严密备防。该夷震慑天威,不敢妄生窺伺。现在抚议已定,奉旨撤防,善后事宜甚关紧要。该督所称北海洋形势不宜水战,近畿重地更不可轻于一试,总以贼不敢来,来不能入为上策。诚为切要之论。所有御外八条,清内七条,经费一条,谨就臣等管见所及,悉心筹议,开列于左:

一、原奏称,练兵必兼水陆。海口撤防以后,各营新旧兵丁计七千余名,必须马步队一律操演精熟,一切抬炮鸟枪刀矛弓箭尤须整齐坚利,责成镇将各官随时认真训练,以固海岸堵港口为最要。惟有陆兵防之于岸,不可无水兵防之于海。请就沿海各营兵丁择其善于凫水者,在海河之内勤加教练,使之由浅而深,由暂而久。其不能者,亦以所制水带系之腰间,令其演习。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编为水队。盖御贼于水中斗力不如斗智,既有娴熟水艺之兵,或扮商渔以诱之,或乘夤夜以扰之,皆可出奇制胜。其船上舵工以及闹头、守桅、牵蓬、摇橹、抛碇、炊爨诸色人等,均以水兵选充等语。天津为畿辅重地,自应水陆兼防,应如所议办理。仍由该督等明定操期,酌筹赏需,飭属勤加训练,不时亲往简阅,毋任日久废弛,仍致有名无实。

一、原奏称,备船务在适用,北人便于操驾者莫如本地商船,工料一切,较之官造船只尤为坚实可用。前署闽浙督臣长麟因战船笨重,奏准照商船改造,取其灵捷,是即明证。今拟不加彩绘,不用战舰规模,惟取木料坚厚,驾驶灵便,令彼自洋面见之,仍与寻常商船无别等语。臣等伏思敌在水中,自必以船制胜,天津海而不宽,潮汐又浅,该督奏称大船不能得力,拟用商船。诚为因地制宜之策,应即照议办理。惟平时操演,临敌进兵,能否资以为用,应令该督悉心筹议,期于无误操防,足资抵御,方可实收以小制大,以暗攻明之效。其船如何购备,船数若干,并由该督一并妥议具奏。

一、原奏称,巡哨必须核实,请自每年开河起至封河止,分为上下两班,每班分月轮转,以一月一出入为限,南至山东,北至山海

关、奉天等处，船只大小各编字号，出哨回哨日期俱报天津镇，会同天津道查核，随时会衔具详。兵丁在洋，准其打网捕渔，以资调剂。如有洋匪窃发，该兵丁等擒捕击破，分别加等鼓励。倘泊船近洋不能远探，一经查出，官弁照例严议，兵丁责革。奉天、山东两省一并会哨等语。水师巡哨，邻近省分必应连为一气。应请饬下奉天、山东等省，会同巡哨，以期周密。

一、原奏称，侦探不可稍疏，大沽望楼高至六丈有余，风雨剥蚀，绳易松朽，拟每年易绳一次，勿令倾毁。其沿海墩台，责成附近营汛以时瞭望，如侦有贼船，昼则放炮为号，夜则施火为号，一处发觉，处处传警，以济哨船之穷等语。水陆交严更形周密，应如所议办理。

一、原奏称，防兵须练马队，拟于新兵六千五百名，挑选二千名专练马队，使之专习马上鸟枪，俾得悉成坚骑等语。骑兵冲突以为后路攻剿，足以制胜，惟散在各营则不能得力，聚于一处又势有不能，如何分辖布列，如何联络声势，应令该督妥为布置。再新兵总计六千五百名，挑选水兵外，又选马队二千，其余兵数约不过四千名，除各海口分防巡哨，其实在前敌步兵为数无几。应令将天津镇山永协一带原设额兵一体教演，不得专恃新兵，转荒旧伍。

一、原奏称，炮兵必有专责，请将熟谙施炮取准之弁兵编为一册，令其分司各处炮位，每月定期演练打放一次，仍设立标准，每发必中者有赏。所有炮罩炮架以及炮子炮扛炮刷等项器具，随炮责成弁兵收管，如有损坏，该管将官查办徇纵者一并处分等语。炮火为行军利器，施放必期有准，应如所奏，将熟谙施炮取准弁兵另编一册，令其分司各处炮位，每月演练一次。即由该督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务令日久悉臻纯熟，毋任视为具文。

一、原奏称，防兵之轮班宜定，请于各营内分起轮流，酌以七百名为一班，每月以一班到防，周而复始。并于大沽海口添拨兵三百名，北塘添拨兵一百名，山海关添拨兵一百名，其余各小口墩台营

房共添拨兵二百名,均飭令按班轮防,无分昼夜,以资守望。其在防堵,除支食名粮外,拟每人每日津贴制钱七十文,以每月七百人计之,一月需制钱一千四百七十串,计七个月共需制钱一万零二百九十串,过闰加增,其在汛者仍只支食名粮等语。系为严巡守,均劳逸,节费用起见,应如所奏办理。

一、原奏称,设伏之器具宜存,请除炮台土埧各项,另筹岁修军火器械,另行分处存贮,其余零星物件酌量变价外,加铁锁、铁蒺藜、铁鹿角、铁锚、木筏、鱼网之类,于炮台前后,交营员择地收存。木筏通盘改厚,并百余筏为数十筏,每年开河之后,扎缚置水,以备缓急。其封河之先,仍旧解散存贮,交营收管等语。均应如所奏,分别存贮。至大小船只出哨,应配官弁若干员,兵丁若干名?大小炮台分防,应派官弁若员,兵丁若干名?各汛墩台瞭望弁兵,应如何轮班?其九月之后三月之前,船只如何归坞,如何油艖?炮台墩台如何轮兵看守?火药火器如何派营收管?仍令该督详晰核议。

一、原奏称,本地商渔船只不准偷越外洋,请由天津县遵照定例,查明该商是否殷实土著,及舵水人等有土匪等情,出结报查。其所领赴奉天贩粮执照,只准赴奉天贩运,如查有私越外洋者,罪其船主。应即咨明江、浙各省,如来年开河以后,彼处口岸有天津、宁河船只前往贸易者,令该地方官查明执照不符,即禀请移咨本省,除将该船主重治外,以后即不准该船再行出洋贸易,以杜流弊。仍飭天津道督同两县海船户长,于商船归坞后,谕令各船主将其船只一体编列字号,开具花名清册,送道备查。各船尾即仿照江南沙船式样,标写某字某号以为识认。渔船无论大小,一律照办。仍取具船主船邻并无奸匪偷漏夹带等情切结,俟开河之时,天津道赴海口亲查,以昭核实。仍严禁各衙门胥吏借端增添规费,俾免扰累等语。系为预防汉奸起见,应如所奏,分飭该管道县实力奉行。

一、原奏称,闽、广商船停泊处所宜酌量变通,请于该船到口,照旧收取炮械,查对票照,封舱放行后,即令在葛沽一带停泊,听候

查验。其货物即由该商自雇小船，拨运到津，投行贸易，本船不必抵郡。如船主客商有与津郡字号交易事件，必应进郡者，准其赴郡。如此变通办理，则该商船不致以风潮不顺稽延出入，而郡城肃清，于生计亦无窒碍。即令凤鹤有警，外用大沽之兵，内用郡城之兵，势成夹攻，确有把握。惟距城稍远，船户之勒指偷盗恐有不免，应飭天津道均定雇价，严禁偷盗，并严究行户低压货价，指陷货银，先期出示晓谕。该处仅有巡检一员，千总一员，不足以资弹压。仍由该督并镇道委派员弁，带同兵役梭巡，镇道不时稽查等语。系于防微杜渐之中，仍寓体恤远商之意，应如所奏，严禁船户勒指偷盗，并派委员弁借端需索得规，以杜流弊。

一、原奏称，上海、宁波等处商船宜酌定稽查章程，请移咨江、浙两省，此后上海、崇明、宁波等处沙船贩货赴津者，应于向例请领票照时，由地方有司取具该船领事并无夹带奸匪甘结。即于票照内钤印处所，用一已取领事甘结字样印戳，以便抵津入口时查验放行。如查有夹带奸匪等情，一面提究领事，一面飞咨该省查办船主等语。应如所奏，咨行江、浙两省一体照办。仍严禁书吏借端婪索，以杜扰累。

一、原奏称，夏秋之间，总兵应仍驻大沽，拟自五月始至八月止，令天津镇总兵仍驻扎大沽，督飭将备巡哨侦探，弹压稽查等语。系为弹压停泊葛沽高船起见，应如所奏办理。现奉谕旨添设总兵一员，其应驻扎何处，应由该督一并核议具奏。

一、原奏称，天津郡城关厢内外原分二十堡，每堡设一义勇局，每局或三四十人五六十人不等。均系各卫各堡，不供差使，不支口食，以董事领之，每月官为点验一次。甲堡之人不得混入乙堡，俾免淆乱。其自海河南北两岸至于大沽海口，共立六十局，章程亦如之。此项义局不费官钱，不妨民业，行之既久，可以化顽暴而靖闾阎，请仍循其旧等语。应如所奏，晓谕各绅耆仍照旧章实力奉行，以敦守望相助之义。

一、原奏称，场灶作盐民夫藏奸最易。两年以来，督饬运司委员编查年貌细册，各场俱臻安静，拟请嗣后仍饬运司督同委员编查等语。应如所奏，定为永远章程，俾奸匪不能混迹，于海防实有裨益。

一、原奏称，大沽地方拟照旧设立海防同知一员，作为题缺，专司稽查出口入口船只，查验票照，并有无夹带违禁货物，以及兵民强买盗买漏税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词讼。若命盗重案，仍归天津县申办，照海疆三年俸满本例升转。惟官有定额，未便议增，应于本省简僻同知通判内酌裁一缺等语。该处兵民杂处，本地商渔船只及各省商船出口入口，自须文员弹压，应如所奏办理。应建衙署，应设吏胥，仍著该督妥议具奏。

一、原奏称，经费必应预筹，请于芦纲加价银内酌拨二十五万两，以五万两作为目前购备商船建造同知衙署等项之用。以二十万两发商生息，按月一分计之，每年可得息银二万四千两，约以八千两陆续归本，以一万六千两作为岁费，撙节支用。如有赢余，统于年终报查，尽数存贮天津道库，归入交代。设过征调附近营分兵丁口粮，即于此内拨给，不致动需正款等语。应准其于芦纲加价银内，酌拨筹办。其天津、永平等处官荒地亩，应如何分饬各府州县清查招垦纳租，将所收租钱作为津贴防费之处，仍由该督查明，另行奏办。

以上十六条，臣等悉心酌议，如蒙俞允，事隶各该部者，即由该部照例办理。此外如有未尽之处，应由该督随时增补。惟御外莫先于选将，清内莫要于安民，将良则训练自精，民安则奸宄不作。应即责成该督同镇道等，留意将材，感孚众志，有治人斯有治法，得民心斯得兵心。前项一切章程行之以实，持之以恒，无事则干城足恃，有事则桴鼓不惊，俾畿辅永臻巩固，海疆咸识遵循，仰副圣主治内攘外至意。

所有臣等酌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训示。谨奏。

五〇〇、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筹撤陕甘官兵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①(军录)

再,此次撤退各路调防官兵,酌定章程,由近而远间遣发,各由原来正道行走。惟陕、甘等省官兵应由丹徒县出江,溯流而上,至江浦县登陆前进。而大江行舟全借风色,非人力能施,一遇顺风,即连樯并起,直抵江浦,难保不无拥挤。臣恐该县夫马无多,不能辘轳伺应,当即札令江宁府,督饬该县酌拨协济夫马,复派委员前往弹压,协同办理,以期无误遣行,各官兵亦称安静。现在调防浙江官员亦将抵境,臣已会商抚臣,督属妥为办理,不致迟误。

臣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〇一、著两江总督耆英等按款核实造报
奕经在江苏所动用之军需银两并
将其印信等遇便呈缴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英、江苏巡抚程。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谕:

奕经奏拨动军需银两一折。已将原折发给刘韵珂阅看,并有旨谕令核实报销矣。折内有应划归江苏报销,并江苏动垫浙省军需,及捐款银两应移解浙局归款之项,著耆英、程霁采按款确查,核实造报,毋任稍有含混。原折著钞给阅看。又上年发去武功赏牌及花翎蓝翎等件,现据奕经奏明,尚存赏牌七百十张,计银九万四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千七百两,并花翎二十五枝,蓝翎二十五枝,搬指四十个,翎管二十个,小刀四十四把,火镰三十七把,六品顶三十个,七品顶四十个,并火器图说一部。并著著英向奕经收取,同将军参赞印信一并遇便赉京恭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〇二、著浙江巡抚刘韵珂飭令经手各员详细造报 奕经在浙所动用之军需银两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特、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谕:

前有旨谕,令刘韵珂将奕经等提用军需局银两,飭令该将军等经手各员造册,汇交总局核销。奕经、文蔚现已问罪解京,所提军需项下银两,本日据奕经奏称,自上年设立随营粮台之日起,至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带兵赴江南以前,均归浙局军需项下报销。六月二十六日以后,至撤局之日,划归江苏军需项下报销。已有旨谕令著英等,将奕经在苏提用军需款详查核实造报矣。其在浙提用银两,著刘韵珂仍遵前旨,飭令经手各员详细造册,汇交总局,毋任稍有牵混。其内有赏需盘费及随营密制三款银两钱文,据称均归捐输项下开除,请免造册报销,所余银两钱文解交总局,亦著该抚详查核办。所有奕经折片,均著发给阅看。至奕经等打造车炮鸟机炮并鸟枪藤牌,及号衣火箭等一切军械,俟收缴齐全,著特依顺、刘韵珂察看,应归旗营者即归旗营,应归绿营者即归绿营。其历届抢获夷衣等件,并著分别存贮。收回之圆成炮十五位,子母炮六位,著遇便解京。所有捐造炮位药饵,及雇募壮勇购买船只等之各官绅朱圻等,均属急公好义,著刘韵珂即将该官绅所捐原案查核,奏请鼓励。前任提督陈阶平,著准其回籍調理。在籍藩司郑祖琛,如

查无经手事件，亦著准其回籍养亲。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〇三、闽浙总督怡良奏报会见噶喇哈 並阅看其船舰等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跪奏，为夷酋噶喇哈由浙至厦请见，历陈见时情形及厦门形势，一切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十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奉上谕：怡良奏，夷日在厦门投递文书等因。钦此。当即恭录行知台湾镇道，钦遵改（解）送省城。旋据该处禀报，已将所获夷俘除正法病毙外，实存夷目九名，于九月二十八日派委文武员弁，开船解送厦门。并报九月十六日复有夷船驶往淡水洋面遭风，经该处照难夷抚恤商量，送郡办理。即又有夷船至彼，请即交其带回，当即交付，并委从九品张肇奎随同送回，于十月初九日放洋，初十日到厦交明，而前次送回之九名尚无音信。正据该镇道所禀，拟先将大概附陈，余由该镇道自将办理情形具奏。

适接厦防同知禀报：夷酋噶喇哈于十月十四日从浙江定海开行，十六日早即到福州白犬洋面，因北风狂猛不能进口，守候两日，不能久待，即于十八日开行，十九日至厦，遣人至该同知处，述知有话欲与臣面说。续据禀报：台湾夷俘九名已于二十日解到交还。因思夷性多疑，此番就抚实因普英、伊里布二人一片血诚，因得帖然驯服，臣当加意抚绥，使之渐消反侧。一而即谕访该同知告知即为前往。一面略为布置，先令水师提臣奕振彪至彼，探其所商何事，并嘱留意船炮制度。臣乃带同署兴泉永道刘耀椿、知县史密、胡国荣轻骑减从，于二十三日起身，二十四日行抵厦门。接见奕振彪，知于二十二日先至彼舟，与该夷酋相见，彼此均以礼相接，绝不

言及何事，但与提督观看兵船火轮炮位而已。二十五日臣于未刻带同委员等至彼船上，噍嘍不通言语，经吗哩逊、啰啪嘛传述，亦请看其船式制度，火轮炮位，极言其所造之难，行走之速。臣虽不知兵，而其长大坚厚之状与师船迥不相同，则瞭然可睹。其两旁所列之炮，长皆不及四、五尺，而有三千斤之重，围圆皆有七、八尺，盖在船施放，总以能旋转装药为主也。至火轮之轮，高有二丈余，两边各有机轴转运，与车之同为一轴者不同。其舱中惟有两大柜，机轮悉在其中，无从开看。但见横列两大灶，各深八九尺，据说每日用煤四十担，用水五万数千余斤，但如何激动火轮则无从窥其端倪也。

臣于周览之顷，即问请见之意，吗哩逊答言：明日上岸再说。臣亦归至公馆，二十六日未刻，噍酋上岸，于沿海公所再晤，带有十余人，坐二刻许，诸人先退。噍嘍及吗哩逊、啰啪嘛三人又佩刀二人留存。始说台湾所戮之俘均系难夷，伊等欲求伸冤。臣与奕振彪、刘耀椿等告以未和之前，人人得而甘心，岂能比照寻常法律。此时既已议抚，即将存俘送回，并救护难夷二十五名交还，尚何饶舌之有？惟早早议定章程，通商贸易，以安此事，如何反复置议？彼乃说抚务系两江督臣耆英督办，兹有照会一件，又浙江巡抚臣刘韵珂文一件，宁绍台道鹿泽长文一件，求为分递。先出文底请臣阅看，所言极诋达洪阿等办理此事之伪，且谓臣如不为咨递，则伊自遣火轮船送至江宁等语。窃思江、浙两省为其蹂躏，无不惊心破胆，仰蒙我皇上俯念民生，准予通商，夷船悉行退出，俾东南得更生之乐。兹复见夷船驶入，则沿海滨江一带无不震恐。是以借奕振彪、刘耀椿等于二十七日在臣寓俟吗哩逊、啰啪嘛来见，复又反复开导，仍前百折不回。至二十八日申刻，将各文并照会臣处一件，附示稿三件，与该夷口述之语大概相同，送至臣处。并船马头如何建立及通商情形，须与伊里布议定再办等语。即于二十九日径自开驶赴粤矣。臣不得已，当将请为代通之文细述情形，由驿迅速驰

驿著英接收核办。

臣即于是日起身回泉，即顺览厦门形势并去年抵御处所，防备极为严整，而四面通海，不必认定一处登岸，此固万世可守者也。所谓大担、小担、青屿、嵵屿皆远在七、八十里内外，断无互为声援之理。且内地水师从未经涉夷洋，水师提督奕振彪从船上兵丁出身，故船之制作名目一一皆能指名，风云沙线亦复事事熟悉，水师中无有过于此者。臣密询内地能否仿作，奕振彪谓内地无此木料，亦无从得此大桅，即不惜帑金成造，非一、二年不可。内地之兵亦不能即善驾驭，非在外洋操练，逐一拣选，不能得其人，即有其人，尚须看临时之风水。内河可以潜避，外海之战，无不乘潮乘风，一有不利，只能尽力往前，断不能逆风潮而退回。若平时追捕盗匪，即现在营船亦可应用。臣不知海上情形，而其言均切事理，甚有可采。如此现在鼓浪屿海面及梅林澳外洋，共泊有夷船二十只，合并奏明。

所有接见夷酋，缕陈一切缘由，谨恭折驰奏，伏祈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〇四、闽浙总督怡良奏为英情叵测台湾 应加紧预防以期无误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军录）

再，台湾正法夷俘一事，经遵旨明白开导，该夷忿忿不平，见于词色。台湾委员知县卢继祖、署守备梁鸿宝送至厦门后，该守备带领兵丁上岸投文，即有夷人带领二、三十人，执持刀械，至船搜寻兵弁，欲行杀害泄忿。未经寻获，各以刀斫船板，搏膺切齿。经卢继祖婉为劝慰，大骂台湾文武各官而去，尚令人四出侦探，总欲得兵弁甘心焉！该夷之善于报复，久在圣明洞鉴之中，臣虽开论万端，终

于牢不可破,现经赴粤,转移全在此时。

盖台湾虽称天险,实亦不足深恃,不可以夷船亦能失事,稍存托大之心。且远隔重洋,与内地遥遥相隔,设有缓急,商酌殊难。由于内地之船行走全无把握,即如解送存俘,自九月二十八日开行至十月二十二(二十)日方到,夷船领取难夷则一日即至,其难易已可概见。且闻台湾委员言,郡城向来不通大船,今年七月初五至初七,风霾狂雨,将三鯤身之小河冲刷,至深有六丈余,宽有十余丈,距西门不过二里。臣闻此言,为之目不交睫,是地孤悬海外,民气不驯,数载之中即有乱民不逞之事,虽经随时扑灭,其浮动之俗,总不能革面革心。万一该夷凶心未死,辄集多船,散布各港之外,则台湾断难固守。设令勾结难民,更致变生肘腋。

且大号师船尚小于夷船之三号,在厦门者又悉焚于去年七月,所余仅系小号哨船,更非其敌。商船震于夷人之名不肯受雇,即以官势行之,亦无安炮之地。寻常卫盗所用不过一、二百斤,若一、二千斤重炮,不特商船无可施放,即师船用之,亦往往震散。且经由必与夷船相遇,更无他途可通,其人狡狴非常,岂不知于各口外安船拦截,是兵饷二者俱不能以次接济,辗转熟筹,束手无策。

臣于用兵之道全未经历,而形势利害理有可推测而知者。与水陆提臣密商,均以所虑为是。即密函抚臣,特现在情形及预为布置之处,详悉寄知该镇道,加紧预防,选择妥人,昼夜密饬赴台,以期无误。此间遗失折件未必尽出无因也。至于福州、厦门两处应行建立夷馆马头之所,该夷自当顺道相度,乃绝不一言,其意亦甚为叵测。

除将各情咨明两江总督耆英、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并据实直陈外,复将臣胆小过虑之处、密陈天听,敬乞留中,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〇五、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筹议

妥办天津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谕：

据穆彰阿等奏详议天津善后章程一折。朕逐条披阅，所请将沿海营兵，择其善于凫水，勤加教练一节。各省水师积习，仅于近海处所虚放枪炮，遇有匪船滋扰，不能出奇制胜，辗转效尤，几成故套。此次所练水兵，著讷尔经额明定操期，酌筹赏项，飭属勤加训练，仍以时亲往简阅，期于谙习风潮，驾驭得力，切勿装点虚文，仍循陋习。所称购备商船固属因地制宜，惟平时操演，临敌进兵，能否资以为用，仍著悉心筹议。所议巡哨章程已谕知奉天、山东等省会同巡哨矣。大沽望楼高至六丈有余，本赖以登高瞭望，朕意现在既设巡哨兵船，如果水兵得力，自可随时侦探。著该督于明年夏秋间体察情形，或将望楼拆卸，其木料留抵别项工用。至马队资以冲突，务须分合得宜；炮火利在攻坚，期于施放有准，酌定防守班期，以恤兵力；收贮设伏器具，以实军储。均著如所议行。其大小船只出哨，应配弁兵若干？大小炮台分防，应派弁兵若干？各汛炮台瞭望弁兵如何轮班？九月以后三月以前，船只如何归坞，如何油艙？炮台炮墩如何轮兵看守？火器如何派营收管？仍著该督详晰核议。再本地商船不准偷越外洋，闽、广商船即在葛沽停泊，听候查验，及上海、宁波等处商船酌定稽查章程。此三条系为杜渐防微起见，有应移咨江、浙等省者，即著该督咨行各该省，按照现议章程，一体遵办。惟商渔船只由该县出结报查，验明执照，编列字号，开具清册。并葛沽派委员弁，严禁船户勒措偷盗，并上海、宁波商船由地方官取具甘结等事，恐该管官视为具文，虚应故事，并胥吏借端需索。著

该督一并移咨江、浙等省，飭属认真稽查，严惩需索，务于盘詰奸宄之中，仍存体恤商旅之意，方为尽善。新设总兵一员应在何处扼要驻扎？著该督另议具奏。

至天津关厢内外，分堡设局团练义勇，及场灶民夫编查年貌二条。既经行之有效，自应照旧办理。该督奏请大沽设立海防同知一员，作为题缺，稽查入口出口船只，查验票照有无夹带违禁货物及兵民强买盗买漏税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词讼，其命盗重案仍归县办，照海疆三年俸满本例升转，即于本省简僻同知通判内酌裁一缺等语。著照所议办理。所有善后经费，该督请于芦纲加价银内酌拨二十五万两，以五万两作为购各商船建造衙署之用，以二十万两发商生息，以八千两陆续归本，以一万六千两作为岁费，如有盈余，年终报查，尽数存贮天津道库，归入交代等语。准其酌拨筹办。至天津、永平等处官荒地亩如何分飭各府州县清查，照垦纳租，以资津贴，以本处地利作本处防费，较之加价生息尤为正大，著该督酌量查明奏办。

以上一切章程，有治人斯有治法，总须行之以实，持之以恒，此外如有未尽事宜，即由该督随时筹议，奏请施行。穆彰阿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〇六、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悉心妥议天津 驻防兵丁操练及战守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谕：

天津添设兵丁六千余名，合之原设额兵，为数已属不少。其分
拨海口巡哨及存城各兵，均应时加操练，以资熟习。现在海疆安

静，而思患预防，不可一日无备，自当熟思早计，安不忘危。设或烽燧告警，总以火炮为先，其一、二百斤之炮尤为适用，多多益善，次之以抬枪鸟枪，次之以刀矛，又济之以马队。应如何分布，如何会合？两旁如何抄袭，后路如何策？应埋伏兵丁如何出其不意，潜起夹攻？无事则分列各营，有事则联为一体，务期号令指挥捷若指臂，临阵方能得力。著讷尔经额即仿照速战阵式，谆谕各将备，务将新旧兵丁勤加练习，并申明纪律，俾知临敌皆有进无退，庶几人人用命，不致临事张皇。至用炮轰击固赖熟谙炮手方能命中，而统率之将弁尤不可不专其责成。南北炮台尤应拣派精能妥干武职各一员专司稽察，平日与看守炮台兵丁讲究方略，庶胆气日壮，施放有准，自可呼应便捷，无坚不摧，用收有备无患之效。所有操演阵式各事宜，著该督再行悉心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〇七、著盛京将军禧恩山东巡抚托浑布飭属
会同直隶巡洋兵丁一体会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禧、山东巡抚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

前据讷尔经额奏，天津善后章程内巡哨一条。称每年开河起至封河止，分为两班，按月轮转，南至山东，北至山海关、奉天等处，船只各编字号，出哨回哨日期报明镇道核详等情，当交军机大臣查核具奏。兹据穆彰阿等奏称，请飭奉天等省一体会哨等语。奉天、山东原有会哨之例，现在直隶既有巡哨兵船，则三省洋面连为一气，于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浑布严飭该兵弁等，酌定日期，会同直隶巡洋兵弁一体检查。倘有洋匪窃发，果能于出洋会哨之时，擒捕击获，准予加等鼓励。其有畏怯风涛仅知泊船近

洋，不能駕船遠探者，一經查出，即行嚴加懲處。務使稽查得力，洋面肅清，是為至要。其應如何分班輪轉及出哨回哨日期，如何認真稽核之處，并著明定章程，奏明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五〇八、兩江總督耆英奏為接到閩浙咨報英人現在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軍錄)

耆英跪奏，為接到閩、浙兩省函報夷情，恭折由驛復奏，仰乞聖鑒事。

竊照前據浙江寧紹台道鹿澤長稟報，夷酋噶喇哇由定海起碇，前赴閩省，當經臣恭折具奏，並將商辦台灣正法夷人緣由，附片陳明在案。茲于十一月初五日蘇州舟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伊里布等〔奏〕夷酋開舡赴閩等因。欽此。臣查前者照會該夷之文，因未接到照復，殊不放心，先經行查去后。

接據寧紹台道鹿澤長稟復，浙江撫臣劉韻珂照復該夷之文，系委縣丞張嘉鐸資投，該縣丞因見該夷回文內并未詳細登復，當向嗎哩遜追問。據云耆制台同往粵東更好，如實不能去粵商量，且俟到粵（閩）后再行照復等語。至臣照復該夷之文到在噶酋起碇之后，專人送至定海，于十月二十四日取有現在定海之巴酋收文回照，稱于一二日內即派火輪舡送交噶酋收閱等情。揆厥情形，該酋接到劉韻珂照復以後，其心似已折服。惟稱臣之須往粵東與否，且俟到閩再復。或其中別有詭謀，或因台灣正法夷人，該酋得有風聞，心生疑畏，亦未可定。

茲接閩浙總督臣怡良函寄台灣鎮道稟稿內稱，九月十六日淡水厅金色里洋面有夷舡一只，遭風擊碎，救起白夷二十五人，因已

受抚，自应照准夷办理。正在具禀间，十月初一日又有夷舡一只到台求见。该道姚莹于初二日率同文武各官，在城外军工厂传见夷酋你叻同夷目四人。该夷皆行免冠礼，求将所获夷人舡货见还。该道谕以台湾所获夷俘，除病毙及五月内正法者，其存留夷目业已解赴厦门交还。夷问为何正法，谕以两国交兵，焉有不杀之理。天朝宽大，不轻杀戮。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获，皆羁留久之。及尔国在江、浙屡次滋事，大皇帝震怒，是以五月内始行正法，仍留夷目，已属格外宽恩。夷遂默然，形色甚恭。复求将遭风白夷二十五名交还，谕以须俟奏报后始能起解。该夷再三恳求来船领回，该道因此奏明，允其所请。该夷复免冠顶谢，声称无以为报，欲求该道登舟，俾众夷瞻仰。该道察无他意，于初四日前赴夷船。该夷悬挂五色彩旗，放炮整队，迎接设座，具称感天朝厚恩，自此不敢有异，持酒为誓，放炮将该道等送回等情。

臣查该道姚莹于办理此事，颇合机宜，在闽之夷酋既已心悦诚服，情见乎词，则噶酋至彼似亦可以释然。臣已叠次函咨闽、浙督臣，俟噶哨啞到闽，察看情形，如果始终恭顺，固可毋庸置议。倘敢稍露要求挟制情状，臣或准闽省咨报，或得该酋照会，自当遵旨即以查看海口为由，亲往查办，以期仰副我皇上告诫谆谆之至意。

所有现在夷情，谨恭折由驿先行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〇九、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美商至浙贸易

已由宁绍台道鹿泽长谕回广东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夷务清本）

再，臣现接浙江宁绍台道鹿泽长禀报，十月二十五日，有夷舡一只驶至宁波，询系花旗国即咪喇啞商船，装载洋布等物，欲求贸易。当经该道等谕以噶夷虽奉谕旨准其通商，因章程未定，尚未通

市,該國向在廣東貿易,應仍回廣東,向其開導。該夷頗為恭順,當即整理帆索,于二十七日起碇開行等情。除飛咨該道留心查探,毋任逗留滋事外,臣現即可抵上海,倘有前船到境,當督飭文武各官詳查來意,妥為撫馭。

朱批:另有旨。

五一〇、江南河道總督麟慶等奏報 全撤河南調防官兵回豫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①(軍錄)

再,河南調防官兵前于九月二十七日全撤回任,因其時正值空運軍船絡繹渡黃,彈壓稽查在在需人,并所募炮勇正資帶領演習。經臣李湘茱酌留備弁四員,兵三十七名,隨轅彈壓水手武弁三員,管勇演放槍炮,并經臣麟慶附奏在案。茲軍船全數渡黃,水手均極安靜,炮勇亦漸臻熟練。所有前留之河南署荆關營都司張士凱、署陝州營都司楊鼎金、汝寧營守備李丙寅、署彰紹營守備穆奇賢,并把總陸秀山,外委馬彭齡、牛法興,兵丁三十七名,均即撤令回豫。至募練炮勇一百二十名,現蒙恩准勦加訓練,擬即酌派河漕標內千弁管帶,朝夕演習,精益求精,再加挑選,不敢以名數奏准在先,稍有冗濫。其投效同知孔繼鏞、陳榮,通判王恩焘,理問秦廣儲,州同王恩沛,縣丞孫旅,舉人朱百谷等,捐募壯勇,亦均一概撤退,并令妥為遣散,各安生理,不得滋事。

所有全撤兵勇緣由,合并附片陳明。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五一一、闽浙总督怡良奏报台湾 送回英俘及遭风英人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军录)

再,台湾所获夷俘,前经钦差大臣耆英等奏蒙恩准省释后,移咨办理,即飭台湾镇道遵照,嗣将厦港夷目索讨情由奏明在案。复据台湾镇道禀送办理夷俘折稿,恭折密陈亦在案。兹又据台湾镇道禀称,该处接到臣等会札后,将留禁现存之夷目颠林等九人,雇备大船二只,飭委知县卢继祖、水师守备梁鸿宝,带同兵役护送来厦,尚未驶到。并称该处于九月二十三日,复有夷船至淡水厅属洋面遭风击碎,该处文武因嘆夷业已就抚,即应照难夷办理救护二十五名。正拟送至郡城查询,适九月三十日有夷船一只驶至鹿耳门,白夷数人放杉板到口,即持所复文书并夷目移台湾镇之件,索要前次所获俘囚。经台湾道府等面见,告以前次所获除办理外,所存仅有九人,已经委员送回。并据该夷声称,近日遭风之夷即求交付现船带回,当经点交付领登舟。复委投效职员张肇奎,带同台湾县役贲文随舟至厦门,交与厦防同知顾教忠,转交夷目收明。

除镇道已即日会同具奏外,所有送回遭风难夷缘由,理合附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一二、山东巡抚托浑布等奏为遵旨 会议海疆善后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山东登州镇总兵臣玉明跪奏,为遵旨会议海疆善后事宜,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两经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一奉 上谕：现在 暎夷就抚，准令通商，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一奉 上谕：昨据 奕山等奏，筹画制造战船之法，并将官绅等造成船只式样绘图贴说呈览……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旋准直隶督臣 讷尔经额将粤省官绅造船图说，遵照照绘一分，咨送前来。伏思 暎夷犯顺沿海，筹防三载以来，仰蒙 圣明指示机宜，无策不备。臣等秉承庙算，勉效驰驱，幸免陨越之羞，未 尽片长之报。今 夷人就抚，复蒙 敕议善后事宜，敢不思患预防，悉心计议。臣托 浑布当即钦遵咨商 臣 玉明，一面檄行 藩臬两司并登莱青道，飭令各 摠所 见，分别查议，期于博采众论，筹备无遗。兹据 藩司 王 筠、署臬司 王 镇、护理登莱青道 诸镇核议具详前来。臣等详加参核，谨就 谕旨垂询，并管见所及各条，为我皇上 详晰陈之：

一、请增水师官兵以为奉、直两省声援也。查东洋据天津上游，为奉天咽喉，登州府城东北隍城岛以外一百八十里洋面，与奉天各半分辖，为南船赴奉、直要路，巡防内盗，固以此为先，而备御 暎 尤以此路为全洋关键。其地属水师北汛所辖，该汛分管洋面一千八百里，现 惟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二员，额外外委一员，战守兵一百八十七名，实属不敷巡防。臣等溯查旧制，登州府城，康熙年间原分前后两营，设游击二员，战守兵丁一千二百名。嗣后兵制裁减，前营游击移驻南汛之胶州，后营游击改为北汛守备。雍正年间，又于莱成县之成山头添设东汛守备一员。现在定制虽分三汛，而同为游击所辖，该游击驻扎较远，鞭长莫及，守备职分较卑，兵额又寡，不足以资控驭。臣等公同商酌，拟请仍复旧制，于登州添设后营游击一员，定为水师 题缺，归登州镇兼辖，以北汛守备改作游击中军守备。此外再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额外外委五员，战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除东汛仍隶前营外，后营游击 责令督防北汛。其应管洋面自登州城外天桥口以东至成山汛为东路；天桥口以西至直隶交界之祁河口为西路；天桥口以北至隍城

岛外奉天交界洋面为北路。原额弁兵分巡东西两路，增设弁兵分巡北路，游击统辖三路，驻扎登州水城，守备专顾北路，驻扎长山岛。该岛为北路冲要，与庙岛毗连，即古所称沙门岛，历代皆于此岛设兵分守，岛上南北两城遗址尚存。今于全岛扼要之南城分设一汛，外足以控制北洋，内足以捍卫郡垣，声势较为联络，巡防可期得力。倘得奉、直两省各于接壤洋面，增设水师，互相应援，则军威雄壮藩篱自固矣。

一、请另造水师战船以资操防也。查各省设立外海战船，丈尺不同，各色各异，要皆随海洋之险，合驾驶之宜。东省水师三汛旧有赶缙船十只，双篷解船二只，向例每年弁兵出哨，添雇商船八只，随同官船巡哨。以现在官船巡防内盗非不适用，惟嫌其体质重笨，驾驶不灵，于隍城岛一带洋面为牵制夷船之计，实难得力。商船较官船稍便，又以北洋非同闽、粤，沿海商贩素无坚厚船只，亦不能多放炮械。今增设水师，首重战船，似宜于旧制量为变通，以收实效。查直隶督臣咨送粤省造船图说，臣等悉心参核，并向熟谙水师之年老弁兵详加体访，惟在籍户部员外郎许祥光所造战船式样，其规模制度大略与东省赶缙船相似，而能安设二千斤以下大炮十五位，排子母炮三十六位，有风驶帆，无风打桨，较为灵捷，非同现在官商各船，一遇逆风人力难施，且东洋礁石甚厉，该船吃水不深，似与东洋合宜。仰恳圣恩勒下两广督臣，委员照此船式购备坚实木料，代造八只，每船需工价银五千两由东省筹款拨还。造成之后，请由粤省派委水师员弁驾驶来东，一切需用经费亦由东省如数归款。俟各船驾到，酌核形制，添制炮位器械，招募舵工水手，责成新设水师弁兵管带操演。专拨于长山岛以北隍城岛一带，与奉天洋面接壤之处，往来出没，梭织巡驶，日久演熟。平时无事，足以卫护商船，设遇海上有警，似可稍示牵制。其旧有师船此时未便遽议毁弃，仍令照旧巡洋，俟新船试演果较旧船合用，于旧船应届拆造之时，一体再行改造。

一、慎守炮位，严定操演章程，以防荒废也。查从前东省沿海各营旧炮甚多，狃于无事，不加护惜，弃置荒土，渐形黦朽。将弁兵丁于施放之法亦绝不讲求，遂致日久失传。自筹备海防，臣等购匠铸炮，督兵教演，几费两载经营，始得稍备捍卫。今既撤防，各项大小炮位未便久置海滩，而一经收贮，终年不放，非惟演熟之弁兵手法生疏，设遇事故革遇，更属传授无人。且器不用则易坏，数年之间，各炮渐朽，必致前功尽废。臣等现飭登莱青道会同登[州]中营游击勘议，于登州府城北门内，择高阜之地建设炮局，将海岸新旧大小各炮尽收贮，专派登中营游击监管。该处距口岸甚近，设有需用，运动较易。仍令每年冬令海上商船停行之际，将各炮运至海滩，以十月初一日为始，至次年正月底止，由臣玉明传集各营水陆将备弁兵，按十日一次轮流施放，务使闾营将士尽识演放之法，久而纯熟，自有得心应手之妙。各炮设有损坏，随时刷洗修整，庶不致日久废弃。惟运动之费及常操火药，并随时修整之资，责营赔贴，营员苦累，恐成有名无实。应由臣托浑布另筹常操经费，发给登[州]中营支领，核实办理。至演放炮位，岸上大炮总以左右掉转灵便，及配药匀称，燃机迅疾，方能及远有准。现在教演弁兵，即以此法为程式。其船上炮位，东省师船仅能载劈山威远等炮，不能用千斤以上大炮，应俟新船造成来东，再行参核船式，别求施放机括，以收实效。

一、临敌机宜，贵随时应变，未可拘守成规也。查东洋辽阔，无险可凭，登州府城两面环海，逼近口岸。前路除洋面交锋外，别无施展之地，惟城后一带山岭崎岖，危崖仄径，自成天险，故臣于本年春间，奏明添调马队精兵，埋伏山路，预备夷匪扑岸攻城，虽不能抄袭其后，而由左右两翼横冲旁击，亦足以遏其势。其他口岸则皆平沙旷土，无地势可据，惟劝谕居民围筑土堡，坚壁清野，以守为战。集我兵力专顾郡垣，则根本不摇而人心自固。若处处隘口，层层顾虑，则兵力易分而缓急转无所恃。然此亦就一时之事机而言，敌情

诡譎靡常，兵法虚实互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未敢拘守现在成规，即为永远制胜良策。至于现在调防官兵业已撤回，近海各营弁兵久戍口岸，亦妨生计，只可暂令归伍。海滨斥鹵，地多不毛，间可播种杂粮，早经居民开垦升科，非同塞外旷土，地有余利，可以议复屯田，设兵永戍。计惟有平时修明军政，临时酌调协防，庶可节糜费而恤兵力。

一、训练水陆兵丁宜令精习火器也。查向来陆营考校弁兵首重马步箭射，水师兵丁则但以能凫水者为长。今筹备海防首重军火，登郡所铸数千斤大炮，弁兵中能施放有准手法不乱者十无一二。现虽酌议演炮章程，不示劝惩则人心不奋，纵使随同观看，亦恐一瞬而过，未能精习其技。嗣后登州镇各营弁兵无论马步战守，总以箭射可观而又能兼习火炮者为上等，考缺拔补皆以此分别去取。他如劈山、威远、鸟枪等各项枪炮，总令弁兵多放，不专恃弓箭为能。水师弁兵在船放炮，更较陆路难期有准，俟新船造成来东，酌制炮位，另议操演章程，考校水兵亦以此为程式。此外肃纪律以整队伍，明击刺以验勇怯，一切训练之方皆有旧章可循，惟在该管将领实力奉行，自成劲旅，似毋庸另立科条，转致博而不专。

一、沿海岛屿请仍循前议，临时分别徙守也。查东省沿海各岛有井泉柴薪田园庐舍者三十二岛，自筹备海防，经臣托浑布委员详勘各岛形势，查明户口。其烟户无多，地非冲要，夷船不能遽至者，议令塞断上岸道路，团练岛民以自守。烟户无多，而重洋远隔兵力难施者，议令地方官多雇商渔各船分岛停泊，夷船不至，听民照常安居，一有警报即令挈资分船内渡。其地通陆易于扼守，又为海船收泊口岸，议令分兵设守，节次将办理缘由详细奏闻在案。秋间撤防，当将守岛各兵及雇备船只均令一并裁撤，以节糜费。今复蒙圣明垂廑，询及各岛可否另有布置，臣托浑布钦遵悉心体察，该岛民等生长海滨，惟以捕鱼为业，舍海而登陆，即属谋生无术。此时夷船不至，民皆安居乐业，设议迁避，人户众多，内地难于安插，必

有流离失所之虞。若议分兵守卫,则旷日持久,亦恐经费不贖。再四思维,除徙守之外,别无安置善策,似只可仍循前议,洋面无事听其照常居住,万一有警,临时分别徙守,庶免纷扰。

一、筹议俸饷并各项经费以供支用也。查现拟增设水师官十二员,战守兵丁四百名,核计俸饷养廉马干未折等项,无闰之年需银九千六百两,有闰之年需银一万三百两。国家经费有常,岁支兵糈久有空额,东省幅员辽阔,陆营兵制,两镇折而为二,兵力已形单薄,无可裁拨饷俸,为官兵计口授食之需,又未便动用别项捐款。臣托浑布与藩司王笃悉心参核,查有道光十六年间,前任抚臣钟祥奏准部议裁减坐驿站水夫工食等款,共银一万三千八百两,归入地丁起运。此项裁款本系州县应行坐支,只以用有盈余,改归正款起运。今以原编之盈余拟作现增水师之俸饷,似与年额兵糈无关盈绌。仰恳圣恩敕部核议,准以前裁驿款,仍令各州县划出专款解司,以供新增水师官兵常年俸饷之需,共有余剩,由司报拨至水师弁兵巡洋,向例三月出哨,九月回哨,例饷之外别有津贴口粮经费,系动用商息及各官捐廉银两。新增水师事同一例,亦应酌议巡洋经费,约计岁需银二千八百两。东省旧有战船,例定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九年拆造,计十年之中,每船一只除例销修费外,需用帮贴银七千八百两。今令粤省代造战船,其规模大小与东省现在水师赶缙船相仿,此时岁修之需,虽难悬计确数,而百物昂贵,大约用款总须较旧船有盈无绌。该船每只左右设桨六十四枝,约计需用舵工水手工食等费,亦岁需银数千两。且造船之资运驾之费,并增设官弁,添盖衙署,新增战船,添制炮位器械,水操火药,及沿海所贮大炮操演修整各项需用,通盘核计,大约现在用款总须银七八万两,常年用款,须银一万四五千两。查东省绅商捐输海疆经费,前经两次奏明,共收银五万零二百两,制钱十三万五千四百串,以钱核银,共计银十四万四千九百余两,现在尚有陆续赴司报捐者。此项捐款本应作防堵之用,今海防事竣,应请作为善后经费。

于前捐银内酌提十四万两，发交运司，择殷实的商，按月一分生息，计每年可得息银一万六千八百两，以备岁支之用。余银同续捐之项以为造船等项之费，除俸饷归入兵马钱粮案内奏销外，其余用款既动捐息，非关正项，少则筹补，多则另作公用，请免造册报销。

一、请添设府仓以实军储也。查足兵尤宜足食，虽有石城十仞，带甲百万，无粟不能守。登郡僻处海滨，地瘠民贫，终年民食，半资奉天粮食，由海道接济，而商贩多集于城外，在城绅民户鲜苾藏。自办理防堵以来，屯数千兵勇于府城，本遇有秋得免乏食之虞，万一海上有警，商船不至，凭城固守，则城外粮食亦难搬运入城，众口嗷嗷，不战自溃。今拟于官绅捐输经费内酌提银数千两，飭令登州府于城内高阜之地择建府仓一所，约廩座二十余间，名为军储仓。以现议海疆经费发商生息款下，每年酌拨该府银一二千两，令其按照随时市价，采买谷石，妥为存贮。如常年生息用有盈余，则尽数拨买仓谷，多多益善，岁岁加增，期于积至五万石而止。粮储充而军心自固，战守均有可恃，即洋氛永息，海隅普庆升平，而存此仓谷以防旱潦不时之虞，较别项筹备尤为实济。其一切经管稽查出陈易新等事，俱责成该府办理，不经县胥之手，以杜亏挪而资久远。

以上各条是否有当，理合分晰胪列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至增具添船等事，一切详细节目，统俟奉旨准行后，再行分别奏咨办理，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五一三、两广总督祁埭为赍送象 限仪事致军机处咨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军录)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革职留任祁，为赍送事。

照得前经靖逆将军会同本部堂院具奏，恭进演炮图说折内声明，另制象限仪二具，交赍折差弁带京呈进等因。兹因本差之便，将制就象限仪二具用木匣装盛封固，交资本差弁龙炳光等妥为赍京，送呈军机处，以备呈览。为此咨呈军机处，请烦查照，俟赍送到日，希即验收，以备呈览施行。

须至咨呈者。右咨呈军机处大人。

五一四、署理漕运总督周天爵奏请将擅离 职守之扬州守备王瑞期等革职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军录)

二品顶戴署理漕运总督臣周天爵跪奏，为特参卫守备千总擅离职守，规避取巧，请旨革职，以肃官常，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据扬州府知府晏曙东详称，扬州卫守备王瑞期，于六月间正当军务戒严，并不随同协防，借以押解银两为由，赴淦避差。又扬州头帮千总王献廷不遵卫札代行，捏以看减差事赴苏，亦属刁狡，均应撤究参办等情。经前漕臣朱树将该备弁等撤任，发交扬州府亲提审究去后。兹据该府讯明，卫守备王瑞期因喫夷犯顺，扬郡戒严，将征存银两亲解赴淦，为慎重帑项，并无取巧避差情事。千总王献廷奉委看减，往来苏扬水次弹压，当卫备飭委代行时，已起程赴苏，并非不遵代办，委无狡饰情弊，详请各回本任供

取前来。

臣查六月间，倭夷攻占京口，密途扬州，正万分危急之时，该守备千总既驻扎扬城，具有天良，亟应随同协力防堵，方称厥职。该守备即因慎重钱粮起见，仅止征存银三千余两，尽可就近禀府，委员解淦，何必亲身押解，谓非规避取巧，岂足凭信？至于千总先已起程赴苏看减，正当道途梗阻，赴苏之行，尤属欺妄！此等劣员若再稍事姑容，殊不足以肃官常而昭惩劝，相应请旨将扬州卫守备王瑞期、头帮千总王献廷一并革职，以为擅离职守规避取巧者戒。

理合恭折参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一五、著将铸造炮位不能如式之监造官五福等降级调用不准抵销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旨：

前因造办处新造炮位不甚坚固，当降旨将承办司员交部议处，并将裕诚交议。兹据该部查议具奏，所有铸造炮位不能如式之监造官六品库掌五福、官恒，八品催长增年，均著降一级调用。管理造办处事务兵部尚书裕诚，著降一级留任，以上各员均著不准其抵销。

钦此。

五一六、刑部奏为遵旨核议定海镇海宁波余姚各府县失事员弁兵丁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军录）

刑部尚书臣阿勒清阿等谨奏，为遵旨核议定海、镇海、宁波、余

姚各府县失事员弁兵丁罪名,恭折具奏事。

内阁抄出,革任扬威将军宗室奕经等奏,查明浙江余姚接仗溃散情形,及宁波、镇海、定海失守溃散员弁兵丁,分别定拟各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奉上谕:奕经等奏,查明浙江余姚接仗溃散情形,及宁波、镇海、定海失守溃散员弁兵丁,分别定拟各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又同日奉旨:兵部奏,遵旨核议浙江余姚接仗溃散,及宁波、镇海、定海失守各员弁分别办理……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该臣等议得,据革任扬威将军宗室奕经等奏称,窃奴才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余步云奏,陆续收回散兵三千余名……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当因各路分防紧要,请俟各路防堵事竣后,再行通行,分别轻重,从严惩办,奏明在案。嗣又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奉上谕:余步云现已派员解京……钦此。又七月初四日奉上谕:此次乍浦失事文武各员弁,现已查明惩办……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等节经跪读之余,仰见皇上整饬戎行,激扬士气之至意。当即一面派员密查,一面飭浙江提督段永福遵照确切查明去后。旋据该提督陆续分向各营查复,核与委员密往各城查探情节大略相同,奴才等详细复核。

缘倭夷于上年八月十二日重犯定海,其时定海镇总兵葛云飞会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督率各镇营官兵,分派晓峰岭、竹山门、半塘、西道头、东山、东港浦及一带土城,暨城楼军药各局等处防堵。十二日,夷船闯入定港,先经官兵开放大炮,轰断夷船头桅一支,该夷统领大帮船只,紧对营盘攻打,并不上岸。我兵奋力抵御,自十二日起至十七日止,击退夷船数次,伤毙夷匪千余。无如连天风雨,官兵连战六昼夜之久,既已力竭。该夷于十七日水陆并力,四面围攻,迨由晓峰岭拥登岸。该处土城既属无力,而大炮均被糊泥陷落数尺,而夷人又由竹山门背面潜伏,

蜂拥山顶，四面攻扑，以致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游击托云保，守备李跃渊等相继阵亡。定海镇右营游击胡得耀，处州镇标守备金大勇等，亦被轰夷枪炮打伤，昏绝倒地，经弁兵奋勇救护得生。金大勇手腕竟被击折，迄今未愈。维时官兵尚迎头奋勇接战，而夷匪愈击愈众，竟用皮梯爬越城池，施放抬枪火箭火罐等项，官兵不能抵御，遂致失守，并无溃失官兵，当经前钦差大臣裕谦据实具奏在案。

查镇海于八月二十六日，夷船驶进游止洋面，分扑金鸡、招宝暨镇海县北城外三处，同时开炮。其防守金鸡山新炮台等处，有江南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会同浙江护金华协副将重祥，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升补象山协都司之安吉营守备何一鹏，金华右营守备张光宗，署黄岩镇标左营守备吴邦海等，率领将弁兵丁，亦开放大炮，互相攻击。夷众纷纷以杉板先从青屿、小港、大港等处，三路蜂拥登岸，直扑沙蟹岭，我兵抵敌不住。又有夷众掩上山巅，从后围拢截住攻打。缘该处三面临海，前有夷船开放大炮，后路又被截阻，我兵腹背受敌，以致总兵谢朝恩、副将重祥，金华协左营守备李云龙等立时阵亡，又伤毙弁兵多名。都司何一鹏受伤被擒，该夷多方凌虐，并割去股肉一片。该都司不屈，于十二月间始乘间逃回，其时游击林亮光，守备张光宗、吴邦海等，以及各弁兵，均被枪炮打伤昏晕，多有跃扑山下，兵力不支，金鸡山遂致失守。其招宝山一带，则有前提督余步云督同衢州镇总兵李廷扬，护处州镇张从龙，拣发游击丰升阿等，率领将弁兵丁，在彼防守。当轰夷攻犯招宝山时，我官兵亦开炮轰击。夷炮猛烈，直击山上，兼能飞越山巅，以致东岳宫及钩金塘沿江一带飞炮如雨，山上城垛营盘均被击毁，药局亦被夷炮飞中延烧。并轰伤张从龙面目，两手均皆焦烂，游击丰升阿亦被轰伤。夷人见山上火起，即有数百乘势由山后拥上，时提标署前营游击德昆督兵鏖战，见夷众上山，随至后山奋力抵御。适提督余步云亦由东岳宫一带驰至，即挥兵掩杀。奈对港之金鸡山已被

夷人占据,紧对招宝山攻打,该夷大船又驶至拦江桩外。时提标署中军参将周三友协同右营游击吴金标督放铜炮,同时发火,夷匪多被轰毙落水。乃该夷且拒且进,枪炮连环不绝,而金鸡山之夷人施放火箭,直射招宝山上。又山外港口夷炮络绎不绝,烟焰张天,温州镇标平阳右营都司张桎立时阵亡。南北拦江埠、半路亭等处炮台营盘,亦均被击坏,并击伤总兵李廷扬、温标中营千总升补昌石营守备罗建业等。该夷又将钩金塘、东岳宫沿江海口各处官兵横截,遂四面围绕轰击,弁兵纷纷伤毙,招宝山亦被夷占据。维时镇海县城,则系前钦差大臣裕谦督同镇海营参将周维藩,绍兴协都司邵景扬等,分门防守。当该夷攻扑北城时,都司邵景扬督兵接仗,彼此用炮轰击,互有伤毙。惟倭夷由金鸡山、招宝山夹攻占据后,即由山顶向城中炮火交加,全城鼎沸,东门又被攻破,夷炮火箭飞腾如雨,处处延烧。分防东门之署定海右营把总周万治、绍兴协右营把总马瑞龙等即时阵亡,兵丁亦多伤毙。前钦差大臣裕谦见事势危急,投入泮池,被弁兵捞救,护退宁郡,力竭殉难。参将周维藩、都司邵景扬等,因城无主帅,更兼夷众蜂拥若潮,枪炮如雨,不能抵御,遂亦退出。提督余步云在招宝山挥兵力战时,见城中火焰张天,即时驰救,及至西城,兵民纷纷退出,趋往宁郡,恐郡城闻风震动,遂即退保宁波。此镇海失守并无首先溃散之实在情形也。

再,查倭夷于二十六日攻陷镇海,即于二十九日大帮夷船驶入宁港,分泊城外,放炮攻城。即有杉板夷船从北门贴岸,经前提督余步云督同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湖州协中军都司多龄等,率同官兵击退。而东北首又有夷众登岸,虽经兵勇攻击暂退,奈因夷炮环攻,火弹火箭射入城中,兵丁分防各汛实属单薄,又兼存营大炮先俱调防定、镇等处,无可回击,城内奸匪复又乘势相助。正在危急之际,忽东北门已被大炮轰开,夷众蜂拥入城,防守官兵力不能支。当有防守东北门之提标左营把总张朝琥首先退走,外委姚元照,兵丁潘万清、庄瀛洲、周振来、李文标、陈祖丰等即跟踪退散,其余兵

丁亦随后而退。夷众既拥入东北门，即分扑各门，枪炮火箭飞堕如雨，而城外噍夷又爬城而上，各城官兵形极势寡，均由西南二门分路退出。提督余步云见势已危急，即令中营守备魏长泰抢护银箱，由南门退保上虞，都司李宗白虽竭力往来救应，奈城无主帅又无弁兵，夷人四路逼近，遂亦退慈溪。此宁波失守查明溃散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等伏查定海之役，实系孤悬海外，转战六昼夜之久，更兼风雨交加，兵力已竭所致，败退各员弁兵丁自应请旨加恩免议。镇海则实因金鸡、招宝两山为逆所踞，先失形势，以致夷匪四面环攻，兵力莫当。宁郡则实因城垣辽阔，兵单炮乏，空虚无助，以致相继失守，尚非将士不肯用命之故。惟失地丧师究有难逃之责，若不从严分别惩办，诚如圣谕，恐各将士纷纷效尤，无以振士气而肃军威。除护处州镇总兵张从龙，衢州镇总兵李廷扬，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拣发游击丰升阿，象山协都司何一鹏，金华协右营守备张光宗，署黄岩镇标左营守备吴邦海，温标中营千总升补昌石营守备罗建业，均各临阵受伤，应免置议外。惟查防宁波东北门之提标左营把总张朝琥，于噍夷轰东北门时并不奋力迎敌，率敢首先退走，致外委姚元照，兵丁潘万清、庄瀛洲、周振来、李文标、陈祖丰等相率退散，遂使夷匪深入难支。是该弁张朝琥实系首先溃散之员，应即在军前正法，以肃戎行。现据该营都司周三友稟报，彼时经提督余步云将该把总摘顶棍责之后，该把总即愧愤病故，应毋庸议。其外委姚元照虽非首先溃散，而随同退走，罪实难宽，应请旨革职，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兵丁潘万清、庄瀛洲、周振来、李文标、陈祖丰等五名，随同溃散，即应严办。现据该营稟报，事后并未归队，更属目无法纪，应咨浙江巡抚提督通飭各属，严密查拿务获，到日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因噍夷四面逼近，独力难支，不得已退守慈溪，与怯敌溃散者有间。且于退守慈溪后，尚能设法捍御，并于本年三月收复宁波时，该都司进城弹压、安抚，著有

微劳。相应请旨将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与专防镇海营参将周维藩，交部分别议处。湖州协都司多龄系奉委宁郡巡查，并无带兵专责，暎夷纷纷入城时，该都司只有随身兵六名，无从施为。提标中营守备魏长泰系奉令抢护银箱出城，绍协都司邵景扬系派防镇海北城，暎夷由北城攻进时，北城无可声援，兼之夷炮猛烈，弁兵多被伤毙，实难抵御。提标署前营游击德昆，署中营参将周三友，右营游击吴金标等，均各在招宝山奋力迎战，尚非临阵怯敌，可否加恩免议之处，出自皇上天恩。

再查，宁绍台道鹿泽长，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镇海县知县叶璠，署定海县知县石浦同知舒恭受，当三城失守时，均各殉难被救，未致伤生，业由浙江抚臣查明具奏，并因军务烦剧，差委乏人，请将该员暂留驱策，事定再行分别查办在案。伏思宁绍台道鹿泽长等五员均有守城之责，自未便因其殉难被救即免置议，除镇海令叶璠于三月内烧毁夷船，已蒙谕旨允准开复外。惟宁绍台道鹿泽长随同前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当城破兵退之后，该员情急坠城，伤腿未死，复投入水中殉难，又经兵勇捞救得生。后令办理防堵事宜，并勤办粮台事务，均能实心任事。收复宁波时，该道又复会同武弁首先进城，弹压安抚，不辞劳瘁。石浦同知舒恭受前署定海任内，深得民心，官兵与暎夷接仗之时，该员上城力守六昼夜，接济兵粮并无贻误。嗣缘城陷情急，服毒殉难，经乡勇等抬赴岱山，解救得苏。奴才等将该员调赴大营，派令募勇办船，兼之弹压地方，该员前在曹江并拿获著名汉奸多名，旋经钦差大臣耆英将该二员调赴江宁，随同办理议抚事宜。计自上年八月以来，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奉差奔走，往来杭、绍、宁、镇等处，备极辛勤，亦尚著有微劳。惟是该二员均有地方职守，未能即以功掩罪。至告病开缺，奉旨听候查办之前任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于宁波失陷之后，查明实系殉难遇救得生，后委办事件，尚无贻误，并查鄞县知县王鼎勋在曹江招募勇壮，办理粮台事务其

为愧奋出力。相应请旨将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交部分别议处，以示惩戒。并查浙江武职三城共阵亡将弁二十二员，受伤将弁三十一员，已由浙江抚臣查明奏请咨部恩恤。其江南调往阵亡受伤各武职，亦据浙抚咨称奏明，由两江总督查明奏咨核办在案。至各营阵亡兵丁，应咨浙抚查明造册，咨部办理。

再，查提标五营有随同溃散尚未投回兵丁陈开宝等一百二十七名，开单移咨浙江巡抚提督，飭属一体查拿到日，另行奏咨从严惩办。其随同溃散陆续投回之李全等五十名，应亦开单咨行浙省提臣，按名责革，不准入伍。其余收回散兵三千余名，人数众多，诚如圣谕不能尽数诛夷。若概行斥退，亦恐一时招募不齐，即使应募有人，而于战阵操防多未谙练，遽使人伍，其防堵亦难得力。仰恳飭下浙江抚臣随时认真察看，实力操练，将不能得力之弁兵陆续概行裁革，其精壮者仍认真训练激励，以成劲旅。

又查上年十一月十六日夷攻陷余姚，十八日全散退回宁郡缘由，业经节次奏报。叠奉谕旨：著即确切查明，将首先奔退弁兵按照军法处治等因。钦此。遵即移咨参赞大臣特依顺、浙江抚臣刘韵珂，就近确查严办，并将余姚县知县彭嵩年及疏防营员，奏请一并先行摘去顶戴，俟查明实在情形，再行惩办，均蒙谕旨允准在案。旋据参赞大臣特依顺咨称，据文武各员弁禀报，余姚失守情形大概相同，而于飭查何员弁首先奔溃，均未能指出。又准浙江抚臣咨称，余姚失事员弁，已飭前福建藩司郑祖琛、宁绍台道鹿泽长，就近传齐，会同质讯具复核办各等因。嗣据前福建藩司郑祖琛、宁绍台道鹿泽长等禀称，查传太平营参将文斌，江西广信营参将国勒明阿等，以当日失守溃散情形各执一词，未便详悉。至首先奔退员弁，则金称一时仓皇败退之际，不能指出谁先谁后。现在各将备深知愧奋，均愿杀贼立功，以赎前愆，可否从缓查办，许其效力赎罪等因。当因彼时筹办进剿正需将士用命，该将备等果能奋勇杀贼，再

行衡量功过,是以暂缓查议,统俟凯撤时再行分别从严查办,当经奴才等于进攻宁波折内奏明在案。嗣仍派员密为查访,复将各文武禀报情形悉心细核,亦尚不甚悬殊。缘余姚旧无大炮,自上年拨到千斤以内炮位四门,系都司邵景扬安设天妃宫前,有本省官兵六百名驻扎该处一带。复因雪重地湿难屯,移驻南城、姚江等处,都司邵景扬所统在城兵仅四十余名,派二十八名在天妃宫护守炮位。十一月十五日,夷人火轮船二只,杉板船数十只,闯进蜀山渡,开放大炮,因岸上乡勇等止有刀矛,并无枪炮,不能抵敌。夷船随直入县城,于三江口开放枪炮,并有夷兵数百上岸赶杀守兵,抢去炮位,分屯翁宗祠等处。余姚县彭嵩年闻报,一面飞咨南城,带本省兵之太平营参将文斌,拣发参将署游击郝林保,枫岭营游击柴国顺,六府庙带江西兵之九江前营游击罗廷芳,都司苏苏勒通阿,防守陡门之江西广信营参将国勒明阿等,入城救援,一面同城内都司邵景扬,江西浮梁营都司詹华山,督率乡勇,上城分段防守。该将备文斌等于三更后均陆续到齐,共议战守之策,闻夷人有五更附城之语,各将官遂登城御敌。知县彭嵩年同国勒明阿防东南二城,邵景扬同文斌防西北二城,其余往来策应。因附近民房高耸,不能开炮,仅有东门月城上对街可放抬炮六杆,余俱难施,乃分兵将抬炮鸟枪排设西门桥头河边迤迳至接待寺,以为后应。时已天明,夷人尚无动静,各将备挑齐兵勇镇静防堵。辰刻,夷船桅上开放大炮,先向南城开放十余炮,又向北城开放十余炮,分水陆三路攻城。陆路由东街安设有脚大炮轰击东城,连放数炮,势甚猛烈,官兵亦开放抬炮,夷人间有伤毙。无如夷人火箭火枪齐发如雨,城上兵勇抵当不住,夷人遂攻破东门,兵勇俱溃。夷人即从东门分南北两路追杀,兵多受伤,遂溃出西门。夷人水路有杉板船数十只进江桥,直逼西门桥头,官兵开放抬炮鸟枪,夷人多有受伤颠仆。詎夷人水路又有杉板小船从后港至候青门,一股入城攻衙署,一股绕出西门,由背后杀出官兵,在桥头腹背受敌,遂即败退。该逆直追至接待

寺，官兵又与接战，伤毙夷匪二十余名。不料寺后山坡又有夷人蜂拥而来，众寡不敌，即时溃散，营盘悉被烧毁。余姚县彭嵩年于夷人攻进东门时，被乡勇拥护至西门，见桥头后应兵亦败退，情急将印信交与家人，即向桥侧投河，为水勇捞救，背窜人多等情。核与派员查复情节，大略相同。

伏查余姚防兵仅有江西兵一千名，本省兵六百名，本属无多，然各员弁兵丁果能奋勇出力，亦何致遽被攻陷。细核太平营参将文斌等禀称，当日分派登城，城上积雪未消，各兵均有畏难之心。辰刻忽报夷人已由东门攻进，各兵即由西奔出，至城外接待寺前列阵迎敌，是并未接仗即行退走，已可概见。且炮位为御敌利器，天妃宫前既安设大炮，有本省官兵六百名驻守，自不应因雪重地湿，辄移驻南城，遂使夷船闯入，各炮先破所夺，以致守御无具。是创议移兵之员尤属不能辞咎，自应确查究办。现准浙江抚臣咨称，已移咨浙江提督查明径复等情，应俟查明后，即由浙江抚臣核其情节轻重，将从前摘顶各员分别参办。其余姚县知县彭嵩年，奴才等曾以该县禀报投河被救，恐有饰词，奏请摘去顶带在案。现据前福建藩司郑祖琛等禀称，查明实系情急投河，被水勇陈士高、陈士茂等捞救，背负至徐士衡家换衣调治，均经飭传到案，众口一词，委无捏饰情事。并查该县自提省传质后，复派在参赞大臣齐慎行轅办理前敌粮台事务，并无贻误。现准参赞大臣齐慎知照，已将该县奏请开复，应听候谕旨遵行。至江西将弁兵丁，上年奴才等因其懦弱，恐有退避情事，是以将该将弁等与浙江本省带兵官一并摘顶在案。现查该营兵有阵亡兵十六名，受伤外委一员，受伤兵丁十二名，被掳释回兵五名。是该参将禀称，实与该夷接仗，并非首先溃散，似有明证。并查该弁兵半年以来，防堵尚属认真，现已凯撤。所有从前将该参将国勒明阿，游击罗廷芳，都司苏勒通阿、詹华山等摘去顶带之处，可否准其开复，恭候钦定等因具奏。旋经吏部将守城失事文职同知舒恭受等四员，并经兵部将接仗退走受伤无据之武职

游击胡得耀等十九员,均请革职交部治罪,奏奉谕旨,知照前来。

查律载: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奔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监候。若官军临阵先退者,斩监候。又例载:州县与武职同城,若遇边警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奔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拟斩监候,守土州县亦拟斩监候,其同城知府及捕盗官发边远充军,统辖兼辖各官交部议处各等语。上年倭逆滋扰浙江定海、镇海、宁波及余姚等处,各该处文武员弁皆未能退敌固守,以致失陷城寨,均属罪有应得。除带兵提臣余步云业经奉旨拿问治罪,另行定拟具奏。镇海县知县叶堃,因烧毁夷船出力,前经该将军奏准开复。兼辖道员鹿泽长并受伤有据之守备金大勇、都司何一鹏、总兵张从龙,业经奉旨免议。并革职免罪太平营参将文斌等,已由该将军移咨浙江抚臣查明参办。收回逃散兵丁三千余名,亦经兵部奏明,令该抚确切查明,请旨办理外。其把总张朝琥一员,于接仗时并不奋力迎敌,辄敢首先退走,应如该将军等所奏,从重比照随征兵丁私自潜逃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业已病故,应毋庸议。随同退走之外委姚元照,既据查明并非首先脱逃,亦应如该将军等所奏,即革去外委,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至定海等处失守郡县之文武各员弁,该将军等奏请分别议处、免议,经吏兵二部奏交臣部治罪。臣等查军营获罪各员弁果能立功自赎律内,原由统兵官区处,第该将军在浙日久,并无克敌复地之功,乃以该员弁等曾经在营效力,代为声请,已属违例。至所称或因城无主帅力不能支,或因兵败溃散势不能抵,且曾经殉难遇救得生等情。臣等查失守员弁拟斩、拟军之例,总以城寨是否失陷及曾否奔去为断,若于已失、已去之后,复借口于以上各情,希冀幸免,似此纷纷避就,何以励臣节而肃戎行?况倭夷犯顺已非一日,尤非寻常盗贼窃发猝不及防者可比,既经吏兵二部将该员弁等革职交臣部治罪,自应即按照各本例问拟。查案内署定海县事已革石浦同知舒恭受,鄞县知县王鼎勋,署余姚县事试用知县

彭嵩年，均系守土州县。已革专防镇海营参将周维藩，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均系专城武职。已革宁波府邓廷彩系同城知府，已革定海镇右营游击胡得耀，衢州镇总兵李廷扬，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拣发游击丰升阿，金华协右营守备张光宗，署黄岩镇标左营守备吴邦海，升补昌石营守备罗建业，江西广信营参将国勒明阿，九江镇标前营游击罗廷芳，候补都司苏苏勒通阿，浮梁营都司詹华山，绍兴协都司邵景扬，署提标中营参将周三友，署提标前营游击德昆，右营游击吴金标，均有协同防剿之责，即与捕盗官无异。相应奏明请旨，将舒恭受、王鼎勋、彭嵩年、周维藩、李宗白五员，均照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守土州县拟斩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邓廷彩、胡得耀、李廷扬、林亮光、丰升阿、张光宗、吴邦海、罗建业、国勒明阿、罗廷芳、苏苏勒通阿、詹华山、邵景扬、周三友、德昆、吴金标等十六员，均依同城知府及捕盗官拟军例，拟杖一百，发边远充军，仍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若差。恭俟命下之日，由臣部行文浙江巡抚遵照办理。该将军等又称，随同溃散陆续投回之兵丁李全等五十名，按名责革，不准入伍等语。臣等查该兵丁等虽非临阵先退，惟查乍浦失守溃散投回之兵丁张九皋等六十二名，前经该将军等奏请发遣充当苦差，今于李全等又仅止拟以责革，前后原奏内均止声称随同溃散，而拟罪则大相悬殊，究竟有无情形不同之处，臣部碍难悬揣定断。再案内之湖州协都司多龄，该将军奏称系奉委宁郡巡查，并无带兵专责。提标中营守备魏长泰，该将军等奏称系奉委抢护银箱出城，现经兵部奏请一并革职，交部治罪。臣等查该革弁等只系奉委巡查，无带兵专责，及抢护银箱出城，如果奉差无误，即无罪名可科。惟原奏所称是否属实，亦恐尚有避就，应请旨飭下浙江巡抚查明。兵丁李全等五十名与乍浦兵丁张九皋等前后溃散情形若何不同，并都司多龄、守备魏长泰是否实系奉有差委之处，一并审讯确实，详叙供招，分别按例定拟具奏，到日再行核办。其任逃尚未投回之兵

丁潘万清等五名,亦令该抚飭属严缉,获日另行拟结。

所有臣等核拟罪名缘由,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附件:军机处进呈舒恭受等五人事由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舒恭受

奕经等奏,该员前署定海任内,上城力守六昼夜,城陷服毒殉难,乡勇抬至岱山,解救得苏。旋调赴大营,派令募勇办船,并在曹江拿获著名汉奸多名,又随同耆英办理议抚事宜出力。

刘韵珂奏,定海兵溃,该员因困守孤城,受伤陨绝,士民抢护出城,用药灌救一昼夜之久得苏。又乘间服毒不死,泣谕士民团练乡勇为恢复计。后由间道内渡,随时差委,尽力措置。所至之区,循声丕著,该夷亦称为中国好官,并有青天之誉。

耆英奏,派舒恭受随同咸龄等前往夷船,明白开导,解嫌释疑,并无异说。

王鼎勋

奕经等奏,该员于宁波失陷后,实系殉难遇救得生。后委办事件,尚无遗误,并在曹江招募勇壮,办理粮台,甚为愧奋出力。

彭嵩年

奕经等奏,夷人至余姚,该员等登城御敌,开放抬炮,夷人间有伤毙,无如抵挡不住,遂被攻破东门。该员情急,将印信交与家人,即向桥侧投河,被水勇陈士高等捞救,背负至徐士衡家,换衣调治。到省后,派在齐慎行轅办理粮台,并无遗误。

刘韵珂奏,夷船驶至余姚,该员邀集带兵各官,商战守之策,均言须俟国勒明阿定局。至次日国勒明阿等带兵入城,各将官称战守皆难,彭嵩年情急,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计。寅刻分派登城,旋闻逆夷由东门攻进,各兵即由西门奔出。据该县禀报,于失守后投

河自尽，被水勇救起，送至庙山司巡检署中，苏醒后仍回城安抚。

周维藩

奕经等奏，该员随同裕谦分防镇海县城，彼此用炮轰击，互有伤亡。惟该夷由金鸡山、招宝山夹攻占踞后，即由山顶向城中，炮火交加，全城鼎沸，东门又被攻破，夷炮火箭处处延烧。裕谦危急投池，被弁兵捞救护退宁郡，该员等因城无主帅，夷众蜂拥，枪炮如雨，遂亦退出。

李宗白

奕经等奏，大帮夷船驶入宁港，放炮攻城，即有杉板夷船从北门贴岸。余步云督同该员等，率同官兵击退。东北首又有夷众登岸，虽经兵勇攻击暂退，奈因夷炮环攻，轰开东北门，蜂拥入城。把总张朝琥首先退走，余兵随退。余步云见势已危急，令守备魏长泰抢护库银，退保上虞。李宗白虽竭力往来救应，奈城无主帅，又无弁兵，夷人四路逼近，遂亦退守慈溪。

五一七、伊犁将军布彦泰奏为林则徐 已到戍所派在粮饷处当差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军录）

再，奉旨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之原任河道总督文冲，于本年十一月初三日到戍，派在印房当差。原任两广总督林则徐于十一月初九日到戍，派在粮饷处当差。

理合附片奏闻。 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一八、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委员护送已故 京口副都统海龄柩属回旗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三品顶带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委员护送已故京口副都统海龄柩属回旗缘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京口副都统海龄及伊妻伊孙，于镇江城陷后同时殉难，钦奉谕旨：著耆英派委委员，寻觅尸身，妥为棺殓，并查其现存子女，一同护送回旗等因。钦此。当即钦遵飭据京口协领武忠阿等，派员将海龄及伊妻伊孙尸骸在被焚处所寻获，并于灰烬中检获袍襟玉环等物，其现存子女亦一并查明下落，均经送至丹阳县，飭将子女妥为安顿。并飭该县眼同海龄次子宜琛泰，检明尸骸，加结认领，由军需局给发银两，妥为殓殮。经臣耆英恭折具奏，声明移咨臣程霁采，俟军务蒞事，派委员弁送交京旗在案。现在军务已竣，即经臣程霁采缮给咨牌，由司飭委荆溪县知县单昕驰往丹阳，将该副都统海龄及伊妻伊孙棺柩并其现存子女，于十月十八日由京口护送起程，小心照料回旗。

除移行前途省分飭属一体护送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一九、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裁撤粮台分别核 办报销及京卿苏廷玉可否入都候补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三品顶带江苏巡抚臣程霁采跪奏，为裁撤苏州粮台，及江宁防堵总局分别核办报销，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五月间，倭夷窜入江洋，宝山等处相继失守，征兵集饷，筹办防剿事宜。经臣等奏明在苏州设立粮台总局，派令浙江藩司调任苏州藩司孙善宝，会同前任苏州藩司升任陕西巡抚李星沅，前任江苏臬司调任山东臬司党罗崇恩督办，即于五月二十日开局。将文案支发制造各事宜，派委委员分司经理，并另行委员前赴沿海沿江各要隘，排钉桩木，沉塞船簰，以截夷踪。旋因夷船攻陷镇江，大柁驶往江宁，复在江宁添设防堵总局，并于松江、常州、昆山、崇明等处及参赞大臣齐慎行营，遣员设立分局。迨后倭夷就抚，九月初三日夷船全数出江入海，即将调集各路官兵次第裁撤。嗣四品京堂苏廷玉奉旨起用，赴苏会办粮台事务，于九月二十八日行抵苏州，遵即赴局，经臣程霁采附片奏闻在案。

兹夷船连樯东去，防兵已全数撤回，各分局亦俱陆续撤去，粮台总局均无紧要事件，已于十月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将江宁防堵总局苏州台先后裁撤，以节糜费。一面改设报销总局，分别饬令经手各员，将支用各款钱粮，查照例案核实造报，由局详细勾稽，逐案详请题销，勿任丝毫浮冒。据苏州藩司孙善宝、江宁藩司王庭兰、署江苏臬司积喇明阿等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现在军务已竣，粮台业经裁撤，该京卿苏廷玉可否敕令入都候补之处，恭请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著传知毋庸来京候补。欽此。

五二〇、两江总督耆英奏报奕经在江苏动用 各项军需银两业经有司汇册造报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军录）

再，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奉上

谕：苏省粮台改为报销总局，所有制造战船铸造炮位，著耆英、程番采咨同各员认真筹办，不必拘守旧章。其军需局支用款目及善后各款，仍著按款勾稽，核实造报等因。钦此。伏查制造船炮必期精良适用，前已委员赴楚采购铁斤，俟运到后，即当如法铸造。其战船一项，应俟广东省寄到图式，再行体察情形，奏明候旨遵办。至粮台现已裁撤，改设报销总局，所有从前军需支应各款，容当督飭核实造销。其现在善后事宜，亦飭随时撙节支用，不准稍有浮滥。惟上年扬威将军奕经等奉命赴浙征讨暎夷，先在苏省驻扎，筹画防剿事宜，陆续在于贮浙江军需款内支拨银两，除经臣程番采节次具奏外，尚有上年札提浙江军需拨还崇明县供给委员雇募义勇银五千两。又本年扬威将军自浙来苏，督办军务，所需行营粮饷等项应以离浙之日起，在于江苏军需项下动支。前次行提银一十万两内，先经解交银三万两，系在苏州藩库道光二十一年地丁项下暂行借动，亦经臣程番采附片奏明。续于江苏军需银内解银七万两，并据行营粮台将应行拨还浙江后路粮台银四千四百二十四两，一并划收驻苏粮饷之用，应于江苏军需项下拨还浙江后路粮台归款。尚有浙江军需项下垫用银两，统由行营粮台前任福建藩司郑祖琛汇案造册报销，据江、浙粮台先后详请具奏前来。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五二一、两江总督耆英等奏为扬威将军 行营支用各款移浙并案报销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军录)

再，上年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奉命赴浙，征讨暎夷，暂行驻苏，筹画防剿。当经会折奏明，在于苏省设立浙江后路粮台，酌留现调苏州藩司孙善宝，会同督办大兵，在嘉兴以北即由江苏支

应，并接应浙省粮饷军械，事竣统归浙省一并核销。当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开局派委委员，由该司等督同支应筹办。迨扬威将军等带兵赴浙，凡行营及浙省需用一切粮饷器械物料，均系随时动支造办，运送交收无误。现在暎夷就抚，前调各省兵勇业已陆续撤回，毋庸后路接济，所设粮台亦于本年十月二十九日裁撤，即着落经手钱粮人员，将支用各款查照例案，核实造报。仍由藩臬两司逐款勾稽，详送臣等复核，随时移送浙江抚臣，并业核销，不准稍有浮滥，据藩臬两司会详请奏前来。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二二、陕西驿书汤之相奏陈在浙文武 大员坐视偷安各情事奏章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①(军录)

具奏事人陕西地号内驿书，因大犯法律，未敢题名，为背主忘恩，妄费国帑，逆夷难平，梦寐不安事。

缘本朝五代圣主实如尧舜，普天共沾天高地厚之恩。今因暎夷以鸦片烟土流毒中国，苦害无边，圣主本天地好生之德，以杜其弊，不意釀成巨祸，遣师兴师，繁费国帑，亦欲普天共乐升平。岂料逆夷愈加猖獗，损兵折将，心实难平。前于六月二十七日，始见浙江军情单一纸内云：慈溪之战，文参赞夜奔长溪岭，奕将军疾走海宁州；乍浦之战，奕将军昼闭杭州城；吴淞之战，香星使避走王家泾，牛制军孤力难支，刘抚台忧患成疾，特参赞模稜从事，齐提台徒效驰驱。将帅不合，兵民不辑，器械不整，训练不申；防剿不议，保举不公，各怀欺心，绝无斗志。以善远寇盗为能，以贼破天津为幸，日

① 此系收文日期

夜偷安，希图和议，不惟不敢杀一鬼子，并不敢杀一汉奸，无怪夷人有土城、木炮、纸人、铅刀之议也。又闻苏州被抢，居民大半逃亡，松江府城失守等语。捧读之下，不由人肝胆俱裂，□深似海。试思圣主万不得知，所谓圣主一人，众臣一人，一人之智谋怎敌众人之瞻弊。吃王爵禄，不思保国进忠；坐视偷安，全不念圣虑焦劳发帑为民之至意。此真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故下民越律具奏，愿圣上圣鉴天裁。举凡遣帅发帑痛加甄酌，一旦扫尽逆夷，则国家巩固，民安物阜，永享太平，即将小民肝脑涂地，洗家绝族，以为快然。为此谨奏。

附件：陕西驿汤书之相供词

留坝厅安山驿书汤之相供，年五十九岁，系褒城县人，寄居留坝厅东关，父母俱亡故，并无兄弟，女人欧氏，两个儿子都还幼小。书办幼读诗书，屡考未进文学，因家贫难度，就在本厅城外安山驿充当驿书，安分守法，从没过犯。听得啖夷先带鸦片流毒中国，后因查禁严紧，胆敢聚众犯顺，肆行猖獗，带兵大员多被伤害，沿海商民受他荼毒。凡有血气，莫不切齿；书办微贱吏，徒怀隐恨。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黎明时，书办由家中前往马号，在大路傍拾获靴掖一个，内夹纸包，拆看包内，有膏药几张，白纸一张，开写帐目，并无图章字号。又有白纸所写浙江军情单一张，不像信稿，也无姓名。内云慈溪、乍浦、吴淞各战将帅绝无斗志，希图和议，日夜偷安，不惟不敢杀一鬼子，并不敢杀一汉奸。无怪夷人有土城、木炮、纸人、铅刀之议。又闻苏州被抢，居民大半逃亡，松江府城失守等语。书办看毕，心内愈加忿恨。因啖夷如此猖獗，我皇上日夜焦劳，虚糜国帑，此种情形，未必深知，起意照军情单作一奏章，奏请皇上得知，把啖夷扫尽，以振国威。

在家照单拟就底稿，誊真后，因自不能进京呈递，又不能托人带京代投。想起西藏奏折向是驿递，并无差官，俟西藏奏折到号

时，装入夹板带呈，就把自己的底稿誊真奏章密秘收藏。到八月十三日晚上，前站送来驻藏大臣夹板奏折一件，彼时厅主因公进府，驿官进城，往监中收风，书办瞒号头马夫不知，将奏章用纸包好，上粘红签。因恐漏泄报内事务，不敢拆开夹板黄绳，就用竹签两根插入夹板两头，将夹板垫起中空，把奏章塞入夹板，然后抽出竹签，夹板黄绳并未松动，当交马夫转递。后厅主自府回署，访闻书办形迹可疑，随向书办究问。书办就将拾获军情单的事禀明厅主，究问原单，实因当时烧毁，无可呈出。厅主疑有别情，连日正在讯问。适委员来厅，会同审讯，并核对笔迹，与原递奏章笔迹、文理均属相符。书办就据实供吐，蒙带进省的。今蒙研究书办奏章，所叙军情都是照拾获单内装叙，并非私自编造，头尾都是自做自写，并没旁人主谋帮助，也没敢解动夹板黄绳，实因心恨嘆夷，又见无名军情单内所叙军务情形，愈加忿恨。故就照单写成奏章，要求皇上知道，查其真假，我才甘心，并不是有意告入。书办因草莽小民不敢把姓名上达天庭，亦不肯累及他人，自居局外，所以只写陕西号内驿书，没写姓名，仍在号内等候，不敢逃去狡赖。书办年近六十，也无希图讨好求恩的意思，求详察。

留坝厅安山驿驿书汤之相亲笔。

五二三、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于贸易 事宜应循旧章不可增改并筹 议大黄茶叶增加税银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两广总督祁。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上谕：

祁垣奏咪喇哩夷人投递文禀一折。咪喇哩国夷人向称恭顺，该夷伯理以伊熟习天文算法，恳求进京效用，业经祁垣正言諭止。

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著伊里布于到粵後，會同祁墳悉心籌議，總當循照舊章，不可有所增改。或有洋商苛累該夷之處，著伊里布等查明示禁，以昭體恤。倘敢覬覦設立馬頭等事，務即剴切諭止，斷不准稍為遷就。總期于怀柔遠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無滋生事端為要。（朱筆，此條專寄伊。）

再，著英奏大黃茶葉湖絲加增稅銀，業已函致伊里布，請俟到粵時核議等語。著伊里布于赴粵議定稅則時，詳加察訪，通盤籌畫，能于夷商無加稅之名，于關稅有增益之實，方為盡善。著英片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五二四、著兩廣總督祁墳等無庸 製造火輪船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諭檔）

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祁、廣東巡撫梁。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諭：

祁墳等奏，查明演炮圖說系六品軍功頂帶監生丁拱辰所著，曾經西拉本更訂數條，現將原書及更訂之本附報進呈等語。覽奏均悉。火輪船式，該省所造既不適用，著即無庸雇覓夷匠製造，亦無庸購買。其紳士潘仕成所製火藥水雷，如果造成演試有效，著即送京呈覽。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五二五、著将奕山奏请议叙出力员弁 之事均不准行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奕山奏，自粤回京，请鼓励出力员弁，开单呈览。军营文武员弁果能杀贼立功，一经奏到，朕必破格施恩，优加升赏。至随营差委练勇防堵，并未与贼接仗，若遽予议叙，必致沿海各省纷纷滥请，实属冒滥。所有此次单开各员及另片二件恳请鼓励之处，均不准行。

钦此。

五二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赴粤后遵旨与 英详议通商事宜并筹画赔款银两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军录)

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奴才伊里布跪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前在杭州，接据两江督臣耆英派弁赍送御宝到省，奴才遵即敬谨收存。旋于十月十九日拜折后起程赴粤，十一月十一日行至江西安仁县途次，接奉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据伊里布等奏，夷酋开船赴闽云云等因。钦此。前来。查夷酋麟喇渣开船赴闽，奴才亦以为该夷必在福州相度马头，及建盖夷馆处所，以备将来通商之地。而现在接据闽浙总督怡良咨称，该夷于到闽之日，即请督臣与之相见，谨督臣当即驰往厦门，与其会晤。乃该夷并未提及马头，只以台湾正法夷人一事，语涉不平。经该督臣再三开导，而该夷始终总未允服，并呈出告示一纸，求为转咨两江总督耆英查照等情，已据该督臣据实入告，且闻该

夷已赴粤省。奴才惟有趑程遄行，俟到粤后，所有一切通商事宜，会同祁埏、梁宝常妥为筹办，诚如圣谕，总当于俯顺夷情之中，仍不失大体，方为尽善。至条约内所许银两，前经会同两江督臣耆英奏明，癸卯年夏季，先仅洋商积欠催交，其腊月应给之款，再由关税凑拨。究竟能否足数，抑有不敷，容俟奴才到粤后，会同祁埏、梁宝常，将条约内分年所许银两，悉心核计，通盘筹画。应如何按期交付，不致临时措办不及，再行详议具奏。

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二七、著两江总督耆英抚恤镇江难民 并修复城垣妥办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上谕：

耆英奏查看镇江府大概情形一折。镇江府城自被逆夷蹂躏之后，乏食难民谋生无术，自应量加接济。著该督即饬地方官查明户口，会同该抚妥为筹办。其城垣庙宇学宫考棚营汛等项，著俟米岁春融，次第兴办。京口驻防旗营枪炮器械多有毁失，准其于苏州总局内先行分给，以便操巡。如有不敷，再行补制。无论何项，总期精良适用，不得有名无实，致成具文。至镇江营弁兵尚无先行逃避情事，技艺人材亦属去得，只可责以后效。其京口水师左右二营及所属之高资水师营额设兵丁虽有二千三百余名，而所管汛拨多至八十一处，又有巡江会哨事宜，本形单薄。应如何变通成法酌定章程之处，著该督周历查明，妥议具奏。至战船板薄钉稀，为数亦少，准其暂缓兴修。前已有旨谕令四川总督选备木料，该处制造战船时，即查明需用何项木植，再行奏闻，饬令川省运工听用。

又另片奏，老河影地方巴杆老回倚所搭草棚，现俱焚毁无存。著即严飭该营县，如有再敢搭棚栖止者，不论是否盐泉，棚即烧毁，人即拿究。倘该管营县查禁不力，弁兵吏役得贿纵容，分别严参惩办。仍于每年盐场旺产及捆运出场之时，由该督拣派道府参游大员巡查一次，俾匪徒无立足之所，盐斤无顿积之地，则根株自绝，后患无虞。此是一大转机，不可错过，勉力为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二八、著照刑部拟奏将舒恭受五员斩监 候并邓廷彩等发往新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旨：

前曾降旨将浙江定海、镇海、宁波、余姚各府县失事员弁兵丁，交刑部核议治罪。兹据该部按律定拟具奏，已革前署定海县事石浦同知舒恭受，鄞县知县王鼎勋，署余姚县事试用知县彭嵩年，已革镇海营参将周维藩，宁波城守营都司李宗白，系有守土专城之责，均著照部议斩监候，秋后处决。已革宁波府知府邓廷彩，已革定海镇右营游击胡得耀，衢州镇总兵李廷扬，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拣发游击丰升阿，金华协右营守备张光宗，署黄岩镇标左营守备吴邦海，升补昌石营守备罗建业，江西广信营参将国勒明阿，九江镇标前营游击罗廷芳，候补都司苏苏勒通阿，浮梁营都司詹华山，绍兴协都司邵景扬，署提标中营参将周三友，署提标前营游击德昆，右营游击吴金标，或系同城知府，或系协同防剿，均著照部议，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余依议。

钦此。

五二九、两江总督耆英奏报英人控诉达洪阿 冒功妄杀请解部审办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啖咭喇控诉台湾镇总兵冒功妄杀遭风难民，请旨解部审办，以肃功令而示怀柔，仰祈圣鉴事。

窃照十一月十二日酉刻，臣接准闽浙督臣怡良咨送啖咭喇照会，内称该夷于十月十九日至厦门，询知前在台湾遭风难民，被总兵达洪阿妄称接战俘获，冒功捏奏，混行杀戮，恳代奏请皇上圣鉴等语。臣查前准闽省函咨，台湾正法夷人系在五月中未经议抚以前，即使实系遭风难民，亦于事在受抚以后者不同，即如九月间，该夷船只复在台湾遭风，即经该镇等照例抚恤，交与该国去船领回，并无杀戮凌辱情事。况该夷曾有受抚以后，其余不难善定之语。今抚议已成，则正法夷人即在其余之列，断难任其借口反复。臣业已查察明白谕知，想该酋亦难自食其言也。惟查前据该镇达洪阿奏报，在洋面接仗，俘获夷匪已蒙皇上加恩奖励。今该夷来文，称系遭风难民，并未接仗。虽属一面之词，而事涉外夷，有关体制，如果实系冒功妄杀，则该镇咎亦难辞。相应请旨，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解部审办，以期水落石出，而杜妄冒之弊。(朱批：自有办理之处，此断不可。该夷诡诈百出，万勿堕其术中。即使实有其事，亦当另有处置。)

所有该夷照会等件共三纸，并臣谕知该夷文稿，照录恭呈御览。

臣谨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三〇、两江总督耆英奏陈为保全大局不得已而奏参达洪阿缘由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军录)

再，臣前因夷酋噶喇嘛接到浙江抚臣刘韵珂照复，辄称臣之须往广东与否，且俟到闽再复，匆匆竟去，即料及台湾正法夷酋，该酋已有风闻，心生疑畏，是以有此举动。迨接闽浙督臣怡良函寄台湾镇道禀稿，知已办结，方冀该酋到闽，或可释然。今仍指作遭风难夷，借为口实，且于告示内罗列欧罗巴、西洋、小吕宋、印度等国夷人之被正法监毙格杀溺死者，共有二百八十三人之多。且称欲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抵偿籍没。情词狡恶。揆其意指，竟将煽动诸夷，另生枝节，以败抚局也。(朱批：可恶之至!)而其照会内又称：总代奏请圣鉴，免貽后患，务求成全和约，免再酿成祸端等语。又接怡良书云：经该督再三开导，坚执不听，并谓江、浙、闽三省事件，奉旨由臣会办，且疑台湾为怡良所属，未免袒护，是以不令怡良入告。是其词虽近要挟，而其情尚出疑惧，复恐有回护滕弊情事。

臣又闻该酋现在兵船，皆由各国雇募而来，生则给银，死还骸骨，若不稍加理论，无以对各国夷人，其中亦有不得不然之势。况我官兵民人从前之陷敌者，皆据先后送回，亦未伤残一人。臣思自古御夷不外剿抚二字，而剿必确有把握，抚必待以至诚，方剿未尝不可用抚，既抚未便轻易官剿。矧当屡经失利之后，民困财匱，将怯兵疲，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以形决裂。历年各省办理情形，歧途百出，事至于今，不容再误。若非我皇上圣德涵宏，则沿海小民儿无安枕之日。伏承明训，必须筹画万全，敢不仰体圣怀，就其控诉之词作为转圜之计。将达洪阿奏请解部审办，似于从权抚驭之中尚不致于离经。惟臣闻达洪阿在台数年，与台湾道姚莹协力同心，勤求治理，为匪徒所慑服，兵民所爱戴，即就此一事而论，亦属

有功无过,今日该酋一纸空文,遽形奏参,似觉办理过当。然不如是,窃思该酋借此寻衅,竟敢侵扰台湾,转虑该镇不能保全,于大局殊有关系,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定邀洞烛。

至臣前此照复该酋毋庸同赴粤省之文,核其来文语气,尚未递到,今该酋在闽,既露要求挟制情形,臣本应钦遵前奉谕旨,以查看海口为名,即口驰赴闽省,相机办理。但怡良函称,麟酋定于十月二十九日起碇赴粤。臣若赴闽中,亦属无益。而粤中离江过远,臣即趋紧前往,已恐缓不济急,两江重地亦未敢遽事远离。现已将照复该酋之文缮备两份,一寄怡良,交给在闽之酋转送;一寄伊里布,于麟酋到粤时付给,暂抑其凶焰。可否迅赐简员署理两江总督,俾臣得以放心前往查办,或俟该酋复文到日,再行酌定之处,恭候谕旨遵行。

再该酋照会内称,八月二十三日业已备叙等语。查八月二十三日,该酋所递照会系因定期起碇,欲与臣等话别,臣与伊里布等公同商定,准其进城会晤,所言皆系要约通市,并未提及台湾冒功及各处接仗情形。惟检查接管卷内,镇江职员颜崇礼呈缴该酋告示,内有台湾道等两次将遭风破船之人捉获,诈称打仗得胜,以为相待不端之据,别无照会前来。今该酋照会所称,不过掩饰其败,以夸所长,亦无足深论。

除将办理缘由密函知照伊里布、怡良,以免办理两歧外,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再,臣现在会同提臣尤渤周历上海、宝山、松江一带,查看情形,容再另折具奏,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三一、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等奏为遵旨核 议奉化县失事之文武员弁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军录)

刑部尚书臣阿勒清阿等谨奏，为遵旨核议奉化县失事文武员弁罪名，恭折具奏事。

窃照吏、兵二部奏请将浙江奉化县失守城池之文武各员弁交部治罪各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浙江奉化县把总汪长清著即革职，其应得罪名著刑部核议具奏。钦此。又十一月初二日奉旨：浙江奉化县知县金秀堃著即革职，其应得罪名著刑部核议具奏。钦此。旋据吏、兵二部钞录各原奏，移咨到部。该臣等议得，据革任扬威将军宗室奕经等奏称，查明奉化县知县金秀堃与把总汪长清有守土之责，当逆夷犯境，不能固守，失陷城池，固属咎无可道。但该县僻处一隅，并未驻设大兵巨炮，团练之义勇又分处各乡，自行保卫，所恃者仅止乡勇、汛兵，声势极为单弱。该逆拥众二千余人前往侵犯，凶焰甚张，该县等率领兵勇，至半途遇阻不及，致被窜入城中，实由贼众我寡，势不能支，与他处之设有兵炮复致失事者情节不同。其后该逆之退出，虽非该县等之力，惟其令义勇等声言，赴小江口焚烧夷船，并称余步云已率兵袭取宁郡，速之使去，不令其逗留滋害，尚合兵机。且该县等于夷众退出后，将难民妥为安抚，并无失所。又本年正月间，遣兵赴宁郡攻剿之时，飭令本省官兵由该县绕道接应，金秀堃等供亿支应均无贻误。是该县等失地之情节既属可原，事后亦尚出力，可否将奉化县知县金秀堃及该汛把总汪长清原摘顶戴开复给还之处，出自皇上逾格鸿慈。至被放监犯业报投回二名，尚有六名未获，现飭查拿，如无弋获，另行参处。其被焚毁之官民房屋及抢掠之仓库财物，并抚恤难民等项，由臣刘韵珂汇案分别办理等因。当经吏部将奉化县知县金秀

堃,并经兵部将把总汪长清均请革职,交部治罪。先后奏奉諭旨:知照前来。

查例载:州县与武职同城,若遇边警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守土州县拟斩监候等语。此案已革奉化县知县金秀堃系守土州县,已革把总汪长清系专汛武职,于暎逆侵犯奉化,既经失陷城池,未便因该处并未驻设大兵巨炮遽予量减。且业据该将军等查明,该夷退去并非该县等之力,自应仍按本例问拟。相应请旨,将金秀堃、汪长清均照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守土州县拟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未获监犯,应由该抚飭緝,获日另行拟结。

所有臣等核议罪名缘由,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五三二、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军务告竣收缴 官兵自备军械并酌给价值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①(军录)

再,暎夷业经就抚,军务告竣,所有各处雇募本省外省各壮勇均经全行裁撤,其从前领过军火器械俱应一概收缴。惟该勇等尚有自行置备之件,亦未便听其随带,致滋事端。臣已飭令总局转飭带勇各员逐细查明,按件酌给价值,尽数追缴存贮。所需银两即在军需款内如数给发,事竣造册报销。

理合附片奏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① 此系朱批日期

五三三、著两江总督耆英于接到闽信后
体察情形相机办理咪喇喳借口
台湾杀俘而有所挟制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谕：

耆英奏，接到闽、浙函报，复奏夷情一折。据奏九月十六日，淡水厅有遭风夷船一只，救起白夷二十五人。十月初一日又有夷船到台，该道姚莹传见夷酋，已将五月内将夷俘正法之故，正言晓谕，并将遭风难夷准予领回。复亲至该酋船上，夷目感恩设誓，执礼甚恭等语。览奏均悉。计咪喇喳此时已到闽，著耆英接到闽信后，体察情形，如果始终恭顺，即无庸议。倘有要求挟制，仍遵前旨相机办理。

另片奏，咪喇哩商船至浙贸易，已据该道鹿泽长谕回广东，现已启碇开行等情。前据祁埏等奏，咪喇哩在粤呈请贸易事宜。已有旨谕令伊里布剴切晓谕该夷，仍循旧章办理。倘洋商等有苦累该夷之处，查明禁止，断不准有覬覦设立马头等事。兹该夷既至浙江，难保不至江苏恳求，著该道谆飭所属，详查来意，妥为抚驭，如有要求事件，即告以该国向在广东贸易，由来已久，仍应回至粤省，照旧通商，天朝制度自有一定，不能少有改变。以示限制为要！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三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任内
屡失地方自请从重治罪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军政)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微臣在任屡次失陷地方，请敕部从

重治罪，以懲庸懦而伸國究，仰祈聖鑒事。

竊臣一介草茅，至愚極陋，歷官中外，報稱毫無。道光二十年六月，倭夷滋擾浙洋，定海被陷，皇上不以臣為不肖，特拔臣于稠人之中，畀以巡撫重寄，聖恩高厚，復載難量。臣被此洪施，任茲要缺，宜何如尽心尽力，慎封守而固郊圻，以無負聖主委任責成之至意。臣奉職無狀，自秋至今，管轄屬地方頻遭淪陷，辜恩負疚，惶悚難名。溯臣前歲到任之初，正值粵東議撫之日，臣彼時竊以此舉為非，曾將夷情之可疑，與浙省之不宜通市，屢陳聖德。嗣該夷納還定海，退還粵東，大肆猖獗。臣知浙省必不免于被兵，與前欽差大臣裕謙在鎮海、定海、乍浦等處，督屬嚴修守備，冀遏賊鋒。又因省城為根本之區，近接尖山，無可捍御，設法固結民心，以為背城借一之舉。乃寇氛日熾，定海鏖戰五日，卒為所破，以後所到之處，無不摧殘，臣歷將逆夷凶悍情形，據實直陳聖鑒，從未敢以一言粉飾，朦蔽宸聰。今茲撫局已成，被占各處城池大半收復，而追思前此之失地喪師，總由臣不識庸闇，措置未能盡善所至，于省城重地雖幸獲安全，實由仰賴天威，該逆未敢深入之故。不然則臣之措施只能維系人心，斷不能掃除敵焰，安知江寧之二處，不先見于杭州、又豈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查臣上年因定海失守，奏奉交部議處，吏部如何定議未准咨行。以後寧波被陷，奏請治罪，欽奉朱批：將汝治罪二字緩之可也。等因。欽此。嗣又迭蒙溫諭，聞命以來，銘肌刻髓，感激涕零。迨本年乍浦復失，奉旨飭部議以革職，又蒙改為革職留任。計臣到任以來，屢次失陷地方，而奉議僅止一次，并且僅止革留，按罪責情，實屬不足蔽辜。現在軍務已竣，尚未荷嚴行懲處明文，仍膺顯于僚屬士民之上。臣實無衷滋愧，顧影懷漸，惟有據實自陳，仰懇皇上綜臣屢失地方之咎，敕部從重治罪，以為封疆大吏庸懦無能者戒，臣不勝悚惕待命之至。

謹繕折附驛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五三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准闽咨送到 英国照会并告示二纸抄录呈览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现接夷酋自闽省递到照会，并据附呈伪示，查于大局有关，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啖咭喇夷酋噶喇渣，前请两江总督臣耆英与钦差大臣伊里布同赴粤东，会议餉税事宜。经臣以该督在两江任内仍系办理夷务等词，向其晓谕。嗣接该酋复称，伊现在开船赴闽，不及详悉具复，俟到闽后，再行照会等情，当经臣将接有该酋复文缘由，会同伊里布缮折奏明圣鉴，伊里布即起程赴粤在案。兹准闽督臣怡良自厦门咨送该酋照会一件，伪示二纸。其照会内先称，伊本欲与耆英再行会晤，今蒙示以耆英在两江仍办夷务，仰见大皇帝垂念远人，实深感激。后称伊行至厦门，闻有前在台湾遭风夷人二百余名均被歼杀，悲恨惊骇，伊现在出有告示，呈送查阅，伊等惟望大皇帝明见伸冤等情。其伪示内即叙夷人被杀之事，词语之间，均含忿戾之意，并有挟制之情。臣接阅之余，不胜愤懑。查台湾镇道达洪阿等如何将夷俘杀戮，臣虽未知源委，但各夷之就获，前据该镇道等奏报，由于夷船赴台湾滋扰，被我兵击败生擒，经兵部恭录钦奉上谕，咨行各省查照有案。兹该酋称船只在洋遭风漂至台湾，致各夷被获，与该镇道原奏悬殊，且其伪示内将达洪阿等信口毁骂，并欲钦差大臣等奏明皇上，将该镇等正法抵偿。又称若不如此办理，恐致干戈复起，民受涂炭等语。此系丧心病狂之言，令人发指。惟夷情诡谲，是否欲借端蠢动，抑系虚声恫喝，殊难揣测。现据怡良函称，该夷已备文交该督转寄耆英奏办，该督业已代为转递，想耆英接到夷文，自必据实上陈，奉有庙略。惟臣恐接该夷伪示，且此事又关系国家大局，不敢壅于上闻，谨缮折由驿驰奏，并将伪示录呈御览。

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已有旨。钦此。

附件一、噶喇吧照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奏呈

为照会事。

本大臣在浙省查明情形之后，即行自浙来闽，于本月十九日至厦，不日想可再行南还香港粤省等处，仍望在彼与贵大臣督部堂再得面晤，以便会同伊大臣公行筹议，善定诸事，俾将前日和好之约始终完结全妥。惟本大臣到厦之日，得知我民前在台湾沿海遭风被难者一百数十人，均经该处总兵等官丢开羞脸，妄行冒有争战获俘之功，捏饰假奏，致邀大皇帝谕旨，将无辜难民狼行混杀，实属朦胧，致累主上入恶臣不义之绊。本大臣闻及此事，毛骨悚然，忧虑莫胜。因念此等妄杀攸关至紧，本大臣合将实情具文晓示，俾英汉众民共得知悉，今将汉文告示送阅，希诸贵部堂查照见复也。追思本大臣尚在江南与贵部堂等会议之间，于八月二十三日业已备叙，以各省将军大臣等先后所奏，我军肆行抢掠，委屈华民，及所奏与我军接仗杀毙多命之语，俱属谎诞可笑已极。且本大臣当经言称，自肇衅之时以后，连我三板小船，清民尚未击沉一只。惟有英国民船在台湾遭风破坏者二只，又在厦门近地失火烧坏一只，在长江内河着火烧坏一只，除此四船之外，一无被兵击坏等语在案。兹据该总兵等所奏，不特如本大臣前日之言，果属谎诞可笑。而詭料瞒骗之语竟入皇帝之闻，不幸妄邀王命，如其所请办理，即将此等非官非兵遇难小民误行妄杀，不只与公道实为相背，而即与贵国体恤被风难人之例，尤属相悖，其情殊堪可恨可忧矣！今本大臣送阅告文，务祈贵大臣督部堂缮录代行恭奏，仰请皇帝圣鉴，期可免贻后患。再，若贵部堂不依所请，未肯代奏，祈即早为答复，以便办理。在本大臣必俟二月之久，如二月以内未接回文，即当以贵部堂

不便入奏，应就另备公文照会京中管理外务之宰相大臣，由火轮船只径赴直省天津河口投递，以使衷怀得伸奏闻也。至本大臣告文之中所有指说，该总兵等罪应偿以扬天报公明等言，出自本大臣务求成全和约，免再攘生战祸之诚意。祈贵部堂善为量之，特此沥情，并敬请贵部堂福禧廉暨。须至照会者。

再，本公使正在发文之间，今于十月二十六日据台湾解到刑余难民九人，本大臣向伊询问各情，据伊所述，再行晓示通知。所有示文一并送阅，希请贵部堂查照施行。

朱批：可恶。

附件二、英人伪示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奏呈

为晓示事。

照得上年八月间，有我英国民船喇咻吓咭名号一只，在于台湾鸡笼海面遭风破碎，其人暂幸逃生者一百有余。又本年正月间，再有我国民船阿喇名号一只，亦在该府淡水海面遭风击破，其人同得逃生已有数十，其先后二次上岸者，俱被拿获监禁。今于本公使到厦之日，忽闻此等遭风难民将及二百之多，经被台湾总兵等官凶心歼杀，闻信如雷聒耳，不胜骇然。且闻该官称说，因奉王命，是以敢打杀戮，实可伤心，莫不令人发指！试思此次遭祸之民假使手执兵械，奋勇相争，即被擒获，尚且万不容如此滥行歼杀。盖凡有自称礼义之邦者，俱以忍心为本，则交战时所有被擒兵人，军例不准于战后妄杀，而此明见我等礼义之军。比之茹毛饮血，惨酷肆戮之徒，何等迥去相异。何况此等难民原系水手小民及随营担夫等类无资护，已无械伤人，既经遭风捱苦，即按大清律例，应得保护恩待。奈在台难民掳之将近一年，而竟起意凶杀，呜呼哀哉！思念及此，本公使怨恨憎恶，百喙难言，中华之辱莫甚于此矣！使或奉率王命致我人受枉杀之冤，此乃该总兵达洪阿等凶犯不顾廉耻，贪婪

功劳，捏词以喇咏吓唬及阿喇等船屡次侵犯台湾之谎言假奏，瞒骗皇帝御聪，以致王命误降，而我人被杀矣。遭风之船既非战舰，又无载军兵，达洪阿等所奏其为假冒不问可知。而此次我人遭祸皆其假诈所由，既经本公使访得确实，有凭可据，自应将此凶暴情由据实陈明，转请钦差大臣等奏请皇帝圣鉴。本公使陈情之间，虽必恭谨，但事关最要，仍必坚存求报之意。应代君主讨求，即将台湾狼心假奏妄杀之凶官达洪阿等，刻即去官正法，将其家财人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枉死之家属。盖达洪阿等既因假诈陷害我人多命，自应以命抵偿，以扬天道，好还恶有恶报之理。若非如此办理，本公使惟虑将情奏明我国君主之时，非惟致伤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下戈复起，如或再有干戈之患，百姓复受涂炭之苦。即因一派凶心官长贪赏冒功，致令百万良民困苦无了，可不怜惜哉！惟本公使钦赖皇帝洞知明鉴，秉公执法，势必星飞答报，俾全二国之和好，免使百姓以冤冤矣。因恐有人未知我民遭难被杀，受有万苦之实情，理合晓示通知。为此示仰英汉军民各色人等知悉，并令分行刊刻英汉字文，传示天下诸国，以便通悉。特示。

朱批：深堪忿恨！

附件三、英人伪示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奏呈

为再行晓示事。

照得本月二十一日本公使曾已晓示以前此有英国遭风被难得生之人多名，在于台湾被该地凶官无故歼杀在案。旋后仅有刑余难民九人，遵照和约，被释解到厦门。据伊等所述，去年八月间，喇咏吓唬名号船只遭风之时，该船内有欧罗巴之白脸人二十九名，小吕宋人二名，印度国之黑脸人二百四十三名，共二百七十四人也。当该船搁礁之际，欧罗巴人二十九名，小吕宋人二名，及印度人三名，一同下三板逃生，幸得归粤，船中尚遗印度人二百四十名。其

船随风逐浪，飘过礁石，直至鸡笼湾内，比之外洋稍可安身。船中人等不忍舍船，在彼尚居五日，继则合木成排弃船，手无寸械，分散逃命上岸。彼时被海波溺死者已有数人，被匪民抢夺乱杀者亦有数名，其余皆被台地凶官混拿锁链，分行监禁，少有可衣，微有可食，辛苦难捱，致丧多命。竟且该被遗弃之二百四十人中，止留二人得生解厦。至阿喇名号船只原自舟山起碇，意欲驶赴澳门，乃于本年正月间南还之时，风浪大起，将船飘至台湾洋面，搁礁破坏。彼时有欧罗巴及咪喇哩白脸人十四名，西洋及小吕宋人四名，印度黑脸人三十四名，汉人五名，共五十七名在船，而风涛汹涌，将船漂入浅滩。迨至风息潮退，船已搁在旱地，进退两难，无路可出。是以我人先上福建渔船，希图逃出海面。不幸旋见汉军尾至，我人即弃兵械，一皆投降，因无抗拒之意，是以不放鸟枪。其阿喇及咪喇哩吓咄之难人均被抢剥衣物，裸体牵拉，解至台湾城内，四散分派监禁，来往希少，信息不通，凶款恶待，旦夕饿死。究竟阿喇船之难人共五十七名，除愿在台湾居住汉人一名外，送厦交还者止有白脸人六名，黑脸人一名，汉人一名，共八名。其余咪喇哩吓咄船之二百三十七名，阿喇船之四十六名，共二百八十三人，据所述先后惨情，或被台湾凶官枉杀，或因饥饿恶待在彼苦死，种种凶酷实情未可推驳。而本公使因念大英官员每遇擒获兵民，即行宽恩释放，比之此等凶官所为，天地悬绝。愿众民共知，是以刊刻布示。惟仰赖大皇帝御聪必秉公答报，庶免后患，是本公使所切望也。

朱批：妄逞狂吠。

五三六、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遵旨密查 军营委员鄂云招摇冒饷劣迹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遵旨密查军营委员劣迹，现已得有

端倪，谨将所查情形，缮折附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有人奏，候选直隶州知州鄂云云云。钦此。仰见我皇上严惩贪墨，整肃官方之至意。遵查鄂云即联璧，前曾与臣同官刑部司员，上年臣与前钦差大臣裕谦同在镇海军营谒见。臣裕谦知该员行为素不谨饬，恐其在浙逗留，招摇生事，当即飭令他往。臣因其系旧日同僚，且其景况穷苦，遂给与盘费银三十两，裕谦亦薄有所予。该员即在镇海起行，以后不知所往。

迨冬间，扬威将军等来浙剿办，驻扎苏州。该员复至臣署谒见一次，面称扬威将军随员联芳系伊堂弟，伊与扬威将军亦系亲戚，现已奉委密办军务等语。嗣后伊即屡次往来江、浙查办事件。臣以该员素不诚实，今既在营办事，恐其借端向各处官吏需索撞骗，即经密为访察。因该员前曾携眷住居江宁，后又流寓杭州，声名平常众所口晓，故各属虽因其系军营委员，不能不照例应付船只，而诘骗乏术，实无人受其欺蒙。至该员办理军务多在曹江一带，潜行措置，如何勾引汉奸作为内应，因上年将军等所筹攻剿诸策概从秘密，不使人知，臣当时未能深悉。迨大军在宁波失利溃散，兵勇互相传说，皆归咎于内应汉奸为贼反间所致。臣屡加体察，始知侦事之由，并非专系乎此。

缘曹江与宁波阻隔不远，声息相闻，我各路兵勇自上年十二月间即陆续遣赴曹江驻扎，至本年正月底始往宁波攻剿，兵勇人数甚众，在曹江屯驻既久，形势显露；逆夷早已侦知预备。又因宁波西南两门之外皆系水田，行路甚窄，兵勇鱼贯而前，用武不甚得力，故大军进取无功，此乃该处地势使然，即无汉奸反间，亦恐未必取胜。且闻埋伏城中之人亦有真为内应，临阵被贼戕害者，亦非人人尽作反间。是宁波之败，尚非该员所为厉阶，此臣前此访悉情由。兹复遵谕密查，仍与前访无异，并不敢代为弥缝，自取咎戾。

至浙省自将军等到后承办军务，各员有在将军等行营粮台支

领银钱者，亦有在各局台支领银钱者。该员有无在行营粮台承领之项，臣衙门并无报案，检查省局，亦无发给该员军饷。惟曹江、绍郡两粮台均报有该员领款而备细情由，报文内亦未详叙臣于奉旨之后，即委亲信之员密往各粮台查访，旋据委员将该员所冒领状禀结，抄录呈送。臣逐细查阅，该员先以奉将军委赴慈溪县后山泊地方招雇乡勇五百名，头目五名等词，在曹江粮台支领各勇定钱器械船价等钱一千三百六十千文，号帽银一百七十五两。又自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止，各勇口粮钱一千五百三十千文，银四千五百八十五两零。嗣又以所雇后山泊乡勇于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文撤散，经伊禀请，将军等面准，酌留曾经出力各勇一百一十三名，在宁波一带办事等词，在绍郡粮台支领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九月初五日止各勇口粮银四千三百七十四两零。计两粮台共发给该员银九千一百二十四两零，钱二千八百九十千文。臣以该员雇募乡勇是否实有此数，所给口粮定钱等项有无浮冒，雇齐各勇及撤散月日有无挪改，非摘提受雇各勇查询，无从得实。正飭委员密往查传间，接据省局两次详报，一奉将军札，据鄂云禀称，该员奉令招募后山泊乡勇五百名，总目五名，于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本年三月初十日撤散，止计一百零二日，发给各勇口粮钱一万五千六百余千〔文〕。曾在曹江粮台领过口粮五十五日，其余四十七日计钱七千二百余千〔文〕，系该员垫发。兹该员情愿报效，前垫者不敢请领已领者照数呈缴。又各勇受雇之时，曾发给定钱器械船价杂钱一千三百五十千文，并当设措续缴。该员又另募福建同安船十七只，船勇舵水等项三百四十八名。自四月初十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奉撤止，计四个月零二十日，船价勇粮盘费共合银一万二千余两，伊已劝各委员捐过银五千余两，余银口奉留。曾经出力之梁壮各勇一百一十五名，自三月十一日起至九月初三日止，已领银四千余两，一并设法相办等情。一奉将军札，据鄂云禀称，伊所雇后山泊乡勇发过口粮及定钱器械船价等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千

文。又另雇梁勇五十三名,自本年正月初三日起至三月初十日止,共六十七日,给过口粮钱一千九十八千八百文。两共给过钱一万八千五十四千八百文,先后在曹江粮台支领银六千四百九十五两,余系该员及山阴县文童李俦垫付,兹情愿与李俦捐钱办。计李俦捐钱六千文零,该员捐钱一万二千千文,稟请奖励等情。先后飭局知照,由局详报到臣。并据委员将鄂云所雇后山泊乡勇头目黄得胜、包祖文林金廷陆续传解到省,臣详加讯问。据供上年宁波失守之后,慈溪县后山泊地方绅民招雇乡勇,保护村庄。十二月间,鄂云赴该处收雇乡勇五百名,调赴曹江,随营听用,只给各勇定钱并器械盘费等钱一千五百千文,各勇应允。鄂云即派伊等及其家丁刘国安等为头目,于是月二十八日由后山泊起程赴曹南时,只给各勇每名钱五百文,共钱二百五十千文,其余一千二百五十千文俱未发给,亦未给与口粮。至本年正月初二日行抵曹江,次日始给各勇每名口粮钱三百文。是月二十六日,鄂云拨勇五十名,埋伏镇海城外。又拨一百五十名,由四川府经历濮谿孙管带,屯驻郡城西乡之邵家渡。又拨五十名,屯驻慈溪之骆驼桥,为泗州知州张应云护卫。鄂云自留五十名护卫,屯驻慈溪东门外之清道观。又令黄得胜带领二百名,约于二十八日攻打宁波南门。奈兵勇打仗失利,纷纷溃逃,至二月二十二日即奉撤散,并无留在宁波等处办事续支口粮等语。臣恐所供未确,复又再三研诘,各供俱坚执不移。

臣查此案鄂云雇募后山泊乡勇并头目五百五名,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在曹江粮台支领口粮后,又称于五百五名中酌留一百十三名,于本年二月二十三日起,在绍郡粮台支领口粮,并称招雇之时发给各勇定钱及器械船价等钱,在曹江粮台分款支取,均有领状可稽。兹黄得胜等坚供,各勇口粮系于本年正月初三日行抵曹江之后始行起支,至二月二十二日即奉撤散。其未抵曹江以前,与奉文撤散以后,均未支领分文,所许定钱及盘费等项,亦只发给钱二百五十千文,并无一千三百六十千之多。核与该员历次在粮

台所具文领已属不符。且现据该员两次在将军禀请捐输，又称各勇于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支口粮，至本年三月初十日奉文撤散，其所措起止月日，复与文领互异。又该员前在绍郡粮台禀，于后山泊乡勇中奉将军等酌留一百一十三名在宁波办事，请于二月二十三日起支口粮等语。现据黄得胜等供无其事，而该员两次具禀将军文内，一称奉留梁壮各勇一百一十五名，于三月十一日起至九月初三日止在粮台支领口粮，一称另雇梁勇五十三名，于正月初三日起至三月初十日止，在粮台支领口粮，不特与黄得胜等供词及粮台文领均未吻合，即以该员前后两禀互相核对，亦属矛盾。又该员初次所禀将军文内，叙有招募同安船十七只，计船价等项银一万二千余两，除捐捐五千余两外，余亦由伊一并捐办等语。续禀又并未提及此事，且后山泊乡勇口粮等项，初禀称伊一人独自捐办，续禀又称与山阴县文童李俸分捐。核其情节，种种参差。臣遂细勾稽，再三寻绎，终不解其故。

伏查该员所用各款如果均系实用实销，不惟勇目黄得胜等不能凭空捏诬，即其领项与用项亦必针孔相符，断无自相歧混，缪辑不清之理。今黄得胜等所供既与该员文禀不符，该员文禀又复前后歧异，无一处可以斗筭合缝，其中情弊显然。现在该员以捐输为名呈缴银六千余两，显系借端掩饰。至此项捐款为数较多，该员家无余资，人所共悉。此次又非挾资而来，何以竟能猝集。臣前此访查地方官吏，虽未被其诳骗，第该员曾于道光十七年间携眷在杭州寄寓，绅民中不无熟识之人。兹因办理军务，往来宁、绍、杭、嘉等处，并将家眷寄住绍兴，与绅民互相交往，招摇撞骗之事，竟难信其必无。惟其形迹诡秘，屡次密查，并无确据，实属无从追询。

合将已经得有端倪者，具折附驿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五三七、浙江巡抚刘韵珂奏请将鹿泽长舒恭受等暂留宁波办事或补用等事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军录)

再,臣前因宁绍台道鹿泽长、石浦同知舒恭受官声素著,且又熟悉夷情,奏请以舒恭受升补宁波府知府,并飭鹿泽长暂回本任。兹皇上因该二员均已革职议罪,未荷允准,并奉谕旨,以陈之骥补授宁绍台道,并飭臣与督臣拣员调补宁波府知府。仰见圣主整纲肃纪,励臣节以笃忠贞。臣虽至愚,不胜钦服。

惟宁波为沿海要区,道府责任本重,兹被逆夷占据日久,四民失业,土匪横行,弹压抚绥,在在关系紧要。且夷船尚聚定海,其众时时出入郡城,而定海镇标兵丁因未能归伍,仍在该处驻扎,华夷错处,兵民杂居,控制防闲尤非易易。鹿泽长、舒恭受才识既优,且能以实心实政,故良民戴德,匪类畏威,现在该处查办一切事宜,无不禁止令行,群情贴伏。即如抚恤难民一事,前此乍浦失守,每大口日给钱八十,小口四十。其后余姚等县收养宁镇难民,犹大口日给钱四十,小口二十。今鹿泽长等办理抚恤,因户口甚众,需费不貲,每大口日仅给钱十五文,小口减半,较从前各数多寡悬殊,而就抚之民并未稍存缺望,可见伊等平素得民甚深,故虽裁减钱文,民亦不以为怨。而其办事认真,处处为国家节省经费,即此可以类推。至伊等前在江宁勸理抚议,屡与各夷觐而,以诚信相感孚,各夷俱加敬服。兹在宁郡复能设法驾驭,各夷信服益深,不敢稍形跋扈,故虎狼虽近在郊恫,而民间并无惊扰,彼此相安。臣远驻省垣,不克事事躬亲料理,特由伊等在彼,稍宽东顾之忧,即通省人心,亦以伊等能弭衅安民,视为长城之倚,故臣前此特以升任回任声请。盖缘伊等实为宁波万不可少之员,倘另易其人,则官民不习,无论办理他事,难期周妥。即此十万余之难民先恐未能安集,且素未经

历夷务，情形不熟，尤恐驾驭不得其宜，是以专折上陈，以期要缺得人而治。

兹蒙皇上于失守城池案内，敕部将伊等革职议罪，业已明降谕旨，臣何敢再事浚陈。且伊等于城陷之际不能仗节死义，邦有常刑，亦不容以人地相需，辄请宽贷。臣现已飭司遵委干员，前往接署，听候部议。但浙省各道府内虽不乏干练之才，而欲如伊等二人之克膺艰巨，足当一面之寄者，实难其选。况各道府于民俗夷情素未谙习，即使才堪治剧亦恐迁地弗良，且近日在闽夷酋因台湾处决俘囚，妄肆狂吠，浙中夷众声息相通，亦难保不效尤生事，抚驭尤属萑难。设令处置未宜，别生枝节，复起衅端，即将儆事之员重加惩处，亦于国是何裨。臣辗转思维，并与杭州将军臣特依顺及在省司道再四商酌，惟有仰恳圣恩，将鹿泽长、舒恭受二人于交卸之后，暂时留在宁波，责令帮同接任之员，将一切事宜悉心措办，俟诸务完竣，夷人至浙开市之后，再照刑部拟定罪名，分别科断。如此则宁波得有熟手之人，民夷均可期绥靖，而伊等仍未幸免愆尤，功令亦未为不肃，似亦经权互用之道。

至上年失地之武职各员现接邸抄，亦已奉有惩处明旨。内处州镇标守备金大勇受伤较重，从宽免议；都司何一鹏、护处州镇总兵张从龙，受伤均有确据，革职免罪；黄岩中营游击林亮光未能指出受伤何处，革职治罪。皇上权衡至当，轻重适平，凡在臣工同深感悚。第查林亮光系广东守备升任来浙，到浙之际，正值倭夷滋事，即带兵在镇海防堵。嗣臣与各钦差大臣因该员勇往直前，浙省各标水师员弁罕有其匹，遽有紧要军务，均派令承办。该员事事不遗余力，从未稍形怠忽。又浙省兵丁多未能施放火炮，亦飭该员训练，兵技渐娴。迨倭夷攻犯镇海，该员防守金鸡山炮台，督兵开炮，屢中夷船。因该夷由山后小港口而上，三面夹攻，该员被逆夷刀伤额颅等处，与江南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先后落海，在阵弃兵均所目击，故当时有该员与谢朝恩一并阵亡之说，经臣据情奏报。嗣据该

员自行具禀,始知其落海之后,经渔户捞起灌救,幸获生全。臣以该员系得用之人,奏明飭令来省差委。嗣该员抵省,头上伤痕皮开骨裂,尚未痊愈。经臣亲验明确后,将受伤各员咨部赏恤,已将该员列入头等伤在案。现在该员伤虽医痊,痕迹显露,堪以复视。至张从龙驻守招宝山,与逆夷彼此开炮轰击,营盘城垛均被夷炮所毁,该员仍与之竭力相持,并未退缩。及该夷施放火箭,我山上药库被其所中,烈焰腾起。该员被火烧伤倒地,经兵丁抢救下山,由间道送至绍兴调治。月余始至省城谒见,尚系兵丁挟掖而前,其头面及两手伤痕溃烂不堪。臣接见之下,不能复识其人,后又医调数月,始得痊愈,而手指皮肉脱落,皆形瘦细,终不复原。又何一鹏亦在金鸡山与逆夷接仗,被刀砍伤鼻梁,又被枪击碎左足踝骨,晕绝在地,致被擒回。该逆因前钦差大臣裕谦有将夷俘剥皮之事,亦欲将该员剥皮泄忿,因不得法,止割去股肉一片,当将该员擒禁凌虐,无所不至。迨本年正月间,始经该处义民周明珠等乘间将该员窃出,送回内地,鼻梁等处伤痕宛在。此林亮光、张从龙、何一鹏受伤深重情形,臣均经验视,与金大勇俱属相同。

伏查营员带兵作战,若未经受伤,或伤甚轻微辄行奔溃,则失律之咎在所难辞,自应斥革重惩,以肃军纪。如并无逃避情事,或因伤重致仆,退救得生,或因力竭被擒,伺隙得脱,其当时之未经殉难,由于幸获生全,与明难苟免之员相去悬绝。本年宁波之战,我兵亦未取胜,而在事出力各员弁,曾经扬威将军等奏奉圣恩,各加鼓励。诚以败军之将情节各殊,势难概论故也。今林亮光等当接仗之时,均系奋勇争持,各受重伤,几同死而复苏,其情节实可矜原。现浙省当修明武备之时,林亮光既系水师出色之员,张从龙、何一鹏熟谙行伍,材技优娴,亦皆营员中所不可多得。可否仰乞天恩俯准,将林亮光免于治罪,与张从龙、何一鹏一并开复原官,或酌量降级留于浙省补用之处,出自鸿慈。臣赋性拙直,从不敢为所属文武妄乞恩施,况系奉旨革职议罪之员,又何敢冒渎天听。惟地

方营伍关系甚重，而林亮光等情更可原，若因皇上已颁成命，不将实在情形详细陈奏，则唯阿取容，情同欺罔，臣实不敢出此。

用敢不揣冒昧，据实附陈，伏乞圣明鉴察。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三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 美商请求通商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军录）

再，臣于前月二十九日，据宁绍台道鹿泽长、署宁波府知府舒恭受禀报，二十五日，据鄞县探有咪喇哩国商船一只由定海驶至郡城外三江口停泊，即经该道等派员前往查询。旋据该船夷商噶呐带同通事徐兆进见，声称船内带有洋布等货，求在宁波报税通商。该道等当以咪喇哩本有粤省一定马头，不能驶赴别处。现在噶夷钦奉恩旨准在宁波互市，然因收税章程未经议定，其船尚在定海停泊守候。该夷无因而至，何得转思报税销货？谕令仍回粤东，不得逗遛浙境。该夷等无可置喙，旋即回船。该道又缮写谕帖，令通事转向晓谕，即据噶呐等禀复：伊等因在粤东风闻宁波地方，各国俱准通商，是以装载货物前来销卖。兹奉谕飭，伊等不敢抗违，惟求少留数日，俟修整船只，即便开行等情，转禀到臣。

当查该道等办理情形尚属妥协，惟该夷以修船为名，吁求少待，尚不免心存观望。且恐内地商民因其船内带有洋布等物，贪图小利，潜向贸易，致启该夷日后来浙之渐。当经批令该道等严催该夷迅速起碇，并飭禁止商民，毋许向该夷私售货物去后。兹又据该道等以该船已于二十七日自三江口驶出招宝山，二十八日复自招宝山驶往定海等情，先后禀报。其曾否开往粤东，尚未据该道等续禀，臣现仍飭令查探。至噶夷在定各船尚在四十只以外，各夷时驾小船至郡城购买食物，交易公平，并据赴关报税。鹿泽长因章程未

定,且见其所买食物无多,税课有限,免其上纳,各夷欢欣鼓舞,益加感戴,情形极为驯顺,足慰宸怀。

再,臣前因定海久未设官,无以抚辑良民,弹压匪类,飭委候補知县王丕显署理该厅篆务,令在干碗庄地方暂驻,业已附片陈明在案。兹因干碗庄与夷船停泊之处相距较近,诸多未便,且恐书役人等或有向该夷骚扰勾结情事,业已移至大榭地方驻扎,以杜弊端。

理合一并附陈,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三九、两江总督耆英等奏请将丹徒宝山等县分别抚恤并酌给修房银两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三品顶带江苏巡抚臣程雋采跪奏,为丹徒等县自喫夷滋扰后,贫民糊口无资,请分别给予抚恤,并酌给修房银两,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喫夷滋扰江苏,宝山、上海两县,相继失守。旋复窜入长江,丹徒县亦即被陷,兵戈所及,罔不荡折离居。迨后议抚已成,该三县先后收复,而居民之陆续迁回者,故业悉遭焚劫,虽惊心已定,而糊口无资。即经臣飭令确查实在情形,妥为赈恤,俾资接济去后。兹据苏州布政使孙善宝详称,该三县被兵情形,丹徒最重,宝山次之,上海又次之。其与上、宝二县壤地相接之华亭、娄县、青浦、嘉定等县,当夷船进窥浦江泖湖之际,逃难男妇自宝山、上海而至者,仓皇转徙,所在纷纷,并该四县本境贫民一时乏食,当时均经飭县分别抚恤,现在无庸查办外。余各界连丹徒之丹阳,及夷船日久寄碇时,复登岸窥伺之江阴、常熟等县,俱因夷氛逼迫,农业抛荒,应与丹徒等县一体予以抚恤,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丹徒、宝山、上海三县,居民猝遭荼毒,无以谋生。虽

丹徒县乏食贫黎，已于两淮盐义仓内动碾谷石，放给九十两月口粮。惟时届隆冬，仍不免迫于饥寒，相应奏恳圣恩俯准，将情形最重之丹徒及次重之宝山二县贫民，无分极次，给予两月口粮。其情形又次之上海，具与邻近之丹阳、常熟、江阴等三县，民间被毁房屋实在无力修造者，共有若干，一律照例给予修费，以资栖止，即于军需在款内给发。所用银米，统俟事竣分别核实，造册报销，毋任稍有浮冒。

合将丹徒等县贫民糊口无资，请分别给予抚恤，并酌给修房银两各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四〇、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遵旨查报阵亡 江南提督陈化成子孙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遵旨查明，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臣等前准部咨，钦奉上谕：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著该原籍督抚查明该故员子孙几人，据实具奏等因。钦此。当经转行查复去后。兹据署同安县知县张德静查明，阵亡原任江南提督陈化成共有七子，抚养者二人，亲生者五人。长子陈廷瑛年三十八岁，自幼抚养为嗣，曾任福建水师提标后营千总，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在同安海口防堵病故。次子陈廷华年三十四岁，自幼抚养为嗣，曾任浙江黄岩镇标右营守备护理左营游击，带兵在海门防堵，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在该处病故。三子陈廷芳年十八岁，四子陈廷棻年十五岁，六子陈廷芝年十一岁，均系亲生之子。继妻曾氏所出五子陈廷荃年十三岁，七子陈廷蔚年九岁，亦系亲生之子。妾康氏所出长孙陈振声年十一岁，次孙陈振兴年九岁，三孙陈

振作年七岁，俱系长养子廷璞所出。四孙陈宜贞年四岁，系次养子廷华所出。五孙陈振世年一岁，系亲生三子廷芳所出。具文详由福建省会军需总局司道会详请奏前来。

查该提督长、次两子皆系抚养，出任武职，先后殁于军次。亲生子惟三子陈廷芳现已成丁，与四子陈廷棻读书应试，各子孙之成童者均习儒业，余俱幼小。

除咨明兵部外，所有查明阵亡原任江南提督陈化成子孙人数缘由，臣等谨详查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四一、著杭州将军特依顺毋庸会办 浙省军需报销事务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杭州将军特。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谕：

特依顺奏，军需用项未经涉手等语。浙江军需银两既据奏称，奕经等自江苏至浙江省城及绍兴等处历次提用，何员经手，作何用度，共有若干？特依顺均无案可稽。现在奕经、文蔚俱已解京，前有旨令经手各员留浙报销，特依顺既未与闻，即著毋庸会办。至该将军赏过官兵银三千一百两，准其归入军需项下作正开销，毋庸在养廉扣缴。其参赞大臣关防，仍著特伊顺遇便恭缴。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四二、给事中杜彥士奏请飭下厦门文武官员 照旧回驻厦门以筹善后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军录)

工科掌印给事中臣杜彥士跪奏，为抚夷已有成局，请旨飭下闽省厦门文武官员照旧驻扎，以筹善后而安民心，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维厦门为福建海口要地，向来驻扎官员，文员有兴泉永兵备道及海防同知，武员有水师提督及各营将弁。乃臣闻自上年厦门失守以后，该道及该提督等不敢到厦，改驻同安县城。内臣询之乡人，所言无异。近接家信言，现在厦门只有同知顾教忠不时来往厦署，其兴泉永道及水师提督仍驻同安，不敢到厦。臣思厦门于上年七月初九日失守，越数日旋即收复，该夷船停泊鼓浪屿尚属相安，何以该道及该提督等经历年余，不敢到厦，是诚何心？该处系孤悬海岛，人心浮动，若无文武官驻扎，奸民之出入孰为盘查？洋匪之潜藏孰为稽察？且使该夷见地方文武官如此畏葸无能，将益启其骄心而无所顾忌，不但有损国威，更恐貽患后日。现在该夷已经就抚，一切通商事宜正须该地方文武官协同筹画，因地制宜办理。应请旨飭下该省总督，迅飭该道及该水师提督等照旧驻扎厦门，以筹善后而安民心。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五四三、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 通筹经费酌情撤留兵勇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军录)

提督衔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

姚莹跪奏，为通筹经费，酌量情形，分别撤留兵勇，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本年十月初九日具奏，厦门夷官二次来台，将遭风夷人交来船带回，并亲至夷舟，察其虚实。折内附片陈明，江浙夷船未回本国，不可不防患于意外，时届冬令，台地向应加意巡防，各口派设乡勇人众数千，未便遽行撤退，惟有以次渐减在案。滋淮水师提督臣襄振彪咨，经省局司道议详，酌量裁撤内地兵勇，以节经费。其有实系紧要必不可少之处，即由各道切实挑选，留其精锐，汰其老弱等语。

臣等查台湾班兵，皆经臣达洪阿于到台时亲自点验，年过四十即行驳回，其各口屯丁乡勇亦系臣姚莹酌定名数选募，造具年貌名册，不时委员查验，尚不致有老弱充数。惟经费甚巨，不可不通盘筹算，台湾、澎湖两处自道光二十年八月防夷起，两次奉省发银四十万两，又发过澎湖银一万五千两，番银三千圆，经费不为多。无如兵勇人众，时日复久，本年七月即已告匮。未发经费以前，各属垫用之款皆未归还，幸蒙皇上天恩，赏拨银五十万两到闽，听候台湾提用。臣等遵于七月间备文委员赴省请领，风水阻滞，至今尚未解到。臣等不胜焦盼，臣姚莹不得已余，将道库备贮三次用存银二万五千余两，及绅士呈捐之项动支，复饬府厅县挪款垫用。现在英夷受抚，自当将守口兵勇酌量情形分别减撤。

伏查台湾大小七口，自道光二十年八月起，兵勇逐渐加增，至上年九月共设防弁兵四千六百六十九名，屯丁乡勇水勇七千九百五十二名，澎湖各口共设防夷弁兵一千五百九十九名，乡勇一千二百一十三名，此皆日夜在口守御。其屡次与夷船打仗，及剿办凤山逆匪陈冲，嘉义逆匪江见，彰化逆匪陈勇、黄马，同出洋攻捕草鸟匪船，随时征调戒严兵勇，皆事平后随即撤退，尚不在此数内。益以筑设炮台炮墩，树立木城，填塞海口，添铸炮位，制造军装器械火药及一切攻具守具，运送军装夫价等项，多历办军需未有之事。当时讲求惟恐不精不实，致误事机，事后通计，所费实多。今南北两路

地方皆已平靖，暎夷亦经受抚，虽夷船尚未回国，不便撤防，而帑项不可虚糜，自当随时撙节。

臣等督同道銜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候补知府台防同知全卞年，悉心筹议。台澎各口原设兵勇，以本年年底截止，明年正月起，酌量地方情形，分别撤留。其必须留防者，台湾各口尚应酌留弁兵四千零二十一名。澎湖一厅孤悬，各口弁兵应照旧留防。惟郡城之安平水师三营及澎湖水师两营，兵数较多，仍分为两班，更替休息。本年五月以后，臣等原议，上班口粮全给，下班口粮半给。今议定，上班口粮照给，下班口粮停给，其余兵少之处，皆不分班。至乡勇屯丁名数，亦议定台湾各口酌留一千七百四十九名，澎湖一应酌留四百名，共留屯丁乡勇二千一百四十九名，俾经费稍可持久。如果来年春后夷务大定，再行议撤。所有各属团练不领口粮之义勇，亦酌量情形，分别解放十分之五，以纾民力。其省城存贮经费将来动用，如果有余若干，仍当奏明归还台湾道库，作为备贮，以备海外要需。

所有臣等会同酌议缘由，除报明督抚臣外，谨以奏闻，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四四、湖广总督裕泰等奏为遵旨 添铸炮械分发各营操练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①(军录)

再，臣前因夷船闯入大江滋扰，遵旨赶扎旌筏，驶往策应，当将添造各种大小炮械缘由附片具奏，奉朱批，所办甚好。其大小炮位及各种器械若能陆续多为添造，尤属得宜。另有旨。钦此。并准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裕泰奏,设局选匠添铸铜铁炮位并鸟枪刀矛等件……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臣查行军以器械为先,兵不精利与空手同,自当宽为预备,制造坚纯,方期适用。而枪炮尤为最要,利器亦须演放精熟,庶有准头。现在夷务虽平,而长江下达海口,诚不可一日无备,亟须趁此整顿,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惟内江与外海情形究有不同,现已铸有钢铁大炮二十二位,九节炮三十位,抬炮九十架,并于荆州及各州县营查获旧存大炮,其中亦当有完整之件,足资备用。又佛郎机一项,以小銃五个装药,轮流替换,机关灵活,抑扬旋转,各随其宜,于舟中施用尤为便利。兹复添铸佛郎机炮四十位,五百斤重铜炮十位,同前制各项枪炮器械,饬发省标七营分项存贮,按日操演。至鸟枪刀矛大小神机火箭等项,为数已属不少,兼有各营额设器械亦已一律修整,似可无须再行增添,以节糜费。此外仍随时察看,何项短缺,何项得力,再行陆续补制,以资利用。惟是湖北各营炮手本少,而马步战守兵丁,向例每兵只习一技,殊未尽善,虽有是为上进之阶,而枪炮尤当务之急,现既添设各种炮位,自应随时操演,俾臻熟练。臣与抚臣赵炳言酌商,饬令各营将备,在于鸟枪队内每营挑选壮健有力者各四十名,兼习施放各种炮位,再于马步弓箭队内各挑四十名兼习鸟枪。又藤牌队内有手足矫捷者,兼习刀矛杂技。所有省外各营军械,亦饬添制齐全,仿照省标现办情形,一体酌派兼习。如此量为变通,使兵丁技艺不致拘于一格,而枪炮亦可广为练习,庶几善之从长,一兵得一兵之用,以仰副圣主修明武备,安不忘危之至意。

所有添铸炮械,分发各营操练缘由,谨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言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奉朱批:所办尚好。认真得力四字切记毋忽,勉益加勉。钦此。

五四五、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接准闽浙录 送英人照会并现在办理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耆英跪奏，为接准闽浙督臣录送夷酋照会，遵旨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宝山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奉上谕：耆英奏夷船起碇赴闽一折等因。钦此。臣查前奉谕旨，并准闽浙督臣咨送夷酋照会，当经先后恭折驰奏在案。兹于十一月十五日去上海舟次，接准闽浙督臣怡良、抚臣刘韵珂录送该酋照会示稿前来。臣详加披阅，该酋于二月二十四日照会刘韵珂文称，耆部堂在两江总督任内仍理各省通商之务，虽尚欲面议全妥，而仰见大皇帝圣念及远，亦足慰虑，实令感恩等语。虽文多费解，似已知臣钦奉谕旨通筹各省贸易事宜，不致坚求臣往粤省。而臣于十一月十三日恭录进呈之该酋来文，有仍望在彼与贵大臣再得面晤之语，此文填写十月二十二日所发，内粘连一片，所称台湾释回夷俘又系十月二十六日之事。详阅怡良来函，所有该酋照会臣及刘韵珂之文，系属同日接到转递，乃该酋声叙两歧，不识是何诡计。

惟核其照会怡良文内所言，俱系商办通商事宜。又示底四纸，一系定海民事，俱经地方官经理；一系谕飭夷船止准在定海、鼓浪屿往来，不准闯入别口，余二纸即系前此进呈台湾正法夷人欲求伸冤之示。虽未稍露别项要求挟制情事，曩酋亦已前赴粤东，而探报定海夷船尚有四十七只之多，迁延未去。当此其运漕船尚未全数渡江，重运瞬将接踵而至，诚如训谕，不可不密为防备。漕河巡抚诸臣办理一切，正值吃紧之际，如该酋仍复狡执，有非臣亲往不能商办之处，臣断不敢一面具奏，一面前往。惟有仰恳皇上，将两江总督关防交与何人接署，俾臣放心前往，预为指示，不致临时请

旨,以致缓不济急。

总之,该夷性疑重利,注意全在贸易,狡谋亦多。复虑此时抚局已成,固不可不防其狡诈,尤不可不示以诚信。(朱批:与朕意相相合,已有旨谕卿矣。)是以臣先已出示晓谕滨海地方,此时之筹办善后,系为营伍废弛,变通整顿,并非乘时修明武备,重起兵端。以期破夷疑而解民惑,庶可杜该夷酋之借词,塞好事者之多口,得以先事筹备,永固金汤。否则筑室道谋,衅端复作,恐有剿抚两无可施之势。(朱批:难处者正在此耳。)臣受恩深重,惟有勉竭驽骀,妥筹万全,以仰副我皇上不战屈夷之至意。(朱批:能如此卿之功大矣。)

所有该酋照会怡良、刘韵珂各一件,照录恭呈御览。臣谨遵旨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前次宁绍台道禀报,驶至宁波之花旗国商船复前赴定海,迄今并未闯入江苏洋面,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一、噶喇噶照会闽浙总督怡良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奏呈

谨将噶夷照会闽浙督臣怡良文件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会事。

本大臣自浙来闽,于本月十九日至厦,忽闻我民前在台湾遭风被难者多人,俱经被该处总兵等官捏饰假奏,统行歼杀,闻之实堪骇愕,莫胜悲忧。维思此等残忍情事俱由该处官员未能实情具奏,胆敢捏词假冒,不顾人命,妄贪功劳之所致,理应以命偿命,以为假诈之警戒。经本大臣细查实情,备示通知,合将示文二张寄送请阅,并另备文照会着大臣督部堂查照,所有公文亦即送来,希请贵部堂代行赍送。

又本大臣自浙来闽之时,分别接到浙省抚部院刘韵珂、宁绍台

道鹿泽长公文二角，因正在动行，未得就地具复。现有复文二件一并送来，请即代咨。至浙省定海地方原属贵部堂闽浙督任制下，本大臣在浙时，除已经驻定英官与贵国地官如何往来，百姓如何料理各由，明白晓示在案。今将示文送阅，无庸再议外。至贵部堂在厦事宜，或有别议办理之处，希请见复，以便本大臣如议饬行。至闽浙门口通市，自应等候本大臣与善部堂伊大臣会同议定则例诸情，方行开关。本大臣因恐有人先行驶往海口，致生不便，业经在浙及粤出示饬禁，今将英汉示文合字一张送来，以备存案。俟来年诸事议定，本大臣派委译官郭实猎驻在福州，译官李伊驻在厦门，各充管事官之任，以便料理本国商稍人民后，再复行示，准令商人前往各口通市。惟定海、鼓浪屿二处尚希我人暂据，不免常有商船往来，自可准其仍行买卖，为此照会。顺请贵部堂福禧。

须至照会者。

附件二、噶喇吧照会浙江巡抚刘韵珂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奏呈

谨将噶喇吧照会浙江抚臣刘韵珂文件照录恭呈御览。

为照会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本大臣在定海舟次接准贵部院由宁绍台道递到来文，业经阅悉，一切照所叙。善部堂在两江总督任内，仍理各省通商之务，本大臣虽尚欲再晤面议全妥，而仰见大皇帝圣念及远，固亦足以慰虑，实令感恩。惟本大臣到厦之日，得知有前在台湾遭风被难之英民将及二百之多，均被该处狼心凶官日久恶待，竟行歼杀，堪悲堪恨，实令颤悚惊悚！本大臣因念及此，无以宽慰，所忧者不止无辜难民多受妄杀，而乃本大臣与大清官员往来，不免因此怀有不平，比之向日和气，诚心相与，殊为别异。今因此件不幸情事，本大臣出有示文二张，合行送阅，万望大皇帝洞智明见，必有所答报伸冤也。特此照会，并敬请贵部院福禧。

须至照会者。

五四六、两江总督耆英奏为查明上海宝山吴淞口 失守各员情形请分别议处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续行查明上海、宝山失守文武各员，并防堵吴淞口将领，确按情节，请旨分别革降议处，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钦奉谕旨：镇江、上海、宝山失守各员，并在防文武闻变脱逃者，一并确查情节，分别严参等因。钦此。当经臣将查明镇江、上海失守之道员周頊、巫宜禊，知府祥麟，同知全兴，知县钱燕桂、刘光斗，典史徐人骥，副将孝顺武，参将陈庆祥，继伦，守备卢万春、王嘉谟等十二员，先后据实奏参，奉旨交部议奏申办各在案。所有宝山失守及上海、吴淞口有无闻变脱逃之员，经臣飭行江宁藩司王庭兰等，委员通判孙炳炜，臣又另委同知福懋分别确查，恐尚有不实不尽。兹臣行抵宝山，会同提臣尤渤，督飭从未承办防堵，无所用具回护，现经臣调来办理善后之徐州道毓衡等复加密查。

缘宝山县城溃滨临大海，大如弹丸，城〔内〕除文武衙署及书役兵丁外，仅有摊卖杂货傭工力作穷民数十家，并无绅富市肆。惟西北两乡村落繁庶，而北乡之月浦镇离海较近，尤为夷匪土匪垂涎之地。宝山县知县周恭寿，因城外沿塘十余里地方俱有大兵驻扎，前督臣牛鉴又带兵入城，足资防护。而西北月浦一带并无一兵一卒，闻有土匪乘机生事，即禀明牛鉴管带乡勇，巡逻弹压，以免外援内讧交并而至。嗣闻吴淞失守，提督阵亡，已故徐州镇总兵王志元业已全军退赴嘉定，该令行走匆遽，坠马受伤，经乡民救起，折回罗店地方，竭力防守，是以宝山西北一带得保无虞。该县主簿金文焕分带乡勇，驻守桂家桥，并不在城。其防守地方，亦未失事。典史胡长庚

于城陷时，坚守监狱不去，被夷人击伤头颅，开放监犯。在伤虽平复而据投回犯人供指，该典史受伤情形甚为确凿，宝山县城守吴淞营参将周世荣，随同前任提督陈化成驻扎吴淞口，专防西岸炮台。吴淞营守备易占魁，本系带兵在城守御，因前督臣牛鉴驻扎城内，于夷匪登岸时，外无援应，该员即出城迎敌，致兵丁阵亡三名，伤废十四名。当传伤废兵丁，讯据供出城接仗属实，此宝山县失守时之情形也。

吴淞口东西两岸各设有炮台一座，西系吴淞营参将周世荣防守，东系署川沙营参将崔吉瑞防守，俱听提督号令，开炮接战。迨提督阵亡，弁兵或死或伤，炮台已被击同齑粉，兵遂溃散。该参将等力不能支，各为所带兵丁救出重围，此吴淞口失守时之情形也。

至上海失守时，尚有县丞庆仁，先经苏松太道巫宜禔委令帮同局员护送军需银两册卷，前赴松江。又主簿李国瑛亦经巫宜禔委解炮局铸成大炮，前赴苏州，俱有委札可查。又署提标右营游击封耀祖，系上海城守之员，兵民怀其德，土匪畏其威，本属可靠之员。迨吴淞失守后，该员在城内外弹压巡防，昼夜不息。五月初十日，居民势迫情急，呼救无门，不法者即折毁县署，困辱知县，若非该员弹压得宜，办理如法，必已激成内变。十一日，夷匪水陆并进，该员株守空城，已成一木难支之势，于城陷时为众百姓拥护出城。至十五日，夷匪退出后，该员即首先进城，招集溃兵，并商用绅富捐募，义勇巡防弹压。上海地方未遭土匪十分蹂躏，实系该员一人之力，是以文武衙署毁成平地者多，惟该游击衙门巍然独存，此上海失守时前奏未经查明声叙之情形也。

臣会同提臣，督饬委员秉公确核，内宝山县知县周恭寿、署提标右营游击封耀祖，于敌拥大众入寇，兵溃民逃，非智力所能抵御之际，消弭内讧，保护居民庐舍死生，以之冒一己之不韪，登万姓于衽席，迥非借口安民，不行固守者可比。民皆称为好官，洵属不愧此等通权达变有作有为之员，本应据实保荐，以示鼓励。究有失守

城池之咎,未便掩过言功,致滋冒滥。宝山县典史胡长庚本无守土之责,于城陷时坚守监狱,效死弗去,致被击伤头颅,业经查非捏饰,尚属无忝厥职。又县丞庆仁、主簿金文焕、李国璜,或防守外汛,或奉差外出,故有文卷可查。又吴淞营参将周世荣、署川沙营参将崔占瑞,随同提臣陈化或与夷相持业已数日,开炮接仗亦甚勇往,迨所管之炮台已成齑粉,提臣又复阵亡,实在力有难支,始被兵丁救回,系众目共睹之事。臣接视战场,亦不觉为之垂泪。吴淞营守备易占魁带兵出城迎敌,虽尚勇往,究属不能婴城固守。以上各员,委非弃城无备,临敌逃遁,计其微劳,亦属功过两不相掩。

臣非敢沾染外官恶习,市恩见好,此等失守城池汛地之员,其罪亦何敢稍请末减,除咎无可辞之员先已据实指参外,似此情轻律重者,自应遵旨确核情节,分别参处。可否请旨将吴淞营守备请升南汇营都司易占魁革职留营效力,吴淞营参将升任苏松镇总兵周世荣降为参将,署川沙营参将事提标左营游击崔占瑞降为守备,均留于江苏,酌量补用。宝山县知县周恭寿,宝山县典史胡长庚,署提标右营游击事抚标中军参将封耀祖,请交部分别议处,仍责令各该员帮办差后事宜,以观后效之处,出自逾格鸿施,并将苏松镇总兵员缺迅赐简放,以重职守。至庆仁、金文焕、李国璜三员,应请毋庸置议。其余调派防剿之各路带兵将备,尚非闻变脱逃,应请免议。又查上海、宝山两县,系松江府知府,太仓州知州属邑,该知府知州按例均有应得失察处分。惟各该员驻扎地方皆系沿江沿海重地,屡经前任各督臣飭令专顾根本,毋庸兼顾属邑。其上海、宝山二处,经文武大员统领重兵驻扎防守,已阅两年,非各该员所得操权主持,与寻常疏于防范者似有区别。若请照例议处,情同波累,实属向隅,应否免其查参,伏候圣裁。

臣谨恭折附报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四七、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核议巡洋会哨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奴才禧恩跪奏，为遵旨核议巡洋会哨缘由，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前据纳尔经额奏，天津善后章程内巡哨一条……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跪读之下，仰见皇上整饬海疆，严密防维之至意。

谨查康熙五十四年兵部咨开，会同议政大臣九卿等议得，奉天水师营汛自铁山起至天桥厂、觉华岛等处止，应令盛京将军出派水师官兵巡查。又铁山与隍城岛相距一百八十余里，铁山南九十里以内盛京官兵巡查，隍城岛北九十里以内山东官兵巡查，遇有海洋失事，核计远近查议等因在案。向来奉天水师巡哨，遵照定章于夏初出巡，秋末回汛，守以东至凤凰城等处与朝鲜搭界，南至隍城岛以北与山东搭界，西至天桥厂、觉华岛等处与直隶搭界，往返梭查巡缉。又查乾隆十一年，原任将军达勒当阿奏称，金州旅顺口设立水师营汛，请以每年六月内出派官兵，乘驾船只，与天津水师官兵在天桥厂会巡。嗣遵部文咨商，天津都统复称，天津海口东北至天桥厂九百余里，其间有草蒲甸等处沙滩，仅止水际七八尺，大船不能行走，必须往返旋绕二千余里，又须等候顺风，方能驾驶。奏经户兵二部会议，奉天与天津水师官兵在天桥厂会巡，应毋庸议等因，奏准亦在案。奴才钦遵圣谕，悉心酌核，果能三省洋面联为一气，于巡哨稽查实属益形周密。第查奉天、山东两省会哨，向系在于搭界就近处所，业经办有旧章，应会同山东巡抚札商日期，严防巡查，认真遵办。至奉天西面海疆向至天桥厂、觉华岛等处为止，迤西即属直隶洋面，所有两省巡船会哨，亦应在于搭界处所方昭慎

密。奴才惟当严飭巡洋兵弁，每届出巡之际，即于天桥厂、觉华岛等处，会同直隶巡洋兵弁一体梭查。但洋面浅滩，船道沙线，今昔情形自有不同，其直隶巡船究竟能否前至奉天天桥厂、觉华岛等处搭界处所，会哨之处，应请教下直隶总督体察情形，酌定地方界址并会哨日期，详核具奏。行知到日，其应如何分班轮转及出哨回哨日期，认真稽核，再行明定章程，酌拟奏明办理。

再，本省官船现因修补拆造，实不敷用，向有雇觅商船驾驶，奴才业于善后折内陈明。此后巡洋，拟于海口就近暂行雇觅妥协商船一二只，配用官船一只，拣派官兵，于开河起至封河止分路巡缉，仍将出哨回哨日期报明查核。俟闽、浙二省将应用船只全数造送验收后，再行编列字号，驾驶官船巡稽。

所有奴才遵旨酌复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五四八、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筹议善后章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奴才禧恩跪奏，为遵旨筹议善后事宜，分别酌拟章程，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奉上谕：盛京为根本重地，现在虽已撤防，而武备不可稍弛……欽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皇上圣谟深远，垂念久长，不胜钦佩之至。

奴才窃思天下之兵制至多且备，而承平日久，未能悉心讲求，巡至因循成习，虚糜帑项。现在虽已撤防，武备不可稍弛，而善后之议首诚徒托空言，无裨实效。令值修明武备之时，必须详度机宜，申严纪律。陆兵则使声势相联，水师则使驾驶灵便，枪炮必施放有准，马步必队伍精严，去其怯懦之心，作其勇敢之气。平日训

练认真，临时驱策得力，务使一兵得一兵之用，在精而不在多，善后之筹不外乎此。今以盛京全局论之，海疆千数百里在在可以登陆，若处处分兵防闲，势必以有用之兵转置于幽僻之地。且盛京无营汛联络，全赖城守之旗兵相为捍卫，通盘筹计，旗营宜分布镇集城堡之冲，而穷乡僻壤即应资成地方官经理，不可稍分畛域，庶免多分兵力，鞭长莫及之患。详查各海口，或阻于沙线，或碍于礁石，或曲折旋绕，不利大船。而最要之区则锦州附近山海关、金州，滨临大海，是二处实应加意讲求。奴才禧恩与兼管府尹事务侍郎惟勒、府尹賚福悉心面商，熟筹审计，至再至三，并咨商锦州副都统祁俊、熊岳副都统祥厚，一面札飭水师营协领德特贺，及承办海防熟悉营务之协领恒升、乌尔滚泰等，暨会办防务之同知陈瀛、袁振瀛，公同筹议。谨将善后应筹事宜，恭拟十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金州洋面为各省商船自山东至天津海道必由之路，而老水贴岸，大小船只皆可进口，是控制防为第一要区。今拟移驻大员，以资镇守。查熊岳副都统系雍正五年设立，管辖水师营，并熊岳、金州、复州、盖州、岫岩五城，原其驻扎熊岳，只因地处适中，便于呼应。其实熊岳系至简之区，并无应防海口，惟金州最为扼要之区，不可无副都统大员驻扎镇守。拟请将熊岳副都统协领移驻金州，熊岳原役兵额九百五十名，如果金州兵不敷用，即由该副都统就近酌调熊岳官兵前赴金州，听候拨用，则兵不加额，而弹压控制倍形缜密。且水师营系该副都统专辖，就近校阅稽察，更于操防有神。并请将金州城守尉移驻盖州，将盖州防守尉移驻熊岳，统归金州副都统兼辖。岫岩距金州较远，应请改为盛京将军管辖，似此一转移间，庶繁简各得其宜，镇抚益臻妥协。应请敕下兵部核议，俟奉准部复，将应行改铸印信，并金州应建盖副都统衙署，照例分别办理。其民员有应移改之处，容奴才会同兼尹府尹另行酌拟具奏。

一、旗营队伍向虽以马队为重，而近日之操演枪炮，则已有马步相间之势，惟应变通成法，移步换形，方能互相联络。查本省官兵

近年枪箭尚觉可观,步伐正齐,亦识梗概。奴才到任以来,亲身督率,随时校阅,拔强汰弱。除向来春秋会操阵式外,新添演习抬枪火器连环阵式,并添长矛单刀,今已渐就娴熟。但向来经战阵必当实力教演,耳提面命,以因其勇敢之气。现拟省城酌留兵二千名,除春秋循例操演外,常行分日演习,排枪、抬枪、长矛、腰刀,每月演习阵式,合操二次,步射骑射尤须认真选拔,练其胆气,一其心志,以期悉成劲旅。是向日仅习马队者,近亦可以兼充步队,而沿海各城亦行知该副都统城守尉等官,照省城操演之法,视其兵额之多寡,勤加督演,不可以现在无事稍存弛怠,庶几命中制敌,足资攻守之备。至操演之公费火药铅丸,容另筹款项,详酌办理。

一、各处所设炮位现已足敷应用,但须位置得宜,方足以昭慎重。更宜随时演放,俾臻熟习。查金州设有新铸八千斤大炮二位,五千斤至二千五百斤炮六位,旧存大炮一位。该城离海口切近,拟俱运进城中,觅屋存贮。复州设有新铸八千斤大炮二位,五千斤至二千五百斤炮六位,旧存大炮二位。该城距海口较远,拟于离娘娘宫要口适中之羊官屯,建屋存贮。锦州设有新铸五千斤至三千斤炮四位,旧存大炮二位。该城距海口甚远,拟于离天桥厂海口适中之杏山,建屋存贮。其余盖州设有新铸三千斤炮一位,二千五百斤炮一位,旧存大炮二位。该处惟连云岛,毗连海口,拟于适中之海山寨,建屋存贮。牛庄设有新铸二千五百斤炮一位。该城距海口较远,拟于离没沟营要口适中之蓝旗口,建屋存贮。熊岳设有新铸二千五百斤炮一位。该城距海口切近,拟运进城中,觅屋存贮。岫岩设有新铸三千斤炮二位,二千五百斤炮一位,旧存大炮一位。拟运至该城,觅屋存贮。宁远设有新铸四千斤炮一位,三千斤炮一位,旧存大炮一位,拟在该城之钓鱼台,建屋存贮。以上大炮,均于每年春秋二季按炮演放三出,以免锈滞。至各处之一千五百斤以下至百斤内外炮计八十五位,均有炮车驮载,体质较灵,人力亦可挽运,拟令均于附近海口现有房间,分贮数位,余俱运赴该城,以备

随时调拨。仍于每月操演之便，轮流试演较准。其火药等项尤宜宽为备贮，出陈易新。除随时督飭监制火药各员，照依配造之方，妥为按法制造，加工加细，不准稍有搀和，偷减不精。仍责成专管之员带领弁兵，专司施放，以收实效。

一、旅顺口水师营原设有赶缙战船十只，向由闽、浙二省造送备用，每届三年大修一次。又历三年改修一次，均系咨行该二省办理，大修、小修俱由该省备办物料，派员携带匠役，前来修补。改修以后，再过三年应行拆造，由该省另造新船，派员押送水师营，报明熊岳副都统，派员验收，历经遵办在案。今旅顺口战船十只，内止有战船三只尚堪驾驶，其余战船七只均经先后具题报修改造，叠经咨行闽、浙总督，迄今尚未将应修物料及拆造新船补送。再查闽省造送之船通身俱系硬木，舱梁亦用整木修造，周围板厚三寸有余；木性坚硬，出洋巡哨可期保重。浙省送造之船多用松木，舱梁均系截做，板厚不及三寸，木质性软，一经大洋风浪，船身节节响动，帮底每多渗漏。是浙省所造之战船木质既不坚硬，工料又复轻减，实已废弛有年。今整顿水师不容有名无实，拟请敕下闽浙总督，将现在应行补造船只并修造物料，刻即差员迅速押送前来，赶紧修整，以备应用。并请嗣后再遇浙省补造之船，所有舱梁板片规式木植尺寸，均照依闽省俱用硬木，加工修理，以期保重。向来此项战船除大小修并改修之外，不过仅存战船三四只。近年出洋巡哨，间用雇觅商船，借资驾驶，是该处战船守口巡洋实不敷用，而奉天又无造船匠役，且乏坚硬木植，奴才亦不敢率请添造战船。拟请敕下闽浙总督，在于闽省添造巡船五只，不拘尺寸式样，总以能涉大洋，轻灵便捷为主。造成后，派员驾送奉省，核实验收，以期适用，庶巡洋遇敌尚可制胜。至旅顺口兵数原设水师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八员，笔帖式一员，额兵六百名，水手一百名。每年派总巡佐领一员，协巡防御骁骑校各一员，乘驾战船三只出哨。每船领催兵五十名，舵工水手十名，出洋巡哨，稽查海盗洋匪，

南至山东之北隍城岛,东至朝鲜搭界,西至锦州属之天桥厂,夏初出口,秋末回汛。其余领催兵舵工水手五百二十名,除看守炮台、汛口、药库、山厂,一切差操尚敷轮转。地面海口均属金州管理,海卡亦系金州官兵坐守,查水师营距金州仅止百里,设遇洋面有警,金州官兵朝发夕至,呼应较灵。且该营大小炮有一百三十二位之多,除配带出洋巡防外,所属海面亦敷设伏扼冲之备。再该兵等向于藤牌刀城均所素习,虽系水师,而陆地步战亦可变通练习,且现在船只短少,额兵尚足敷用,不敢遽请增添。俟战船催办齐全,闽省添造巡船到汛以后,详加察核。如有兵丁水手不敷之处,再行奏请办理。

一、省城之闲散旗丁宜经久训练,以资协助。查道光十六年前任将军奕经奏请,于省城八旗闲散壮丁内,每佐领下挑选五名学习鸟枪,每名月给工费银五钱。该旗佐遇有甲兵缺出,即于此项学习鸟枪闲散内挑其弓马娴熟有准者,按名选补。奴才每于挑选之际,留心试看。该闲散等枪箭技艺颇有可观,擢请将此项闲散入于现在演习阵式内,作为步队,教以步伐,俾知进退。仍于校阅之时分其优劣,予以赏罚,俾知策励,各思上进。如此则步队既可得人,而各旗之操演益昭整饬。至金州之旗勇拟暂缓裁撤。查奉天海疆惟金州为最要之区,该城地当险阻,兵不加多,因时制宜,亟应筹计,是以移驻副都统大员,奴才已于前款陈明,请旨办理。惟该城前因防堵吃紧,经前任将军耆英奏请,添设旗勇一百八十名,协同守御。嗣经奴才查勘,该旗勇等均系八旗子弟,年力尚属精壮,是以仍请留用。且自添设之后,责令该城守尉等认真教谕,随时比较技艺,颇堪应用。今防兵既不能不全撤归伍,若将此项旗勇遽行裁撤,防闲未免稍疏,而前功尽弃亦觉可惜,拟请将该旗勇等暂缓裁撤。仍责成该城守尉督率操演,以助兵力之不足,遇有甲兵缺出,即于此项旗勇内拣选挑补。其挑补甲兵所遗之旗勇名缺,不必再补。惟此项旗勇前经奏明,每名每日给银一钱,今当撤防之后,不过随时操

演，与从前常行驻守海防者不同，应即照依省城学习鸟枪壮丁之例，每月给银五钱，即于该处船规项下发给。如此则地方既资协助，而前功亦不致废弃矣。

一、清查海疆以杜奸萌。查奉天海疆绵亘数千余里，巡洋之役原不专为夷船而设，所有洋面盗贼以及奸宄不肖之徒，均宜随时严缉，以清海界。奴才前经奏请，于每年二月春融水泮以后，各城派委佐式一员，严查境内岛屿，以清接济洋匪盗贼之弊，尚不足以昭慎重。今拟各城添派佐领防御一员，会同民署委员，前赴境内各岛屿，认真稽查。如有私藏违禁货物及容留来历不明之人，立即查拿究办。并令该旗民委员等，于商船云集之时，会同旗民地方官及管理税务衙门，认真查验各商船照票，逐细盘诘。或人数不符，姓名箕斗互异，不准登岸寄留。如有不遵，立即查拿送究，并行知原籍地方官详查核办，仍严禁该委员等借端需索扰累，致滋流弊。

一、查禁硝磺出境，勿使日久生懈，以杜偷漏。查硝磺之禁例有明文，果能净尽查拿，勿许丝毫出口，则外洋之贩运无从接济。前经御史卢毓嵩条奏，酌定严禁私硝出口章程，嗣经吏、兵二部行知议定地方文武各员失察处分，课其功过，予以劝惩，立法已属周密。查奉天东路各城向为产硝之处，旧办章程每年硝户所得之硝，先尽官火药局，发给例价，将应用官硝全数买足以后，方准其售卖余剩之硝。近因硝禁甚严，经前任将军善英出示查禁严令章程，凡硝户买卖均听官为经理，如本处花爆等铺需用硝斤，令其各赴火药局，在监督委员处挂号注明数目，发给印照，方准买卖。仍飭各地方官认真查缉，如无执照，立即拿究，照依私贩例治罪各等因在案。拟请嗣后各海口地方，如有贩运硝斤者，内地则责成旗民地方官，海口则责成旗民地方官协同山海关监督衙门，严密稽查。如出洋货物内敢有夹带硝磺，希图下海者，立即严拿送省究办。仍将失察贩卖经过处所之旗民地方官，严行参处，并将首先拿获破案之人，量予鼓励，以示劝惩。似此明定章程，庶地方各官与监督人员俱各自愿考

成,咸知奋励,而硝磺出境之弊可期肃清。

一、编查保甲之法,更应力期整顿。查奉天一省旗民杂处,生聚日繁,保甲之设向系旗民地方各官会同办理。惟旗籍各有旗佐相关比户可考,而民户则参差不一,去来无定,全在该管地方各官认真稽核,不少含混。果能家喻户晓,牌保相联,无事则耕凿相安,有事则守望相助,一甲之内声气可通,姓名无隐。推而至于一城一邑,按户严密稽查,奸宄自难混迹,设法之善无有逾于此者。无如奉行不力,日久懈生,每届其时,不过徒事虚文,一结了事。甚至娼赌盗贼公然与差捕相通,表里为奸,互相容隐。每逢一案,动辄经年累月,不能缉获一人,积弊相沿,几成锢习。至于海而店栈流离尤多,若不力期整顿,又安望其能有奸必获,有弊即除。兹经详加筹酌,拟请将保甲之法,除严饬旗民地方各官照旧奉行不准仍前怠忽外,仍随时遴委诚实可靠之员,按季抽查。如有一户不实,一名漏报,即将该管屯达守堡乡约保正从重惩办,并将该旗民地方官严行参处,以儆玩忽而资整饬。

一、城池应修补齐整,以资保卫。查奉省各城墙垣每有损坏倾圮之处,若待官为修理,不惟经费有常,且一经照例咨部,估修辗转,不无迟滞,稍延既久,损坏愈多,不惟不壮观瞻,且亦难资保卫。应请行令旗民地方官,或自行筹款捐廉粘补,或劝谕商民捐修,务须一体料理,完固齐整。照依旧制,按门派拨兵役,严加看管,驻守启闭有时。并饬令街巷所设堆拨,昼则稽察游匪,夜则巡缉盗贼,加以该典守之官不时查察,如此整顿,以免日久废弛。并请严令各该地方官传谕各村乡保,于沿途大道自行设立窝铺,酌派夫丁,按段稽查,昼夜巡逻,倘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盘获,送官究办,则闾阎安堵,可免疏虞。

一、严禁各边门以防潜匿。查防海防边均关紧要,近年沿海一带设防精锐,悉应其选,则边卡换防不得不稍从迁就。今撤防后,而边务亟应讲求,以杜奸宄而安良善。东北申威远堡边门起,西南至

明水塘边门止，此十一门外，均与吉林及蒙古内扎萨克部落搭界。近因流民前往，该处垦种地亩日渐增多，其地方辽阔，易于藏奸，而勾结抢劫之案层见叠出，推原其故，总由各边门失于严查，以致奸匪任意潜踪出入所致。查各边门向有额设官一二员，兵三五十名不等，原为稽查出入边门人等，是其专责，并无别项差占。应请再行严飭各边门章京，将边壕边栅一律挑挖树立，务期整顿。仍不时带领兵丁，分段实力梭巡缉捕查拿，使奸宄无隙潜越抢擄，各于该管边门认真盘诘，勿容一人含混出入。嗣后倘再于边内余获盗贼，供有由何门边栅偷越者，即将该门章京指名参办，兵等严治疏防之罪，如此加严，则边门官兵知所畏惧，认真缉捕，而盗贼庶可敛迹。

以上十条，奴才悉心筹议，或应缓为图维，或应急为操办。奴才惟当会同兼管府尹事务侍郎惠丰、府尹麇福，督飭旗民地方各官，和衷共济，实力奉行，不敢徒托空言，不准稍存怠忽。奴才仍于明岁春间前赴各海口，亲履详勘，随地随时相机布置，如有未尽事宜，再行详细查明具奏。务期行之经久，有备无患，以仰付圣主委任至意。

所有奴才酌拟条款，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五四九、盛京将军禧恩奏为遵旨查明 奉天炮位足数防守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再，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奉上谕：盛京为根本重地，武备不可稍弛……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奴才恭读圣训周详，务求至当，

曷胜钦佩。

伏查各海口于二十年拨往炮位,连旧有炮位,为数较多,而海口分别最要次要位置,俱尚合宜。撤防以后,各处现有炮位或存贮城邑,或安置要地,以便临期调拨。酌定每年春秋二季出锈验放,试演准头,已于筹议善后折内分条妥议,奏蒙圣鉴。至火炮之用防堵,自应以大炮为先,然体势笨重,一发之后,转动甚难。安置口隘亦应相度地势,务期妥协,方昭慎重。小炮实为应敌制胜之具,现在最要海口,合计新旧炮位加以添造子母炮,设遇有警,已足敷临阵之用。至省城为根本重地,诚如圣谕,守城之炮总宜宽为预备。查省城八门,原设有二千余斤大炮八位,每年时加操演,立法原属周密,无如多年废弛,讲求无人。本年五月,奴才派协领等官逐件查验出锈,试演均能致远有准,并有远年库存大炮一位,连新铸炮位,合计共有大小炮三十四位,尚敷防守,无须复行铸造。拟再行添铸抬枪一百杆,以便现演抬枪阵式之用,而随时较量中靶与演放炮位,事同一律,务期得心应手,庶几熟能生巧。至官兵试放炮位,近年各海口已选备得人,此后拟即以此项人员作为炮营将弁,如遇演试,即责成该将弁专司其事。省城炮位已遴派枪营汉军官二员,带领弁兵按期演放,以专责成。至各海口临阵入队应用小炮,何项可以摧坚,何项可以制敌,奴才与素谙炮位情形之锦州副都统祁俊再三讲求,据云临敌制胜莫如汉军炮营之铜质神威炮,守城莫如神机炮神枢炮等语。奴才拟于明春亲历各海口详加查阅,如有炮位尚不敷用之处,再行奏请颁发,以备调拨。其上年新铸之炮,奴才拟于查海之便逐加验放,倘有制造未精及不能致远命中者,即勒令原办各员如式赔造,以示罚愆。奉天向乏铜斤而铁质又欠精良,工匠亦非素习,是以不敢再请铸造,以节虚糜而昭核实。

所有奴才遵旨筹议缘由,理合附片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五〇、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等奏为遵旨核议镇江失事文武各员弁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军录)

刑部尚书臣阿勒清阿等谨奏，为遵旨核议镇江失事文武各员弁罪名，恭折具奏事。

窃照吏兵二部奏请，将失守镇江府城之文武员弁交部治罪各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兵部奏，遵旨核议江苏镇江失守各员分别办理……钦此。又二十七日奉上谕：江苏常镇道周頊、镇江府知府祥麟……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旋准吏兵二部抄录各原奏，先后移咨到部。该臣等议得，据两江总督宗室耆英奏称，窃照京口副都统海龄殉难各情，及常镇道周頊禀揭各款，先经臣查明复奏，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是月初九日奉上谕：本日据程霏采奏，镇江失守情形与耆英所奏大略相同……钦此。同日又奉上谕：常镇道周頊所禀失实……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臣查上海、宝山二城失守各员，前因江宁夷务纷纷，未及兼顾访查，当经咨会抚臣程霏采就近确查复奏，是以前折未经详叙，业经声明具奏在案。至镇江失守后，文武各员存亡实情，既与抚臣所奏间有未符，自与上海、宝山各员弁一并确查情节，与禀揭失实之常镇道周頊分别严参，不敢稍有朦饰。当即督同江宁布政使王庭兰，江安粮道沈兆沅，江南盐巡道积喇明阿，详细复查。并分委委员，苏州总捕同知福楙，江宁北捕通判孙炳伟，及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之署镇江府知府崔光笏，密加确访。兹据该府查明，前任知府祥麟，于失守后两次尽节，遇救得生，及理事同知全兴潜匿民舍各情。取具援救祥麟之民人书斗及容留全兴之房主切实供结，并

据委员孙炳伟访查无异,禀经该司道复查加查核,详请分案,先行参办前来。

查镇江文武各员内,常镇道周頊,署丹徒县钱燕桂,均系随参赞大臣齐慎在城外驻扎,办理粮台。迨六月十三日接仗后,因众寡不敌,随同移驻新丰镇,旋即退保丹阳,并未入城防守。知府祥麟,理事同知全兴,守备卢万春,均随副都统海龄,会同各该旗协领等带兵守城。嗣因夷船驶集江干,城门俱闭,祥麟不能兼顾城外,钱燕桂亦不能时至城中。祥麟因商办事件,隔城诸多不便,即以兵临城下,钱燕桂尚在城外等情通禀有案。旋经查明,钱燕桂系在城外督办军需局务,实非躲避。迨郡城失守,副都统海龄自缢尽节,该府祥麟力不能支,即投入洋池自尽。当经民人张顺、汤国荣并府役张鸿、殷连、赵幅等瞥见救起,扶入学宫。该府复乘间自缢,又经学书毕遵、怡门斗、盛洪解救苏醒。适值家丁寻至,扶送出城。该同知全兴被乱兵冲跌,经家丁扶至监生詹钺家潜匿。守备卢万春因骑马接战,被火箭射伤马匹,该守备于坠马压伤后,经兵丁崔常义、张大海扶至民家躲避,均于十六、十七等日改装出城。又丹徒县典史徐人骧,于城陷后被夷匪将监犯全行开放,该员不能禁阻,亦即逸出。此镇江失守文武各员之实在情形也。先经臣派委四等侍卫咸龄、太仓州知州徐家槐查取供结,兹复督同司道委员详查,证据实凿,案无遁饰,即应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参处。

查常镇道周頊虽因委办粮台驻扎城外,未及婴城固守,惟以分巡监司大员近在同城,实难宽其失守之罪。且该道职司兵备,于夷船由海入江,未能相机堵御,尤难辞咎。其禀讦各款又复失实,应请旨即行革职。镇江府知府祥麟先经随同副都统守城,旋因力屈失守,本应一并参革。惟该府于城陷后两次自尽,遇救得生,查有实据,应请交部严加议处。守备卢万春受伤躲避,典史徐人骧于夷匪开监放犯未能力阻,均属惶怯无能,应请一并革职。理事同知全兴专司旗民交涉事务,向无地方之责,惟遇变潜匿,应与襄办粮台

未及入城协守之署丹徒县知县钱燕桂一并交部议处。再镇江城守营参将陈庆祥，先经抚臣程霏采札委，带兵赴鹅鼻嘴防堵。嗣因夷船乘潮绕越，驶入京口后，经前督臣牛鉴调回守城，该参将未及赶到，城已失陷，与失守者情节稍有区别。惟究系专汛武职大员，应与不能拦阻夷船之署京口水师副将孝顺武一并交部议处。至江阴以上各营弁，均于夷船入江未能堵御，惟或因炮力不及，或因地无要隘，容臣亲诣察看各处情形，及该弁等人材技艺，再行分别办理。至前经抚臣程霏采奏参首先脱逃之参将继续伦，及先行他往之守备王嘉谟，现经札调来省，督同司道研讯供情，同上海、宝山失守文武一并彻底查明，再行从严参办等因。经吏部将知府祥麟、知县钱燕桂，并经兵部将署京口水师副将孝顺武、守备卢万春，一并革职，交部治罪，先后奏奉谕旨，知照前来。

查例载，州县与武职同城，若遇边警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奔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守土州县拟斩监候，其同城知府及捕盗官发边远充军，统辖兼辖各官交部议处等语。此案已革镇江府知府祥麟，又已革京口副将孝顺武，守备卢万春，于夷船驶入京口侵犯镇江，该员弁等均不能协同固守拦截，以致失陷城池，均属罪有应得，未便因祥麟曾经殉难遇救，独予宽减。除兼辖道员周頊及理事同知全兴、典史徐人骥，并奉派调防未及赶到之参将陈庆祥，业经吏兵二部奏明请旨革职免罪外。臣等详加查核，内已革镇江府祥麟系同城知府，已革署京口副将孝顺武，守备卢万春，均有协同剿捕之责，即与捕盗官无异，既失陷城池，即应按例问拟。相应请旨将祥麟、孝顺武、卢万春，均照同城知府及捕盗官拟军例，拟发边远充军，仍从重俱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内卢万春于接仗坠马后躲避民舍，改装出城，情尤不堪，应酌加枷号一个月，满日再行发遣，以示惩戒。至已革署丹徒县钱燕桂系属守土州县，按例罪应拟斩。惟据该督原奏内称，该员系随参赞大臣齐慎在城外驻扎，办项粮台，迨六月十三日接仗后，因众寡不敌，随同移驻新丰

镇,旋即退保丹阳,并未入城防守等语。臣等查该革员系镇江守上专员,当镇江危急之时,该革员之防守城池,较之襄办粮台孰为轻重。且已革镇江府祥麟当时曾以兵临城下,钱燕桂尚在城外等情通禀。该参赞接到此禀后,断无转令钱燕桂移往他处办理粮台之理。其为钱燕桂有意躲避,事后又借口差委,希冀规避重罪,情事显然,自非咨查该参赞大臣,提同祥麟质讯明确,不足以折服其心。相应请旨飭下两江总督,查明已革署丹徒县知县钱燕桂何以于兵临城下之日,转随同该参赞移驻新丰,该参赞因何不行飭令回城之处,详叙该革员及祥麟确实供词,分别按例妥拟,具奏到日再行核办。臣等复查地方盗贼生发,各该文武员弁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以致失陷城池,其情节较寻常案件为重,故律例治罪皆予从严,所以重职守而昭炯戒也。

本年江南镇江及浙江定海等处失守文武之各员弁,该将军总督等于奉旨查办之后,率将罪应拟斩拟军各员弁,分别拟以革职议处了事。似此迁就办理,将律例几同虚设,查各省尚有续应查办各员,应请旨飭下两江、闽浙各总督,务当破除情面,按照各律例详叙供招,分别妥拟具奏,庶几有犯必惩,方合整肃军务慎重刑章之道。

所有臣等核拟罪名缘由,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五五一、著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就英人现在情形妥商筹办认真防范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銜·台湾镇总兵达,传谕按察使銜·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护送夷俘内渡情形一折。据称接准怡良等会札,将

夷目颠林等提禁释回，护送内渡。并安平洋面有杉板进口，递书求见，据探书内索还夷俘及船内银物，经该府谕以夷俘九名，现予释放，护送内渡。该夷闻知，尚为恭顺。该府作书，遣人至厦门明白晓谕等语。所办俱是。惟该夷官递书未交，并不候示，即挂帆驶去，是否借投书为名来探消息，有无别怀意见，自应妥为防范。仍著该镇道等随时体察，就该夷现在情形妥商筹办，务期驾驭得宜，不至别生事端。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五二、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查奏为何兴泉永道
及水师提督不敢在厦门驻扎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

给事中杜彦士奏请飭闽省厦门文武官员照旧驻扎一折。厦门为海口要地，向来兴泉永道、海防同知、水师提督均系常川驻扎该处，何以近来只有同知顾教忠来往厦署，而该道及提督均改驻同安，不敢到厦？是否因夷船停泊鼓浪屿，心存畏葸？著怡良等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该给事中又奏称，闽省漳泉等府械斗日多，皆由地方官借词防堵，不理民事，以致奸民纠众横行。如果属实，是闽省吏治民风日形敝坏。并著怡良等严飭该地方官认真查拿，从严惩办，以除积习而靖闾阎。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五三、著照部议将已革镇江府知府祥麟等 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旨：

前曾降旨将镇江府失事文武各员弁交刑部分别治罪。兹据该部按律定拟具奏。已革镇江府知府祥麟，已革京口副将孝顺武，守备卢万春，均有守城之责，俱著照部议，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卢万春于接仗坠马后，躲避民舍，改装出城，情尤不堪，著加枷号一个月，满口再行发遣。已革署丹徒县知县钱燕桂系属守土州县，何以随同齐慎在城外驻扎？嗣复移驻新丰，齐慎何以不飭令回城之处，著两江总督分别咨查，严讯确情，定拟具奏。

钦此。

五五四、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抚恤鄞镇 二县难民折给口粮钱文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军录)

再，臣前因宁波府属鄞、镇两邑难民，自夷船退出郡城之后，道路疏通，陆续前赴慈溪、余姚等县，乞抚人数众多，该二县地方不能收养，又不便遣令回籍，当经奏明在案。该二县酌留数千名，余俱遣赴绍兴及金、衢、严所属安插，每大口日给钱四十文，小口二十文，俾资养贍。俟夷船全退，查明应否另行抚恤，分别办理，业奉俞允在案。嗣夷船自镇海全数退出，臣即飭令宁波道鹿泽长、署宁波府知府舒恭受，问民疾苦，加意拊循，并令确查应否赈抚，稟复核办去后。兹据该道等以民间被困已经一载，创巨痛深，今郡县幸得收回，不啻出汤火而登衽席，应请酌加赈济，苏民困而广皇仁等情

稟复前来。臣已飭该道等查明户口，核实详办。

惟查该二县生齿殷繁，待赈之贫民为数甚多，值此逆夷滋扰之后，废时失业，其困顿固属可矜。惟国家经费有常，亦必须力求撙节，现据该道等议，俟查明户口之后，不论极贫次贫，俱按户赈济三个月口粮，大口每月折给钱十五文，小口减半，以期节省。臣查本年秋收丰稔，米价平减，该道等所定钱数足敷贫民口食，洵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除飭照议办理，并飭寄养难民名属转飭各难民回籍就抚，其所用钱文，即于军需项下支销，俟查明户口册报后再行奏报外。

臣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五五、乌什办事大臣瑞元奏为英人

狡诈万分宜严加防范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朱折）

奴才瑞元跪奏，为悞逆狡诈万分，宜严加防范，以破奸计而备不虞，恭折冒昧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准逆夷自道光二十年六月突据定海后，于天津海口呈递稟词，蒙皇上念切怀柔，命总督琦善前往广东核办。正在计议间，该逆乘其无备，辄占大角、沙角，因而窜入内港，逼扰省垣，既欲马头通市，又索商欠银两，经在事诸臣为其奏恳，复蒙皇上轸念薄海民生，恩施格外，准令给还欠项。该逆夷不知感畏，复于缴还定海后，仍敢再据，并将厦门、宁波一并侵占。及至退还宁波，旋又攻陷乍浦，复将附近之宝山、上海肆行蹂躏，乘势驶入大江，又将镇江攻破。种种贪夺无厌，反复无常，无处不用其诈，无求不有所挟，此而不驱逐，外洋恐难免不留后患。奴才恭阅前奉谕旨，攬数该逆凶狡情状，并严敕闽帅疆臣，激发天良，鼓励士气，痛加剿洗，仰见鉴明洞

鉴, 谟虑周详。奴才窃以为, 不如此不能绝其祸根也。乃近日口外得有传闻, 云该逆现又窥伺江宁省城, 势甚危迫, 又有要求之举, 索讨香港, 作为马头, 并请准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 复索讨洋钱二千余万元。该大臣等又将允其所请, 恳切入奏。奴才逃听之下, 焦灼倍切, 不敢不慨切密陈管见。

伏查啖咕喇本以贸易为生, 其始原在谋利, 虽远在数万里外, 尚肯航海而来, 冀图中国之利。今既大集丑类于所到沿海沿江各口岸, 均多遂其鸱张之志, 其欲更大。如所传在江宁要请之处更甚于在广东之请, 且欲准其往各省贸易, 与索各省马头, 何异中原重地, 若任奸夷往来自如, 久则愈聚愈多, 势将盘踞。且勾结汉奸更众, 将来一有蠢动, 处处蔓延, 更难措置, 实为数省之患。前岁在粤得有商欠银两, 仍复任意多方滋扰, 此其明征也。且查该逆此次所索马头及指往贸易处所, 不独议及天津, 其中又安知无诈? 天津为海口极大之区, 商贾云集, 该逆岂不垂涎, 察其鬼蜮之为, 难保将来不又妄生覬覦。是天津为近京重地, 始终不可撤防, 尤不可不设法严备也。即如该逆此次横踞大江, 致使南北不通, 粮道阻隔, 其居心奸险已可概见, 苟非据我要地, 何敢逞其贪求。此后扬子江通海之处, 似应相度地势, 节节设防, 勿致再有疏虞, 最关紧要。他如浙江之钱塘江, 亦与海相连, 夷船恐由尖山而入, 既系冲途, 且又逼近省垣, 似亦应一并熟筹。总之, 该逆夷如此举动, 断不敢信其专在图利, 而稍忽防维; 更不敢信其经此抚辑, 即永不侵犯。若如江宁之请不过为一时权变之谋, 而究非日后安全之计, 但奴才得之传闻, 未能尽悉底蕴, 设或有不得已之势, 俯准所请, 只可暂为羁縻之策, 另设良图。窃缘该逆此来犯顺, 未经挫其凶焰, 而转得有马头洋银, 不惟难饱其无穷之欲, 且恐远近匪徒闻风窃效, 所关更巨。是已成之举既权于势, 而未萌之孽又伏其机, 尤不能不早为意及, 惟求皇上远虑深思, 应如何严密设备, 以保不虞而绝后患之处, 亟须预筹, 实深幸仰。

再，奴才愚昧之见，该逆夷敢于肆行滋扰者，固由该逆凶狡所致，亦实因各江海要隘及征调之兵不能得力之故，现在惟有切实讲论营政，使各省之兵咸成劲旅，不独专防海患，并能震慑凶顽，似为目前要务之一端，并求圣明监察。

奴才去岁由福建到京，蒙恩迭次召见，垂询海疆情形，仰见宸衷默运，宵旰焦劳。奴才世受国恩，当此逆夷猖獗之余，天良所激，何敢隐默不言。辗转思维，惟有冒昧缕晰密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五五六、著再通谕各直省督抚提镇务当恪遵前旨 留心察看核实保奏所属将弁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前降旨令督抚提镇保举所属水陆将弁，原为预储将材起见，必其人材出众，为守兼优，遇有缓急，可当重寄，方足备干城之选。若仅仅监造器械，娴熟弓马，乃该员等分内应为之事。以此率登荐牍，则各省循分称职人员举不胜举。徒为该员等开一登进之途，而其人是否将材，漫无确据，甚非朕破格用人之意。本日梁萼涵保举山西武员折内，抚标中军左营参将谷温臻一员，据称才猷练达，遇事敢为，缓急可靠，著准其送部引见。其王学诗、巴彦布二员，或称其随同制造枪炮，或称其留心营伍，有志向上，皆无出色实据，著不准其保举。至大同一镇所属保举至十员之多，而该抚则称尚无真知灼见，未敢率登荐劄，可见该总兵只知见好属员，并不知秉公核实，遴选真材，岂缓急可靠者，该镇独如是之多耶？况前降谕旨，指明督抚提镇各保所属数员具奏，该镇果有人材，尽可自行保举。若各提镇滥保多名，移咨督抚代奏，是恩则归己，怨则归人，将来保举不实之符，又将谁属？著再通谕各直省督抚提督，务当恪遵前旨，各

于所属将备中留心察看,择其素行实在体面,娴明纪律,并能与士卒同甘苦,兵民悦服者,各自具折,核实保奏。倘仍存邀誉属员之见,但以一奏塞责,殊失朕求贤若渴之本意也。凛之!勉之!

钦此。

五五七、江西巡抚吴文熔奏报派员 迎往前途传旨锁拿奕山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于本年十一月初四日旋省,途次接准兵部咨奉上谕:奕山等均著革去职任,定为斩监候。奕山谅已自粤起程,无论行抵何处,著沿途各督抚传旨锁拿解京,交宗人府监禁等因。钦此。

遵查奕山已准咨于十月十九日自粤起程,虽尚未据江西各属禀报入境,计期应已在途。粤省未及遵旨锁解,自应由江西省钦遵传旨锁拿解京。臣当即檄委候补道观瑞迎往上游,恭代传旨锁拿,并另委文武大员前往迎护管解。现在该委员等于何处迎遇奕山,传旨锁解,尚未据禀报。

除俟报到迎遇锁拿日期,再行恭折奏闻外,所有现在派员迎往前途,恭代传旨锁拿缘由,谨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五五八、江西巡抚吴文熔为派员锁解奕 山进京事致军机处咨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军机处原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军务兼提督衔吴,为钦奉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兵部火票递到,道光二十二年

十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奕山等均著革去职任，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奕山谅已自粤起程，无论行抵何处，著沿途各督抚传旨锁拿解京，交宗人府监禁等因。钦此。当查前任靖逆将军奕山已准咨会于十月十九日自粤起程，计期业已在途，粤省未及遵旨锁解，应由江西省钦遵传旨，锁拿解京。随即派委候补道观瑞，率同署河口镇同知颜貽曾，迎往前途，恭代传旨锁拿。并委南安府知府吴式芬、九江后营游击丁麟兆前往护解。兹据该委员等护解前任靖逆将军奕山，于十一月十九日抵省，即于十一月十九日自省起程，前赴宗人府衙门，投交监禁。除恭折具奏外，相应咨明，为此咨呈军机大人，谨请查照施行。

须至咨呈者。右咨呈军机大人。

五五九、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试造 炮架先行呈缴图说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遵旨试造炮架，先行呈缴图说，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上谕：祁埴等奏，制造炮架，绘缮图说进呈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修明武备，务求精当之至意。当即钦遵查照，绘缮图说各一分，咨交闽、浙督抚臣怡良、刘鸿翱、刘韵珂阅看办理外。

臣曾此过苏时，与抚臣程霭采兹来上海，复与提臣尤渤博采众论，详细体察，祁埴等所造夷船内所用炮架洵为水战利器。臣现仿做成木样，俟广东省寄到船图，再行察看，是否合用。至其余各项炮架图式皆能转动，便于进退，较江苏原有炮架似觉便捷，现亦一并做出木样，逐一试验，择善而从。惟铸炮制架炼药造船四者，均

为防海最要之件,若不宽以时日,精益求精,则徒糜帑项,仍恐实效难收。此臣之所以委曲图维,不憎多口,俾该夷无猜惧之心,而我得有备防之暇,以冀仰报圣恩于万一也。

所有炮架图说,遵旨呈缴,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图说留。钦此。

五六〇、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查明上海宝山 及吴淞口战后大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查明上海、宝山二县及吴淞口大略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奏报镇江大略情形后,由内河而至苏州,与抚臣程燾采晤商一切,即赴上海。适提臣尤渤闻信前来,随会同查得上海地方,因未开炮,是以未遭十分蹂躏,城垣并无损坏,焚毁民房亦属不多。惟当居民闻惊迁避之时,闽、广游民乘机抢掠,甚将文武衙署仓库监狱肆行折毁,仅存尤吉衙门未动,监犯三十七名全行逸出,现在投回者仅止四名。附郭数里之间亦多被扰,民间元气虽亏,而自噢夷就抚以后,商贾流通贸迁如旧。该处本系买卖马头,一经复业,即可不形困乏。惟有素常不事营运及老弱孤苦之人,遭此流离,衣食无资,情殊可悯,必须量为抚恤。现在监狱业已修整,严飭缉拿监犯,各官衙署飭令次第兴办。臣又会提臣登陆,循塘而行,即系前此夷匪由吴淞口陆行至上海之路。察看沿途村镇,小民皆系安居乐业,传询耆老,佥称前虽迁避,近皆复业。惟所植棉花不无抛荒,幸蒙天恩,格外豁免钱漕,民困得苏,同深感戴,此上海县之情形也。宝山县与上海接壤,地方情形相等。迨至吴淞口,则东西两岸炮台已成瓦砾,海塘亦多崩陷,民间村落及汛地兵房有已

击成平地者，有仅存败壁颓垣者，亦有尚堪修复者，约计十数里之间并无完全村落。幸该处居民皆系零星散处，按计烟户尚不甚多，宝山县城垣间有损伤，衙署亦多毁坏，吴淞营被其击焚舢船五只，小哨等船八只，川沙营被其击焚舢船二只，小哨船二只，苏、松镇标各营被其击焚舢船六只。现在被难贫民先经地方官妥为招抚，给予房价，并另请口粮，可以不致流离失所。城垣衙署修复尚易，炮台战船营汛兵房应俟善后事宜通盘筹定，再行请旨遵行。惟海塘为保护民田而设，若不赶紧修筑，则潮汐搏击，将日坍一日，所需工料即日增一日，现拟飭令先行设法补钉木桩，补抛碎石，其石工各工恐隆冬修砌灰缝，冰冻不能坚固，俟春融筹款兴办，此宝山县之情形也。

至上海、宝山两县沿塘安设炮位，铜者皆为掠去，铁者或敲断两耳，或钉塞火门，并闻有推堕海中者，其尚堪选用之炮业已寥寥无几。臣于查看之余，不胜忿恨。臣又体察全局形势，凡夷舶之自南来者，由江、浙交界之羊山外洋，望北驶至南汇县之汇头内洋，折而西行，历南汇、川沙而至宝山内洋。南驶则入吴淞口以至上海，北驶则历镇洋、太仓、昭文至常熟之福山以达于江。其崇明县则孤悬海外，适当长江之冲。东临大洋而对常熟、昭文、太仓、镇洋、宝山，西南径对吴淞口，南对川沙、南汇，北对通州、海门，本系四面皆可行舟之地。近年以来，北面海中条沙缕结，船只至彼，动辄拦浅，仅能容本地河船出入，夷船不敢冒险往来。而吴淞口外遂为由海入江必经之路^①，实苏、松一带之内户，而长江之外户，是以吴淞口一失，遂长驱直入，不复可制，此江苏洋面之大略情形也。

吴淞口系为黄浦、吴淞二江合流入海之处，上海县城东南滨临黄浦江，东北滨临吴淞江，该二江上承苏、松、常、镇、杭、嘉、湖州诸山之水，至上海而交汇，来源既长且大，水势宽深，其间湖荡林立，港汊纷歧，舟楫往来，无处不通。就腹地地方而论，吴淞口为上海之门户，上海县又为江南之门户，是以吴淞口一失，则全省震动，守无

^① 此系朱点。

可守,防不胜防,遂致束手无策,此吴淞口内河道之大略情形也。

从来议海防者,以出海会哨毋使入港为上策;循垣拒守毋使登岸为中策;出水列阵毋使近城为下策;不得已而守城,即为无策。我朝定制,于崇明地方设立水师总兵一员,督飭所属各营出洋会哨。又于吴淞口东西两岸设立吴淞、川沙水师参将二员,守口巡洋。又于江北之通州地方设立狼山镇总兵一员,与江南之福山营游击对峙于江海之交。又有京口水师副将专辖长江,海防江防之周密实超乎上策之上。

无如承平日久,营务船务不堪复问,一闻寇警,不得不舍上策而循垣距(拒)守。今彼处心积虑,窥探三年,破我循垣距(拒)守之策,甚至城不能守,险不足恃,言念及此,疾首痛心,敢不于无策之中勉求善策。确查外海内河额设战船实数,并水师各营原有马匹,酌量变通,俾不致以无用之船聊以塞责,亦不致以有用之马置之无用之地,然后整饬会哨,预防后路,层层布置,以冀补牢。臣现偕同提臣即日前赴长江一带鹅鼻[嘴]等要隘,并分委承办善后事宜之文武各员,前赴松江等处,勘明情形,再与奉旨会办江北防堵之署太常寺少卿李湘芬通盘筹画,或应变通者,或应仍旧者,酌量目前情形,悉心酌之抚臣程霭采,酌定章程条款,绘图贴说,恭请训示遵办。

所有查明吴淞口一带大略情形,谨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欽此。

五六一、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筹铸造炮位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再,筹议江海防守,自应首先讲求战船炮械,现在船只应钦遵前奉谕旨,俟广东省寄到船图,再行酌定请旨遵行外。其大炮一

项，因江苏省不产钢铁，业经抚臣委员前赴产地采买铁斤。臣又飭司查明宝苏局存贮洋铜，（朱批：亦应留鼓铸之用，多练精铁为是。）如尚可拨，即酌提数十万斤兼铸铜炮，以资利用。惟江苏本无炮匠，从前系将冶坊中所用铁匠招募鼓铸，虽无贻误，乃欲求其如夷炮之精良，其势断有不能。臣闻广东省有熟谙西法专门铸炮之人，业已咨会两广督臣祁项，雇募挑选，前来兴办，务期一炮得一炮之用，方不虚糜帑藏。

又抬炮一项，无论水陆皆称利器，从前江苏所造抬炮价贵体重，火门星斗亦不能得法。惟由河南河北镇代造者，体质轻固，一切合法，最为得用，价亦可以节省过半。臣与提臣尤渤悉心熟商，一切军器贵在灵便合用，尤贵训练熟习，不在重笨。飭解抬炮重三十斤者，若能练至心灵手敏，连环施放，足资克敌。臣已咨会河南抚臣，责成河北镇总兵昌伊苏，代造重三十斤（朱批：尚可减却六七斤。）抬炮一千五百杆，所需工料银两先由该省藩库筹垫，俟制造完竣，派弁领回，再会同抚臣筹款解还。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六二、两江总督耆英奏报遵旨查取奕经等关防并武功赏牌等数目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谕：奕经奏，上年发去武功赏牌及花翎蓝翎等件，尚存赏牌七百十张，计银九万四千七百两，并花翎二十五枝，蓝翎二十五枝，搬指四十个，翎管二十个，小刀四十四把，火镰三十七把，六品顶三十个，七品顶四十个，并火器图说一部。并著耆英向奕经收取回将军参赞印信，一并遇便赍京恭缴等因。钦此。臣查前奉谕旨，当即钦

遵委员署同知洪业斌,游击强谦驰赴前途,于十月二十七日在无錫途次遇见奕经、文蔚。恭宜谕旨,查取扬威将军印信一顆,参赞大臣关防一顆,并据缴出朱笔廷寄十八件,朱批折片一百十件,武功赏牌七百十张,及翎顶搬指翎管刀镰火器图说等件,即经臣查照单开,飭令该委员等资交江宁藩司王庭兰敬谨收贮,俟臣回省,遇便恭缴。核与现奉谕旨,指飭各件均属相符。至靖逆将军印信,前据委员禀报,奕山尚未行抵安省,业已迎赴前途,一俟取到,再行一并恭缴。

谨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

再,臣沿途察看民情安谧,麦苗长发,晴多雨少。至前此抚臣会巨具奏,华亭等县乡民滋事之案,先经抚提诸臣分派文武委员弹压查拿,又经臣于沿途接见该府县时面加严飭,业据获犯三十余名,地方安靖,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六三、两江总督耆英奏为访闻台湾所诛英人实系难民请飭闽浙总督查明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军录)

再,臣前因夷酋噶喇渣投递照会,内称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将遭风难夷作为接仗俘获,朦混奏报,妄行诛戮,求代奏请伸冤等情。当经臣就其控诉之词,恭折奏参在案。臣因此事关系抚驭大局,是否借口要挟,抑实系遭风难夷,必得访查确实,庶无枉纵。兹晤浙江提臣李廷钰,臣于无意中向其询问,据称前在潮州镇任内,闻来行商传言,有夷船遭风漂至台湾,为滨海居民攫取货物,将难夷关闭村中,该镇道查知,并令交出。该居民等因恐解官后即行诛戮,将来夷船前来报复,不能抵御,不肯交出。经该镇道等再三索要,始行交送。迨闻将夷正法,该居民等有夷船若来,惟有戕官以

图解免之语。臣又访问候补四品京堂臣苏廷玉，亦称今年夏间回籍，闻民时舟楫往来所言，亦大略相同。是该酋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肇衅又图反复。臣查台湾本系浮动之区，倘被夷人再行煽惑，又蹈从前蔡逆窜入台湾故辙，所关更非浅鲜。既有所闻，不敢不据实直陈，究竟是否接仗俘获，抑或实系遭风之处，应请飭交闽浙督臣详细查明，以便核办。洵足折服夷心，且可消弥内衅，似于夷务海疆均有裨益。

臣谨附片密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设或如是，岂非欺君误国而殃民，其罪尚可逭乎？另有旨。钦此。

五六四、两广总督革职留任祁埏等 奏为遵议制造战船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军录）

两广总督革职留任臣祁埏、广东巡抚革职留任臣梁宝常、广东水师提督臣吴建勋跪奏，为遵旨将制造船只事宜，飭令潘仕成一手经理，及查明停止拆造师船每年节省银数，并请将士民援例在粤报捐银两，作为添造大船费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奕山等奏制造战船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遵即传到该员潘仕成，恭宣谕旨，该员感激天恩，情词踊跃，自愿垫发银两，交木商购修船料，由该员监工制造，尽心竭力，务使一船得一船之用。旋据禀称：即行先发银十万两，交木商出海，约可购船料十余分等情。臣等查此项经费银两仍须由官给还。

前经靖逆将军奕山会同臣等奏明，拟将粤东现届拆造年分例修师船，暂停制造，惟每年节省为数无多，随后再行筹款奏办等因

在案。茲督同各司道等復行詳查，所有屆限應行大修小修各項師船，原因虽有损坏，尚堪修理，若一概不修，是以有用之船全归废弃，而各海口額定船只短少太多，難資巡緝。是已屆小修大修船只，似仍應照例修理，其屆限應行拆造船只系全照例價製造，即可全行停止。合計各廠，每年應行拆造師船多者十余只，少者八九只，間有三四只者。其船有米艇及撈纜等項之殊，米艇又有大中小之別，每只例價自一千六百兩至四千三百兩不等，就十年以來，比較經費，每年節省約計三萬兩上下不等。此外另有遭風损坏師船，事出不虞，不在尋常年修之例，每年難以核定，亦擬將應修者仍行估修，應改造者亦即一律停止，以歸節省。惟每年節省銀兩无多，不敷改造大船之用。

查本省外省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廣東藩庫報捐，前于具奏辦理夷務用过銀兩數目折內聲明，有已上兌銀十七萬兩，統應歸入軍需項內各支。嗣后陸續報捐，截至九月底止，計共捐銀四十五萬兩，現在軍務安定，可无意外之需。廣西留防兵丁一千五百餘名已全數撤令歸伍，水陸各勇亦經分別陸續裁撤，止存六千餘名，每月不过用銀五六萬兩，此后壯勇可再行裁汰，用費更可節省。所有造船之費即可在報捐銀兩內動用，其一切製造事宜統由潘仕成一手經理，毋設官吏涉手。仍欽遵前奉諭旨，咨商兩湖、四川督臣，將可造大船堅實木料，俟體察實在可用，即分別咨取，一并发交潘仕成監制。俟造就三十只后，是否足用，再行酌量辦理。并另造小号戰船三四十只，跟隨大船，作為羽翼，常川駕駛操練。將來旧式師船每年停造之數漸多，即將此項新造之船陸續補撥各海口，平時分泊，可資巡緝，有事調用，即可以備不虞，似于海防有裨。

至前奉諭旨，飭令粵海關監督臣文丰傳諭洋商，設法購買夷船。已據洋商伍秉鑑、潘正炜稟稱，捐買咪喇哩、呂宋夷船一隻。臣等查驗木料堅實，尚堪應用，惟船只尚小，且亦略旧，現仍令同文丰督飭洋商，隨時妥為察訪購辦。

除将船只图说各五件遵旨照缮移咨江苏、福建、浙江各省备查外，所有改造大战船及筹支经费缘由，谨合词恭折附辞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船内放炮取准一节。查夷船桅上造有桅盘，用中等木桩镶做，形似米筐，其上可容千余人。桅上所用大炮系用绳悬拽而起，安置桅盘之上，取准施放。现在此项船只甫经购觅木料尚未成造之船，船身系照夷船制造，其桅篷则仍是内地式样，船上止有桅杆，并无桅盘，不能悬放大炮。前奏声明，业已娴熟得力，系在潘仕成所造船内，用炮架安置，演放轰击。其炮架图说先已进呈，并咨送军机处备查，前又有造就夷船小样一具，业经奕山携带回京，预备进呈，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六五、两广总督革职留任祁埏等奏为
遵旨查明升平社学等地方团练
情形并将出力绅士开单呈览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军录）

两广总督革职留任臣祁埏、广东巡抚革职留任臣梁宝常跪奏，为遵旨查明附省西北石井地方团练情形，及办事出力各绅士，会同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附省西北乡石井绅士，于本年夏间，连名呈请建立升平社学，纠合各乡居民，捐银团练自卫，一遇有警，即听候调遣等因。前经靖逆将军会同臣等具奏，七月十三日奉到谕旨，该省西北乡绅士敌愾同仇，深知大义，著查明首倡义学之人，如有才具堪胜文武之任者，即据实保奏，候朕施恩。并剴切晓谕该省各府州县，均宜照此团练自卫，并备调遣，将来如果得力，自当从优奖赏。即军务告竣，未经调拨应用者，亦必概加赏赉，务期才勇倍出，御侮有资，方

于海疆武备大有裨益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筹卫海疆，随时鼓励之至意。

臣等查此学原系各绅民自谋保卫，情愿合力捐办，且尚未奉调遣，本未敢邀请奖叙。乃蒙圣主俯念乡里急公之情，谕飭查明，奏请奖励。凡在士民，莫不欢欣鼓舞，观感具起。惟前次具奏时，因需据该绅士等呈请办理，其章程及捐出银两缴到者尚无定数，未便遽行复奏。

兹查本案先据举人李芳等连呈，请于石井地方捐建升平社学，连约各乡，认真团练。随又据在籍内阁中书何有书等，因既有升平总社，复请于江村地方设立升平公所，以为丁壮聚集之处。所有升平社学事宜，总归李芳等承办。其升平公所应办之事，即由何有书等董理，两处仍连为一气，声息相通。现据团练局镇道各员，查据该绅士等具报，升平社学各乡签捐银约近二万余两，已收缴银八千余两，升平公所各乡签捐约计七千余两，已收缴银三千余两，而壮勇人等则均投至公所报名者居多。缘石井地方殷富而户口较少，江村地方贫瘠，而界连花县一带，户口较多，故其情形如此。各绅民现仍陆续捐资，统计连约各乡团练，共有数万人，就中勇健堪以调用者不下万人。经臣等先后飭委总兵马殿甲，现署督粮道西拉本及副将余万清等，往查属实。即如初六日夷楼被火，初七日臣等谕调该乡壮勇二千人来省，以备不虞。该二处丁壮于初八日即踊跃齐集，且自该二处团练以来，西北一带抢劫之案较少，是已著有成效。臣等复查，此事承办各绅士极为认真，其中堪胜文武之任可备大用者，臣等虽未敢遽保，而办事俱系实心实力，均知激发天良，察其才具，亦尚堪分别任用。至该二处所捐银数，系属各社学公捐，若按人分计，则每人名下最多不过二百两，捐数虽多，而人数甚众。除由臣等查明酌给花红扁额以示奖励外，所有升平社学及升平公所二处，首先倡议办事出力绅士各五人，理合开列清单，出具考语，恭呈御览。

至此外各府州县，先因防御，匪飭行一律团练，嗣经恭奉谕旨，复行训切晓谕，各该士民感激天恩，均知踊跃。现已次第举行，容俟陆续办有实效，随时再行具奏。

臣等谨将遵旨查明缘由，合词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复奏水师提督折一封留中。钦此。

附件一、升平社学出力绅士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奏呈

谨将升平社学首先倡议办事尤为出力绅士，开列清单，分别出具考语，恭呈御览。

原任阳江县训导举人李芳，查该员明白精细，本年夏间首倡义举，禀请在石井地方建立升平社学，劝捐督工，辛勤懋著，实属尤为出力之员。察其才具，可膺民社之任。

捐职詹事府主簿衔陈民鉴，监生梁源昌，监生林孔光，监生陈朝选，查以上四名协同办公，认真出力。陈民鉴拟请以本班主簿归部尽先选用。梁源昌、林孔光、陈朝选，均拟请以从九品未入流归部尽先选用。

朱批：另有旨。

附件二、升平公所出力绅士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奏呈

谨将升平公所首先倡议兼办各处团练，出力绅士，开列清单，分别出具考语，恭呈御览。

在籍内阁中书·丁酉科进士何有书，查该员老成练达，品望素著，倡率劝捐，承办升平公所事务，为首先出力之员。惟自称年已老迈，不能仕宦，应请赏加内阁侍读职衔，以奖善德。举人周日襄，人

极正派,才具亦好。附贡生候补训导欧阳芝,才长心细,实力办公。举人·六品军功何玉成,奋勉有为,不避艰苦,前在三元里打仗著有军功。查以上三名,常川督工,并办理团练,辛勤周妥,察其才具,均堪庸民社之任。六品军功伍长清,管带壮丁极为出力。查该军功前在三元里打仗出力,赏给六品军功顶戴,又在怀清社学首先团练,调防四方炮台,经年不懈。现在帮办公所事务,始终勤奋出力,察其才具,可以陆路把总尽先拔补,并请赏戴蓝翎。

朱批:另有旨。

五六六、两广总督革职留任祁埏等奏为英人欺侮 粤民致起争闹并英楼被焚现办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军录)

奏为民夷因事争闹,并夷楼失火被抢,经臣等督饬弹压,现已安静,缮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暎奏船只自闽、浙驶回之后,闻住居香港夷人词气傲慢,省城十三洋行内原住夷人各水手亦每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抢取货物,或凌辱过路妇女,均经地方官当时弹压,尚未激成事端,而士民蓄怒已深,争欲得而甘心。十月二十三日,有假托明伦堂名目刊贴告白,声言该夷罪状,始与为难,末后又称板存明伦堂,而传集素有名望之众绅士详询,则全称明伦堂并无此事,系属别人假借刊贴。臣等因其告白词意出于义愤,且何人所为尚难确究,当即先行出示晓谕,勿得假托名目,借端生事。

本月初六日申时,适有红毛黑夷水手在十三洋行地面,向华民买食水果,不给钱文,卖果者向讨,反被该夷用刀划伤,众民人在旁目击,均为不平。该夷自知理曲,旋即避入夷楼,将大门关闭,众民追呼而至,围绕夷楼争闹,夷人在楼上用砖瓦向下掷打。臣等闻知,即饬地方文武前往稽查弹压,至起更时,众人渐散。而夷楼内

忽然火起，臣等又即亲往督率文武官，调集水龙救护，缘地窄人众，火势猛烈，至四[更]火始渐息。查已烧去夷楼四间，夷民(民夷)互有伤毙，并有匪徒乘火抢取银物。时值昏夜，良莠难分，迨至天明，弁兵放枪吓击围拿，即经拿获匪犯十余名，余匪奔散。该府县查勘民人伤毙者三命，红毛夷人伤毙者二命，其余各夷馆均未延烧。查夷楼高峻，墙皆数仞，外间难以放火，询其失火之由，系从第二进烧起，有谓木匠在夷楼受雇工作，被夷人叠次苛虐，在内放火泄恨者，尚未查讯明确。

自初七日以后，因文武官带同兵役在该处日夜巡查，均极安静。夷人因见内地民人共切同仇，甚为畏惧，嗣经官兵防护抚绥，又均知感激，现在十三洋行夷人俱各贴然。惟闻啖夷头目矍矍先于本月初一日驶回香港，恐该夷另生枝节，臣等即密飭各路暗为防御。旋于十三日有该夷火轮船一只，由横档驶入二沙尾，守口弁兵向其查问，据称系夷目令其投递文书，并无别事。当即准令入口，随飭广州府等前往接收。臣等拆阅，前系言初六日夷楼被烧之事，后则言福建台湾之事，并有呈送钦差大臣伊里布公文一角，请臣祁埏代为赍送。臣等共同商酌，将初六日民夷争闹及夜间失火被抢，并现在办理情[由]，备文照复。其应行赍送伊里布公文，亦即沿途飞递探投，一面函致闽浙督臣怡良查明酌办。

连日以来，察看中外情形，民心极为团结，安堵如常。该夷亦知起衅之由，其曲在彼，且深悉省河一带士民团练，声势联络，似不愿与人为难，互生他变。再查此事始而围殴，出于公忿，其后乘火行抢，则系无赖匪徒，兹已拿获抢火匪徒十余名，应行照例惩办。除仍飭地方官验明民、夷各尸，是否止有此数，并确查起火实情，分别究办，烧去夷楼及抢去银物，传谕洋商查明，妥为办理外。臣等伏思啖夷甫经就抚，准予通商息事，边衅未可再开，而内地民心尤不可失。(朱批：一切细心秉公办理，断不可致该夷目有所借口。内地民心尤关紧要，必须团结勿失，慎之！勉之！以副重任。)惟有随

时斟酌抚驭,并令附省乡村互相团练,自为保护,晓谕首事人等,严为约束,勿许轻举妄动,滋生事端。俾内外相安,地方静谧,断不致稍有疏忽,致干罪戾。

谨将民夷争斗情形,会同据实缮折奏闻,并将夷日嘍啞来文投臣祁埏一文,一并抄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再,臣等因事关夷务,是以由驿驰奏,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六七、湖广总督裕泰奏为遵拟制造防 江船只及采购巨木以备调取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录)

湖广总督臣裕泰跪奏,为遵旨拟造防江战船式样,及可否避免采购巨木,以备海疆调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七月内复奏,钦奉谕旨,制造战船,并附陈管见一折。恭奉上谕:著于所属地方购买巨木,赶造战船……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伏查湖北省所辖岷江一道,自宜昌府巴东县入境,至黄州府黄梅县出境,计迤长二千零六十里。沿江设有宜昌镇标前后木师二营战船三十只,荆州水师营战船二十五只,汉阳水师营战船十三只,其船例价甚微,丈尺过小,板薄钉稀,难以载炮,本于战阵不能得力。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现在喫夷就抚,江面肃清,应即就各水师力加整顿,制船练习。其舵工人等毋须另为雇募,俾饷不虚糜,兵皆实用。惟是江船与海船有间,大海行师茫无畔岸,其战守抵御一恃船力。至于沿江多有险要,分驻官兵,虽用师船中流追剿,必与陆兵联络策应,互相声援。设过港汉湖荡,伏兵抄袭,分合进退,奇正相生,亦必轻舟快艇,方可因利乘便。

臣愚以为现制战船,虽视水师向来之船加大,但期能载大炮而止,不必过于笨重,致使驾驶不灵。当经饬据署湖北藩司郭熊飞、

署臬司温予巽，转据委员施南府知府顾椿、署汉阳府同知候补知府王启炳，试造样船一只，具详前来。臣随亲诣江干查验，所造样船系仿昔人蜈蚣等船制度，量为变通，名曰开浪船。其式锐首方尾，盖首锐则水势易分而行驶迅速，尾方则后重有力而开炮不坐船身。长六丈四尺，腰宽一丈六尺，两舷可置大炮八位，长檣八枝，上用尖顶人字罩篷，以毛竹排钉，自船尾起至中桅止，以资遮蔽。其炮手人等即伏其下，可载兵数十名，顺风扬帆，逆流架檣行驶，甚属轻便，似于江湖操演及缉捕盗贼，均尚相宜。拟即照式多为制造，分拨各水师营管驾，其向设战船即酌量裁减，但现造之船一切工料视营船倍蓰，将来岁修之费亦即加增，应须筹款储备，以期经久可行。容俟确实核定，每船木料长宽厚薄丈尺件数及工费若干，每营应拨船只若干，再行奏明办理。至楚省现既设厂制造战船，需用材木，而所产不过松杉，其一切坚实巨木多出粤、闽，似海疆制船无须取资于楚。且深山采购，道路绵长，辘运维艰，益滋糜费，可否免其预备调取之处，伏候圣训遵行。

所有遵旨拟造防江战船，及邀免购巨木各缘由，理合会同湖北巡抚臣赵炳言，先行恭折复奏，并绘具战船图式，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件因访议委员监造船式，甫报竣工，是以复奏稍迟，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六八、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请借给乍浦 旗人俸饷以修理满营衙署兵房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录）

杭州将军奴才特依顺、杭州副都统奴才恒兴、乍浦副都统奴才吴必淳跪奏，为乍浦满营衙署兵房恩恩赏借俸饷修理，并请将城垣

炮台等项归入善后案内动项兴修,以便栖止而资操防,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四月间乍浦失守,满营衙署兵房均被拆毁,城垣炮台亦被轰击倾颓,当将该官兵等暂行移驻嘉兴,业经前署杭州将军奴才耆英及奴才特依顺先后奏明在案。现在夷务已平,该官兵在嘉兴僦屋浮寓殊非久计,自应遣令旋回,俾安故土,且海疆重地亦可资防守。惟房屋悉皆被拆,所存者仅止梁柱瓦片,若非大加修整,难资栖止。前次浙江抚臣刘韵珂奏请,将乍浦居民被夷人焚毁房屋实在无力修葺者,照查办水灾之例酌给修费,令其自行建盖。至旗人与民人不同,应否酌加,俟该旗人等回乍时,会同奴才等体察情形,另行筹办,业已奉旨允准,咨行查照。兹奴才吴必淳来省,与奴才特依顺、恒兴及抚臣刘韵珂会同筹酌。伏查乍浦旗人素本贫苦,本年被兵之后,资产荡然,更形容累。所有修房之费,若仅照民人之例,分别楼房、瓦房,每间给银一、二两,实属不敷应用。若再格外加增,则国家经费有常,亦属难于筹款。奴才等再四会筹,查旗营衙署兵房如有坍塌等事,向准支借俸饷修葺,此次房屋多被残毁,实与坍塌无异。惟有仰恳天恩俯照成案,赏借俸饷,令各官兵领回修理,分年摊扣归款,庶兵力不致竭蹶,帑项亦无耗费,于公私两有裨益。查乍浦满营官四十二员,应借俸银六千七百六十两;兵丁小粮及绿旗水手兵共一千九百九十八名,应借饷银四万六千五十六两。如蒙俞允,请在浙江藩库照数动支,飭令各官兵赶紧领回购料兴修,俾资栖止。至此项俸饷,原应于领回之后,即行分年坐扣。惟乍浦旗员曾于道光十九年五月间借俸修署,所借银两系分作十六季扣还,现止扣过七季,尚有九季未扣。旗兵亦于道光十六年九月间借饷修房,所借银两系分作九十六个月扣还,现止扣过七十六个月,尚有二十个月未扣。计前此借款均未扣清,若将此次所借俸饷并案除扣,则各官兵领项无多,不足以办公糊口。应请皇上逾格鸿慈,准予前借未完银两全数分年扣完后,再将此次借款分作八

年，接续摊扣，以资转输。仍由浙江藩司于起扣之日，将每年扣收银数咨部查考，以昭核实。

再，乍浦满营设有城垣一座，又有卡房、班房、演武厅、火药局、银库及堆子法尔罕等项，非系堆贮银物，即为员弁兵丁办公值宿巡查瞭望之区，均属额设公所，现在亦被残毁。查此项并非官署亦非兵房，碍难于俸饷内修理，应请归入善后案内，由地方官逐一查勘估计，于军需项下动款修复，以资办公。

是否有当，谨会同浙江巡抚臣刘韵珂，合词缮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六九、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请于军需 项下动款修理副都统衙署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查乍浦副都统衙署每遇有损坏圯，向系借支养廉银修葺。此次被毁尤甚，自内署以迄科房办公处所，多被拆毁，必须购料鸠工，大加修整，非寻常补葺可比。副都统养俸无多，若照内例借支修葺，现在既不敷应用，且余剩之廉亦不敷办公，实属两有窒碍。奴才等公同酌议，惟有仰乞皇上天恩俯准，归入善后案内，由地方官勘估工料，于军需项下动款兴修，以复旧制。

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七〇、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为乍浦满营公济银两不敷借支之用并请修补及借拨军器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查乍浦满营设有公济银六千两,向来遇有红白等事,因所领赏恤不敷应用,皆于此款内借给,仍于俸饷内扣还。查本年该处失守之时,此项银两除先经借出银一千七百二十四两四钱九分,计库内尚存银四千二百七十五两五钱一分,俱被抢失。又有存库春季赏银一百四十二两,亦被抢无存。前经奴才特依顺将失少银数恭折奏明在案。兹查前项公济银两系各旗人领借之公项,遇有红白等事,全赖此项暂时支借,以资转输。除前此借出银一千七百二十四两四钱九分内,有银二百六十一两七钱七分,系阵亡官员兵丁所借,照例免其查追,余银一千四百六十二两七钱二分,仍行如数扣还外。惟扣还银两为数无多,不足借支之用,应否如数筹款补足,抑量筹设之处,仰乞皇上俯赐,飭部筹议办理,以裕公项而资应用。

至乍营额设旗纛、盔甲、枪炮、火绳、腰刀、弓箭、撒袋、铜锅、帐房等军器内,有官为制给者,亦有官兵自制者,遇有损坏,有应归官修者,亦有官兵自行修整者,例案参差不一。此次猝遭兵火,各军器均已毁坏遗失,所存者仅止鸟枪二百五十二杆,腰刀二百六十三口,内尚有鸟枪四十三杆、腰刀一百七十四口不堪使用。前此各兵驻扎嘉兴,前护副都统杭州协领萨弼尔翰,因操防需用,咨经奴才特依顺,札飭军需局拨给鸟枪三百九十一杆,腰刀五百十一口,分给各兵操演防守。其余各器尚未制补。兹各兵将次回乍,所有应用各军器自应补造齐全,俾资操习。奴才等公同筹议,除应归官修官制之件应仍由承办各衙门动项修制外,其向由官兵自修自制各器,现在各官兵当荡析离居之后,实属力有不逮,应请于军需局制

存各军器内，分别拨给应用，俟将来遇有损坏之时，再由各官自行修整，以纾兵力。至乍浦副都统到任之后，例应将八旗官兵技艺操阅，恭折奏报。兹奴才吴必淳到嘉之后，因军器不齐，无凭阅视，惟令枪兵照旧操演，其施放尚属有准，声势亦属联络，足慰宸席。

谨附片一并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七一、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筹补乍浦满营兵缺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录）

再，奴才特依顺等查得乍浦失陷后，所有阵亡殉难病故以及无下落甲兵共空二百九十缺，其未知下落甲兵一名，续经投回，现在实空二百八十九缺。前因该营壮丁只有二十余名，不敷挑补，曾经奏明，统俟平定后再行筹补足额在案。

兹查杭州满营额设甲兵一千六百名，匠役步甲养育兵余兵等七百四十六名，合共大小钱粮二千三百四十六名。现在八旗余丁仅有二百四十九名，内尚有残废六十九名，每月备挑钱粮实有一百八十名，如遇缺出，足敷挑补。本营兵额实难分拨，奴才辗转筹思，如由京城请拨，路途遥远，诸多未便，拟于就近邻省江宁驻防闲散内，酌挑拨补原额，冀复旧制。当经先行咨商江宁将军，旋准复称，江宁壮丁亦不敷分拨。奴才现与杭州副都统恒兴、乍浦副都统吴必淳，会同筹商，拟再咨商邻省福州将军查照，或有或无，俟咨复到日，再行奏请办理。

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七二、著两江总督耆英再次晓谕英人不当

借口台湾杀俘别生枝节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谕：

据耆英由驿驰奏，嗾咭喇控诉台湾镇总兵，冒功妄杀遭风难夷，请旨将该总兵达洪阿解部审办等语。览奏均悉。前此达洪阿等办理台湾地方事务，经朕加恩奖励，亦因剿捕南北两路匪徒，迅速藏事，并非专为歼擒夷人起见。至两军交战之时，明攻暗袭，势所必然，加以言语不通，来即拒之，又何能望而知其为难夷不加诛戮耶？此事在未经议抚之先，今即和好通商，不当借口别生枝节。耆英再行割切晓谕，现在台湾于九月间救护遭风白夷二十五人，已于十月中旬由该道姚莹给还。该夷目等悬挂彩旗，迎接该道上船，持酒起誓，感激天朝，具见彼国颇知恩义，我朝亦并无失信。总之，未定通商以前，两国将备兵民各有伤损，此时既经和好，从前一概之事，各宜置之不论，方能彼此永好，毫无嫌疑。若因达洪阿守御有功，转加重罪，试思彼国出力大将岂能因我国一言遽令废弃乎？倘达洪阿实有贪功妄报情事，将来一经查访明确，自当以中国之例处之，该夷不必过问。至该夷船坚炮利，屡获胜仗，我国伤亡将士甚多，又岂能于事定之后向该夷一一取偿耶？现在筹议通商正在吃紧，惟有彼此踣除前怨，速定大局，以期干戈永息，共乐升平，其利正无穷极也。该国素重信义，如此婉转开导，谅必尽释前疑，同守善定章程办理矣。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三、著闽浙总督怡良等督飭员弁严防英人

借口台湾杀俘而在厦门生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水师提督奕。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怡良奏，噶酋已至厦门，与该督等相见，声言台湾所戮之俘均系难夷，欲求伸冤各等语。此事无论虚实，总在未经就抚以前，该夷不当援为口实，已降旨令著英再向训切晓谕矣。惟是犬羊之性，反复靡常，难保不借端生事，别有要求。该督既查勘厦门地势甚属险要，尤宜同该提督等，督飭文武员弁，严加防守，毋稍疏虞。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四、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晓谕英人务当尽释

台湾杀俘前嫌以期善定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怡良奏，台湾正法夷俘一事，该夷忿忿不平见于词色等语。现在伊里布赴粤办理通商事宜，著即向该夷明白晓谕，夷俘正法乃议抚以前之事，一经和好，即将所存夷俘九人全行释放。且台湾于九月间救护遭风白夷二十五人，经该道姚莹给还，该夷自必知之，是我朝之恩待该夷，实为诚信，尚复何所猜疑。现已准令通商，务当尽释前嫌，永相和好，以期善定章程。似此婉转开导，谅可释然，伊里布熟谙夷情，深明事势，自必能从长计较，筹画万全，以副

朕委任之意也。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五、著保昌俟壁昌到任后再交卸

福州将军之任来京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閣奉上諭：

前有旨令保昌来京另候簡用，福州将军著怡良兼署。茲据怡良奏称，现驻泉州未能回省，将军事务碍难在泉州办理，请令保昌暂缓交卸等语。保昌著暂缓交卸福州将军之任，俟壁昌到闽后，再行起程来京。

钦此。

五七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到粵后晓諭噶嘓渣尽

释台湾杀俘前嫌并妥筹许给银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上諭：

伊里布奏，接据闽省知会，遄行赴粵一折。昨因怡良奏，台湾正法夷俘一事，该夷忿忿不平。降旨令伊里布婉转开导，由五百里寄知，自必先期接奉。该酋所称台湾被获夷俘系属遭风至台，宜加抚恤，不应杀戮等情。天朝统驭外夷，叛则诛之，服则抚之，一定之理。各国遭风难夷例得邀恩抚恤，示以柔远之仁。若正当战争之际，突有夷船驶入境内，即使真有遭风情形，安保非用计装程，伺隙滋扰。台湾两次办理夷俘，均在未经议抚以前，系属正办。至九月间，该镇等因知抚议已成，即将该国遭风船只照例抚恤，并将救护夷人

多名，点明交还，所办亦属得体。试思该总兵等前此如有妄杀邀功情事，尽可将存俘九人一并诛戮，希图灭口，此理甚明。该酋不应听信释回夷俘一面之词，自生枝节。该酋自谓能重信义，断无不明情法之理。现又接奉御宝，即当告以大皇帝优待该夷，恩信倍至。著伊里布于到粤后，接晤魏喇喳，按照前后情势，剴切晓谕，务令释然无疑，俾抚议不至掣肘为要！所奏条约内许给银两，按期交付之处，即著会同祁埏、梁宝常通盘筹画，妥为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七七、军机大臣穆彰阿等会同刑部 奏为遵旨审拟牛鉴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录）

大学士臣穆彰阿等谨奏，为遵旨会同审讯定拟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暎夷滋扰沿海省分已及年余，牛鉴身任封疆，早已知悉。自升授两江总督以来，宜何如加意防维，捍卫疆圉。乃屡经朕飭谕小心防范，不可稍涉大意。该督一味自恃只知严防吴淞海口，迨夷船驶入，又不能守，以致该夷直犯长江，进逼江宁省垣，是数月工夫毫无准备，糜饷劳师，令人忿恨。现在暎夷就抚，船只全数出江入海。朕轸念黎民涂炭，不得不曲意勉从耆英等所请，准令暎夷通商，俾吾民乐业安居，……钦此。又于十月二十四日奉旨：牛鉴解到时……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旋据两江总督宗室耆英派员将已革两江总督牛鉴解送到部，臣等会同监提牛鉴，逐层讯问。据牛鉴供称，伊去年十月任事，即驰赴上海筹画防堵，乃止知严防吴淞，又不能婴城固守。于鹅鼻嘴、圆山关等处，但知调集兵勇，专事堵御，又不能详度机宜，在在周密，以致夷船竟乘潮涨风顺驶入大江，既陷

镇城，又逼省城，系伊办理错谬属实。臣等复以逆夷攻陷定海以后，屡奉谕旨，令其在江省备防，不可稍存大意。该革督奏称，长江以内夷船断难窜入，确有把握，后来该夷何以得直犯长江。又在吴淞海口奏称，曾备战船多只，究竟作何著落，向其究诘。又据牛鉴供称，伊先因江口水浅滩高，意料夷船断不敢深入，所以称有把握。不料五月初旬，江水骤涨，夷船得以闯进，实系伊防备不周。至在吴淞江所造水轮等船共大小一百余只，均被夷人用大炮沉击，雇觅之水勇竟不知下落。并称伊种种办理不善，祇求天恩从重治罪等供。复讯无异，应即拟结。

查律载：守备不设失陷城寨者，斩监候等语。此案已革两江总督牛鉴身任封疆，办理夷务半载有余。其捍卫疆圉宜何如周详慎重，以期万全，乃不能固守吴淞海口，致夷船得以驶入，攻陷宝山等县。又于江口误恃滩高水淡，不为严防，致夷船闯入长江，失陷镇江府城。实属防堵不密，贻误机宜，罪有应得，自应按律问拟。牛鉴合依守备不设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所有臣等会同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

附件：牛鉴供词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呈

具亲供。

牛鉴上年九月初八日，鉴钦奉恩旨补授两江总督，当军务倥偬之际，膺兹艰巨重寄，既不敢以非才遽请辞职，而力小任重，惊惧罔措之实情，已于谢恩折内敬谨敷陈。伏念鉴以边陲下士，溷蒙皇上殊遇宠任至此，中夜徬徨，思维反复。宜何如捐糜顶踵，仰答高深，故于受命之余，无片刻不思竭尽血诚，亦无一字敢于欺罔皇上。浙省遭逆夷之变，江苏唇齿相依，亲见民心不固，士气不振，触目寒心，随处棘手。先于沿海沿江各州县颁发告示，谕以食毛践土，卫国卫家之道。又刊刻军令八条，及前人训兵要言，散给各营。自参游都

守，以至千把外委，逐日轮流接见，明白开导，营阵如何讲求纪律，如何严明器械，如何修整操练，如何精熟。又告以如何是尽忠，如何是报国，使之递相训谕，俾知激励。又念兵丁之身受寒湿，则捐给蓆片草荐；疾疫不时，则捐给各种药饵；遇时节则优加赏赉；遇病故则额外赏恤。提督阵化成先以兵心懈弛，刻刻忧虑，每语人曰，夷船若来，只好拚此躯命。今年三月又语，鉴曰近日将士颇知用命，可期得打胜仗，此鉴力求训练士卒之愚诚，为上海文武所共知，不敢有一字欺饰也。国家连年用兵，司农告匮，凡属臣子必当各矢天良，力加撙节。鉴莅任后，谆谕局员，将用项五日一报，亲为稽核。查吴淞防兵万人，给发各项口粮，并铸造炮位，补制军器，均不令丝毫浮冒。计自前任防堵上海起及今年六月止，共用商捐银八十万两，请帑银五十万两，较他省实系减而又减。又恐属员借端冒滥，必先正己以率，不但总督公署支项不准取之局中，即雇募乡勇，加赏将士，制造药饵，预备火攻毒药，创制水轮大船三只，十桨小船十只，共用银八万数千余两，亦皆系自捐廉俸。及总督衙门奏明应得公项支发备办，均有案卷可稽。此鉴力求撙节帑项之愚诚，为上海文武所共见，不敢有一字欺饰也。

本年五月初八日卯刻，提标中军游击张薰来至宝山，面禀事件。忽闻吴淞口炮声连音，知系逆夷闯入开仗，当即带亲随兵一百名前往督战。一出宝山南门，即有炮子从空飞堕行五六里。至教场地方，躬亲督战，先有河南游击阵平川带兵五百余名在该处屯扎，即令近伏土塘之内，预备接应。又飭武举张攀龙，持令箭偕游击张薰至提督营帐，尔时炮声震地，烟焰蔽空，海塘距教场不及里许，炮弹从空飞坠，不可胜数，随兵击毙十余人。土塘将士见鉴在后督战，莫不于炮火中大呼奋迅，并未稍乱。行次适报提督陈化成轰坏夷船三只，伤毙夷匪数十人。正在一鼓作气间，不料后应夷船踵至，施放火炮火箭不绝，并在大船高桅之上见鉴衣顶，立刻炮箭齐发，紧对教场轰击。当将演武厅屋脊并左首耳房同时击碎，前后左

右烟瓦乱飞,火焰尤烈。俄张攀龙来传,提督陈化成言,大势已不可为,嘱鉴及早退回,好为后图。旋报陈化成业已阵亡,鉴愤懑填胸,计惟以死报国。第念皇上付托之重,此时一死,兵民必更溃乱,全省必更震惊,事势仓皇,大局更不可问,乃痛哭流涕,退至嘉定,冀为后图。此鉴宝山督战失守之实情,并万不得已苟延残喘之苦衷,为兵弁所共知,不敢有一字欺饰也。

吴淞既陷,近海各州县居民纷纷逃散,土匪随在蜂起,鉴星夜驰至省城适中之昆山县,一面分兵弹压土匪,一面札谕自浙调苏之寿春镇总兵尤渤,带兵二千名严防松江府城。其福山、刘河、嘉定、青浦、泖湖、三江口各要隘,俱分拨重兵防守,民心少定。是时人言汹汹,传说该逆大帮全行退出吴淞,意在长驱图犯天津,鉴北望畿辅,忧心如焚,是以附片奏明,海上不可与该逆交锋,惟有变通坚壁清野之法,于陆路坚垒以待。钦奉朱谕:此朕早已料及,早经飭谕,奈沿海堵御总要与其海上交锋,反致凶焰益张,徒损国威,为之奈何。又钦奉上谕:所奏陆路坚垒一节,已谕知沿海各处相机办理矣。钦此。又附片奏明,该逆新到马船多只拟赴天津肆扰,询得破之之法,须于海口登陆之地随处挑挖濠沟,宽深丈余,以重兵邀击歼擒。钦奉朱批:甚好!即有旨。钦此。是鉴才识拘昧,所尤兢兢恐惧者,在天津之肆扰,而不在长江之豕突也。缘鉴方到江南,即奉谕驰往各海口,筹画防剿,圣训谆谆,岂敢稍存玩忽。

查长江入海要口以鹅鼻嘴为第一门户,山势陡险,突起江中,江水直趋,傍山而下,江面深洪甚窄。自江口以至京口,绵延数百里,望之虽汪洋无际,其实水浅滩高,沙线缕结,或南或北,曲折迂回,虽生长江滨之沙渔等船亦往往搁浅,视为畏途。鉴按稽地图,旁参舆论,博访熟识水性之渔户,咸以为该逆大船断难飞渡,火轮杉板等船虽可窜入,亦不敢远离大船巢穴。又复专委丹徒县王德茂查探,又札飭崇明县馆传栗确查,众口一词,并无异说。上年十二月,常镇道但明伦稟请于鹅鼻嘴添设大炮十余尊,兵丁二千名。当

查鹅鼻嘴岭上仅可安炮十余尊，且长江一带，如福山、狼山、京口各处皆有重镇，星罗棋布，水陆营兵无虑八九千名，若遇事张皇，转滋摇惑。乃于鹅鼻嘴地方陆续添调兵丁壮勇六百余名，添设大炮、虎蹲炮，并计旧设炮位，较前所设之兵数炮数已多至数倍。本年五月廿后，该夷图犯长江，又札调徐州总兵王志元带兵七百名前往，又派委太仓州知州徐家槐办理火攻船只。又查该处刘闻大沙计长百余里，并有磨盘、斜桥、鹿园名目，萦回曲折，可以窥浅。复札饬该处将弁，雇募熟识水性三渔户，于沙线转湾抹角处所，密钉排桩，填压碎石，毋令浮出水面，暗中设伏，以资拦截。是鉴于沿江各口关系一律预防，并不敢稍有玩忽。不料六月初四日，该处文武禀报，江水陡涨，江面顿觉迥异常时，凡水浅滩高之处，立刻变为深洪，一无阻隔。加以连日东风大作，该夷大帮船只竟从北岸乘风鼓浪而过。突闻此信，神魂丧失，心胆俱碎，惟有顿足捶胸，仰天号哭而已。此则夷船闯入大江事出意外之实在情形，不敢以一字欺饰也。

夷船既进江口，鉴时屯扎无锡，即于六月初六日星驰至镇江。适参赞大臣齐慎亦带兵同到，一面将京口防堵事宜托付料理，一面将火攻船只木排等件，面交常镇道周瑛及委员徐家槐，分别布置，即于初九日驰至江宁省城，保守根本重地。维时江宁城中旗绿两营兵丁不过四千名，将军德珠布欲拨兵一千名，带炮十余尊，前赴乌龙山设伏。当以省城兵本不多，若再分兵外出，于事无益，而省城更难防守，劝阻而止。至十二日丑正时，将军衙门忽闻无根之言，遣弁来署声称，夷船已入观音门城中，骤闻此信，各门又皆关闭，百姓欲逃不能，男妇汹汹，势难终日。鉴亲出巡历，谕之不止，是日常州解到火药一万斤，苏州解到饷银十万两，遣弁持令箭飭令放进，守门旗弁坚执不听，不得已赶作折稿，送该将军阅看，告以业经具奏，不妨开城。该将军于十三日始将聚宝、通济两门暂开，百姓纷纷迁避出城，幸不至酿成大乱。然自十二日传此讹言，城外土匪即到处肆行抢劫，乃严拿为首三人，登时正法，余犯锁禁县监地方，始

得安定。此鉴既到江宁种种危苦之实在情形,不敢有一字欺饰也。

又闻夷船在浙时有一定恳求通商之说,初未敢遽信,既而采访舆论,体察夷情,始悉该夷以通商为性命,不通商即无以立国。纵使我兵得手一战而胜,该夷断不甘休,仍然添船添炮,肆扰无已,势不至通商不止。又闻该逆兵船七十余只,有直犯天津之谣,鉴大惧失措,即拟上书请抚。而鉴之幕友为鉴计者,无不劝阻,谓此议一上,皇上圣明纵不以为罪,而中外人士不知其细,但以国体所关,交口誉议,子将奚辞。鉴以为两害相权务取其轻,言抚则诚属有伤国体,然其为害轻。不言抚则危迫之时,我既无御敌之法,必致兵连祸结,下毒生灵,上妨国是,一言其害,将有不堪设想者。鉴自幼读书,稍知君臣大义。如果逆夷贪图我土地,谋危我社稷,不共戴天之仇,惟有效死毕命,誓不与贼两立,何敢妄言抚之一字。今该逆既无异志,专意通商,而我则师老财匮,祸患日深,当此之时,若犹为一身一家计,不肯据实沥陈,冀邀天听,又岂人臣事君勿欺之道。宋苏轼之言曰,边境之事,但当顾事之利害,不当论理之是非。详味斯语,似与今日之事相合,是以敢冒斧钺之诛,决意请抚。幸赖皇上恩鉴格外,不即加罪。又于镇江失守后,将该夷张贴伪示要求三条附片奏陈,仰蒙皇上悯念生民之涂炭,保全天下之大局,谕飭广州将军耆英、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办理议抚事宜。此又鉴辗转筹思,上书请抚之实在情形,不敢有一字欺饰也。

逆夷之船炮为从来所罕闻,往籍所未载,其船之坚百倍于我,其炮之利百倍于我。我之大炮一发不可复装,彼之船炮两面互装,重叠叠放而不穷。我之兵勇一经炮箭纷纷逃散,彼之黑兵有进无退,前者击毙,后者继进,决不退缩,凶焰之张皆非意料所及。或谓长江之内芦苇丛杂,非用渔船,即用木排,雇募水勇,可以设伏拦截,贼既深入重地,不难制其死命。殊不知贼用千里镜时时窥探,离贼船十余里外,彼皆瞭如指掌,纵有敢死之士推运船排,直前拦阻,我未及发,而彼之巨炮火箭早已糜烂我矣。即如今年六月,逆船到

仪征口者止有二只，适值回跨巴杆老于是日械斗，彼点动船炮，并放火箭，而其地千余户之房屋延烧三日不熄，盐船千余只已立成齑粉矣。或又谓夷匪腰脚甚直，能水战而不能陆战，能乘船而不能乘马，此又不然。当该逆围困江省之时，黑夷运炮，排设城外，各山白夷驰马山顶，上下如飞，始知人言不足为据。凡此情形，非但局外者不能尽信，即江南沿海之民人，在事文武各员弁，非身经目击者，断不能道其详而知其难。即如吴淞口有炮数百尊，有兵万余众，经营两年，溃败俄顷。虽丧心病狂、疏懈亦何至此极。此鉴所以椎心泣血，叹息痛恨，于事势之无可如何，不敢有一字欺饰也。

以前事论逆夷之狂悖猖獗，诚令人眦裂发指，自此次受抚后，其感激大皇帝之恩德，欢欣鼓舞，似又出于至诚。虽其猜疑观望之心究不能信其必无，惟朝廷结以恩信，示之不疑，当不致复为我患。至于中国修整武备，沿海沿江铸炮增垒，设险防守，固不可稍缓须臾，而开布腹心，宣示德意，不使之更启戎心，尤为至要。是又在疆臣抚驭得宜，可期亿万年边境绥靖矣。鉴身系图圉，心在阙廷，区区之忧，结于中诚，不能已于言也。

总之，鉴知识短浅，未娴军旅，仰蒙皇上格外鸿恩，予以重寄。去年十月任事，即驰赴上海筹画防堵。乃止知严防吴淞，又不能樱城固守，而于鹅鼻嘴、圆山关等处，但知调集兵勇，专事堵御，又不能详度机宜，在在周密。以致夷船竟乘湖涨风顺驶入大江，既陷镇城，又逼宁省，办理错误，实属无地自容。惟求皇上从重治罪，为从徒抱恩城，致误国事者戒。所具亲供是实。

五七八、署漕运总督周天爵奏请将动 用海疆经费银两节省还款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录）

二品顶戴署漕运总督·兼署江南道总督臣周天爵·署太常寺少

卿臣李湘麓跪奏,为江北军务告竣,核明防堵军需均已由外捐办,请将奉旨动用之海疆经费银两节省还款,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六月间,逆夷人犯大江,淮扬等处民心震恐,叠奉谕旨,飭令前河臣麟庆,并特命臣等来浦会办防堵事宜。当经前河臣麟庆奏调河南省官兵一千六百余名,徐州镇兵三百余名,又先经团练何弼各营兵丁五百余名,分派防守。一面委员堵截,支河汉港预备碎石土垒,收买民间枪械,并于清江浦、扬州、高邮三处,设立军需总局分局,专司收发粮饷,制造火药军装器具,派委两淮盐运司但明伦、署河库道赵廷熙、淮扬道恩龄,督率各委员等分投经理。其时江路梗塞,南北不通,一切用项无可筹拨。请在河工各员初次捐输海疆经费八万三千两内,撙节动用,曾经两次奏明,奉旨允准在案。嗣臣等到浦,会同训练官弁兵丁选造抬枪刀械,编扎木牌木筏及一切器具,挑选精锐壮勇,以资弹压。随有投效河工海疆及告假丁忧在籍各员捐募壮丁水勇,自行给发口粮,带领防堵,并有制造抬枪鸟枪火箭等器械。又各员内捐造木牌火器,呈请愿缴工价钱文,均经前河臣麟庆会同臣等批飭河库道照数点收,解局湊用。迨夷船全数退出长江后,即将所调防兵次第裁撤,仍酌留兵勇,暂资弹压军船水手,先将扬州、高邮分局裁撤,清江总局改为军器局,支发口粮,制造军械,历经具奏在案。现在空运军船早经全数南下,河南兵弁业经撤令归伍,仅挑留炮勇一百二十名练习炮火,点验大炮,所有军器局自应飭令裁撤,以节糜费。兹据管理局务之淮海道赵廷熙、代理淮扬道知府衙外南同知王国佐,将清江、高邮、扬州三局动用各款统计支放,官兵行粮盐菜马干,壮勇饮食油烛赏犒,以及委员书役薪水,并购办军器火药,制造器械,修理卡房驿路土堡等工,共用银八万二千余两汇总详报。经前河臣麟庆逐款确核,因已卸任,未及会奏,事关防堵,移咨前来。

臣等伏查本年江北一带仓卒戒严,征调纷纭,市廛扰攘,物价无不昂贵。且非江、浙粮台近在省城一切应手可比,乃支持数月之

久，仅用银八万有余，实已力求撙节。并系捐输外款，奉旨准其动用，自应于核明后，照例作正开销。第当此经费浩繁，苟有可以节省之处，尤当设法筹画，即经飭令该管局员详议去后。旋据公同禀复，查有前次各员认缴军械价值，以清、淮等处工价昂贵，料物难购，未敢迁就办理，无裨实用。所捐钱文尚多余剩，计合银三万五千余两，并夏、秋间，前河巨麟庆率同道厅各员，陆续捐备军需。现甫缴齐银二万八千两，以之尽数抵拨防堵各款，尚有不敷银一万九千余两，拟仍在外筹补。其原奏动用之海疆捐输银八万三千两，即可照数归还，封贮候拨等情。臣等查军需应销正款，既有捐械余剩钱文可以拨抵，并在外筹补不敷实足，以资节省而重帑项。除批准飭令赶将存局钱文照价合银解还河库，并捐凑各项尽数抵拨，将奏明奉旨动用之海疆经费银八万三千两照旧存贮候拨外。

所有核明防堵用款在捐办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至此次军需既系由外捐办，应恳恩准，照例免其造册报销，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七九、著将牛鉴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旨：

已革两江总督牛鉴身任封圻，办理防堵半载有余，既不能固守吴淞海口，又不能严守长江，以致宝山等县及镇江府城相继失陷，犯及省垣，实属防堵不密，贻误机宜。牛鉴著照议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钦此。

五八〇、台灣鎮總兵達洪阿等奏為護送 英俘到廈并聞英方忽有異議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軍錄)

提督銜福建台灣鎮總兵臣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台灣道臣姚瑩跪奏，為委員護送夷俘，及遭風夷人到廈，先後交收完竣，詎聞鼓浪屿夷酋忽生異議，謹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

竊臣等本年九月初十、十月初九等日，先後由五百里具奏，遵旨釋還夷俘同遭風夷人，兩次委員護送，先期遣人往鼓浪屿[投]書，及廈門夷官兩次來台情形，具奏在案。茲于十一月十八、二十等日，接據各委員先后稟稱：委員張肇奎，隨坐來台夷船，護送此次遭風夷人二十五名，于十月初八日放洋，初十日即先到廈交收。所有先遣投書之效用李遠芳，于九月十九日雇坐海船，放洋遭風，漂至廣東惠來縣地方，由陸啟行，十月十二日甫至鼓浪屿將書投遞。其文武委員盧繼祖、梁鴻寶護送釋回之夷目頗林等九人，系九月二十三日放洋，因風不順，收人澎湖，又值風暴連旬，直至十月十九日方息，十月二十一日始到廈門。先有夷船在港口守候，一見委員船到，即將頗林等九人攔去鼓浪屿，尚未給回照。

風聞嘖嘖嗟已到廈門，與鼓浪屿夷酋札士必，為何忽生異議，以為台灣正法之夷人皆系遭風夷商，不應正法等語。臣等不勝駭異。查台灣洋面，上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即有夷船在南北洋面游奕，是時并无風暴，及初九日始有颱風，至十二日申刻即已止息，該夷船系十三日申刻到鸡籠外洋停泊，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万人堆洋面，十六日卯刻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炮台連發兩炮，打壞兵房，我兵亦即放炮回擊，見其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衝礁擊碎。該夷船來台游奕，在未起颱風之先，及到鸡籠洋面停泊，已在風息之後，且先泊外洋，後進口門，中歷三日之久，何得謂之遭風？如系

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及九月初五日，又三桅夷船至鸡笼洋面，攻破我炮台石壁，烧我哨船一只，因上岸夷人为我兵炮毙，始行退去，似此攻战交锋，何竟讳匿不言，而以遭风借口？

本年正月大安之役，先于正月二十四日，即有三桅夷船三只，在彰化县之五义港外洋巡驶，臣等设伏定计，密遣渔船诱其搁浅，击破沉溺毙杀外，生擒夷众颠林等四十九人，及广东奸民陈阿盛等。起获炮械，内多浙江宁波、镇海营中军器，镌有各营字号，并有起获浙江提督水师号衣，绿色旗帜等件，温州镇左营船只字号，局存火药数目，水陆程途里数形势等册折，浙江巡抚札温州左营包游击捕盗印文二件，又礼包游击查获贩卖鸦片之闽犯陈德印文二件，颖州营左军等守备札薛、外委查守兵陈廷俭有无饮酒生事印文一件，现俱贮库可验。若系商船，何有此物？显系在浙骚扰之兵船，毫无疑义。且据该夷目及广东奸民陈阿盛等供称：系噶喇自定海遣来，持书寻觅台湾逃军张从等内应，相机行事。而张从先于上年即已由台被获正法，果有其人。似此供证确凿之事，乃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夷情狡诈，一至于此。

且事在和议未定以前，薄海同仇，即使夷船实系遭风，亦当乘势攻击，方为不失兵机，岂有释而不击，擒而不杀之理？况夷人夹板虽众，其中多系派用商船打仗，胜则尚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无足怪。乃于和议已成之后，追寻前事，谓台湾不当将其人正法，成何理耶？臣等幸逢圣明在上，此等无理之言本不足以上渎宸聪，但夷情难定，其在台者已感激恭顺于先，而在厦者忽为此饰情翻异之说，诚恐讹言易滋，于大局甚有关系。臣等前于夷官二次来台折内，即附片陈明，现在来台夷人虽已屈服，但江、浙大帮夷船尚未南归，不可不防患于意外。今既有所闻，不敢不据实上陈圣鉴，可否密饬当事诸大臣，留心体察该夷动静，以善其后。

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由四百里具奏,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八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查奏美船是否往粤 并飭商民毋许向其私售货物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谕:

刘韵珂奏,咪喇哩国商船求在宁波报税通商,谕令仍回粤东,不得逗留浙境,该夷旋即回船等语。咪喇哩国向在粤省通商,本有一定马头,何得驶赴宁波希图贸易?现在该商船自三江口驶出招宝山,复自招宝山驶往定海,是否业已开往粤东,著该抚委员确查。倘仍希图在浙贸易,务当再行明白晓谕,并严行飭谕内地商民,毋许潜向该夷私售货物,致启日后来浙之渐。至该抚因屡次失陷地方,自请从重治罪。前此乍浦失陷,部议上时,业经明降谕旨,加恩改为革职留任矣。此时毋庸再行议罪,该抚惟当激发天良,实心任事,于地方一切公务认真办理,以副朕委任之意。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八二、著两江总督耆英于查看海口赴浙之便 再行查奏鄂云招摇撞骗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
奉谕:

前因有人奏，候选直隶州知州鄂云原名联璧，因有堂弟联芳在将军幕下，自称随员，到处需索，往来江浙，诳骗欺朦。又冒支军饷，任意挥霍，并将家眷移住杭城，招摇撞骗各等语。当经降旨著刘韵珂逐款密查。兹据奏称，该员以募勇为名，滥支军饷，现既查明与黄得胜等供词不符，又该员前后禀词自相矛盾，且并非挾资到浙，何得骤有捐输银六千余两之多？其为冒领侵吞情弊显然。又寄寓杭州多年，近复移住绍兴，与绅民交接，招摇撞骗之事，断难保其必无。著着英于查阅海口赴浙之便，再加严密访查，务得确实，不准有心讳饰，致有不实不尽。刘韵珂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八三、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不准将鹿泽长舒恭受暂留宁波帮办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本日据刘韵珂奏，恳恩请将鹿泽长、舒恭受二人暂留宁波，责令帮同接任之员办理事务，俟夷务完竣后，再照刑部拟定罪名，分别科断等语。国家设官分职，责有攸归，失地之员罪名轻重自有一定。即令其人官声素著，办事亦有微劳，而功不掩罪，断难因人地相需，辄准留备差遣。且恐此端一开，流弊滋甚，又何以持刑罚之平？现在鹿泽长业经革职，舒恭受已降旨照部议斩监候，秋后处决。该抚所请暂留宁波帮办之处，著不准行。

钦此。

五八四、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為擬將軍

需局改為報銷局等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軍錄)

浙江巡撫臣劉韻珂跪奏，為浙省軍務告竣，擬將省城軍需總局改為報銷局，並裁撤各分局糧台緣由，恭摺奏祈聖鑒事。

竊照道光二十年六月間，喫夷窺入浙洋滋事，竊據定海，經前撫臣烏爾恭額調撥官兵，雇募鄉勇，協力防剿。奏明在於省城設立軍需總局，寧波府城添設分局，鎮海設立糧台，支發糧餉，制備器械，皆派委司道府廳及正佐各員分司其事。嗣嘉興府屬之乍浦海口緊要，添調兵勇協防，即在於該處設立支應局，委員支應鹽糧，并一切防堵經費。臣於是年十月間抵任，因夷人在天津乞撫，由浙分船赴粵，先將乍浦支應局於十一月間裁撤，以節糜費。其省城、寧波二局，鎮海糧台仍留支應。至二十一年二月間，喫夷繳還定海，又經欽差大臣伊里布在定海設立糧台，查辦撫恤善後諸事。嗣欽差大臣裕謙來浙接辦，各局台仍照舊設立。五月間，因裕謙駐紮江、浙適中之嘉興地方，又在郡城設立支應鹽糧公所。六月間裁撤，至八月間喫夷復擾浙洋，乍浦復設支應局，及定、鎮、鄞三城相繼失守，寧波分局與定鎮兩糧台同城被陷，僅搶獲些須銀兩，而紹郡省垣勢甚危急，經臣招截散兵，派赴紹屬之上虞、曹江等處，扼要堵守，在紹郡、曹江、上虞等處分設糧台，遞相支應。旋奉欽派將軍參贊來浙，調集各省兵勇剿辦。復蒙恩命飭臣總理糧台，臣因軍務繁劇，凡炮械火藥糧餉無不關係緊要，復在省城分設各所，派委正佐人員，或司製造，或司支發，或司收貯，仍由總局汇集其成，以期綱舉目張，有条不紊。嗣將軍等赴寧波進剿，在曹江屯扎大兵，即在於該處設立大營糧台，飭委臬司蔣文慶經理。後因攻剿未能得手，兵勇退回紹郡，復將大營糧台移至紹郡設立，並將該郡原設之糧台歸

并办理后，又将曹江粮台并入上虞粮台。至本年四月间，乍浦被陷，该尽支应局随失将军等，又调派兵勇赴平湖、嘉郡等处防堵，复在嘉郡设立粮台。嗣又改为兵饷所支应军饷，此浙省自军兴以后设立军需局粮台并随时移设裁并之源由也。兹倭夷就抚，浙省调防外省本省兵勇业已奏明陆续撤散，绍郡大营粮台、嘉郡兵饷所均于十月二十九日裁撤，上虞粮台于十一月初六日裁撤，省城分设各所亦分别先后裁撤。现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复将省城总局一并裁撤，即于是日改设报销总局，专办报销。凡有拨发军需经费及领解各项银款，并有关报销事务，均归报销总局办理，以节费用而符名实，据总理司道会详请奏前来。

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将军参赞各设有行营粮台，系该将军等自行派员经理，不在臣所设各局台之内，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依议。该部知道。钦此。

五八五、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亲往宁波镇海一带筹办善后事宜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臣前奉上谕：现在倭夷就抚，准令通商……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慎重海疆，修明武备之至意。

臣查浙省海口情形，以定海为藩篱，镇海为门户，尖山等处为堂奥。现在藩篱未复，则门户堂奥之修防自不容于暂缓。惟浙省自前岁军兴以来，各处戒严，镇海因首当其冲，所备尤为周密。乃贼锋所及，立就摧残，备御之难已有明证。今重加整顿，必须另行筹画，使一切布置区处，事事皆胜于前，方不致有名无实。臣上年屡赴镇海，且在彼驻扎数月，于招宝、金鸡两山之形势俱属深悉。但被陷

以后,原设之城隍墩堡均被残毁,即两山之径路坡崖,亦有被该夷铲凿改易之处,非亲往阅看不能措置。臣前于夷船退出镇海之后,即拟往彼查阅,因各处防剿官兵正在裁撤,大半由省经过,不便暂离,是以未即前往。兹外省本省官兵俱已撤竣,省城人情静谧,臣拟于本月二十八日亲往宁波、镇海一带,逐加相度,以便将各项善后事宜,会商善英从长筹办,仰纾宸廑。

除紧要公事仍封送臣途次核办,其日行件即委藩司卞士云代拆代行外,所有臣前赴宁波、镇海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八六、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报浙 省防兵现已全行撤竣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录)

杭州将军臣特依顺、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浙省各路防剿官兵现已全行撤退,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前准扬威将军等移会,钦奉上谕:现在逆夷已经就抚,毋庸多设防兵,虚糜帑项,著酌量分起撤回等因。钦此。当经臣等会同参赞大臣文蔚,议将奉调来浙之各省官兵,于九月二十二日为始,先行分起撤退。本省官兵除提标及定海镇海标兵丁移驻宁镇两处外,余亦俟客兵撤竣后,酌量遣回,奏蒙圣鉴在案。

查浙江省自八月至今,连日晴霁,河水处处干涸,且自夷船退出长江之后,商贾流通,揽载船只甚为稀少。虽经地方官分投雇觅,亦饬邻近州县封雇协济,而船只需用较多,一时难以猝集。故外省官兵头起改于九月二十三日起程,至十一月初七日始行撤竣。其调防本省各营官兵,自九月间撤起,至十一月初九日始行撤竣。统计在浙之外省官兵四千六百六十四名,本省各营调防各海口及

省城等处官兵一万四千一百四十四名，现在均已全行撤退归伍，沿途并无勒索滋扰，行走甚为安静，堪以仰慰宸怀。

除将该官兵在防在途支领盐粮等项，暨沿途支应船夫用款，分飭照例造册，归入总局汇核请销外，合将浙省防剿官兵全行撤竣缘由，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八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为粤省船图于江省 均难得力拟请另造同安梭船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耆英、臣程需采、臣尤渤跪奏，为接准粤省寄到船图，悉心详议，于江省外海内江均难得力，拟请另造同安梭船，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昨据奕山等[奏]，将广东省官绅造成各船式样，绘图贴说呈览……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耆英于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途次，接准两广督臣祁埏缮绘图说咨送前来。当即会同臣尤渤，督飭水师镇将，就江苏省江海情形悉心筹度。臣耆英甫膺外任，臣尤渤系陆路出身，历任西北各省，于水务船政仅能详考群书，按图索记，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不得不博采众议，以为定论。而询之水师营员，意见既各不同，是以不能确有把握。遂来苏州，与臣程需采复加筹度，内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似尚合用，然仍不敢遽定。适浙江提臣李廷钰迎奉朱批南回，道出苏州。臣等因其籍隶同安，来自广东，熟悉船政水务，向其咨访。据称潘仕成捐造之船于海防虽堪制胜，似不若闽省之同安梭船，冲风破浪，可以操纵自如。又在籍员外郎许祥光捐造之多桨船只，于江防亦属相宜，惟该提督前曾坐驾多桨船数月，知其不甚灵便。且此船

上身既重,吃水过浅,易于欹侧,江省水师未经历练,恐其胆怯误事。其余三船于江苏内江外海均不合用。至同安梭船,其涉历重洋,则可远贩(泛)东西两洋,其经行内港,则可直抵宁波、上海,实为防海防江悉称适用之船等语。

臣等以洋面有南北之分,以大江为界,江以南为南洋,水深而多暗礁,利用广东之米艇,福建之同安梭;江以北为北洋,水浅而多暗沙,利用江南之河船。江面情形与北洋相似,论海防者不一其人,咸以此议为定论,业已具有成书。今该提督又称江苏内江外海均利用同安梭。臣等不能无疑,连日以来详加讨论,并遍询留心江海形势。明白船政之同知沈炳垣亦称,同安梭为第一合用之船,盖海船制度各省各异,大都皆系因地制宜,而人之与海相习,依船为业。惟广东为最,福建堪与相并,浙江次之,江南又次之,所谓闽、广船只不利于北洋者,非船不合用,乃舵工水手均非土著,未悉沙线也。即如潘仕成相造之船虽称合用,而系粤船式样,较同安梭更为重笨。若同安梭不宜于江苏,则此船更不相宜。盖同安梭之来江贸易者比粤船为多,以闽省离江苏近,而于江苏之沙线比粤人为熟习也。臣等揆诸情理,证以舆论,众谋金同。查粤省正值造船之际,设将江省应造之船责成承造,既恐众工并举,接应不暇,又虑因而草率迁就,不耐风浪,即使成造如法,而江省舵水既人与船不能相习,粤省舵水又不熟水势沙线,已形棘手。况每造一船约需银一万九千余两,加以运脚身工,大概总在二万两以外,少造则无益于海防,多造则筹款殊非易事。臣等虽不敢惜费用而不顾大局,亦不敢以巨万帑金造此难以得力之船。再四思维,惟有钦遵训谕,不敢稍存迁就。所有粤省寄到船图,应请暂缓照式兴办,另造同安梭船,以资利用。惟造船务贵坚固,若照例价给银制造,殊多不敷。臣等会同李廷钰,督饬熟谙工程之员,按照民值,酌中核计,每造同安梭一只力胜二千石者,约需工料银六千两,每船另配八桨小船两只为子船,每只约需工料银二百两,一母二子,共计三船约需银六千

四百两，应配头舵水手二十三名，兵丁五十二名。海上交锋全恃船只灵动，施放枪炮有准，不在兵多，况用之于江海之交，尤贵轻利，庶可用我所长制彼之短。

现在上海地方，民间船厂所集匠工，所贮木料，颇不为少。臣等拟即飭委熟悉船政办事结实之苏州府督粮同知沈炳垣，候补同知王燧，候补知县郑扬旌，前赴上海，即就民厂，照依民价成造同安核船，以冀一船得一船之用。惟向来营船均归道员承造，派委营员会办，另设官厂，责成匠头经理。因之兵丁书役勾通匠头，百弊丛生，在承造之员多所赔累，而船仍板薄钉稀，一无所用。今不设官厂，不经匠头，不派武职，专责委员就民厂成造，则匠头弃兵无利可图。若不挟制匠工，即于验收时刁难勒索，势所必致。臣等公同商酌，已嘱该提督李廷钰于赴任之便，带同沈炳垣等绕道上海，将如何安设炮位，如何拣选木料，如何包铁用钉，用何帆桅绳碇，详细指示作法，绘图贴说，由臣等恭呈御览。一面先行筹款成造同安核二只，子船四只，试练于江海之交。如果合用，再行派定只数制造。嗣后江、浙督造船只，应请责成李廷钰一手督办，以杜弊端。倘文员造不如法，或武员有意挑剔，即由该提督咨会臣等，严行参办。该提督驻扎宁波，离江不远，并无鞭长莫及之势。臣尤渤即可有所遵循，借资历练，不为劣将奸弁所蒙混，实于水务船政大有裨益。至各营原有之舫船等项，业经臣耆英奏明，停其修造，应俟同安核造成后再将原船裁汰。核明舫船等项每年额定修造经费若干，今改造同安核，综计价值，或增或减，另议章程恭请训示。

抑臣等更有请者，水师营以讲求操驾舟楫，辨识风云沙线，熟习火炮鸟枪为首务，不重骑射。江苏水师各营并不尽习水务，另有水兵名目，每营亦属无多，遇有员弁缺出，皆于弓箭兵内考拔，而不及水兵及大炮鸟枪等兵。因之有心向上者皆习弓马，而不习水务枪炮。此虽由于水师人材难得，不能不节取其长而用之，然营伍之废弛，病即在是。嗣后水师营将备员弁应请查照定例，专取水务枪

炮，即骑射稍有生疏，亦准录用。并将赴部之员由部先行阅看鸟枪，如果精熟有准，再准引见，以挽颓风而肃戎行。

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若不变通，难收实效。另有旨。钦此。

五八八、两江总督耆英等奏请给上元县 被难贫民口粮及修房之费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录)

臣耆英、臣程昶采跪奏，为上元县境被难贫民请给口粮修费，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本年夏间夷船内犯，所有丹徒、宝山等县被难贫民，业经臣等查明情形，奏请给予口粮修费在案。兹据江宁布政使王庭兰详称，飭委江宁北捕通判孙炳炜会同地方官，查明江宁县地居腹里，尚无应抚难民，无庸议恤。其上元县东乡一带地方猝通变乱，附近居民均多逃避，不特贮蓄仓箱掳掠一空，即房间窗格亦被折毁殆尽。应请给予口粮修费，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上元县东乡一带居民猝被滋扰，贮蓄尽空，房屋毁坏。际此隆冬，糊口无资，栖宿无所，情实可悯。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准，将上元县实在被难贫民，无分极次，查明户口，给予一月折包口粮。照十一月分大建，每大口给银一钱五分，小口给银七分五厘。其折毁房屋瓦房，每间给银七钱五分，草房每间给银四钱五分，每户不得过三间，以杜冒滥而昭体恤。所需银两即于江苏军需款内动支，除飭藩司督催委员确查实在应抚户口，及修房间数，造册详请拨放，事竣汇册报销外。

合将上元县被难贫民请给予口粮修费缘由，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八九、两江总督耆英奏为筹拨 江宁旗营所需炮位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录）

再，臣等节次钦奉谕旨：所有铸造炮位，著督同各员实力讲求，认真筹办，务期精良适用等因。钦此。当经臣等将采买筹拨钢铁，并赴粤省覓雇良匠先后奏报在案。兹准江宁将军德珠布咨会，钦奉上谕：江宁京口旗营所存炮位不敷防江之用……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查苏州省局，现存有陆续铸就自一千五百余斤至四百余斤钢铁炮一百十二位。臣耆英、臣尤瀚于行抵苏州后，即会同臣程霭采，邀同熟习施放大炮之浙江提臣李廷钰，抽调炮位，运赴湖滨演试，尚能坚利致远，并无炸裂。现拟即于此内酌拨三十位，交江宁将军分拨安设，以资防守。再，苏府现有抬炮五百余杆，鸟枪一千一百余杆，臣等已咨会将军都统，查明应需抬炮鸟枪数目，一俟复到，即行拨定，再令委员赴苏请领。

臣等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九〇、著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将广东藤 牌兵亲加演试留省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讷。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前闻在广东当差之推升游击李志和、候选知县马永炽，习知训练藤牌修筑炮台等事，当降旨著祁埏飭令该二员，挑带藤牌手，酌

带藤牌,来京听用。兹该员等到京,经朕特派大员面加演试,藤牌技艺实为娴熟,堪备临阵之用。因思各营向有习藤牌技艺之兵,率皆有名无实,不能得力。天津海口现在添设新兵六千余名之多,尽可分拨若干名专练藤牌,俟其技艺娴熟堪以御敌,即另编为一队,或以之保护大炮,或以之接应枪箭,均可适用,但不可每营分置数十名或百名,转嫌单薄。现已飭令李志和、马永炽带同壮勇匠役人等,前赴保定省城。著讷尔经额亲加演试,如果合式,即留于该省,并可制造藤牌,教练该处兵丁,俾皆娴习,于海防冀有裨益。李志和推升陕西游击,尚未到任,现在天津添设武员,即可留于天津,将来以游击酌量补用。知县马永炽闻其能筑炮台,足以御炮,著该督留心讲究,或择一闲旷之地,或择一坍塌炮台,令其如式筑作,加以演试,如果有效,并著将马永炽留于直隶,遇有知县缺出,酌量补用。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九一、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接英人照会及两江 总督折稿并现改由万安县旱路前进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录)

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奴才伊里布跪奏,为途次接准夷酋照会示底,并接两江督臣咨送密折稿照会缘由,缮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十一月二十三日行抵江西吉水县地方,接准两江督臣祁埏咨到夷酋噶喇渣照会,内开该国难夷遭风飘泊台湾,被总兵达洪阿冒称争战俘获多名,贪功妄杀等情,祈求代为陈奏。并称如有不便具奏之处,该夷即驾火轮船自赴天津投递。奴才以事涉外夷,有关国体,即拟陈奏。正在缮折间,随据两江督臣咨到折稿一件,照会复文一件,始知噶酋前由福州恳求闽浙督臣,业已抄录呈览,并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请旨解部审办。奴才是以未便再行具奏,

当即缮写照会及两江督臣照会复文，驿递两广交督臣祁埏，速为封交该酋。谕以前诉各情，业由两江督臣入奏，无须急迫，自应静候谕旨遵行。奴才现因天寒水涸，舟行不易，即于万安县改由旱路前进，以期迅速到粤。

所有奴才途次接据夷酋照会，及两江督臣折稿情由，理合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九二、京口副都统哈琅阿奏报京口副都统衙门文卷被英焚毁已分别咨请补领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录）

奴才哈琅阿跪奏，为京口副都统衙门前奉敕谕律例文卷等件，均被逆夷焚毁，拟请补领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仰蒙恩命调补京口副都统，于本年十月十三日到任，接印视事，当经具折恭谢天恩，附将京口应办事件次第查明办理之处，奏明在案。兹据印务协领武忠阿等呈称，本年六月十四日，逆夷攻陷镇郡时，将京口副都统衙署印房焚烧，致将敬谨收贮前任副都统海龄坐名敕书，并前奏奉到朱批之折八件，暨应行移交谕书八旗箴简明语等件，以及由部颁给备用勘合火牌文卷律例，均被焚毁等情，呈请分别奏咨办理前来。奴才查系实在情形。

除分别咨明各该衙门查照补行颁给外，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

五九三、著两江总督耆英体察情形如必须赴粤商办一切可由程霏采署理督篆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

耆英奏，接准闽、浙隶送照会，办理情形一折。前因台湾将夷俘正法，该首疑有妄杀冒功情事，有旨密谕怡良、伊里布妥为办理，并将查办缘由谕知该督，由五百里寄知，计已先期接奉。兹据奏称，定海夷船尚有四十余只之多，现虽未露要求挟制情事，不可不密为防备等语。所虑亦是。仍著该督体察情形，如有必须亲往之处，即将两江总督关防交程霏采署理，一面奏闻，一面迅即起程赴粤商办一切。据奏抚局已成，固须防其狡诈，尤当示以诚信，业已出示晓谕滨海地方。筹办善后系为整顿营伍起见，以杜夷酋借口之处，与朕意合，务须妥筹万全，以副委任，切勿稍涉大意，或致另生枝节也。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五九四、著刑部议奏上海宝山失守文武各员罪名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耆英奏，续行查明上海、宝山失守文武各员，并防堵吴淞口将领，请分别革职降补议处一折。著该部议奏。

钦此。

五九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 旨会议广东添兵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等谨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内阁抄出两广总督祁项等奏，粤东陆要各海口应请添兵防守，并酌量在于陆路简僻各营裁拨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臣等查该督原奏内称，粤东水师提标中右后三营所属之虎门内外各海口，外连大洋，内通省会，为全粤根本，而虎门又为全粤门户，诚通省第一险要之区，必须添配兵丁，以资防守。所有提标中右二营陆要海口，则系横档东西及沙角、大角、新涌、蕉门六台。前于横档东西建筑横档、永安二台；横档之东对岸建设威远、靖远、镇远三台；横档之西对岸建筑巩固台；横档之后大虎山建筑大虎炮台，连沙角、大角、新涌、蕉门共炮台十一处。原额共配兵丁五百三十名，因原防兵额不敷管理炮位，应请添兵专驻防守，就各台原配大炮三百四十位计算，每炮配兵四名，共应添兵八百三十名。分配各台，与原防兵丁专驻防守，时常操练炮准，以期一律精熟。又查提标后营所辖之猎德、中流沙炮台二座，又护省东路要隘大黄滘炮台一座，为省城西南路要隘，原防兵丁均属不敷守御，共拟添兵二百名，常川驻台演练。以上中右后三营共请添兵一千零三十名，内除中右二营在于各该营简僻汛卡酌抽二百三十名分配外，尚应添兵八百名。查内河外海各水师，其简僻营分额兵本属无多，紧要营分又未便抽裁，应请陆路督抚提镇各标协营酌量营分繁简，兵额多寡，分别裁拨，似于海口防堵情形较为得力，而兵丁仍无增加。再，省河新修各炮台三十余处，内有三合土炮台十座，均为要隘，现系壮勇防守，将来裁撤之后，必须改派弁兵。即现拟虎门各炮台添兵数

目,亦只就原配炮位计算,将来各炮位一律修复,尚须相度情形,加配炮位,即不能不再议添兵等语。

臣等公同商酌,粤东省滨临外洋,自逆夷滋扰之后,防范尤须周匝,与其有警征调于临时,不若无事操防于平日。今据该督奏请水师提标中右二营所属之虎门,并陆要海口横档及沙角、大角、新涌、蕉门六台,前于横档东西建筑横档、永安二台,横档之东对岸建设威远、靖远、镇远三台,横档之西对岸建筑巩固台,横档之后大虎山建筑大虎炮台,连沙角、大角、新涌、蕉门共炮台十一处。原配兵丁五百三十名不敷管理炮位,应请添兵专驻防守,各就台原配大炮三百四十位计算,每炮配兵四名,共应添兵八百三十名。又提标后营所辖之猎德、中流沙炮台二座,又护省东路要隘大黄滘炮台一座,为省城西南要隘,原防兵丁不敷守御,请添兵二百名。共请添兵一千零三十名,内除中右二营在于各该营简僻汛卡内酌抽二百三名外,其余应添八百名,在于陆路督抚操镇各标协营内酌量裁拨,统计原设抽拨共兵一千五百六十名,于兵额既无增添,而守御可期得力,自应如该督所奏办理。至省河新修炮台既属要隘,现当整饬之际,似可一律抽裁,酌量办理。其天津海口添设官兵案内,该省裁兵四百八十名,既据该督声称抽裁足数,应即速行造册报部办理。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此。

五九六、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奏为续次瞭望防兵所需口粮等项银两请旨核销并扣款归补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军录)

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富勒敦跪奏,为续次瞭望防堵官兵需用口粮脚价等项银两,请旨饬部核销,并请在子生息项下扣还归款缘

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暎夷在江、浙、粤东沿海滋扰，山海关地处紧要，逼近海口，所有防堵官兵去海驻扎。因处偏僻地方，口食无力自给，曾经前任副都统裕瑞奏蒙赏拨银二千两，以为官兵口粮之需。自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奉旨之日起，至是年九月初一初九等日止，撙节支放，官每员日给口粮银一钱五分，兵每名日给口粮银一钱，共给口粮银七百二十六两六钱，并前次动用库存恩赏银三百两，自八月初四日接济官兵口粮之日起，至本月十七日止，共用过银二百九十五两四钱。所有存剩银两，当即备文咨交山海关监督查收归款，并将需用接济口粮银两分年扣还等因。奏奉谕旨：裕瑞奏赏拨银两分年还款等语。山海关官兵动用口粮银七百二十六两零，并前次接济动用银二百九十五两零，俱著作正开销。该部知道。欽此钦遵在案。嗣因夷氛未靖，续次严为堵御，经前任副都统宗室扎拉芬奏，并由奴才前后恳恩，在于山海关监督代征税务盈余银内借拨银共一万五千两，以为防堵官兵口粮等项之需，事竣再行筹款等因。奏奉谕旨允准亦在案。

查暎夷现在就抚，海面防兵已撤，所有前后借动山海关监督代征税务盈余银一万五千两内，自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初十等日起，至本年十月初一日止，共支给过瞭望防御官兵口粮银一万零八百五十九两三钱，又运送炮位军装火药以及挑挖濠沟堆筑土碉等项用过银一千九百九十七两七钱九分七厘，尚支存银二千一百四十二两九钱零三厘。俟命下之日，奴才再将支存银两咨交山海关监督富泰查收归款外，共支用过银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两零九分七厘，自当筹款归补。查有道光九年间蒙恩赏借银二万两，发商一分生息，每月利银二百两，以一半归还原借之款，一半作为八旗兵丁出差盘费等项之用。今已逾十三载，原款将次扣竣，而现借之款急需筹补。奴才再四思维，除此息银款项外，别无闲款可筹。惟有仰恩天恩，请将前次发商生息一半归款银两暂停归补，先还借拨

税务盈余银两,按年尽数扣还,解交山海关监督查收,以清借项。其发商生息归本停扣银两,俟借款归补完竣后,再行遵照原案按月扣还。如此筹画,庶借款均归有著,而帑项不致虚悬。至续次防堵官兵支过口粮之数仍照前奏,官则日给口粮银一钱五分,兵则日给口粮银一钱,据实造册报部核销。

奴才除将官兵需用口粮,并运送军装火药、挑挖濠沟、堆筑土碉、需用脚价等项银两,造具妥册,咨送户、兵、工三部核销外,所有续次防堵官兵需用口粮等项银两筹款归补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五九七、著文柱署理江苏按察使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黄恩彤现随伊里布前往广东,江苏按察使著文柱署理。所有云南按察使员缺,著该督抚派员署理。

钦此。

五九八、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英潜贴 伪示张数不符并遵旨密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录)

闽浙总督臣怡良、福建巡抚臣刘鸿翱跪奏,为夷酋在厦贴有伪示一张,与所说三示并贴不符,据实照缮,恭呈御览,并陈一切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夷酋嘍囉喳到厦情形,经臣怡良据实陈奏,并查明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两江总督耆英在案。臣怡良在厦门时,因该夷

以台湾事曠有煩言，当遵遵旨逐层开导，不但坚执不回，并称所编伪示三张，欲行刊刻逾贴。故于十月二十九日自厦起身时，即面谕厦防同知顾教忠，令其留心侦察，是否实有其事，抑系故作恫喝之词，必须确切访察。旋据揭得伪示一张，先行禀复，迄今未据续缴。查夷酋噶喇渣之狡谗万端，大率吗哩逊、啰咭喇二人之为导引，所言是否可信，实无从辨其真伪。兹将所撰伪示三张仅贴其一，则其余必有不实不尽之处，诚恐各国指破其奸，所言不足取信于彼土，是以匿而不出，亦明知彼此文字不通，故借张贴以售其奸计。始犹疑其到粤后刊刻，遣人至厦潜贴，待之兼旬，访之数四，而阒然无闻，用敢照缮恭呈御览。

至台湾现在情形，昨据该镇道差弁送折未泉，据称府城尚为安静。臣怡良前嘱臣刘鸿翱密寄信件，并经臣刘鸿翱将餉银炮位等委员妥为运往。臣怡良又寄信交来弁带与台湾道姚莹，将该夷如何驶船用炮之法详细告知，使其加意戒备。至泉州所调各营兵丁陆续裁撤止存一千六百余名，该夷数四探听，称江、浙各处俱已撤退，何以福建尚有防兵。是其干此事蓄有疑怀，不可不示以诚信，使之坦然无疑而不思反侧。且各营兵丁到泉已及二年，形体则不免疲羸，衣履则相率垢敝，兼之下府湿热郁蒸，病者络绎，即借此将各兵陆续撤归原伍，仍令各处暗中拣选精壮者，听候分起调取。既以撤防更换之端，即以渐泯猜疑之迹。泉州系陆路提督驻扎，存城之兵尚有二千一百余名，缓急尚可备。

臣等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传，本日据伊里布、刘韵珂驰奏，夷酋噶喇渣于本月十四日，由定海带同吗哩逊等诸夷，开船赴闽一折。云云。钦此。臣等叠蒙训谕，臣怡良于接见该夷酋时，尽力开导，置若罔闻。且不言及如何建立马头，总称俟见伊里布后再商，其心甚为叵测。诚如圣谕，抑或另有诡计，俱未可知。谨当遵奉谕旨，与奕振彪等密加防范，不敢稍有疏虞，亦不敢稍涉张皇，致该夷别存意见。现准两江督臣耆英咨到

炮架图,两广督臣祁项咨到船图,当密约窦振彪轻骑来泉,与陆路提臣普陀保面行商酌,相机办理,则不动声色,免致传播骇听。至夷船在厦港及梅林澳者现有十只,尚无动作,而安分贸易之人与居民素来良善者,尚复观望不前,总期驻守之船开驶,庶几民无惑志也。

所有夷酋潜贴伪示张数不符,及遵旨密防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抄录英人伪示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呈

伪示已贴

英国钦奉全权公使大臣世袭男爵噶,为晓示事。

照得上年八月间,有我英国民船喇咻咪咻名号一只,在于台湾鸡笼海面遭风破碎,其人暂幸逃生者一百有余。又本年正月间,再有我国民船阿喇名号一只,亦在该府淡水海面遭风击破,其人同得逃生已有数十。其先后二次上岸者,俱被拿获监禁。今于本大臣到厦之日,忽闻此等遭风难民将及二百之多,经被台湾总兵等官凶心歼杀,闻讯如雷聒耳,不胜骇然。且闻该官称说,因奉王命,是以敢行杀戮,实可伤心,莫不令人发指。试思此次遭祸之民,假使手执兵械奋勇相争,即被擒获,尚且万不容如此滥行歼杀。盖凡有自称礼义之邦者,俱以忍心为本,则交战时所有被擒兵人,军例不准于战后妄杀,而在此明见我等礼义之军,比之茹毛饮血惨酷肆戮之徒,何等迥去相异?何况此等难人原系水手小民及随营担夫等类,无资护己,无械伤人,既经遭风捱苦,即按大清律例应得保护恩待,奈在台难民掳之将近一年,而竟起意凶杀,呜呼哀哉!思念及此,本公使怨恨憎恶,百喙难言,中华之辱莫甚于此矣。使或实奉王命,致我人受枉杀之冤,此乃该总兵达洪阿等凶犯不顾廉耻,贪婪

功劳，捏词以哨冻吓唬及阿哨等船屡次攻犯台湾之谎诞假奏，瞞皇帝御聪，以致王命误降，而我人被杀矣。遭风之船既非战舰，又无裁军兵，达洪阿等所奏，其为假冒不问可知。而此次我人遭祸，皆其假诈所由，既经本公使访得确实有凭可据，自应将此凶暴情由据实陈明，转请钦差大臣等奏请皇帝圣鉴。本公使陈情之间，虽必恭谦，而事关最要，仍必坚存求报之意，应代君主讨求，即将台湾狼心假奏妄杀之凶官达洪阿等，刻即去官正法，将其家财入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枉死之家属。盖达洪阿等既因假诈陷害我人多命，自应以命抵偿，以扬天道，好还恶有恶报之理。若非如此办理，本公使惟虑将情奏明我国君主之时，非惟致伤二国和好之气，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复起。如或再有干戈之患，百姓复受涂炭之苦，即因一派凶心官贪赏冒功，致令百万良民困苦无了，可不怜惜哉！惟本公使钦赖皇帝洞知明鉴，秉公执法，势必星飞答报，俾全二国之和好，免使百姓以脚冤矣。

因恐有人未知我民遭难被杀，受有万苦之实情，理合晓示通知。为此示仰英汉军民各色人等知悉，并令分行刊刻英汉字文，传示天下诸国，以便遭悉。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给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

五九九、闽浙总督怡良奏为酌拨弁兵驻守 五虎门至省百余里之内港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录）

再，省城及五虎港内各要隘，前经臣刘鸿翱与将军臣保昌等檄调延建邵各营兵丁二千名，同雇募乡勇水勇分段布置。嗣因日久费多，恐难为继，随飭司道会同将领，勤加挑选，汰其老弱，留其精锐，借训练为减抽，陆续撤去十之四五。兹该夷业已就抚，应将防

守兵勇全行撤退,以节糜费而免猜疑。

惟五虎门至省百余里,皆系内港,并非临洋列屿,与各海口形势不同,曾经臣等绘图恭呈御览。其旧有炮台汛房及此次增设炮位,有关省城保障,自应酌拨弁兵驻守,并添盖炮房兵房,以资栖止。臣刘鸿翱现奉司道详加审度,妥为筹办。其守炮弁兵即由省标各营暨闽安水师营选派,每处十余名至数十名不等,按月一换。仍分定段落,责成署督标水师营参将杜建猷、署闽安协副将孙云鸿不时稽查,以免各弁兵偷安生事。其余福宁等府所属各海口调防兵勇概行裁撤,分别归伍农,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〇〇、山东巡抚托浑布奏请准许摊廉以

弥补本省防堵案内所用各款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军录)

山东巡抚臣托浑布跪奏,为东省动用海防经费,吁恳天恩准予摊廉弥补,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东省道光二十年秋间防堵喫夷需用经费,奏借司库杂款银两,事竣核明实用银八万一千三百余两,经臣奏请摊廉弥补,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嗣经户部议复,以前项用款例得准销,行令照例具题报销等因。奉到部议之时,正值沿海复行调兵防堵,其月之久,暂用项之多寡,难以悬拟,故未及题销。计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日起至本年九月止,先后又经奏借司库正款银四十八万两,臣随时督率经手各员核实支发,不得因部议准销稍涉浮冒。然如官弁薪水,兵丁口粮,雇募乡勇水勇,添制军械火药,围筑沙堤,挖编濠沟,隆冬赏恤兵丁棉衣,分派委员稽查汉奸,以及各属支应往来兵差夫马草料,添设腰拨等项,皆属必不可少之款。历时既久,需用较繁,今防兵已撤,用项截数。除前借银两尽数支发外,约计各

属未领垫款尚有十余万两，总计三年用项总在七十万两以上，应即遵照部议，逐款造册题销。

惟念倭夷犯顺以来，事经三载，沿海各省如粤、闽、江、浙等省，皆系夷踪扰及之区，直隶天津府为畿辅重地，军需较巨，自宜照例作正开销。东省仅止瀛海一隅，偏师防卫，既无远省客兵，亦未与贼接仗，国家经费有常，似宜稍示区别。在部臣职司度支，固以损上益下为治赋之常经，而微臣添任封圻，尤以抒诚急公为人臣之常分矧。自军兴以来，薄海臣民无不志切同仇，集资捐输，则守土官吏各分廉俸以助军需，更为职所当尽。溯查嘉庆二年，东省曹工漫口案内，未经开销银一百八十九万余两，自嘉庆六年为始，由通省各官摊扣三成养廉弥补，截至道光二十三年即可全数摊竣。今海防经费拟以扣廉弥补，较之曹工摊款不及十分之四，且自曹工议摊已历数十年，通省官吏并不因此摊款办公竭蹶，而百数十万帑金即已逐渐归补。现在前款既将摊竣，照案接摊，事既率出旧章，数亦众擎易举。臣与藩司王笃、署臬司王镇悉心参酌，除上年青州满营官兵调赴江宁，并山西等省官兵由东省经过，及山湖两路接递南北军情文报，添设腰拔等项，一切用款均遵例专案造册报销外。所有本省防堵案内动用各款，合无吁恳皇上天恩，准予查照现摊曹工成案，俟前款摊竣，照案接摊，依次弥补，免其造册报销。其前案内有曾经奏准免摊各员，仍予停免，以昭画一。

兹据藩臬两司会详前来，理台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六〇一、著盛京将军禧恩按期燃放枪炮并于 明春查阅各口添设炮位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盛京将军禧。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

禧恩奏，查明省城炮位足敷防守，拟再添铸抬枪一百杆，以资操演等语。该处现有大小炮三十四位，著责成派出之枪营汉军官二员，带领弁兵，按期演放，务臻熟练。至沿海各口，著禧恩于明春亲往查阅，何处应设何项炮位，俟有成数，其不敷用之炮再行奏明请旨。所有上年新铸炮位，著该将军逐加验放，倘有制造未精，不能致远命中者，即勒令承办各员如式赔造，以示罚惩。余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〇二、著盛京将军禧恩会同直隶山东督抚酌
议巡船会哨界址日期并定章程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禧恩奏核议巡洋会哨一折。巡船会哨必须三省洋面联为一气，庶稽查益形周密。著该将军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体察情形，酌定地方界址并会哨日期，妥议章程具奏。余著照所议办理。

钦此。

六〇三、著两江总督耆英照所奏抚恤江苏
被兵贫民并给修房银两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内阁奉上谕：

耆英等奏请抚恤贫民并酌给修房银两一折。江苏丹徒等县被兵，贫民糊口无资，自应量予抚恤加恩。著照所请，准其将情形最重之丹徒及次重之宝山二县贫民，无分极次，给予两月口粮。其情

形又次之上海与邻近之丹阳、常熟、江阴等三县，极次贫民各给予一月口粮，按大口月给米一斗五升，小口月给米七升五合，贫生一律办理。此项口粮著即于安徽、湖北两省采买米石，及军需运贮各处存米项下酌拨放给，毋庸筹给折兑。并著飭属确查丹徒、宝山、上海三县民间被毁房屋，实在无力修造者共有若干，一律照例给予修费，以资栖止，即于军需存款内给发。所用银米，统俟事竣，分别核实，造册报销。该督等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示朕轸念民依至意。该部知道。

钦此。

六〇四、乍浦副都统吴必淳奏陈乍浦营 军火甲械缺额请暂免保题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军录）

浙江乍浦副都统奴才吴必淳跪奏，为乍浦满州营八旗官兵，一切军火甲械，现在皆未足额，恳请暂免保题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查兵部则例内载：各有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到任后，将所辖城内旗营一切军装器械，于两个月限内派员盘查，俱各保题一次，仍取具该管官并无残缺，及所派之员并无捏称妄报各印结存案，每届年终仍行保题一次，并取具该管各营一切军器数目，分晰造册，送部查核等语。又于乾隆十四年五月间准浙江巡抚方观成咨准兵部咨，据闽浙总督喀尔基善条奏，水师营战船亦照军器之例，派员盘查保题，将修造之船查明，毋庸具保各等因。

今奴才到任后，查得乍浦满营八旗官兵一切军火甲械等项内，仅有鸟枪六百杆，腰刀六百口，并经杭州将军奴才特依顺奏添拾炮二十位，均属整齐，现在配给该旗营官兵操防应用。此外一切军火甲械以及巩谿二字号战船十只，均经被毁无存之处，前由杭州将军

奴才特依顺分别奏咨在案。其应补一切军器等项，现经奴才与杭州将军奴才特依顺、副都统奴才恒兴、浙江巡抚臣刘韵珂商办。乍浦一应事宜案内，业将该营应设一切，军火甲械缺额甚多，该官兵等一时无力措置齐全情形，谨合词恭折吁恳天恩，入于善后案内，由军需局制存各军器内，分别拨给，应俟奉到谕旨，再行遵办。至现在所存器械为数无几，既与原额尚未齐备，相应奏明，恳请暂免保题，俟将来办理足额，再行遵照定例，仍于年终查验确实具题，以符旧制。

除咨明部科暨各衙门外，理合恭折奏明，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依议。该部知道。钦此。

六〇五、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酌度 英情及计划长江防务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遵旨酌度情形，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福山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上谕：耆英因暎夷控诉，辄请将达洪阿解部审办等因。钦此。臣正在钦遵筹酌，剴切照会，间又于二十九日无锡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据耆英奏，夷酋控诉台湾妄杀冒功，当谕令伊里布等因。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宸衷默运，洞烛几先，推大公无我之诚心，屈桀骜不驯之丑类，脆诵再三，莫名钦服。臣当将怡良奉命渡营核实查办缘由，缮发照会，飞寄伊里布转给阅看。该酋接奉此谕，自必怀德感恩，倍形慑服，于筹议通商税则事宜，不难迎刃而解。

惟该夷从前在粤贸易，该省官商胥吏无不视为利藪，历年科敛，费用日增，因之漏税走私，无弊不作，为所藐视。遇有华夷交涉事件，又复不能抚取得宜，该夷每以朦蔽圣聪为词，希图一逞。迨积忿既久，激而生变，然其意不过仍欲另立马头，以祛积弊。今既准其在闽、浙、江苏通商，不涉洋行之手，在该夷业已遂其所欲，而在粤中官商胥吏顿失利源，难免缺望。伊里布等职任较大，仅能综其大纲，不能亲理细务，且初到粤省，人地生疏，亦难体察隐微。现止浙江外委陈志刚一员随带赴粤，该弁虽能熟悉夷情，而止此一人，恐其不敷差遣。查有江南效力武举张攀龙，人甚明干，前在江宁，往来夷船传述言语，颇中肯綮。现经臣以差取夷酋回文为名，飭令前赴粤东，确探粤人情形，夷人动静，并俟伊里布等之差遣一得实在消息，即由伊里布驰信来江，再定臣之应往粤东与否。缘此时既未得该酋回文，又未知伊里布等与之见面后情形，且江苏省江防紧要，正与提臣尤渤会勘筹议，似未便舍此而遽赴粤东，转致彼此皆不及兼顾也。又查闽浙督臣怡良录送夷商照会该督文内，有贵部堂在厦事宜，或有别议办理之处，希请见复，以便如议飭行。至闽、浙开口通市，应与耆部堂、伊大臣议定删例，方行开关。俟来年诸事议定，派委部实猎驻在福州，李伊驻在厦门，以便料理通市之事。是该酋之在闽通商已有成说，而其开行赴粤尚系遵照成约，欲与伊里布筹议章程，似非别有诡谋也。

长江天险，自古即有此语言，燕、豫之步骑不能飞越而南，若海寇之从东来者，连樯直入，原无阻碍。自国初被郑成功阑入，扰及江宁，后即教练水兵，以备不虞，是以京口水师素称劲旅，江面因之而靖。近年以来，承平日久，营伍废弛，又有今年夏间之事。现在欲议防江，必得造船铸炮练兵，非仓猝可以奏效。且狼山、福山对峙江口，中间江面计宽八十余里，一望汪洋，与海无异，其防之之法亦与防海相等。臣于到任后，即以追捕盗贼缉拿私盐为名，捐廉雇备民船，调派备弁，带领兵丁，上至江宁，下至福山，会同沿江水陆

各营梭织巡查。然船小炮少,兵皆不能如从前之出没于水中,恐遇大敌亦难济事。

况综计定海、厦门停泊夷船尚属不少,此时抚驭稍失其宜,一经衅端重起,我之征兵调饷,一时不能遽集,而彼之船只可以顷刻而来,势必措手不及。所恃者圣明在上,诚求义安斯民,俾臣下得以坚持定见,委曲求全。俟其通市之后,撤回兵船,我之江防海防亦得乘暇修明,然后徐图制之之术,以冀万全,较之此时之仓猝布置,似更确有把握。盖彼之兵船日用亦属不资,既经受抚通商,断不能以持久,而该夷以远来穷寇与我结怨,已深疑团不释,即未必遽肯撤兵,彼兵不撤,我又安得不疑。两相猜疑,则今日之议抚仍是了而不了之局。臣受恩深重,膺此艰巨之任,敢不竭尽心力,妥为筹度,以竟厥事而慰圣廑。

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臣现已行抵江阴,会同提臣尤渤查勘鹅鼻嘴等处情形,其江、浙两省撤回归营之陕、甘、河南、安徽等省官兵义勇,共计一万五百余名,俱由长江西上,至江浦县登陆前进,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全数过竣,行走尚属安静,办理亦无贻误,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〇六、两江总督耆英奏为咪喇哩等国必欲在闽浙通商似可准其一并议定税则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朱折)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耆英片奏,咪喇哩商船至浙贸易,已据该道鹿泽长谕回广东,现已超旋开行等语……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咪喇哩商船于宁波开行后,即赴定海,并未到江,已未驶回广东,无从查悉。现在钦奉谕旨,飭令伊里布晓谕该夷,不准覬覦,伊

里布自能钦遵妥办，不致另生枝节，臣何取越俎妄陈。惟臣于七月间与暎夷议抚之时，亦经虑及各夷效尤，曾向暎夷诘询。嗣据复称，海外诸国只准在粤东通商，暎国不代求恩。倘大皇帝准他国亦赴闽、浙、江苏贸易，暎国毫无靳惜，各国船只往来香港，亦属无碍等语。维时臣与伊里布和衷熟商，拟俟到粤时，察看各夷情形，再行酌定，请旨遵行。今咪喇哩既赴粤、浙两省，请通贸易，其中利弊，敢为我皇上陈之。

夫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康熙年间，暎夷本已在定海建立马头，因税则繁重，商贩稀少，无利可图，仍赴广东。百余年来，广东省弊绝风清，各夷效顺，从无桀骜不驯之态。只以年久弊生，各夷苦累不堪，心怀怨望，暎夷遂首发难端，致于此极。其余各夷，外虽恭顺，内实坐观成败，我能制服暎夷，彼即据暎夷之利以为己利，设有不然，则彼与暎夷气类相投，附而和之，其利仍在。即如暎夷犯顺之初，兵船本属无多，迨后日益加增，约计总有一百数十只，该夷远隔重洋数万里，征派调发，谈何容易。（朱批：极是。）谓非与各夷勾通，暗相资助，臣实未敢深信。今暎夷既遂所欲，而各夷仍在广东向隅受累，易地而观，窃恐心有不平。各夷既可资助暎夷，暎夷何独不可资助各夷，此理势之必然者也。纵使各夷不敢公然犯顺，而附于暎夷，潜赴各口贸易，又孰从而觉察之。是暎夷竟可市德于各夷，而阴操我国之利柄，各夷不克邀惠于天朝，而维系暎夷之手足。从此夷与夷则相结日深，而夷与我则乖违日甚，一暎夷已足为害边疆，况合众夷而使之为一耶？此又不可不审思熟虑者也。

若谓力除积弊，咸予维新，各夷即可在粤安分贸易，不致妄生希冀，诚为正本清源之法。但弊根既深，猝难骤拔，更恐将弊数奏明革职除之后，遂视从前之陋规为例所应得，格外加增。即如福建之厦门马头，本为内地贩洋商船聚泊之所，后因陋费繁重，屡次禁革，乃愈禁则愈甚，遂致洋行歇业，洋贩不通。幸系内地商人可以任其所之，不致激成事端，若夷商则例有一定马头，不能逾越尺寸，

人有同情，安肯顺受？此又臣清夜思维，不得不颺颺过虑者也。臣反复筹思，咪喇哩等国若于闽、浙、江苏亦欲另立马头，必应正言拒绝，以示限制。或暎夷据闽、浙、江苏之马头为已有，不肯令他国通商，则彼已自启争夺之机，我即可以将机就计。今暎夷既肯通融，各夷亦皆乐从，法穷则变，与其谨守旧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

如咪喇哩等国必欲在闽、浙、江苏通商，似可准其一并议定税则，任其所之。但不得于闽、浙、江苏之外，另有覬覦，亦不准在闽、浙、江苏专设马头。在粤省税额虽不无短绌，而闽、浙、江苏等省则有加增，挹彼注兹，仍于国课无关。且闽、浙、江苏等省既准暎夷贸易，即增此各夷，似无妨碍。并可聚一处之夷船散之五处，其势自涣，其情自离，借以驾驭外夷，未始非计。

所有臣愚昧管见，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〇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苏州府总捕同知福祿捐制火箭喷筒悉属可用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军录）

再，臣耆英于六月间自浙来江，正值夷船侵犯大江，势甚鸱张，揆厥情形，非水火夹攻，不能制胜。臣耆英于六月十一日一面驰往京口，一面密委即补知府苏州府总捕同知福祿，制造火箭喷筒，并雇募善于泅水之人，以备火攻。该员制成火箭一千九百余枝，喷筒一百杆，雇备于泅水之人七十名。嗣因议抚已成，经臣程喬采督同升任苏州藩司李星沅验明，悉属可用，即饬将水勇遣散，其火箭喷筒交抚标中军暂行封贮。核计水勇安家口粮及火箭喷筒工料，共用银五千二百余两，札飭江苏报销局核明无异。正在筹款发还间，

即据该员福祿禀称，职身系满洲世仆，世受国恩，情殷报效。现奉委解原任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进京，所有水勇火箭等项银两情愿捐办等情。臣等查，该员福祿承办水勇火箭喷筒等项虽未调用，而计其捐数已在五千两以上，臣等不敢没其急公报效之诚。

谨合词附片奏闻，伏乞圣鉴。

再，此项水勇安家口粮及火箭喷筒工料系属捐办，应请免其造册报销，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〇八、江宁将军德珠布等奏为遵 旨查办京口一切事宜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军录）

奴才德珠布、奴才齐琅阿奏，为钦遵谕旨查办京口一切事宜，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德珠布于十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现在啖夷就抚，准令通商……钦此钦遵。寄信前来。（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

奴才赶将江宁善后事宜办理完竣，即行驰赴京口。适京口副都统奴才齐琅阿于十月十三日到任，当将京口一切事宜会同次第查办。该处暂驻苏、常、丹阳、江宁之官兵男妇子女，兹于夷船就抚后，俱经资令回旗。其被焚之公署兵房及毁失之各项军器，奴才等均经查明，现饬造册呈报办理。至该处旗库所贮各款银一万九千九百余两，又前任京口副都统海龄筹备军需，在于镇江府库借银一万两，亦系收存旗库。计旗库贮银共二万九千九百余两，均被逆夷掠去。奴才等会商，此项银两应令该管兵等按照分赔该处所出阵亡伤故官兵各缺，奴才等均经拣选精壮挑补，其兵缺于精壮闲散内挑补之外。现在闲散仍属有余，惟各翼佐领二缺，现在防御内挑放乏

人,奴才等仅挑一缺,其余一缺俟得人时再行挑放。再兵缺内有及身而止阵亡之大小甲兵十八缺,因均有少壮子弟,奴才等未即挑补。伏查道光二年清查旗籍案内,有系抱养民人,其前代曾经出兵打仗受伤者,仰蒙圣恩留人旗籍。兹该及身而止甲兵等,于逆夷攻城时不避矢石,奋勇捐躯,所有现在该兵丁子弟,可否仰邀天恩,赏在旗营再行食饷一辈之处,出自皇上逾格鸿施。

又查得京口驻防原于零山江岸设有三千余斤,红彝大炮十八位,经前督臣裕谦调赴吴淞八位,均已无存。现有十位,经前任将军布勒亨改设象山江岸,于京口失守时均被损坏,奴才业于十月初三日片奏,请于各处添造大炮内酌拨二三十位,以资江防。兹于十一月初五日批折旋省,钦奉谕旨准行。奴才德珠布随即恭录上谕,移咨督臣耆英钦遵酌拨,一俟拨到,再行择要奏请安设。至该驻防地方险要,原设抬炮五十尊,鸟枪六百杆,不敷防守。奴才等会商,拟请添设抬炮五十尊,鸟枪二百杆,连原设并计共有抬炮一百尊,鸟枪八百杆,庶可以资守御。查该处军器内,前被逆夷掠去抬炮三十一尊,鸟枪二百七十七杆,应行制造。奴才等现在奏请添设之数,并计应制造抬炮八十一尊,鸟枪四百七十七杆,当与督臣耆英会商,此项抬炮鸟枪由督臣耆英在于苏州总局拨解来营,以资操演。

再,京口水师战船,奴才等与督臣耆英会同查看,所有战船均属船小料薄,诚如圣谕,几同具文。当经会商,俟广东省寄到船只图式酌定,奏请谕旨遵办。至于临事制胜一切机宜,兹奴才穆腾额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奴才德珠布、奴才齐琅阿现在会同尽心督率各官,平日悉心讲求,认真训练,务使将领纪律严明,调度有方,兵丁枪炮有准,技艺纯熟。遇有缓急,以素谙路径风汛之官兵,用以夹击旁抄,出奇设伏,可期相机制胜。刻下江宁、京口二处民人均皆复业,民情安静。

所有奴才等遵旨查办京口一切缘由,谨恭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〇九、江宁将军德珠布奏为镇江失守京口 旗营肆遭焚掠请借银两济用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军录）

再，奴才等据江苏常镇道周頊详称，本年九月十五日奉前任两江总督牛鉴札开，据京口协领武忠阿倭哩布会禀，六月十四日镇城失守，旗营肆遭焚掠。兹遂加查看，其城下官厅惟存房架，将军副都统衙署仅存大门，大堂、耳厅、印房公衙署、左右司库房文卷，悉遭烧毁。库存各项款银一万九千余两，并商借镇江府备办军需银一万两，均被掠去。十六个佐领公所只存镶黄旗七甲、正红旗六甲两处，余皆被焚。所贮盔甲弓箭腰刀帐房铜锅等件，悉为焚掠。官兵房屋计烧毁二十余处，衣履掠去，现在办公无所。且兵丁男妇子女率皆缢给单衣，现届严冬，惨不胜言。计各项略为布置，约需五万金，始能稍资守御办公栖止，恳予奏借，分限八年，在于官兵俸饷银内按数扣还等语。据此札道，即遵委委员，前往该营，逐一确勘核估详办等因。职道当即飭委粮捕通判王体仁，督同丹徒县钱燕桂前赴旗营，逐加查勘，核与该协领等所禀相符。所请借银五万两，可否准其借领，归于兵饷，分年扣还，理合造具查勘细册详送等情前来。

奴才德珠布、奴才齐琅阿伏查，该京口官兵于库款银两公所军器不能先事预筹，以致悉遭焚掠，该官兵等按照分赔。惟是现在该处守御甚重，应需军器房间必得量为造办，且时值冬令，男妇子女御寒无具，情殊可悯。兹公同筹议，除将被掠库银共二万九千余两，业经另折具奏，请飭该京口官兵等，按照俸饷分限八年，于各员名所领俸饷银内按季按月坐扣归款外。其该处守御紧要军器，除另折拟请，将应添抬炮鸟枪二项，由督臣善英在于苏州总局拨解之

外。至铜锅帐房，并请仍由总局核查局存可拨者，量为拨给，其下应添之件，及酌修房署置办寒衣，亦系现仕必需。奴才等再四商办筹酌，共需银三万两。惟有仰恳天恩，赏在苏州藩库拨借发给，亦请分限八年，由该藩司按季按月，于所放京口官兵俸饷银内扣还归款。是否有当，请旨教交督抚筹议办理。再，查京口官兵前有仰恳恩准借修房署，及因防堵日久，借济棉衣口粮银两俱于该管兵俸饷银内分年扣还，尚未还楚。现在此项分赔库款，并请借修房署军器、置办寒衣之银，若同时并扣，未免拮据。

兹奴才等不揣冒昧，酌请将此项分赔库款并借修房署银，可否俟于该官兵等将前借修房及借济衣粮银两扣完后，再行接续起扣，以纾兵力之处，出自皇上格外天恩。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一〇、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议复 厦门防堵不力武职员弁处分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军录)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内阁抄出，闽浙总督怡良等奏，查明啖夷滋扰厦门防堵不力文武员弁，据实分别参奏一折。原奏内称，水师提督奕振彪在洋捕盗，业已奉旨交议，应与跟随出洋各员毋庸重叙外，其当时攻夷不敌之各营官员兵丁，当经随同保守同安，与自行溃散者不同。且自总兵以至兵丁阵亡伤者三百数十名，抵御亦不为不力。惟署提标中军参将陈胜元系属水师领袖，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杨靖江系派拨鼓浪屿防守，虽均系奏明受伤调回之员，仍应请旨交兵部严加议处等因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除文职防堵不力各员应由吏部复议外，此案啖夷滋扰厦门及鼓浪屿地方，所有防堵不力武职员各员经该督查明。署提

标中军参将陈胜元系属水师领袖，并派拨鼓浪屿防守之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杨靖江，虽均受伤奏明调回，仍应请旨交部严加议处。钦奉谕旨：交部议奏。

臣等查该员等或系水师领袖，或系派拨防守，于倭夷滋扰不能抵御，虽均受伤，惟临敌失律，究难宽其应得之咎。相应请旨将署水师提标中军参将事·南澳镇标左营游击陈胜元，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事·后营游击杨靖江，一并革职，其应得罪名由刑部查核定拟。

再查水师提督安振彪，前因倭夷滋扰厦门未能先事预防，交部严加议处，经臣部议以革职，于上年八月内具奏，尚未奉有谕旨。合并声明。

所有臣等遵旨议奏缘由，是否有当，伏乞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六一一、著将上海宝山失事之吴淞守备易 占魁等革职交刑部拟罪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旨：

兵部奏，遵旨核议上次宝山失事各员，请革职治罪等语。吴淞营守备·请升南汇营都司易占魁，吴淞营参将·升任苏松镇总兵周世荣，署川沙营参将事·提标左营游击催吉瑞，署提标右营游击事·抚标中军参将封耀祖，均著即革职。所有应得罪名，著刑部定拟具奏。其调派防剿之各路带去将备，仍著该督确查，补行送部核议。

钦此。

六一二、著将厦门失守参将陈胜元 等革职交刑部拟罪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旨：

兵部奏，遵旨核议厦门防堵不力各员，请革职治罪等语。福建署水师提标中军参将事·南澳镇左营游击陈胜元，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事·后营游击杨靖江，著一并革职。其应得罪名，著刑部核议具奏。

钦此。

六一三、著将福建水师提督奕振彪 革职留任八年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

福建水师提督奕振彪，前因厦门失守，降旨交部严加议处。经该部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姑念厦门失守之时，该提督巡洋外出，且厦门即时收复，奕振彪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该提督惟当知感知奋，激发天良，于海疆操防事宜倍加整顿，以图后效而赎前愆。

钦此。

六一四、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英人所控 台湾杀俘事俟到粤再行妥办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军录)

伊里布跪奏为途次接奉谕旨，俟到粤省会晤夷酋，宣示告知，

妥为办理，恭折密奏，仰祈圣鉴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奴才行至广东南雄时途次，接奉寄，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据耆英[奏]夷酋控诉台湾妄杀冒功一折。并怡良奏，该夷到闽，因台湾多杀夷俘，忿忿不平，当已两次谕知伊里布，婉转开导，剖切晓谕。云云。钦此。仰惟圣明远鉴，洞悉夷情，顾持和局，不胜钦服。奴才现在水陆乘便兼程行走，到粤省后，即与该酋约见，恭宣圣旨，告以夷俘被戮一事，现为查办，一释其疑，二平其愤。即与商议税饷事宜，该夷首嗜嗜自当钦遵谕旨，静候核办，不致别生枝节。奴才身膺重寄，恪当竭尽心力，妥为说法，必不使既成之和局复有掣肘，以期仰慰圣怀。且奴才更有请者，此事果系夷船无炮，夷手无械，该酋诉称系属难夷，似非茫无所据，逞刁挟制。闽浙督臣怡良接奉谕旨，必能仰体圣心，维持大局，妥为奏办。借非然者，奴才愚昧之见，务求天断，既有两江督臣耆英前折，即折采其折内语，仿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解京讯问，以完全局而靖海宇，且俾台湾无事，亦正所以保全达洪阿。缘夷人性躁妄动，不知深浅，故事以速息为贵。况抚驭番夷，一视同仁，亦服圣德中外无间矣。

台莞之议，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一五、钦差大臣伊里布奏为美法要求通商
事需俟到粤后与噶喇吧商妥再行请
旨并酌加洋货内货税则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夷务清本）

再，奴才前奉本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仿将咪喇哩夷目咖呢稟陈贸易事宜，到粤会同筹议等因。钦此。窃维添设马头，番船同来贸易，前在江宁，夷酋噶喇吧曾有各国前来福建、江、浙各处通商，

中国但肯允准，该西断不阻止以求专利。是其意已暗有邀约各国同来商贩之见。且咪喇哩船前在浙江乞求，今又在广东禀求，佛郎西前赴江宁，大约亦意在通商。若我专准咪喇哩在添设马头来贩，他国均不准来同贩，恐其船只衣服无甚区别，难以辨白准否。且恐阻止致生枝节，反使各国以啖国借口。又虑咪喇哩申通一同前来商贩，我亦难于阻遏，反使惠出夷酋，而各国德在啖国，怨在中国，亦为失算。此事惟俟到粤后，与督抚臣熟筹妥议，并须与夷酋咪喇哩商定，方可议有定局，会奏请旨遵办。

至耆英夹片加税之事，查税口添立闽、浙、江南各处，则闽省及江、浙茶叶丝绸，均不经由内地，内地各关俱缺此项税纳。斯夷船呢羽钟表亦皆运赴新设马头，以货兑货，内地各关兼缺此项税纳，是益在夷人商人之数，即损在官税之数。必须于洋货内改设新立关口，酌加税则，以补各内地关口短缺之数。奴才思虑及此，前已行文各内地监督，将例收洋货丝茶，详细造册咨送，以凭抵粤后，商之督抚臣酌核奏加，期于以赢济绌，较之旧额，或可能如其数，是无加税之名，而亦不至有减税之实也。大黄产自河南一带，仍须行经各内地关口，可遵旧规抽收，无庸复议。

又奉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飭晤夷酋时，晓以台湾正法夷俘一事。现遵钦奉谕旨，抵粤会晤，遵照宣示，核实查办。该酋自应释然无疑，迥异空言开解，可以折服其心。又许给银两，亦候到粤与督抚臣通盘筹算，作何办理，逐一议定，具奏请旨遵行。

朱批：另有旨。

六一六、河南巡抚鄂顺安奏为截回解往 江苏火药等项并已归还各营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①（军录）

再，臣前准两江督臣牛鉴咨会，该省防守紧要，应需火药铅丸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等项存贮无多，令臣将各营储备药铅等项借拨数万斤，委员解江济用。臣当在南阳、河北二镇各拨火药一万斤，铅丸四千斤，火绳二千盘，由陆路分起委员解往，以济急需。嗣后准牛鉴咨会，官兵现已撤防，该省应需火药毋须解运。惟时南阳镇火药等项已先起解，旋准江省督臣飭据原委之千总冯万选等领解回豫。其河北镇解解之火药等项，经臣飭据祥符县中途截回，均经各营如数拜收归还原额在案，兹据藩司具详前来。

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六一七、著台湾总兵达洪阿等照所奏将两年剿逆 经费并入防英案内一体造报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提督銜台湾镇总兵达，传谕二品顶带台湾道姚莹。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谕：

达洪阿等奏，相度地势，渐次撤兵，并请将各起逆案动用道库银两，并入防夷案内造报等语。台湾两年以来，剿办各起逆案，动用道库备贮经费，本应专案报销。据达洪阿等奏，多与防夷事务牵涉，难以分晰造报。著照所请，准其并入防夷案内一体造报。所有各口雇募设守之乡勇水勇人等，准其相度形势，渐次裁撤，仍应加意巡防，期于有备无患。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一八、著准富勒敦泰奏请将山海关防 兵口粮银两筹款归补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

富勒敦奏，筹款归补防堵官兵口粮等项银两一节。山海关续次防堵官兵借拨税务盈余银一万五千两，除支过口粮脚价等项，尚存银二千一百四十二两零，著交山海关监督归款。其支过银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五两零，著准其将前次发商生息一半归款银两暂停归补，先还借拨税务盈余银两，按年尽数扣还，解交该监督查收，以清借项。其发商生息归本停扣银两，俟借款归补完竣后，仍照原案按月扣还。所有续次支过口粮等项银数，俱著据实造册，报部核销。该部知道。

钦此。

六一九、吏部尚书恩桂等奏为遵旨 核议厦门失事各员处分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军录)

吏部尚书臣宗室恩桂等谨奏，为遵旨核议具奏事。

内阁抄出，闽浙总督怡良等奏称，遵查逆夷滋扰厦门，防堵不力之文武各员，据实分别参奏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除武职应得处分罪名由兵部另行核议外，查定例：沿边沿海及腹里州县城池失陷者，将守土之州县官革职，拟斩监候，同城之知府及捕盗官俱革职拟军，同城之道员及佐贰官俱革职，若本无城池者，不用此例各等语。此案夷匪于上年滋扰厦门，该管文武各员防堵不力，前奉谕旨，著该督查明参奏。现经该督抚等逐一查明，奏请议处。钦奉上谕：该部议奏。钦此。

臣等详加复核，据原奏内称，厦门海口系同安县所属地方，距县城七十余里，并无城池，四面濒海，亦无扼要之所。当夷船连楫攻击，该员弁等力难抵御，退保同安县城，旋致厦门失守。所有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厦防同知顾教忠，于衙署驻扎所在不能抵御，

咎所难免，请交部严议。至同安县知县盛朝辅有地方之资，而县城即临海口，其势不能兼顾，迨闻信赶往，已在事后。应与仅供差遣之石浚司巡检金光耀，请一并交部分别议处等因。查前例所定处分罪名，系专指地方官失陷城池者而言，若厦门海口本无城池，同安县城亦并未失事，未便科以失陷城池本例，自应酌量办理。应请将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厦防同知顾教忠、同安县知县盛朝辅、石浚司巡检金光耀，一并照溺职例革职。惟顾教忠以专防同知驻守厦门，较之兼辖道员及并未驻扎之地方官，责守较重，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应俟命下，交刑部核议具奏。至该管之泉州府知府亦有失地之咎，请旨俯下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查取职名，咨送臣部另议。

所有臣等遵旨核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六二〇、著湖广总督裕泰停造开浪战船可待广东 匠役何礼贵到鄂后再酌造海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湖广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谕：

裕泰奏拟造防江战船一折。据奏湖北省所辖岷江迤长二千余里，设有宜昌镇标及荆州、汉阳各水师营，战船不能栽炮，现拟制造开浪船，绘图呈览。朕详加披阅，制造之法未能尽善，即如摇橹之人显露在外，令人一望而知，先受其害。上面尖顶人字罩篷用竹排钉，炮手人等即伏其下，断不能遮蔽枪炮。且船上只安槽八枝，炮八位，断难抵御夷船。若以为捕盗之船，则盗船率多轻便，以我长六丈之师船追赶彼船，势难得力。现有广东匠役何礼贵能造火轮及各式战船，已飭令前赴湖北，交该督面加询问。兹先发去广东所进造船图说二分，该督接奉后，即行抄录存查原图说，遇便封缴。

俟何礼贵到时,该督酌量何项战船利于长江驾驶,即令何礼贵就海船式样量为变通,务期木料坚实,机关灵捷,方能适用。至何礼贵本为夷人造船之人,此时既为我用,不便以罪人羁禁。惟令其安心服役,密为看管,勿令与外人交接,或至乘间脱逃,是为至要。至所请海疆造船免其调取楚省木植之处,览奏已悉。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二一、著将宝山县知县周恭寿等失守 各员分别降革调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旨:

前据耆英奏,续查上海宝山失守各员,请分别降革议处等语。当降旨交该部议奏。兹据吏部按例定拟具奏,宝山县知县周恭寿系守土之员,署主簿金文焕分应协防,典史胡长庚失守监狱,均著照例革职。上海县县丞庆仁,主簿李国璜,先经奉委离境,与同城失守者有间。著照部议,降三级调用,无庸查级议抵。李国璜无三级可降,著即革职。其周恭寿应得罪名,著刑部核议具奏。以上各员,均不准其留办善后事宜。至兼辖上海、宝山之知府知州并同城之佐贰官,及吴淞司巡检应议各职名,著该督一并查明。咨部另议。

钦此。

六二二、著将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等革 职顾教忠交刑部治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旨:

前据怡良等奏，将福建厦门防堵不力之文武各员据实参奏，当降旨交该部议奏。兹据吏部按例定拟具奏，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厦防同知顾教忠，同安县知县盛朝辅，石浔司巡检金光耀，均著照部议革职。厦门地方虽无城池，顾教忠以专防同知，较之兼辖道员及并未驻扎之地方官责守较重，应如何治罪之处，著刑部核议具奏。该管泉州府知府亦有应得之咎，著怡良等查取职名，咨部另议。

钦此。

六二三、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俟接伊里布 确信后再定赴粤行止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朱折）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耆英奏接准闽浙录送照会办理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前奉谕旨，当将体察情形，暂可毋庸亲往，先行遣弁驰赴粤东，确探消息，再定行止，恭折复奏在案。兹奉训谕谆谆，周详指示，俾臣有所遵循，得以从容布置。臣虽至愚，敢不竭尽血忱，外示无疑，内怀恐惧，步步小心，节节预备，以仰副我皇上拯救斯民之至意。

除俟接到伊里布等确信，知有必须臣往之处，当以查看海口为名，即遵旨将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交与程喬采署理，一面奏闻，一面起程，由浙江一路前赴粤东外。谨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六二四、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遵旨将靖逆 将军参赞关防收贮遇便恭缴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军录)

再,臣钦奉上谕:查取靖逆将军印信,遇便恭缴等因。钦此。当经奏明飭委知府舒梦龄、都司范清魁驰赴前途,恭宜谕旨,著令奕山将靖逆将军印信交出去后。兹据舒梦龄等于十一月十九日,在江西南昌府将靖逆将军印信一颗,又奕山收存前任参赞大臣关防一颗,一并封固,恭赍回省,于十二月初四日交江宁藩司王庭兰敬谨收贮,俟臣回省,再行遇便恭缴。

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六二五、漕运总督周天爵等奏为请将归还 海疆银两等款留贮河库备用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①(军录)

再,臣等伏思暎夷蒙皇上格外天恩,准令通商,现经沿海各督抚臣筹画善后事宜,自可悉臻妥协。惟行军必以法令,若非号令严明,临时必不得力,即如臣周天爵所辖漕河两标之兵,疲玩已极,若不大加振作,则庸劣之员弁何知警畏,倘仍然效尤,恐江北善后不过奉行故事。且风闻暎夷头目声言,台湾所杀逆夷乃擗浅之船,并非兵船,有自赴天津申请之谣。又有咪喇哩来定海要求马头等语。来春南风发动,深虑其伴以重兵前阻运道,另有暗股迳趋江北海州之莺游门,抄淮扬后路,则饥民捻匪恐为肘腋之害。是各处防

① 此系朱批日期。

守不可不严，而筹款不可不预。即如今年江北防堵，非有捐输银两借资接济，则军需紧要何以克支。臣等公同酌商，拟将此次归还原款之海疆经费银八万三千余两，又前河臣续奏捐输银十四万三千余两，可否一并请旨敕下新任河臣，暂贮南河河库，以为不时之需。统俟通商大定，明年夏秋后，江北无动用之处，其时挑北大工亦将兴堵，即可近拨工需。如此一转移间，不但军储缓急可恃，而工需亦省拨解之烦，于公事均有裨益。

是否有当，伏乞圣主训示遵行。因关涉军务，谨合词附片密陈。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所见是。另有旨。钦此。

六二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晓谕英人已

派怡良查办台湾杀俘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

伊里布奏途次接准夷酋照会，当即由粤东转交复谕，令其静候等语。该夷酋等以台湾所戮夷人，称为遭风难夷，哓哓陈诉，居心叵测，不可不明白宣谕，以释其疑。伊里布计日到粤，著仍遵节次谕旨，向该酋告以所戮夷人系在未曾议抚以前，不当以此借口。至台湾九月间所获夷人，因我朝与尔国业经修好，即已交还，尔等应知感激。现在因尔等陈诉，大皇帝已命闽浙总督怡良前赴台湾，如查明达洪阿果有冒功妄杀情事，一经奏到，自有处分。伊里布惟当熟筹妥办，俾得专意通商，不致再生事端，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二七、著免漕运总督周天爵造报此次军需用款并准其在外筹补不敷之银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周天爵等奏，防堵军需由外捐办，请将海疆经费银两节省还款一节。防堵军需共用银八万二千余两，除将捐制军械余剩银两尽数抵拨外，其余不敷银一万九千余两，准其在外筹补。所有前经奏明动用之海疆经费银八万三千两，仍著照旧存贮候拨。至此次军需既系由外捐办，著免其造册报销。该部知道。

钦此。

六二八、著准漕运总督周天爵将归还原款之海疆经费等暂贮河库备用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

据周天爵等奏，请筹款暂贮河库等语。现在办理江北善后事宜，自应预筹款项，以资储备。所有此次归还原款之海疆经费银八万三千余两，及续奏捐输银十四万三千余两，著准其暂贮南河河库备用。俟明年夏秋后，江北无动用之处，再行就近动拨工需。

钦此。

六二九、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江浙两省撤兵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军录)

再，各处撤防官兵程途[途]远近不一，经由水陆亦异，业经臣

将分起应付缘由，附片奏闻在案。兹查江苏所调外省官兵，自奉撤防之后，业已扫数起程，分别经由清江、浦口前进，均飭地方官妥为照料应付。至浙江省撤退兵勇，昨准咨会，因天气畅晴，滩干水浅，往来船只甚稀，雇觅维艰，日久始行撤竣。其经由江苏者，亦已随时支应，全行过境，沿途均极安静，堪以仰慰宸廑。

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六三〇、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报行抵粤城

已约噶喇嘛前来相会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军录）

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奴才伊里布跪奏，为行抵粤城，前经约令噶喇嘛前来相会，恭折奏闻事。

窃奴才前在韶州府途次，先经发给夷酋噶喇嘛照会，告以本大臣将抵粤省，约令该酋内渡，前来订地相见，期于及早宣示谕旨，以释其疑而安其心。台湾戮俘一事，诚如上谕：恐非空言所能解释。现既奉飭闽浙督臣怡良渡台密查，应必核实查办。奴才已于十二月初九日到省，噶喇嘛尚未有内渡信息，俟其来时，约在距省稍远之地与之相见。钦遵训示，告以遭风难夷例得抚恤，据奏该夷控诉台湾镇妄杀冒功，大皇帝闻之十分震怒，如果查系难夷，定将达洪阿解京，重治其罪等语。该夷酋具有天良，必当感激折服。且并晓以和局既成，大皇帝断不肯因台湾小事致碍和好大局，即噶喇嘛国王闻知该酋竟因台湾戮俘小故，致败和约大事，亦必以该酋为大谬，恐不免自干该国之重咎。则从前讲和，得以通商之大功尽弃，后悔亦属无及，甚为可惜。如此惊悚，夷酋定知醒悟，静候查办，不至复有妄动之事。

仰阙圣廑，先此缮折由驿具奏，除于十二月十一日接受广州将

军印务另行差弁奏外,迨与噶喇嘛见面,与言如何光景,再行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三一、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等奏为遵旨 核议上海宝山失事员弁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军录)

刑部尚书臣阿勒清阿等谨奏,为遵旨核议江苏上海、宝山失事文武各员罪名,恭折具奏事。

窃照吏、兵二部奏请,将上海等县失守城池之文武各员交部治罪各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旨:兵部奏遵旨核议上海宝山失事各员,请革职治罪等语。吴淞营守备,请升南汇营都司易占魁,吴淞营参将,升任苏松镇总兵周世荣,署川沙营参将事,提标左营游击崔吉瑞,署提标右营游击事,抚标中军参将封耀祖,均著即革职。所有应得罪名,著刑部定拟具奏。其调派防剿之各路带兵将备,仍著该督确查补行,送部核议。钦此。又十二月初六日奉旨:据耆英奏续查上海宝山失守各员,请分别降革议处等语。当降旨交该部议奏,兹据吏部按例定拟具奏,宝山县知县周恭寿系守土之员,署主簿金文焕分应协防,典史胡长庚失守监狱,均著照例革职。上海县丞丞庆仁、主簿李国璜,先经奉委离境,与同城失守者有间,照部议降三级调用,毋庸查级议抵。李国璜无三级可降,著即革职。其周恭寿应得罪名,著刑部核议具奏。以上各员,均不准其留办善后事宜。至兼辖上海、宝山之知府知州同城之佐贰官,吴淞司巡标应议各职名,著该督一并查明咨部另议。钦此。旋据吏、兵二部抄录各原奏,移咨到部。

该臣等议得,据两江总督宗室耆英奏称,窃臣钦奉谕旨,镇江、上海、宝山失守各员,并在防文武闻变脱逃者,一并确查情节,分别

严参等因。钦此。所有宝山失守及上海、吴淞口有无闻变脱逃之员，经臣飭行江宁藩司王庭兰等委员确查，恐尚有不实不尽。兹臣行抵宝山，会同提臣尤渤，督飭从未承办防堵，无所用其回护，现经臣调来办理善后之徐州道毓衡等，复加密查。缘宝山县城滨临大海，大如弹丸，城内除文武衙署及书役兵丁外，仅有摊卖杂货佣工力作穷民数十家，并无绅富市肆。惟西北两乡村落烦庶，而北乡之月浦镇离海较近，尤为夷匪土匪垂涎之地。宝山县知县周恭寿，因城外沿塘十余里地方俱有大兵驻扎，前督臣牛鉴又带兵入城，足资防护。而西北月浦一带并无一兵一卒，闻有土匪乘机生事，即禀明牛鉴管带乡勇巡逻弹压，以免外扰内讧交并而至。嗣闻吴淞失守，提督阵亡，已故徐州镇总兵王志元业已全军退赴嘉定，该令行走匆遽，坠马受伤，经乡民救起，折回罗店地方，竭力防守，是以宝山西北一带得保无虞。该县主簿金文煊分带乡勇驻守桂家桥，并不在城，其防守地方亦未失事。典史胡长庚于城陷时坚守监狱不去，被夷人击伤头颅，开放监犯。现在伤虽平复，而据投回犯人供指，该典史受伤情形甚为确凿。宝山县城守吴淞营参将周世荣，随同前任提督陈化成驻扎吴淞口，专防西岸炮台。吴淞营守备易占魁本系带兵在城守御，因前督臣牛鉴驻扎城内，于夷匪登岸时，外无援应，该员即出城迎敌，致兵丁阵亡三名，伤废十四名。当传伤废兵丁，讯据供称，出城接仗属实，此宝山县失守时之情形也。

吴淞口东西两岸各设有炮台一座，西系吴淞营参将周世荣防守，东系署川沙营参将崔吉瑞防守，俱听提督号令，闻炮接战。迨提督阵亡，弁兵或死或伤，炮台已被击同齑粉，兵遂溃散，该参将等力不能支，各为所带兵丁救出重围，此吴淞口失守之情形也。

至上海失守时，尚有县丞庆仁，先经苏松太道巫宜襖委令，帮同局员护送军需银两册卷，前赴松江。又主簿李国瓚亦经巫宜襖委解炮局铸成大炮，前赴苏州，俱有委札可查。又署提标右营游击封耀祖系上海城守之员，兵民怀其德，土匪畏其威，本属可靠之员。

迨吴淞失守后，该员在域内外弹压巡防，昼夜不息。五月初十日，居民势迫情急，呼救无门，不法者即拆毁县署，困辱知县，若非该员弹压得宜，办理如法，已激成内变。十一日，夷匪水陆并进，该员株守空城，已成一木难支之势，于城陷时为众百姓拥护出城。至十五日，夷匪退出后，该员即首先进城招集溃兵，并商民绅富捐募义勇，巡防弹压，上海地方未遭土匪十分蹂躏，实系该员一人之力。是以文武衙署毁成平地者多，惟该游击衙门巍然独存，此上海失守时，前奏未经查明声叙之情形也。

臣会同提臣，督飭委员秉公确核，内宝山县知县周恭寿、署提标右营游击封耀祖，于敌拥大众入寇，兵溃民逃，非智力所能抵御之际，消弭内讧，保护居民庐舍，死生以之。冒一己之不韪，登万姓于衽席，迥非借口安民，不行固守者可比。民皆称为好官，洵属不愧此等通权达变，有作有为之员，本应据实保荐，以示鼓励。惟究有失守城池之咎，未便掩过言功，致激冒滥。宝山县典史胡长庚本无守土之责，于城陷时坚守监狱，效死弗去，致被击伤头颅，业经查非捏饰，尚属无忝厥职。又县丞庆仁，主簿金文焕、李国璞，或防守外汛，或奉差外出，均有文卷可查。又吴淞营参将周世荣，署川沙营参将崔吉瑞，既同提臣陈化成与夷相持，业已数日，开炮接仗亦甚勇往。迨所管之炮台已成齑粉，提臣又复阵亡，实在力有难支，始被兵丁救回，系众目共睹之事。臣接视战场，亦不觉为之堕泪。吴淞营守备易占魁带兵出城迎敌，虽尚勇往，实属不能婴城固守。以上各员委非弃城无备，临敌逃遁，计其微劳，亦属功过两不相掩。臣非敢沾染外官恶习，市恩见好，此等失守城池汛地之员，其罪亦何敢稍请未减。除咎无可辞之员先已据实指参外，似此情轻律重者，自应遵旨确核情节，分别参处。可否请旨将吴淞营守备·请升南汇营都司易占魁革职留营效力，吴淞营参将·升任苏松镇总兵周世荣降为参将，署川沙营参将事·提标右营游击崔吉瑞降为守备，均留于江苏酌量补用。宝山县知县周恭寿、宝山县典史胡长

庚，署提标右营游击事·抚标中军参将封耀祖，请交部分别议处，仍责令各该员帮办善后事宜，以观后效。至庆仁、金文焕、李国璜三员，应请毋庸置议。其余调派防剿之各路带兵将备尚非闻变脱逃，应请免议。又查上海、宝山两县系松江府知府、太仓州知州属邑，该知府、知州按例均有应得失察处分。惟各该员驻扎地方皆系沿海重地，屡经前任各督臣飭令专固根本，毋庸兼顾属邑，且上海、宝山二处经文武大员统领重兵驻扎，防守已阅两年，非各该员所得操权主持，与寻常疏于防范者似有区别，若请照例议处，情同波累，实属向隅，应否免其查参等因。当经吏部将宝山县知县周恭寿，并经兵部将参将周世荣、封耀祖，守备易占魁，游击崔吉瑞，一并革职，交部治罪，先后奏奉谕旨，知照前来。

查例载：州县与武职同城，若遇边警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守土州县拟斩监候，其同城捕盗官发边远充军等语。此案上海、宝山等县文武各员，于逆夷侵犯境地均不能固守城池，致被攻陷，俱属罪有应得。除主簿金文焕、李国璜、典史胡长庚、县丞庆仁，业经吏部奏明请旨革职降调外。臣等详加查核，内已革宝山县知县周恭寿系守土州县，虽宝山西北一带乡村借该革员防守，得保无虞，究属失守县城。已革吴淞营参将升任苏松镇总兵周世荣系宝山城守之员，该革员虽系防守吴淞海口，惟炮台既经失守，宝山亦复城陷，即应科以专城武职失陷城池之罪。已革署提标右营游击·抚标中军参将封耀祖系上海县专城武职，失守上海，均应按例问拟；已革吴淞营守备·请升南汇营都司易占魁协同防守宝山，即与捕盗官无异；已革署川沙营参将·提标左营游击崔吉瑞协同防守吴淞海口，致令失事，虽与失陷城池有间，亦应酌量科断。相应请旨将周恭寿、周世荣、封耀祖三员，均照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守土州县拟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易占魁应比照捕盗官发边远充军例，加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崔吉瑞应

于革职上加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所有臣等核拟罪名缘由，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六三二、著两江总督耆英俟履勘各要隘后再行整顿吴淞口水师并广购精铁铸炮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上谕：

耆英奏查明上海、宝山及吴淞口情形一折。览奏均悉。吴淞口外为由海入江必经之路，现在水师废弛，不独巡洋未能得力，即江防亦属无备，思之令人寒心！该督议将外海内河额设战船实数，并水师各营原有马匹酌量变通，然后整饬会哨，以冀补牢。著俟履勘各要隘形势，再行通盘筹画，奏明办理。将来制造船只纵不能与夷船海上争锋，而用以洋面捕盗，并防守长江，必须木植坚实，运用灵捷，方能得力。若拘守旧制，名为修理战船，其实无济于用，又复何所裨益？

至另片奏，拟酌提宝苏局洋铜数十万斤铸造大炮，并咨会河南代造抬炮等语。制造炮位，无论铜铁，总以精练为要，非必专用铜炮，始能及远命中。且购办铜斤不如购办精铁之易，苏局现在所贮洋铜，自应仍留备鼓铸钱文。该督等增铸大小炮位，惟当广购精铁，加工熔炼，并调取广东熟谙铸炮工匠，如式制造，务期一炮得一炮之用，方为妥善。其抬炮一项，以体质轻固者为得用。该督因江苏所造未能如法，已咨河南巡抚，责成河北镇昌伊苏代造抬炮一千五百杆，亦著照议办理。惟三十斤之炮尚恐运动未能灵便，若每炮再减六、七斤，运用时当更得力，并著该督咨会河南巡抚照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三三、著闽浙总督怡良查明台湾所杀 是否英国难民毋稍徇隐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谕：

前因夷酋噶嘓喳投递照会，诉称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贪功妄杀遭风难夷。当经降旨令怡良渡台查办。兹据耆英奏，询问李廷钰、苏廷玉等，均有夷船遭风漂至台湾，被居民关闭村中，该镇道再三向索，始行交出。迨闻该夷正法，居民等有夷船若来，惟有戕官以图解免之语。是该酋欲求伸冤之说，并非无因。此事关系抚驭大局，甚为紧要，况台湾人情浮动，倘被该夷煽惑滋事，所关尤非浅鲜。计怡良接奉此旨，谅已启程渡台查办，或从兵民暗访，或向官吏明查，务得实情，毋稍徇隐。如查明该镇道等实有妄戮难夷冒称接仗之事，著即传旨将达洪阿、姚莹革职拿问，解至省城请旨办理。该督所带总兵一员，即著署理台湾镇总兵，其台湾道印务，著熊一本署理。该督仍一面飞咨伊里布、耆英晓谕该夷，俾消衅端。倘怡良稍存隐饰，不肯破除情面，致朕赏罚不公不明，又误抚夷大局，将来朕别经察出，试问怡良当得何罪？懍之！慎之！耆英原奏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三四、著两江总督耆英飞咨伊里布已谕令怡良 亲赴台湾确查诛戮英俘案实情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谕:

据耆英奏,前因夷酋噶喇渣投递照会,称台湾镇道等将遭风难夷诛戮,请为伸冤等语。该督接晤浙江提督李廷钰,面加询问,据称前在湖州镇任内,闻往来行商传言,台湾所戮系遭风难夷。并据苏廷玉称,闽省人言大略相同。此案台湾镇道等是否邀功妄杀?昨已谕令怡良亲赴台湾确查。著耆英将此事即飞咨伊里布,务当筹画万全,勿令别生枝节,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三五、杭州将军特依顺等奏报英船自定海来杭 购物及定海现有英船四十三只等情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①(朱折)

再,于十一月初十日据署宁波府石浦同知舒恭受禀称,本月初三日,据镇海县禀报,有火轮船一只由定海驶进甬江。旋据鄞县禀报,该夷船已至郡城和义门外停泊,即据前在江南认识能通华语之李姓夷目等来见,带有郭士笠书信一封,言定海缺少糖食,来郡购买,约有一二日耽擱等语。该署府督同鄞县派拨丁役,妥为照料,严密巡查弹压。次日该署府复登舟察看,见其所买系属白糖糕果零星物件,该夷酋执礼甚恭。当即告以定海厅官现已到任,兵民各自约束,切不可相扰,诸夷酋亦皆唯诺。兹于初六日辰刻,该夷船仍即开回定海等语。复于十五日据署定海同知王丕显禀称,现在定海衙头港内抛泊夷船二十七只、火轮船三只,蟹屿港三只,盐仓港九只,火轮船一只,共计四十三只。又查定民邵继贤等十名,鄞民盛国泰等七名,慈民沈阿二等二名,前被夷获解赴香港,俱于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释放,由陆路沿乞回浙各等因禀报前来。复查

^① 此系朱批日期。

现在定海一带共有夷船四十三只，尚属安静。

谨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六三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等细心秉公妥 办粤民与英人抗争案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

祁垣等奏，民夷因事争闹，及夷楼失火被抢一折。此次夷人强买民人食物，致相争闹，是夜夷楼失火被抢，经该地方官弹压救护，旋据该酋噶喇渣询问此事，该督正言回复。所办甚是。粤省士民因该夷情形傲慢，激成公忿，迥非借端滋事者比。惟该夷甫经就抚，边衅未可再开，伊里布将次到粤，著即会同祁垣、梁宝常细心秉公，妥为办理。总当使该夷输服，不至有所借口，致妨抚局。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方为妥善。所奏团练情形，声势联络，一呼即集，甚属可嘉！单开出力各员自系遵旨查奏，原单暂存，仍著伊里布等剴切晓谕各该员，但当妥为管束，期于御侮有资，断不可亟于邀功，借事起衅。如果始终勤奋，著有成效，著即会同该督抚等据实保奏，候朕特沛殊恩。

另折奏，制造船只事宜请停止拆造师船，以期节省，并将报销银两作为造船费用等语。览奏均悉。著俟造成一二只后，眼同试练施放大炮，能否便捷，再行奏明兴办。所需木料已谕知四川、湖广总督预备矣。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三七、著两江总督耆英等照所奏筹造同安梭船并于演试成功后奏明兴办等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江苏巡抚程、江南提督尤。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

耆英等奏请造同安梭船一折。粤省寄到船图，既与江省外海内江均难得力，自可无庸制造。据奏同安梭船于该省江海均资利用，现嘱浙江提督李廷钰于赴任之便，带同同知沈炳垣等，绕道上海，即就民间船厂匠工木料，先行筹款成造同安梭船二只，子船四只试练等语。览奏均悉，著即照议办理。俟造成一二只后，即于该省江海之交先行演试，如果驾驶便利，安设炮位施放得力，再行派定只数，奏明兴办。嗣后江、浙制造船只，即责成李廷钰一手经理，如有文员造不如法，武弁有意挑剔，即由该提督咨会参办，务将从前恶习一力湔除，以期得收实效。前有旨諭知宝兴，令于川省预备木植，以待沿海各省调取。此次江省造船，倘木料不敷，即向四川咨取应用。其各营原有舫船等项，准俟新船造成后再行裁汰，综计经费，妥议章程具奏。所请变通水师章程，已明降諭旨飭部核议，并令沿海各省一例办理矣。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三八、著四川及湖广总督运送木料
以备制造大船之用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諭档)

军机大臣字寄四川总督宝、两湖总督裕。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諭：

本日据祁埏等奏，制造船只事宜，遵旨咨商两湖、四川，将可造大船坚实木料，俟体察实在可用，即分别咨取等语。造船木料，前据宝兴复奏，业于泸州等处标记杉木数百株，柏木数千株，备海疆随时调用。将来广东咨取到时，著该督即查照粤省咨调根件丈尺，妥为运送备用。至湖广省现因议造防江船只需用材木，昨经裕泰奏准，免令海疆调取。将来粤省咨取到时，仍著裕泰随时斟酌，是否尚敷协济粤省之处，自行咨复。将此諭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三九、著户部议奏乍浦满营公济银两 不敷支借及军器不足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諭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諭：

特依顺等奏，乍浦满洲营设有公济银六千两，向为红白赏恤之需。现因被兵以后，应得扣还银两为数无多，不足以供支借，请飭部筹议等语。著该部议奏，该营额设军器，现存无几，自应补造齐全，俾资操演。除应归官为修制者，仍由承办各衙门动项修制，其向由官兵自修自制各件，现在官兵力有未逮，著准予军需局制存各军器内分别拨给应用，俟将来遇有损坏，再由各官兵自行修制。该部知道。

钦此。

六四〇、著兵部议奏著英等所奏变通水师营章程一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諭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諭：

普英等奏,变通水师营章程等语。水师弁兵,自以讲求驾驶舟楫,辨识风云沙线,熟习大炮鸟枪为要务。近来员弁缺出,皆于弓箭兵内考拔,以致弁兵皆习弓马,而于水务枪炮均不练习,若不亟予变通,何以洗积习而收实效?该督奏请嗣后水师营将备员弁专取水务枪炮,即骑射生疏,亦准录用。并将赴部之员由部阅看鸟枪,如果精熟有准,再准引见之处,著兵部核议具奏。并著妥议简明章程,通行沿海各省,一例照办,以肃军政。

钦此。

六四一、著准给江苏上元县被兵难民口粮及修房之费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普英等奏请给被难贫民口粮修费一折。江苏上元县东乡一带地方被兵以后,居民糊口无资,栖止无所,自应量予抚恤加恩。著照所请,准其将上元县实在被难贫民无分极次,查明户口,给予一月口粮,照十一月分大建,大口给银一钱五分,小口给银七分五厘。其毁坏瓦房每间给银七钱五分,草房每间给银四钱五分,每户不得过三间,以杜冒滥而示体恤。所需银两即于江苏军需款内动支。该督等即刊刻赏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及民,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朕念民依至意。该部知道。

钦此。

六四二、安徽巡抚程楙采奏报奕山行人皖境及约计出境各日期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折)

再,臣于十月二十八日接准兵部咨,奉上谕:奕山等均著革去

职任，定为斩监候……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遵即派委安庆府同知裕文、署潜山营游击萨廉前往首站迎护，俟行抵庐州，交该府同知郭令晟迎护前进，一面檄飭沿途各属，妥速办理。嗣准江西抚臣吴文熔咨，委候补道观瑞迎赴上游，恭代传旨锁拿，并委南安府知府吴式芬、九江营游击丁麟兆，护解前赴宗人府投收等因。抄折咨会到臣。并据该委员等禀报，奕山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行入宿松县境，即于二十九日护送前进。查宿松距出境之宿州计程十一站，约计十二月初十日即可出境。惟宿州离省较远，若俟该委员等禀报出境日期，再行具奏，恐致迟延。

所有奕山行入皖境，及约计出境各日期，合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六四三、杭州将军特依顺奏为遵旨亲赴乍浦查勘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朱折）

再，奴才前奉上谕：现在暎夷就抚，准令通商，浙省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种种善后事宜，著特依顺等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于海疆防御事宜，务期悉臻妥善之至意。奴才前于正月间亲赴乍浦，见该处满城相距大洋仅止里余，三面环海，防守不易。兹当兵燹之余，今昔情形更多互异，必须亲往履勘。

奴才于四月间曾即由省起程，赴乍查勘，先在嘉兴府城安插满营官兵及各兵眷属，并查办一切事件。正欲赴乍之时，接奉谕旨，著奴才折回省城，严密防守，遵即由嘉兴回省。未至乍浦，嗣复蒙恩旨补授杭州将军。奴才即在省考阅官兵技艺，盘查库款、马匹并弹压撤散兵勇，未敢擅离。兹兵勇业已撤竣，杭州满营事务亦俱妥协，抚臣刘韵珂已自宁波、镇海查勘回省。奴才拟于十二月十九日

由省起程,会同乍浦副都统吴必淳赴乍查勘一切情形,以便将善后事宜悉心商酌核办,不致有名无实,仰副皇上慎重海疆修明武备之至意。

所有奴才亲赴乍浦会同查勘缘由,理合附片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六四四、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 浙江提督余步云等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军机大臣·大学士臣穆彰阿等谨奏,为遵旨会同严讯定拟具奏事。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浙江提督余步云经朕界以海疆重任……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嗣于五月二十八日奉上谕:余步云现据奕经等派员解京,俟解到时,著交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严讯定拟具奏。候补知府黄冕,裕谦家丁余升,著一并归案质讯。钦此。旋据该将军等于七月初十日,先后将余步云、黄冕、余升解送到部,经臣等奏明,将黄冕革职收审。其案内应行质讯之江宁城守副将丰仲泰、镇海县知县叶堃、候补县丞谢荣光,亦据该将军等于十一月初七、十二月初三等日,先后伴解前来。

臣等查此案,先据原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家人余升,以余步云心怀两端,当裕谦在镇海城上督战时,上城面见裕谦,欲暂事羁縻,并有该提督于是日嫁女,一家三十余口,实属可怜之语。有副将丰仲泰、知县叶堃可证。迨倭夷开炮轰击,余步云又先行退守宁波,以致裕谦力竭殉难等词,在浙江巡抚衙门呈递。复据原任江南狼山镇总兵谢朝恩之子,候补县丞谢荣光,在该抚处禀称,该员

先系带领乡勇，在鸡金山小浹港地方防堵，后经江南候补知府黄冕令将乡勇移至沙蟹岭，以致夷匪即由小浹港上岸。该员父子俱受伤落海，谢朝恩至今尸身无著等语。是余步云是否怀挟私心，有意退守，及黄冕因何移撤乡勇之处，实为此案紧要关键。虽业据浙江巡抚查明余步云退守宁波，系与裕谦投入洋池捞救出城同时，而该革员之训练无方，贪生畏敌，即无余升呈控，已属罪状显然。当即督飭章京司员，监提余步云当堂宣读谕旨，飭令据实登复。余步云伏地碰头，战慄失措，无可置辩。

惟称上年八月十三日闻报，定海接仗得胜，后连日未得续报。该革员商之裕谦，裕谦以定海地险兵多，镇海止有兵三千余名，不能分往接应，且又飓风大作，难以前去，以致失守。至二十四日，夷船驶入蛟门，其时该革员系防守镇海城外，招宝山沿江炮台。夷船于二十六日四路开炮轰击，先由小浹港上岸环攻鸡金山，总兵谢朝恩受伤阵亡。该革员见招宝山火起，督兵前往，将受伤总兵张从龙救护下山，并将爬上后山逆夷挥兵击下，驰回沿江，放炮击损夷船数只，被逆夷炮子风擦伤左眼，不能启视。忽报该夷从招宝后山窜入，又见县城火起，驰赴策应。詎全城均溃，纷传裕谦业已退守，该革员随亦退回宁波，督同守兵三、四百名防守。至二十九日，夷船陆续排泊，分股进攻，兵少势孤，渐至溃散。该革员右足又被乘马压伤，昏眩之中，从人换马扶出，不得已负伤驰至上虞，招集散兵，以遏逆夷。皆因一时糊涂，愧悔无地，仰恳天恩从重治罪等语。臣等复诘以余升所控各情，据称二十六日，裕谦曾将该革员约至镇海城上，虑及守兵单薄，该革员答以早应奏添。裕谦云，你是提督，你也可奏。并嘱以总须敌住方好。该革员随即回营，实无劝令羸糜，及自称家眷可怜之语。且该革员是日并未嫁女，可以查问。质之余升，亦称伊是日系在公寓看守印信，得之兵民传说，实未亲闻。并云因丰伸泰向伊告称，裕谦与余步云说话时，有若要退守，你亦可奏之言，是以于呈内叙及。提讯副将丰伸泰及是日同在城上之

镇海县知县叶瑩,金称当时实止听闻裕谦有你是提督,你也可奏一语。后丰伸泰因见余步云退守宁波,意想当时必系与裕谦商议退守,故向余升牵连述及,此外实无欲行羁縻,并提及家眷等语。此余步云节节退守及余升原控不尽得实之情形也。

至黄冕移撤乡勇一节。讯据黄冕供称,前经裕谦派委,协同谢朝恩带兵在镇海城外金鸡山防堵。八月二十五日,裕谦将该革员传至城内,给发令箭,喻以小浃港地方逼海太近,该处虽曾派拨乡勇数百名防守,但此外近海登陆之路尚多,与其分路迎抵,不如扼要合击。令传知谢朝恩,将该处乡勇移撤沙蟹岭官兵营旁,无论夷兵由何路登陆,皆可从半山下压。该革员即于是日持令箭喻知谢朝恩,谢朝恩因小浃港乡勇系伊子候补县丞谢荣光管带,当即传唤谢荣光赴营。该革员回缴令箭之时,与谢荣光路遇,告以移撤乡勇情由。其时该革员乘坐山兜,所带令箭谢荣光未曾看见。迨移撤乡勇后,夷船即于二十六日分路进攻,并由小浃港上岸,绕至山后,合击沙蟹岭。谢朝恩中炮落海阵亡。该革员因被炮火轰伤,即由镇海一路回归江苏,实未擅撤乡勇等语。质之谢荣光,供亦相符。并据谢荣光供称,前因伊父殉难,尸身无著,己身亦被枪箭中伤左肩、右肩甲落海,经水勇救起。一时痛亲情切,在浙江巡抚处禀诉情形,并非为控告黄冕起见。而黄冕所供裕谦给与令箭一节,讯明是日余升亦曾在旁目击,似属毫无疑义,此又黄冕不能协同防守,及谢荣光在该省具禀之原委也。臣等复亲提研诘,金供如前,应即拟结。

查律载: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平时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又例载:沿海州县若遇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同城知府及捕盗官发边远充军。又律载:断罪无正条,比律加减定拟各等语。此案已革提督余步云身系武职一品大员,受恩深重,且在浙江经年之久,全省军务皆其管辖,乃不知训练士卒,尽心固守,辄见敌即退,连弃定

海、镇海、宁波各城，致喫夷得以深入腹地。查该夷滋事以来，广东、江南各提臣靡不捐躯报国，独该革员于钦差大臣裕谦殉难后，犹借口招集散兵，节节退守，以为各路怯战弃兵之倡。虽据供称，亦曾临敌受伤，全无证据。即招集散亡之后，亦未恢复一城，斩杀一贼，迹其连次退走之状，实属屡犯应死之条。较之此次查办军营失事问拟斩候各员，情节尤重。诚如圣谕：首作厉阶，罪难擢发，既未得正法军前，应即比照刑律，加重问拟。余步云应照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平时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律，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已革江南候补知府黄冕虽讯无擅撤乡勇情事，惟既经裕谦派令协同谢朝恩带兵，在金鸡山防堵，即与同城知府及捕盗官无异，亦应科以不行固守之罪。黄冕应照沿海州县若遇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同城知府及捕盗官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仍从重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江宁城守副将丰仲泰向余升传述裕谦之言，虽不无失实，究于余步云罪名无关。查该员前在镇海，经裕谦派令保护各印信，至浙江巡抚衙门呈缴，与临敌而退者不同。应与前因烧毁夷船出力，经革任扬威将军奕经奏准免罪之镇海县知县叶莹，均飭令仍回本任。候补县丞谢荣光在招宝山随同伊父谢朝恩打仗，身受枪箭各伤有据，且伊父业经殉难，应免置议。裕谦家丁余升仅据传闻之言具呈控告，讯由痛主情切所致，亦应即予省释。

所有臣等会同严讯定拟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请旨。

六四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余步云之子县丞
余长锡具呈请代父受罪事应毋庸议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等正在审办间，据余步云之子候选县丞余长锡，以沥情

代父受罪等情具呈,在刑部衙门投递。内称余步云从军四十余年,从无回惑。此次镇海失守,余步云即欲骤马赴敌,经余长锡同亲丁数人力持缰绳,乘其昏迷扶回。迨宁波城陷,余步云坐马中枪倒地,压伤右腿,亦由伊等救护出城。声明伊父不得效命疆场,皆由伊等陷亲不义,求为奏明,代余步云受罪等语。臣等查核呈内各情,惟余步云在镇海时系由伊等扶出之处,与余步云原供不符,显有不实。且即使余步云实由该员等扶救,以致节次退守,亦不能因此遽宽余步云之罪。律例内亦无父犯罪准令伊子代受之文,应毋庸议。

理合附片奏闻, 谨奏。

六四六、江西巡抚吴文熔奏请奖叙官绅士民续捐海疆经费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朱折)

江西巡抚臣吴文熔跪奏,为各属官绅士民续捐已交海疆经费,吁恳天恩,一体赏收分别奖叙,以示鼓励,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准户部咨会,各省捐输奏明一律停止,以示限制。其未奉文以前如有捐输银两,业经交库未及具奏者,仍准迅即奏明办理等因。臣查江西各属捐输海疆经费,自奏文起至本年九月止,先后共收捐银十万三千余两,钱五万八千余串,业经臣两次奏恳赏收奖励在案。兹准户部咨会前因。伏查各属官绅士民,十月以后未奉文以前,续捐经费业已交库,未及具奏者尚有银二万七千五百两,钱八万七千余串。该士民等输忱效悃,洵为慕义急公,自应奏乞天恩,一体赏收优奖,以示鼓励。据藩司费开绶造册详请具奏前来。

除将各官绅士民捐输银数姓名清单送部核办外,臣谨恭折具奏,并另缮清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六四七、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并设法筹防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先行设法筹备，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照镇江及上海、宝山等处大略情形，业经臣将查明缘由，先后恭折具奏在案。兹臣会同提臣尤渤督飭委员及沿途地方水陆文武各官，由常熟县之福山起，循长江南岸西上，周历查勘。福山与江北通州之狼山对峙，中间相隔水面八十余里，每当风雨晦冥之际，烟雾弥漫，彼此不能辨认，即施放号炮，声皆随风吹散，不能审听真确，名虽为江，实与海洋无异。审度情形，证诸舆论，合称该处若在两岸设防无益于事，必得厚集舟师，方足以资防御。现在船未造成，兵亦未练，设守非易，此由海入江之福山、狼山大略情形也。

福山以上皆系沙洲芦苇，无险可恃，至江阴县之鹅鼻嘴迤北，江心有突涨沙洲，名曰刘间沙，江面至此一束，宽仅八、九里，实为长江最要内户。练习水师本应由浅水而至深水，由长江窄处而至宽处，渐推而至于大海，方冀有成。臣会商提臣，将京口现存战船十二只，飭令调署京口协副将汪士遼拨往鹅鼻嘴，挑配弁兵，严督训练，暂事巡防。至京口协副将本系驻扎江阴县城，定制之初，原有深意。后因借口催提漕船渡江，遂往瓜洲，历年既久，江阴衙署无人居住，坍成平地。丞应建复衙署，责令常川驻守，随时督巡，不准移住瓜洲，以符定制而慎江防。此鹅鼻嘴之大略情形也。

鹅鼻嘴以上，江面或宽或窄，均非扼要之地，至丹徒县之圉山关陡出江滨，对江北岸亦已涨有沙洲，江面至此，又复一束，宽仅五、六里，为长江第二重最要内户。圉山之巔向设有炮台兵房，而

形勢高峻，止可防敵人之踞守山梁，不能擊及江中船隻。惟迤西之二矾頭，前于防堵案內，築有炮台一座，計其高下尚屬合宜。二矾頭之西南韓橋汛地方為京口右營水師守備駐紮之地，兵止一百五十餘名，高形單薄，又無船隻。今擬暫紮堅厚木筏，聯之可以橫截江路，散之與商販木牌無異，交營備用，俟船隻造齊，再行收回，變價還款。此圖山關之大略情形也。

圖山關以上江面曲折，兩岸平衍，至焦山則屹立江心，南對鎮江府城北門外之象山，江面寬四、五里，水深溜急，為船隻往來必由之路。北對江都縣灘地，江面寬八、九里，水淺溜緩，沙線紆回，船隻不常行走。象山本有炮台一座，焦山北面亦于防堵案內設有炮台。焦山以上十數里，南岸即系京口，京口之外稍西為金山，亦系挺峙江中，徑對北岸之瓜洲。焦山、金山本多僧舍，承平日久，人但知為遊覽之所，忘其為險要之地。此焦山、金山一帶之大略情形也。

金山以上一望盡系洲地，江面亦寬，至江寧之燕子磯始為省城門戶，該處本系著名險要，近因磯外漲出沙灘，其險已失，幸由江入河處所水面並不甚寬，設守尚易。此燕子磯一帶之大略情形也。

臣綜核形勢，防江必先防海，今因海防未備，不得不先議江防。而防江之法當以訓練舟師，巡哨于江海之交，俾無隙可乘為上策；擇要設守，使不能深入為下策；若僅株守沿江口岸，或凭城自固，是為無策。現在情形，惟有從下策著手，以冀漸臻上策。容臣會同提督諸臣再行和衷熟商，將福山、狼山一帶應設戰船若干只，派調何營將各弁兵若干員名，如何訓練巡哨？自福山、狼山以上迄于燕子磯，江面應分幾段，設船幾只，如何南北梭巡？鵝鼻嘴、圖山關、焦山、燕子磯等處江岸，應如何添派弁兵，建設炮台？及腹內陸路各要隘，屯兵設防之處，逐一酌定章程。並將江海形勢，水陸扼要處所，另行繪圖貼說，縷晰具奏。

至沿江沿海炮台兵房衙署等項及寶山县海塘，無論是否毀于

兵燹，抑系年久倾圮，应请准其一体择要，次第兴办，以资捍卫。其各营应设炮位及火药炮弹并遗失军械，先就苏州报销局现有各件，分别拨给。尚有不敷，撙节估计，另行制补。再，善后事宜应分别动用款项，容臣会同抚臣核审筹办。

所有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先行设法筹备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再，提臣尤渤同至扬州，与署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晤商一切后，即回松江办理营务，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四八、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会同李湘棻查明 江北大略情形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朱折）

臣耆英、臣李湘棻跪奏，为查明江北大略情形，先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李湘棻钦奉谕旨，会同臣耆英等筹办江北一带善后事宜，查大江北岸情形，先经臣李湘棻周历查看，臣耆英会同提臣尤渤，于查看南岸时亦已综览形势。兹臣耆英同提臣尤渤行抵扬州，适臣李湘棻亦同日前来，互相印证。大江两岸虽有南北之分，江面并无彼此之殊，其险要在南不在北。南岸既须设守，北岸必当有以应之，南岸之章程定，北岸即因之而定。盖现在之筹议江防系防东来之夷艘，非遏南北之冲突，必得陆路则南北合守，水路则上下互应，方为有济。一切情形，业经臣耆英于长江大略情形折内缕晰声叙在案。

至海洋亦以大江为限，江以南至广东皆为南洋，多暗礁；江以北至盛京皆为北洋，江苏之北洋多暗沙，洋船之畏暗沙本甚于畏暗礁，而黄河口之五条沙，东向直出，或沉或浮，尤为所畏。盖江苏之

北洋,外无藩捍屏山以缓水势,潮汐之流比他省为急,若乏西风开避,舟随溜掬,靡不损坏。是以海舶之往山东等省者,由浙江等省而来,必至江、浙交界之尽山,若由江苏开行,必至崇明直东外洋之余山,望东驶一日夜,避过五条沙,方敢北向,以山东登州府之成山为标准。前年夷船前赴山东、直隶,其来也至余山而不见,其回也至余山而始见,是其明证。

自成山北行,即由登州而至直隶、盛京,若转舵而南,则可由山东之靖海等处而至海州之莺游门,实为江苏全省之后户。幸莺游门沙淤水浅,凡遇货船到地,必乘潮涨时用小船驳载登岸,大船不能径入,设守尚易。莺游门以南即为五条沙,惟本地之小渔船可以行驶,余船不敢轻履其地。臣等查江苏全省形势,江南之防,江海并重;江北之防,海可稍缓。

除一切防守章程容臣等和衷熟筹,酌定条款另行具奏外,所有江北大略情形,谨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六四九、两江总督耆英奏参江阴以上未能阻 遏英船之水师各营员弁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两江总督臣耆英跪奏,为查明江阴以上不能阻遏夷船之水师各营员弁,恭折严参,仰乞圣鉴事。

窃照夷犯顺,守御无方,当经臣将镇江、上海、宝山等处文武各官先后奏参,分别治罪。因长江之中沙洲林立,江面宽窄不一,系有险可守之区,非若汪洋大海之难与争锋者可比。署京口协副等将孝顺武虽有统辖长江之责,系属拣发陆路副将暂时委署,并非实任水师人员,是以前经奏参议处,嗣经部议革职,仍交刑部议罪。其江阴以上失守各官,俟该督查明参奏,再行核办等因。

兹臣会同提臣尤渤，督率徐州道毓衡等及地方文武各官，周历江干，详加体察。江阴县以下江面宽阔，与内洋不相上下，守御实难，上至鹅鼻嘴江面宽止六、七里，再上至丹徒县之圜山关，江面宽止五、六里，均为要隘。乃防守鹅鼻嘴一带江面之京口左营守备孙耀清、千总凌庆鳌，防守圜山关一带江面之署守备传嘉斌，代防圜山关对岸沙洲之候补千总赵庆元，俱系水师汛守营员，虽无战船，亦应设法堵截，惟知株守陆地。又京口左营游击李澄、署京口右营游击袁双魁，均属水师将领，虽本年六月初六日，督率弁兵在圜山关击损火轮船一只，经前督臣牛鉴奏明在案，究未能同心协力，奋勇阻遏。若不严行指参，营伍何由整顿？江防何由周密？

臣正在飭传查询核办间，据报传嘉斌于十二月初九日畏罪自缢，复查无异，应毋庸议外。其千总凌庆鳌、赵庆元，应请即行革职。京口左营游击李澄，署京口右营游击事该营守备袁双魁，京口左营守备孙耀清，请旨交部分别严加议处。徐州镇标各营官兵素称劲旅，驾驭得宜，悉属可用。前督臣牛鉴派令该管总兵王志元管带官兵七百余名，驻扎宝山县之小沙背地方，上遏夷人登陆并入江之路，下应宝山吴淞。乃王志元于吴淞接仗时，观望不救，旋即全军而退。前督臣牛鉴因当用人之际，责令驰赴江阴，防守鹅鼻嘴，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熟知王志元于夷船入江时不发一矢，不放一炮，以致水师营员失其所恃。设使其人尚在，必应立置重典，以彰国法而肃戎行。今若因其先已出缺，置之不议，则该镇法网幸逃，恩荣犹在，殊不足以折服参革治罪各员之心。相应一并请旨，即行追革其职，并夺封典以昭炯戒。

所有臣查参江阴以上不能阻遏夷船各员缘由，谨会同江宁将军臣德珠布、江南提督臣尤渤，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五〇、两江总督耆英等据实保奏江苏奋勇 得力各员弁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臣耆英、臣尤渤跪奏，为查明奋勇得力各员，恭折据实保奏，伏乞圣恩事。

窃照江苏省营伍废弛，若非详审其功罪，信必其赏罚，俾知感愧奋兴，难期起色。此次倭夷犯顺，各营将备员弁，或守备不设，或堵御无方，即间有勇往解事之员，困限于势力，无可如何，亦属功不掩罪，均难为之解免，业经臣耆英先后奏参在案。兹臣等将当日在事各营员逐一秉公考核，尚有实在奋勇得力各员，虽同一无功足录，究不敢没其微劳。臣等确核事实，汇缮清单，恭呈御览。倘荷皇上恩施格外，俯予甄叙，则威德并行，观感有自，实心向上之员必当鼓舞奋发，为国干城，不难受得人之效。

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清 单

谨将奋勇得力各员弁确核事实，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署提标后营游击学习一等轻车都尉张惠、提标前营守备王万筹、提标左营外委刘国标，该三员随同前提臣陈化成驻防吴淞海口，各极辛勤。当接仗时，竭力抵御，奋勇格斗。张惠左肩右膀腰间，王万筹左手大指右臂，刘国标左臂左膝盖右脚胫等处，俱被火箭枪铅所击。张惠右膀，刘国标右脚胫，重至洞穿，现尚未能平复。维时张惠、王万筹业已昏迷，为兵丁救出。刘国标犹抢护提臣陈化成全躯，负藏芦苇之中，亦即倒地，旋为乡民救醒。察核该三员均能奋不顾身，而刘国标之抢回提臣全躯，尤为义勇可嘉。查张惠系

学习一等轻车都尉，例应于期满后赴部引见，请旨分别参将游击补用，该员业经期满，因防堵海疆尚未送部。刘国标系安徽武进士，因在原籍太湖县揽纳漕粮，咨部斥革，投效军营拔补外委。可否恩将张惠以参将即行补用，俟得缺后，与期满之案一并给咨引见，王万筹以都司即行补用，刘国标以守备即行补用。

江宁城守左营千总刘万清、洪湖营总陈柏龄、效力武举张攀龙，该三员随同前督臣牛鉴驻防上海、宝山等处，巡防哨探颇为得力。当在宝山县大校场接仗之时，该员等奋不顾身，翼蔽牛鉴竭力抵御。迨官兵势渐不支，该员等仍未退缩寸步，洵可为行军之法。张攀龙又于火丛中，持令往来吴淞口，哨探督战，更称勇敢。查张攀龙系由兵生中式武举，留营效力尚未期满，可否恩恩将刘万清、陈柏龄以守备即行补用，张攀龙以千总即行拔补，毋庸扣计年限。

提标中军参将许联镡，连年以来，提臣驻防吴淞海口，各营将备亦多调防，该员代办提督衙门事务，会督存营将备，操防弹压，严明整饬，遇有换班弁兵，随时拣选调发，提臣得免后顾，弁兵服其公平。迨夷船扰及上海、宝山，该员会同文员保守松江府城，抚辑兵民，严拿匪类，镇静有为，洵称出色。该员本系应升副将之员，可否恩恩先行赏给副将职衔，遇有副将缺出，即行补用。

江阴营游击董占元，该员驻扎江阴县城，驭兵有术，训练亦勤，本为武职中可靠之员。夷船闯入大江时，江阴逼临江滨，民心惊惶，土匪乘机窃发，该员不动声色，会同文员弹压抚绥，事事合宜。臣等行抵江阴察访，兵情舆论，无不怀畏，可否恩恩以参将即行补用。

拣发游击穆郎阿，该员派赴崇明，随同苏松镇总兵弹压巡防，就近代理右营都司，训练严明，威声大著。本年夏秋，夷船环绕崇明，该员督率兵民，协力守御，海外孤城得以无恐，该员之力居多。可否恩恩免补本班，以参将即行补用。

朱批：另有旨。

六五一、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遵旨保奏揚州儀征防堵出力文武員弁及紳商董事各員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軍錄)

署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跪奏，為查明揚州、儀征防堵出力文武員弁，并局內紳董各員名，遵旨核實保奏，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奉諭：但明倫奏，夷船全數退出關山關外，淮揚水陸肅清一折……欽此。上諭內容見前，此處從略——編者。)仰見我皇上策勵臣工，微勞必錄至意。跪誦之余，同深欽感。

伏查本年六月間，夷船突犯大江，遐迩震動，揚州為江北門戶，且著著名財賦之區，兵力無多，情形極為緊急。經前河臣麟慶十河漕兩標存兵內酌量抽撥，前往應援。乃備御未齊，夷船已攻破鎮江，駛近北岸，在瓜洲開炮，乘駕杉板，直入運口，將由關夾占據，訛言回起，府城內外紛紛遷徙。匪徒十一日成群到處乘機劫掠，外畔內江交集一時，經但明倫督同知府晏曙東、知縣彭以筮等，會營鎮靜防守，將滋事匪徒立斃杖下。又委員赴沿江八十村鎮，諭令自行團練。凡內河各要隘，亦皆調兵駐扎，用大樹鐵鏈加桩橫塞，以杜內竄。并親為勸諭，發動義倉平糶，以固民心。仰蒙皇上洞燭先几，垂廬江北兵單，飭調陝、甘、河南三省官兵應援，并特命臣李湘棻來浦會辦防堵，練習炮火義勇，嚴緝匪梟，安輯居民，各洲鄉鎮聞風奋起，自相團練，軍威日壯。迨七月間，夷船大幫在江南省城以下江面往來游奕，適有盜決高堰及直犯運河之謠，臣等當即令飭狼山鎮總兵顧保帶兵回鎮，以防下游。其仙女廟、宜陵等處，即令調到之河南南陽鎮總兵都勒丰阿駐扎，西各洪澤湖匪，東防漢奸抄襲后路。自揚至淮，分勻布置，以高郵為適中要地，飭淮揚道恩齡前往防堵，筑壘添坝，以遏來路。節將辦理情形，會同前河臣麟慶奏明

在案。至仪征滨临大江，为梟私丛集之地，六月十一日夷船驶入老河影停泊，适回衙巴杆老互相仇杀，该夷心生疑惧，连放火炮，火光烛天。幸署监掣同知陈延恩先已招募壮勇一千八百名，会同该营县等摆城固守，亲自巡行抚慰，并委员晝夜直入贼巢，设法将梟匪收为我用，不致被逆勾结。是以夷船在该境寄碇虽久，而城乡村镇始终安堵。统计夷船六月入江，至九月悉数退出，前后三月有余，在事文武员弁以及局董绅耆众志成城，趋公踊跃，均属不遗余力，著有微劳。兹蒙天恩飭查保奏，谨即恭录传谕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去后。嗣据该运司将扬、仪两处应保员名注明事迹，开折禀送。经前河臣麟庆会同臣逐一复核酌拟，前河臣旋即卸事，未及会奏，将清单移交前来。系奉旨飭保各员，自应据实具奏，不敢久延。而人数众多，恐有遗滥，臣此次来至扬州，与督臣耆英会商善后，复细加访察，务求核实。除将该运司送到折内劳绩稍次者由外存记酌奖外，谨择其尤为出力各员弁绅董，分别开列清单，恭呈御览。至两淮盐运司但明伦自蒙恩赏给按察使衔，责成管理防堵，实力实心。狼山镇总兵顺保、河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扼要防守，纪律严明，惟与运司但明伦同系二、三品大员，臣等未敢擅拟，应否量加鼓励，出自皇上天恩。淮扬道恩龄分防高邮，调度妥协，查该道题升之后，例应送部拟请，俟引见时由部声明请旨。扬州府知府晏馨东捍御抚绥，督率出力，所属七邑悉获安全，拟恳恩赏加道衔。其余地方盐务有守土之责各员，如通州直隶州知州景存春，署扬河通判唐汝旺，通州分司运判赵怀玉，海州分司运判童谦，高邮州知州朱荣桂，前甘泉县知县卢元良，仪征县知县陈文杰，署奇兵营游击芮永森，各就所管地方实力防堵，拟恳恩交部，从优议叙。至此次河南调防各兵，炮火娴熟，技艺优长，在浦在扬三月之久，恪遵法令，市肆秋毫无犯，撤防之日深以未得杀敌为憾，同仇之心出于至诚。若直省弁兵皆能如此，何患不成节制之师。又清江、淮海一带官绅，自六月以来团勇修城，缉捕土匪，俱踊跃争先，始终奋免。而江北

总局设在清江,该管局员力求撙节,又各捐资首倡补还正款,实属认真出力。核其劳瘁,与扬、仪事同一律,未便没其微劳。

臣受恩深重,未报涓埃,何敢存见好之心,自取咎戾。惟念承平日久,突遇夷氛,可否恩准鼓励,以劝将来。臣不敢壅于上闻,合并附奏,伏候圣训只遵。所有遵旨保奏扬仪防堵出力人员,谨另缮清单,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附件一、扬州仪征等处防堵出力文武员弁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奏呈

谨将扬州、仪征、高宝等处防堵出力文武员弁,注明事迹,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翰林院编修刘澍、户部山东司主事金安澜、徐州府知府颜以煥,以上三员,前经奏明委管扬州、高邮分局,协同防堵,弹压兵勇,支应薪粮,稽查文案,均极勤慎,拟请交部从优议叙。

升用同知直隶州上元县龚润森,该员前经奏派管理高邮分局,经理钱粮,团练乡民,弹压防兵,实心实力。查该员曾于十八年海塘案内保举,以同知直隶州升用。拟请恩准开缺,以同知直隶州升用。今拟请恩准开缺,以同知直隶州遇缺即补。

署江防同知扬粮通判雷体乾,该员堵塞通江港口,昼夜防范,于邵伯镇捐资募勇,安抚居民,实属出力。拟请恩准以河工同知即行升用,先换顶带。

五品衔即补运判郑士彦,盐运司经历武祖德,以上二员,劝谕沿江各洲及村镇团练乡勇,堵筑三江口,最为出力。拟请恩准郑士彦补缺后,以盐务同知即升;武祖德以运判升用,先换顶带。

河工大挑知县借补丹阳县丞金淡,该员帮办高宝防堵事宜,并专委弹压宝应防兵,遇事稳练。拟请恩准开缺,以通判留工候补。

仪征批验所大使程松，该员专管仪征乡勇夷船入境，不避艰险，直入巴杆老巢穴，设法招徕，实属奋勇。拟请恩准以知县尽先升用。

署高邮州事大挑知县左辉春，查该员督倡捐葺城垣，劝谕团练，地方居民悉臻安定。拟请赏加知州衔，尽先补用。

署泰州分司候补运判周鸿庆、候补运判陈以敬、范守诚、通判衔·候升知县·盐运司库大使宋佩紘，以上四员，或于所属场境捐资团练，实力巡防，或襄理局务倍著勤能，或堵筑汉河，埋伏地雷，均属出力，拟请恩准周鸿庆归入尽先班内分缺间用；陈以敬、范守诚、宋佩紘均拟请赏加运副衔。

扬州府训导邵廷烈、江都县县丞黄曙、盐运司知事王仲谏、署盐运司库大使齐承简、候补盐大使德林、候补盐知事安树森、署白塔河巡检单懋图、子盐委员·宝山县主簿汤翁嗣，以上八员，保护库项、守城、放赈、防堵辛勤。均拟请赏加州同衔。

咨补按察司经历冯翮、邵伯司巡检俞湛恩、仪征税课大使朱大受、仪征县典史陈延禧，以上四员，募勇出力，放赈、劝捐、巡城、堵河、稽查、劝谕，均属奋勉。拟请恩准各以应升之缺升用。

候补运库大使章丹文，候补盐知事恩善、张棣通、徐吉林，候补主簿吴景普，从九品潘永吉、舒维，以上七员，办理防堵局务及巡查城门、碾谷、放赈均无贻误。拟请恩准各按本班尽先补用。

署甘泉县知县朱子庚、宝应县知县陈第诵，以上二员，筹备防堵，办理实心。朱子庚拟请赏加知州衔；陈第诵拟请尽先补用。

留防扬州·福建游击马辰，查该员自六月间，经前督臣奏准留于扬州防堵，专驻三汉河要隘，督率兵勇，相度机宜，奋力守御。拟请恩准以参将升用。

三江营守备安振业、都司衔江防营守备师长饒，该二员亲督兵勇，沿江瞭望守御，侦探夷情，从无贻误，夷船驶退直尾至鹅鼻嘴下海口始回，实属胆勇。拟请赏戴蓝翎。

扬州营守备宋天麒，该员督兵防堵始终不懈。拟请恩准以应升之缺升用。

奇兵营把总候补千总方纲，该弁带领乡勇诸属勤奋。拟请赏加守备衔。

朱批：另有旨。

附件二：扬州仪征等处防堵出力绅商局董各员清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奏呈

谨将扬、仪、高宝防堵出力绅商局董各员名，注明事迹，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告假在籍庶吉士高鸿飞、内阁候选中书吴文铸、封职主事王敬之、候选兵马司正指挥程光治，以上四员，或捐资募勇，或总理团练，或经管局务。均拟请交部议叙。

尽先选用郎中黄锡庆、坐补广西思恩县知县魏廷榆，以上二员总理平安局团练事宜，并随同委员安抚瓜洲难民，始终勤慎。黄锡庆拟请旨以知府升用，归部即选；魏廷榆免其坐补，以同知直隶州归于原省即补。

拣选知县汪和、举人汪廷儒，以上二员管理乡勇，帮办局务，甚属谨慎。拟请恩准汪和以知县本班归部即选；汪廷儒以教谕尽先选用。

候补副指挥陈书玉，捐职布政司理问张鸿瑞，仪征县廩生吴尊榴，以上三员董理仪征乡勇局，分投劝谕巴杆老回奋悉就招徕，立弭内衅，实属尤为出力。陈书玉、张鸿瑞拟请恩赏盐提举衔，吴尊榴拟请州同衔以训导即选。

候选知县徐芝起、孙宗礼，举人乔守敬，江都县监生江煥、高邮州监生耿坦、仪征县监生戴照、宝应县监生陆焘，仪征县武生晏德馥，候选训导郭文锦、张安保，以上十员劝谕团勇，襄办局务，均属不辞劳瘁。均拟请恩赏天品职衔。

朱批：另有旨。

六五二、江苏巡抚程霁采奏报查看镇江情形 并估修城垣补领军需器械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录）

再，臣行抵镇江，察看该城内外商贾云集，居民迁徙者俱已旋归，经叠加抚恤，散放口粮，毋虞失所。房间被夷匪焚烧者，分别给予修费，陆续苫盖，得资栖止。该府城垣甫于上年修竣，今被夷匪拆通数十丈，并推坍城垛，烧毁城楼，均应赶行修复。所有估需工料银两，已飭司先行筹款，俟来年一律兴工。其旗绿两营遗失军装器械，亦已查明补造，兵房药局次第兴修。复与副都统臣齐琅阿面商，先将苏局所贮抬炮鸟枪及铅丸火药等项，委员赴苏领取，以应随时操演之需。现在旗民安堵如常，堪以仰纾宸念。

谨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六五三、著将已革江南候补知府黄 冕充发新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旨：

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奏遵旨严讯定拟一折。已革江南候补知府黄冕，讯无擅撤乡勇情事，惟既带兵防堵，即与同城知府无异，黄冕著照议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余依议。

钦此。

六五四、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及九卿科道再
议已革提督余步云即行正法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奏请，将已革提督余步云依律拟斩候，声明情节较重，请旨即行正法等语。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及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

欽此。

六五五、杭州将军特依顺奏报定海英船安静情形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朱折)

再，前据署定海同知王丕显禀报，定海一带停泊夷船共有四十三只，尚属安静各情形，业已附片奏明在案。嗣经奴才节次探得，该处夷船往来无定，而夷情颇称安静，现在定海一带停泊夷船共有二十只，其余夷船已陆续驶往南洋而去。兹于十二月十六日，复据署定海同知王丕显禀报，与奴才所探情形无异。查该夷船只停泊各处道头港面虽称安静，而防范仍应严密。

除飭令认真巡察毋稍松懈外，谨附片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六五六、著钦差大臣伊里布面谕英人如查明前在台湾被俘者确系遭风难英达洪阿必当治罪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谕：

伊里布奏，接奉谕旨，俟到粤后妥办一折。现在抚议已成，不值另生枝节，著伊里布于到粤后，遵照前旨，先将有旨令怡良渡台查办一节面谕该酋，此系大皇帝为尔等伸冤之意，毋庸置疑。至怡良渡台以后，查访得实，如果夷船无炮，夷手无械，确系遭风难夷，并无滋扰情形，自当治达洪阿以应得之罪。设或怡良复到，与该酋控诉情节迥不相符，朕办理此事自有权衡。伊里布惟当婉言开导，务使该夷顿释前疑，不致激成事端，谅伊里布熟悉夷情，必能委曲周全也。

另片奏，咪喇哩、噶郎西等国同赴马头商贩，俟与噶鼎喳会晤妥议等语。各国同来商贩，若概行禁止，反被该夷影射朦混，是恩在该夷，怨在天朝，诚为失算，伊里布所奏不为无见。但遽任其同来，难保噶夷不以各国分得其利，又酿争端。著伊里布与该酋会晤时从长商办，妥为定议，总期日久相安，不至互生嫌衅，方为至善。所奏税项一节是否可行，并著伊里布妥筹定议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五七、著闽浙总督怡良等暗中拣选撤归原伍之 泉州调防官兵密为戒备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怡、福建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上谕：

怡良等奏夷酋在厦张贴伪示一折。据奏夷酋嘍囉狡狴万端，吗哩逊、啰啍嘞为之一折，所撰伪示三张，仅贴其一，显有不实不尽，恐人指破其奸，匿而不出等语。览奏均悉。其泉州调防官兵，著即陆续撤归原伍，仍令暗中拣选，听候调取。所有江、广等处炮架船图，著即会同奕振彪、普陀保密行商酌，相机办理。固宜示以诚信，免致猜疑，尤须防其诡计，密为戒备。

另片奏，省城及五虎门酌拨弁兵驻守，添盖炮房兵房，并选派水师分段驻守。其余福宁等府所属各海口调防兵勇概行裁撤，分别归伍归农之处，均著照议办理。惟厦港及梅林澳现尚有夷船十只，该督等惟当待以镇静，随时体察，务期商民相安，不可稍存懈怠。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五八、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查勘宁波镇 海地方情形及筹议造船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军录)

浙江巡抚臣刘韵珂跪奏，为恭报微臣亲诣宁波、镇海，查勘探访情形，及回省后与新任提臣筹议缘由，缮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自省前赴宁波、镇海，阅看地方情形，业将起程日期附片奏明在案。臣自出省后，于本月初二日即至

宁波府城，当在城内城外逐加履勘，次日复至镇海及招宝、金鸡两山，相度查〔看〕，宁波府城多有毁坏，镇海县城惟向东一带被毁，其西南北三面残缺无多，该府县民居亦惟坐落东门者被毁独甚，现已陆续起造，其余庭舍不过间有倾颓，尚无大损衙署。惟府署尚有余屋，余皆荡为平地，学宫考棚仓厰监狱营房等项，亦均被拆毁，余剩无几。至招宝、金鸡两山及镇海城外新旧各石炮台及各土堡木桩，无不毁灭殆尽，基址仅存。臣目击之余，不胜愤懣。

因向当日在阵员弁细询彼时接仗情形，据云是日我兵与该夷各用大炮轰击，我炮不能及远，间或击中夷船，亦不能摧折破碎，于彼并无大伤。夷炮力远势猛，所到之处，人则伤毙，物则破败。我炮于放毕之后，须另装子药，不能即时续放。彼则一船之炮甫毕，一船之炮又来，接续不断，急如骤雨，且其桅樯之上亦皆施炮，势甚高峻。我兵虽有土堡可以藏避，而高止数尺，炮子从空飞堕，兵仍被伤。其后相持逾时，炮声不绝，烟焰障天，彼此不复相见。该夷即用杉板小船，乘间渡兵登岸，由危峻窄径我兵不能驻足之处，蚁附而上，疾等猿猴。我兵奋勇堵御，该夷被杀者亦复不少。无如人数众多，前者虽已击毙，后者仍复继进，且其所有之火箭鸟枪悉皆猛烈难当，以致两山均被所夺，陷及城池。至于炮台等项，半系鏖战之时即被击坏，半于失陷之后复被拆毁等语。臣又亲至该夷当日登山各处，逐一查阅，皆属崎岖险峻万难登陟之区。初不料该夷竟能履险，该夷毫无畏惧，益信该夷仅长水战之说，实非笃论。

至该夷停泊定海之船增减无定，约计总在三十只以外。夷众屢至府城购买食物，先皆驾坐火轮船只，因民间见而惊惶，经前任宁绍台道鹿泽长、前署宁波府舒恭受向其谕禁，并谕令来买食物必先通报。嗣后该夷即改用内地钓船，并先向鹿泽长等报知，其向各店铺交易，均极公平，并无恃强欺压情事。惟前此来浙之咪哩哩国货船尚在定海停泊，并有佛兰西夷船一只，亦尚逗遛在定，均未回粤。宁波、镇海两处难民，已据该道府等督同绅耆查明户口，将尚

可支持者概行刪減，其實在貧難之民已委員分散口糧，情形極為淒涼。此外耕讀貿易之人亦皆安堵如常。

惟因鹿澤長、舒恭受現奉革職議罪，紛紛稟請奏留。臣前此在省之時，已據紳民聯名控訴。茲自紹興途次至寧波、鎮海往返之間，具稟者紛至沓來，跪求者填衢溢巷，並有請留前任鄞縣知縣王升勳、寧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提標右營游擊吳金標之人。臣曉以各該員，失守城池咎有應得。該紳民等以各員平素愛民若子，均著循聲。鹿澤長、舒恭受尤為夷人敬服，言無不聽，伊等特以保護。若一旦罷去，設此後該夷扰害閭閻，接任之員恩信未著，未能向其約束，閩郡生靈難免涂毒。且恐該夷妄懷猜疑，別生枝節，故欲臣為民請命，代乞恩施，並稱伊等願集銀兩為各官贖罪等語。情詞懇摯，並有耆老焚香，聲淚俱下者。時臣前請將鹿澤長、舒恭受等留于寧波幫辦庶務一折，尚未奉所批回，遂將業經具奏緣由，據實向告，該紳民等始各欣然散去。此臣前赴寧波、鎮海查勘探訪之逐細情由也。

臣勘明后，于初六日起程，初九日回省，時新任提臣李廷钰遵旨赴任來至省垣。臣當將浙省軍興以來歷办事宜并此次臣親勘情形，詳細告述。

伏查前奉諭旨，以嘆夷虽已就抚，仍应加意防范，飭臣与提臣等因地制宜，会同两江督臣耆英议章具奏。臣思防海之法条目纷繁，而综厥大端，不外于练兵、造船、设险三事。浙省地处东南，风气本属柔弱，况承平日久，武备更属废弛，欲期化弱为强，殊难一蹴而至。臣材识庸暗，素昧韬铃。李廷钰籍隶闽中，世传将略，且历任镇将多年，于水战陆战之法均属晓畅。臣惟有与该提督随时设法激励士卒，振其怠惰之风，祛其惶怯之习，并熟筹训练章程，使各兵专心于枪炮火器，务期法简易循，技熟生巧，俾收实效而挽颓风。

至于造船一节，前奉上谕：将广东省官绅造成各船式样图说，飭祁埴另备分寄，该督抚等俟粤省寄到后，各就所辖样面，察看何

船适用，足以御敌，或于海道不甚相宜，而于江防亦堪制敌，即著悉心详议具奏。如或于江海形势俱难得力，亦著据实奏闻等因。欽此。臣于将赴宁波之时，准两广督臣祁璜将图说五分咨送到浙，臣即带往宁波。正欲与水师将弁互相讲求，适接着英抄折咨会，以该督亦接有粤省图说，与李廷钰、程霁采、尤渤等共加筹度，各船于江省内江外海均不甚相宜。惟闽省之同安梭船较为利用，拟先造同安梭二只，八桨小船四只，试练酌定。臣查浙省洋面情形与江省大略相等，舵水操舟之技亦不相上下，粤省现造各船既不宜于苏，自亦不宜于浙。回省后与李廷钰面加商榷，意见相同。李廷钰拟照江省之式，一体制造同安梭并八桨小船，配以同安水勇，以期于人地相宜。臣查海洋用兵全凭船只，夷人生长海外，贸易中华，既依船为命，并以船为城。其所产木植坚如铁石，既足供其所用，而其人生性灵巧，于制造之法、驾驶之方，无不各运机心，故其船皆坚大异常，转运便捷，而兵船与火轮船尤甚。当其行驶之时，既为风色潮信所不能限及，其接战之际，并为炮火所不能伤。中国既鲜坚大之材，又无机巧之匠，勉强学制，断不能与夷船等量齐观。况舵水人等与船素不相习，于一切运棹折舵之术俱所未谙，即使船与夷船相埒，而人不能运，亦属无济于事。

今李廷钰拟造同安梭等船，据云其船亦未能与夷大船争胜。第以人工物料与海洋形势度之，浙省惟此船可适于用，虽不能争逐于外洋，尚可牵制于内港。是以再三审量，计及于此。此防海需船之际，与其务高大之名而造不适用之船，自不若因地制宜而造适用之船。臣细绎所论，似李廷钰确有所见。惟伊现拟具折奏请，由闽代制同安梭四十只，八桨船八十只。每同安梭一只配同安水勇二十五名，八桨船一只配水勇八名，共配水勇一千六百四十名，专为提标定海等营之用。其乍浦等营仍拟另行添造，钱塘江内则拟专造八桨小船，俟提标等船竣事之后，再行接续制造。臣查著英等前折声明，同安梭每只需工料银六千两，八桨船每只需工料银二百

两。计李廷钰拟造提标等营之船共需工料银二十五万六千两，即闽省工料较贱，亦总在二十万两以外。至水勇雇值，据李廷钰云，每名每年须给雇资银三十两，各勇远道来浙，尚须给与安家。臣约略核计，雇资共需银四万九千余两，安家约需银二三万两，各项并计，需费实属不少。应否即照该提督所拟之数，分别制造雇募，抑照江省之例，先行制造同安梭二只，八桨船四只，酌雇水勇数十名，先在江海演习试看之处，容臣移咨耆英，从长筹议，会奏请旨遵办。

至战船之外所宜筹备者，即在于设立防工，而防工之要，首惟炮台，次在土堡。盖炮台所以御敌，而土堡所以伏兵，二者兼资，贵于并举。镇海之招宝山、金鸡二山夙称天险，前明于此捍御倭寇，然止招宝山筑有炮台一座，余无营建之工。臣自到任后，因夷情叵测，浙东只此一重关隘，防守不可不严，因与前钦差大臣伊里布、裕谦、甯林则徐、余步云诸人，相度地势，凿山填涂，于两山上下添筑炮台数座，又于南北拦江埠、东岳宫、钩金塘列营屯兵之处，环筑土堡，内建炮台，视原设工程不啻增至倍蓰。当时身在行间者，无不以守各谨严，不难却敌，即臣此次复加阅看，亦觉前建各工处处为当冲要，无隙可乘，初不料接战之时，竟鲜裨益。（朱批：竟成乌有。）追思从前兴工建筑之事，不禁切齿痛心。臣现向李廷钰面述，该提督亦以为设防之法不过如斯。（朱批：尚未醒悟耶。）臣犹恐前此布置尚有未密之处，已嘱该提督丁到任后复加察看，如果能于前建各工之外再行添建，自应相度筹办，以期严密。其乍浦等处，现在将军臣特依顺亲往阅看，各项工程或须修改，或须增添，亦应一并妥筹。

但前之修建各工，阅时一载有余始能成就，今如就原筑之基址从新修整，已非数月不能奏功，如再有新建之工，则更非克期可以竣事。防工之设原为守御之资，自古用兵之道，战守相因，而能守尤必先能战，守之策在于建设工程，战之策即在练习兵丁，制造船只，浙省战船既尚须筹议，练兵之效尤难责之旦夕。（朱批：练兵造

船乃当务之急者，又何疑焉？）若亟亟焉先建防工，则不务战而务守，窃恐守亦难期得力，矧夷性多疑。现在兵船尚散处闽、浙、粤各洋，且因台湾歼夷之事，其心尚未贴然。我若纷纷营缮，修建炮台，筑砌土堡，先示以猜防之迹，则彼之怀疑愈甚。设今复生变诈，我诸事皆无端绪，转恐剿抚皆难。此臣所以于急筹防范之中，不能不更存慎重之见。惟有体察夷情，与李廷钰等将战守应备事宜密为筹画，随时与稽英往返札商，俟该夷通市以后，分别缓急，次第奏明办理，以副委寄而谨海防，仰酬圣主再三诤诫至意。

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五九、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再行冒 陈舒恭受事迹请格外加恩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朱折）

再，臣前因已革石浦同知舒恭受循声素著，民庶感孚，嘆夷亦深敬服。其前署定海，当县城失守之际，实已殉节捐躯。后因被救得苏，出于意外，历经查明，委非捏饰。奏请以该革员升补宁波府知府，以奠危疆。钦奉上谕：因业经革职议罪，未蒙俞允。臣又以该革员为此时宁波万不可少之员，吁恳将伊及已革宁绍台道鹿泽长一并留于该处，会同接任之道府办理庶务，借以镇抚民夷。兹蒙谕旨，因该革员已经刑部议以斩候，仍未准行。仰见我皇上明罚教法，为天下万世立名义之防。臣虽至愚，具知圣意，岂敢再事渎陈，冒犯宸严，自取罪戾。特念臣被任最重，受恩最深，辗转思维，有不忍不密言，不敢不密言者。今日言之，而皇上予以谴责，臣亦有所不敢辞。

臣查见危授命者，臣子之大节；临难苟免者，名教之罪人。国家立法制以励忠贞，原不容稍有假借。然事有不同，法难概论。若

其人已授命而未绝命,虽幸免而实非苟免,似不能不据事推情,略加区别。该革员舒恭受平日服官之政绩,臣已叠次陈明,不敢再行喋渎。至其委署定海之日,正当倭夷初次受抚之时,其时夷情反复,庙谟正主于用兵,浙省各官无不知定海虽已收回,不能久安长治,均以该革员之任此为危。该革员亦未尝不知,因系臣与前钦差大臣伊里布择贤而任,慷慨前往,毫无畏葸,盖该革员于此时已置生死于度外矣。

及其到任之后,城内城外无非瓦砾之场,该革员与定海等三镇暨各委员严修守备,筑炮台、制军器、修石寨、建土城,凡所以为战守之计者,无不犁然毕具,虽非该革员独任其事,皆由该革员总集其成。昕夕不遑,寝食俱废。该革员又以螺头门为陆路要隘,欲于竹山嘴再建炮台一座,以遏其冲。因众议以倭夷止长水战,前钦差大臣裕谦亦不以为然,以此中止。迨厦门被陷,该革员仍执前议,不候裕谦批准,赶紧兴筑。甫经毕工,赴镇海请领炮位未至,而贼已于八月十二日连檣而来,其登岸者正从螺头门而上。两军连日争持,三镇鏖战于外,该革员固守于中。维时阴雨连朝,泥深没髀,该革员又正在患疔,带病撑持,殫士劳军,吊死问疾,衣不解带,目不交睫者。六日五夜,屢挫贼锋,复击毁其大船一只。迨至十七日之午,贼众大至,我兵皆疲惫难支,三镇同时阵亡,大兵悉溃。该革员知事不可为,赶由西城至粮台,将用剩银九千两交委员黄维诰等急运出城。该革员复怀印重上北城,见贼已逼近,即将印交其家属,挥令速去。不一时而该革员即被火箭所冲,滚跌城下,折损右足,登时昏晕。士民之避难者挟之而出,送至僻处,救护得苏。该革员以死自誓,凜令副贡生陈福熙觅得毒药,该革员用水冲服三瓯,旋即毒发晕绝。士民已为之购觅棺木,以待该革员气绝盛殓,当时曾有逃至内地目睹其事之人,故臣与裕谦皆以其已经殉难入告。詎该革员服毒后,时隔一昼夜,胸膈尚温。士民等以其服毒甚重,而终未殒绝,遂以为中有天意,于是复向灌救,至二十日始行苏

转。该革员当责各士民以不知大义，各士民再三劝慰，并严加防守，不任该革员得行其志，从此该革员获免于难，此该革员于定城失守时已死而仍不死，及其先之忧劳困苦各实在情由也。臣前已访查明确，而不能如是之详。今亲至宁波密加体察，众口一辞，并无异论。彼时灌救该革员之士民以爱之适以害之，共深愧悔，并有以不成人美归怨于各士民者。臣探悉之余，不禁泪下。

伏查定海重洋远隔，一邑孤悬。该革员与各镇等于残破之余大修戎备，事事谨严，及至强寇复临，奋勇抵御，以数千久役之疲卒当万余凶悍之敌兵，外无救援，时值阴雨，事势至此，胜败本已判然。而该革员与各镇等鼓勇不衰卒，能困守至六日之久，为倭夷犯顺后各省所无，臣力亦可为竭矣。洎夫三镇阵亡，重兵溃散，其时尚有一间之隙，如该革员稍有偷生畏死之心，尽可出城逃避，乃仍效死弗去，餉银则付之委员，印信则交于家属，其从容不迫，正其就义如归。及至身为火箭所冲，坠跌城下，经士民扶之而出，该革员于苏醒后仰药自尽。现在代该革员购毒者有人，见该革员服毒者有人，为该革员预备棺木、料理后事者又有人，在在确有证据，无一虚假，臣节亦不可为不尽矣。力已竭而城不能存，节已尽而身未即死，其中实有莫之为而为者，初非该革员当时之本意。臣虽耨昧，然以该革员之实迹衡诸古人。窃以谓如该革员者，乃国家之忠臣，节烈之义士也。裕谦于查知该革员被救得苏后，据实具奏，曾奉恩旨即令善为调养，以备驱策。尔时，该革员耿耿孤忱业已上邀洞鉴，只因以后浙省失地之员人数较多，扬威将军查办之时不为别白，以致该革员精白之心，激烈之实湮没不彰，猥与各员一例科断。此通省官民所扼腕，臣不忍不为之一言者也。

该革员平时之政迹洋溢于浙东，倭夷闻而钦敬，誉为青天，啧啧称道弗绝。盖该夷虽为异类，亦知服善。故林则徐虽烧其鸦片、力主剿办，该夷亦未尝不服，其敬佩该革员者，亦即此意。前钦差大臣耆英等探悉夷情，故于议抚之时，札调该革员与鹿泽长前往，

卒能赞成抚议,使江浙两省危而复安。嗣即驰回浙省,收取镇海县城,而夷众之在定海者仍时时往还于宁波、镇海之间,该革员与鹿泽长相机抚戢,阳为笼络,阴用防闲。凡该夷之所请所行有丝毫不便于民者,均设法妥为裁制。各夷因服伊等之诚信,诸事委曲听从,居民赖以不扰。现在该夷因台湾戮俘之事复露构祸之心,而咪喇哩、佛兰西二船久留不去,视耽欲逐,不卜后事如何。宁波等处居民咸怀恐怖,然私心窃计以有该革员等在,该夷或不致即有推刃之心,可幸无事。故虎狼近在郊垌,人情虽不免于忧疑,而犹不致于震扰,一旦革职者革职,治罪者治罪,譬犹抚育婴儿去其乳哺之人,其不致于啼号而危殆者几希。且不特此也,嗟夷服该革员等之诚信,尤深感皇上之恩施,盖因皇上准予抚绥。该革员等始能借手,是以本共敬仰皇上之心,而信伊等者益深。今见伊等皆不免于戾,彼以为前之议抚乃不得已而款我之谋,日后必将大申讨伐,故仍议失地之符,虽勸理抚局者亦不能宽,因是积疑生忌,积忌生变,则海疆之患将由是而萌。臣更不胜惴惴,夫有制人之心者,事前贵于无迹,故军谋称为秘计,兵书号曰阴符。若我一切设施使敌人得以窥破旨趣,则不惟不能制人,且恐为人所制,成败利钝之所系,实在于斯关系匪细,此臣通筹国家大局而不敢不言者也。

臣此次前往宁波,绅士商农恳请将该革员及鹿泽长、王鼎勋、李宗白、吴金标等奏留者不计其数。现在鹿泽长奉议革职,并无罪名,本可即令回籍。臣因其为民心所属,且为夷务所关,不得不稍事权宜,飭令暂缓旋回,以备缓急之用。其余各员虽俱为小民所爱戴,然未便徇民之欲,致使国宪不昭,臣不敢一概陈奏。独舒恭受者,赴汤蹈火,入死出生,御寇备著成劳,捐躯无亏大节,绝非装点,确有见闻。至其居官之材识虽不及鹿泽长之敏练,而宅心诚懇,办事勤恳,与鹿泽长同为民庶托命之人,通省安危所系。臣若箝口结舌,自顾考成,无以对属员,无以对百姓,更无以对皇上。不能对属员与百姓,臣不可以为官;不能对皇上,臣井不可以为人用,再不辞

愚戆，昧死密陈。

惟有仰求圣明俯赐鉴察，如蒙宏开汤网，哀其殉节之实非虚捏，念其微材之可备驱驰，曲予矜原，仁慈法外，则微臣幸甚，浙省幸甚。至应如何施恩，恭候乾断，非臣之愚所敢仰请，臣无任迫切待命之至。谨奏。

朱批：谅汝所奏亦不敢虚假！然因此获罪者甚众，朕赏功罚罪，岂能办理两歧？即如革职定罪之将军，参赞等，数年来皆无片长可录耶？只缘国法具在，朕亦无可如何耳。由来尽节捐躯之大小文武俱按定例予以恤典，从无论及平素居官若何。若失地偷生之辈，其治罪与否，视其平素居官之贤否以为准则，有是理乎？能服天下乎？余步云无军功乎？朕亦无可奈何。汝只论一面之理，为一人之谋，冒昧晓晓，独不思朕之难以处之也。再尚有一言，朕欲问汝，该革员既以死自誓，曷不同三镇一并捐躯，至今尚巍然于世耶。另有旨。

六六〇、浙江巡抚刘韵珂奏为英目未氏碧等

求派水手带往福州及登州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夷务清本）

再，臣于回省后复接署定海同知王丕显禀报，现泊定港夷船止二十只。较臣在宁波之时，又减少十余只。惟据署石浦同知黄维诰禀称，本月初六日，有夷船二只驶泊该厅洋面，旋有夷目二人，一名未氏碧，一名得已士，持帖进署求见。该厅与之接晤，未氏碧等求派水手二人，带至福州及山东之登州。该厅复以并无此等水手，未氏碧遂即回船等情。臣查福州如许给该夷通商之处，其欲行前往，或系相视地方，今乃欲兼往登州，是何意见，情殊可疑。且查暎夷自粤来浙，必由闽洋，该省鼓浪屿尚有船只停泊，闽省各洋面，该夷自必熟悉。又该夷于道光二十年将船只驶赴天津，系由登州经

过,其于该处路程自必认识,何以此次复欲人带领前往。现在定海尚泊有咪喇哩、噶兰晒二船,究竟未氏碧等是否系暎国夷官,抑系咪喇哩、噶兰晒二国之人,殊难揣测。该厅虽向其复绝,但恐其自行觅人引往,现飞咨闽浙督臣、福建、山东各抚臣,飭属瞭探防范,并咨钦差大臣伊里布暨两江,直求各督臣一体查照。

六六一、著浙江巡抚刘韵珂仍遵前旨 会同善英妥办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浙江巡抚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奉上谕:

刘韵珂奏,亲往宁波、镇海一带,筹办各项善后事宜等语。览奏均悉。现在暎夷就抚,各海口仍应加意防范,浙江海口情形,以定海为藩篱,定海未复,则镇海、宁波等处修防不容暂缓。该抚既熟悉形势,此时亲加查勘,必须布置得宜,事事皆胜于前,庶不致有名无实。著各就地势详细筹画,即将各项应办善后事宜,仍遵前旨,会商善英从长筹办,毋庸拘泥旧制,转兹窒碍。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此寄信前来。

六六二、四川总督宝兴奏请奖励续 捐海疆经费士民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折)

大学士·四川总督臣宝兴跪奏,为士民续捐海疆经费,恭折奏恩恩施鼓励,仰祈圣鉴事。

窃照四川省各属绅商士民捐输海疆经费银两,经臣奏蒙恩准,将捐资较多绅民优加奖励。该绅民感沐鸿施,互相劝勉,各士民闻风

兴起，输将益形踊跃。续据各厅州县先后具报，士民捐输海疆经费，共银一十五万六千八百六十两，解贮藩库，由藩司龚绶、臬司潘铎将所收捐输银两汇详请奏，并将捐银较多士民开单声请奖励前来。臣查核单开：巴县附生廖春瀛捐银二千两，崇宁县候选县丞尹光第捐银一千六百两，宜宾县俊秀李珖、马大同各捐银一千六百两，黔江县教谕李受恒、嘉定府学附生林瑞各捐银一千五百两，资州武生廖国楨捐银一千三百两，蓬州监生蓝大智捐银一千二百两，鄞都县已经拣选举人余兆登、江津县候选教谕陈光赞、资州捐纳州同职衔李天鹏、新都县贡生王金雨，各捐银一千两，皆系情殷报效，并无抑勒勉强。相应钦遵历奉谕旨，酌拟等差，另缮清单，仰恳恩施鼓励，俾昭激劝。如蒙俞允，所有收捐银两，飭司报部拨用。

除将捐银数百两之士民另行造册咨部，按照海疆捐输章程议叙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各省捐输现准户部咨会，业经奏明一律停止。川省未经奉文以前交库银两已先后恭折奏报，嗣后再有士民捐输，应照部文一律停止，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六六三、著两江总督耆英毋庸前往广东并与伊里布函商美在闽浙通商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耆。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上谕：

耆英奏，连次接奉寄谕，酌度夷情，剴切照会一折。现在该夷酋既有议定则例，开通市之语。是在闽通商已有成说，其开行赴粤似非别有诡谋。该督筹办江防及会商浙省善后事宜，正当吃紧之际，且效力武举张攀龙既已前往广东，听候伊里布差遣，所有广东

现在光景并各省通商章程，自可由伊里布随时飞咨商榷酌办，是伊二人消息常通，正不必同驻广东始能定义也。著著英体察情形，倘无必与伊里布面商之处，即著毋庸前往。

又另片奏，咪喇哩等国必欲在闽、浙通商，似可准其一并议定税则，为因势利导之计等语。昨已有旨谕，令伊里布妥筹定义矣。该督所称不得于闽、浙、江苏之外另有覬覦，亦不准在闽、浙、江苏专设马头，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著著英函商伊里布熟计万全，具奏请旨。至该督筹议江防应办各事宜，著仍遵节次谕旨，会同尤瀚详加布置，次第举行，以期有备无患，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六四、刑部尚书阿勒清阿奏为遵旨核拟厦门 防堵不力文武各员罪名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录)

刑部尚书臣阿勒清阿等谨奏，为核拟厦门防堵不力文武各员罪名，恭折具奏事。

窃照吏、兵二部奏，请将福建厦门海口防堵不力之文武各员交部治罪各一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旨：兵部奏，遵旨核议厦门防堵不力各员，请革职治罪等语……钦此。又十二月初六日奉上传：前据怡良等奏，将福建厦门防堵不力之文武各员据实参奏……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旋经吏兵二部钞录各原奏，移咨到部。该臣等议得，据闽浙总督怡良等奏称，窃查厦门海口为同安县属之嘉禾里地方，距县城七十余里，并无城池，四面皆海，外与大洋毗连，一无扼要之所，在平时已为险要。迨至上年七月初十日，夷船大集，尽力环攻，以致失守，旋即收复。所有阵亡伤故官员兵丁，经已革总督颜伯焘陆续奏蒙恩恤在案。其

防堵不力各文武，前经钦奉上谕，福建提督奕振彪，于夷匪滋扰厦门不能先事预防……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颜伯焘正在查办间，奉旨革职，移交到臣。时值处处设防，一时无从更易，且如兴泉永道刘耀椿、厦门同知顾教忠、水师提标中营参将陈胜元等，自知身负重愆，不辞劳瘁，事事尽心竭力，兵民群相悦服，是以权且从缓，以顺舆情。兹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谕：所有福建、浙江及江苏三省失守城池各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仰见我皇上于明罚敕法之中，仍寓任贤使能之意，臣等不胜钦服。

当夷船扰厦之时，先经颜伯焘督率布置，无如厦门东南一带逼近水滨，经夷匪联樁攻击，力不能支。而水路直达同安县城，一将后路断绝，分船攻袭，则县城断不能保全，而在厦之官员兵丁无一得脱者。当经退守同安，飭令刘耀椿在刘五店屯扎，同知顾教忠安插逃避男妇，在乡料理，巡检金光耀受伤后仍复往来照料。旋经夷船开驶，留船鼓浪屿海而不去，口岸随亦收复，此厦门失守之实情，亦经详悉具奏在案。所有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厦门同知顾教忠，虽于并无城池地方为大帮夷船攻击口岸，旋即收复，事非所料。而衙署驻扎所在，其不能抵御之咎，亦所难免。刘耀椿已奉旨入于应议各员内核办，顾教忠亦应请旨交部严加议处。同安县知县盛朝辅有地方之责，而县城即临海口，其势不能兼顾，迨至闻信赶往，已在事后，应与仅供差遣之石浚司巡检金光耀，一并交部分别议处。所有当时攻夷不敌之各营官员兵丁，当经随同保守同安，与自行溃散者不同，且自总兵以至兵丁阵亡阵伤者三百数十余员名，抵御亦不为不力。惟署提标中军参将陈胜元系属水师领袖，署水师提标左营游击杨靖江系派拨鼓浪屿防守，虽均系受伤调回之员，仍应请旨交兵部严加议处。至厦门并无城池，知府又不与知县同城，应毋庸议等因。当经吏部将专防同知顾教忠，并经兵部将游击陈胜元、杨靖江，一并革职，交部治罪，先后奏奉谕旨知照前来。

查例载：州县与武职同城，若遇边警盗贼生发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被贼攻陷城池，专城武职守土州县拟斩监候，同城捕盗官发边远充军，若无城池，止以失盗论，不得引用此例等语。是专城武职守土州县以及同城捕盗官员分别向拟斩候充军之例，系专指失陷城池者而言，若无城池，按例止以失察盗贼论，不得引用此例。此案厦门失事各员，除前任兴泉永道刘耀椿，同安县知县盛朝辅，石浚司巡检金光耀，业经吏部奏明革职外。臣等详加查该，内已革厦门同知顾教忠，已革署水师提标中军参将事·南澳镇左营游击陈胜元，署水师提标右营游击事·后营游击杨靖江，于逆夷滋扰厦门海口时，均不能防御固守，实属咎有应得。虽厦门地方并未建设城池，惟顾教忠系专防同知，陈胜元系该处水师领袖，杨靖江系派拨鼓浪屿防守之员，自未便以寻常失察盗贼论，仅予以降革完结，致涉轻纵。既据吏、兵二部奏交臣部治罪，相应请旨将顾教忠、陈胜元、杨靖江三员，均于革职上加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警。

所有臣等核议罪名缘由，是否有当，伏候皇上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六六五、钦差大臣伊里布等奏报接晤噶喇吧已将 台湾杀俘事明白晓谕不至骤生枝节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伊里布、祁墀、梁宝常跪奏，为接晤夷酋，察看光景，似不致骤生枝节，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伊里布前于南雄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传，前据耆英奏夷酋控诉台湾杀冒功一折。等因。钦此。臣伊里布于奉到时，即将到省妥办缘由恭折复奏在案。副行抵粤省，与臣祁墀、臣梁宝常会商，意见相同。旋据夷酋

噶喇哈来文，订期接见，臣等即于本月二十日率同广东布政使觉罗存兴、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前往距省六十里之黄埔河面。维时噶喇哈已乘船至彼，即过船与之会晤，该夷酋摆队奏乐，执礼甚恭。逾议及台湾杀戮夷俘之事，该夷酋虽经接到臣著英、臣伊里布照会，积愤未平，迨臣等宣示恩旨，明白晓谕，该夷酋似极知感戴，亦复欢忭。据吗哩噶译传该酋之言，声称台湾前获夷人实系贸易夷商，遭风覆溺，并非临阵被擒，如果前往征战，断无仅发兵船一只，毫无援救之理。渠素仰大皇帝仁爱群生，如果知系难夷，必不忍加以诛戮，总因台湾远隔重洋，无从周悉，致达洪阿得以捏情入奏，妄杀冒功，渠实心不甘服。现经奉旨派委大臣渡台，秉公查办，渠十分感激，当静候办理，不敢妄争竞等语。察其情词，尚属恭顺。臣等复谕以现在和议已定，即当料理通商，所有输税章程极须议定。台湾一案，查办需时，不必观望迟疑，因一端而妨全局，有违大皇帝谆谆训示之至意。该夷酋深以为然，与臣等接晤后，即留夷目吗哩逊、哪噶喇听候议税，自回香港去讫。

臣等复查该夷虽蛮悍性成，颇知守信，即如台湾诛戮夷俘多名，如果该夷酋另有诡谋，借端背约，前去闽省，不难逞凶豕突。乃照会臣著英、臣伊里布求为代奏伸冤，虽语多桀骜，尚与既抚旋叛者情事不同，且亦恐系台湾原办不实，有以致之。现蒙皇上圣明洞烛，特沛恩纶，该夷酋虽属冥顽，亦有知觉，自当回心向化，不致辄起兵端。惟夷性多疑，迟则生变，仍乞飭下督臣怡良，克期渡台，迅速查办。辨其虚实，权于轻重，必有以释其反侧之心，方足以驯其暴戾之性，虽此案外之一端，而于全局大有关系。

除将通商征税章程检应例案，体察情形妥议，另折会奏外，所有臣等接晤夷酋，察看光景缘由，理合先行，会同恭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六六、钦差大臣伊里布奏陈密察英情非 将达洪阿解讯不足折服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录)

再,臣正在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上谕:伊里布奏,逾次接准夷酋照会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台湾诛戮夷俘在未经议抚以前,及九月间所获夷人业经交还各情节,前经臣怡良面加开导,复经臣耆英明晰照会。臣等接晤时,亦向再三辩诘,嘖嘖啞总称台湾被获夷人均系遭风被难之夷商,并非前往征战,何得妄杀冒功,坚执不服。迨经宣示恩旨,已派委大臣前往查办,始渐觉驯伏。揣其情势,似非将达洪阿解京讯问,难以折服其心。

除与臣祁埏,臣梁宝常会同熟筹妥办,务使专意通商,免致再生事端。其粤东善后事宜,俟夷务税饷及分年错交夷人银两稍有头绪,再行次第会商办理外,理合附片陈明。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六七、著将陈化成之子陈廷芳承袭 世职陈廷棻赏给举人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原任江南提督陈化成,前在吴淞江口临阵捐躯,当经加恩赐恤,并飭该原籍督抚查明该故员子孙。兹据怡良等查明据奏。陈化成之亲子陈廷芳著照例承袭世职,陈廷棻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伊孙陈振世,著俟及岁时,由该督抚给咨送部引见,用示朕笃念忠贞赏延后嗣至意。

钦此。

六六八、著江宁将军德珠布等激励将士勤加操演并与 著英会商应造何种战船始能得力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江宁将军德、京口副都统齐。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

德珠布等奏查办京口事宜一折。已明降谕旨，将被掠之库银免其分赔，及身而止阵亡官兵子弟准在旗营食饷一辈，并准其借项修理衙署，发给衣粮矣。所奏京口大炮，著俟著英拨到，择要安设。其应制造之抬炮、鸟枪，即由苏州总局拨解操演。京口水师应造战船何项最为得力，著与著英详细会商，妥议具奏。仍著该将军等激励将士，申明纪律，务使技艺精纯，缓急足恃，方为不负委任，不可徒有复旧之名仍无实济也。懍之！勉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六九、著免京口官兵分赔被掠库银并准阵亡 甲兵子弟在旗营再行食饷一辈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内阁奉 上谕：

德珠布等查办京口事宜一折。据奏该处旗库贮银二万九千九百余两均已被掠，请令官兵等按照分赔一节。此项银两该官兵等固有典守之责，惟因失守被掠，若按成分赔，恐力有未逮，著加恩免其分赔。其及身而止之阵亡甲兵子弟，请在旗营再行食饷一辈之处，前据该将军奏，江宁京口防守出力人员内，有及身而止之官兵，并已出旗谋生仍住旗营子弟，请入旗籍当差，因其与例不符，降旨

不准。此次该甲兵等不避矢石，奋勇捐躯，较诸防守出力尤属可嘉可悯；著准其将该兵丁子弟在于旗营再行食饷一辈，以示矜恤。该部知道。

钦此。

六七〇、署闽浙总督刘鸿翱奏请仍驻 泉州以免英人疑忌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录)

再，臣接印后，应即遵旨赴厦门驻扎。惟臣抵泉晤会臣怡良，连日面商，夷性谲而多疑，其在鼓浪屿屯住者，尚时时防我暗袭，探我动作。嗣嗅嘘嘘由浙来闽，经过五虎门外及至厦门，犹有防兵曷不全撤之言。经臣怡良与臣密商，明弛其防而暗为之备，始觉相安。今臣奉命署理督篆，忽然至彼驻扎，该夷必更疑忌。操之以刚则生衅，处之以柔则生玩。该处逼近鼓浪屿，偶有所为，夷人无不知之，遇有机密事件，更恐难以防闲。

惟泉州为省南适中之地，既可控制厦门、漳州，又可策应省会，即办理一切要务，亦可无虞漏泄。况水师提臣早经驻扎厦门，夷情即有反复，臣与陆路提臣成犄角之势，亦可为之声援，邀之陆战，彼必不敢久据口岸。若臣与水师提臣共聚一处，则孤注一掷，少有错误，全省震动，非奉谕节节布置之道。臣体察闽省情形，防御无善于此者。现在抚议已定，文武员弁皆能独至其舟，臣仰沐皇上厚恩，岂转存畏葸之见。第驻彼无益，于公事多有未便，不得不据实密陈。

可否仍在泉州驻扎之处，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六七一、湖广总督裕泰等奏报委员接 护奕山过境日期片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朱折)

再，臣等于本年十一月初五日接准江西抚臣咨会，准部咨，钦奉上谕：奕山等均著革去职任，定为斩监候……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嗣又准咨会，奕山已行至江西新淦县地方，经该抚敬谨代传谕旨锁拿，委员管解前进，咨会一体拨护等因。臣等当即檄委试用通判李念吴、督标左营守备黄登科，驰赴入境之黄梅县接护去后。兹据该委员等禀报，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准前途护解奕山抵黄梅县境，于二十八日护送至安徽宿松县出境。

所有委员接护奕山过境日期，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六七二、著安徽巡抚程懋采等多造抬炮并 认真教演江北炮队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安徽巡抚程、寿春镇总兵岱。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谕：

程懋采奏，添制抬炮，挑选壮健兵丁，勤加操演等语。抬炮为行军利器，现在防局添制，自足备拨江以南营分，俾资教演。至所称江北寿春镇各营挑练炮队四五百名，交岱昌就近督率。此项抬炮最为得力，多多益善。其演炮兵丁尤当广为挑选，时加演习，庶可施放有准，悉成劲旅。该抚以巡抚兼提督衔，通省营务事宜责无旁贷，所有江北各营，著督同总兵岱昌认真教演，并于查阅营伍时

逐一校看,分别劝惩,以收实效而固江防,断不准日久视为具文,仍致有名无实。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三、大学士九卿科道奏为遵旨详 议余步云应请旨即行正法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录)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臣宗室敬征等谨奏,为遵旨详议事。

本月十六日奉上谕,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奏请,将已革提督余步云依律拟斩监候,声明情节较重,请旨即行正法等语。著未经与议之大学士及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具奏。钦此。仰见我皇上整饬军务,慎重刑罚之至意。

臣等详核余步云供词及军机大臣等原拟,余步云身任提督,平时既失于训练,临时复首先退缩,以致定海诸城相继失守。诚如圣谕,军营将弁兵丁等相率效尤,纷纷溃散,此皆余步云为之倡,即使其招集散亡之后,稍有擒获,功罪尚不足以相抵。况该革员统辖全省军务,并未能力图恢复,略赎前愆,拟以斩候加重,即行正法。在余步云实罪有应得,而军机大臣等所拟亦属允当,虽朝廷原有议功之典,在该革员从前身经百战,叠沐逾格恩施,宜如何勉矢荇忱,以全终始。现在既种种获罪,应即照军机大臣等原拟,余步云应照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奔去,及平时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者斩律,拟斩监候,请旨即行正法,以肃法纪而昭炯戒。

所有臣等遵旨详议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祈皇上圣鉴。

再,据河南道文称,御史宗室瑞旨单衔具奏,合并声明。谨奏。

六七四、著内阁宣谕中外将余步云即行处斩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

据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议，将已革提督余步云依律拟斩，声明情节较重，请旨即行正法。当令未经与议之大学士、九卿、科道再行详议。兹据合词复奏，仍照原议定拟。余步云由行伍出身，擢至提督，当倭夷滋扰浙江之时，伊与裕谦防守镇海。乃定海被扰，总兵王锡朋等转战六昼夜之久，余步云并不督兵应援，以致孤城失守，三镇阵亡，已属罪无可逭。然使镇海、宁波保全无事，则失救定海之罪尚可稍从宽贷。迨夷船驶入镇海，余步云身在行间，既不能冲锋迎击，复不能婴城固守，镇海失守，退入宁波，宁波失守，退保上虞。以一品武职大员身膺海疆重寄，从未杀获一贼，身受一伤，畏死贪生，首先退缩，以致带兵将弁相率效尤，奔溃弃城，直同儿戏。每一念及，愤恨实深！且广东之关天培、祥福，江苏之陈化成，福建之江继芸，皆以提镇殉难。即定海失陷，总兵王锡明、葛云飞、郑国鸿力战身亡。镇海、宁波失事，总兵谢朝恩被炮轰击，落海身死，裕谦以文员督师殉节。独余步云系本省提督，乃竟志在偷生，视颜人世。倘不置之于法，不惟无以肃军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节诸臣忠魂于地下？余步云著照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会议，即行处斩！派刑部尚书阿勒清阿监视行刑，以伸国法。朕办理刑名，悉本钦恤，各省应死重囚苟有可原情节，无不予以生全，况系一品大员，岂忍遽加诛戮？似余步云之见敌辄退，首作历阶，实属法无可贷，不能不明正典刑也。将此宣谕中外知之。

钦此。

六七五、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为遵旨会议山东海疆善后章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臣穆彰阿等谨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事。

据山东巡抚浑布等奏会议海疆善后事宜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伏思山东登州等处各口,处处可通海舶上岸,倭夷滋扰,虽未曾登陆,而调兵防御已费运筹。现在该夷业经就抚,奉旨撤防一切,善后事宜甚关紧要。所有该抚等会议各条,谨就臣等管见及,及悉心筹议,开列于左:

一、原奏称请增水师官兵,以为奉天、直隶声援。请改复旧制,于登州添设后营游击一员,定为水师题缺,归登州镇兼辖。以北汛守备改作游击中军守备。此外再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额外外委五员,战兵三百二十六名,守兵八十名。除东汛仍隶前营外,后营游击责令督防北汛。其应管洋面,自登州城外天桥口以东至成山汛为东路;天桥口以西至直隶交界之祁河口为西路;天桥口以北至隍城岛外奉天交界洋面为北路。原额弁兵分巡东西两路,增设弁兵分巡北路;游击统辖三路,驻扎登州水城;守备专顾北路,驻扎长山岛扼要之南城,外足以控制北洋,内足以捍卫郡垣,声势较为联络,巡防可期得力等语。兵部查,各省海疆地方紧要,如有今昔情形异宜,原应随时酌改,以重海防而资捍卫。山东登州水师,溯查康熙四十三年旧制,原设前后两营,游击二员,守备一员,千总三员,把总二员,外委六员,额外外委三员,兵一千二百名。嗣于五十三年裁减兵丁案内,撤去后营游击一员,千总一员,添设把总一员。雍正七年添设把总一员。乾隆元年添设成山汛水师守备一员。现在大小官弁共十八员,兵五百二十四名,分辖东南北三汛。今据该抚声称,东洋据天津上游,为奉、直咽喉,其地属水师北

汛，现惟守备一员，把总二员，外委二员，额外外委一员，战守兵一百八十七名，不足以资控驭。奏请将现设水师官弁十八员内，抽拨北汛守备一员，作为后营游击中军，其余十七员并归东南两汛。东洋地面仿照康熙年间旧制，复设后营游击一员，此外再添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额外外委五员，战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均责令督防北汛。该抚系为沿海筹防联络声势起见，应如所奏。登州镇后营水师，准其复设游击一员，定为水师题缺，归登州镇兼辖。以北汛守备作为后营游击中军，并准其添设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额外外委五员，战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惟查北汛守备向为登州前营游击中军，今既作为后营游击中军，其登州前营游击应否将成山汛守备作为前营游击中军，应令该抚酌量情形，报部办[理]。至新添登州水师镇标后营游击一缺，即由该抚拣员题补，以重职守。其新添千把总外委等官，亦令拣弁拔补。其原设官弁十七员并归东南两汛，应如何酌量分派，及新添北路官弁十三员，并拨归北路守备一员，均应令该抚分别司哨驻扎处所，分管汛地，造具册结，送部复办。至所议奉天、直隶两省各于接壤洋面增设水师，互相应援之处。查盛京将军禧恩奏巡船会哨一折。现在奉旨，著该将军会同直隶、山东督抚议奏，应俟复奏到时，再行请旨办理。

一、原奏称，另造水师战船，以资操防。山东省水师三汛旧设赶缙舡十只，双篷艚船二只，体质笨重，驾驶不灵。向来弁兵出哨添雇商船八只，亦不能多放炮械，宜变通旧制，以收实效。查直隶总督咨送粤省造船图式，惟在籍户部员外郎许祥光所造战船式样，与赶缙船相似，而能安设二千斤以下大炮十五位，排子母炮三十六位，且吃水不深，与东洋合宜。请旨飭下两广总督，委员照此船式购备坚实木料，代造八只，每船须工价银五千两，由山东省筹款拨还。请由粤省派委水师员弁驾驶来东，一切需用经费，亦由山东省如数归款。俟各船驾到，酌核形制，添设炮位器械，招募舵工水手，

资成新设水师弁兵管带操演。专拨于长山岛以北至城隍岛一带,与奉天洋面接壤之处,往来梭巡。平时足以护卫商船,设遇海工(上)有警,亦可借为牵制。其旧有师船未便毁弃,仍令照旧巡洋,俟新船试演合用,于旧船应届拆造之时,一体再行改造等语。兵部查,该抚所请添造战船八只,以资操防,系为整顿洋面起见,应如所请,准其量为变通,以收实效。据称详加体访,惟籍户部员外郎许祥光所造战船式样较为灵捷,请飭下两广督臣,委员照式化造。俟告成后,派委水师员弁驾送山东等语。臣等查,闽、浙等省制造水师营战船,驾往奉天、金州、天津等处,定例由总督遴选干员,出具考语,派委驾送。如果妥协,应于事竣赴部,臣部奏请带领引见,声明可否照预保注册之处,恭候钦定。此项船支既由广东制造,驾送山东,应令该督遴选考。将来驾送之员,如或管驾不慎,设有疏虞,即令该督抚严参,送部议处,以示惩戒。如该员果系妥协交收无误,亦请即比照闽、浙等省之例,一体准其赴部引见,庶有所劝惩,益昭慎重。该抚又称,旧有师船未便毁弃,仍令照旧巡洋。俟新船试演,果较旧船合用,于旧船应届拆毁之时,一体再行改造等语。应令该抚俟旧船届当拆造之时,奏明办理。

一、原奏称,慎守炮位,严定操演章程。拟于登州府城北门内,择高阜之区,建设炮局,将海岸各炮收贮,专派登中营游击监管。每年十月初一日为始,至次年正月底止,由登州镇总兵传集水陆将各弁兵,按十日一次轮流施放各炮,设有损坏,随时修整。其运动之费,修整之资,并常操火药,由臣托浑布另筹经费发给,该营支领核实办理。至演放炮位,岸上大炮总以左右掉转灵便,及配药匀称,燃机迅疾,方能及远有准。现在教演弁兵即以此为程式,其船上炮位,东省师船仅能载劈山、威远等炮,不能用千斤以上大炮,应俟新造成来东,再行参核船式,别求施放机括等语。臣等查,各项大小炮位既未便散置海滨,亦未可日久存贮,不加演放,致令锈坏。该府等议将炮位择地设局收贮,并按期轮流施放,及筹拨经费随时修

整之处，应如所议认真办理。俾炮位不致锈坏，而弁兵技艺皆臻纯熟，毋得日久视为具文。兵部查，新旧大小各炮尽行收贮，专派登州中营游击监管，应如该抚所奏办理。如有收贮不慎，即将该管官咨部议处。又称按年以十月初一日为始，至次年正月底止，按十日一次轮流操演，务令施放有准，不得有名无实，仍分别功过，报部核办。

一、原奏称，临敌机宜贵随时应变，未可拘守成规。登州府城两面环海。逼近口岸，前路除洋面交锋外，别无施展之地。惟城后一带山路崎岖，危崖仄径，自成天险。故本年添调马队兵丁，埋伏山路，预备横冲旁击。其他皆平沙旷土，无地势可据，惟有劝谕居民围筑土堡，坚壁清野，以守为战，集我兵力专守郡垣。若处处隘口，层层顾虑，则兵力分，而缓急转无所恃。然敌情诡谲靡常，兵法虚实互用，未敢拘守现在成规，即为永远制胜良策。至于现在调防官兵业已撤回，近海各营弁兵久戍口岸，亦妨生计，只可暂令归伍。海滨斥卤，地多不毛，非如塞外旷土地有余利，可以议复屯田，设兵永戍。惟有平时修明军政，临时酌调协防，庶可节靡费而恤兵力等语。臣等伏思临敌机宜原无一定，登郡除城后山岭天险可凭，此外皆平沙旷土，无地势可据，自宜守坚壁清野之法。以守为战，其屯田既无可开垦，营兵久戍有妨生计。应如所议，临时酌调，以恤兵力。

一、原奏称，训练兵丁宜精习火器。嗣后登州镇各营弁兵，无论马步战守，总以箭射可观而又能兼习大炮者为上等，考缺拔粮，皆以此分别去取。他如劈山、盛远、鸟机等各项枪炮，总令弁兵多习多放，不专恃弓箭为能。水师弁兵在船放炮更难有准，俟新船造成来东，酌制炮位，另议操演章程，考校水师以此为程式。此外训练之方皆有旧章可循，毋庸另立科条等语。部查嗣后登州镇各营弁兵，应准其无论马步战守，总以箭射可观而又能兼习大炮者为上等，遇有缺出，该抚酌量分别考拔，报部办理。

一、原奏称,沿海岛屿请仍循旧议,分别徙守。山东省沿海各岛有井泉、柴薪、四园、庐舍者三十二岛,自筹备海防,详勘各岛形势,其烟户无多,地非冲要,夷船不能遽至者,议令塞断上岸道路,团练岛民以自守。烟户无多而重洋远隔兵力难施者,议令地方官多雇商渔各船,分岛停泊。夷船不至,听民照常安居,一有警报,即令挈资分船内渡。其地通陆路易于扼守,又为海船收泊口岸,议令分兵设守,并声明各岛情形,除徙守之外,别无安置善策等语。臣等伏查前因沿海大小岛屿可否另有布置,奉旨交托浑布详察妥具奏。兹据该抚奏称,岛民以捕鱼为业,舍海登陆,无计谋生。此时夷船不至,安居乐业,议迁则虑其流离,议守则旷日持久,自系实在情形。应如所奏,仍循前议,无事则听其照常居住,万一有警,临时分别徙守,以为坚壁清野之计。

一、原奏称,筹议俸饷并各项经费,以供支用。现拟增设水师官十三员,战守兵丁四百名,核计俸饷养廉马干未折等项,无闰之年需银九千六百两,有闰之年需银一万三千余两。请将道光十六年间,前抚臣钟祥奏准部议裁减坐支驿站水夫工食等项,共银一万三千八百两,令各州县划出专款解司,以供新增水师官兵常年俸饷之需。其有余剩,由司报拨。至水师弁兵巡洋,向例三月出哨,九月回哨,例哨之外,别有津贴口粮经费,系动用商息及各官捐廉银两。新增水师事同一例,亦应酌议巡洋经费,约计岁需银二千八百两。东省旧有战船,例定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九年拆造。计十年之中,每船一只除例销修费外,需用帮贴银七千八百两。今粤东代造战船,约计所用各款亦岁需银数千两。且造船之费,并增设官弁,添盖衙署,新增战船,添置炮位器械,水操火药,及沿海所贮火炮,操演修整各项需用,通船核计。大约现在用款总须银七八万两,常年用款银一万四五千两。查东省绅商捐输海疆经费,共计银十四万四千九百两,现在尚有陆续赴司报销者。此项捐款本应作防堵之用,今海防事竣,应为作为善后经费,于前捐银内酌提

十四万两，发交运司，交殷实的商，按月一分生息，计每年又得息银一万六千八百两，以备岁支之用。余银同续捐之项，以为造船等项之费，除俸饷归入兵马钱粮案内报销外。其余用款既动捐息，非关正项，少则筹补，多则另作公用，请免造册报销等语。会户部。户部查，登州水师现议增设官兵，其常年俸饷养廉马干米折，自当照例发给。至东省巡洋章程，向系三月出哨，九月回哨，例饷之外另有津贴银两。今该抚奏称，俸银等项请于裁存驿款银内动支，巡洋津贴等项请于发商息银内动支。臣等伏查道光十六年，前任巡抚钟祥奏明，裁减驿款，改归地丁起运，计银一万三千余两。此次新增俸饷养廉马干米折，无闰之年需银九千六百两，有闰之年需银一万三百余两，即由裁存驿款内开支，计可有益无絀，应如所奏办理。其月剩银两仍遣人季册候拨，并令该抚于每年兵马奏销案内，令列新增水师支领款目，据实报销。至现在应建衙署，应添炮位器械各事宜，据称需银七八万两，应由该抚撙节妥办，俟兵、工二部核销后，准其于捐输银内照数提支。再，据奏请将捐输银内提出十四万两发商生息一节。查东商承领帑本，如以前庙工城工曹工各项，逐年应解息银均不能按年解交，屢于藩库内动垫。此次酌办善后，尤期事归实济，帑不虚糜。设该商人承领本银，亦复输息不前，临时缺误，供支拨之筹尽经费仍无裨益。臣等公同商酌，前项捐输银两毋庸发商生息，仍令该抚照数贮库，以备另行拨用。至常年用项，如巡洋津贴，以及舵夫水手工食暨修理战船采买米石，原奏内均未定有确数。应令核明每年实需银若干，并查明该省藩库何项闲款可以动用，据实核奏到日，再行核议。

一、原奏内称，添设府仓以实军储。登郡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民食半资奉天由海接济。万一海上有警，商船不至，凭城固守乏食堪虞。拟于府绅拟输经费内酌提银数千两，飭令登州府于城内高埠之地，择建府仓一所，约廩座二十余间，名为军储仓。以现议海疆经费发商生息项下，每年酌拨该府银一二千两，令其按照随时市

价,采买谷石,妥为存贮。如常年生息,用有盈余,尽数拨买仓谷,多多益善,岁岁加增,期于积至五万石而止。即洋氛永息,而存此仓谷以防旱涝不时之虞,较别项筹备尤为实济。其一切经管稽查出陈易新等事,俱责成该府办理,不经县胥之手,以杜亏挪而资久远等语。户部查,东省登州地方现议筹设水师,所有仓储事宜,兵食攸关,自应预为筹画。今该抚奏请每年采买谷石,积至五万石而止,系为仓谷丰盈,以期有备无患。应准其每年于谷价平减时陆续采买,此后出陈易新,及经管稽察等事,均令该抚转饬该府办理,以专责成。至所请于登州府城内择建仓廩一节,工部查前项应建仓廩,应令该抚照例委员查勘,据实确占,分别奏咨办理。

以上各条,臣等悉心酌议,如蒙俞允,应责成该抚会同该镇实力奉行,俾训练悉臻娴熟,俸饷不致虚糜。平时则保障攸资,临事则机宜悉协,庶几海疆永固,共乐升平,仰副圣主整饬边防又安海内之至意。至添兵添船等事,一切详细节目,应由该抚再行分别奏咨办理。

所有臣等会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六七六、著山东巡抚梁宝常妥议山东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山东巡抚梁。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本日已明降谕旨,将梁宝常调补山东道抚,并著驰驿即赴新任矣。山东善后事宜甚关紧要,前据托浑布奏到章程八条,著梁宝常于抵任后,按照原奏体察情形,再行逐条妥议,事关久远,不厌精详。该抚曾任山东州县,地方情形谅所素悉,务须悉心筹议,期于有备无患,无负委任。托浑布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七、著将梁宝常调补山东巡抚及程喬采 调补广东巡抚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梁宝常著调补山东巡抚，程喬采著调补广东巡抚，俱著驰驿各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梁宝常未到任以前，山东巡抚著王笃署理。崇恩著署理山东布政使，其按察使员缺，著该署抚派员署理。程喬采未到任以前，广东巡抚著祁埏兼署。

钦此。

六七八、著钦差大臣伊里布详细开导英人务释 其疑并将其登答情形奏闻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

伊里布奏，行抵粤城，约令夷酋来会一折。前有旨谕知伊里布，设或怡良复到，与该酋控诉情节迥不相符，朕办理此事自有权衡。著该大臣婉言开导，毋任激成事端，由五百里寄知，计此时当已接奉。兹据奏称，发给照会，约令夷酋内渡，在距省稍远之地，遵照前旨晓谕并添拟数语。览奏已悉。著俟该酋会晤时，按照叠奉谕旨详细开导，务释其疑。该酋听闻所谕，如何登答，作何情形？著即迅速奏闻。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七九、兵部尚书裕诚等奏为遵旨核议 耆英等所奏变通水师营章程折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夷务清本)

兵部尚书臣裕诚等谨奏。为遵旨核议具奏事。

内阁抄出两江总督宗室耆英等奏称，嗣后水师营将备员弁应照例专取水务枪炮，即骑射稍有生疏，亦准录用。并请将赴部之员，由部先行阅看鸟枪等因一折。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上谕：耆英等奏，变通水师营章程等语……钦此钦遵。抄出到部。（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查定例：出巡外洋各弁兵，责令该管官于统领出巡时留心试看，各验水务缓急，技艺高下，分别等第详记档案，不得专较骑射。如一人能兼数技，或能缉匪擒贼，或曾遭风涉险，均随时记功，遇有外委缺出，秉公考验，将技艺多而记功又多者，先尽拔补。其将备千把外委等官，遇有升迁，亦一体考验各项技艺。如并无一长足录，即停其升转，勒限一年演习，一年限满仍不能熟习者，即分别予以降革。如弓马尚属可观，准其改拨陆路。又定例：选拔把总外委，于熟习弓马弁兵考补二缺后，将精于鸟枪者选拔一人。又定例：各省应行送部引见各员，由兵部考验人材弓马，带领引见各等语。臣等窃思海外舟师迥非陆路可此，若非平日讲求水务，演习技艺，何以收指使之用？是以定例于出洋弁兵，责成该管官留心试看，各验水务缓急，技艺高下，分别等第，本不得专较骑射。即将备千把等官遇有升迁，亦一体考验各项技艺，以定黜陟。沿海各督抚原宜慎重海疆，随地随时认真训练。今该督奏称，江省水师各营并不尽习水务，遇有员弁缺出，皆于弓箭兵内考拔，而不及水兵及大炮鸟枪等兵，水师营伍因之废弛。核与考拔水师之例，本属不符，自应亟为整顿。

水师将备全在训之于平日，而后验之于临时。应请嗣后沿海

省分考验水师将弁弁兵，专以练习枪炮为要务，其一切洋面事宜，或善操驾舟楫，或能缉匪擒贼，或惯遭风涉险，一人能兼数技，与一人专精一技，均于平日逐一考验，分别等第，系弁兵随时存记档案，系将备随时报部注册。遇有弁兵应拔缺出，准其按照等第，核实拣拔，毋庸仿照陆路轮缺之例办理；遇有将备等官缺出，亦准其援照咨部记名之案，于题本内将该员娴习技艺之处，切实声明。

如系例应引见之员，该督请由部臣先行阅看鸟枪，如果精熟有准，再准带领引见。臣等查水陆应行赴部各员向由臣部考验弓马，带领引见。原以骑射为习武根本，且便于随地试验，是以例文无论水陆，止于考验弓马。今既为整飭水师起见，自宜先其所急，酌量变通。除从前题准应行赴部各员，仍照旧章办理外，拟请嗣后水师将备各官毋须阅看马箭，如果练习水务，精熟枪炮，遇升补时，令该督抚出具切实考语，将例应引见各员分作四季给咨，其咨文内分限二、五、八、十一等月，按期赴部。臣部即定于二、五、八、十一等月二十八日考验，酌择宽阔地面，设立木牌，高六尺，宽三尺，其演放步数，酌量火药多寡，铅弹轻重以为远近。臣等留心阅看，定以三枪为率，将能中一枪者为合式，中两枪以上者为有准。倘不能合式，即将应员退回本任，照例勒限演习，并将原保之督抚提镇，照滥保水师人员例，分别议处。其引见各员，即将合式有准字样，于绿头牌上分晰注明。

至鸟枪火药铅弹等物，应由各督抚给咨该员时，飭令备带自用鸟枪，并由本营给发火药铅弹，赴部考验。惟是陆路施放鸟枪，究与驾驶舟楫情形不同，该员弁等果否能于洋面履险如夷，施放有准，全在带领巡哨各员随机应变，加意讲求。应请旨飭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各督抚提镇，严飭所属，力除积习，勤加训练。于考拔弁兵时，即以讲求水务为去取，于题升将备时，亦以讲求水务为黜陟，庶有心向上者欲自奋于功名，即不得不专精夫技艺，如此认真办理，方于水师营伍实有神益。

所有臣等遵旨核议缘由,是否有当,伏候谕旨。

六八〇、著江浙闽粤鲁各省督抚提镇以后水师考拔题升即以是否精熟枪炮为去取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前因善英等奏,变通水师章程,并请将赴部之员先行阅看鸟枪等语。当降旨著兵部妥议章程。兹据核议具奏,嗣后水师将备各官赴部时,著无须阅看弓箭,如果练习水务,精熟枪炮,遇升补时,令该督抚出具切实考语,将例应引见各员分作四季,给咨分限二五八十一等月,按期赴部,该部即定于二五八十一等月二十八日考验。先期奏请钦派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一二员,会同该部堂官阅看枪炮。其演枪步数著定为四十弓,演炮以二出为度,均于城外酌择宽阔地面演试。如不能合式,即将该员退回本任,勒限演习,并将原保督抚提镇分别议处。其中枪合式者,准其带领引见,以示劝惩。惟水师驾舟出洋,施放枪炮,自与陆路情形不同,全在带领巡哨各员平日加意讲求,庶使该员弁等技艺精纯,能于洋面施放有准。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各督抚提镇,严飭所属,勤加训练。于考拔弁兵题升将备时,即以此为去取,庶几有志向上之员认真演习,日就纯熟,不至视为具文。余依议。

钦此。

六八一、著李湘棻帮同善英妥筹办理江南通省善后事宜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江南通省善后事宜，著李湘棻帮同善英妥筹办理。
欽此。

六八二、著将扬州仪征防堵出力人员 但明伦等交部优叙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内阁奉 上谕

李湘棻奏，查明扬州、仪征防堵出力文武员弁，并局内绅士各员名，核实保奏一折。本年江北扬州、仪征一带，夷船虽未驶入滋扰，该员弁绅士等办理防堵事宜尚属周密，自应量予奖励。两淮盐运使但明伦，前狼山镇总兵顺保，河南南阳镇总兵都勒丰阿，淮阳道恩龄，俱著交部从优议叙。扬州府知府晏曙东，著赏加道衔。通州直隶州知州景寿春，扬河通判唐汝明，通州分司运判赵怀玉，海州分司运判童濂，高邮州知州朱荣桂，前甘泉县知县卢元良，仪征县知县陈文杰，署奇兵营游击芮永森，俱著交部从优议叙。翰林院编修刘滂，户部山东司主事金安澜，徐州府知府颜以煥，俱著交部从优议叙。升用同知·直隶州上元县知县龚润森，著准其开缺，以同知直隶州遇缺即补。署江防同知·扬粮通判雷体乾，著以河工同知即行升用，先换顶带。五品衔即补运判郑士彦，著俟补缺后，以盐务同知即升。盐运司经历武祖德，著以运判升用，先换顶带。河工大挑知县借补丹阳县县丞金谟，著开缺以通判留工候补。仪征批验所大使程松，著以知县尽先升用。署高邮州事大挑知县左耀春，著赏加知州衔尽先补用。署泰州分司候补运判周鸿庆，著准归入尽先班内分缺间用。候补运判陈以敬、范守诚，通判衔候升知县监运司库大使宋佩絃，著赏加运副衔，扬州府训导邓廷烈，江都县县丞黄曙，盐运司知事王仲涑，署盐运司库大使齐承简，候补盐大使德林，候补盐知事安树森，署白塔河巡检单懋图，子盐委员·宝山县

上簿汤翁嗣,俱著赏加州同衔,咨补按察司经历冯翻,郎伯司巡检俞湛恩,仪征税课大使朱大受,仪征县典史陈延禧,俱著以应升之缺升用。候补运库大使章丹文,候补监知事恩善、张棣通、徐吉林,候补主簿吴景曾,从九品潘永吉、舒维,俱著各按本班尽先补用。署甘泉县知县朱子庚,著赏加知州衔。知县陈第诵,著尽先补用。留防扬州·福建游击马辰,著以参将升用。三江营守备安振业,都司衔江防营守备师长德,著赏戴蓝翎。扬州营守备宋天麒,著以应升之缺升用。奇兵营把总候补千总方纲,著赏加守备衔。告假在籍庶吉士高鸿飞,内阁候选中书吴文铸,封职主事王敬之,候补兵马司正指挥程光治,俱著交部议叙,尽先选用。郎中黄锡庆,著以知府归部选用。坐补广西思恩县知县魏廷榆,著免其坐补,以同知直隶州归于原省补用。拣选知县汪和,著以知县本班归部尽先选用。举人汪廷儒,著以教谕尽先选用。候选副指挥陈书玉,捐职布政司理问张鸿瑞,著赏给盐提举衔。仪征县廩生吴尊楹,著赏给州同衔以训导即选。候选知县徐芝起、孙宗礼,举人乔守敬,江都县监生江熨,高邮州监生耿坦,仪征县监生戴照,宝应县监生陆焱,仪征县武生晏德馥,候选训导郭文锦、张安保,俱著赏给六品职衔。所有清江、淮海一带出力之官绅,著该署漕督择其实在尤为出力者,酌保数员,候朕施恩,毋稍冒滥。

又另片奏请鼓励团练壮勇之同知衔署监掣同知事柘林、通判陈廷恩,著以同知遇缺即补。署江都县事·盐城知县彭以竺,著以同知即补,先换顶带。候补盐知事王秀英,著免补本班,以盐大使即用。该部知道。单并发。

钦此。

六八三、著将江苏奋勇得力员弁张蕙
等以参将即行补用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著英等奏，查明江苏奋勇得力各员弁，据实保奏一折。此次喫夷犯顺，江南各营将备员弁，或守备不设，或堵御无方，即间有勇往能事之员，亦属功不掩罪。兹据该督等逐一秉公考核，虽同一无功足录，而其中尚有实在奋勇得力及身受重伤各员，既据该督确核事实，开单呈览，自未便因未获胜仗没其微劳。著照所请。署提标后营游击学习一等轻车都尉张蕙，著以参将即行补用。提标前营守备王万筹，著以都司即行补用。提标左营外委刘国标，著以守备即行补用。江宁城守左营千总刘万清、洪湖营千总陈柏龄，均著以守备即行补用。效力武举张攀龙，著以千总即行拔补，毋庸扣计年限。提标中军参将许联镳，著先行赏给副将衔，遇有副将缺出，即行补用。江阴营游击董占元，著以参将即行补用。拣发游击穆郎阿，著免补本班，以参将即行补用。该部知道。

欽此。

六八四、著将防守鹅鼻嘴不能阻遏英船之徐州
镇总兵王志元追夺官职封典等事上谕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档)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著英奏查参江阴以上不能阻遏夷船之水师各员弁一折。前此喫夷犯顺，江阴以上之鹅鼻嘴，圆山关一带，均为要区。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在彼驻扎防守，所带徐州镇标各营官兵素称劲旅，果能驾

馭得宜，悉屬可用。乃王志元于吳淞接仗時觀望不前，旋即退避，迨經飭赴江陰防守鵝鼻嘴，夷舡入江，又不發一矢，不放一炮，以致夷船得以長驅直入。似此怯懦無能，喪師失律，情罪尤重。若使其人尚在，必應立置重典，以彰國法。今雖幸逃法網，仍應明正其罪，王志元著即追革其職，并奪封典，其子孫永不准出任，以昭炯戒。京口左營千總凌慶鏊，候補千總趙慶元，京口左營游擊李澄，署京口左營游擊事·守備袁雙魁，京口左營守備孫耀清，或系水師汛守營員，或系水師將領，均應設法堵截，乃僅知株守陸地，未能同心協力，奮勇阻遏，均有應得之罪。凌慶鏊、趙慶元均著即行革職，李澄、袁雙魁、孫耀清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

欽此。

六八五、著兩江總督耆英等悉心核酌江北 防務并會商酌定章程事上諭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諭檔)

軍機大臣字寄兩江總督耆、署漕運總督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諭：

耆英奏，查明長江大略情形，先行設法籌備，又會同李湘柴查明江北情形，先行具奏各一折。覽奏均悉。江陰縣鵝鼻嘴迤北沙洲，既為長江最要門戶，准其將京口現存戰船十二只撥往鵝鼻嘴，派署副將汪士遠挑配弁兵，嚴督訓練，暫事巡防。其京口協副將自應仍復舊制，駐守江陰，以資巡防。所有催漕一節是否尚能兼顧，著查明具奏。丹徒縣圖山關迤西之二碼頭筑有炮台，現因汛兵單弱，又無船隻，只可暫扎堅厚木筏，橫截江路，交營備用。其象山、焦山各處雖間有炮台，但恐造筑未能如法。茲發去演炮圖說原本一冊，重訂演炮圖說一冊，小銅炮及炮架式樣四匣，著耆英只領，悉心核酌，何者可[安]置陸路，何者可安置船上。倘屬得用，即不拘

铜铁，按式铸造，总以熔炼精熟，施放有准为要。所有福山、狼山一带应设战船若干只，应调何营将备弁兵若干员名，如何训练巡哨，并由江面分段梭巡，以及鹅鼻嘴以上一带江岸陆路设防之处，会同李湘棻、孙善宝、尤渤等酌定章程，另行具奏。馀著照所议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